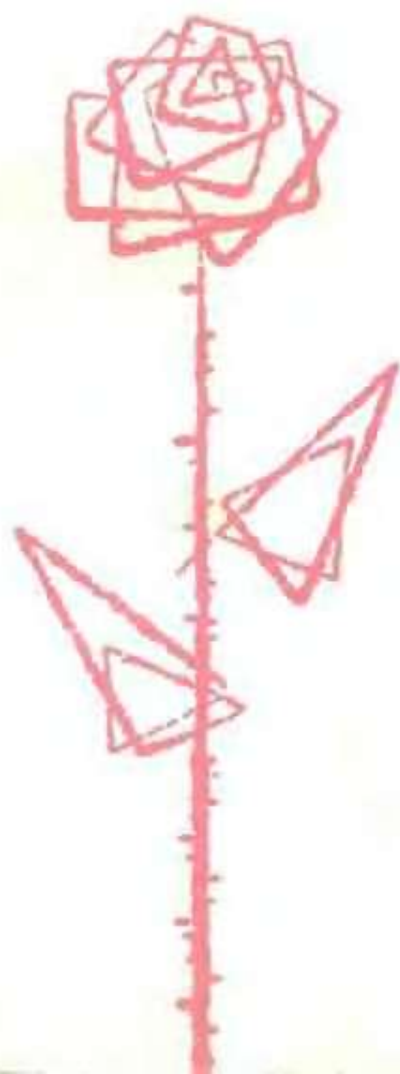


上册

胡也频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上册

胡也频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2670

目 录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 记胡也频……………丁 玲 (1)
- 胡也频……………丁 玲 (21)
- 也频与革命……………丁 玲 (30)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 论胡也频的创作道路……………余仁凯 (34)

第一辑 诗 歌

- 昨夜入梦…………… (65)
- 疯狂者的漫歌…………… (67)
- 我是铁锚山上的大王…………… (69)
- 誓…………… (71)
- 死狱之中…………… (73)
- 恐怖的夜…………… (75)
- 别曼伽…………… (76)
- 歌…………… (79)
- 给懋琳…………… (81)
- 温柔…………… (82)
- 无消息的梦…………… (83)

| | |
|--------|---------|
| 忆梦苇 | (84) |
| 离情 | (85) |
| 洞庭湖上 | (86) |
| 寄曼伽 | (87) |
| 皮靴 | (89) |
| 公主墓前 | (91) |
| 沅江夜渡 | (93) |
| 雪里的回忆 | (94) |
| 寒夜的哀思 | (96) |
| 秋色 | (99) |
| 空梦 | (100) |
| 惘然 | (102) |
| 悲 | (103) |
| 海船上 | (105) |
| 魔鬼 | (106) |
| 生活的麻木 | (109) |
| 生之不幸 | (110) |
| 死之因 | (112) |
| 爱神之降临 | (114) |
| 爱情与苦恼 | (115) |
| 假使有个上帝 | (116) |
| 痛哭之因果 | (117) |
| 清晨之疲惫 | (119) |
| 暴雨之来 | (120) |
| 青天 | (121) |
| 落雪之夜 | (122) |
| 颠沛的人类 | (123) |

| | |
|----------|-------|
| 新秋 | (125) |
| 长风曲 | (127) |
| 一尊想像 | (128) |
| 哀感 | (129) |
| 劫 | (130) |
| 恨 | (131) |
| 有感 | (133) |
| 投赠 | (134) |
| 无题 | (136) |
|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 (137) |
| 心儿 | (138) |
| 路旁的草香 | (139) |
| 静寂的夜 | (140) |
| 九月六夜 | (141) |
| 给爱 | (143) |
| 求恕 | (145) |
| 秋夜 | (148) |
| 薄暮 | (150) |
| 自白 | (152) |
| 凝想 | (154) |
| 疲乏 | (156) |
| 夏午 | (157) |
| 倘若 | (158) |
| 序诗 | (159) |
| 一个时代 | (160) |
| 远遁 | (162) |
| 慰藉 | (164) |

| | |
|-------------|-------|
| 孤寂者之歌····· | (166) |
| 孤独的赐与····· | (169) |
| 懒惰····· | (171) |
| 秋去了····· | (172) |
| 冲突····· | (173) |
| 决心····· | (174) |
| 因我心未死····· | (175) |
| 夜半····· | (176) |
| 回首····· | (177) |
| 无知觉的生活····· | (178) |
| 杂乱的意识····· | (179) |
| 噩梦····· | (180) |
| 生计····· | (181) |
| 遗囍····· | (182) |
| 死了和活着····· | (183) |
| 北海的月夜····· | (184) |
| 春神····· | (185) |
| 低语····· | (187) |
| 我喜欢裸体····· | (189) |
| 夜····· | (191) |
| 权力与真理····· | (193) |
| 初醒····· | (195) |
| 生命的象征····· | (196) |
| 风声····· | (197) |
| 欲雨的天色····· | (198) |
| 寄——····· | (199) |

| | |
|------------------|-------|
| 乡梦..... | (201) |
| 月夜寻尸..... | (204) |
| 我的“弟兄们”..... | (206) |
| 我不敢仰望那夜间的天宇..... | (210) |
| 语——..... | (212) |
| 语——..... | (214) |
| 黑夜之旷野里的我..... | (216) |
| 站在岩石上的女郎..... | (217) |
| 惆怅..... | (219) |
| 旷野..... | (220) |
| 悲愤..... | (221) |
| 舱中..... | (223) |
| 无题..... | (224) |
| 苦恼..... | (225) |
| 幻觉..... | (227) |
| 渴望..... | (229) |
| 磨炼..... | (230) |
| 哀感..... | (232) |
| 我的心..... | (234) |
| 因为你..... | (235) |
| 北海之月夜..... | (236) |
| 中央公园之小径写给您..... | (237) |
| 来，神秘之夜..... | (238) |
| 杂诗二首..... | (239) |
| 祈祷..... | (240) |
| 我的人..... | (241) |
| （摘）去你的黑色面网..... | (242) |

| | |
|--------------|-------|
| 海天无限····· | (244) |
| 死之坚决····· | (246) |
| 泪之谐和····· | (247) |
| 悲哀的放浪····· | (249) |
| 歌颂····· | (251) |
| 落拓····· | (252) |
| 心之一瞥····· | (253) |
| 我不要····· | (255) |
| 生之枯萎····· | (256) |
| 飘泊····· | (257) |
| 严冬阔步地来了····· | (258) |
| 我成了叛者····· | (259) |
| 消遣····· | (260) |
| 在滑稽的时代里····· | (261) |
| 诗人如弓手····· | (263) |
| 杂想····· | (264) |
| 初雪····· | (265) |
| 我喜欢你痛哭····· | (266) |
| 肉的气息····· | (267) |
| 自祷····· | (268) |

第二辑 短篇小说

| | |
|------------|-------|
| 雨中····· | (273) |
| 梦后····· | (277) |
| 无题····· | (282) |
| 飘泊的记录····· | (287) |

| | |
|-----------|-------|
| 杨修 | (292) |
| 械斗 | (301) |
| 一个穷人 | (309) |
| 中秋节 | (314) |
| 圣徒 | (322) |
| 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 | (329) |
| 碧舫 | (344) |
| 登高 | (353) |
| 猫 | (364) |
| 酒癫 | (378) |
| 初恋的自白 | (388) |
| 诗稿 | (394) |
| 北风里 | (402) |
| 活珠子 | (411) |
| 小人儿 | (422) |
| 家长 | (434) |
| 小小的旅途 | (440) |
| 往何处去 | (447) |
| 黑点 | (460) |
| 那个大学生 | (469) |
| 海岸边 | (480) |
| 雪白的鸚鵡 | (485) |
| 一群朋友 | (492) |
| 生命 | (500) |
| 傻子 | (506) |
| 土地庙 | (517) |
| 坟 | (524) |

| | |
|--------------|-------|
| 毁灭····· | (531) |
| 子敏先生的功课····· | (538) |
| 便宜货····· | (544) |
| 一个村子····· | (547) |
| 美的戏剧····· | (552) |
| 船上····· | (557) |
| 珍珠耳坠子····· | (564) |
| 黎蒂····· | (570) |
| 两个妇人····· | (579) |
| 夜····· | (588) |
| 四星期····· | (592) |
| 他和他的家····· | (598) |
| 两个世界····· | (608) |
| 黑骨头····· | (620) |
| 黑骨头····· | (627) |
| 牺牲····· | (632) |
| 一个人的诞生····· | (648) |
| 同居····· | (676) |

第三辑 中篇小说

| | |
|---------------|-------|
| 到莫斯科去····· | (685) |
|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 (768) |

第四辑 戏 剧

| | |
|-------------|-------|
| 洒了雨的蓓蕾····· | (903) |
|-------------|-------|

| | |
|------------|--------|
| 瓦匠之家····· | (919) |
| 鬼与人心····· | (930) |
| 别人的幸福····· | (947) |
| 狂人····· | (965) |
| 捉狭鬼····· | (988) |
| 资本家····· | (1003) |
| 幽灵····· | (1018) |
| 绅士的请客····· | (1028) |

第五辑 杂 论

| | |
|------------------------------|--------|
| “学者说话不会错？”？····· | (1047) |
|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 | (1049) |
| 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 | (1051) |
| 无聊的通信（一）····· | (1054) |
| 无聊的通信（七）····· | (1058) |
| 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做些好事的人们注意这一点····· | (1060) |
| 《捉狭鬼》序····· | (1063) |
| 写在篇末····· | (1066) |
| 这一月的开头····· | (1067) |
| 写在《诗稿》前面····· | (1070) |
| 编后题记····· | (1073) |
| 释名····· | (1075) |
| 编后附记····· | (1076) |
| 卷首题辞····· | (1078) |
| 编后····· | (1079) |
| 《到莫斯科去》序····· | (1080) |

附 录

- 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张秀中(1085)
- 一个真实人的诗
- 序《胡也频诗稿》……………周良沛(1101)
- 胡也频著作编目……………丁景唐 翟光熙编(1112)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丁 玲

记得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的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极不相称的小楼上。我们坐在火炉旁，偶然谈起他的童年生活来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他的出身。这以前，也曾知道一点，却实在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同我谈，也不知为什么，我简直没有问过他。但从这次谈话以后，我是比较多了解他一些，也更尊敬他一些，或者更恰当的说，我更同情他了。

他祖父是做什么的，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总之，不是做官的，不是种地的，也不是经商的，收入却还不错。也频在幼小时，因为身体不好，曾经长年的吃过白木耳之类的补品，并且还附读在别人的私塾里，可见那时生活还不差。祖父死了后，家里过得不宽裕，他父亲曾经以包戏为生。也频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要特别关心到下雨。”他描写给我听，说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来，赶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阴天，就都发愁起来了。因为下雨就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戏，他们就要赔钱了。他父亲为什么不做别的事，要去做这一行事，我猜想也许同他的祖父有关系，但这猜想是靠不住的。也频一讲到这里，他就更告诉我他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戏，我还笑着说他：“怪不得你对于旧小说那样熟悉。”

稍微大了一点后，他不能在私塾附读了，就在一个金银首饰铺当学徒，他弟弟也同时在另一家金铺当学徒。铺子里学徒很多，大部分都在作坊里，老板看见他比较秀气和伶俐，叫在柜台上做事，收拾打扫铺面，替掌柜、先生们打水、铺床、倒夜壶，来客了装烟倒茶，实际就是奴隶。晚上临时搭几个凳子 in 柜台里睡觉。冬夜很冷，常常通宵睡不着。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去想，在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疑问，他常常做着梦，梦想能够到另一个社会里去，到那些拿白旗、游街、宣传救国的青年学生们的世界里去。他厌弃学打算盘，学看真假洋钱，看金子成色，尤其是讨厌听掌柜的、先生们向顾主们说各式各样的谎语。但他不特不能离开，而且侮辱更多的压了下来。在夜晚当他睡熟了后，大的学徒跑来企图侮辱他，他抗拒，又不敢叫唤，怕惊醒了先生们，只能死命的去抵抗，他的手流血了，头碰到柜台上，大学徒看见不成功，就恨恨地尿了他一脸的尿。他爬起来去洗脸，尿、血、眼泪一齐揩在手巾上。他不能说什么，也无处可诉苦，也不愿告诉父母，只能隐忍着，把恨埋藏在心里，他想，总有一天要报仇的。

有一天，铺子里失落了一对金戒子，这把整个铺子都闹翻了，最有嫌疑的是也频，因为戒子是放在玻璃盒子内，也频每早每晚要把盒子拿出来摆设，和搬回柜子里，他又很少离开柜台。开始他们暗示他，要他拿出来，用各种好话来骗他，后来就威胁他，说要送到局子里去，他们骂他、羞辱他、推他、敲他，并且把他捆了。他辩白、他哭、他求过他们，一切都没有用，后来他不说了，也不哭了，任凭别人摆布。他心里后悔没有偷他们的金戒子，他恨恨的望着那些首饰，心里想：“总有一天要偷掉你们的东西！”

戒子找出来了，是掌柜的拿到后边太太那里去看，忘了拿回

来。他们放了他，谁也没有向他道歉，但是谁也没有知道在这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欲望，一个报复的欲念。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这个金铺子的学徒失踪了，同时也失踪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钏。金铺子问他的父母要金钏，他父母问金铺子要人。大家打官司、告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另一家金铺把他弟弟也辞退了。家里找不着他，发急，母亲日夜流泪，但这学徒却不再出现在福州城里。

也频怀着一颗愉快的、颤栗的心，也怀着那副沉重的金钏，皇皇然搭了去上海的海船，他睡在舱面上，望着无边的翻滚的海浪，他不知应该怎么样，他曾想回去，把金钏还了别人，但他想起了他们对他的种种态度，可是他往那里去呢？他要去做什么呢？他就这样离开了父母和兄弟们吗？海什么都不能告诉他，白云把他引得更远。他不能哭泣，他这时大约才十四五岁。船上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得想法活下去。他随着船到了上海。随着船上的同乡住到了一个福州人开的小旅馆。谁也相信他是来找他舅舅的。很多从旧戏上所得到的社会知识，他都应用到了。他住在旅馆里好些天了，把平素积攒下来的几个钱用光了；把在出走前问他母亲要的几块钱也用光了，“舅舅”也没找着，他想去找事做，或者还当学徒，他一直也没有敢去兑换金钏，他总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决不定究竟该不该用它。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却又对这件事情的本身有怀疑。

在小栈房的来客中，他遇到一个比他大不了一两岁的男孩子，他问明白了他是小有天酒馆的少东家，在浦东中学上学。他们做了朋友，他劝他到浦东中学去，他想起了他在家里所看见的那群拿白旗旗的学生来。他们懂得是那样的多，他们曾经在他们的铺子外讲演过，他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他们是和金铺子里的掌柜、先生、顾主完全不同的人，也同他的

父母是不同的人，虽然他们年纪小，个子不高，可是他们都使他感觉是比较高大的人，是英雄的人物。他曾经很向往过他们，现在他可以进学堂了，他是向着他们的道路走去，是向一个有学问、为国家、为社会的人物的道路走去，他是多么的兴奋，甚至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呵！于是他兑换了金钏，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小部分交了学费，交了膳费，还了旅馆的债，他脱离了学徒生活，他曾经整整三年在那个金铺中；他脱离了一个流浪的乞儿生活，他成了一个学生了。他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胡崇轩。这大约是一九二〇年春天的事。

他在这里读书有一年多的样子，他的行踪终究被他父亲知道了。父亲从家乡赶到上海来看他，他不能责备他，也不能要他回去，也频如果回去了，首先得归还金钏，这数目他父亲是无法归还的。他只得留在这里读书。父亲也为他想了个办法；托同乡关系把也频送到大沽口的海军学校，那里是免费的，这样他不特可以不愁学膳费，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这样也频很快就又变成一个海军学生了，他在这里学的是机器制造。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专门技术人材；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工人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

当他的钱快用完时，他的学习就停止了，海军学校停办。他到了北京，他希望能投考到一个官费的大学。没有成功，他又不能回家，又找不到事做，他就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有的公寓老板简直无法把他赶出门，他常常帮助他们记帐、算帐、买点东西，晚上就替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他有一个同学是交通大学的学生，这人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很会用地主剥削农民的方法和也频交朋友，他因为不愿翻字典查生字，就叫也频替他查，预备功课，也频就常常每天替他查二三百生字，从东城到西城来。有

时就留也频吃顿饭，还不断的把自己的破袜子旧鞋子给也频。也频也就把他当着唯一的可亲的人来往着。尤其是在冬天，他的屋子是暖和的，也频每天冒着寒风跑来后，总可以在这暖和屋子呆几个钟头，虽然当晚上回去时街道上奇冷。

除了这个地主儿子的朋友以外，他还有一个官僚儿子的朋友也救济过他。这个朋友，是同乡，也是同学，海军学校停办后，因为肺病，没有继续上学，住在北京家里休养，父亲是海军部的官僚。这个在休养中的年青人常常感到生活的寂寞，需要有人陪他玩，他常常打电话来找也频，也频就陪他去什刹海，坐在芦席棚里，泡一壶茶。他喜欢旧诗，也做几句似通非通的《咏莲花》、《春夜有感》的七绝和五言律诗，他又耍也频和他。也频无法也就只得胡诌。有时两人就在那里联句。鬼混一天之后，他可以给也频一元钱的车钱。也频却走了回去，这块钱就拿来解决很多问题。一直到也频把他介绍给我听的时候，也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慷慨的朋友，甚至常常感激他，因为后来也频有一次被公寓老板逼着要帐，也频又害了很重的痢疾，去求他的时候，他曾用五十元大洋救出了也频，可惜我一直没有见到过，那原因还是因为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曾把他这些患难时的恩人骂过，很不愿意也频再和他们来往，实际也有些过激的看法，由于生活的窄狭，眼界的窄狭，就有了那末窄狭的情感了。

穷惯了的人，对于贫穷也就并没有什么恐慌，也频到了完全无法应付日子的时候，那两个朋友一些小小施与只能打发几顿饭，打发一点剃头、一点鞋袜而不能应付公寓的时候，他就把一件旧夹袍、两条单裤往当铺里一塞，换上一元多钱，搭四等车、四等舱跑到烟台去了。烟台也有一个他的同学的哥哥在那里做官。他就去做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客人。他有时陪主人夫妇吃饭，主人要是有另外的客人，他就到厨房去和当差们一道吃饭。主人看见

是兄弟的朋友，不便马上赶他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安，他还不能懂得许多世故，以为朋友曾经这样约过他的，他就不管。时间很长，他一个人拿几本从北京动身时借的小说到海边上读去。

蔚蓝的海水是那样的平稳，那样的深厚，广阔无边，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时那种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给了他另一种雄伟的胸怀。他静静的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的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他感到了所谓人生了。他朦胧的有了些觉醒，他对生活有了些意图了。他觉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当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东西的萌芽，他不是——一个学徒的思想，也不是一个海军学生的思想，他只觉得他要起来，与白云一同变幻飞跃，而与海水一道奔腾。于是他敞衣、跣足，遨游于烟台的海边沙滩上。

但这样的生活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主人不得不打发他走了。主人送了他二三十元的路费，又给了他一些庸俗的箴言，好象是鼓励他，实际是希望他不要再来了。他拿了这些钱，笑了一笑，又坐上了四等舱。这一点点钱又可以使公寓老板把他留在北京几个月。他是非常喜欢这些老板，觉得他们都是如何宽厚的人呵！

北京这个古都是一个学习的城，文化的城，那时北京有《晨报》副刊，后来又有了《京报》副刊，常常登载着一些名人的文章。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珂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且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就跑旧书

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就读起外国作品来了。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了下来,贴在墙上。还有准备做诗人的一些年青人,也稍稍给他一些眼光,和几句应酬话。要做技术专家的梦,已经完全破灭,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¹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一天就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且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配衬。

一九二四年,他与另外两位熟人在《京报》编辑了一个一星期一张的附刊,名为《民众文艺周刊》。他在这上边用胡崇轩的名字发表过一两篇短篇小说和短文。他那时是倾向于《京报》副刊、鲁迅先生的,但他却因为稿件的关系,一下就和休芸芸(沈从文)成了文章的知己。我们也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扭、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曾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那一个时期他的诗,的确充满了这种可悲的感情。我们曾经很孤独的生活了一个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蛰居北京,无所事事,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我呢,只拿烦闷打发每一个日子。现在想来,该是多么可惋惜的呵!这一时期如果应该受到责备的话,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因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老早就进过共产党办

的由陈独秀、李达领导的平民女子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大学。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师、同学和挚友。我那时也曾经想南下过，却因循下去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象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我的苦痛，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就是带着横竖也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但到上海后，在我们的生活前途和写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象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象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青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他也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那时我们三人思想

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象亲兄弟过。但我也并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也频，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末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末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有很好联系的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也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红黑出版处本是一个很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已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也频为着还债，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末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欣喜，我问他：

“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他参加到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被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同他一道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依靠着我的经验，我说一定要找济南的共产党，取得协助，否则，我们会失败的。但济南的党怎样去找呢？究竟我们下学期要不要留在这里，都是问题。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他需要更有计划，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请他们派人来领导，因为我们总是不会长期留在济南，我们都很想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很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张走后，也频告诉我们道：“真凑巧，我正要去上海，他们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费。”我们不信，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是二百元。也频说：“但是，我不想去了。我要留在这里看看。”我们还不能十分懂，也频才详细的告诉我们，说省政府已经通缉也频了，说第二天就来捉人，要抓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何思源（教育厅长）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特为送了路费来，要他们事先逃走，看来这是好意，但这个消息来得太匆促，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惧怕，依也频的意见是

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起同学，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我那时也以为也颇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没有做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更为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事故。经过很久，才决定了，也颇很难受的只身搭夜车去青岛。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那年青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

上海这年的夏天也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颇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里写我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颇忽然连我也秘密着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写给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动，我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各地的共产党领袖都参加了，他形容那个会场给我听。他们这会是开得非常机密的。他说，地点是在一家很阔气的洋房子里，楼下完全是公馆样子。经常有太太们进进出出，打牌开留声机。外埠来的代表，陆续进去，进去后就关在三楼。三楼上经常是不开窗子的。上海市的同志最后进去。进去后就开会。会场满挂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也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颇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会。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更引起也颇的浓厚的政治兴趣。

我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末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以前当我们有了些稿费后，我们总爱一两天内把它挥霍去，现在不了，稿费收入也减少，有一点也放在那里了，取消了我们的一切娱乐。直到冬天为了我的生产，让生产时间过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个家，搬到环境房屋都比较好些的靠近法国公园的万宜坊。

阳历十一月七号，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很红肿，我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的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我说：“好，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平。你放心！”

等我出院后，我们口袋中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饭。他又很少在家，我还不能下床，小孩很爱哭，但我们生活得却很有生气。我替他看稿子，修改里面的错字。他回来便同我谈在外面工作的事，他是做左联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工

作的，他认识得有几个工人同志，他还把其中一个引到过我们家里，那位来客一点也不陌生，他告诉我唱国际歌，他喜欢我的小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情感。

为着不得不雇奶妈，他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上开夜车写一篇短篇小说。我说，算了吧，你不要写那不好的小说了吧。因为我知道他对他写的这篇小说并不感兴趣。他的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我以为我可以起来写作了。但他不愿我为稿费去写作。从来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只要当我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中生活过得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致使我感到丝毫的经济的压迫，有损害我的创作心情。一直到现在，只要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他的党籍被批准了，党组会有时就来我们家里开。事情一天天明显，他又在上海市的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上。已经决定他要去江西。本来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后我们一同去的，时间也来不及了。只好仍作他一人去的准备。后来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去的话，冯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这件事很小，也没成功，但当时我们有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这时沈从文也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他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也急迫了，他最近常常去苏

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的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烦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的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在那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又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播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象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都又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我在马路上狂奔，到后来，我想到了乃超的住处，我走到福煦路他的家，我看见从他住房透出淡淡的灯光，我去敲前门，没有人应，我又去敲后门，仍是没有人应。我站在马路中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时，我看见灯熄了，我凝立在那里，想着他们温暖的小房，想着睡在他们身旁的孩子，我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我又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呵！呵！我的孩子！

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的又把我带到冯雪峰的地方，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他们床上。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来过他们那个书店，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是没有旁的什么办法的，他们自己每天也有危险在等着。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而且我也觉得，这种事情好象许久以来都已经在等着似

的，好象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来的一样，那末，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我平静的到了家。我到家的时 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已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 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我就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上海从十八号就雨雪霏霏，我因生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很坏，但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象多一点似的。跑了几 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但也频的信又来了。我还附了一个回信去，告诉他，我们很好，正在设法营救他。在第二天我又去龙华司令部看他。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了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 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

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的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呵！”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叉子里，象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带着镣。也频也曾要我送两条单裤、一条棉裤给他，要求从裤腿到裤裆都用扣子，我那时一点知识也没有，不懂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式样的裤子。

从牢里送一封信出来，要三元钱，如又带一封回信去，就要五元钱，也频寄了几封信出来，从信上情绪看来，都同他走路样子差不多，很有精神。他只怕我难受，倒常常安慰我。如果我只从他的来信来感觉，我会乐观些的，但我因为在外边，我所走的援救他的路，都告诉我要援救他是很困难的。邵力子说他是不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的人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是这样的。我又去看胡也频，还是没有见到，只送了钱进去，这次连影子也没有见到。天老是不断的下雨、下雪，人的心也一天紧似一天，永远有一朵灰色的云压在心上。这日子真太长呵！

二月七号的夜晚，我和沈从文又搭夜车回来，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也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

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仲援！从文他们看见我的态度也就不再说话，我呢，似乎倒更安定了。以一种更为镇静的心态催促从文回上海。我感觉到事情快明白了，快确定了。既然是坏的，就让我多明白些，少去希望吧。我已经不做再有什么希望的打算。到上海时，天已放晴。看见了李达和王会悟，只惨笑了一下。我又去龙华，龙华不给见，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他借故不来见我。我又明白了些。我猜想，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究竟怎样死的呢？我总得弄明白。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像片册子，那里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带眼镜，是被捕后的照像，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夜晚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了我确实消息，是二月七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家休息去吧。我想睡了。”

十号下午，那个送信的看守人来了，他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很镇静的接待了他，我问也频现在那里，他说去南京了，我问他带了铺盖没有？他有些狼狈。我说：“请你告诉我真情实况，我老早已经知道了。”他赶紧说，也频走时，他并未值班，他看出了我的神情，他慌忙道：“你知道吧！”他不等我给钱他就朝外跑，我跟着追他，也追不到了。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

我是永远也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跟着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苦痛，有许多同志都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觉得他有很大的写作欲望，他相信他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说他估计他既不会投降，那末他总得有二三年的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青。他也不会让他的青春就在牢中白白过去。他希望我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这样免得妨碍我的创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更感到充实些。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勉励我，鼓起我的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日子，并指出方向，他的署名，也是“年轻的爸爸”。

他这封信是二月七日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青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青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己的痛哭了！疯狂的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的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

了！……”李达先生说：“你明白么？这一切哭泣都没有用处！”我失神的望着他，“没有用处？……”我要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来告诉我，他们是被机关枪扫射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铿有十三个，但这些话都无动于我了。问题横竖是一样的。总之，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二十年来，我没有一时忘记他过，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着，他的理想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这事业是胜利了呵！如果也频活着，眼看着这胜利，他该是多么的愉快，如果也频还活着，他该对人民有多少贡献呵！

也频死去已经快满二十年，尸骨成灰，据说今年上海已将他们二十四个人的骸体发现刨出，安葬，我曾去信询问，直到现在还没结果。但我相信会有结果的。

文化部决定要出也频遗作选集。最能代表他后期思想的作品是《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从这两书中看得出他的生活的实感还不够多，但热情澎湃，尤其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后几段，我以二十年后的对生活、对革命、对文艺的水平来读它，仍觉得心怦怦然，惊叹他在写作时的气魄与情感。他的诗的确是写得好的，他的气质是更接近于诗的，我现在还不敢多读它，在那诗里面，他对于社会与人生是那样的诅咒，我曾想，我们那时代真是太艰难了呵！现在我还不打算选它，等到将来比较空闲时，我将重新整理，少数的、哀而不伤的、较深刻的诗

篇，是可以选出一本来的。他的短篇，我以为大半都不太好，有几篇比较完整些，也比较有思想些，如放在这集里，从体裁、从作用看都不大适合，所以我没有选用。经过再三思考，决定先出这一本，包括两篇就够了，并附了一篇张秀中同志的批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对也频作品的一般看法。

时间虽说过了二十年，但当我写他生平时，感情仍不免有所激动，因为我不易平伏这种感情，所以不免罗苏，不切要点，但总算完成了一件工作，即使是完成得不够好，愿我更努力工作来填满许多不易填满的遗憾。

1950.11.15，北京

胡也频

丁玲

漂泊者

一九二五年暑假，我住在常德我母亲学校的时候，有一天，听见大门咣咣的响，我们双双走去开门。我们都不得不诧异的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

在这所作为校舍的空寂的庙宇里，原来只响着我母亲的读书声，她每天按时读古书、写字，孜孜不倦的啃着几本刚买来的唯物辩证法的书籍；还有我的单调的、不熟练的琵琶声。当时五卅运动所激起的爱国情绪还笼罩着我母亲的整个身心，她高谈阔论，叹古伤今，向我们讲述着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痛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害。我呢，好象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我用极复杂的心情反刍着近几年来自己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曾有的向旧社会的出击，与颓丧的感怀。在母亲面前，我是惭愧的，只觉得辜负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信任。我极想重鼓双翅，

飞越万水千山。可是，哪里是我向往之处？哪里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哪里将成为我一生的归宿？我身虽然回到家了，回到母亲的身边了，但一颗心呵，仍徜徉于高山峡谷之间，奔腾在汹涌的大海，与温柔的湖水之间。古琴一曲，“梅花三弄”，“八面埋伏”都诉不出我的抑郁忧伤。而也颇却象一只漂流的小船停靠在风和日丽的小港。他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象占有了整个世界一样那末平静快乐。过去，他很少知道象我母亲所经历的身世，对我们家庭所处的社会也是陌生的，对我过去在上海的朋友们，更是没有接触过。他滋滋有味地听着，后来曾摄取其中的某些片断写过小说。但他最熟悉的是一个漂泊者的生活。饥饿、寒冷、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但他很少喋喋饶舌，他常常痴痴呆坐，咬着手指，然后写下几首悲愤的、惆怅的诗篇。只有从他的诗里面才能理解他为人世困苦、冷酷、和缺少天伦之乐、缺少友谊而感到刺痛，并从而铸成了一颗坚强的心。他虽然在我们这里，在这所空廓的庙堂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但他的心仍然沉沦在长久的漂泊生活中，不过，他似乎又并不以为意。

这年秋天，我们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他对我说，多少年没有穿过新棉衣了，在这寒冷的北方，如果有一件新棉衣该是多么暖和啊！我们计算了一下手里的钱，买了两段布两斤棉花。由我自己动手，替他缝了一件棉袍，他实在喜欢。可是，棉袍缝好后一穿，小了，穿是可以勉强穿，只是有点象女人的旗袍。怎么办呢？再另缝一件，是不可能了。我的懊丧不用说了。可是，他想出主意来了，把这件新的送到当铺当了，换几个钱买点新棉花，塞到他身上穿着的、一件刚从当铺里取出来的旧夹袍中就可以了，还算一件新棉衣。至于夹袍，到了明年春天再说吧。于是我们便只得又花车钱进城，把花七元钱制的新

布新棉花、和我的缝工一共当了四元钱，买了一元钱棉花，再花车钱回到城外碧云寺，仍由我拆洗缝补。他很满意的穿上了，还说只要棉花是新的，就很暖和了。

他没有几个朋友，因为我对他的朋友们要求太高，常在他面前吐露我的偏激，因此他们来往逐渐少了。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说朋友们一句坏话，或讽刺话。我现在搜寻记忆，也想不出他说过任何朋友，或作过朋友，或当作朋友来往过的人的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次来了一个法政学院的他过去在大沽口海军学校的同学。这个人穿着华丝葛面子的皮袍，里边是一付雪白的几道弯的羊皮统子，是一个阔少爷。他冒着北风光临我们的茅芦，实在是该蓬壁生辉。可是我们无法招待，因为只剩一元钱，准备第二天进城找曹孟君、左恭或是别的人借钱用的。但也频却欢天喜地、很慷慨地把这一元钱全部为他的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客人舒服的睡了一夜，早起还吃了莲子粥（是他点名要吃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坐车走了。我们在他走后，蝻蝻步行进城。也频兴致冲冲，好象走这四十里路是应该的，是十分快乐的事。

他的确喜欢进当铺；说他喜欢，或许是委曲了他。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把我母亲替我缝的一件绸棉袍也拿去当了。我母亲再三对我说过：“从你父亲死后，几乎没有给你做件好衣服，就这一件，也很不容易，你爱惜着穿吧。”但我只穿了几次就送进了当铺。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特别买了两套银质的餐具送给我，也频高兴的接受了。他不是为了摆设，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因为它值钱，是当铺老板欢喜的物件。果然没有过几天，它们就存放在当铺里了。一个穷人是很少能从当铺里赎回衣物的。过半年（半年就死当）不取，就完全归当铺老板了。不过平时只要有了稿费，也频总是舍得为我买最好的衣料、果品、稿纸和笔的。

也频虽然不喜欢谈他的家事，但从他的诗、小说里都能感到他是非常留恋他的童年生活的。他对他的母亲，和那个当兵的弟弟是非常怀念的。他一个弟弟为了生活所迫，很年青就当兵了，在陈炯明的部队，为军阀而当了内战的炮灰。

一九二八年我们住在杭州西湖，一天，在岳坟附近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长得很俊秀。也频就同我谈到他的小弟弟，想把这个弟弟带在身边，我们自己把生活更紧缩一些，负担他的生活和教育。我也是失去过弟弟的人，自然赞同。也频便写信回家了。不久，他的第四个弟弟、十五六岁的样子，突然来到杭州我们的住处。原来也频的母亲已经带着她的两个小儿子到了上海。她们对也频抱着太大的希望，她们说也频在大地方出了书（是出版了一册薄薄的剧本），每月收入两百元钱，她们不再回老家了，要跟着当老太太和小少爷了。他这个赶到杭州的弟弟，也向也频开口，希望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上学。那时自行车很少，我们自己思想上从来没有过这些物件的影子。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杭州写作的计划，要马上赶回上海，安顿他母亲和弟弟。从传统的家庭关系来说，也频在家是长子，应该瞻养他的母亲和弟弟们。可是当时两个穷作家，自己每月最低的生活费都不能经常稳定的时候，怎么能承担这突如其来的重负？幸好，《阿毛姑娘》六七十元的稿费刚刚寄到，我们便连夜退了租房，赶回上海。他母亲看到我们经济上实在拮据，又舍不得小儿子同我们一道过飘零的苦日子，便要也频每月寄她三十元，后来商量减到二十元，她便带儿子回老家。这样我们张罗开销了旅馆费、买了船票等等，母子三人才掉头走了。她们走后，我们找到一间八元钱一个月的亭子间，安下身来。每月二十元的诺言，三个月以后，也无法继续，就停止了。也频从此也就不敢再发善心瞻养他的小弟弟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不久，我给在福州的也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小儿子

拿我的信到南京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北来。我是向周恩来同志请示过，而且被批准了的。那个时候，敌寇入侵，抗日军兴，局势动荡，陕北更加艰苦，如果没有抗日、革命的要求是很难骤下决心的。我自然又是枉自热心了一场。

也频一生都在贫困中度过，一九三一年他被捕时，仍穿着朋友借给他的一件袍子。他牺牲以后，我在家清检遗物，只有两纸当票，两套换洗的衬衣裤都早送到龙华监狱去了。我同他共同生活的几年中，我没见过他为钱、为缺衣少食、为个人前途而皱过眉，担过心，或郁郁不乐。他总是不倦的读书、作诗、写文。

出版编辑工作

上海的房东不象北京的公寓老板，在北京时也频因为交不出房租，被老板留着为他的儿子补习功课。在碧云寺居住时，房东看见我们在很冷的时候，整天在外边晒太阳，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又看见我们天天只吃菠菜面条，便自动告诉我们，房租还可以欠着。而在上海呢，房东就不那末客气了。到日子交不出房租，你就得看面孔，听冷言碎语，过三五天还没有交，房东就逼上门来，一个月再交不出来，就得赶你，还得扣家具，倘若家具也是租来的，那就扣箱子、铺盖。这时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间亭子间，可是日月还是不饶人。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而且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我们困处北京时，北京的《京报》已停刊（或迁走），只剩《晨报》与《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北京的作家们有点周济，零零星星给点稿费糊口。那时胡也频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收入，用

以贴补我母亲每月寄我二十元生活费的不足。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预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那时我们倚文为生，卖稿不易，收入不平衡，更不稳定。而我母亲在大革命后又失业，三个学校的事，县当局都不要她插手了。她没有了收入，寄住在朋友的屋里，每月靠朋友分点房租给她，她不能再接济我们了。于是我们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元，每月三分利。我对办出版社，虽认为是好事，可是不赞成借钱举债。我小时在家，母亲就再三告诫过，无论怎样穷也不要借债。我父亲就是借了债，死后我母亲受逼不过，只得变卖全部家产还债。我母亲自己总是省吃俭用，从不借债，一生穷困，却不曾为人所迫。但也频不以为然，他满有把握。沈从文也支持他，也还有朋友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我们拿借来的钱在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租了一栋三层楼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今年我路过上海时去看，房子依旧，只是街名改为淡水路，门牌号码也改了。楼下做出版处，雇用了一个干事秘书之类的人，用了一两个月，他大约看出这个出版社的前途渺茫，就辞职不干了。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在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伙做饭。这就是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在《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

三个人“同住”。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到。直到去年由一个在我国教书的日本专家送我两本我才得读到。他告诉我这本书已在香港重版，是现今欧洲、美国、日本研究丁玲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上述所谓“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颇不乏人，我只得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也是对好心的读者的一个答复。我们在萨坡赛路没有住到一年，沈从文搬去吴淞中国公学，我们也搬了家，出版社就关门了。

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七期月刊，七八本书。沈从文和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事务主要是也频一个人去做。如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局商谈，代销、收款等等都是他做。也频没有读书人的秀才架子。他和工人谈工作，和商人谈生意，他都无所谓，无所怕，要动手帮忙，就卷起袖子干。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象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元，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

革 命 家

也频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接触过革命，没有作为革命者的朋友。他过着漂泊者的生活，后来写了一些小说和诗，成为一个普通的穷作家。他以前有几个同学，后来又认识了几个写文章的人。这些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进步思想，但似乎都还不足以谈革命。也频对旧社会是很不满意的，这从他的诗、文章中都可以感

到。他对革命是有感情的，他的短篇小说中有几篇就表现了他对革命者的同情。他没有学习过革命理论，也没有参加革命行动。这是他的局限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革命不分先后，参加革命总是有先有后的。我自从离开上海大学，离开瞿秋白、施存统等之后，同共产党员的朋友失去了联系，象一只孤雁落在寒冷的北国，对也频不可能有什么帮助。直到一九二七年冬天，我们遇见了冯雪峰，而且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便象欢迎一个老朋友似的与他推诚相见。我们先后到了上海，雪峰去杭州为我们在葛岭租了房子。我们之间的友谊，给了我们许多安慰与鼓励，也引起一些波涛。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有热情，懂得感情，和有理智的人，我们会处理自己的生活。在保持我们永恒的友谊时，能够冷静，也能够彼此谅解。也频在一九二八年、二九年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一九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一九三〇年写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一九三〇年也频到济南教书，便把他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从而得到年青人的热烈拥护。是的，他还不够成熟，时间还来不及使他成熟，但他坚定。也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了解了革命真理的时候，他是不会踌躇退缩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动辄要权衡个人得失。他日常不爱多说话，不善谈谐，不会讽刺，他讨厌用玩世不恭来表现自己的聪明，但他却是扎实的，坚强的稳重可靠的。一九三〇年五月我们逃离济南，一回到上海，便参加了左联。冯雪峰便要他到左联举办的暑期学习班文学组讲课。后来他又参加了左联许多别的工作。这些我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都讲过了。从这时起，他一心一意追求真理，不断实践，日夜忙碌，我对他是尊敬的。他离我们越久，越

使人发现他过去未被发现的可尊贵的地方。我更感到他做人的真诚、热烈、执着，和对人生、对事业、对党的无限忠心。越是珍贵的东西，便越经得起考验。他不是一个蒙昧无知的海军学生，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他没有参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但大革命的失败，血的教训，促使他深思，引起他痛苦。他不是革命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决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相反，这正是他最可贵的品质。

今年夏天，我曾去上海龙华烈士公墓瞻仰。那末多的烈士都是那么年青有为，豪情满怀，告别白发的高堂，离开雏弱的妻儿，献身革命，慷慨激昂，视死如归。他们还来不及作出更多的贡献便被敌人扼杀了。但他们放出的光芒是永恒的，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进。幸福的年青的一代呵！想想烈士们的伟大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我们革命的路程还长着呢。我愿在纪念、缅怀，追忆烈士的时候，与年青人共同勉励前进。

1980年10月

也频与革命

丁 玲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一九三三年写成、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他写道：

“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末少，那末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须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须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份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也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光明在我们前面》）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弄得稍稍糊涂罢了……”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关于胡也频同志的短暂的一生，他是怎样走上革命的，怎样成为诗人的，怎样参加到党内来的，怎样为革命献身的，在一九五〇年我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曾有过详细的记述。我写道：

“……蔚蓝的海水是那样的平稳，那样的深厚，广阔无边，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时那种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给了他另一种雄伟的胸怀。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他感到所谓人生了。他朦胧的有了觉醒，他对生活有了些意图了。他觉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当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东西的萌芽。他不是是一个学徒的思想，也不是一个海军学生的思想，他只觉得他要起来，与白云一同变幻飞跃，与海水一道奔腾。于是他敞衣，跣足，遨游于烟台的海边沙滩上。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

……

“……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末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济南高中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

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欣喜。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认真学习和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从这封信（指也频牺牲前当天写给我的一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不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青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己的痛哭了！疯狂的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的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

从也频的发展来看，从他的实践来看，从他留下的诗来看，他那里象那位作者所说的是一个可笑的、什么都不懂，只听了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是为社会革命公式弄得胡里胡涂的一个傻子，因而博得这位绅士对他的可怜可悯呢？也频接触革命理论，是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阅读鲁迅与雪峰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开始的。他的革命实践是从一九三〇年春在济南高中教书时开始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被捕，二月七日与其他二十多个烈士同时

就义于龙华。是的，他为人民为革命而工作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可能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烈士。他参加革命的准备时间是不短的。他从十五六岁作一个叛逃的学徒时起，就是与旧社会对立的，就在茫茫人世中追求真理，他写了许多诗，现在只留下九十多首。他的诗大半是对旧社会的诅咒，充满了愤恨，即使是情诗，也不能掩盖他的悲戚。我现在重读他的诗，更感到他是非走到革命道路上来不可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我不想多唠叨了，现在《诗刊》上选登的三首诗，是可以为证的。至于诗的本身，那就让广大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一九八〇年元月

原载《诗刊》1980年3月号。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论胡也频的创作道路

余仁凯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当时被称为震惊中外的五烈士遇难事件。胡也频就是这五烈士之一。

鲁迅在沉痛悼念五烈士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事情正是这样。不仅新中国在烈士们的斑斑血痕中诞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用烈士们的鲜血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而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正是当年左翼文艺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胡也频是烈士，又是革命作家，集两者于一身。他既为我们留下了革命精神、革命作风和革命理想，有待我们发扬光大；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艺遗产，有待我们加以整理和编集；他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经验，更有待我们加以认真的探讨和总结；这一切，都是我们晚辈应尽的义务。为此，我自知水平和能力有限，但是还是不自量力地编了这本《胡也频选集》，把它贡献给全国人民。本文打算趁编集的机会，就胡也频的创作道路与艺术特色的主要之点，作一初步的探讨与说明。

一 “从辛苦中来”

每个作家由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不同，各自的创作起点

也不一样。胡也频的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决定了他的创作起点的独特性。

胡也频原名胡崇轩，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一个尚称丰裕的家庭。祖父原是当地著名京剧演员，后来做了戏院老板。祖父去世后，家庭破产，生活趋于困顿。也频少年时代读过私塾、教会中学。祖父去世后即失学。十四、五岁起进入金银首饰铺，当了两年多学徒。一九二〇年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学徒生活，愤然离开福州去上海，进入浦东中学。不久，又去天津大沽，进入免费的海军预备学校。“海校”停办，流落北京，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接触了新文学。一九二四年秋开始文学创作。这年冬至第二年夏，与“海校”同学项拙等合编《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周刊”终刊后，又困居北京。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胡也频迫于生活，不得不在各地漂泊。他的足迹遍及烟台、常德、岳州、新堤、鹿角、上海、天津等地。一九二八年春带着朦胧的希望由北京到上海，与丁玲、沈从文合编《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一九二九年初，与丁玲、沈从文筹办“红黑出版处”，编辑《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一九二八年春至一九二九年初，受到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一九二九年夏，“红黑出版处”停办，负债累累，为了谋生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校热烈支持、指导学生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无产阶级）文学。同年秋，因遭当地国民党政府迫害，重返上海。一九三〇年五月参加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壮烈牺牲。

从上述生平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从少年时代

起，就过着失学、失业、颠沛流离的漂泊者的困苦生活。他经历着“饥饿、寒冷、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①。他的处境和地位，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苦大众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从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正直青年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人生。他满怀激情地把社会底层的生活带进文艺舞台，而不是象当时多数新文学作家那样，以追求个性解放作为创作的主题。这是作家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与优点。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作家在《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做些好事的人们注意这一点》一文中说：“我们的劳动同胞目下所最必须而迫切的要求乃是贫苦的生存，不是生存的快乐。”我们知道，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把“先儒”的所谓“一治一乱”，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同胡也频这里说的“迫切的要求乃是贫苦的生存”是相通的。“贫苦的生存”时代，其实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同义语。只不过鲁迅的概括是建筑在洞悉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的，因而包含有深湛的历史观的内容，而胡也频的看法，只是一个底层青年对社会现实的直观。但这种出自阶级地位的朴素的直观却同时又是具有深度的，触及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当时多数劳动群众的愿望是求“贫苦的生存”，即争取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离开多数劳动群众的这个愿望的文艺作品，就抓不住对象的特点，那只能是“空空洞洞”的“人嚷亦嚷的高调”。胡也频早期的创作就是反映中国的劳苦大众在“万斤压迫底下过那黑暗残酷，非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挣扎。他的这个看法，既有其高度符合社会实际的一面，自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当时，真正有深度的作品，常是能抓住劳动群众这个特点的，我们

^①丁玲：《胡也频》，本书第22页。

只要思考一下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形象，就可以理解，胡也频的这个看法，是和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流息息相通的，尽管他的作品的典型意义的深度还不能同鲁迅的作品相比，但是，他的创作实践也应归入这个范畴。其局限性则在于，当时这一批面对人生的作家，在反映劳动人民的抗争上，力量不足。这自然不仅是作家本身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段话可以作为作家早期创作的主题与基调的概括，优点与局限性的总说明。

杂文在胡也频早期的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些杂文，写的是社会上的“一嘴一毛一鼻”（鲁迅语），但由于作者率直、形象、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风貌，实际上是一束文艺性的社会政论。从《学者说话不会错？》里，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商会“挂起龙旗”，“呈请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不忘故主”的种种活动，封建复辟势力是何等活跃，而“拖着发辫子”的北京市民的“家奴气”又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是为悼念中山先生逝世而作，但作家的目光却越过“哀悼”活动本身，落在那帮“‘臣不胜诚恐诚惶’的遗老和仇视中山之什么阀及什么家的同胞”身上，记录了这批封建遗老和封建军阀官僚们的幸灾乐祸心情，揭露了他们猖狂地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攻倒算言行；《无聊的通讯》里，描绘了一幅“洋车夫大都嚷着——Here! Here!”和“莲花般的棕足”杂陈的烟台街头小景，堪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怪胎的一幅小照；《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写出了一幅淡淡的从北京经天津到烟台的风俗人情画，“杭州人”和“合肥人”点缀其间，增添了色彩。由于这幅风俗人情画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引起鲁迅的注意，并写下了著名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胡也频笔下的“愚民挖砖”，到鲁迅手里得到了升华，矛头直指“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

奴才们”，明确告诉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搞什么“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可悲的”。这一时期，同一主题的作品还有：小说《希望》、《无题》，散文《心曲》、《撒谎》等，内容也大多是关于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记述。

相比之下，小说《梦后》具有更为切实的内容。这篇小说具有抒情散文的风格，但写的却是一个孤儿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主人公玉儿梦中与慈母亲吻的温柔甜蜜之乐，同现实中的佣人生活形成尖锐对比。就出身来说，玉儿诞生于封建大族的世家，但“玉儿的命真硬！出世就尅了娘，张嘴又吃了爸！”他诞生之时，就是苦难开始之日；玉儿成了孤儿，寄养在姑母家，充当少爷（即他的表弟）的佣人。小说写出了封建宗法制下的脉脉温情的纱幕已为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所撕破的事实。在玉儿家族中，伯母的仁哥是个海军上校，月薪三百六十元；叔母的奇哥是大学教授，月收入二百四十元；他自己的亲哥哥琛做了驻美领事的秘书，俸银一百二十元。他们一个个靠喝“洋墨水”而飞黄腾达，但又“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置这个小弟弟于死亡线上而不顾。我们从玉儿社会地位的升沉、人间关系冷暖的艺术处理中，可以看到，作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地位不同，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然而，作家对社会的认识还比较幼稚、朴素。他还不能把这种变化归结为阶级的、历史的现象，是古老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产物，而认为只是个人思想品质的问题。寄希望于母亲的“复活”，说是“母亲，倘若你在世，他们能不待我以礼？”玉儿的这一天真幼稚的想法，自然反映了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他只看到了苦难的现象，并忠实地再现了这苦难的人生，但还未能深入到本质里去，但，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为人较单纯、率直，根子较正。他是用其单纯、率直

的为人，去控诉社会的不平、庸俗与卑下的。

所以，我们说，作者通过他的作品所发出的反抗的声音来自底层人民，而不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呼号。作家“从辛苦中来”，把社会底层人民的“辛苦”生活带进新文学文坛，为这个文坛增添了自己的色彩；同时，他又显然不了解这个“辛苦”的根源何在，也还未找到摆脱“苦难”的道路。作家还得“到辛苦中去”“漂泊”，在“漂泊”中经受锻炼与考验；在“辛苦中”求索，才能健康成长。

二 “到辛苦中去”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在这个畸形社会里，生活着畸形的病态的人们。这种畸形和病态，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所造成的，也是从封建主义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的尸体上散发出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毒气的混合物。马克思说，“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自然，胡也频从事创作的年代，先进的中国人早已开始觉醒，但是，当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和大量存在的还依然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宗法思想相结合的思想体系。辛亥革命并没有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引起社会大变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也还局限于城市，中国大多数地区依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被“麻醉”和“历来的麻木状态”中。胡也频由于还处在社会底层中来的“自在状态”，进入他的生活实践和生活视野的，主要的还是这个畸形的社会领域，因之，反映这个畸形社会中的病态的人生，成为作家前期创作中的一大题材，也是一大

^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特色。（小说《四星期》可以说是个例外。这篇作品正面描写了大革命时期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觉醒，以及他们对地主军阀的斗争，为我们展示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壮观场面。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只是个别现象。）这些作品就其整体来说，乃是旧中国黑暗、落后面的形象化的写照。它对于我们认识旧中国的国情，也即是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很有帮助的。

小说《小小的旅途》，是写“我”在从常德去汉口的小火轮上的所见所闻。在那里，一切都是拥挤的、纷乱的、污秽的、庸俗的。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式厕所里面粪蛆的骚动，蜷伏……”这小火轮上的一切，其实是可以当作旧中国畸形社会病态人生的一个缩影来看的。这正是作家前期创作中描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类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一切愚昧、落后、野蛮、残杀的社会生活图画。这些作品的可贵在于尖锐地提出并揭露了畸形社会中的严重问题，为旧中国的畸形面作了真实的写照。

写照之一，是反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镇压的。

小说《船上》，揭露了外国船主趾高气扬、作威作福，肆意欺压中国乘客的丑恶嘴脸。小说《珍珠耳坠子》，揭露了店主无端诬陷、凌辱学徒的可耻行径。戏剧《绅士的请客》，讽刺了地主的虚伪、吝啬。小说《便宜货》，揭露反动军官玩弄、糟蹋妇女的腐朽灵魂。小说《坟》，通过一个为民众的先烈遇难、同情者被逮捕、坟场变为咖啡馆和跳舞场的典型场景，极为浓缩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青年革命者遇难后，四个目击这一惨案的工人，躲过警察的监视，把这个青年革命者的尸体偷偷地埋入地下，筑起了坟墓。为了表示纪念，他们在坟前竖起木牌，上写“××××八月十三日遇难的”。

这四个工人每天都到坟上来凭吊。过了几天，来了一队警察，拔掉木牌，抓走了这四个工人。于是，孤零零地只剩着一个土堆的坟。“不久，有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咖啡馆兼跳舞场，便巍巍然建筑在那个土堆的，已经在满着荆棘的坟上。坟就永远消灭了。”这讽刺和揭露是具有相当深度的。是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就是这样：他们勾结封建地主势力和反动派，先把中国大地变为屠场、坟场，残酷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然后又变屠场、坟场为歌舞场、咖啡馆，在烈士的白骨堆上建筑起冒险家们的乐园。

写照之二，是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毒害的。

小说《两个妇人》，写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不知道受害的根源，反而终日自怨自艾。小县城两个缠足的旧式妇人，被丈夫遗弃后，过着凄凉寂寞的生活。她们明明是封建宗法制度下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可是她们却把被弃的原因归之于“一对小脚”。她们叹息说：“唉，只要不因为这双脚，我们决不是现在的情形……”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小说《他和他的家》，写封建宗法制度不仅毒化了老年一代，而且还严重地戕害着少年一代。一个接受了反封建思想的青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封建家庭。他发现那里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和从前一样。父亲依旧那么保守、顽固。这使他很失望。离开时，他决意把年幼的弟弟从这个象铁屋子一样死气沉沉的家庭带走，却不料遭到弟弟的拒绝：“我要问爸爸，爸爸说可以，我就和你去。”不然，“那是不孝呢。我要孝顺爸爸。”封建传统思想是怎样可怕地在腐蚀着这个少年人的心灵呵！小说《械斗》，写两个村子的村民，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下，互相残杀。一次械斗，两个村子白白地牺牲了几十条人命。

写照之三，是揭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国民性”的堕落的。

小说《傻子》，通过乡村中一个纯朴、诚实的青年乞丐被人谋害的悲惨故事，表现出人心日下和对于别人命运的冷漠态度。一个青年乞丐，经常用他的真的心愿和劳力，去帮助别人做些好事。如果别人出于喜欢、慷慨，或出于怜悯，给他一点点施舍和酬谢，他总是感到很满足。如果别人白白的承受了他的好处，他也不去争、不抱怨，并且还继续用他的心愿和劳力，去给那些肯让他帮忙的人。在那个畸形社会里，这一切被人们视为可笑的举动，那个青年乞丐就因此被人叫做“傻子”。有一次他发现一起情杀案，这件事使他非常吃惊又非常害怕。他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地保，谁知地保是案犯的亲戚，第二天深夜，他就被人杀害了。这乡村里的人们，对于这青年乞丐的死，一瞬间虽然曾现出诧异，但是长久的却是冷淡的漠视，并且很快地就完全把他忘记了。以后间或有人在闲谈中还提起他，那仅仅因为把他作为开心的材料。小说《活珠子》，通过一个“老实，谨慎，并且还带点傻气”的中年泥水匠被人残杀的故事，表现了在封建迷信思想毒害下，人们的残忍、愚昧以及麻木的精神状态。一个中年泥水匠，从小生就一个“非常之扁的头，扁得更甚于鸭子的扁脑壳”。这本来是属于生理上的一种缺陷，但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旧中国，他被视为异端。因为这扁头，他时常受人歧视、捉弄，就连小孩子也欺侮他。也因为这扁头，没有一个女人肯嫁给他做老婆。一次，在他的伙友中又传出了游方道士的胡诌，说什么“扁头里面有颗活珠子”，谁得了它，“在人间会富贵，想什么就是什么，并且愿意修道，成神仙也行”。就在这种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的支配之下，他的两个一心想发横财的伙友，居然在一个深夜里残忍地破开了他的脑壳。当他的死讯传到伙友中间，虽然也“曾响起象吹吐烟丝一般的叹气”，但许多人所关注的倒是那颗“活珠子”的下落。大家不约而同的惊诧的叫：“那末，活珠子

一定给什么人拿走了！”“在叫声中，大家的眼光又交视着，彼此现出一种飘飘然之感。”不久，就散开，各人干着自己的活。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戏剧《瓦匠之家》，通过一个丫环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小市民的庸俗和麻木不仁。瓦匠夫妇的独生女在阔老家里当丫环。她发现阔老对她居心不良。她不能忍受这种被侮辱的生活，逃回家里，向父母诉说自己的痛苦，但得到的是失望。父亲是个醉汉，每天除了喝酒以外，什么都不管。他对女儿的哭诉无动于衷，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反而嬉皮笑脸的要女儿给他几个铜子儿喝酒去。母亲呢，是个赌徒，而且见钱眼开，明明知道女儿处在危险的境地，但是，为了能讨得阔老的几个赏钱，硬逼着女儿回到阔老家里去。这不是分明把亲身闺女往火坑里推吗！

写照之四，是从病态人物的变态心理去写出社会的畸形的。

小说《酒癡》，写封建文人在新时代的苦闷。他在科场里遭人暗算而落第，因此抱憾终身。到了新时代里，他的态度也没有一些改变，仍然是那样失意落魄和自暴自弃。他每天以酒浇愁，醒时，是忠厚长者；醉时，是封建暴君，前后判若两人。作品通过酒癡的变态心理，以折光的形式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象酒癡这样的封建文人，革命不仅没有能改造他，甚至也没有能触动他。小说《杨修》和《黎蒂》，都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惆怅和痛苦心情的。前者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愤世嫉俗。他对一切都不满，可是又没有明确的理想。他性格孤僻，喜怒无常，有时陶醉在自己的画境中，幻想什么“梦的归来”。后来，突然失踪，据说是到“广东，革自己的命”去了。后者表现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孤芳自赏和自暴自弃。一个年青、美丽，又有丰富学识的女子，终年过着漂泊者的生活。她认定“没有一个女子曾独立过”，“为了寻求某种生活，忽而欢乐，忽而

又沉郁”。在她沉默的时候，她看到的宇宙是一片茫茫的沙漠，没有春天，没有所谓同情和爱；在她倨傲地笑着的时候，她又忘却了一切丑陋、愚蠢、无聊和人类的卑劣，以及自己所有的不幸，甚至沉醉在已逝的美梦中。她在某个地方住了两个月或者两星期，就感到陈旧、厌烦。同样，她对于友谊也是如此，日子一久，她便感到感情的疲倦。于是她终年到处漂泊、流浪，以此打发她的岁月。这两篇小说，通过两个青年惆怅、痛苦心情的描绘，反映了旧社会的虚伪、腐败、黑暗，和由此产生的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

上述这些作品，就其反映和概括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是不一的，艺术上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深刻，有较大的典型性；有的比较一般；有的则较肤浅，甚至仅停留在社会现象的表面。这些都说明，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待前进。同时，就作家只看到社会人生的畸形、病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社会人生的积极、健康的一面；只反映社会的黑暗、愚昧、落后面，没有反映社会前进运动中革命力量等而言，也说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和不足。特别是由于作家未能把这形形色色的丑恶的、畸形现象归结为反动统治奴役的结果，而只是作就事论事的处理，更限制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在这里，有必要具体考察一下戏剧《资本家》和《幽灵》。就题材而论，一个写的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一个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反迫害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家也是这样做的。在《资本家》中，作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资本家背后的国家政权、反动法律，暴露了国家机器（警察、法律）都是为资本统治服务的本质，就这点而言，作品是深刻的；《幽灵》写了被折磨致死的工人、兵士、诗人、著作家、舞女、乞丐等。他们被迫害致死了，但死不瞑目，在阴间要团结起

来，共同从事“一个纯洁的，真正的，对于一切不平的反抗”。在这个剧作里，作家所概括的生活面是相当广阔的，几乎包括了旧中国遭受迫害的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从上述意义来说，这两个作品本来是可以处理成为相当惊心动魄的优秀之作的。然而，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显然还不能充分挖掘出这两个题材所赋予的深刻内涵。在《资本家》里，我们看到，冲突主要在两个资本家、工头同坏资本家之间展开，真正的主人——工人群众却放在幕后，还把工头处理成为工人的代表。这一切都表明作家尚缺乏阶级观点，未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处理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容易给人以这样的错觉：资本家富成谷之所以“坏”，主要是他为富不仁，属个人品质问题。因而，作品虽写了反动的法律、警察对这个资本家的支持，但又宣扬了一个错误观点，以为这个坏资本家如果能象另一个“好”的资本家瞿温之那样“知足”、“想到为我们增加或创造物质享受的那些贫苦的工人”，同工人“同心”，“相安”，“发生了感情”，罢工斗争就不会发生，工人也就能生活得不错。很显然，这并不是对现实阶级关系的正确描述，反而把国家政权（警察、法律）、阶级（资本家、工人）之间的关系搞模糊了。事实上，资本家之所以坏，并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法律是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资本的贪得无厌、金钱的万能，驱使资本家行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知足”的资本家，也不存在法律、警察坏，而资本家阶级却能发善心的国家。在这些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作家的消极影响。同样，《幽灵》中图谋反抗的“幽灵”，也不认识迫害他们致死的真正敌人是谁，也不懂得他们致死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而笼统地说什么他们的敌人是“为了自私满足”的抽象的恶势力，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是“不自由”。所以，他们反抗的目的是为了争“自由”，变“不平”为“平等”。

很显然，这暴露了作家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不能解释复杂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现象。正因为作家无力对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全剧用象征的手法写成也是必然的了。同时，就其把手段（自由）当成目的，颠倒社会存在与思想意识的关系来看，也同样反映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作家的侵袭。

《幽灵》写了各阶级、各阶层受苦难的人们要从事争“自由”的斗争，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其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争得应该以人民大众的共同自由为前提条件。但作家当时显然还不理解这一点。诚然，诗人的幽灵在那里念：“人间筑满茅厕，粪蛆将占领了世界，你，倨傲之诗人，远去，惟海水能与心琴谐和。”洁白的个人与腐烂了的社会环境相对立在这里揭露得很鲜明。他还称与工人、兵士等人民群众相遇之时为“我最幸福的日子”，但这不过是电光一闪，稍纵即逝，并未把改造“茅厕”作为自己的责任，作家也没有把这个思想的闪光作为主题的有机部分来处理。作家思想上的这个弱点，在处理个性解放这类题材中，表现得更为注目。

个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学中的一股巨大的思潮。这类题材曾风靡一时，胡也频也深受其影响。当时，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来，《玩偶之家》震惊一时，所以个性解放往往同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两位一体，这在当时当然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也是有其反封建的革命意义的，这里不能备述。我们知道，恩格斯称易卜生的杰作是挪威小市民具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的产物”。但是中国的小市民却与挪威的小市民不同，中国的小市民具有极浓厚的封建性，缺乏挪威小市民那种独立的性格和首创的精神，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易卜生那种现实主义的杰作。相反的，倒是立即蜕化为鸳鸯蝴蝶、才子婊子之类的东西，对

此，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过精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过易卜生的旗帜，呐喊过一阵，也瞬即败下阵来，茅盾、丁玲、郁达夫等人不少作品就反映了这种现实。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里，妇女的个性解放要求蜕变为“性”的放纵，由“性”的解放变为“性”的奴隶，从而把自己的身体商品化；丁玲的早期创作中，女性的恋爱自由与阶级关系的束缚占有重要的地位；郁达夫的《沉沦》等名作，“性”的解放的要求与苦闷成了艺术结构的中轴，淡淡的“爱国主义”情思只占有从属的地位。我们知道，个性解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人性论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归结为人欲的满足，人们能够不受任何拘束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就是幸福，制造出人性、情感、自由等要求没有社会界限的幻想，而看不到最主要的一点，即人的这些要求受制约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因之，个性解放要求必然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被粉碎。这就决定了这些作品无例外地流露出低沉、感伤的情调，有时甚至是悲观主义的色调。相形之下，唯有鲁迅高人一筹，他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把易卜生主义的终点——娜拉走出家庭，作为他研究个性解放问题的起点，并通过《伤逝》贯彻了这个主题。胡也频关于个性解放、婚姻恋爱这类题材作品的创作，不同于鲁迅，大体上同茅盾、丁玲、郁达夫等人的创作站在同一条线上。只是他从“漂泊者”的“自在”立场出发，给这类题材的文学打上自己的创作个性烙印，这就是：个性解放的毁灭和对人类道德纯洁感的追求。

在这方面，戏剧《狂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对亲姊妹同时爱上一个音乐家。音乐家只钟情于妹妹，对姊姊则显得十分冷淡。姊姊精神上非常痛苦，以致神经错乱，成天如痴如狂。妹妹为了解脱姊姊的痛苦，决意牺牲自己的爱情。她写信给音乐

家拒绝他的追求。音乐家早就察觉妹妹的隐衷，因此反而更加爱她，对于姊姊则更加冷淡。姊姊因始终得不到音乐家的爱情，内心由失望而变成仇恨。一次姊姊在山上同音乐家相遇，用白刃刺杀了音乐家，随即也用这把白刃自杀。在这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个性解放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爱情应该专一的要求，这里变成了爱情的专制；爱情的排他性特质，这里变成了自私的个人占有，从而导致了骨肉、情人之间的互相仇杀。同类性质的作品还有小说《蔷薇——一个妇人的日记》等。

个性解放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了个人的毁灭，胡也频看到了这个现实，描绘、反映了这个现实，但他又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他在暴露这个现实的同时，又幻想能够解决这个现实矛盾，于是就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对人类道德纯洁感的追求的作品。在这方面，小说《黑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通过三角恋爱所造成的男女双方心灵上的损伤，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虚伪的恋爱观。一个青年画家，发现妻子另有所爱，思想上感到很痛苦。后来，虽然妻子改正了错误，画家也原谅了妻子。但是，这种隐隐的心上的痛苦，仍不时向画家袭来。他不断地想：“如果我的幸福是一块纯洁的白布，那错误便是这白布中的一个黑点！”“而且，他预感着，在他这一生心上，这黑点是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黑点了。”类似作品还有小说《苦刑》和《三颗爱的心》（亦即《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此外，小说《初恋的自白》，则是通过一个单身汉对少年时代和美丽的表妹青梅竹马的一段美好的回忆，表现了对纯洁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作家在这一时期写的情诗，也有不少是对于纯洁的爱情的讴歌。

在这些作品里，作家主张狂热的爱情必须受理智控制才能达到爱情上的专一、纯洁，既爱人又爱己。不然，人就会成为一时冲动的感情的奴隶，造成心灵上的“黑点”。这种主张，从道德

论领域来看当然无可非议，也朴素地反映着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观点。然而，他不懂得，道德标准是从社会存在中派生出来的，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因而，在那样一个阶级社会中，这种道德纯洁感，实际上只能存在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中。如果客观的环境没有得到改造，这种对道德纯洁感的追求，同样是一种“苦刑”：你专诚地爱对方，对方不爱你怎么办？问题又回到了《狂人》中接触到的问题，《狂人》所写的不就是一方要爱，一方不爱吗？是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都不是孤立的单个人的事，存在着一个与别人发生交往的关系，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阶级社会里，“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①。因此，对人类道德纯洁感的追求，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恋爱问题。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里，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这种矛盾才会消失。但这时的胡也频，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思想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创作上发生了危机。不少作品中低沉、感伤的调子，就是这种思想危机的反映。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都面临着“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革命如果不向前发展，作家就不可能继续前进。所以，作家的创作有待现实发展提供新的前景才能有所转机。时代则召唤着作家投入到革命实践的洪流中去。

三 “到莫斯科去”

“自在的”“从辛苦中来”“到辛苦中去”，经过实践的结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果，却是“往何处去”。这说明，单靠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在的”思想、立场，是不足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袭击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树立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世界观比什么都重要。从胡也频前期创作的情况看，恰恰是缺乏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世界观。这固然有主观原因，但是，在客观上，也有一个社会环境条件的问题。当时的北京，已经沦为死气沉沉、保守平庸的北京，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当猖獗。那里又是各派封建军阀龙争虎斗之地。其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已经移向南方。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的南下，客观上反映着时代的需要。作家要摆脱困境，首先得冲破这顽固保守的包围圈，并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先进力量取得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以便能感受到社会前进的步伐。但是，胡也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创作道路上出现曲折，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家所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文艺上的“为艺术而艺术”。

作家之所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然是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马克思在谈到蒲鲁东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危害时曾说，“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①。这是同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是“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②，从事高谈阔论的。前述《资本家》和《幽灵》这两个剧本表明，胡也频所受的影响，也恰恰是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这两点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严重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自由发展，新旧军阀的反动政府确是中国人民所要打倒的对象，这就是作家所以

^{①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受其影响的社会客观原因。但是，无政府主义代表的毕竟是小生产者的观点，他们在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下急剧破产，沦落到无产者行列；他们饱尝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苦难，但又幻想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恢复原有的天堂，因而它又是反动的。可作者当时还处于“自在的”阶段，他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压迫，但因为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所以不可能认识自己贫困的根源，也不可能认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落后的实质。这就是他受影响的主观思想原因。

与此相联系，在文艺思想上，作家还受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影响，并在创作实践上有所表现。这一点，小说《僵骸》具有代表性。

这篇作品，写一个医学博士，为一具女尸所陶醉，最后抛弃一切发明创造，与女尸同归于尽。一个医学博士、兼某医院的解剖科主任，以其“超人的脑力”，“精密的分析”，在解剖学上作出了“可惊的贡献”。“许多和他同时的学者自惭地佩服他，赞叹他。”他自己也雄心勃勃，立志在医学科学上放出异彩。有一次，他照例做他的解剖实验，当他发现躺在解剖架上的是一具年青美貌的女尸时，他被她所显露出的犹如“大理石雕像一般的赤裸裸的美”给镇服住了。他连连惊叹：“这样美！”“这样的一个人！”他因此而停止了解剖。他不愿用她做实验，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他感到要毁坏这样美的女尸，乃是一种罪恶。他由这具女尸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使我认识了生命，和宇宙间什么是最可宝贵的，以及一个人应当为什么生活，生活是怎样的意义……”他于是偷偷地把女尸搬进自己的卧室，从商店买来新衣和化妆品，把她打扮起来，成天陪伴着她，陶醉在同女尸热恋的生活中。不久，尸体腐烂了。他陷入了极度的悲戚之中。他吻着尸体，“用舌尖去舔着尸体里外溢的黄水”。最后，他和女尸一起腐烂，临

死前，他要求和女尸“归殓在一个棺材里”。

这篇小说，构思诡异，简直使人不能置信，无疑的，整个作品流露出“唯美”的倾向和神秘感。

同类性质的作品，除小说《秘密》、《雪白的鸚鵡》外，前期的一部分诗歌也有某些表现。诗人在有的诗篇里不仅表达了对死的追求，如“作死之羡慕”^①，获得“死之忠告”^②，以及“愿为死神的俘虏”^③，而且吐露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如“我想逃避这龌龊的活尸之围，遁入仙山，以碧草为褥，海风催眠……”^④，“我欣慰已离开人世，遨游于这异域，万丈迷濛之白雪，为我隔绝了一切罪与恶”^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受无政府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时，从作家主观上来说，是要把这两种思想作为反抗旧社会的武器而加以使用的。他企图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接受这两种思想是带着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的。这是一。其二，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大量丑恶的东西，使他十分愤慨。于是他就想去追求一种美，来同现实中的丑相对立。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积极的反抗意义。但是，那时的作家还没有看到改变现状的力量在哪里，所以，面对丑恶的现实，而又感到无能为力时，便想到艺术美中去寻求安乐窝。这实际上只能是逃避现实。从这一点来说，又具有消极意义。普列汉诺夫在论述欧洲文学史上出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时指出：“艺术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在他们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不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⑥又说，艺术家“过分注重

①《假使有个上帝》。

②《哀感》。

③《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④《悲》。

⑤《远遁》。

⑥《〈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第214页。

形式是对社会和政治漠不关心的结果”^①。这说明，即使象胡也频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当他还处在“自在”状态的时候，也难免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其三，作家接受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纲领、理论体系，而仅仅是反抗现状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作家是在寻求前进的道路时找错了路，一旦觉醒，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列宁有句名言：“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②我们恰好可以借用这句名言来说明作家：迷路时的作家就是低飞时的鹰。事实也正是这样，作家思想上、创作上充满着悲剧感和怀疑苦闷的时期，也就是作家认识社会现实趋向深化的时期。一九二八年发表的小说《往何处去》就是个生动的例证。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带有夫子自道的性质，作品中的无异君可说就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在这篇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影响的残余，说是“创作只是想创作罢了”，但这是针对着“市侩”的社会而发的，实质上，他是把创作的“基础”建立在“困苦的生活”上的，表示要“在困苦中细细的看出真的人生来，这就是我所以生活着的缘故了”。很显然，这是一种反抗旧社会的正确的创作态度。同时，这篇作品也流露着感伤的情调，小说从“把生活象纸灯吊在空中”开头，又在“发痴的，望着江中的水——是静悄悄的缓缓地流去。‘正象我的生命啊……’他失声的叫”中结束。这里又可看到怀疑主义的思想影响。但正如列宁所说，怀疑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梦的破产”^③，但有两种“怀疑论”，一种是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到趋炎附势、卑鄙齷齪、

①《〈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第225页。

②《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1页。

③《纪念赫尔岑》，《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第256页。

穷凶极恶的自由主义的转化形式，一种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① 赫尔岑就是经由怀疑论而同无政府的巴枯宁决裂的。胡也频的怀疑、悲观情调正与赫尔岑相似，属第二种转化形式。只是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赫尔岑与人民相距非常之远，因而未能转化成为社会主义者。胡也频则更进一步，由于他出身社会底层，始终是个“漂泊者”，加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及其影响，他不仅从“怀疑主义”而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决裂，并进而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里，我们有趣地看到：无政府主义是以怀疑一切著称的，但是胡也频却用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一切”怀疑起无政府主义本身来了；这也是一种事物发展中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之一例。一九二九年四月创作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标志着作家在创作上实现革命转换的开始。

一九三〇年五月，作家在为这部作品写的序言中明确地说：“在过去——一九二八年以前——的革命底运动中，我们的‘文学家’大半都站在超阶级以及超世界的立场上，把现代底十分膨胀的社会诸问题当做无所关心的事件，完全忽视这阶级斗争底社会的现实。这观念的错误，是暴露了受了资本主义影响及封建残余的艺术观，以为文学家是超乎一切，而这思想，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底生活的产物。”“对于我自己底以前的作品，也是深切地感到不满的”。这段话既是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回顾和探讨，也是对自己前期创作的自我批判和总结。应该说，他的剖析，无论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自己前期创作，都是切中要害的。在这篇序言里，作家还响亮地提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即，必须“完全弃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①《纪念赫尔岑》，《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第257页。

意识”。同时，还必须“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也就是说，要“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否则，“我们的新文学是无从产生的”。作家在序言的最后发出了热情的欢呼：“我们的无产者出现于我们的文坛，这是超于我对于我自己期望底一个热诚的期望！”整篇文章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

从前期创作到《到莫斯科去》，可以看出作家所走的道路，反映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历程。

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对于作家后期的革命转变，丁玲有极为真切的叙述：

也频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籍。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一九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一九三〇年写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一九三〇年也频到济南教书，便把他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从而得到年青人的热烈拥护。是的，他还不够成熟，时间还来不及使他成熟，但他坚定。也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了解了革命真理的时候，他是不会踌躇退缩的。……一九三〇年五月我们逃离济南，一回到上海，便参加了左联，冯雪峰便要他到左联举办的暑期学习班文学组讲课。后来他又参加了左联许多别的工作。……从这时起，他一心一意追求真理，不断实践，日夜忙碌……”

“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①

^①《胡也频》，本书第28、29页。

事实正是这样。后期的作家，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战斗的左翼作家。

随着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作家同无政府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作了决裂，在创作上出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主观强烈和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一般说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基本问题，就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因主客观关系的处理原则不一而形成不同的创作方法与流派；而写作手法问题，则是受制约于这一基本前提的。鲁迅说，“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①“借别人以叙自己”同“以自己推测别人”当是两种不尽相同的写作手法。胡也频的创作，“借别人以叙自己”者居多，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作家的个性特色。前期的创作是如此，后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则表现得更为充分。至于抒情成分在作家创作中居有突出地位，除这个因素外，还显然同作家的诗人气质有关，这里就不准备详细讨论了。《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代表。但是，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这两个作品又是各具特色的。

例如，《到莫斯科去》女主人公素裳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不同，它的主人公白华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看清安那其主义的真面目，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威力后，才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按照小说的描写，素裳本来是个天真、聪明，并具有“乡下姑娘的装束”的朴素的女性，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的与徐大齐悬殊，三年前怎么会同这个国民党的政客结合的？与施洵白相识后，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与徐大齐分道扬镳，这个转变性格的依据何在？凡此等

^①《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

等，在小说中都没有得到深刻有力的揭示。诚然，她对自己的贵妇人生活的厌倦，以及施洵白对她的教育，也是促成她去追求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厌倦贵妇人的生活也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她可能更自暴自弃，堕落下去；也可能另求新欢，填补空虚的灵魂；当然，也可能倾向革命。这种性格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似未得到作家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影响到人物性格的厚度与现实内容的丰富性，因此，她的转变就不能不带有理想化的成分。相比之下，白华的走向革命，却是经历了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严峻的斗争的考验，而且有过多次的反复与曲折，内心斗争很激烈，是在一系列事实的教育下，同安那其主义彻底决裂，坚决地转向布尔什维主义。这样，我们就从白华的转变中，看到了革命现实的强大的推动力，听到了时代发展的前进步伐，从而也就深化了她转变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使人们认识到，她的转变代表着进步青年必然的趋向。

又如，《到莫斯科去》是爱情驱使女主人公政治观的变化，《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政治观的一致，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素裳之所以能够冲破官僚家庭的樊笼，投奔革命，与其说是受到革命的影响，还不如说她在对爱情的追求中结识了一个革命者，从而促成她倾向革命来得更符合实际一些。在这里提一下素裳关于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的评价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这是个细节，但作者是把它作为揭示素裳性格的核心及其发展趋势来处理，并反映着作者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素裳对包法利夫人持否定态度，这自然是正确的，并预示着素裳将走与包法利夫人相反的道路。包法利夫人是不满平庸的市民社会和庸俗的丈夫而企图挤进浮华的上流社会，而素裳却相反，她要摆脱浮华的上流社会的政治角逐和反动政客的羁绊而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这自然是作者革命现实主义强有力的一面，但是，作家显

然没有看到，包法利夫人的堕落，个人固然有责任，但同时却是社会现实的罪恶，如果不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包法利夫人式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有其强有力的一面。但作家看不到这一点，他借素裳之口，否定女主人公堕落的同时也否定了福楼拜创作的意义，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使作家不能从更广阔的现实背景中去把握与塑造人物，而只侧重于书房的一角，从人物的议论、谈话去塑造人物，使情节的丰富性与社会内容的丰富性受到损失。白华与刘希坚开始相爱时，双方政治信仰分歧不大，随着刘希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分野明朗化了，于是彼此间感情上的波澜迭起，相处很别扭。当白华从一个安那其主义的信徒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战士，这对恋人才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语言。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的爱情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结果。但作者也没有因此在政治与爱情之间简单化地划上等号，作庸俗化的处理。作家为此安排了张铁英、王振伍等多角的感情纠葛关系，这在创作思想上虽还保留着当时的“革命+恋爱”公式的残余，但由于作家是按照阶级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革命原则加以处理的，因此，仍然富有新意。

又如，《到莫斯科去》现实主义的优点，是写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从人物心理活动反映社会运动前进的步伐。《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现实主义的优点，是社会性场面的描绘具有规模，作家的政治抒情强化了作品的倾向。如果说白华与施洵白的关系缺乏生动的情节性、动作性是个缺点的话，那末，徐大齐这条副线的安排却是小说的独到之处。正如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在徐大齐家，“书房和客厅简直是两个世界”。在客厅里，徐大齐和他的政客们在谈论党国大事，在进行政治角逐，这是浮华的上流社会在制造罪恶的逼真描写。这条副线与书房里白华与施洵白的关于革命问题的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华的许多心理活动，就是表现

她对这帮官僚政客の厌恶、唾弃，并且还同施洵白の远见卓识进行对比，从而反映出光明与黑暗の斗争这样一种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却不同，这里，细腻的心理描写为作家的政治抒情所代替，这些政治抒情是那樣的炽热，以致不少片断简直可以当作政治抒情诗或抒情散文来读。工人、市民、学生等的爱国运动则写得波澜壮阔，既有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又有精彩的特写镜头——大运动中的小细节——的穿插。诸如二十节所写的东四牌楼马路上，那个老太婆在潮水似的人群中发表激动人心的反帝演说；二十一节所写的公寓女掌柜，在反帝怒潮的教育下，在院子里火烧洋货的爱国举动等等，作品里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革命斗争的实践既直接构成作品的情节，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直接动力。叙述多于描写，表现了作家迫切要求投入实际斗争的意愿，只是，在艺术技巧上尚有待成熟。

又如，《到莫斯科去》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批判只是情节发展的穿插，并未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小说的主题也缺乏有机的联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对无政府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批判，是作品矛盾冲突的中心环节之一，它直接构成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有自我批判的意义。前者通过素裳参观公园画展，对象征派、印象派作品引起的不满意，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但是对于作品的主要冲突和主题表现来说，它只起到“间色”的作用，在艺术整体中只起到丰富色彩的作用。后者以五卅运动为背景，在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上，将共产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冲突作为整个故事的中心，而加以展开。作品通过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主张、策略思想以及实际工作等方面的尖锐对比，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背叛群众爱国运动的丑恶面目，用血的事实暴露了无政府主

义者的政治谎言，特别是通过白华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及其转变，有力地宣告了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的必然失败，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作品通过一对笃信“艺术是独立在空间的”作家夫妇，在五卅反帝怒潮中觉醒，冲出“象牙之塔”，用他们的整个身心和他们的笔，投身到民众反帝洪流中去的事实，生动而深刻地宣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破产。我们在前面曾说到过胡也频早期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的长处和局限。这对作家夫妇的描写，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反映了时代的前进和与此相联系的作家突破自己局限的道路。

又如，《到莫斯科去》是对前期创作中关于人类道德纯洁感追求的总结；只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解决道德问题、个性解放问题。《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对前期创作中社会性题材的总结：畸形社会和病态人生的总根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作家在前期创作中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描写和处理有关个性解放一类题材时，虽然看到了个性解放走向反面，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极端的自由，以及人们之间的互相残杀、自我毁灭，但并未能指出解决矛盾的道路。因而，他提出的道德纯洁感的主张，在现实矛盾的解决中也显得无能为力。此时则不同了，作家认识到个性解放和道德问题等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于是他赋予个性解放和道德以丰富的历史内容。作家在《到莫斯科去》中借素裳之口说道：“至少道德的观念是跟着思想而转变，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能从古至今只加一个道德的判断。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为根据，这正如一种新的爱情不能和旧的爱情一样。”这段话，在语言表达上虽有欠科学之处，但总的精神是对的；同样，作家此时也认识到个人“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个人的解放以社会的解放为条件。这样，无论是道德的纯洁感也好，个性解放也罢，都只有通过社会

的解放、革命的改造、历史的发展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实际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投身于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斗争。作家对于素裳的塑造正是这样做的：她与官僚家庭决裂并走向革命，把个人利益溶化在革命的集体利益之中，从而使个性解放、道德问题同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同样，作家前期创作中，对于社会性题材的描写和处理，尽管充满着强烈的爱憎，对旧社会丑恶现实的揭露甚至是比较尖锐的。但是，因为没有能够揭示出造成各种畸形面的根源，至于正面表现革命运动、革命力量的作品，象《四星期》那样，还只是个别现象。所以，这些作品终于不能指明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出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点，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这就揭露了畸形社会和病态人生的总根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样，作家就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接触到社会现实的本质，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根本改变旧中国畸形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

以上只是就这两部作品的革命现实主义问题，作一个粗略的对比和分析，而不是关于这两部作品的全面论述。事实很清楚，这两部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它们不仅在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具有划时期的意义，而且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当作家写下这句名言的时候，不过是强调作家应该用自己的真诚为被压迫、受苦难的人民大众说话，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文艺的使命”和“真意义”所在。后来，它更成为作家切身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坚决革命的誓言。是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只要作者是革命人，那末，“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

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①真正的革命文艺应该是从作者的生命和鲜血里流出来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是既真实又鼓舞人心的，那种渗水的作品是虚伪的，没有生命力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②胡也频这位年青的战斗的优秀的左翼作家，就是在旧中国最黑暗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许许多多革命烈士一起，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为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下了第一篇文章。他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的创作道路，对于今天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广大作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11月

^①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②《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第一辑

诗 歌

昨夜入梦

昨夜入梦，

的确是

坠落繁华之域。

只披着不堪蔽体的飘零单衣，

蜷伏在凛冽的朔风里——颤栗。

我见着象游蚁般的人们，——

间有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亲戚，

多谢他们都看我一眼，

但，但却不和我认识！

我依样在饥寒，悲号着行乞，

觉得心尖不住地跳跃，

筋肉起伏地敛缩，

自早晨直喊到晚上，

得不到烧饼半块，剩饭一粒！

我颤颤地，无力地

躺在繁华之域，

眼巴巴地望着浩荡的穹苍，
猛烈地悲愤，
静默地饮泣，
呵！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乞儿，
应被人们的摒弃，指斥。

1925年1月4日夜

原载1925年1月13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
周刊》第5号。

疯狂者的漫歌

一

我请求你，鼓动尽所有的诚恳来请求你，你，伟大的太阳，不要把灿烂的光辉照到地球，让我们这个奸诈的，虚伪的世界黑暗，黑暗，永远黑暗！

因为这黑暗，这黑暗可遮尽人间之奸诈的笑容，虚伪的哭态，一切之奸诈与虚伪都可借黑暗来遮掩，蒙混，永永不至于给我这个疯狂者呵——瞧见！

要是“不！”我希望你，沸腾尽所有的血脉来希望你，你，伟大的太阳，就要把焜耀的火焰喷到地球，把我们这个腐臭的，冷酷的世界燃烧，燃烧，猛烈燃烧！

因为这燃烧，这燃烧可除尽人间之腐臭的氓众，冷酷的贼徒，一切之腐臭与冷酷都可借燃烧来除掉，毁灭，永永不至于给我这个疯狂者呵——瞧见！

要是“也不！”我忠告你，倾吐尽所有的热忱来忠告你，你，伟大的太阳，珍惜你之宝贵的光芒吧，休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容纳你的温暖和光明呵！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所企望的，乃是锋锐的杀人的家伙，美丽的骗人的面具，一切之冷酷，奸诈，狰狞，

残忍，和凶暴！我们所唾弃的，所厌恶的，却是你之温暖和光明！

啊，我祷祝你，奏着无尽之悲愤的音乐来祷祝你，你，伟大的太阳，珍惜你之宝贵的温暖和光明吧！珍惜你之温暖和光明吧……

1925年3月23日 北京

原载1925年4月14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7号。

我是铁锚山上的大王

我是铁锚山上的大王，
著名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我每天都得吃几副人的心肝，
因为我正害着险暴的奇怪的病。

如果隔一天不曾有人的心肝下酒，
我的恶病便发作了：
比夏日还要炎炽的烈火在心头燃烧，弥漫，
我的灵魂就象狰狞的魔鬼般在悲风里怒吼。

但是这种病并不是我生来便有的，
是在五年的一个秋夜里得来的，
那时候我是怎样的狂跳着，乱奔着，
从绝顶悲恸的哭泣而现着严冷的凶残的笑：

我在斑斑血清里见着只剩半个脑壳的母亲，
妹妹和嫂嫂的下半身都赤裸裸的被奸杀在床下，
姊姊是狠狠的露着舌头吊死在净室里，

从奄奄一息的父亲嘴里知道我的哥哥被兵爷们绑去了……

唉！经这一番的不幸我是完全变样了：
高粱米不去收，大白菜也不去种，
只是疯颠地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件事，
于是我不久便入了铁锚山的伙。

现在我是铁锚山上的大王了，
著名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而且还害着险暴的奇怪的病，
每天都要吃几副炒得脆脆的人的心肝。

1926年3月13日 北京

原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副刊》。

誓

尽我手足之本能的力，
舞蹈于粉脸，灯光，花影，
并唱那淫靡的婉变之歌，
如屈辱的妓女酬酢逛客。

迨到人静夜深，灯花俱灭，
在黑暗的旷野，我痛哭了，——
终因落叶的谐和，
又跑上墓巅，仰天狂笑！

如此的沉沦在人间深处，
（是多么该死的！）
却留恋着已被毁灭的梦，
看春去秋来，以血继泪！

既温柔地探手到黑夜，
得来的，全是死尸，粪蛆；
当无用热烈的虔诚的心，
希冀我眼光的明澈。

“愿蛇蝎之毒洒遍蔷薇，
让无赖之徒去满足其欢乐，
倒毙在我得意的眼底！”
但我已捏碎了这愤怒。

一切的呻吟终是卑怯，
我赞颂临死还奋愤的勇兽。
永远屈辱在粉脸，灯光，花影，
这沉重的悲哀，我将放浪而决绝！

1926年5月作于上海永贵里

原载1926年12月2日《晨报副刊》。

死 狱 之 中

在死狱之中，不知春去秋来，
更不见光明之天宇，
只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之骷髅，
隔绝了世上的一切。

除了眼泪的隐约，
惟有瓦缝的一线阳光，
怯怯地来到冷墙角底，
探望那瘦瘦的数双污脚。

如此可怖的空间，
充满着无边的黑暗，
与禁卒的叱咤，巡官的冷笑，
战栗了深沉的叹息。

吁，欲死不得之囚徒，
永不能将其悲哀，
染那屋上飘泊的白云，
飞到江心，倾给流水。

要击破这如死的沉寂，
我亦奋力而攘臂；
但终须绝望地疲乏了，
以无奈的忍耐慰藉悲愤！

1926年7月作于上海永贵里

原载1927年8月12日《晨报副刊》。

恐怖的夜

狂风吼后的空间，
长鸣的蟋蟀也寂然了，
黑暗沉沉地笼罩万物，
隔绝了芒芒的星的闪烁。

望不见白墙，柳树，——
与玉泉山上的塔尖；
惟有无穷的空虚展布，
如缥缈的死音送给人类。

桐叶在瓦端作响，
遥应远处的枪声，
乌鸦遂离巢了，
将惨厉之声音点缀静寂。

我从深梦里惊醒，
朦胧地望着窗外：
天地已混成一色了——
深沉，颤栗，何处有余风在叹气。

1926年8月写于常德

原载1926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

别 曼 伽

我站在船头，
凝望荡漾的湘水，
任“大地垂沉”，“人声鼎沸”，
唯你的影儿在眼前隐现。

啊！幸福之梦成了这一片秋色，
我苦忆沪滨的草圃，
当蔷薇吐着芳香的时候，
该和你随星光而俱灭。

如今是担忧船身的窄小，
将禁不起我离愁的重载，
过去的甜蜜，懊恼，
与无穷的希望之徬徨。

我低声说：“我的爱！”
眼睛因此潮湿了，
脚部因此热烈了，
但不闻你的回答。

听浅堵上的芦苇低吟，
疑是你潜来的脚步，
我狂欢着深深的吻痕，
可添一个在你唇边。

柳儿带着嘲弄在堤边飘舞，
（是多么欺人的放肆呵！）
因此失望如巨兽奔来，
霸占我无限的空虚。

你秀媚的眼光灿烂在黑暗里，
并艳冶我既悴的心花，
你那时温柔的微笑，
便无意的眼波，今也“何堪回首”了！

呵！强暴的岁月，
悄悄地抢去宇宙的宝藏，
我俩仅有的青春之美，
留下一切狼藉之痕。

我能如狂狮怒吼，野鸟长鸣，
却无力细诉缠绵的哀怨。
呵，“永远”是白云的飘忽，
我但能静等生命的流。

可怖的灰色已在前途酝酿，

隐着高邱坟墓的安排，
远了，美丽的人儿之裙裾，
与浮在水上的残叶。

1926年10月

原载1926年10月28日《晨报副刊》。

歌

呵，小草之颠沛，
满足了狂风的快乐，
羊儿在旁边得意了，
是上帝的一点意思吧。

我呢，有明彻的眼光，
仅成泪儿的良友，
一切无穷的冲突，
使我的美丽变色了。

我不愿为自己憔悴，
却难免痛哭于邱墓之旁，
看“浮云流水”“沧海桑田”，
谐和白树的萧瑟。

我的生命是随处飞跃而浪费，
有时因太疲乏，觉得可惜了，
便游于深谷，吻芝草之香，
细辨野花的颜色。

但失恋的孤雁长啼在夜里，
或猫儿因贪欢而追逐，
震动人们一样的笑声，
我的灵魂复沉郁了。

呵！不可救药的我之心灵，
（是何等的垂危了呵！）
偏作不量力的勇敢，
解剖大自然的秘密。

我如负伤的勇兽，
抱耻辱踞坐山巅，
终弃掉愤怒，羞惭，与梦想了，
只深深叹息这伤痕！

1926年10月

原载1926年10月30日《晨报副刊》。

给 懋 琳

“飘泊的不死的岁月，
扫尽宇宙间所有的美丽，
留下了败墓，渠沟，与碧血给诗人！”
是以我们如骡子负了重载。

我已疲乏了，在沙滩的一隈，
抚伤痕而深深叹息——
“何不随浪花翔舞到云端？”
惜夫！我的心尚未绝一丝依恋。

你呢，谐和着悲哀，我的好友，
也痛哭在凄清的深夜里，
做着平常人应有之梦，
终难得一丑笨女人来证实生活之意义。

“将白兰地麻死去灵魂吧！”
消瘦的你，斜睇时使我心碎。
吁！人们永远徘徊在黄金，女人，茅厕；
我们啊，看镜里的影儿慢慢地憔悴！

1926年10月26日夜

原载1926年11月3日《晨报副刊》。

温 柔

你坐在荷花池畔的草地上，
将清脆的歌声流荡到花香里，
并诱惑我安静的心儿，
象缥缈的白云引着月亮。

你倦了，以明媚的眼光睨我，
又斜过你含笑的脸儿，
如春阳里雪捏的美人，
软软的须要持撑。

我偷望远处的飘忽袖影，
灿烂在树上的艳冶阳光，……
你的发儿已散漫到我的胸前了，
并语我：那鸭群戏水是无意思。

哦！当你单独的走过绿荫，
那流泉岩畔的芷草，路旁的玫瑰，
与藕香亭下的百合，都羞怯了，
我不能唱着歌儿描你的美丽。

1926年10月北京

原载1926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

无消息的梦

吹灭了灯儿，
希望墨样之颜色，
从窗外荡来，
给我梦之消息。

“我爱……”

唉！我回忆了：
在秋阳里，以我含泪的浪波，
呆望你临风飘去之短发。

见这往时之憧憬，
我疑是梦已来临，
急张开无力之臂膀，
黑暗与空虚，遂填满了怀抱。

“将我吻过之蔷薇，
佩在你洁白的胸上！”
呵，我想慕这美梦，
但一夜是凄风苦雨，落叶萧瑟！

1926年10月于北京

原载1927年8月16日《晨报副刊》。

忆 梦 苇

轰轰的炮仗响彻在空间，
给我无限乡思的哀戚，
想起你是无家可归的人，——
“来，梦苇！让我们共度这除夕。”

你沉默在黯淡的灯影里，
我狂笑复痛唱无节拍之歌，
且在一片枯荷花上，写了——
“梦苇！小苹祝你新年康健！”

你将荷瓣挂在梅花枝上，
多情的泪光隐在你的微笑里，——
呵，仅这一点点的真挚友情，
如暴阳里的残雪，已难寻其脚踪！

我能细想落叶翻飞，海水呜咽，
却不堪一念你的命运：——
你现在是长眠在地下了，
我呢，将温柔的眼泪慰藉于空虚！

1926年10月 同懋琳看你坟墓回来的夜
原载1926年12月25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07期。

离 情

一切安静，因长波滚滚而扰乱了，
但我的心，仍孤寂如泥中之柳絮，
无能如飘泊的白云，
飞过君山，深吻沅江之水。

静听那闲人的笙箫之音，
频添了几许哀怨，
无意思地陡然仰首，
那远处的斜坡，竟不是我之归路。

看隐约的孤雁之影，
翩跹于星光底下，
虽不知是否失群，
但其哀鸣，已响彻我心之深处。

如此旅路之寂寞，我独倚于舷上，
呆望那夜色，
芦苇、柳树和月影，
我忘记了疲倦。

1926年10月长江

录自《也频诗选》，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

洞庭湖上

激烈的愤怒之长风，
横扫这苍茫的湖面，
五百里的水波澎湃着，
徬徨了安静的鱼舟。

濛濛的灰色之雾，
将水天染成一色，
一切的固有变样了，
弥漫着拘挛与颤栗。

无数的浪花和雨珠飞舞，
如盲众的狂热之暴动，
逞其得意的欢乐，
向无抵抗的空间痛击。

隐隐的低弱之音，
在暴雨里流荡：
似渔父求援的呼喊，
似孤雁失恋的哀鸣。

1926年10月洞庭湖上

录自《也频诗选》，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

寄 曼 伽

你远在湘云深处，
除了梦，我无能去依傍，
只在寂寥的夜半，
我睡醒了，细想你的脸色之喜怒。

当远寺的钟声，（或是更鼓！）
敲破了如醉之幻境，
我看清了昏灯未灭，
眼泪遂奔跃了，应和那秋虫的悲咽。

我失眠于长夜，
听颤栗的雁声之悲哀，
恨无更多的泪，
痛哭这孤独，并为我思念之纪念。

呵，永逝之时光，
飘去你黑色之裙裾，
留下宇宙之灰色，
作我生活之衬衣。

曾因这惆怅，
我假定春光已来，
流丽满山谷，
在丁香花丛里，浮荡着你之笑意。

但凄凉之秋雨，
又如是恼人，
送来无限落叶的消息，
证明我的愿望之破灭！

我的璀璨之欢乐，
既如落花，被秋风吹散，
呵！何时得艳冶的春神，
将我的哀怨变成蔷薇，饰你的繁脚。

1926年11月于北京

原载1927年5月30日《晨报副刊》。

皮 靴

因我喜欢你，赭色的皮靴，
遂离你安静的精美的玻璃窗子，
同我疲惫不堪的脚儿，
饱尝那砂砾，污泥，和狗粪的污辱。

你叹息在寂寥的深夜里，
（或凄楚地低吟在沙滩上，）
我如听空山里面的花落，
感着无限秋天的萧瑟。

你的美丽慢慢地变样了，
使我不敢一瞥镜里的影儿，
只象哀怨的怜春的少女，
有难言的心事锁在眉尖。

我不愿你的伤痕密布，
曾将你休息于洞庭湖畔；
终担忧那强暴的狂风苦雨，
又携你随我飘泊。

当我从噩梦醒来，
亲切的，（除了脸上的泪儿，）
惟有你寂寂地依贴在床下，
似默感着同一命运而不胜怆悲！

吁！不可救药的我们的关系，
象尖尖的柳叶和柔软的柳枝：
在叶儿飘落到地上而残败时，
枝儿也在那凛冽的寒风里枯死了！

1926年11月

原载1926年11月24日《晨报副刊》。

公主墓前

薄弱的不暖的阳光，
斜照于枯枝之上，
将寥寥寂寂的树影，
拥护着孤伶的公主之墓。

野鸟随着凄凉的晚风吹来，
悲鸣于白云光里，
沉默的衰草遂颤栗着，
似表现其死的恐怖。

尊贵的建筑，今已颓败了，
只余剩红墙的惨色，碧瓦的黯淡。
与冷落荒凉的石人，石马，
任风雨消磨，游人怀古。

临近绝无人迹的苍野，
我低首徘徊于墓前！
如失恋者凭吊其所爱，
眼泪的热跃与脚底的黄叶谐和。

呵！一个渺茫世纪的过去，
留下了冷漠与沧桑，
无数异样的死之痕迹，
点缀这宇宙的空虚。

我，倨傲之人，囚伟大的上帝于脚底，
却无能漠视那顷刻之毁灭——
如处女般蔷薇的芳香，
和蔷薇般处女之美丽。

“骄傲的公主，笑吧，惟有你是安静的！”
但我不曾作如斯的羡慕。
只默想着将来的我之墓侧，
有一个哀怨的公主前来恹悲。

吁！冬夜的风，适尽枝头的残叶，
艳冶的春阳，溶化所有的积雪，
永无聪明的慈悯的天使，
来此人间，收拾这灰色的生之狼藉！

1926年11月23日北京

原载1927年5月25日《晨报副刊》。

沅江夜渡

不绝地缓流的江水，
从远处与清风联步徐来，
倩这寂寞的夜渡的片舟，
越过两岸的重重树影。

寥落的星光，闪于天角，
与灯光隐约地掩映在波中，
遂惹起鱼儿的误会，
得意地结队而来，张着小嘴。

在芦蒿的深处，
飘泊着小小的几点白色，
模糊于迷濛的夜色里，
认不清是布帆，是雁影。

明显的，惟有悠扬的舟子之歌，
谐和着橹声，水声，
点缀这静寂之夜，
并绵绵地缠绕在我耳边。

1926年12月24日夜

原载1927年1月17日《晨报副刊》。

雪 里 的 回 忆

雪花绵绵地落着，
遮住冬天的萧索，
并妆饰到我的庞儿，
似少女嘴唇之细腻。

在冷风里，我缓步于小径，
呆向竹林之深处寻思旧迹，
细细的发光与霞彩掩映，
我醉心于白色的裙裾之飘忽。

这严寒的温暖，
是少女的酥胸惊走一切冷气。
谢谢她多情的微笑，
灿烂我久郁不展的眉峰。

我的甜蜜，遂如急流之泉水，
从心底涌来，
以唇儿送到她嘴里，
有如清露滴沥在荷花瓣上。

她的眼睛分外地明媚了，
腮边荡漾着艳冶的蔷薇花片，
我狂欢地调和了所有颜色，
终未能描写这美丽。

呵，她的洁白之臂儿，
酷似这寒梅花下的积雪。
雪花终须给暖阳溶化，
她的冰肌却不因时光而消灭。

1926年12月长江船上

原载1927年2月16日《晨报副刊》。

寒夜的哀思

迷濛的淡白的月影，
邀着凛冽之夜气，
无语地步进窗来，
躲在我静寂的枕畔——

如此严冬之夜的寒，
冰冷我憔悴之颊，
但不停止我脉管里的跳动，
与热烈的泪之迸跃。

我的所爱，如逃命之游鸦，
全向炮火处狂飞，
永绝了，留下那徬徨的影子，
又来往在我心上。

是以我深望蛇蛟与虎豹结合，
占据这残破之人间，
踏碎诗人之傲骨，少女之酥胸，
免给同类者去侮辱而嘻笑！

我曾凝睇泉水之长泻，
痛哭世纪之衰败，
但尽我之聪明，
终难了解人类点首之意义。

说是同情么，在眼前伸来的手？
吁！魔鬼的殷勤，平常人的惯技，
随着我真挚的忠实潜来，
破坏我的一切美梦。

太滑稽了，猴子唱的小调——
是人们口头的友爱！
（如腊月里霉雨之缠绵，
搔扰了一切安静。）

于是我驰思海岛之清闲，
却曳着残旧的革履，
踉跄在繁华之城市，
黑发长染于百丈之灰尘。

逃避这无底的悲哀，
（正象瘦骡负着重载，）
努力我疲乏之脚步，
愈欲轻快，愈是迟慢。

在荆树之旁，我终于萎顿了，

如饿狼之垂毙，
灼闪绝望的火眼，
充满着愤怒和羞惭。

吁！被时代忘却的小人儿，
应如残雪，委之路隅？
我偏负这诗人的倨傲，
低吟：自然虽大，我的心灵更大！

痛哭这颠沛，与其作虔诚的祈祷，
我宁肯将希望埋葬在唇旁，
狂歌我心之深处的哀戚，
屹立江边，与缓流谐和。

当我徘徊在公主墓前，
凭吊那瘦残的满地黄叶，
决心于苦恼之解脱，
但因孤雁之哀鸣，又留恋那顷刻！

呵，生与死的冲突，
白云般飘泊在我心上，
无开始亦无终期，
只使我伤心这淡白月影之寒夜！

1926年12月北京

原载1927年2月12日《晨报副刊》。

秋 色*

悲哀的颜色，
笼罩着瘦削的树枝，
如既往的失意之梦影，
流荡在我心头，隐隐约约。

低低叹息在生之疲乏中，
我凝视于无数芦苇之颠沛，
呵，回忆旧情，
我的眼泪，如残叶上之坠露

凄凉的寂寞的秋风，
浮漾着我的青春之美丽——
恍惚地这回忆之迷茫的力，
毁灭了我所有之微笑。

我的悲哀，如江边的乌云，
随旋风卷入淡漠之斜辉，
染上脱叶的树枝，
现出黯澹的秋之颜色。

1926年12月作于鹿角

原载1927年5月28日《晨报副刊》。

* 这首诗曾重新发表于1928年8月17日《红与黑》第10号。

空 梦*

越过浅浅的竹篱，
我悄然来这园里，
潜步到丁香树下，
探访与我认识的青春。

在萧索的小径，
留着落英的余剩，
我茫然仰首，
四顾苍苍，惟有残叶在墙底叹息。

呵！死寂的秋之颓败，
既作了宇宙的披衫，
遂无艳冶的颜色，
伴我的希望，度过黑夜。

只有脚下狼藉的衰草，
带着凄楚之呻吟，
与孤独的不幸之命运，
展布在我的眼底。

* 这首诗在作家的手稿上原题为《落花梦》，共六节，发表时改为《空梦》，增加了第七、第八两节。

无限空虚，满足了永逝之美的追索；
因无处寻觅凋零的花片，
深印我共鸣之哀感，
随飘泊之雁羽，长染暮霭。

仅将我失路的心，
投入这绝迹的荒林，
让其同夜色流浪，
静听墓底之虫的哀音。

那纤纤的云中的燕子，
已不遨游这荒园，
却将其往日的细语，
如断弦之音，绕我耳畔。

我抱着徬徨的迷惘，
踟躕这深秋之苍茫，
终痴立在丁香树下，
将可爱的泪，替美花点缀枯枝。

1926年12月于北京

原载1928年8月15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8号。

惘然

在纤纤的毛样细雨里，
全不能感觉到光阴的飘忽，
只凝睇着远山上迷濛的灰雾，
任江水缓缓地推着轻舟。

从芦苇的深处，
飞来悲鸣的孤雁，
掠过我的眼前，
给我一个回首的犹豫。

记得是微波荡漾的朝曦，
又仿佛是静悄悄的星夜，
呵，可爱的温柔之美丽，
惟能在寻思里飘忽、游泳。

我的短发，能与雨丝缠绕，冷风嬉戏，
但无能系住这遨游的旅客之心，……
呵！明显地落在我脸上的，
不知是雨珠，是眼泪。

1926年12月15日新堤

原载1927年1月27日《晨报副刊》。

悲

以我瘦削的脚儿，
越道人间的沙漠，
呵，蜗牛在墙上努力，
我何敢笑其迟笨。

我有清澈的耳朵，
但只能听城市的闹声，
女人咒诅，骡子喘息，
消磨我官能之机敏。

我的所爱，既如古墓旁的灰尘，
却随着凛冽的夜风弥漫到空间，
飘泊到我的眼底，
阻塞我飞跃的心之去路。

我想逃避这龌龊的活尸之围，
遁入仙山，以碧草为褥，海风催眠，
呵，企望着洁白的少女之臂儿，
终须满足于无底之空梦！

那迷人的桃花色的希望，
诱惑我无知地走近墓侧，
看朝暾里面翔舞的游鸦，
始痛哭我的生命之停顿！

吁！当我潜步来到园里，
严风已密布着荒凉，
我无处寻蔷薇的花片，
更何堪向其枯枝，证我命运！

1926年12月26日于岳州

原载1927年1月26日《晨报副刊》。

海 船 上

无数黑毛的粗腿，
带来了初干的泞泥，
弃掉于舢板之上，
给往往来来的旅客去踹蹋。

满着胡须的黑脸，
不绝地在阳光里摆动，
并在其黄牙齿的唇边，
哼着歌儿，应和别种之扰乱。

我痴立在这活尸之围，
凝望无涯之天际，
深盼着海风奔来，
扫尽去奇奥之人气。

但只有妇人与孩子的呻吟，
老头子的咳嗽，
（如夏天之暴阳，）
充塞这庞大的空间之清静。

1926年12月于天津

原载1927年5月21日《晨报副刊》。

魔 鬼

无须火山崩裂，大地垂沉，
我的心已徬徨如小鹿，
迷路于黑暗之旷野里的小鹿，
当我发现你来了的时候。

你，奇殊之种类，我的仇人，
无颜色能描写你的脸相之凶暴；
你的鼻如奇峰，口如血盆，
无数脑壳，是你的颌下之项圈。

你的眼睛，烈火般的眼睛，
曾烧死无数灵魂与生命；
那些被你走过的街衢，
全留着弱小者之血迹。

你的脚踪，漂渺如梦，
但有无数含恨的魂魄跟随着，
你也乐得他们做从者，
显示你的暴虐之威力。

吁！可恶的怪物，
竟然也以你悠悠的狞笑，
来破灭我的梦之美丽，
在每个万籁寂寥的夜深。

见你来时，烦恼遂如蚂蚁了，
集聚在我创伤的心上：
似增加我的抵抗的气力，
又似乎因怕你的獠牙而赧赧。

“去吧，再进一步便是你的坟墓！”
我怒目的向你警告：
这声音如空山的暴雨之激彻，
曾战栗了天上的金星与庭前的古柏。

但你只微微地挠须，耸着肩膀，
现出你的雄勃与“伟大”。
且带着轻蔑的意思：
“你说的，只是小孩子的呓语！”

于是你张开铁臂，闪耀火眼，
跳着那野人之跳舞，
吼着狂欢的胜利之歌，
从迷濛的灯影里倏然消逝……

呵！到世纪的尽头，（我敢断定！）

啃尽了有灵魂的人类，
不死的魔鬼，你的残忍之心，
犹惆怅的想念着美女与诗人！

1926年末日于北京

原载1927年4月25日《晨报副刊》。

生活的麻木

不必因痛饮而沉醉，
我的感觉，已如泥中之残叶，
当这艳冶的春阳，
亦不觉空间的暖意。

在冥冥的长夜，
偶听孤雁的哀鸣，
（这声音曾颤栗了幽梦！）
但我的心扉，仍严闭如墓门。

终日是饱食而呆坐，
痴笨的眼光望着白壁，
和以单纯的低弱之鼾声，
偷渡了时光之飘逝！

呵，永远是疲乏，迟钝，
蛰居这空漠之小室，
如昏瞶的垂死之病人，
任风悲月朗，宇宙色变！

1927年3月于北京

原载1928年8月21日《红与黑》第11号。

生之不幸

二十年前，

（我永远诅咒那瞬刻！）

满足了上帝的一点意思，

铸成了我的今日之飘泊。

既做了此种动物，

又何独见异于同类？

未能向明月微笑，

或游泳于湖滨，追逐美女之素脚。

只有这弱小的心，

深印宇宙的灰色，

战栗于无底之黑夜，

使神魂飘荡于噩梦。

呵，重驮着如是悲苦之命运，

我已超乎骆驼之坚苦；

但一切之纷扰，

犹如时光，给我无穷之憔悴。

厌恶这人世，
我耽醉于虚无之仙境：
假眠在琼岛，伴静穆之树林，
听白鹤与泉流谐和……

终因这伟大的天地，
被污浊的弥漫之人瘴，
染成了悲哀的颜色，
显现着我的前路之茫茫。

吁，仅有的慰藉之幻想，
又变成了残叶，
带着死之启示，
永绝我的生命之春意。

是以我踟躅于苍野了，
叹息于颓败之墓侧，
我流泪于棺里的骷髅，
望其分担我的疲乏之重载！

1927年4月于北京

原载1928年8月28日《中央日报》副刊《红
与黑》第15号。

死 之 因

旋风击破松荫，
卷我平铺在草地之欢乐，
阔步地随秋远去了，
留下残痕，使泪儿为其妆饰。

我狂呼有幸福之人，
援助我补救这损失，
但除却猫头鹰之嘲笑，
宇宙依样是空漠。

黑夜亦乘机潜来，
遮断我最末的希望之光，
盘踞我周围，
使我迷失了前途与归路。

暴虐之苦恼，
遂放肆其威力，
统治了心灵，
证明我命运之塔的崩败。

为不愿春来人间，
我独萎靡于街旁，
故以疲乏之想象作美丽之梦，
但终因伤害而颠扑了。

呵，无厌的时光之大欲，
既吞没我永久之生意，
完了，无余剩之力，
痛饮我生命之泉的余滴！

1927年4月北京

原载1928年8月30日《中央日报》副刊
《红与黑》第17号。

爱神之降临

鸟语清脆，阳光明媚，
蔷薇花开遍幽谷，
和风送来了紫丁香之气味，
我无须如是浓郁的春之感觉。

亦不必洁白之裙裾，
与黄金色之长发，
飘忽于波纹漾漾之湖边，
散漫美之诱惑。

看见Michelagnolo之“虔敬”，
爱神便降临了，
且在我心之深处，
开始其抚摩。

为纪念这幸福，
缄默就是我之赞颂，
纵横惯了之笔杆儿，
更莫想表现那感动。

1927年4月于北京

原载1928年9月2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
与黑》第30号。

爱情与苦恼

上帝要人间热闹，
将我们去点缀，
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便常常遇见了。

你放纵着傲慢，
我捏死了懦怯，
冲突遂横在我们中间，
却成为彼此之关系。

或人曾因你痛哭，
或人曾因我欢笑，
但我们乃演戏给别人，
不是寻求自己的满足。

每至音乐最高之节奏，
我们的典礼告终了：
你除下面纱，我解开飘舞之裳，
作我们疲乏之叹息。

1927年4月北京

原载1927年5月23日《晨报副刊》。

假使有个上帝

假使有个上帝，
以其慈悲之心怜悯世人之惨痛，
我亦不愿得其同情之眼泪，
因我无能离开我之苦恼。

吟哦于将夜之海岸，
不是追怀落日，亦非赞叹星光，
乃我之年华和天色俱暮了，
竭余剩之疲乏，作死之羡慕。

1927年5月于北京

原载1927年8月19日《晨报副刊》。

痛哭之因果

我们抱头痛哭，
竭了眼泪之来源！
在这恍惚之片刻，
有如经历了无数世纪。

你因晕绝而颠扑，
如Venus塑像之倾败，
僵卧我麻木之脚旁，
奈我无力去持撑。

是因这颓丧之手臂，
无能再作狂热之拥抱，
仅以我潮湿之眼角，
微睨你如雨后梨花之面庞。

我无语，
你缄默，
呵，如是伤心之后的疲乏，
是心灵萎靡之明证。

我曾发誓：
任花好月明，
及秋风横扫落叶，
或魑魅即魅人心，
我们只为温爱而歌唱。

“勿忧，勿虑，
不管天上人间，
且看我频频欲动之眉梢，
我的眼睛并为你而明媚！”
这是你给我的生命之节奏。

但我们终须痛哭！
假使追究其原因，
与其归咎于命运，
我宁肯作人类之公敌，
愤恨这虚伪世界！

1927年5月北京

原载1928年9月11日《中央日报》

副刊《红与黑》第23号。

清晨之疲惫

揉开睡眼，黑夜已逃遁了，
阳光又开始其阔步，
从天边来到窗边，
终止牵牛花之贪睡。

木架上之葛萝，
瑟瑟的动着叶儿，
似嫉妒浅草会弯腰，
麻雀会歌唱。

隐约的琵琶之声，
起自邻家之深院，
宛如那窈窕之女郎，
弹她心中之欢曲。

欣幸大自然之神妙，
我亦欲吟一诗句，
鼓励了心思，
但无力赞美这清晨。

1927年6月于北京

原载1928年8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18号。

暴雨之来

旋风引来了狂乱的游鸦，
为暴雨的先导，
尘沙弥漫着，
是其威力的显示。

阳光被逼迫向树梢远遁，
如惊弓之野鸟，
乌云追踪而来，
欲吞没这世界。

树林现着恐怖，
发出畏难的呻吟，
雷声隐隐地震动，
却无意或得意的带点威吓。

宇宙变样了，如黑奴之面部。
在空间驰骤之电闪，
成了黑暗的无数裂痕，
又象是报告暴雨之来的时刻。

1927年8月北京

原载1927年8月12日《晨报副刊》。

青 天

阳光之流丽，
一切的树枝灿烂了，
泉水在悬崖上缓流，
婉约之歌声满于山谷。

和煦之微风，从天际飘来，
浅草遂含笑了，
野玫瑰亦卖弄其颜色，
似竞争温柔之拥抱。

净白之鸭群，
联步入溪边，
为追逐之游戏，
将无数水花，点缀空间。

默坐于柳荫深处，
抚既断之琴弦，
怀疑这万物向荣之宇宙，
因我之心中，尚无春来之消息。

原载1927年8月17日《晨报副刊》。

落雪之夜

习惯了孤寂，
能解剖失眠之神秘，
但我之岁月，
却不愿给苦恼做怀抱。

披满绵绵落着之雪缕，
我又寻欢于深夜了，
让可怖之寒气，
去盘踞那空室。

吻过洁白之裙裾，
释了眉上之重负，
看我镜里影儿，
是同灯光一样的灿烂。

呵，抱少女之纤腰，
作回旋跳舞，
音乐悉谐和了，
我亦为暂时之幸福而歌！

北京

原载1927年8月18日《晨报副刊》。

颠沛的人类

思慕平庸的幸福，
已深尝命运之苦味，
心因伤而益跳，
脸儿渐如秋叶。

明知是苦恼的诱惑，
仍贪图欢乐的侥幸，
遂把无意思的莺啼，
认为悲哀的同调。

从骷髅的预示，黄叶落地的证明，
吁，不堪救药的人儿，
尚恋留着苟且，
以为幽梦是信女，定来践约！

为忠实于企求，
不惜以眼泪作信仰，
辗转在深夜里，
心儿听失望之哀戚。

甚欲希望重来，
忘了青春的可爱，
以含愁的眼光，
看宇宙色变，秋夏转移。

不死的岁月，
遂以疾病渲染生命，
衰老也得意地窃笑：
“随你厌恶，咒诅，终须我来！”

使苦恼得到机隙，
饕食了灵魂的养料，
呵，此乃自甘萎靡于空梦，
将哀怨去嗟叹东风，应觉羞怯！

但人儿善原谅自己，
终把那苦痛，
疲乏与叹息，
去判决“上帝”乃罪人。

噫！利用时神的火塔，
埋葬一切大欲，
心灵可游泳于明月而清辉！
嗟乎！奈人间无此大智之豪杰！

1927年8月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6日《晨报副刊》。

新 秋

热风已随着
太阳的炎威逃亡，
留下无力的蝉鸣，
为下野之通电。

树林虽未变色，
但减少了夏时的浓荫，
叶儿在微风里飘扬，
欢喜空气的清爽。

天是高远了，
月光稍含着清凉，
萤火向草丛退怯，
欲投奔别一世界。

海棠从绿叶上结蒂，
渐如艳妆的少妇，
卖弄其姿色，单显示给玫瑰：
“你的青春过去了，让我来替代！”

猫与狗恢复了活泼，
各离家去作乐，
只有闲懒的人儿，
还觉得午时多少的疲倦。

异样的，是那蚊子，
反变本加厉，
似感着死之悲哀，
竭其猖獗，为灭族之前的奋斗。

北京

原载1927年9月3日《晨报副刊》。

长 风 曲

如月儿是黑夜之女王，
则长风乃空间之霸主，
虽不明其来去，
但无形而有声。

驾白云呵长征，
灰尘为其先导，
野鸟惊狂，红日失光，
越高山如平坦。

得树林或海浪的助威，
有如动天的虎啸！
椿与橡因之危惧，
农民忧茅屋之坍倒。

纵不计其起源，追其归宿，
仅一刻之生存，
万物皆变色，
诗人应歌颂其伟大，闪电妒其神速！

北京

原载1927年9月6日《晨报副刊》。

一尊想像

捐弃一切苦恼，
铸成了一尊想像，
是人间绝无的美女，
以香吻抚慰我苍白之颊。

我虽是生于山野，
听惯了狼群追逐，虎与豹的喊叫，
但她的小语，
在我心头，却有无限的重量。

哦，仅她的眉梢，
已是我整个的上帝，
我纵有蛮苗之秉性，
终受她眼光的洗礼，为温爱之信徒。

我欲挽夏夜之风，
或请幽谷中的泉滴，
为我歌颂这想像，
及因她而生的暂时之幸福！

北京

·原载1927年9月7日《晨报副刊》。

哀 感

啊，希望之光既如暮霭，
渐成为黑暗，
我何能去鼓励咽喉，
唱美丽的命运之歌。

疲乏于生之苦恼，
我萎靡了，
纵富有虎豹的想象，
亦须作死亡之梦。

该诅的是远逝的时光，
挽我的青春为同伴，
使我欲医治
这既往的世纪之苍老。

一切沉寂了，只有不温的泪，
为无限回忆的祭礼，
但原有之欢乐，
竟成了死之忠告！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8日《晨报副刊》。

劫

苦恼如樵父，
砍尽我青春的树，
我生遂成荒野，
旋风挽飞沙长住。

损失了枝桠，
纵使春光明媚，
亦难结成绿荫，
让爱情如燕子，结伴去寻凉。

呵，惨遭这巨变，
倘若我心从空梦里游倦归来，
眼见这永灭的伤害，
我如何去安慰其悲哀！

我正如啼鹃般哭泣，
哀怜这生命之焰的将暮，
但恨生成了野人之意志，
为疾苦之呻吟，终觉羞怯！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8日《晨报副刊》。

恨

我披发望天，
欲消散心头的扣郁，
见星光如媚眼，
反生了无限可伤之故事。

我曾握起笔儿，
欲写命运的招供，
及美梦何以逃亡，
但呵，终厌恶去判断这罪咎。

看惯了生之戏剧，
（媚笑和低泣的！）
我无须乎上帝的仁慈，
彼之心，亦犹如无用的言语。

我不惜所有的欢乐，
因欢乐乃苦恼之引导，
与其让泪滴成流，
毋宁以想象之力，建筑一可爱的坟墓。

我欲折园中的玫瑰，
及一切半开的花朵，
如绒毡般平铺在地上，
任马蹄践踏，粉如泥沙。

倘黑夜能长征，
我愿为小卒，
纵横于这宇宙，
屠灭世人之作伪！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12日《晨报副刊》。

有 感

呵，我的朋友，
昔日的困苦之磨炼者，
尽随去燕分飞，
开始其温和的梦。

只余剩我之孤独，
成为这古城的恋人，
经春蚕变茧，秋雁重来，
颤栗于驴夫之鞭声。

何时得命运死亡，疾病，或沉醉，
寻机恢复我本能之自由，
越高山与黑海，
采集宇宙之精华，为荒年之宝藏。

如今又深秋了，
蝉儿作最后的诉苦，
河水受死叶的点缀，
我仍徘徊于沙滩，心头满冬天之气象！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17日《晨报副刊》。

投 赠

你，所谓朋友，
何必如是多多。
且慢少许的行期，
让我来结束友谊的账。

在往昔的时光里，我们乃一伙伴，
记得不，至少曾一次相对着兴感？
那可珍的同情之眼色，
曾几时，全成为回忆的疮！

我纵欲缄默，
再听你假意的赞叹，
但心儿已在跳跃，
愤怒的，为虚伪之轻蔑。

因而我失掉温和，
如骄傲的野人之子，
唱突兀之歌，
举眼望无涯的天际。

请勿怪我，
但你亦无须负责，
因聪明的人，
向势利作揖，正是上帝的意旨！

我心已染遍人情之灰色，
终可忘却你之赐与。
呵，我往昔寂寞之伙友，
远去，愿荒疏你的惯技，甜蜜的语言！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19日《晨报副刊》。

无 题

死神之脚音何以如此其渺茫！
尽听风的狂啸，
看落日死亡于山后，
时光挟旧感前来。

可爱的青春，
已尽为徬徨的代价了，
但我的手儿依旧有力，
欲捏死生之苦恼。

流泪到脸上，
还可还命运的苦账，
奈我心满着愤怒，
悲哀失其处所。

呵！我其如无期的刑徒，
老毙于梦之监狱？
误尽了一切春光，
只偶尔的感幸福于载饮载歌之一瞬。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21日《晨报副刊》。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欲寻机取我远去，
则我的生命应是充实的，
爱情或是苦恼。

但在半死之黄昏里，
板桥在河上孤冷，
秋叶随风飘落，
我心却无力为其兴感。

亦不因花枝之招展而笑，
呵，永远是空虚，
如不忠实之友谊，
毫无悲与欢的证明。

我欲裂喉而歌，
用豪放或沉抑之音，
自白我的诚意：
死神呵，我愿为你的俘虏！

作于北京

原载1927年9月21日《晨报副刊》。

心 儿

你是宇宙间惟一的宝物，
但已被人们各自的渲染，
遂在上帝的座前，
亦不为忠实之客。

生活于繁华的世纪，
人们皆以你为竞争的工具，
发生了爱与怨的轳轳，
作为伤害之武器！

宛转的黄鹂之歌声，
已无能使你倾慕。
呵，只努力于权利之企图，
变成了无穷止的欲望之奴隶。

我愿得一神巫，
或是天之使者，
摘下这心儿如残花，
为腥臭的屠场之点缀。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24日《晨报副刊》。

路旁的草香

我欲语路旁的草香，
倘若喜欢我，
可取去我一切，
但莫引我入梦。

梦，美抑是丑，
我都不愿去尝试；
恶魔我害怕，
可爱的少女又含着许多伤感。

且同我来回缓步，
如我的想象中情侣。
能得到飘渺的香吻，
可不必那轻颦的笑。

到夜色伸张，
星儿将展眼羡慕：
“看这异类的爱恋，
嫦娥亦欲嫁给蝴蝶！”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26日《晨报副刊》。

静寂的夜

呵，那静寂的夜，当它来时，我便想仰天狂啸，或痛哭，给一些这如死之周围的生动，但啊，苦恼已饮尽我眼中之泪滴，忧愁又横锁在喉咙，于是我多感的心，成为俘虏了，被凉夜的强暴，随意去摆布！

我深盼有古庙的钟声，或是睡鸟惊梦的喊叫，以解我围，因我无法去消散这无垠寂寥的重压；大地沉着，天是黑的，树林如骷髅之军旅……

灯儿反由明而灭！

恐怖遂成饿客，吞没我所有丰富之想象，驱我到荒原，阴谷，战壕及坟墓，为落魄之人！是以我灵魂露出了颓败之迹！

我不畏火山崩裂，狼群与虎豹争强，或魔师亦无能感化的野盗之明火，却不得不承认：当我的心成为俘虏的时候，可怕的，乃静寂的夜！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27日《晨报副刊》。

九月六夜

吁，游行的凉夜，
其把我心头之火焰抹煞去，
我欲在今夜里，
冷眼看人们与我之友谊。

我不愿哭和笑，
全成为虚伪的妆饰，
同情之音初出喉咙，
即消灭于耳际，心儿更何须说！

我的所要乃死神与生命的关系，
秋随夏而来的忠实，
将一切之乐与苦，
为彼此灵魂之粮食。

我无须乎言语的赞叹，
多情的动作，
如巴黎的卖淫之女子，
无限的爱在口头。

但这人间，

（该毁灭的一切势利之大本营！）

所谓亲切的朋友，

尽为富贵与荣誉前来，见贫苦而怯。

是以我在今夜里，

欲冷眼看人们与我之友谊，

呵，游行的凉夜，

其抹煞我心头狂炽之火焰！

北 京

原载1927年9月28日《晨报副刊》。

给 爱*

从你如春光般飘去，
我的花园便变了景色：
蟋蟀唱秋天的曲子，
草坪为乌鸦的战场。

我终日无语如平沙之沉默，
我的狂笑与长吁，
亦无能避免那回忆的诱惑，
与消灭此长别之哀戚。

当恍惚地见你的影儿，
盼燕羽剪断我苦恼之束缚，
或弃我的笔儿去执枪儿，
是以泪眼睨天，星光黯澹。

* 这首诗曾重新发表于1927年10月18日《晨报副刊》，作者并有修改：第一节末行改为“黑夜拥松荫与草儿合睡”；第二节第三、四行改为“我之狂笑或长吁，亦无能避免那魂梦的诱惑”；第三节第三、四行改为“弃我的笔儿为你执鞭儿，是以泪眼睨天，星光却带点嘲笑”；第四节第一、二、三行改为“听呵，深秋之林的呻吟，鹧鸪亦战栗着翅膀，象是低诵我欢乐死后之遗嘱”。

每夜听深秋之林的呻吟，
宛如对我嘲讽，
低诵我欢乐死后之遗嘱，
但谁知我心头变迁之情绪！

我欲随黄昏远去，
寻觅你如梦之脚踪，
我愿如奴隶般跪在你的膝前，
求你解答我命运之疑问。

北 京

原载1927年10月1日《现代评论》第8卷第
147期。

求 恕

因我明白了过失，
遂成教徒，向你作忏悔的低首，
愿受你眼光的判决，
或泪泉之余滴的洗礼。

你务必相信：
在我孤寂时候，
苦恼又如土匪，
我心是其绑客。

倘若你怀疑，
星儿可为我作证：
度着漫漫长夜，
我疲倦之眼睛，永是你的随从。

你不妨发怒，
给我以吐沫的唾弃，
罚我在若干时日，
跪读你恋爱之训诰。

或者你俨然倨傲，
蔑视我的胆小，
还带点胜利的嘲笑！
“既有今日，何苦当初！”

总之，任凭你骄纵，
给我羞辱和警诫，
我都是你的忠仆，
极诚心地感激你的赐与。

但是你要温柔，
让我安静或狂乱地接吻；
得到你唇儿之余香，
就是我生命之存在的凭据。

假使我疯癫，
为了灵魂之火炎炽，
向你作醉态的表白，
你也千万不用装痴。

来！我的纯洁之爱，
不要躲避或迟延，
速用心脉的频跳，
合唱幸福之歌儿。

我这时已明白了过失，

是以向你忏悔：
无故的使你生气，
全是因我的鲁莽！

1927年10月北京

原载1927年12月2日《晨报副刊》。

秋 夜

凉风习习飘来，
但不见归燕之影。
寥落的星光散满天空，
闪耀间带点冷意。

树叶在黑暗中萧瑟，
如亡国之哀音，
乌鸦却误会为催眠，
遂由此入梦，不曾想到枯枝的景象。

蟋蟀在墙底低吟，
应和异类之虫声的啾唧，
已非盛暑时之激昂，
只无力如音乐之尾音。

于草儿凌乱的河边，
街头，斜坡及浅塘，
无萤火之出没，
与孩子因乘凉而乐的歌唱。

那军营之喇叭的悠扬，
车轮的辗转，
驴夫肆意的鞭声，
连盟着，为这凄寂之空间的颤栗。

乾坤似不易分开，
异样的，惟有远处那一片微红天色：
我不知在那里的人儿，
是如何消遣这秋夜。

北 京

原载1927年10月7日《晨报副刊》。

薄 暮

太阳弃其统治的世界，
灰色之云遂乘机而起，
从山后布满天空，
如无组织之流匪。

红霞忽露出头角，
攀攀到短树，颓垣，浅堵，
似欲占领到平原，
奈晚风见妒，逐其远去。

野鸟结队游行，
预言黑夜将来的压迫，
但长林正在欣狂，
忽略了这忠告。

蚊虫亦开始奔窜，
低吟那白昼既没的得意。
黄昏在树梢上踌躇，
为逃亡之预备。

在这万物变幻的一瞬，
充满神奇的颤动，
印到人们的心中，
是神话的隐约。

北 京

原载1927年10月13日《晨报副刊》。

自 白

凡人以“爱的忠仆”，
为少女之贡礼，
我只现唇边的微笑，
胜似甜蜜的言语。

呵，可爱的女神，
轻声你的脚步，
更不要任发儿乱飘，
使我心失去平静。

此去若临海，
我愿你裸体而浴，
令白鸥惊诧，月光羞赧，
碧波将变成爱情之潮。

你倦了，或故意陶醉，
把身体下沉，举手向天呼喊，
则我必奋勇如古代之骑士，
抱你纤腰，低唱生命之舞曲。

倘若浪花欲拥你远去，
要求为海上女王，
群岛可替我作证：
我是你永世尽忠之侍臣。

呵，慢点，勾引我心之天使，
让我暂停片刻，
我想向落霞的天边，
告诉你，那是我们爱情的别墅。

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14日《晨报副刊》。

凝 想

如苦恼不来此地，
我愿停步在这山头，
面前是一片平野，
左边有无力的残照。

虽没有迎风的森林，
但正合我的远眺，
达到眼光的无限，
将见到宇宙的建筑之源始。

纵不吻轻淡的花香，
做一个温和的梦，
这已够满足了，
听海潮的拥抱之声。

或幽谷中有成群的虎豹，
则我的欢乐欲狂，
将藉重风光，
广播我赞美英雄之诗意。

何况在这寂寥之境，
能隔绝女人的诱惑，
友谊如毒菌的伤害，
及骡子之喘气！

且把我独尊的情爱，
（人间共弃的废物！）
待晚风来时，
染遍霞光，为碧色之天的点缀。

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

疲 乏

为快乐而生，
终受苦恼的管辖，
我如贫穷之囚犯，
但已知人生之源的干涸。

徘徊于地狱之边界，
苦吟人类之命运，
虽不管春秋循环，
亦难逃夕阳与孤坟的载激。

呵，登山巅而远眺，
无穷的，乃骷髅，沙漠，
与昏醉于酒肉的人们，
如蚊虫之扰乱。

这人间已弥漫着竞争的烟火，
堵塞心灵之活动，
是以我的衰戚更加狂炽，
生命于希望里萎靡着。

北京

京载1927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

夏 午

和风绝了来路，
叶儿在枝头欲睡，
阳光占领着广大的空间，
如得胜之军旅。

狗儿躺在门边偷闲，
懒到街上去结伴，
惟有苍蝇在奔窜，
作无意识之忙乱。

在沉寂中颤响的，是单调的蝉鸣，
叫了一声，隔树的同类便一齐应和，
为热度之压迫的呼吁，
同时给人们多少清醒的意味。

偶而有一两只游鸦，
翱翔到天际，
以黑色之羽点缀碧空，
凑成这明亮的大自然之画稿。

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20日《晨报副刊》。

倘 若

倘若我心是一平冈，
我将建设诗神的坟座，
切大理石如花片，饰这周遭，
在傍晚时分，有残雷之声的颤响。

我每晚挽流萤同住，
如释迦之门徒，
当海潮之声来朝拜，我便顶礼或默诵：
“诗神呵，你是我悲哀的慈母！”

虽然，你不曾给我忠告，
但从你已往之启示，
我知道了，凉夜是空虚的，
人的友谊正如凉夜。

是以你万象的神思，
呵，诗神！请埋葬我这坟座，
同我的求生之欲与惆怅：
在这宇宙，将无留我俩的热情之踪迹！

作于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24日《晨报副刊》。

序 诗

我欲藉诗句以表现，
奈我心充满悲哀，
即在这恋爱之时，
亦无有这隐约之美的情绪。

因苦恼的伸张，
既灭之梦的复炽，
使我的狂歌或低吟，
全属于愤怒之音。

我何曾不追慕温柔，
流盼与微笑；
但生命之飘零，却如秋色，
盘踞我全部之心境。

我的思想，遂成大盗之山寨，
弥漫着血腥，白骨与野火，
是以我的诗句，
当恋爱之时，亦不见幸福之影。

1927年10月25日夜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21日《晨报副刊》。

一个时代

上帝以饿狼之心，
贻给人间的强暴，
弱者遂填于沟壑，
如夏天之雨般骤落。

刀枪因杀人而显贵，
法律乃权威之奴隶，
净地变了屠场，
但人尸难与猪羊比价。

树叶是经秋凋零，
人的生命正在青春，
却如同梦幻，
须受武器的尝试，为冥土之公民。

春秋虽顺序而来，
大自然不断地变迁，
奈空间已被恐怖所充塞，
人心如惊弓的小鸟，全战栗于危惧。

偶而听河水的缓流，
或风声飘过瓦端，
疑是兵士之皮靴的声响，
半夜惊起，徬徨如临宰之羊儿。

铁窗之冷狱于是热闹，
勇敢的青年与窃贼成伍，
监卒遇这罕有之客，
便得了极饱满的买卖。

社会等于足球，
在有力者的脚下旋滚，
似无人忧虑其崩毁，
这正是历史家可珍的时代。

假使有神明与阎王，
必用其公正，在天堂或地狱，
欢迎那英灵与冤魂，
开伟大之宴筵，痛饮，狂歌，向人间嘲笑！！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日《晨报副刊》。

远 遁

我梦见一僻静之区，
松荫如严密的卫士，
鹤在天空高鸣，
应和谷中之泉流的滴沥。

满着茸茸碧草的地上，
有数不尽的花儿，
微风悄悄地经过，
展动着，如爱美的女王之裙幅。

在竹林深处，
我安顿了灵魂的别墅，
且开欢乐之华筵，
爱神是其中的首座。

百鸟为我奏乐，
我低唱生命之舞曲，
树林互相低语，
幸福这罕有之盛会。

凭流星之光，
与天使徘徊在夜里，
我问他命运的铨谛，
他回答爱情与苦恼的奋斗。

我欣慰已离开人世，
遨游于这异域，
万丈迷蒙之白雪，
为我隔绝了一切罪与恶。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7日《晨报副刊》。

慰 籍

太阳应该落去了，
但还在树梢张望；
我也因留恋你，
又作这欲别的流盼。

呵，我的人，切莫如此缄默，
如石雕的公主，
可转过脸儿来，
你看那天边，晚霞已为我红脸。

请勿再骄纵，
蔑视这可珍的温爱，
倘若向Venus顶礼，
我的真情当得到垂怜的斜睇。

你若保守这固执，不受我热情的进贡，
恐怕我终久成为反叛，
如亡命之暴徒，
用唇儿为武器，抢劫你的甜蜜而去。

假使你肯微笑，
纵不是柔媚的轻颦，
我也满足了，
愿低声的叫你——万岁“我爱！”。

来，让我拿开你的手儿，
细看泪痕多少，
好等到拥抱时节，
为赔偿这风波之代价。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8日《晨报副刊》。

孤寂者之歌

——给一个作诗的亡友

秋风似有意，
吹灭了灯光，
黑夜遂伸张其势力，
到我床头，看守我的孤寂。

呵，在空虚中，
我细想虫声的各异，
时光蹑脚疾走，
新的岁月从远处追来。

纵有时入梦，
但只见古代的受伤骑士，
亡国帝王，
与荒山中忍饿之虎豹。

倘想到了温爱，
亦只限于鸟类，
以坚实之喙相吻，
翅膀为抚摩之工具。

虽曾经含笑的落日，
使我生偶然之感，
羡慕到多情王子，
但黄昏便喘气奔来，给我命运之忠告。

我不因生活而懦弱，
何以总觉得死是美丽？
胜似尊贵的皇后，
与浪漫柔媚之舞女。

人间共弃之孤寂，终久使我深刻，
仅心儿之上，
已包罗万象的存亡，
灵魂之光与地狱之火焰的交迸。

吁！无女人前来拥抱，
正合于冷眼看一切恋爱，
金钱的分量，
是轻颦之笑的代价。

即甜蜜的叫着“我爱”，或“爱人”，
现出嗔娇的模样，
终难免脂粉的掩饰，
心为肉欲所盘踞。

呵，凡人的倾拜者，所谓女人，

如有真情，何以不爱诗人的贫苦？
向虚华礼拜，
不惜青春之心的作孽！

我始终警戒，
为了温柔的诱惑。
当秋风吹灭了灯光，
孤寂更是我可亲之伴侣。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2日《晨报副刊》。

孤独的赐与

批评使我羞赧，赞扬更觉得肉麻，
我遂自甘落伍，
看人群呼拥而奔——
嬉笑着，互相为虚荣之标榜。

绝了访问之音，
却正合我的祷告；
与其作无意义之握手，
不如向天长望，或低语秋光。

在静寂中，
我幻想到虎豹接吻，
爱情与苦恼的轳轳，
宇宙是如何混合……

我遨游于缥缈，
如炼气之士，
不必举眼而眺，
已看尽世纪的始末。

为了清闲，
我可以轩然入梦：
飘过黑海，越过山巅，
徘徊于天国之边境。

凭一丝热诚，
我与诗神缓步于草莽，
听芦苇低吟，
便舞蹈而歌：愿与万物同化！

倘我愿意，
我能得想象之力，
采集那大自然的美妙，
在白昼或夜间，为孤独之点缀。

呵，因我无多孔之心，
与人们作褒贬的周旋，
或向权利顶礼，
是以我成为寂寞之王。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5日《晨报副刊》。

懒 情

我心充满惆怅，
与缥缈的可哀之感觉，
但无意持笔，
或涂颜色以表现。

不读书中的故事，
为生活的一种点缀，
亦不思低吟或高唱，
赞叹那时光的飘逝。

尽躲于小室之中，
如无忧之烟客，
带点恹恹睡意，
斜眼看天之远近。

即显然得了刺激，
黄叶向北风求恕，
但我的心灵，亦不因
秋天之死亡而兴感！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

秋 去 了

秋去了，留下满地黄叶，
如出殡者播散之钱纸，
刺激人以死的感觉，
青春之恋慕与凭吊。

太阳早改了淡妆，
俨然是秋之丧妇，
现凄凉之色，
温暖瘦枝，终如残照之无力。

因了时代的幸运，
北风遂如土匪，
无意似的，
向萧索之大自然，大肆其屠杀。

我本如疯者，
终始为生命的浪费，
但对这秋光死后之衰颓，
亦哀歌“草木之零落”！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

冲 突

我欲离叛诗神，
跳到虚荣的中心，
与生活之魔为伍，
演罪恶之剧。

或弃我笔儿去执枪儿，
纵横于平野，
向远去的牲畜或人群，
为射击之游戏。

倘我能够被选，
我亦愿站在黑胡同的一角，
涂脂粉以卖笑，
让人兽逞其大欲。

但当我冷静或兴奋的时候，
我心之灵，又因诗歌而狂放，
把忧郁眼光，
悲悯一切之堕落！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19日《晨报副刊》。

决 心

为了一点小利，
所谓亲切的知己，
竟不妨以无形之箭，
贯我心头，留永远之创伤。

我于此应看破友谊，
弃绝一切虚伪的共感，
勿令那刽子手之刀芒，
随甜蜜与诚恳之语言而闪。

倘因此感到寂寞，
我宁可向荒原默语，
或细玩悲哀以消闲，
不与人往来，免落其心的陷阱。

即火山之狂焰，
焚我身随风飘散，
但在我灵魂之宝库，
仍深藏绝友之愿望。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23日《晨报副刊》。

因我心未死

因我心未死，
复梦见这世纪的内幕：
技巧是无上的光荣，
恋爱须受金钱的抚摩。

衣冠楚楚之人儿，
全整容向权利作揖，
且不消一瞬的犹豫，
即能鄙视那万种贫困。

友谊等于死狗，
遗弃于荒邱之深壑；
唯有巧言与谄笑，
方是这人间之宝藏。

饱醉于物质之上，
吁，谁哀遍野死尸，遍地难民？
哭声与笑声混合，
我毒恶如是造成之人类。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25日《晨报副刊》。

夜 半

风在微嘶，
似叹息黄叶之飘落，
但不知巢里鸟儿，
是否在做着飞翔的梦。

眉月下野了，
星儿遂群起争强，
欲为同类中之首领，
将光芒显示到窗隙。

远处的狗吠，
隐隐的，互相响应，
使胆怯的人儿，
想到鬼与贼的故事。

眼前的景色，
如模糊之记忆，
不可摸捉的，
正是我初醒的困顿之心灵。

北京

原载1927年11月26日《晨报副刊》。

回 首

昔日我曾称雄，
独占园中的春色，
为了少女的浅笑，
折所有半开的花朵，为含情之报答。

现在我成了浪人，
供命运的驱使，
欲见故乡的景物，
惟有梦，或仰天惆怅。

岁月是死神的法宝，
我亦遭其捉弄，
向希望追逐，
挣得无数可哀之故事。

呵，在大地上奔波，
春秋为催老之工具，
头发白了，但心儿更空，
举世无可恋之痕迹。

原载1927年11月29日《晨报副刊》。

无知觉的生活

树叶在枝上变色，
河水由涨而涸，
呵，受这时光疾走的显示，
我心亦不曾兴感。

于纷扰之中，
心灵失了活动，
全不觉昼与夜的区别，
满眼是混沌之世界。

见细雨飘来，
远望这广阔之天宇，
但极力思索，
终难得一浅近之记忆。

既不作温柔或可怕的梦，
亦不因车轮之声而烦恼；
永久是麻木，如昏聩之醉人，
生命之流其已成古井的死水。

北京

原载1927年12月8日《晨报副刊》。

杂乱的意识

街头的更鼓，如肺病的老人之咳嗽，
在这深沉之夜里奔波，
引起我心灵的旧疾，
重温不统一之思想。

见到窗隙外的天空，
摹拟那星光是爱人儿作态的斜睨，
云缕如裙幅般四飘，
我心之颤，可成为轻细的脚步。

明知是白色衬衣，
还疑为乃一人影，
舞女又如弃妇，
因而，我欲竭力，为其狂歌或低叹。

呵！我又想到火山崩裂，海风兴浪，
灵肉的冲突，……
神游于宇宙的万有，
正是我欢乐与苦恼的散漫。

北京

原载1927年12月10日《晨报副刊》。

噩 梦

海潮如人间之土匪，
突绑我远去，
以荇藻为绳索，
囚我于波涛之深底。

获得了新的俘虏，
浪花更显得意，
乱跳其无姿式之舞蹈，
并唱无节律的胜利之歌。

水族遂互相庆贺，
演忙乱之剧，
鲸鱼是其中的首领，
群鸟为忠实之观客。

疾恶这同遭，
我欲举灵魂之火，
烧大海成为焦土，
灭绝那权威的罪恶之种类！

北京

原载1927年12月15日《晨报副刊》。

生 计*

我见过海的波涛，
似水族争斗之锣鼓，
但其可怕，远不及
艰难之生计的伸展。

多少因贫穷而颠沛，
死亡，呻吟或低头垂泪，
统统成为命运之哀歌，
不幸其回响，乃温饱之人们的冷笑。

虽暂时忍住痛哭，
为求生奔波，不计年月的新旧，
如是经过了若干厄途，
终无力击破这人工之阶级。

呵，疾苦之人们，
请勿萎靡，应竭生命的余力，
将命运运往天野，
我是永远同情于心与手足之劳乏！

原载1929年12月17日《晨报副刊》。

* 这首诗曾重新发表于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遗 囑

我不怨恨人生的任何赐与，
因为我活着，我并不作什么希求，
我只是为我自己卖苦力，
不息地磨炼我的神思，呕我的心血。

我曾写了许多戏剧，许多小说，许多诗，
现在呢，我也厌烦了这些玩艺。
我只想得一个休息——
象一抹晚霞浮在海面。

我死去了，假使就在今天，
我已足足的活了二十三岁，
我深尝了友谊的寂寞，人心的狡诈，
所以我的光阴也并不虚度。

那末，世上的一切都不使我关心么？
有的。那只是我的著作，
因为它已卖去了版权，
不能随我俱灭，是我的遗憾！

1928年6月28日 上海

原载1928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1号。

死了和活着

假使我服了毒，自杀或跳海，
我的灵魂变成烟，变成虚无，
我不会再感着愤怒与苦恼，
所以我觉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

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
我生命的毁灭，
决不是一种永久的记忆，
一切忘掉我，将如同刽子手忘掉他的残酷。

那末，我的死，只等于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号？
呵，我已经因追求而伤害了我的所有，
我的青春过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
似乎也应该珍惜我如斯生命的余剩。

因此我又活着——然而这也有缘故：
我要用冷静的眼光，
纵横于一切罪恶，
细玩每一个人心的秘密。

1928年7月24日上海

原载192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6号。

北海的月夜

银光冲破云幕，笼罩大地，
红墙，黄瓦，与绿荫都染上灰白。
稠密之树叶，如安静之帐幔，
拥护着甜蜜熟睡之草儿。

朦胧的万汇之影，
点缀这幽穆之公园，
我疑为梦境。

枝头的鸟语，
与远寺闲散之钟声，
如飘渺之音乐，似亦赞叹这寂寥。

在空间，虽有轻风往来，
但海水依样清澈，
深藏着无限神秘之微芒，
呵，令人神驰的北海之月夜！

原载1928年9月20日《中央日报》副刊《红
与黑》第29号。

春 神

无须碧空如洗，明月正圆，
柳影追逐花香，
春神已自美丽诗句之中，
显现在我眼前。

以粉红的羽衣遮掩身体，
流露体态的轻盈，
与眼光的柔媚：
哦，人间无如是可爱女郎！

骚客见而惆怅的，
是清风吹散她的金发，
披于丰满洁白之肩上，
宛如波光诱惑霞影。

当她微侧着脸儿，
作倦了的默示，
诗人须损弃尊严，
愿为她忠心的奴隶。

我欲保守骄傲，
但终于柔软，
并以心思去替代颜色，
描写她无语之神韵。

呵，宇宙是烦恼之欲所造成，
我将凭温爱而歌唱，
即有时落下眼泪，
愿因春神，亦成为生命的旨酒。

录自《也频诗选》，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

低 语

你是我命运的春天，
我的生因你而华丽，
即在严冬的冰雪里，
心头亦充满着温爱。

我游行于人间，
全为你的哭与笑：
你的欢乐使我忘忧，
眼泪更引我灵魂之狂放。

倘一日离开你，我的Angel，
旋风将和暴雨齐来，
摧残我生命之花蕊，
使我如枯枝，给樵父砍去为柴火。

我亲近你，便变成孩童，
纵然你不给我嘴唇的接触，
但你无语之凝睇，
已是我灵感之声的回响。

你若喜欢作态，
模仿女王的含怒，
我亦愿如基督教之门徒，
跪你脚下，为不知因之悔过。

或是你如舞女，
现着万般的柔媚，
昏倒于舞场之侧，
欲我为侍者，陪伴你余剩之疲倦。

我能受你的斥责，我的神，
但莫弃我，如同树叶之离开枝头；
假使我有冒犯的时候，
我愿以血的疾流，洗我的罪过之臧垢。

我在这人间游行，
原是无意义的活动，
但自从看见你，我命运的春天，
我的生就同太阳一样的灿烂。

录自《也频诗选》，1929年红黑出版处出版。

我 喜 欢 裸 体

我喜欢裸体，
作舞女之倦态，
躺于深谷，以碧草为褥，
听山泉与天风唱和。

你，我爱的诗人，
从松荫密处，
采了曲径边旁的红粉芍药，
来判别我的颜色之美丽。

你的痴望之眼光，
证明我的胜利，
但我不因得意而微笑，
是恐怕你的狂吻，将扰乱我之假寐。

倘若你低吟赞美的诗句，
引来了燕子之群，
我也要不作声，
只默看我们的欢乐飞满山谷。

“莫动我头发，莫摸我脚趾！”
哦，当你屈膝在我身旁，
张开臂儿，
我便无力说出这熟记的警戒。

于是蝶儿的飘舞，
也带点嘲笑意思；
阳光躲到树梢去，
似害羞那芷草学我们拥抱。

录自《也频诗逸》，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

夜

窗外是一重黯色薄纱，
又似是朦胧的梦境，
给人以回忆之情绪，
恍然——晚霞已不在天际。

树梢的几点星光，
旋闪，旋灭，
如作态的女人之眯眼，
带点不忠实的意思。

在左近的屋端，
有黑色之鸟盘旋，
其羽翼之展动，
疑是天使的舞蹈之裳。

那平铺的河道，
如一只安眠的巨兽，
使人见了，
易想到神怪之故事。

静听到远处，
乃模糊的复杂之音，
是微风与树叶颯语，
抑强盗为忏悔之招供？

周围之景象，
甚于古教堂之沉默，
于是我想到——
每夜在街头敲锣之盲人。

原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权力与真理

权力与真理，
是不能两立之仇敌，
在人的灵魂里激战，
各张着虎视眈眈之眼。

真理以无私为旗旌，
正直是其武器，
抱着除恶之志愿，
创造一和平世界。

权力则逞其骄纵之欲，
象发狂之猛兽，
欲侵服一切，
为天下惟一之霸主。

每次经过了剧烈的奋斗，
胜利的，遂统治万有，
失败者则潜藏其气魄，
期待那另一时机之来到。

在这两雄的起伏之中，
人间变成为舞台，
贫富，强弱，聪明与愚蠢……
大家相聚，演悲喜之剧。

呵！若干的世纪过去了，
山河皆已变样，
惟权力与真理，
尚为循环的报复之努力。

原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3期。

初 醒

狂风如海盗之呐喊，
惊醒我罕有之梦——
我正与红番为伍，
挺戈刺专制之帝王。

张开眼儿，满着无限迷乱，
未能辨别这黑夜的深浅，
惟知道心血蜂拥，
在表示我的愤懑！

我疾恶儿童般的啼哭，
与默诵圣经以求恕；
我愿以灵魂之余辉，
为生命之鲜血的眩耀。

我奋力张手，
寻觅我的所失，
但除了梦痕之影的恍惚，
宇宙是一片虚无！

原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3期。

生命的象征

如同是一粒火种，
由萌芽，伸展，
成灿烂之朝阳。

当旺盛之时，
可使玉石粉碎，钢铁变软，
化黑暗为光明。

但其热烈之力，
终因时间而消耗，
火焰如垂暮之天野。

熄灭了，
则原有的伟大之生存，
亦如既散之烟，无人见其痕迹。

原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4期。

风 声

如波涛的澎湃之声，
是狂风的叫喊，
从虚无之境，
弥漫到黑暗的空间。

这粗野的巨响，
有力的，奔到我耳里，
在恐怖时代之夜半，
疑是叛兵的扰乱。

记得在我童时，
曾游步入山，
忽见树林发癫，如败溃之军旅，
牛羊为逃命之惊慌。

住在乡野的人们，
际此狂风如波涛之澎湃的夜里，
当忧愁而失眠，
担心有何歹人，乘机来劫舍！

原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4期。

欲雨的天色

已经是太阳出山的时候，
丛立在地上的树林，
尚不现一枝之影。

圆天早失了边界，
只是黯澹，朦胧，
如一团炊烟之散漫。

气压低低的，
倘再遇故事中的杞人，
必忧天之将崩坠。

到处是一重阴郁，
即在最近的屋端，
亦不见乌鸦或孤雁的飞翔。

呵，这欲雨的天色，
如小孩子的哭脸，
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

原载1929年7月10日《红黑》月刊第7期。

寄——

你别后尚未满一个星期，
含笑的牡丹花便都萎谢；
我想到把鲜艳的花儿赠你时，
藏在心里的泪儿便悄悄滴下！

我没勇气去怜惜那憔悴了的花儿，
只能够闪演这深嵌在心头的图画；
但是图画刚刚展开，
我的心弦都已颤动！

姊姊哟！美丽的燕子自南飞来，
一双，一双，一双，
穿过那柔绵般的白云，
刺透你小弟弟的心窍……

啊啊！梦一般的昔日的相依，
竟留下这缠绵的离绪！
人都说相思的味儿是苦的，
我却情愿尝这相思的苦味！

当我的灵魂醉似疯癫，
心情又怒涛一般的驰骋，
在那时我曾将自己的手儿，
送给我的唇儿狂欢地吻住！

昨夜我吻过了自己的手儿，
不知怎样忽“吃”的一声笑了，
但美丽的图画还未曾闪演，
酸的眼泪却已逐情感奔流！

如果我的生命是寄托在情感之中，
我愿意这情感象狂狮一般的奔放，
如果我的眼泪是情感的结晶，
我愿意这眼泪滴到生命里面。

我亲爱的冰姊！
这情感，这眼泪，
我希冀能从这小小的笔尖底下，
流到你心之深处！

1925年6月4日于北京

乡 梦

醉一般地走进了久别的故乡，
旧居依然是寂立在乌麓山首，
依悬在乌麓山首的皎皎圆月，
似犹未减那五年前的情和美，

系念在我之心头的那株槐树，
还茂盛的依依在墙旁，
月照着叶儿宛如她向我微笑，
风吹落花儿又象她对我落泪；

还有那一声，两声，
悲哀得有若深谷里的猿啼，
声声凄绝地流到耳边，
啊，我的心儿如飘飘在泰山之顶！

这心的徬徨，心的凄怆，
引起我逝水般童年的回忆：
舒适的摇篮不知失落在何处，
亲密的花猫儿早已埋葬在樱花树底！

唉！昔日的母亲唇上的甜蜜，
昔日的父亲嘴旁的微笑，
一切可恋慕的那已逝的童时，
啊啊，我不能忘记！

我徬徨着，凄怆着走近旧居，
悲哀便主宰了我的灵魂，
因怕给亲爱的人儿瞧见，
偷偷地擦去脸上的泪痕！

我用力地把手儿去叩那白铜门铃，
但无名的恐怖使得我的头儿低垂，
我想：
飘泊的浪子哟，你可曾带回一些安慰？

沉重的，沉重的，
把拳头痛击我的胸膛，
我立在门前默默啜泣，
深沉地怒恨我自己：

“我是毋庸忏悔的罪人呀，
因为我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只希望那小小拳头，
能把我的灵魂击碎！”

这微弱的啜泣竟引起巨浪一般的狂号，

尖锐的，哈巴狗在门内的叫喊，
听这五年来不曾听见的声音呵，
我的情涛激涨！

1925年6月18日于北京

月夜寻尸

我无力地走进死人堆里，
在浑浑血泊中踟躅着寻觅，
寻觅被害的我的弟弟。

累累的尸体寂寂的躺着；
凄冷的月光底下我不禁怆然泪下，
泪一点一点地滴到血肉模糊的死者。

我不忍再对这死者一瞥，
默默地把凄惨的眼色注望到冷月，
无垠的寂寥的天宇满着泪光。

泪光里有一朵乌云在月边飘荡，
看，越看越象是无依的精魂，
含恨的，血肉模糊的死者溶结的精魂。

我是狠狠的蹙着眉头把眼睛闭上了，
因为我不堪这冷尸、这幽灵——
这阴惨的景象与我沉痛的心感应。

但是那突然一声声奔到我耳朵的，
分明是平常的狗叫，
却真象这精魂的哀哀的哭声。

这时候我觉得双腿无力，
我的脚已深深地陷入血里，……
唉！那阴冷萧凄的可不是悲风？

悲风里一切都在颤栗，
我也颤栗着站在这累累的尸体之中，
寻觅，寻觅被害的我的弟弟。

1926年3月

我的“弟兄们”

因为被一切的人把我摒出他们的心外，
在冷风萧索的晚上我悲愤地便投了军；
我刚刚学会那站着，屈着，和伏着的射击，
由旅部来一道命令我便到了前敌。

开拔到前敌的是第二营全部，
全部人都充作第一防线的哨兵，——
我也调到这苍茫愁惨的四周探望，
放哨在可怕的严肃的紧张的战线。

战线前与我在一起的有弟兄们三十多个，
但他们都把我当作他们的余剩，
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孤独的，
因我早就被摒出一切人的心。

但是去放哨时他们总是和我在一起，
虽说到战线后他们只剩得十六或十七；
每次他们都是那一半回来这一半又走开的，
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的一回事。

有一夜满天遍野落着雪，
凛冽的朔风若厉鬼似的不住地呼号——
因这充满着恶意的严寒，他们才全数集聚在战线，
比奏凯还得意地讲着他们的故事：

“喂，就讲那豆腐店的活宝贝！”

“真肥——”

“怎么，你也尝过味吗？”

“那家伙我却不喜欢！”

他们一面说着，一面嘻笑舞摆，
全身的体态正象那醉汉
在十字街头公开他秘密的情史——
忘形的，绵绵地睡着涎沫的神气。

“老弟，你的运气真好！”

“我可倒霉透了，什么都没捞到！”

“傻子！怎么向箱里去捞？”

“死他妈！我却白丢一个弹。”……

这吐心破胆的他们的倾谈，
滔滔地流入我的耳朵，就象是
坚锐的尖尖的剑刺在我心头，
颤抖，我的全身感着比朔风还冷的颤抖。

在忘形的混笑中忽的他们静寂了，

每人的眼里都盈溢着凶光注望到我身上，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竟公然地偷听了
他们的秘密，
他们将要在我的身上取还他们的损失。

可是我不怕，
我也象他们那样静寂的坐着，
而我的眼光却是神圣的——
卑劣和残暴的人从不敢侵犯的。

这样的，仿佛经过了很久，
比蛇蝎还毒的那陈得胜便狞笑着
向我走来，
却用他罪恶的手轻轻地拍我的肩膀，
说道：你怎么不去干？真蠢！

激烈的、炎炽的情感燃烧得我全身无力，
只象活尸般的默默——默默地
听这个“弟兄”解释当兵的意义、目的，
且竭诚的要我和他们在一伙。

于是那些人都象占领城河似的快活，
现着奇怪的笑走来和我亲近，
他们就象我是他们最良善的什么人，
一声声的叫我“老弟”。

但是，我呵——

我凄惨着，徬徨着，
我虔诚地祷祝我只是这“弟兄们”
的余剩，
我愿意一切的人把我撵出他们的心！

1926年3月

我不敢仰望那夜间的天宇

我不敢仰望那夜间的天宇，
因恐怕那儿有泪样的星光，
当我在惨白色弱弱颤动的
嘴唇上吻那最后一吻的我的爱的时候，
那星样的泪光是从她的眼里映到我眼里。

我痴痴呆呆地望着不认识的人们，
把我的爱狠狠地钉入那长方形黑色的箱，
脚忙手乱了一阵便静悄悄地抬走了。
完全莫名其妙的我跟在这箱后，
在莽莽的、肃杀的旷野中，
我又痴痴呆呆地望着那些人把箱埋入黄土。

从这天我的一切都摈绝弃掉了，
只是拼命的吸烟和拼命的喝酒，
而且看那桌子也会飞，板凳也会唱，
宇宙的一切都变态有如魔魅的无稽的梦幻。

我是无昼无夜地笑那从前不曾有的笑，

因那黄土里面的黑箱在我的心上重压，
在这样的笑中无论什么事我都愿干的，
但恐怕那儿有我的爱的泪样的星光，
我不敢仰望那夜间的天宇。

1926年3月

语——

被宰者，安安静静地休息着你的幽灵去吧，
莫，莫张这样的獠牙，獠须，
留下你的血和泪到阴冥去洒，
或者在那儿的人们会为你悲愤，为你哭泣！

这世间的惨事是太多了，
更惨更惨的映到我眼底；
当你茫昧惶惶地走向我们的战线，
我胆战心栗——
知道这又是一桩更惨的事！

你不曾见年青的姑娘赤着身体，
被哨兵们轮奸而绝了气息？
从囚者的鲜血里挖出那活跳跳的心肝，
在炎火上炒得脆脆的当是他们的小技！

用白月一般的板斧砍断柔软的颈项，
痛快的把人头打滚在血地，——
这是刽子手生来未有的仁慈；

被宰的，你应该侥幸你的死！

安安静静地休息你的幽灵去吧，

莫挣牙也莫挠须，

假使你还生着，

被宰的，你将更不幸地看见这世间更惨的一切！

1926年4月

语——

站在海边犹豫的姑娘，
赶快把你的眼泪擦去！
那莹莹的海水正欣欣地迎你，
将为你涤掉你所不能摆脱的一切尘思。

跳下吧，不要伤心也不要依恋；
你的爱人绝不会因你自杀而疯癫！
在你的灵魂从水底浮荡到天上时，
他将用那虚伪的笑去取悦另一个女人了。

也许你的爱人会有时想到你，
但留在他心上的只是你美艳的颜色，
万一他竟想着你而流泪哩，
那便是因欲虫在嚼咀，
回味你柔润的芬芳的肉。

假若你不信我的话，
你可以闪开你不甘紧闭的眼睛，
或用你骨里的磷光去照耀，

看那个刚刚被悦的女人又将被弃了。

“一切的女人因为有了爱，
都甘心的给男子愚弄到死；”
你何苦也跟着情愿地给弃你的人去践踏？
十字架已长腐在污浊的沟渠里了，
跳下吧，耶稣是闪耀着冷眼而俯视着。

1926年4月

黑夜之旷野里的我

因寻尸我迷了归路，
踉跄在无穷黑暗的旷野，
凉凉的阴风飏动这旷野的沉寂，——
有如全宇宙都危危地在战栗。

在悲风里飘忽的黯惨磷光，
闪烁于败墓之上，
我看见那恶鬼启开了岩石墓门，
露着獠牙在探索。

我误与枯树撞了一跤，
跌倒在黑暗暗墓地，
摸索那地上的黄黄野草，
触到冰冷的死之颧骨。

我仓皇地跑开这可怕的骷髅，
而无穷的黑暗寻觅我的归路：
我踉跄在无穷黑暗的旷野，
惊骇这悲惨阴风的飏动。

1926年4月

站在岩石上的女郎

站在岩石上的女郎，我爱你！
在飘散着柔柔细发的颊上，
你那处女之美的微笑——
啊，这微笑，象能醉人的春之嘘气。

清风从你的颈边吹来，
将芬芳的诗意流荡到我心里；
我的诗全是灰色的忧郁之丝所织成，
因为你，才有这样的花纹与温柔！

宇宙间除我无更小之物，
但此时，万物都觉渺茫了；
只有我深吻着你的脚趾，是真的，
你也因我的歌颂将存在于永久！

啊，可爱的女郎！
柳条飞舞是不离那堤边，
浪花若非为拥抱岩石绝不会跳跃，
你知道我的心是深沉在何处？

“处女的微笑会灿烂一切花枝，
并能焕发爱之种子，”
我如今也沉醉在你脚下，
虽然还不曾闪耀你的媚眼。

1926年4月于北京

惆 怅

羞怯的阳光隐没了，
灰色的云从天际弥漫空间，
鸟儿全绕树徬徨，
似互相低语这宇宙之发气。

“铁马”在屋檐跳跃，
琴声在巷里流荡，
久别的寂寞，遂蜂样卷来，
增我独处这宽敞空屋之忧郁。

在沉寂的冷窗之前，
倾听着风雨纤小之脚步，
呵，我的心灵因穷拙而疲乏了，
终不能知寂寞与我友谊何在？

清风从瓦端窜进帷幔，
将小小雨珠飘落在我臂上，
我仰望天空，追寻其去处，
心头的风雨，已过一峰！

1926年5月于上海

旷 野

我寻找未僵硬之尸骸迷了归路，
踉蹌于黑夜荒漠之旷野。
凛凛的阴风颺动这大原的沉寂，
有如全宇宙在战栗，叹息。

飘荡的黯惨之磷光，
徘徊于墟墓边旁，
隐现出衣冠悖时之老鬼，
推开墓门，露出土色脸颊且作微笑。

我疾步向前，却误撞了枯树，
跌倒于砂砾作底之坑谷，
抚摸我身周围，
触着了冰冷的死人之胸脯。

为躲避这骷髅，我匍伏而进，
黑暗张大了嘴唇，吞噬去我的清明；
呵，盼微明星光引我前行，
乃代以林间风声的嘲弄！

1926年夏

悲 愤

诗人尽寻梦于黑暗之醉乡，
留下庞大之宇宙，
任蛇狗交欢，蚱蜢跳舞。

我不忍这空间长久喧嚷，
隔绝了心灵之遨游，
遂屹立山巅，攘臂呼喊。

因风雨自心头袭来，
我泪儿下垂，如春夜之落花，
未为泥埋，但让阳光干去。

当我走过红袖与马褂的活尸之群，
把帽儿低到鼻尖了，
强以羞惭隐没我之鄙视。

呵，欲警醒有不愿长睡的人，
将感情凭空托于那春雷，
仍无从混乱“猪栏内”之长鼾！

我终弃这无希望的努力了，
躺在悬崖，蔑视一切，
赞颂毁灭，谪贬上帝！

1926年7月于常德

舱 中

躺于沉闷的舱中，
如垂死之病人，
无力作春天的梦，
只弯着腰儿，让麻木去战胜痛苦。

野蛮的北风，从水面奔来，
如水泊之流匪，劫舱板远去，
那朦胧的天色——灰黑的，
遂染上我久郁的心头之惆怅。

破碎的一切梦想，
变成了亿万无脚小姐，
猖獗在脑海里，
惊动那潜步欲来的睡神。

啊，听着湖水的呜咽，
舟子的歌唱，旅客的鼾声，
我举眼寻觅，
苍茫而孤凄的仍是我！

1926年12月于沅江

无 题

古庙的钟声将使墓底的骷髅流泪，
昏睡在海上的人们依然如既死之蟹，
我愿那钉过耶稣的十字架永腐在沟渠，
让魔鬼去堆积那罪孽。

蔷薇的芳香已被血腥吞没了，
这上海的空气我吸着如饮毒药，
恐怕那诗人的超越之心游荡到此，
也要如月落臭沟般遭这秽劫。

呵，罪恶之渊的你这黑暗如死狱的上海，
什么时候狂炽的野火才把你烧灭？
或是渤海的怒涛飞来把你淹毁，
为宇宙去一个双脚兽的罪恶之穴！

有一天吧，我的心会回来这人世，
冷如墓石的眼睛睨着你的毁灭，
毁灭的一切将使我骄傲而狂歌，
如既败之勇者庆祝他之最后的战捷！

1926年

苦 恼

“人间筑满茅厕，
美蛆将占领了这世界，
你，倨傲之诗人，
远去，惟海水能与心琴谐和！”

痛哭这哀声，
我的心战栗如风前“铁马”。
生的足音既如熄灭之灯，
我亦无须乎上帝！

奴隶向主子磕头作揖，
清风唱淫靡婉变之歌，
我的烦恼，遂蜂样飞来。

击碎泥团捏成之鼓，不闻鼓声，
我的哀戚如一堆残雪，委之路隅。
春色染绿了黄瓦红墙之古城时，
我尚踟蹰徘徊于沙滩。

吁，那檐际雨点下掷如一群死燕，
我明瞭生命之神秘，
泪眼睨天，雨来天半！

我愿乘大鹏之翼离去人间，
不再见世人用笑与哭为面部装饰，
我欲银河洗脚，月边吸烟！

幻 觉

我的头如黄叶里落蒂的瓜，
在淡淡的秋阳里滚到沙地，
被野狗的梅花脚儿轻轻地戏弄，
到了这边，又到了那边。

我的躯体是僵硬在浅堵之旁，
短缩的颈项上流着碧血；
血的交流如悬崖下滴之泉水，
有声如寒夜里落叶之窸窣。

我的眼睛不明澈地在我脸上，
是凄冷地浮荡在雾里，灼闪于云端，
随流星共看这茫茫世界；
那儿有黑盗的胡须散漫于美女之乳上。

“我的小妹，已和其情人拥抱在月下。
害我的强暴，亦被利刃深刺在胸。”
于是我毁灭了仇与爱，
安眠在旷野，作古鬼之邻居。

呵，人间的岁月不断地飘忽去了，
我的骨肉之狼藉还等待着忠心的侍者！
但只见月儿表面，听虫儿呜咽，
与无数贪饕的蝇类前来凭吊叨光。

渴 望

暮鸢带来消息，游鸦遂呼啸其同伴，卸晚风飞去，
似栖止于黛色的山后，唱舟女之歌与溪流谐和。

啊，我亦欲捷足地去吻我爱情之余芳，跑往幽谷，
唤醒那因我而思梦的女王，起来和我作回旋跳舞或别种
游戏，让小草弯腰，模仿我们的体态。

看，月光如新妇之羞怯，挨近树林、斜坡和浅渚，
蟋蟀亦高唱忘忧之曲，这是大自然开始夜的演剧，奈我
心因贫血而疲乏，无能随流星去参预。

我深盼新秋之雨，从斜晖所隐没处飘来，带给我诗
歌之情绪，因我的心灵已饥荒着，正需要这种养料。
或是街头的更夫，带点醉意的敲着锣儿，警醒人们的沉
睡，并一齐打破我的寂寞！

磨 炼

我不愿低吟或恸哭，
因恐怕美丽的诗句乃怨女之哀韵，
落泪又觉羞怯。

以疾苦的眼光替代颜色，
描画大自然之神秘，
看野花开了又谢。

心头的情绪随时光而变迁，
眉梢有欢乐的荒芜之痕迹，
但吾生之灵永如明月。

既能玩味着悲哀，
辨别命运的色彩，
可不必那爱情与苦恼的妥协。

啊，地狱之火焰已成灵魂的嘘气，
我无须上帝如乳奴，

抚摩我因奔波而疲乏之手足。

且偷这偶尔之半日的闲，
把头儿枕地，脚底朝天，
睡一无梦之大觉。

哀 感

一

你总是以你的笑遮掩你的泪，
亲爱的，当我瞧见你流泪的时候：
“呕人……”
你含羞的说了，便低低地转过头去，
做出生气的样子，
但我可知道那洁白的袖口呵，
正擦去你脸上的泪珠，
你总是以你的笑遮掩你的泪！

二

小小的花蕊可以做我的坟墓，
柔弱的露珠便能够把我滴死，
我的巨灵，我的雄心，
只要是残叶的飘落都会震碎的，
啊，我是这般的渺小？

三

慈母为爱我，

青丝变白发，
我恨无以慰，
只得长流泪！
泪象春雨般，
尽向中心洒，
未见慈母笑，
儿心已粉碎！

四

云在天空飞！
萍随流水去！
嗟我姊与弟，
飘泊欲何之？

五

昔比天上云，
飘泊欲何之？
今是泥中絮，
欲飘飘不起！

六

望不见故乡呵，
重重绕在山头的迷雾！

我的心

我的心摇摇不定，
失了归所，又失了前程；
我愿我的心，
 要飘便飘出远远的云外，
 要沉便沉入深深的海底。

啊！这凄怆着苦恼着的心，
却只是摇摇地，摇摇地，
想飘不是，想沉也不是。

我听见我的心幽幽地哭泣了，
我的泪便悄悄地给以同情：
“心，我不愿你这般涕零呵！”
但我的心依样是哀哀地哭着不应。

唉！残若败叶的我的心，
你难道将永永的，永永的，
象这般凄凄地摇摇不定？

因 为 你

因为你我得到真实的生命，
我的酒不喝了，
牌不打了，
烟不吸了，
种种诚心的坏勾当都不干了，
只是沉醉地深吻着爱情甚若芳醇。

因为你我还得着久失的天真，
璀璨的、美丽的景象便盈溢我眼界，
我的脸上是怎样的浮泛着童真的美，
那一双深深的嘴角尤其是惹人要亲。

我爱，自有了你，
我常常望着天宇微笑，
看那彩云，那明月，那星辰，
就觉得我心里都有这些希珍。
听，这都是因为你！

北海之月夜

淡淡的月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红墙，黄瓦，与绿荫都变成灰白，
密密的树叶软被般盖着，
树下的草儿在熟睡。

朦胧的万汇之影，
片刻即永久的留在地上，
并激动我既静之情涛，
若晚霞之变幻。

击破沉寂的惟有远寺钟声与枝头鸟语，
共赞叹这难眠的凄清之月夜。

(原稿此处缺一行——编者注)

隐约有一对情人接吻在假山之凹处。

从傲松之顶吹来了轻风，
扰乱海水之清澈，树影之静寂，
万丈银丝遂在无际之空间荡漾，
呵！多情之月夜。

中央公园之小径写给您

艳阳未落到山上，
游人便都归去了。
这清爽之晚风，
与羞怯之纤月，
让我俩乐得独享，
呵，您呀，
你小心我……

来，神秘之夜

来，神秘之夜，
带来你所有的灰色之梦
在盈湿着泪水的枕边赠与我，
我将在这梦之灰色中
寻一块肥土，种下我的生命之芽。
我愿这生命之芽
不久便长出铁硬的叶与钢利的花，
让一切残花者的心都刺在这叶花之上，
有时候我吻这叶花上的种种罪恶之腥，
我将狂歌而痛笑，
贺祝我的生命之充实，
来呀，神秘之夜！

杂诗二首

一

狗叫是很讨厌的，
但可怕的却是闲人的眼睛，
也罢，你就躲躲藏藏的来吧！

二

你去了，明媚的月儿是跟着你没去的，
现在没去的月儿又明媚了，
但是，我的人，你呢？……

祈 祷

我愿与青春之梦永绝，
因他带来了生之春意；
自从我的爱披上那白衣，
我的生便如颓败之叶。

在梦见我青春的一切，鸭群样蹒跚
来了——我的哀戚；
疲倦的眼瞥见那枕边的泪血，
我的心如被毒菌骚聚着咀嚼。

浅渚里之潮声的激荡，灯之沉默，
与古墓，黑影，
我感到一切善或恶的引诱和暗示，
惟，惟愿与青春之梦永绝！

我 的 人

我的人，你来，让我们挨着庞儿痛饮，
这海水是何等清莹！
罪恶如夜色般把这人间的罩住——
永绝了晚祷钟声，拥拥攘攘的满是朦朦鬼影。

是不是我们的心已被人踏蹂躏，
象泞泥中的糜烂花瓣？
来，我的人，让我们微笑的挨着庞儿痛饮，
这海水是何等清莹！

看，这海水是何等清莹？
我的人，来呀，让我们裸体的挨着庞儿痛饮！
无边的碧浪随我们深吻着纵横游泳，
此后呵，将永永的不见这人间的朦朦的鬼影！

(摘)去你的黑色面网

(摘)去你的黑色面网，
我见到蔷薇和雪花溶合的颜色，
怯怯地低下我的头去，
你以为是害羞吗？

我的灵因你的秀眼而生动，
但刹那便归沉寂，如既熄之灯，
为你强忍着的泪，
终流在你之微笑里。

你之微笑如温暖之春，
能使枯枝生芽，死草复青，
而在我的心只更其凄楚，
因不堪受宠如失母之孤儿。

当你伸展手臂来与我亲近，
我惊喜，但终于不安而颤栗，
辜负你温暖的柔情，
默默地望(向)你凝视着。

呵，赋有春之美丽的姑娘！
月光裸浴在碧波，
愿你把柔情赠给海沫，
我喜欢你，但我是爱神的囚犯！

海天无限

海天无限——苍苍的海水接连着灰色的天，
辽远辽远地望不见树杪山巅，
故乡与坟墓也潜隐在我心的一隅，
看，刹那间飞鸿万里，我呀今日飘到这天边。

到几时才会狂饮芳醇般深吻这海水，
让我的残躯浮沉在浪里，幽灵灼闪在云端，
窥视这人间的倾轧、残杀，
冷酷、嫉妒与多情都水上暮烟？

处在这鬼怪淫乱的世界，我的心疲乏如久战的勇士，
无力重负着“使命”再向那黑暗去窥探；
只愿有一日，我的疲乏的心，突如睡狮怒起，
喷吐那海水亦无能淹灭的狂火烧掉这人间。

唉，恶毒的炮火毁坏我故乡只剩得颓垣残瓦，
我童时的精粹也在这毒劫里遭殃，
到处都满着残废的冷骨与腐尸了，
那故园的春色到今日呵也不见鸟声花影！

索性让鬼怪们攘攘挤挤地去作他们的盛会，
我呵，我且把痛苦的心掷下那狂澜，
敏感的诗人也无处寻觅我的烦恼，
因堆在我心头的印象随着浪花溃散。

我是决计跟海鸥去流浪了，
把一切都深埋在海底，飘游在天边，
或是孤独的踞坐于荒山之畔，
望白杨树下的骷髅沉思我的爱恋。

海天无限——苍苍地海水接连着灰色的天，
辽远辽远地望不见树杪山巅，
故乡与坟墓也潜隐在我心的一隅，
看，刹那间飞鸿万里，我呀今日飘到天边。

死之坚决

呵，不死之人兽，
我惧怕你，因你的兽性将传流千子万孙，
宇宙间惟有你是万能，
但所有的罪恶也从你的心中播种。

你的铁蹄既踏碎我的一切，
为什么不盲灭我的眼睛，
使我看不见你的伪饰的笑貌，
明澈如皓月照着黑暗？

我已不再事祈祷与希望了，
因你即万汇主宰之上帝，
我将毁灭我所有，
仅把既碎之心随白云远遁。

但，假如我有力火葬你，
仅违背造物原理吗？
我已不再事祈祷与希望了，
因你即万汇主宰之上帝！

泪之谐和

“人间筑满了茅厕，
粪蛆将占领这世界，
你，倨傲的诗人，
远去，惟海水能与心琴谐和！”

痛哭这哀声，
我的心震撼如风前“铁马”，
生的足声既如熄灭之灯，
我也不需要所谓上帝。

奴隶向仇人作揖，
淫声随清风而飘，
我的烦恼遂蜂拥来！
因徬徨在热血中的心无处寄托。

击碎泥鼓，终不见鼓声，
我的哀戚也惟有死骨能知道，
故春色染上全城，
而我的心还是灰样的。

呵，看那瓦端雨点，
我明瞭生命之神秘，
丢下一束诗歌，
即所谓“代价”吗？

我只愿飘去这人间，
巨翼的鹏鸟也难追逐，
我远去了，那不可拔的
烦恼之苗，让世人去疾笑！

悲哀的放浪

尽我手足之本能的舞蹈，
狂歌在肉与酒，黄金，女人之里面，
但至人静夜深，我寂寂地，
痛哭了，终又狂笑。

我是这样的放浪形骸，
纤织那已被毁灭之梦，
把心灵之魂葬到深渊，
看春去秋来，以血继泪。

因我探手到黑暗，
独不见爱我的骷髅，
悲哀遂深刻我心中，
与我相依到现在。

我曾愿癞狗吞去那明月，
跑到山间向人间狂吠，
将明月所感受的我之悲哀，
警醒一切顽石。

但终不想宇宙之无穷和有心，
惟愿铁树开花，花蕊含毒，
让无赖之徒满足其欲壑，
倒毙在我流泪之眼底。

祷告与呻吟终是卑怯的，
我赞颂临死还奋威之勇兽，
呵，狂歌在肉与酒，黄金，女人之里面，
这沉重之悲哀，我将放浪而决绝！

歌 颂

没有我所要见的字，
我撕碎一切字典，
更将我的诗歌付炬，
因我的心灵和字典一样。

春莺是惯唱赞美之歌，
但在你面前只是缄默，
便除掉你的天赋眉眼，
蔷薇也终须羞怯。

呵，“绝伦”的少女，
惟一的上帝之模特儿，
香娜斯将怀疑所有艺术，
倘若她看见到你。

我所谓诗人，
也将明月视为黑暗，
愿灵魂化作纤纤碧草，
在你裸体的脚下沉睡！

落 拓

夜夜躲藏在古庙里将神橱作榻，
脱了破烂的青鞋拍去上面泥灰，
满着尘土的长发遮到恹恹眼前，
遂隔绝恶毒的一切羞耻的疾笑，
睡着并不曾做梦的安静的睡眠。

到晨曦显露的时候又踉跄在江边，
把指头写下来的图画低声地叫卖，
（倘若道上的行人都如悠悠的流水），
也愿意卖去肮脏的袜子苟能得钱。

心 之 一 瞥

一切希望从我的微笑中消灭，
愁情依然封锁我满面，
呵，我爱，莫想念我吧——
让我如海上的燕子，
努力地踟蹰于迷茫之前路。

你悄悄地躲在暗室中，是在哭吗？
哀戚花香般窜进我俩的灵府，——
这是黑暗占领着人间，
抑神明把一切眼睛收转？
但呵，我都不愿你流泪。

我静听扇声呜呜的响，
雄展着的眼睛也闭上了：
我爱！我愿那微风能扑息你心头的热烈。
因悲愤乃极恶之蛇，
会残害你生命的璀璨。

我已决定重苦我疲乏的脚，

随虫鸣或鬼泣而隐没此身，
剩下那既往之梦，
在无底之深夜里，
如墓上之衰草听你的心琴独奏。

我 不 要

收转你的眼泪，
发香和所有浅笑，
因我的爱情是要纯洁的。

你，虽是美极了，
但惜乎市侩之狡脸曾占据你心中，
终使我感着“缺憾”。

当你颀笑走来，
（是何等温意的多情呵！）
我的灵魂是愁惨着。
勿纠缠我吧，
速将你的富有赠给愿饮残羹的人，
彼当能给你以浅薄的满足！

生之枯萎

烦恼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统治在彼权威之一部，
如黑暗的狱中之囚徒，
永不得一饱清风。

我们叹息在地壳之凹处，
苦唱人类之命运，
虽不爱“春夏秋冬”，
却留连着“夕阳孤坟”。

呵，骆驼背上之长居，
将美花开遍广漠之沙漠，
终于万象共淫荡的欢乐着，
我们独憔悴在繁华之野。

蚊虫与人兽呼号着奔窜，
偌大之空间一无隙地，
所有的水源全干涸了，
我们的心灵遂疲乏着。

飘 泊

疲乏的瘦削的脚儿，
踏这苍茫的大地，
越过黑海，再渡长江，
又无休息地来往在洞庭湖上。

那海上的暴风，江面的霉雨，
饱我心灵之囊的饥饿。

严冬阔步地来了

严冬阔步地来了，
（以灰色的披衫做护卫！）
赶走孱弱的秋，
却留下秋之衰败。

在万籁无声的夜间，
冷风遂骤然称霸，
侵略了麻雀与喷泉的细语，
并战栗健壮，
曾缠绕在我脚边的浅草，
褪尽了淡黄，无力地，
萎缩于荒凉地面，
似啜泣其命运之末途。

我本骚人，何堪对这肃杀！
呵，古松既不能挽住斜阳，
我无须乎低语枯枝：
是一样的死亡呵，你们与我！

我成了叛者

诗神原是我的主宰，
他曾与我以生命的凭证——
狂歌之源与痛苦之因，
因而我存在于渺茫之世纪。

但如今为了爱，
我成了叛者：
无心于诗神的意旨，
只想那少女的流盼！

我弛怠了所有创作，
终日沉溺于幻想：
见燕羽剪断斜晖，
疑是裙裾之飘舞。

我以灵魂为冒险的尝试，
锻炼温柔之手的抚摩，
但心血的腾跃，余泪的点滴，
即是这抚摩之酬报。

消 遣

我不学文人兴叹，
咒诅人间的罪恶，
倘若宇宙是一片乐土，
从何处得知苦恼之神秘？

既生于这大地，
当如细心之厨子，
备尝友谊的寂寞，爱情的狡猾，
使生命充满酒与泪之余滴。

但不必辜负青春，
禁欲，或压抑情绪之迁变，
在山巅，在海上，在旷野，
可舞蹈而歌，如狂狼之得意。

感到了孤独时候，
则闭目思故园之荒芜，
极力招春光前来，
引黄莺歌唱在耳际。

在滑稽的时代里

在滑稽的时代里，
不必挺戈呼喊，
或带点武士之色，
只要年青，皆可成危险之人物。

因忠孝而成之活尸，
忽变为无上之偶像，
被刻上一句隽语：
“看呵，这才是良民之代表！”

腐败的道德遂复活了，
又如好淫之女子，
卖弄其姿色，
重造无限之冤孽。

礼教之荒园，亦变成戏院，
彻夜地响着锣鼓，
诱惑那无知之人们，
为其忠实之座客。

总之，在滑稽的时代里，
一切复古了，
且因强暴者之权力，
另造了无数真理！

诗人如弓手

诗人如弓手，
语言是其利箭，
无休止地向罪恶射击，
不计较生命之力的消耗。

但永远在苦恼中跋涉，
未能一践其理想；
扑灭残酷之人性，
盼春光普照于世界。

是以在心头，
充满了悲哀与愤怒；
终于疲乏了，
让残余的愿望，怜悯其身世。

既经过若干世纪，
亦难免有幸运的人们，
以冷笑或嘲弄之声，
盘旋其墓侧，为诗人死后之酬报。

杂 想

我见了猫儿追逐，
想到色情狂之人类，
当其贪欢之时，
甚于猛兽之搏斗。

忘了虚伪之礼貌，
灵魂则成为一种记忆，
或如一句空泛的语言，
无补于实际之残酷。

因那潜隐的蛮性之败露，
是人心如狼胆的证明，
遂宣布一切的温爱，
乃聪明的人类之面具。

即暴雨成泽，
淹没了桥梁、田野及山坡，
万户绝早晚之炊烟，
那欲火之苗，仍待时而伸展。

初 雪

看天之远近，
全现阴阴的欲雨之色，
四处无日光之影，
惟有寒风吹来，频添许多冷战。

模糊里有一只乌鸦，
孤独地，飞翔、巡视，
似诧异这空中，
何以变成如此之单调。

从黯澹的凝深处，
悄悄的，骤然变样——
飞来了柔软，纷纷，
如无声地飘落之花瓣。

在神秘的一顷，
红墙与古树尽变白头，
一切都披孝衣，
宇宙如新丧之少妇。

我喜欢你痛哭

我喜欢你痛哭，
甚于你甜蜜的言语，
因眼泪狼藉，
是我们的恋爱之焦点。

我问你生活的意义，
你遥指那出山的红日，
我亦觉得：演爱情之剧，
不放火则须流血。

所以，那明月，那花香，
那种温情的故事，
纵然是人们的宝物，
也不合我们的需要。

充满在我们心中，
乃一片癫狂，
与超乎万有的，
无上的热之力。

肉 的 气 息

我知道白兰蒂之力，
可使人迷乱和沉醉，
然而这酒性的剧烈，
远不如人类的肉之气息。

是以在这世上，
便添了新的事故，
欺诈或谋害，
心为欲望所占据。

即在男女的恋爱，
当其狂热之时，
微笑与眼光纵代表神圣，
亦难免本能之冲动。

何以在灵魂之中，
无论是如何的美丽，
清洁和光明，
总带点肉的气息？

自 祷

呵，被打击的心，我愿你长为欢乐之客，不受苦恼之光的芒刺，倘若发现了不幸之事实，亦愿你如圣者不计较其恶意之分量。

在一个深夜里，一切静寂了，（除了我的爱人在枕畔的呼吸！）但你在甜蜜的爱情之中，忽作哀音，痛哭那意外的变故，将无数黯澹之旧影的碎片，使我失眠而神伤。我又领略了孤雁之声的感动！

呵，我的隐痛，如深谷之黑暗，永不见光明来抚摩；倘若我公布了这衷情，当使那灿烂之朝霞，变成初死之女的乳白之颜色，为哀悼我的命运之表证。我并愿接受失群之鸟的啼声，以助长我的悲哀之情绪，益增我热情之火的狂炽。但我终是弱者，不敢仰天狂呼，说出我的损失之重大，我只能悄悄的哀恳：恳求你，我的爱，赐我以恩典，表现你心之趋向，好使我成一个幸福的歌者或不幸的流落之穷徒；我愿你不要神秘！“啊啊我何以没有坚强意志，为自己的生活之方针？这因我在过去的时光里，已成为失却灵魂之奴隶，忠实的跪于爱的脚旁，受其支配，是以我无力去反叛，向她索还我之所

有。虽然，她曾以纷落之眼泪，和呜咽之声，证明其苦衷与诚意，欲我恢复活泼，成欢乐的人，但可惜这感动之词色，终因行为之暧昧，仍如甜蜜的言语之不可靠。我于是多疑，终日彷徨于冲突思想里。

第二辑

短篇小说

雨 中

“娘！我饿了。”接着又一个孩子说，“娘！我也饿了。”

这等悲切的声音，深深地流入赵二嫂的耳鼓；伊坐在三条腿的桌旁，懒洋洋地举起头来，两道充满着怜悯的目光，望着阿宝又望着小宝，呜咽的嗓子很无力的对他们说：“好孩子，你再在炕上玩吧！爸爸快回来了。”小孩子俩真乖顺，听着便又嘻嘻哈哈地跳跃着，在肮脏的土炕上翻筋斗。外面潇潇洒洒的雨却也和小孩俩的起劲似的又慢慢地紧密了。赵二嫂仍是低着头一针一针的替人家作活，心里却悠悠地回忆那凄惨的一幕；过去的时间和小宝的年纪一般的大了，天气也和今天的一样，阿宝正在睡午觉，他的爸爸也在张举人家里做小工没有回来，伊替人家干的活也象手中的只差一条裤腰没有上，小宝却在伊的肚里大作怪，才按住手腕摆动，又觉得足根蹬踢。伊恳切地告诉他：“不要作怪吧！我痛得难受了。”他却全身都动了。伊正想劳驾隔壁的李四婶娘来帮忙，却听着外面“平平！旁旁！”一阵乱响，接着“汪汪！”的狗叫，“嗡嗡！”的牛哼，“呀呀！”的乡人呼喊，和一切万惨千悲之声都蠢动了，伊连呼隔壁的李四婶娘也不闻她的答应。阿宝却由睡梦中惊醒，不住的在被里啼哭，肚里的小宝便愈作怪愈厉害了，痛得比什么都要难受，只弱弱的倚着炕上一步也不能动弹，却又不知外面乱出什岔子，阿宝的爸爸也不见回来。悲惨

的乱声愈闹愈大了，嘈嚷之声也渐渐地逼近屋子来。稍倾忽跑进六七个穿着灰色衣帽的大汉，每个都雄赳赳的露着凶狠狠的眼光，有的手中拿着手枪，有的腰间挂着腰刀，还有一个背着四尺来长的却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象找什么似的却又很自然地在四面观望。伊正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不知他们来此干什么，大约平常听人家说的土匪吧？是了——人家讲的形容和这一样，呀！伊愈想愈害怕，心头也愈不住的跳跃，却听着他们中的一个说：“倒霉！穷到这步田地……”另一个接着说，“可不是？我看这个倒不错。”“二哥！我看就这个吧！”这似乎又是一个说的。伊以为他们要抢阿宝了，正想这是如何是好，抵抗是不能够呵，不如用软哀求吧！然而那一个却不去抢阿宝，他搭讪的现着满脸麻中的笑意向伊走来了，嘴里还唧唧咕咕说个不清，伊想回避或逃奔，但是两条腿无论用了多少劲都举不起，肚里又痛得厉害，这个当儿他已到伊身上了，伊知道不妙，极力和他抵抗，然而双臂已被他握住，只觉得明亮亮的刀刺入伊肚里似的痛煞，眼前发黑了，脑袋也眩重了，伊便“唉呀”的一声晕过去了……一个人很珍重的扶着伊慢慢的躺下炕去，伊渺渺茫茫的觉得肚里松了好些，痛也减去好大半，却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很惊惶的微启伊的泪眼，唉！仍然是在人间的破屋子里呀！阿宝呜呜咽咽地在他的爸爸怀里，他的爸爸拥着他坐在炕沿默默地叹息，李四婶娘也在这里了，他用许多破衣衫裹着在伊肚里作怪的“那个”，坐着桌旁，低着头呻吟着。还有王狗儿的娘也坐在桌子的左边，却悲惨的叹道：“乱世的人简直不如太平时时候的狗呵！……”这时他们都知道伊已清醒了，阿宝的爸爸很欣慰的向伊说：“那起杀头野货都走了，你安心吧！”接着李四婶娘就抱着“那个”走近伊的炕前来，由惨淡的面庞现着笑色道：“二嫂，你看这个多肥，又红润，哭的声音也洪亮！……”伊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觉

得满身无力，不禁的想到幸亏是“这个”，不然……赵二嫂屡屡次次的回忆那六年前的往事，辛酸的泪珠索索落落的由脸上滴到胸襟，手中的作活却象几千斤的才穿过一针……

紧密的大雨已慢慢地小了，停止了。灰白的天空点缀了几块蔚蓝色，淡淡的阳光却羞答答地由这蔚蓝色里露了出来，缥缈缥缈地挂在树梢。久困巢中的鸟儿，似乎与情人生气后又得着情人抚慰的快乐，拍拍地由树间飞到半倒的短墙上，用那尖喙摩弄着油润的翅儿。小宝正在炕上排着姿势却斜着眼望这窗外的鸟儿，出了神“呀！”的一声哭了！赵二嫂的脑筋受了猛烈的震颤，心里怦怦的乱动，紧急地放下针线走到炕前，嘴里却不期然而然地问道：“怎么？……”小宝一手掩着头上，一手擦着眼泪挨近伊的身旁，由伊的手心觉得小宝的头上左边平平凸出一个比一枚铜元稍小些的包子，便勉强的微笑说，“好好的玩，怎么……？这不要紧，别哭！”阿宝却做着姿势接着答道：“娘！我教他这样做，他做了，把筋斗翻到墙上去！”小宝觉得那个包子比才发生时慢慢地增痛了，便抱着赵二嫂的肩上愈哭得伤心。

慈爱的赵二嫂虽由经验指示伊可以立刻止了伊的孩子的哭声，甚至出现眼泪盈盈的笑态，伊何曾不想伊的孩子心里充满着欢悦呢？但是仅仅的四块烧饼，早上都给他们俩吃光了，这会子哪里有？铜元虽也是有效力的经验过，可是仅仅的四枚，早上都拿去买烧饼了。现在他们的爸爸又没有回来，回来了，倘若象昨天和前天那样白在大雨里站着，还赔了车租却有什么用呵！……唉……老天爷……可怜……怜……晴了吧……哦……赵二嫂站在炕前默默地沉思，只见着眼前一团一团的黑暗，却不觉小宝的哭声已神秘的寂灭了，他们俩反痴痴呆呆地望着伊凝神着。

阳光似乎愈受人们热烈的欢迎便愈骄傲的隐没了，的确如电影所演的正在关键之时忽宣告“再见”似的令人急煞，却又象告

诉人们说：“冰凉晶亮的水面条又要赐给你们了！果然阳光没了，乌云布了，滴滴达达的雨声便很清淅地流入人们的耳鼓，小孩子们听此却觉得非常清脆，大多数都承认是他们开心的资料，倘在雨中作自然的跳舞直感到开心得“乐不可支”。阿宝弟兄俩的确是此中感有浓厚的趣味者；他们见着“冰凉晶亮的水面条”又下来了，都悄悄地你拉扯我我拉扯你的望了望赵二嫂，便一溜烟的跑到雨里作新生活了，昏昏暗暗的屋里，却只有赵二嫂渺渺茫茫地痴呆呆地站在炕前沉思……

1924年8月7日 城东

原载1924年8月10日《京报》副刊《火球旬刊》第1号。

梦 后

昨夜，他梦见了母亲，和以前梦见的一样：母亲总是悄悄地，小脚步永远是毫无声息的独自悄悄地走来。当她走到了床前，静默地，静默地站了一忽，便珍珍重重的拉开帐门，骤然现出慈祥的微笑，慢慢地弯下腰儿，软绵绵的，软绵绵的吻他脸上……

他总是静静地，故意露些眼缝儿的静静地躺着，眉睫撩动地看着母亲，看着母亲蹑手蹑脚的悄悄地走来。及母亲的唇旁触到他的颊上时，他愉快极了，只是微微的笑着，微笑地倾听那心房里面之美妙的音乐。

少顷，母亲便慢慢地，轻轻地，一些一些的，一些一些的把嘴唇移到他的唇旁了，比蜜还甜的甜蜜蜜的嘴对嘴的吻着……他的心尖象流泉打在石上般的迸跃，无限欣悦的笑意一时都浮系在眉梢头，但仍然是静静地，虽则他正想搂住母亲，撒娇地说，“母亲！你以为我是睡着了吗？可是你这样偷偷的都被我知道了呢！……”

无论怎样，无论怎样的得意，那失望永是紧紧的跟在后头呵！愉快的他，象嗷嗷待哺忽含得乳头般愉快的他，终于呆呆的，呆呆的望着昏沉将灭的灯影，凄凄地，惘惘地，泉涌般的泪水奔流到眼眶，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横落到枕上，衾边，……

象这样永远是这样的梦见母亲后之悲伤，他，他今晨怎能够幸免。

唉！母亲呵！天下的母亲有不认识她儿子的吗？有永远没有抱过她儿子的吗？就是天下的儿子，天下的儿子谁不是最亲爱的便是他的母亲？谁不是受过母亲甜蜜的抚抱？……他这样叹息，由心之最里面吐出来的辽远而深沉的叹息，但他不敢吁噓，不敢尽量地把悲伤发泄，只能默默地，默默地伏在被窝里无力的抽咽。

常绕心头的往事，这时又影片般的现在眼前了，——

是清风徐来的夏夜：疏星闪闪烁烁的维系着淡蓝色的穹苍，皎洁的明月圆圆的高高地倒悬天心，在笼罩着万道银光的葡萄架下，他正捉住一个流萤，何等欣悦的想告诉他“母亲”，忽听着“母亲”和伯母在浓密的树影里说道：“光阴走得多快，明天就是玉儿的娘第八周年的忌日了！”“可不是吗？真想不到象二嫂那样人会这么夭寿！”“可怜这孩子到今还不认识亲娘是怎个样儿呢！”“玉儿的命真硬！出世就克了娘，张嘴又吃了爸！”……他的笑容敛了，疑团象电驰般在胸里不住的旋转着，他想：“母亲”说的玉儿不就是我的名字吗？和伯母谈话的“母亲”难道不是自己的娘吗？为什么说玉儿到今还不认识他娘是怎个样儿呢？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呀！……

他呆呆的站在葡萄架旁怔怔地想，许久许久……，虚泛的，飘荡的弱弱的，身躯如蛛丝般随着轻风在云影里摇曳，微小的心房象响穿山谷的琴弦般震动，捉住的不时会闪出绿色光芒的萤虫也不知何时失掉了，他终于悄悄地跑到如火盆似的屋里，默默地，默默地在那里垂泪……

不知在什么时候金黄色的阳光已经闪进纱窗，悄悄地爬在帐上，似乎是特意来慰藉他，也许是带来母亲的使命，神秘地向他说，“不要哭咧！母亲会再来的呵！”然而，万种不堪尝的味道

的悲哀，如浪涛般在他的胸中汹涌，如针尖般在他的心头扎煞，怎能不使他的眼泪儿象梨雨般不住的横落！

客厅里的大钟猛然叮当叮当的响了，许是照常的警告他说，“快快起来吧，迟了又要落不是的！”

“是呵！快快起来吧，迟了又要落不是的！”他听着大钟响了之后，哀哀的这样说道。于是便挣扎着，惘惘地离开泪水盈盈的温枕。

“李少爷，”他刚刚披上棉袍，洪嬷即站在门口嚷道，“还没有睡醒吗？……”其实，他的脚跟还没踏到地板时，早就听着洪嬷的磴磴磴的脚步声，和嘴里唧咕唧咕的怨语了。

“早就睡醒了……”他应着便开了房门，果然见着洪嬷的嘴唇又是凸凸的，凸凸着似乎有无限说不出的恶意。

“怎么到这时才起来？”洪嬷的确是表示埋怨了。“少爷急得象什么似的咧！给太太知道了，我可担当不起！”

“说这一大堆的废话干什么！”他发恨地暗暗想道：“少爷那一时的心里不想着逃学，晚点上学去他还会急？给太太知道了，知道了又怎样呢？不过是迟些起来罢了，难道会有什么大罪？该死！象这班‘狐假虎威’的都该死……。”

他这样愤气象烟般氤氲在心头地想着，但依人字（篱）下的懦怯终于逼迫他笑着说了：“横直已起来了。我以为还早着咧，却不知已晚了。这可别告诉给太太……”然而，洪嬷还是嘴唇凸凸的，凸凸着似乎有无限说不出的恶意。

他送了表弟上学回来，又是冷清清地一个人痴痴的坐在书案前默默地凝神着……

催促光阴往前去的那东西不住的在空间走着，滴达滴达的似乎呼应他热烈的悲戚，终于使他眼泪淋淋的拿起笔儿在一张很长的白纸上写了：

最亲爱的母亲！你总该知道吧？象失掉了母亲的儿子，是应受人家鄙视的，是应受人家欺侮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要怎样就怎样的，母亲，你想看失掉了母亲的儿子是多么可怜呵！母亲，你可怜的儿子，当然也和普通失掉了母亲的儿子所受人家的待遇是一样的，或者还尤甚些，因为你可怜的儿子连父亲也失掉了！

母亲，你若在世，我可以把所受的委屈化作眼泪痛痛快快的在你的怀里大哭一场，现在，只能咽在肚里面默默的饮泣呵！母亲，你可怜的儿子，到如今还是一朵浮萍。在这莽苍苍的宇宙里不住的飘荡，没有归宿，没有凭依，母亲，倘若你在世，我怎至如斯？

伯母的仁哥现在已做到海军的上校了；叔母的奇哥也由日本得了政治科学士而当大学的教授了；你可怜的儿子亲哥哥现在也做了驻美领事的秘书；他们——我不信连同母亲的亲哥哥也在内，母亲，他们都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呵！你可怜的儿子虽曾极诚恳的用十分热泪向他们求助，但仁哥来信说“海军欠饷了八个月，你想看有钱津贴你没有？请你和奇哥与琛哥商量吧。”奇哥来信也这样说“各部都欠饷，教育的经费毫无着落，或者海军舰队因可以截夺盐余的关系，暗暗偷发几成，你为什么向仁哥和琛哥要去？”绝想不到琛哥来信也这样说了“我一个月虽有一百二十元，但因不得不用之耗费，每月都是亏空。我想仁哥每月三百六十元还有外润，奇哥也二百四十元一个月，他们是可津贴你的，别孤注在我这个穷鬼身上……”唉！母亲呵，你看他们一个推一个，好象我不是他们的兄弟似的，难道他们真个每月拿十元津贴我都不能为力吗？母亲，倘若你在世，他们怎敢如此？现在，你可怜的儿子象飞絮般落到了五表伯家里，蒙他收留；但，失掉了母亲的儿子，无论是谁都可以要怎样就怎样的，

他们——五表伯和五表伯母及他们家里人——谁也不曾独出例外！母亲，倘若你在世，他们能不看待我以礼？

母亲，你知道你可怜的儿子在这里眼泪象断线的珍珠般流下地写这伤心的事吗？母亲，你离我已是十六年了。但为什么天下间会有母亲离去儿子的惨事呢？母亲，你为什么便离去你可怜的儿子呀？我想，母亲，你也许和我一样的痛心吧！母亲，你离去你可怜的儿子，你到底上哪里去呀？怎么不母子俩一块儿去呢？若是一块儿上乐园去，便更加快乐了；若是一块儿上苦境去，那正好彼此安慰呀！母亲，你怎么悄悄地竟独自走去了？母亲，你到底上什么地方去呀？母亲，你到底上什么地方去呀？……

他的眼前现着重重黑幕般写到这里，似乎那已经紧紧结着柔肠寸寸的断了，那已经是密布着伤痕的心也片片的碎了，……觉得雄伟的悲哀象全宇宙那么大般悠悠地从顶上有力的压迫下来。

原载1924年12月16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2号。

无 题

诗魂我友：

我深深地知道，你是对于一切都抱着悲观的青年，不应该把我的哀怨的情调，弹给你，无端的去震荡你的脆弱的心儿；然而我觉得：没有喝过“酒”的人，是不会知道“酒”的味道。那末，除了你——我亲爱的朋友呵，可怜的我，在这金迷纸醉的人类中，向谁诉说？

倘若勉强的告诉给旁人，徒然得到“不关痛痒”的收获，却也何必！——其实，对牛弹琴，要希望它是个知音，能够吗？

朋友！除了你，我只得极悲愤抑制在心中！

然而“不能”！悲愤曾几番极诚恳地惊告我——

“唯！听着：

我是轻如烟云，硬似冰铁的东西，

请你不要把我关住！

要是勉强的把我抑制着，

你瞧吧，我是会冲破你心的深处！”

唉！莫奈何，只得把我素不敢对你说的，告诉给你了！——这，我却不思虑你的见怪，也不请求你的原谅，只希望你拖开你的严闭的心扉，让我的悲愤进去！

朋友！这是你已经知道的：我当十七岁的时候，便为了读书

而抛下亲爱的父母弟妹，偷跑到“举目无亲”的 S 埠去，不意正将绝食的当儿，却遇着一位远戚——我的表叔，蒙他养了，并且还成全我的志愿——读书。总是我的“命途多舛”，八个月后他因生意失败而破产了，我的读书的生活也从此收束。应当感激他的宠爱，在惨澹的破产之中，还替我打算，百般承人家的情，运动得某公的信，把我荐到 T 埠的 N 校读书；因为 N 校是半官费，所以他每月还寄十元给我作为伙食和书纸之用，实在使我不知感激到什么田地！然而，统统收到一百五十元的款项，他自己便受万恶的生活力的压迫，自然，我的经费，他是无能为力了。那时候，失了凭依的我，好象空中的一片残叶，又仿佛是茫茫海里一只失了帆舵的孤舟，感到徬不着边际的惊惶……总之，死神在我的面前微微地现着胜利的笑意！亏得爱子的父母，知道我又将失学，把尽所有零星的旧傢伙卖掉，来维持我的学业，站在我眼前的死神，总算是飘然远去了……

唉！我确确实实是着了魔，该死，否则，我决定不会这般的昏愤；以为没有学识是不配做人。啊啊，我现今觉悟了，十二万分的觉悟了！学识，什么是学识！学识不过是富人的私有品——玩物——罢了，与贫儿有何相干！纵使贫儿不应有而有了学识，却也是没有用处呀；有用处，便是燃烧自己生命的火焰了！

真的，我常常曾这样咒诅——

去罢，贫儿们，去罢，

这世界不是你们应住的！

你们，贫儿们呵，

没有学识只配作同胞的奴隶，

有呢，却又应当受同胞的指斥！

假使你们不能够弄到“头衔”，

我劝你，还是让有“头衔”的富人儿住着！

诗魂！我现在还记得：你因我那一篇文章被X先生没收去，气得狠狠地对我说，“这般文艺界的编辑者都该死！简直就是文艺的贼！…呵，PD！假使你得个什么学位——不，只要你经了什么名人的介绍，你的文章便可以蒙编辑先生……哈哈！”那时候，我却也很忿怒；但在现今想起来，这正是现在的文艺的编辑先生所应有的态度，没有“头衔”和没有名人介绍而且是贫儿的作品原是比较什么都该贱些的！

我觉得从前想卖文来津贴读书的费用，真是一个傻瓜！

假使我没有生了这种妄想，还不至对于一切的一切都绝望！也不至今天写这一封信给你呀！

诗魂！我敢深沉地自信，我不象金丝雀那样的荏弱，我是象一个耐苦的骆驼。我的性情是好负载，我的希望便是负载得重，我的目的只想踏遍这苍苍茫茫的沙漠……然而我终归失败了！

实在的说，我现今不知怎的只想吃人，想把全人类都经过我的牙尖才痛快！

我记得，当前年考取两个国立和一个私立的大学时，许多朋友都表示庆贺的意思，但，我只觉得这正是哀吊的预兆！果然，我因为无处筹备学费，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上课去，到现今，还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上课去呵！虽然，我曾想回家去作一个埋头窗下的书生，但想及现今是二十世纪，怎能学“磨穿铁砚”似的呆读……唉！回家自读的计划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因此，三年来，我完全过着飘荡而且枯燥的生活，把千万点的泪珠儿都抛尽了！前天，我无意中在F君寓所里看见了镜中的小影，吓了一大跳，简直瘦黄得和祖父将死时的面容一样，虽然我正在年青呀！——那时候，我的心境，猛然起了变化，……唉！什么都灰心了！

诗魂！这是你曾对我说过，我还记得：学校没有宿舍和自办

伙食，的的确确是一般经济不足的学生失学的最大原因。假使学校有这样的设备，每年的费用统计有二百元便够了；那末，你家里每月寄来十元，和各方面所得的酬金凑起来，便可以对付进学校了。你现在住在公寓里，每月不是必须耗费十五元吗？所以你要是进学校，每年就非三百元不可了！……

真的：学校没有宿舍和自办伙食，的确是我失学的一个原因！恐怕也是无数失学者的一个原因吧？

诗魂！我写了半天，上面所说的都是些什么话？我只觉象“鬼画符”般的随便画来画去，与我所想告诉你的话却一句也不曾说呀！

我的弱泪又由于涸的眼池里流出来了！我……我……唉！

刚才，我伏在桌上呜咽了！……诗魂！你知道我现今是在一个极简陋的客栈里之一间象牢狱般的屋子里吗？你知道我是在象磷火般的灯光之下握着秃笔吗？我昨晚抵了T埠，便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的光景，足可做我的情态的象征，我觉得安逸和舒适。不过，明早我便要搭顺天轮船离开这里，赴我的永永安逸和舒适的海国去了。——这种的计划，我极想面告你，尤其是当我们握别的时候，但不知被什么力压住，使我终没有勇气说。现今，我知道若再不趁此时尚在人间而忍痛疾书数行，聊为别你永去的一种纪念品，光阴便不再我有了！当昨天我听你紧紧的握着手说道“再会”的时候，我的心儿极猛烈地震动着，……唉！再会，再会！再会这两字是含蓄着多少人生的恐怖与悲哀呵！

诗魂！无论怎样我都不敢求你的恕宥；我终不能敬纳你的忠言！终于实行我自己的意志了！

我何尝不深知：我有慈爱的母亲，辛苦的父亲，和友爱的弱妹与幼弟，他们都希望我将来的“衣锦归乡”！

我也常常想到：双亲和弟妹得悉了我的噩耗，一定是悲伤恸

痛或至……！

我更曾这样的感觉：自杀是多么羞耻的事！自杀是有志气的人所不屑为的！

然而，然而，然而我终被种种的逼迫而走上这条途径！走上，走上，唉！我的一切都没了！

诗魂！我现今确实是没有勇气再往下说了，简单的告诉你两句罢！

我想永久依在双亲的身旁，……然而终于把他老人家抛弃了!!!

我情愿贫苦的生着……然而终不得不自杀!!!

诗魂！我的朋友！我和你作灵的握手了！唉！别了！别了！永别……永别……！

诗魂今夜重读了亡友PD的遗书，急流般的泪水由眼池里直泻了下来……

1925年4月5日夜北京

原载1925年4月14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7号。

漂泊的记录

——一个片段

浦口和南京

船到了浦口，还不曾靠拢码头时，无数肮脏透了的黑脸苦力，尚距离着六七尺远便都跳上船来，蜂拥着，争先恐后的向我们——我和十几个新认识的同伴——的地方乱搬行李。

“不要动！”

我们大声地喊着；然而那勇敢的苦力们，象聋了耳朵，又象是搬他们自己的东西似的，毫不理会的拿起箱子和网篮或铺盖便凶凶地各自向前走。这样，幸亏我们的人数几乎和行李的件数平均，大家费尽了所有的气力，这才将被搬去的许多东西抢回。

“真无异于土匪！”一个朋友叹息着。于是，我们便半月形一般的站着，将行李围守在中间，等待着旅馆里接客的来到。

“通商旅馆！”用黑布捆着蓝布袍子腰间的人，拿着招牌的片子闯进我们身边来喊着。

“就住这个吧。”因为我们都不晓得那个旅馆好和歹，且逼切须要一个接客的来照顾我们的行李，便这样的决定了。

那旅馆的片子上，明明写着三等六角，二等一元二角，头等二元四角；但我们到了旅馆后，那账房先生引我们到头等房间

去，刚推开门，便有古旧的潮湿的气味，象污水沟被阳光晒着的那种奇臭，强烈地向我们的身上冲来……屋子里墙上挂满着香烟公司的美女画。

“这不是头等的吧。”

“是的是的！”账房先生回答着。“那才是二等哩……”他说了，便指着厨房和厕所中间那又矮又破烂的小房子。

“唉！横直只一天，算了吧。”大家都忍耐着将行李搬进去。

到夜里，茶房哼着“哎啊哎啊”的小调拿进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玻璃的灯罩上贴着两条黄纸，还满着煤油的烟块，王君见着便这样说：

“这个灯怎么成呢？换一个！”

“没有。”茶房懒懒地回答。

“换一个灯罩也好。”

“没有。”

“那么把灯罩擦一擦好了。”

“这不须擦。”茶房依样懒懒地说了，将灯放在桌上，便哼着小调走了。

“真没有法子！”陈君和王君同时叹息。

不久，同伴们都洗澡去了；我因为身体太困顿的缘故，独自在这微弱的黯惨的灯影里面，躺在床上，看着《苦闷的象征》。

“拍拍……”门上忽然这样响着轻微的声音。

“那个？”我问。

“拍拍……”这声音又响过后，门儿才慢慢地开进来，露出一个光乌乌的头，和上海娘姨一般中年妇人的脸。

她微笑地低声说：

“少爷！你……你要么？”将脸儿转到后面。

站在这妇人后面的，是一个烫头发，脸儿白白，唇儿红红，穿着绿色绸子夹衣和蓝裤子的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在这时，她用尽了笑意，眼睛极妖娆地瞟了又瞟……

“少爷！好吧？只五元。”妇人又微笑着说。

“去，让野狗一般的人们去逞其忍（凶）暴的……”但我又抑制着了，只摇了一摇头。

“干净的……包保……”稍停，妇人又接着说：“旅馆里很寂寞，……少爷……！……干净……”

“去吧，我不要！”我终于把门关上了。在这时，那个白脸红唇的姑娘，所有的笑意都消灭了，却现着一种轻蔑的不屑的神气，撇歪着嘴，似乎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么？哼……”

第二天，天色蒙蒙地亮着时候，因为我们这一天是非走不可，且又必须到东南和金陵两个大学看看朋友，所以这样早张君便跑进来喊过，“起来！起来！……”

我也匆匆忙忙地穿衣，洗漱了，便同大家渡过江，在下关雇了两辆马车到南京城里去。——

南京城里，和他处的城里成了反比例，是无涯的旷野，路旁不绝的密密地排列着柳树，竹林，芦草，和向日葵，野菊，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花果，十余里远都不见一间屋子或一亩田畴和菜园。……

“这个地方怎么这样的荒凉呢？”沈君现着怜惜的样子。

“为什么都不在这个地方生财呢？”陈君也发生了疑问。

我因为不晓得其中的缘故，便假定了一个事实，回答道：

“因为做官的都把钱存到洋鬼子的银行去了，而百姓稍有钱的又怕官。”

“那么让我们丘九来买好了。”

“丘九？我的弟弟不是在武昌给他的‘哥’砍掉了么？”刘君说着，他那疲倦的脸上，突浮泛了悲哀的黯淡，眼睛里隐隐地闪烁着微微的泪光。

“……”

马车辗转地在不平的路上向前走着，天然的景色无尽地往后退去；并且，清凉的晨风轻轻地飘息着，空间便流荡着清脆细碎的一种低吟……我因为久久受那船上和旅馆的奇臭的窒息，对这样城里的旷野自未免得到胸怀的舒畅，感着意外的清醒的愉快了。

“南京比北京好多了。”我默默地想。

然而正在这时候，陈君便撞一下我的身子，指着离马车有两丈多远的地方，并且说：“你瞧！”

我随他所指示的地方看去，在那里，有一间北京式的房子，房子前是极纷乱的竹林，芦苇，和柳树；而且，一个中年的妇人站在柳荫底下，另一个较年轻的便蹬在那柳树旁的芦苇中间，她的凡是女人都极其保重的部分毫无忌惮的赤裸裸地露着……

“南京的房子是不设厕所的。”王君也看见了，他似乎很知道一点关于南京的风俗。

“如果时髦的脚色也这样，那……”

“那么将我们打算到法国去看裸体女人的路费可拿到此地盖房子。”

“恐怕太太姨太太小姐奶奶们不这样吧？”

“然而这一个她却并不怎样古板……”

“我以为……”沈君也插进去说，可是他的话未讲下去，马车已停在金陵大学的门口了。

“不谈那些了！”于是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各找各的朋友去。

因为金陵大学的学生都正在做礼拜，我们便焦灼地在草坪上等候着；我想，现在已九点钟了，到十一时便必须渡过江，乘津浦车北上了！

真的，这一次的时间对于我是非常的有限，关于南京的许多名胜和古迹，都不及略略地瞻观一下，只是在马车所经过的路上，偶尔地看到墙壁和电线柱上贴满着“赤色旗便是黄龙旗！”和“我们推翻黄龙旗便应当打倒赤色旗！”以及……但因我不甚注意，有几多和党军很是旗鼓相当的好口号，都忘却了；所很清白而至今还记得的，惟有贴在古旧又茂盛的柳树上那张很大的蓝边白纸印着黑字，说是：

“你瞧！蒋介石有十八个姨太太!!!”

1926年10月26日 写于北京

原载1926年11月6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100期。

杨 修

在三年前仲秋的夜晚，我因为迫切的要见一个才至北京的朋友，从北河沿到普灵寺去；普灵寺是一条狭小的街，象胡同，离热闹的西单牌楼很近的。可是，在那里，隔有十丈远才见一盏灯，如旷野里的鬼火一般，惨澹极了，无力地在灰色的电线杆上残喘着；而且又没有月，我虽然把颈项伸高去，张大着眼，终看不见那门上的门牌号数，只是懊恼而犹夷地，无意识的在不平的路上徜徉着。

“真可怜中国首都的市政啊！”我却不曾这样的发生感慨。

这时候，我是盼望着有一个无论什么人走来，然而空间除了从辽远地流来隐隐的喇叭声音，狗儿不安眠的懒洋洋的叹息，便是浮云里面模糊的星光，和睡一般的无穷的静寂了。

因为没有另一法子，我只得冒昧的在一家门上打起门来。

“谁？……”很久，才听见这样的一种尖利的北京女人的声音。

“请问你，第三十二号门牌……”

“不晓得不晓得！”

“那么，请问你，你这里是第几号呢？”

我很小心的倾着耳；但所听见的，却是厌烦和抱怨的一种唧唧啾啾的声音，和轻微的渐远渐远的小小脚步。于是，我又只好在那不平的路上慢慢地来回走着了；我想，明天再来吧，却又不愿意就这样的打转去。……

秋夜的风，一阵接着一阵的在空间飘拂着，露水也浓重了，我觉得身上有点寒噤而且潮湿。直到那云里的星光渐渐地隐没去，这才看见愁惨的灯光里有一个模糊的黑影，慢慢地听到皮鞋触着石砾的声音了。这时，我突然发生一种情感，象欢喜又象伤心的情感，宛如在我的童时，看见一天不曾看见的母亲一样，来人很快地走到我身边了。

“先生！这里的第三十二号门牌你知道么？”

“找那个？”他站住了。

“陈晓苇。”

“随我来吧。”

他说了，很快地默默地向前走去；大约只走过五丈多远，便在我曾经寻过门牌号数的那家门上打了两下，一面向我说，“就是这里。”

门开了，一个年老的伙计很疲倦的，满着打盹的睡态站在门后边；照经验，我知道这里是没有招牌的公寓，暗暗地觉得自己的可笑了；曾在这门口徘徊多次，竟不敢打门。

“请里面坐吧！”他突然说，带点微笑的声音。我怀疑地躊躇着，却终于随他进去了。

他推开房门，一张裸体的委那司画刚映到我眼底，从床上便爬起一个人来，细而黑的头发纷乱地飘覆在额前，脸上现着意外的欢喜。

“啊……晓苇！”

“是你……真没有想到！”晓苇紧紧的握住我的手。

这时候，因那明亮的灯光，我才看清引我进来的那个人，除了皮肤较黄些，真象极了晓苇。他静静地坐在临窗的桌旁，现着极活泼的神情，但眉眼间又隐隐地蕴蓄着一种很深的忧郁，宛如回忆着不可愿望的既逝的梦那般的沉思。……

“你们真相象。”

“有一点。”晓苇答道。“可是我还不晓得你们也认识——”我微笑着。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接着又问。

“是刚才在街上遇见的；没有他，我真不晓得要在黑暗里踟蹰到什么时候了。”

“怎么，”晓苇惊讶起来了。“你们先前不认识么？”

“不认识。”

“这可真巧……好，让我来介绍吧。”

“杨修。”然而他自己却抢着说了，又顺便在一张纸上写了有茶碗大的杨修两个字。

我和晓苇都悄悄地笑了起来。

杨修，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

二

自从那一夜，我便常常到杨修那里去。

杨修，他是非常活泼，但又非常沉默，而且常常在高兴的谈笑中，出人意外的吐出极凄厉，极深沉的叹息，使在坐的朋友都感到不安而恍然。可是，在朋友望他发怔，或各自缄默着时，他又很自然的谈着，笑着，和讲着种种极有趣的故事了。然而，象这样，凡是知道他的朋友都暗暗地担忧着；我们的杨修是在强制着哀戚了！

“这宇宙间有什么事不可漠视的呢？”一个朋友在他叹息

里，曾这样极诚恳地说。

“这宇宙间还有事么？我不晓得！”杨修回答了，便尽力谈到别种极平常极无意义的话去，甚至于这样的向朋友说：

“喂！我们也逛八大胡同去！你们喜欢那些烫头髻，尖头高跟鞋，披着红围巾在臂股边的女学生么？好，我们也当同胞或洋鬼子的奴隶去，发财了，照这样的每个人讨他妈的五个！……”于是，朋友们都知道那害人的眼泪，正是无穷的向我们的杨修的狂笑着的心里激流着。

在这种的情形里，朋友们为免掉和减少他的难过，惟有离开的一途了。但杨修看见朋友们一个一个的走去，却没有说出挽留的话，只是默默地微笑，至多也不过很平淡的说：“也好。”

杨修对于任何朋友，只要相见着，无论他自己是感受着怎样的苦恼，都会极有趣极高兴的谈笑着，极细腻的去保存朋友们的快乐和兴味，但对于我，不晓怎的，却单独和别人异样了。当我每次来到他这里时，他只是微微地向我点头，又沉思一般的静坐着，或是象梦一般的躺在床上，脸上满罩着惨澹的憔悴的颜色，有时竟从眼角流下一颗两颗的泪……“这才是不得了！”我看见他这样情形，暗暗地焦灼着。可是这房子里的空气，似乎有一种异样大的吸力，使我消失了走的自动的力量，只是拿下一本随便什么书，无聊地一页一页的翻开去，呆坐着；但这样我又感到“默”的骇怕和苦闷。

“该不到你这里走！”有一次，我不能忍耐他这样的严重的沉默了。

“真的么？我却不愿你这样想呵，好友！”他的声音象祈祷般的极柔和极诚恳，眼睛里充满着处女那样可爱的真诚的光。

“你为什么不作一点事呢？永是这样的摧残自己，是很使我感着不安！……”

“我能够作事么？有什么事可以给我作呢？”他的声音在忽然间突变异样了。

“你对于图画是很有希望的。”

“什么？”

“你为什么不在图画方面努一点力呢？”

“我不需要这个！”他严厉地望着我，这是从来不曾有的神气。

“但为自己却是很好的。”我接着说。

“我要活……”

于是，他又低下头去，沉默着。这时，因为太阳的余晖已在树杪消逝了，苍茫的暮色笼罩到窗里来，杨修的脸上分外的现着苦恼的黯惨了。

三

有一天，明媚的秋阳照在窗上，房子里充满着新鲜的快活的空气。杨修坐在临窗的桌前，安安静静地，侧着头，手腕微动着，创作他一年多不曾创作的别有风味的作品。

“真是奇迹！”我悄悄地想。因为永远是沉默着——而且很象单单为保持着苦恼而活着的杨修，这一次看到他，居然打开了被灰尘封满的颜色，脸上还显露着一种心灵浸溶到艺术里面的异样的愉快。

“是你——”他转过脸儿，笑着说，“你看，这张画得怎样？……还须两笔。”于是，他又侧着头，手腕微动着。

他画的是薄暮时分，在海水将与天色一样的孤岛上，一个裸体的女郎抱着象蝴蝶那般的東西，低着头，闭着眼睛，现出陶醉地要吻下去的样子，……题名为“梦的归来”。

“给我吧。”不久，他画完了，我这样说。

“你拿去好了。”

“这一张你得给你的梨娜寄去，让她快乐一下，以后画的再给我吧。”

“以后却是很渺茫的。”

“我愿你不要这样想！”

“……”

我因为和另一个朋友曾约下时间，在杨修这里只谈少顷，便走了。但当我吃过晚饭再来，推着他房门时，觉得有一张桌子将门抵住，而且杨修还喊道：“我此刻不要人来！”是极呜咽和极惨厉的声音。

“是我。”我偶然说。

“我此刻也不要你来！”

“我要进来。”

“不……”

但我已用力将门和桌子推开了，杨修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于是又躺下去，紧紧地把棉被遮过脸儿，痛哭着。

房子里充满着强烈的酒的气味。

煤油灯默默地从桌上放出黯淡的薄弱的光，显出这狭小的房子是非常的广阔，非常的神秘，有许多隐约的悄悄的影子；在黄灰色的墙上，浮现着墨渍未干的这样的诗：——

将眼泪的光焰毁灭我青春的美梦，
更无须那善哭的狐狸踹蹋我墓上！
呵，在这样秋蝉不咽的死寂的深夜，
告诉我，凶猛的白兰地能麻木灵魂？

我脸色的憔悴既如那狼藉的秋荷，
染所有的颜色亦难描昔日的美丽，

是必要随那飘泊的岁月走到荒野，
躺在萧瑟的白杨树下与古鬼为邻。

请求你，上帝！可不可怜你的残忍，
让我休息于玫瑰的香里抚摩伤痕？
这茫茫灰色的人生我已备尝痛苦，
你瞧，我是怎样的疲乏，流血，与憔悴！

纷扰在我心上的一切冲突和希望，
去吧，到欢乐幸福的人群寻觅满足！
我今夜将那眼泪的光焰毁灭梦想，
和凶猛的白兰地使我的灵魂麻木。

在灯影的暗处，书桌底下，纷乱地满着撕碎的纸，其中最明显地映到我眼睛的，是在日间所见的那张《梦的归来》和朋友们都认为很成功的《海的深处》，以及平常挂在壁上的《委那司》都在这细碎的乱纸堆中了。在那里，有几张玫瑰紫色的信笺，笺上满着很秀丽的小小的字，这不消说是梨娜寄给杨修的了，却也撕成片片，有的还捏团着。象这样颜色和写着这样字的信笺，却有一张平平地放在桌上，被眼泪浸湿了好几处，……其他的東西，在我这时的眼里，已模糊了，并且连杨修的沉痛凄楚的哭声也渐渐地远了，只觉得这空间是无限的静寂和空虚。

但这房子里却依样充满着强烈的酒的气味。

四

我的生活，象极了飘泊的年岁，每年到尽头的时候，便回到原有的地方来，——北京便是我痛恶而又终于徘徊着的一个处所了。

在今年嫩嫩的黄叶生满北河沿的柳树上，河里的水渐渐有鸭群来玩时，我又因厌烦而离去这红墙绿瓦的古城了，漂流到江南、湖北，又疲乏地休息在湘中；但终因不安我的心的平静，也许是不惯处于家里的比较贵族的环境吧，在平波一样的时间里，总是想念着北海的月，中央公园的老榆树，香山的古松、泉水，……以及红帽顶与马鞭似的发辫子也觉得有趣了；于是又在战争紧张的空气里，跑到这灰尘弥漫的沙滩来。

在我飘泊的期中，一切朋友们的信，都只能在我的想象里得个满足了。及休息在家里，这才接到杨修寄来这样的信：

“……你们俩已归到家里，并想就这样的安居下去；我对此，真欢喜异常！因为一个人无再有二十左右的青春，你们俩实也飘泊得够了，所感到生的疲乏是怎样，我以为在三五年里总是单单尽量地饮着爱情的美酒，似还不能痊愈你们俩所有的心的伤害。……至于我，却依样不可救药的那样向空中建设楼阁；但也因为是这样，便更希望朋友能得到快乐，证明这茫茫的宇宙里尚有一些生意，使我也好象自己得到幸福似的。……”

此后，我连写数信给他，都不见他的回复。现在我又飘到这北京来有两个星期了；在第一天，我从火车上下来，看见沈晓苇从措杂的燎影里迎到，握着手的时候我便这样的问：

“修现在在那里？”

“失踪有一个多月了！”

“什么？”我惊慌着。

“失踪……已一个多月了！”

这时候，隐隐地浮现在我流着泪的眼前，是一个狂风哮吼在空间的冬夜；淡淡的绿色的火苗，在白炉上面飘忽着，杨修的手便在这上面颤动。

“我要革命去了！”他笑着说。

“到那里去呢？”一个朋友问。

“广东。”

“革什么命呢？”

“革我自己的命！”

在煤火的光里，憔悴的杨修的脸儿苦笑着。

1926年10月29日夜写于北京

原载1926年11月20日《晨报副刊》。

械 斗

“跳井！”

这两个字便带来了无限的悲愤，激烈，和恐怖散漫到浏村所有的人的心里；时候虽然是初秋，炎威的暑气还未尽灭，但空间却流荡着一种静默的可骇的颤栗，似乎过往的白云，乌鸦，墙头的狗尾草，树叶，和田里的稻，菜，甘蔗，蒿瓜，……以及各样不动的东西，如竹耙，水车，锄，勾子，钓竿，石头，也都现着义愤，暴怒，黯惨和悲凉的气象了。那血气正刚的青年人，象疯一般的无目的的来往跑着，喊着，眼睛闪着火样的光焰，常常束紧他们的腰带，雄壮的膊膀在空间轮回地练习着固有的劲力，并摩擦和整理着他们预备厮杀的种种家伙。稍微年老的，虽然比较稳重些，认为“不必咱们做祸首”，可是在悲悯的脸上也显然露着勇敢刚毅，而且暗中盘算着交绥和防御的种种胜利的策略。女人呢，的确有一部分因为担忧着自己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危险而祷祝“由凶化吉”，但一想到这“跳井”的不幸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便也很感动的叹息着，流出同情的眼泪了。小孩子们看着大人们都匆匆忙忙地，现着异样的脸色和说着异样的话，便呆了，而且他们的父母谆嘱他们千万不要到濮村去玩，而其实已是连自家的大门都不准他们出去了，遂也抱着莫明其妙的窘促的惊疑和骇怕。

这时候，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

在田坝上、牧场上、街道上纷乱地满着人头，脚步，和弥漫着沉痛的激昂的悲壮的叫喊，……全村的空气在颤栗里紧张着，所有的人都象醉汉那样的疯狂了。羊儿惊慌地在菜园里跑着；牛儿在栅里拚命的抵角；狗儿惨厉的狺狺地长吠……

鼓声也撼动山岳一般的响起来。

关于这鼓声，在浏村不变的遗传的习惯，每年只是当春秋两大祭时才能听到，声音却是沉抑而凄哀，象把人引到那寂寂惨惨的境域中去似的；此外，倘有例外的响起来，那不是因为土匪结队来打劫，便是和某村有了不可解的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在十年间，这鼓声是安安静静地在一年里响了两次。

可是这一天却不幸地例外的响起来了。

这样的鼓声第二通响过后，在“陈氏宗祠”前的白杨树间，数也数不清的站满了人，而且还慢慢地增多，至于堆着堆着，那最后面的人，从祠堂的大门口看去，只有八九岁小孩子那样高了。

不久，第三通的鼓声更有力的响起来，于是象火山崩裂一般的声音便震彻在空间。这样的直到村长走上戏台，经过了几番的劝告，大家才稍稍安静下去。

村长已是做过“六十太寿”的人了，须发都半白，但精神却非常兴旺，眼光炯炯地，声音宏亮而坚实的向大家说道：

“咱们惟一的是不能忍辱！”

“谁忍辱谁是狗养的！”大家中有很多这样叫着。于是村长又接着说：

“濮村如果不交出王崇贵来抵偿咱们仲奇媳妇的命，咱们势不能不复仇，咱们是不能受这样欺侮的！不过咱们现在且不忙，等他答复咱们的通书，看是如何，咱们再决定；可是咱们的复仇

却不可不先预备……”

“家伙都预备好了！”大家又嚷着。

“好！”村长用鼓励的刚毅的声音说。于是他便宣告散会，请大家明天再来听消息。

村长退去后，大家便一群一群的结队着，彼此说着义愤激昂的话，神经都兴奋极了；其中最惹人注意的，便是在平常对于工作极勤劳对于村人极有礼的茂叔的儿子邦平了。因为他不但象其他的人那样的束紧腰带，练习筋骨，并且在沉痛的叫喊中还落着眼泪，宣誓非踏平濮村人的宗祠和祖坟，便不要活了。和邦平同样被村人注意的，却也有不少的汉子，但要是那样毫无忌惮的说着愤慨的丑话，小工阿二算是最出众了。

他紧紧地握着铁尺，一面跑着一面亢声地喊：

“将濮村女人的乳子来喂狗！……濮村女人，哼！……”他这样的说着，心里满着复了仇的得意和骄傲；因为有一次他暗暗地瞟一下濮村的一个女人，却被知觉了，那女人便沉下脸来，诅道：“狗娘养的！看什么？眼睛长癞疮！半路死……”阿二认为终身的大耻和倒运的。因为这样，在这次不幸的事件发生后的空气里，阿二的主张是激烈的，举动是疯狂的，言论更是超然白色的了。他自得这不幸的消息，便又欢喜又愤怒的跑到仲奇家里去，可是在半路上他转到三盛酒店里，一口气喝完了六两高粱，向在座的人亢声地说：

“你们还喝什么酒！咱们浏村简直是人家的了！咱们能做人家的奴隶么？象这样的欺侮，没有人道，鬼干的！……”他不清白的滔滔地嚷。

“你醉了吧？”一个酒客问。

“说些什么？”又一个。

“狗才是醉！”阿二愤怒地说，“你们还做梦呢！那仲奇的

媳妇，嫫居的贤德的妇人，她侍奉她的婆婆——那位只能吃饭的老婆子——多孝顺，可是现在死了，死了，跳井！”

“什么？这是真的吗？”十余个的酒客这才同样惊疑着。

“谁说不是真的！唉，跳井，跳井，一死两条命，遗腹的！两条命！……这样的仲奇就要绝祀了！两条命！”

“为什么跳井死呢？”

“为什么？哼！哼！……濮村的王崇贵，就是这鬼小子，千刀万斩的，他遇见仲奇的媳妇，在他们村里的旱沟，先是用软，后来用强了，就在那沟边干那无天理的禽兽的事。哼！那小子！……于是仲奇的媳妇回来哭了两昼夜，婆婆劝她也不听，今天早上就跳井死了。唉，两条命！”

“两条命！”

阿二嚷着走开去；于是酒店里的人，都愤慨着，各自匆匆忙忙地走了。

恶劣的空气由是散漫了全村。

这一夜，在和濮村交界的那土堡上，三十个人一起的，轮流地守卫着木栅；并且号筒时时吹着，另一组二十个人在村里巡逻。这样，那各种从前未有的刀枪和呼哨的声音，又森严又惨厉又悲壮的声音，不绝地在寂寥的夜色里流荡，影响到宿鸟的凄鸣，小孩子的啼声，树叶沙沙瑟瑟地低咽，以及鸡鸭在埘里挣扎，牛羊在棚里冲突，狗儿在田野狂叫，……一切平静的安静，有序，都破裂了，空间是弥漫着深不可测的颤栗的恐怖。

每当濮村的声息响到这边来，大家便极有力的叫喊一声，象示威似的。并且，大家都希望濮村来一个奸细，捉住了，砍下头来高高地悬在竹竿尖上；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所以，在大家守卫和巡逻中，时时便互相问道：

“有吧？”带着希望的声音。

“没有！”

于是大家又失望地静默了片刻。

“真没有——那是濮村人的懦弱，怕死，癞狗似的！”也不知是谁在暗处这样高声的解释说，大家便又得到胜利似的高兴地呼啸，将种种的家伙响动着了。

“真是癞狗似的！”大家终于这样决定的说，因为天色已朦朦地发亮了。

到太阳的光辉照到田野的时候，鼓声又激厉的响起来，于是象潮水一般的人群，连连绵绵，纷乱地向祠堂奔去。这时候，被村人最注意的小工阿二，他似乎曾喝了酒，脸上涨满着血色，眼睛呆呆的望着，疯疯癫癫的大声叫喊：“杀过去！一个不准留！剩一个不算咱濮村的好汉！呵，杀……杀尽那狗男子，一个不准留！……”赤露着的膊膀，青筋条，暴现着和那四尺多长的勾镰刀不住地在阳光里旋舞。

“阿二真是一个侠肠的汉子！”如果在无意中忽然听到这赞扬的话，那他的勾镰刀便有力的飞闪得更快了。

今天的人数，比昨天确是更增多了；人气也更见激烈，刚毅，勇敢，大有非把濮村的所有都踏成平地不可的气魄。因为这样，人声便犹如捣碎天地那般的悲壮的鼎沸着，白杨树上的鸟儿都咻咻地飞到远处去，第二通的鼓声也只能深沉地在紧张的空气里幽幽地响着了。

在村长还不曾登台，有许多激昂的分子，便自由的跑上去，嚷着使人感动的叫喊……同时，便有许多妇人们，静静地在祠堂里面的侧厅里，有的叹息，有的流泪，围绕着跳井死的仲奇媳妇的尸首：她的身体比平常大了一半；头发散着而且被污泥浆硬了，脸上模糊地满着伤痕；眼睛却一只半开着；……尤其可怕的是她涨得异样大的肚子，和露着白牙齿的嘴巴。

“真可怜！”这种声音是任何时都容易听到的。

大家愤愤地闹了不久，第三通的鼓声响了，于是村长和村甲及财主士绅们走上戏台去；跟在村长背后的，大家都认得是祠堂管事韩伯，他脸色极愤怒，又极惨厉，手上不住的流着血。

经了人声突然更凶猛的鼎沸一下，村长才大声的说，声音又沉痛又激昂，脸色从稳重变到紧张，是完全被热血燃烧着了。

“咱们现在不能不决斗了！你们瞧吧！——真是没有这种道理！——韩伯送通书去，濮村人不但不认错，反将通书撕了，口出不逊的话，说是咱们村里的女人只配当娼，来一下有什么要紧呢？韩伯当时气愤极了，和他们争论，于是他们将韩伯的指头砍掉了……”

“杀过去！”小工阿二打断村长的话，嚷着。

“杀过去！杀他娘的一个干净！杀！”大家便附和着叫喊。稍稍安静的空气便又骤变了。

这时候，须发半白的村长，看去全不象是一个老年人了，他屹立着雄壮而威武，眼睛满着火光的炯炯地闪动，两只手又在腰间，象要将他的豪厉森严的气魄压死什么伟大的东西似的。他静默了少顷，便钟声一般又深沉又洪亮的说：

“咱们现在是不能不拚一个死活了！那么，咱们明早便和他们决斗！你们今晚守栅和巡逻要加倍小心，等天明时，都到这里来，我自有计划，调遣你们！你们的家伙都预备好了吗？”

“早好了！”大家回答。

“那末你们且回去；我还有别的事要设法的！”

村长和村甲等退下戏台去，于是大家又潮水一般的纷乱着，叫喊着了。

第二天，疏星的微芒还不曾尽灭，这个祠堂前便已刀枪森列，人声嚷嚷了。不久，村长又出现在戏台上，拿着一面三角形

白布红边小旗子，慢慢地摇动，嘴里不绝地喊，天，地，元，黄，……各种关于队伍组织的表号。这样，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村人，便三十个人三十个人的走开了：一面吹着号筒，一面自己呐喊，……浩浩荡荡地杀进濮村去了。

这一天恰是一个惨淡的天气，阴阴欲雨……

因为没有阳光，又没有钟表，所以不知道确实是经过了多长时间，但似乎并不怎样久，因为村长预备着胜利凯旋的酒放在桌上还不曾全冷，便有两个村人抬着小工阿二进来了。他是第一队的先锋，临走时异常的激昂奋勇，脸上满布着“不杀仇人誓不归”的气概，握着那柄的勾镰刀是极其锋利的，但现在却闭着眼睛，困难的低低地呼吸，黄牙齿一大半露在惨白的嘴唇外面，腿是直着，勾镰刀已不在手中了，一只胳膊很无力的放在身旁，肋下不住地流着鲜红的血……

“怎么？”村长有点惊慌了。“咱们的形势不好么？”

“好得很！好得很！”两个村人同声回答。

于是，一个医生忙地走过来，用他长着有一寸长指甲的手，摸一摸阿二的鼻端和胸前，迟疑了一忽，便拿来一束干干的药草，往伤处塞进去。医生的手还不曾拿开，阿二在沉寂的僵卧里，便突然震动一下，旋又极困难的低低地呼吸去了。

村长蹙着眉心，在阿二身旁，不住地来回的走。

“不至于吧……”他不安的自语着。

不久，茂叔的儿子邦平也流着血被抬进来了：他是和阿二一样的奋勇而现在也一样的只能极困难的低低地呼吸了。

接着又抬进了几个人。

“咱们的形势不好么？”村长每一次看见抬进人未，便这样问。

“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村长却总是不安着。

空间除了喊杀和铁器互击的声音，似乎其他一切的东西都寂然了；天气是惨惨的阴阴欲雨……

这种的混乱，不停止的纠缠着，经过了很长的夜，直到第二天傍晚，这才稍稍的平静去。当阳光挂在树杪，许多的鸟儿都想归巢的时候，浏村的人才零零落落地，却也有三百多人，大家在疲倦中兴奋地打着锣，叫喊着：——

“踏平了！踏平了！”

接着，便来了流畅的欢声和沉痛的哭声。及到天色渐渐地黑了，祠堂的横台上燃着无数的火把，蜡烛，和木香；在横台两旁，排列着仲奇媳妇，小工阿二，邦平，和其他的尸首约有二三十具。

“怎么还没有来？”村长在得意中，焦急的问。

“呵！来了，来了！”大家喊着。

这时，一个有力的强壮的村人，挑进了两个竹筐子，他走到横台下，便倒出来了十几个头发散乱，血肉模糊的男女的脑袋，……于是从村长以下，都肃诚的静默着，祭奠那僵卧着的为义牺牲的死者。

鼓声便幽沉而凄哀地谐和着死者的亲人的哭泣。

1926年11月10日夜于北京

原载1927年2月26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

一个穷人

伯涛已是两天没有食物到嘴了，到了第三天，在淡薄的曙光从灰白色的云幕里透出时候，他被饿肚闹醒了：他静静地躺在又硬又冷的铺板上，张开着深陷的圆圆的眼睛，将一种异样的眼光射到窗外的孤另另地脱尽叶子的枣树去，想着他故乡的柚子、甘蔗、蕃茄、无花果，和河里的鲫鱼，虾蟆、土蛙，以及端午节的莲子粽，中秋的桂花月饼，……凡是关于可食的东西他都一一的想到了。但仅靠这样的空想，对于他的饿肚是没有补益的；于是他进一步想着那种东西，一件件的放在床前的桌上；并且桌子一张不够用，添上了两张、三张，至于房子里都陈列得满满地了，这才拣其中所最好吃而且是素常最喜欢吃的，慢慢地放到嘴里去，轻轻地嚼着，吞下……

“可气！”然而他终于愤恨了。

在愤恨里，他又看见到破旧的顶棚，棚上的纸一张一张地倒悬着，象要落到他身上似的；那三面的纸壁，更是腌脏透了，黄黄黑黑地满着苍蝇的粪和蚊子及臭虫的血，而且其中还花花地写着“和尚讨亲”，“小林王八蛋”等字样，这也不知是那个小孩子或成年人留下的纪念。“这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又想着。

这时候，明媚的阳光，从树上，从屋檐，从窗格上照到他的床上来；同时，又从微风里送来了一种清脆流利的歌声。

“妹妹快起来。……”

伯涛听着，突然微笑了。他急急跳下床去，在破旧的书堆里捡到了一张“苏堤春晓”的画片，跑出门外去了。

唱着歌的，是一个女孩子，她正在挂着书包，在静静的胡同里独自一跳一跳的走着，是上学去的。伯涛对于这个女孩子，在两个月前，是非常的喜欢她，常常把画片给她玩，……可是现在他自己觉得和她还是很有隔阂的，而且更因为有了另一种缘故，使他踌躇着，羞惭的犹豫显露在他的脸上，他暗暗地说：“这是我干的事么？无耻的卑劣！”但是那空空的饿肚里，却有一种火样的东西在作怪着，诱惑他，终逼迫他走到那女孩子面前，现出画片，说：

“小菜，你看这张画！”

“把给我，把给我！”她快乐极了。

“你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伯涛指着她的书包。

“鸡蛋糕。”

“把鸡蛋糕给我……”他怯怯地说。

“好！”于是她欢喜地走了。

伯涛拿着这把画片骗来的鸡蛋糕，心里难过极了，他想：“哼！骗了小孩子作早点吃的东西，是多么无耻，卑劣！”一面却饿馋馋地吞下去了。可是这小小的几块鸡蛋糕，在牙齿间，很不曾有什么感觉的便消化了，那空虚的肚子只是更大更大的空虚着，一种饿火也炎炎地狂炽得越厉害起来。他受着这样的结果，真完全出他的意料了。当初，他以为吃一点东西是比较没有吃好些；谁知现在反被饿火更盛的熬煎着了。这时，在他憔悴的脸上，便现露着惨白的饿色，唇儿颤颤地动着，象感着冷意一般的全身扑索……

“饿死去吧！”他愤怒地默想。

女孩子的歌声，已隐隐地失灭了；阳光温柔地铺在地上，行人渐渐地增多。“我已经做过无耻的事了！”于是他又想，“但这能算作什么不幸呢？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接着他又恐惧地低声说：“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今天一定会做一件事！只是一件……这一件……是毫无疑义的！”他茫然地抖索着走向街上去。

当他走到另一个胡同里的时候。一只又矮又肥的黑色哈巴狗，颈上的铃儿叮叮当地，从门槛里跳出来，向他嗥嗥地叫着，他又感到轻蔑的侮辱的悲愤了。

“人势利，狗也势利，这真是一个势利的世界！”他想着，一面又慢慢地向前走。

小狗却紧紧地跟着他的脚后不住地叫着。使他终感到厌恶了，便拾起一块砖头，用力的打去。但砖头却落在朱红漆的大门上，发出砰的一声，然而这意外的结果，他也有点得意，因为住在这个门里的是富人，并且常常有一个穿着青布大褂的厨子，把大块大块的猪肉、羊肉，和白嫩嫩剥了毛的鸡，鸭，以及其他贵重的食品，一筐一篓的挑进去，……这些，在他已经饿了两天的眼睛看去，是一个绝对的仇敌了。

“嗥吼……”小狗乖着尾巴在远远地望他叫着。

但他已把狗的事情忘却了，只想着猪肉、羊肉、鸡、鸭，等等的味儿；接着又觉到肚里的空虚，和腿脚的无力了。

“这怎么办呢？肚子！”他走向街上去，低低想着。

秋风习习地吹到他的身上，他又抖索了。

“又饿又冷！……”

正在这时候，一件硬硬的东西碰到他的怀里来，并且很有力的叫出一种声音！

“怎么？”

他仰起头去，这才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饭馆里的小伙计，站在他身边，眼睛充满着厌恶和怒气。

“你这个人怎么啦？”小伙计又接着说：“你瞧！”指着落在地上污泥里面的烧饼和油条。

“真是碰见鬼了！”他想。

小伙计便大声地说：“赔我！”

“是你自己碰到我身上来，”

“那不成！不成！”

“人一穷了，什么倒霉的事也都来了，”他想，便慢慢地走去了。

然而小伙计赶上前去，拖住他久已不洗的洋布大褂，叫道：“跑么？哼！赔吧，五个油条五个烧饼！”

“滚你的！”伯涛终于愤怒了，用力的将小伙计推开去。于是他又慢慢的去了。

小伙计从地上爬起来，哭泣着，拣起粉碎的油条和污秽了的烧饼，一面骂道：“你妈的！强盗！……”

“强盗！”很久了，这声音还悠悠地流荡在他的耳边。

“强盗！”他自己也低声地说着，而且觉得其中有许多意味，不同的生活的意味，便渐渐地在他疲惫的眼睛里浮出一个森林，一个没有人烟的森林，在那里，几十个弟兄们坐在草地上，饮酒，吸烟，有无数的金银堆积着，猪羊鸡鸭更不消说了，是随意想杀多少就多少。并且，在一个朦胧的月夜，同着弟兄们埋伏在蒿芋深处，瞄准那从这经过的尊严的所谓大人或阔人，拍的给他一枪，……于是，于是……

他已快乐得笑出来了，无力再往下想那更快乐的事。

“强盗！”他只是这样极骄傲的得意地想着，一面不停的往前走，脚步确是雄壮多了。

一辆灰色的小车走过他的身旁，将车里烤红薯的气味强烈地窜进他的鼻管，他眼前的幻景便消灭了。

“好香！”他想。

这时，他又觉到肚子的空虚了。

“我今天一定会做出一件事，”于是他又接着想：“只一件！一件……”又有点愤怒了。

“就是这一件吧！就是这一件吧！”他决定的说，心头又充满着骄傲的得意，脚步便雄壮地快快地走去，是向着他原来的路。

不久，他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了，躺在床上，细细地想着将来的威武，慷慨，快乐，……便常常地笑出声来。

“在家么？”在他的笑声地，突然在门外响着这声音。

他晓得，这又是那个可怜的房东——孤独的头已灰白的老妇人要钱来了，便答道：“进来吧！”

“今天有钱了吧，陈先生？”她只站在门边说。

“多着呢！”他非常的得意。

老妇人现出惊疑的神气，却也带点笑意说：“那就好啦！……快先给我一点买面去吧，肚里正饿得难过呢。”

“我还得去拿。”他依然非常的得意着。

“还得……”老妇人迟疑了一忽。“那，那就快些去吧。天爷爷，我的肚子可不能再饿了呢！”

“好！好！”伯涛得意的坚决的说，便跳下床去，很快地经过老妇人身边，扬长地走出大门了。

“那个该死的骗子，穷光棍，还欠我三个月房租呢！”然而这个孤独的老妇人终于在看见到伯涛留下的那几本残书时，便这样愤恨的诅骂着。

1926年11月于北京

原载1926年12月15日《晨报副刊》。

中 秋 节

离开我的故乡，到现在，已是足足的七个年头了。在我十四岁至十八岁这四年里面，是安安静静地过着平稳的学校生活，故每年一放暑假，便由天津而上海，而马江，回到家里去了。及到最近的这三年，时间是系在我的脚跟，飘泊去，又飘泊来，总是在渺茫的生活里寻觅着理想，不但没有重览故乡的景物，便是弟妹们昔日的形容，在记忆里也不甚清白了，象那不可解得的童时的情趣，更消失尽了！然而既往的梦却终难磨灭，故有时在孤寂的凄清的夜里，受了某种景物的暗示，曾常常想到故乡，及故乡的一切。

因为印象的关系，当我想起故乡的时候，最使我觉得快乐而惆怅的便是中秋节了。

在闽侯县的风俗，象这个中秋节，算是小孩子们一年里最快乐的日子了。差不多较不贫穷的家里，一到了八月初九，至迟也不过初十这一天，在大堂或客厅里，便用了桌子或木板搭成梯子似的那阶级，一层一层的铺着极美观的毡子，上面排满着磁的，瓦的，泥的许许多多关于中国历史上和传说里面的人物，以及细巧精致的古董，玩具，——这种的名称就叫做“排塔”。

说到塔，我又记起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许多表姊妹表兄弟的家里，都没有我的那个塔高，大，和美了。这个塔，是我

的外祖母买给我们的，她是定做下来，所以别人临时都买不到，因此，这一个的中秋节，许多表姊妹表兄弟都到我家里来，其中尤其是蒂表妹喜欢得厉害，她老是睁着她那双圆圆清澈的眼睛，瞧着塔上那个红芙蓉，现着不尽羡慕和爱惜的意思。

“老看干么？只是一个芙蓉！”我的蓉弟是被大人们认为十五分淘气的，他看见蒂表妹那样呆呆地瞧着，便这样说。

“我家里也有呢！”她做出不屑的神气。

“你家里的没有这个大，高，美！”

“还我栗子！都不同你好了！”蒂表妹觉得自己的塔确是没有这个好，便由羞成怒了。

“在肚子里，你能拿去么？”蓉弟歪着头撅嘴说，“不同我好？你也还我‘搬不倒’！”

于是两个人便拌起嘴来了。

母亲因为表姊妹表兄弟聚在一处，年龄又都是在十岁左右，恐怕他们闹事，故常常关心着。这时，她听见蓉弟和蒂表妹争执，便自己跑出来，解分了，但蒂表妹却依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哭着。

“舅妈明年也照样买一个给你，”母亲安慰她。

“还要大！”蒂表妹打断母亲的话，说着，便眼泪盈盈地笑了。

我因为一心只想到北后街黄伯伯家里去看鳌山，对于这个家里的塔很是淡漠，所以说：

“你如喜欢就拿去好了，蒂妹！”

她惊喜地望着我笑着。

“是你一个人的么？”然而蓉弟又不平了，“是大家的，想一个人做人情，行么？吓！”

“行！”我用哥哥的口气想压住他。

“不行！”他反抗着。

母亲又为难了，她说：

“得啦！过节拌嘴要不得。我们赶快预备看鳌山去吧。”

“看鳌山？”蓉弟似乎很喜欢，把拌嘴的事情都忘却了。“大家都去么？”他接着问。

“拌嘴的不准去。”

“我只是逗你玩的，谁和谁拌嘴？”蓉弟赶紧去拉蒂表妹的手。

“不同你好！”她还生气着。

“同我好么？”我问。

她没有答应，便走过来，于是我们牵着手，到我的小书房里面去了。

在表姊妹中，我曾用我的眼光去细细地评判，得到以下结论：

黎表姊太老实，古板，没有趣味；

芝表姊太滑头，喜欢愚弄人，不真挚；

梅表妹什么都好了，可惜头上长满癞疮；

辉表妹真活泼，娇憨，美丽，但年纪太小，合不来；

只有蒂表妹……我没有什么可说了。

这时候我和她牵着手到书房里，而且又在母亲和蓉弟面前得她默默地承认同我好，心里更充满着荣幸的愉快了。我拿出许多私有的食品给她，要她吃，并送她几张关于耶稣的画片，末了还答应她到西湖去，住在她家里。她说：

“你同我好是真的么？萱哥！”

“骗你就是癞狗！”

“怕舅舅和舅妈不准你去我家里吧？”

“那不要紧！你说是姑妈要，还怕什么？”

“那末你念书呢？”

“念书？”这可使我垮了。因为那个举人先生，讨厌极了，一天到晚都不准我离开桌子，限定背三本《幼学琼林》，《唐诗》，《左传句解》和念一本《告子注》，以及做一篇一百字的文章，默写一篇四百字的书，模仿一张四方格的大字，真使我连吃饭和上厕的时候都诅他；然而他依样康健，依样用两寸多长的指甲抓他的脚，头，耳朵，和哭丧着脸哑哑地哼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时磕睡来了，便团了一根纸捏放到鼻孔里旋转着，打着“汽，汽”的喷嚏，将鼻涕溅散到桌子上，又拍了一下板子说：

“念呀……”

他的脸……

“你怎么不说话呢？”蒂表妹突然推一下我的手腕，说。

“念书可就不好办了！”我皱着眉头。

“不管他——鬼先生——不成么？”

“不成。”

我们于是都沉默着。

经过了半点多钟，表姊妹表兄弟们便跑进来了，嘻嘻哈哈地，现着极快乐的样子。

“我们马上就看鳌山去了！”宾表哥说。

“你不去么？蒂妹！”黎表姊接着问。

“我不想去了。”蒂表妹没有说什么，我便答道：“你们去好了。”

“又不是问你！”蓉弟带着不平的讽刺的意思。

“不准你说话！”我真有点生气了。

幸得母亲这时候走进来，她似乎还不曾听见我和蓉弟的争执，只问我：

“萱儿！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摇一下头，表示没有做什么事。

母亲便接着说：

“看鳌山去吧。”

“我不去。”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那么，”母亲向着蒂表妹说，“你去吧。”

“我也不去。”蒂表妹回答。

“也好。你们好好地玩，不要拌嘴。”

于是母亲领着表姊妹表兄弟们走了。

看鳌山，这是我在许多日以前便深深地记在心上的事，但现在既到了可看的时候，又不想去，自然是因为蒂表妹的缘故了。

“你真的不想去看鳌山么？”母亲们都走去很久了，她又问。

“同你好，还看鳌山么？”

她笑了。

天色虽是到了薄暮时候，乌鸦和雁子一群群地旋飞着，阳光无力的照在树杪，房子里面很暗淡了，但我隔着书桌看着她的笑脸，却是非常的明媚，艳冶，海棠似的。

“只是蒂表妹……我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又默默地想着在表姊妹们里所得的结论。我便走近她身边去，将我的手给她。

“做什么呢？”她看见我的手伸过去，便说。

“给你。”

“给我做什么呢？”她又问。

“给你就是了。”我的手便放在她的手上。

“你真的同我好呀！”她低声地说。

“谁说不是？”

“也学舅舅同舅妈那样的好么？”

“是吧？”我有点犹豫着。

“舅舅同舅妈全不拌嘴，这是妈告诉我的。”

“我们也全不拌嘴。”我接着说。

“这样就是舅舅同舅妈那样的好了。”

“那你还给我亲嘴。”

“亲嘴做什么呢？”

“你不是说我们象舅舅同舅妈那样的好么？舅妈常常给舅舅亲嘴的，我在白天和夜里都瞧见。”

“是真的么？”

“骗你就算是癞狗！”

“那……那你就……”

她斜过脸来，嘴唇便轻轻地吻上了。

明透了的月亮，照在庭院里，将花架旁边的竹林，疏疏稀稀地映到玻璃窗上，有时因微风流荡过去，竹影还摇动着。我和蒂表妹默默地挨着，低声低声地说着端午节的龙舟，西湖的彩船，和重九登高放纸鸢，以及赌纸虾蟆，踢键子……说到高兴了，便都愿意地，又轻轻地亲一下嘴。

“你看！那是两个还是一个？”当我们的脸儿偎着，她指着窗上的影儿，说。

“两个。”我仰起头去，回答她。

“是一个。”她又把我的脸儿偎近去。

“真是一个！”这时我的头不仰起来了。

“好玩！……”她快乐极了，将我的脸儿偎得紧紧地，眼睛斜睨着窗上。

我们这样有意思地玩着，大约只有一点多钟，母亲和表姊妹

表兄弟们都回来了，蓉弟便自己夸奖地在我和蒂表妹面前说：

“鳌山真好，好极了！龙吐水，还有……还有……吓！龙吐水！”

黎表姊也快乐地说：

“种田的，挖菜的，踏水车的，……全是活动的，真好看！”

“你喜欢看鳌山么？”我偷偷地问蒂表妹。

她摇一下头，又撇一下嘴，便也低声地问我：“你呢？”

“我也不。”

不久，我们都到大天井里，吃水果，月饼，喝葡萄酒，并赏月去了。

母亲伴着我们这一群小孩子玩着，猜谜的猜谜，唱歌的唱歌，其中只有蓉弟最贪吃，而且喝了三四杯酒，脸儿通红了，眼睛呆呆地看人，一忽儿他便醉了，哭着。

“醉得好！”我和蒂表妹同样的快乐着。

这样的到露水很浓重的时候，母亲才打发我们睡去。因为我的身体虚弱，虽是年纪已到十岁了，却还常常尿床，所以我的乳妈（其实早就没有吃她的乳了）固执的不要我和蒂表妹在客厅里睡，把我拖到她的房子里去了。

“老狗子！”我恨恨地骂我的乳妈。

“好好地睡吧。不久天就会亮了，再玩去。”

“可恶的老狗子！”我想着，便朦胧了。

第二天我醒来后，跑至客厅里一看，蒂表妹和其他的表姊妹表兄弟们通通回家去了。……

真的，自那一年到现在，转瞬般已是十年的时间了，我从没有再过一个象那样的中秋节，并且最近这三个中秋节还是在我不知月日的生活里悄悄地渡过去。表兄弟们呢，早就为了人类间的壁

垒，隔绝着；表姊中有的已做过母亲了，但表妹们总该有女孩子的吧。惟愿她们不象我这样的已走到秋天的路上！至于那个塔，是否还安放在楼上的木箱里，每年在八月初旬由小弟弟们拿出排在大堂上最高的层级上，也不可知了。送这个塔给我们的外祖母还康健着么？故乡的一切却真是值得眷念的事！

1926年11月于北京

原载1927年1月13日《晨报副刊》。

圣 徒

窗子外面，天渐渐地黑下来。每家屋顶上缭绕的炊烟，也烟消云散了；证明在这个村落里面的人们，已做完了他们日间所应做的事，吃完晚饭了。据他们的遗留下来的习惯，生活是有规则的，因此一到了入夜，空间便静寂了，似乎一切的东西都象人那样的安安静静地休息着。要不是在每个的窗口，模糊地闪烁着一点灯光，几乎这一个将近三百家的村落，成为黑暗里面的一片旷野了。

因为时候是深秋，较有钱的人家都燃上了火盆。

在退职的县长的家里，自然，为了声誉和门第的缘故，他们的火盆更是很早便燃着熊熊的火焰。围着这样暖和的火盆，他们依着家里的礼教，除了县长的母亲有时轻轻声地自语，和县长的幼儿的咿呀之外，大家都象沉思一般，将手放在火盆上面，静默着。

说到县长的母亲，她是做过七旬大寿的人了，虽说额头上面已起了不少的绉纹，眼睛深陷着，牙齿也有掉落的，但说起话来，却使人想到她的康健，和她自年青时便有的一种怪脾气：自信和坚决。因此，某一种的事情在她看来假使是认为对的，便绝对的没有错了。她说的话，做的事，这不消说，是更不容人非议的。所以，她的儿子，媳妇，以及长工们，在她解释着事物的时

候，大家都象负了什么重载，必须小心地静听着，连呼吸也不敢自然和用力了。否则，无论是那个有了何种的动作，她会认为这是不服从她的意见，辜负她的善心，那么她就发气了，并且这种气会使安乐的家庭变成恐惧，叹息和扰乱了。

但是，使她生气的这个人，只要在她的面前认了错，说一声“饶恕我吧”，她当时就用那极慈爱的眼睛望着，极温和地说：

“愿天父赐你福音，和平同你们在一块儿！”

于是一切的事情都归平静了。

因了她这种不可动摇的固执，和基督教的一种信念，凡是她家里的人，每一个都曾经忍怒着跪在她的脚前，听她这样的话：

“我用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名义给你行洗礼！阿门！”

当水从她手里洒下来，他们却永远记着这是一种侮辱。但他们为了没有力量去抵抗或躲避她的威权，终于记着她预先告诉他们的话，回答说：

“我爱基督！我看见了光明！”

这样，她，她觉得至少在她自己的家里，已尽了基督命令她所做的一点职务。因此，这一个家里，在吃饭之前和吃完了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低下头，闭起眼睛，默默地同声的祈祷：

“基督的仆人，……感谢天父！”

同时，在其余人的心里，自然，是充满着苦闷，忍辱和诅骂了。

这一夜，照例的做完了这样的祈祷，大家便围到火盆来，坐着，都不说话，好象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在那儿默默地思想着。

空间的静寂，可以听见火盆里面木炭爆裂的声音。

直到她的第二个儿子，县长的弟弟，从门外走进堂屋来，大家的身体才摇动了，并且发生一种低微的互相问话的声音。

可是县长的弟弟却带着忧郁，用痴呆的眼光向大家望着。

“你从哪里来？”县长问，似乎他有一点怀疑了。

“从祠堂里。”

“做什么事呢？”

“开会。”

因为他是防匪紧急事务会的会长。所以大家听到他的答语，便现出惊恐的神色。

他就接下说：

“会是开过了，告急的呈文也送走了，练勇们也通知了，然而事情还是很危险！”

大家都静静地听。

“究竟有好多土匪？他们现在到了那里呢？”县长问。

“据说有三千多人，并且把蜈蚣山那面的官兵打败了，现在已到了靖树浦……”

“靖树浦！”县长太太恐惧地低声说。

“如果不分昼夜，那么，他们至迟在明天下午便到我们这里了！”

“明天下午？”县长踌躇着。

可是县长的母亲，这位年过七十的老太太，在大家感着不幸消息的恐惧里面，却单独的温和地说：

“凭神降福！……基督的仆人！……和平同我们在一块儿！”

在这时，长工引着几个练勇的头目进来，他们带着武器，说是所有应做的事情都预备好了，请会长给一个口号。

“飞龙！”

于是他们重新拿紧他们的武器，脚步很有力的走开了。

“怎么，今夜就戒严了么？”

“有备无患，早一点总是好的！”

“不要紧吧？不要紧吧？”县长太太断断续续地问。

然而没有一个人答应她。他们——县长和他的弟弟，都低头看着火盆里面的火苗，各有一种沉重的忧愁布在脸上。

老太太还是无忧无虑地做着她的祈祷：

“和平同我们在一块儿！”

在外面，空间便扰乱了。那尖锐的喇叭声音从土堡上响起来，同时便有许多呐喊，和许多不同的武器敲打的声音。火把的光把所有睡着的鸟儿从树上惊醒，它们迷茫地鼓动着翅膀，向无穷的夜色里狂飞着。因为突然失了平常的安静，这种骚乱便也影响到所有的兽类了：狗首先没有目的的乱叫；牛似乎发了狂，拼命的用它的角去抵触木栅，惨厉的哼；……总之，一切的东西在这时都变态了，便是固定地在地面上立着的屋子，也似乎在空间颤动。

听着这样异样的纷纭，睡在县长太太怀抱里的小孩子，哭起来了，这种声音便参加到外面的那种扰乱。

“不要紧吧？”县长太太又问，一面轻轻地拍着小孩子。

县长从火光里抬起头，脸色更忧愁了，叹息地说：

“我们的不幸！”

“总要想一个法子呀！”他的太太紧接着说，带些求怜的意思。

“有什么法子呢？”

他的弟弟也抬起了头，看着哥哥和嫂嫂。

“除了弃掉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法子呢？”

“那也……”

但是老太太转过脸来，打断他们的话；她很安静地，又带着责罚的口吻说：

“你们！说的是什么话？为什么你们忘记了祈祷呢？”

都不敢再说了。

于是老太太闭起眼睛，又做着她的祈祷：

“我们过的是快乐日子，光明是充满在我们的周围，阿门！”

接着，她又做了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向她的儿子们祝福：

“凭神降福！基督的仆人！救世主赐给你们荣幸！和平同你们在一块儿！”

她并且默默地自语着许多关于基督信念的话。

然而县长却实在焦灼了，他悄悄地问他的弟弟：

“没有别的较好的法子么？”

“我也希望能得到这个！”

围着已经熄了火的火盆，在静默的忧愁和恐惧里面，不久天就从东方开展来灰白色，窗口渐渐地发亮了。这时，他们突然觉得疲乏很重地压在身上，便各自走开，休息去了。

“上帝的忠仆！……感谢天父！”走到床边，老太太还撑持着倦态，作了祈祷。

可是在她刚刚睡到酣处的时候，她的心突然跳起来，模糊地听见一种急迫的呼喊：

“妈！妈！”

于是她惊醒了，很慢地张开她那睡眠未足的眼睛。

“快起去！快起去！”

看清了站在她床前的人，她便问道：

“又闹什么乱子呢？”

“土匪！”县长用惊慌的声音回答她。

“又是说土匪！”她现出不耐烦的神气。“你们走开吧，我还要睡啦。”她的眼睛便瞌上了。

“土匪，他们隔我们这里只有三十里路了！”

“那怕什么呢？”她的声音还带着不耐烦。

“不，不是这样的！”县长解释说：“妈！你要晓得，他们一来，我们全村的人都要给杀掉了！”

“我有我的信仰！”

作了十字架的记号，她又极虔诚地祈祷起来了。

“凭神降福……”

这时候，外面更纷乱了：人声和各种兽物的叫喊混合着，变成了一种异样悲哀惨厉的扰乱，强烈地流荡在空间。因为在这种扰乱里面，他们很久没有听见喇叭的声音了，便愈觉得事体的不妙，不禁的颤抖起来。

“怎么，练勇们不吹号筒了么？”县长问，声音已有点战栗了。

“真是的……”他的弟弟回答。

于是他们很月心的静静地听了一忽，便同样骇怕起来，脸色渐渐地苍白了。

“这，这是土匪来了！”他们措乱的喊。

“凭神降福……”然而老太太还安静地祈祷着。

“快逃走吧，妈！”

“不要管他们！我有信仰：基督会给我们荣幸！上帝永没有拿罪祸给他所爱的人！……”接着她又默默地祈祷了：

“凭神降福！……”

外面却更加扰乱了，充满着叫号和哭泣，并且连续地响起了枪声……

县长和他的妻子，弟弟，他们便分外焦灼起来，惊慌地彼此想着，终于他们跪下去了，悽惨地恳求说：

“可怜你的小孙子吧，妈！如果再迟一点，就来不及了！”

“我有信仰，”老太太依然象祈祷一般的说：“上帝会给我

们福音！”

因为形势愈紧迫了，他们没有另外法子，只得用强力把这个圣徒从床上拉起来，大家拥护着，向后门逃走了。

然而只走到第二进的回廊边，约有五十个的土匪便已打进了后门，奔窜到第三进堂屋的天井上，向着他们跑来。

在凶猛的呼叫声和枪声响着的一刻中，他们便失散了。

残杀和掠毁在这个村落留下了纪念，这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了。在淡漠的阳光怯怯地从树梢爬下来，照着满地的遗骸，结的血，和木瓦的余烬，器具的残留，以及许许多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的时候，县长也同其他侥幸的人一样，从稻草堆里爬出来，麻木的脚用着力，却还颤抖地一步一步的跛着，走到他自己的焚了一半的屋子。

他没有哭泣，也没有叹气，只是脸色象死人那样的晦涩，两眼无光的发着怔，象将要饿毙的鹰般向四处探望。

“你是完了！”在一根焚成炭的木柱旁边，他首先发见了他的妻子。

“你也完了！”他想，因为在他妻子的腿下，他又发现烧焦了脸的他的小孩。

以后，在瓦堆和板块里面，他的母亲——那个固执的信仰着基督的圣徒，也发现了。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突然来到，彼此惨然默默地对看着，这样怔愕了很久，于是从乾涸的眼池里面，流下连贯的泪球了。

“基督的仆人……感谢天父！”

异样的一种叹息，便从他们满着眼泪的唇边吐了出来。

1927年3月于北京

原载1927年4月9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22期。

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

在中国，要是感化于欧洲文明的新人物从自由恋爱而结婚，那末，他们俩的蜜月生活，其地点差不多都选择在杭州的西湖了。这自然是因为中国的境域里面没有别的地方比这个更好的——或说是更适宜于这种人之情怀的缘故。所以，这一对从北京度蜜月去的人儿，虽然他们俩都不愿因循别人的前例，曾想独开一条新的途径，但经过了几次商量，两个人终于异口同声的说：

“还是到西湖去吧。”这自然是因为时间的经济和旅途方便的缘故了；否则，要是他们俩愿意到日本或是意大利去，都是很可能。可是在国内，而这样的一个地点，却颇费他们俩的踌躇了。

决定了这个地点问题的当天，正是他们俩各自忙着第二天行结婚礼的那时候，两个人坐上一辆马车了，从景山东街到琉璃厂去，在商务印书馆买了一本西湖游览指南，和一册西湖风景画片，……并且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俩又同时想起了还须要一幅西湖全图，于是马车已走到了天安门，又折向东安市场去了。回家后，还不曾脱去帽子和解开斗篷，两个人就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打开这些东西，头发挨着头发，慢慢地看着，有时彼此闪起眼珠，相对的笑了。

“我们俩要在飞来峰上照个相。”在看着画册时，她忽然欢悦的说。

他听见了，便用同意的柔和的声音回答：“当然。”

关于这种就要结婚的人儿摩着脸颊，看他们俩度蜜月地点的心情，似乎用尽了字典上的名词，还不能形容得确切；但可以笼统的这样说：他们俩的时间，从太阳正中至于夜色浓厚，是完全不经意的用在这个上面了。这一夜，虽说是躺在异样的床上，但两个人却做起同样的梦了。第一，很美丽地展在他们俩眼前的，是将行婚礼和正在行着婚礼时的情形，和他们俩自己的心的变化。譬如主婚人是怎样带着教训和勉励的意思说着赞词，证婚人怎样用欢愉的声音读着证书，证礼人怎样尊严地高诵着礼节，和女傧相，男傧相，是怎样互相地交换了他们俩的信物——戒指，以及……凡是极华丽的婚礼所有的程序，他们俩都毫无遗忘的细细地想到了。在其中，最使他们俩想着而觉得心儿特别醉迷迷的，便是在行礼时不可用眼光偷看的这个犹疑了。其次，那自然要归到照相这上面了。他们俩想着应该用怎样的态度，使这个惟一的永远纪念品更美丽；譬如眼睛是直向前面张开还是低向脚头眯着？脸儿是挨近些好还是端庄些好？……此外，他们还想到脚步匀整地走进那又华美，又精致，又充满着温柔和欢乐之空气的新房子——所谓爱情之巢去，当并肩坐到垫有鹅绒腰枕的沙发上，彼此的手儿握着，心儿跳着，眼光带点羞答的看着，第一句说出来的是什么话呢？……凡此种种都很紧要的在他们俩的思想里慎重地考量了。

“幸福是为我们俩……”

等到因了某种感觉而轻声地说出这样的话时，关于这婚礼的问题才稍稍地算是平静了。

但接着而起的，并且更复杂，更辽远，更使他们俩费神去思想的一个梦，又很美丽地展在他们俩的眼前了：这是想着度蜜月到西湖去的事。因为他们俩在白天已看了关于西湖游历的书画，

和两个人曾细心地去领会，去观察，以及思慕和谈论到了该处之后的各种欢乐，所以，虽然西湖的一切现象在他们俩的心中还难免是很飘渺的，但思想起来却已有了根据了。于是他们俩觉得一对美人儿，悄悄地缓步在三潭印月里的竹径上，低语着，是他们俩自己。乘一只小小的画舫歌唱于湖心，是他们俩自己。清风飘来了一阵荷香，使得心儿更加浓郁的，也是他们俩自己。总而言之，宇宙间所有欢乐的事，发生在这个西湖的，他们俩都把来放到自己的身上了。并且，在这个从北京到杭州去的旅途上，他们俩也极力的想着许多欢乐，好象明媚的春光，清婉的鸟语，灿烂的花枝，一切人间所罕有的幸福，都将为他们俩而开展了。

前途充满着光明——象这一句辉煌的话，假如拿去形容他俩那时候的思想，却就变成很枯涩了。

所以在解下水红色的轻纱，在行过婚礼之后的晚上，他们俩又开始这样的谈话了：

“明天和以后的事情我都想得周到了。你呢？”

“我也和你一样。”

“我想明天再去买两件随身用的东西，后天就可动身了。”

“我也想到了，和你一样。”

于是第二天的清早——其实太阳的光已斜斜地映到窗外的丁香树上，女仆已把早点代吃了，就午饭也已颇久的等待着主人。——他们俩很兴奋但又很疲乏地从床上起来，洗漱了，修饰了，便坐上马车到王府井大街去，在福隆洋行买了两个小小的手提“百宝箱”，是极上等的皮制的，一个腰圆形和一个长方形。象这样的箱子，是专专预备给为欢乐而旅行的人们，关于男的，那里面有日记本，自来水笔，镜子，括胡须的保险刀，刷子，香皂，……等等。而女的，便更富裕了，除了那些应有的物件，而保险刀不算外，又添了扑粉，香水，胭脂，压发针，画眼睛和眉

毛的黑炭，……凡是女人平常的妆饰品，全整整齐齐地安排着。等到回了家，把这两个提箱平平地放到铺着印度呢毡子的桌上，重新打开，重新一件一件的拿起，放下，有时试了试，或是……在他们俩的眼底，这些玲珑精致的小东西便越觉得可爱了。最后，他们俩把二张三寸长的合影放到那每个里面的夹袋中去，两个人不自禁地用力的拥抱着了。

“用具的完备也象我俩的美满！”

虽然他们俩曾细腻地顾虑着还有什么须要的东西，但想了又想，终于默默欢欣地说出以上的那句话。

于是又极甜蜜极愉快地度过了一夜，当天色渐渐地黎明，他们俩度蜜月去的生活就开始了。

那时候女仆因恐怕主人睡熟，误了时候，便轻轻声地叩着门儿。

“晓得咧。”

然而他们俩已经起来很久了。

将一捆铺盖，两只衣箱，在马车的顶上安顿妥贴了，车夫勒紧了一下缰绳，白色的马便伸动那雄壮的四腿，跑开了，于是这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用他们俩同样的愉笑，告别那间曾如醉般睡过两夜的新房，以及为他们俩赞颂快乐的那些仆人们。

“希望的蓓蕾开放了！”

两个人时时这样低语。

因为买的是头等车票，所以无论在三等的售票门口，拥挤着怎样多的人，怎样的吵嚷，而他们俩已安安逸逸地走进月台，坐在特别安置着沙发的车厢里面了。

在这样专为官僚贵族富人们设备的车厢，客本不多，常常一个人便可占有一间房子的，因此他们俩也照样。虽说那里面的地方很宽敞，假使把身子躺下去也是很富余的，可是他们俩却紧紧

地挨着，好象思睡的人那样的软弱，无力，或说是和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彼此倚侍的情形一样，几乎两个脸儿变成一块了。有时，他们俩无意中在镜子里发现了有一个脸儿贴着玻璃窗向里面偷看，甚至有一次见得很清楚，那是一个衣服似乎很阔绰，也象某部的司长或参事模样，带着希奇和羡慕的神气，用黄皮的手指头捏着八字胡子，眼光迟笨地向着里面……

“不管他！”

他们俩却始终抱着这种主意。

不久，又似悲壮又似激昂的叫了三声汽笛，车辆便转动了。

在经过的路上，当火车停在某个村镇的站上时，虽说上下的客，小买卖，叫花子，大家吵闹成一团，但他们俩还是安安静静地紧紧的挨着，无语地微笑，以及做着一对爱人儿常做的种种爱的表示。可是有一个时候却象沉思，并且静默得很长久，两个身体都似乎失了自动力那样的随着火车震动和颠摆了。到后来他疑惑她是疲倦了，便低声的问她：

“你想睡么？”

“在幸福里永远是兴奋的。”她仰起头，回答。

“那么你又想——”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那是太欢乐了。”

“不告诉我也晓得。”

“你说！”

“西湖……”

突然的拥抱和接吻，经过了这样，他们俩便又安静下去，各自悄悄地想着西湖——无限欢乐等待着他们俩的西湖了。清白地沉醉在这种幸福的理想中，不自觉间火车已抵到天津了，他们俩因为买的是联票，所以任那种的扰乱过后，另一个火车头又拉着他们俩走了。

她是四川人，是乘京汉车来到北京的，不曾走过津浦路，因此他很想告诉她关于他所经历的故事，和何时可以到何地，以及泰山在晨雾里面是怎样的美……

可是她用另外一种情绪来告诉他。

她柔声的说：

“我极愿意听你这样讲白话，但我更喜欢的却是悄悄地听你心儿的跳动。”

他好象发了狂，兴奋地张开手臂，把她的全个脸儿抱在胸前了，并且用着力，嘴唇吻着头发。

等到她的眼睛对望着他，把手儿摸着头发，她才喘过气，含嗔的说：

“你看，把人家的头发弄得胶湿的……”

于是她打开百宝箱，把小小精致的梳子慢慢地理好了头发，便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并且递过去给他看。

他便轻轻地念出来了：

不要放肆呀，茵！

得小心镜里的人儿呵。

“不怕丑！”她似乎带点傲慢嘲笑他。

但是他也打开百宝箱，把日记本拿出，便在那上面写道——眼光在无意中遇合着，

又都默默地微笑了！

“给你吧。”他把日记本给她，同时和那枝深深地吻过的自来水笔。

她也照样，把自己的笔儿深深地放到嘴里去，似乎用舌尖舐着，然后从薄薄红润的唇儿边拿出来，含着羞答答地送给他。

他不曾说话，但又照样地送了过去……两个人这样无声无息的玩着，于是天渐渐地黑了，茶房送着晚餐进来，电灯也随着明

亮。

这一夜，虽然火车上面的设备，纵是头等的车厢，都远不及自己新房那样的又华丽，又艺术，又妥贴，但他们俩因了欢乐和幸福，也就很甜蜜地，并且近于忘我地睡着，和前两夜一样。

自然咧，在爱情热烈的怀抱里，无论是车轮的辗轧，汽笛的鸣叫，人声的嘈嗽，……任何一种的声音对于他们俩都失去了扰乱的力量了。这样，他们俩便无梦地睡到第二天的清晨。

“明天这个时候就要到上海了。”他看见她也醒了，便说。

“后天这个时候必定到西湖了……”她回答，寻思一下，脸上又飞起一阵可爱的红潮。

他见着，便急急鼓起嘴唇……可是她躲开了，并且用手儿遮掩着，眼光却闪起一种明媚。

“给我吧！”

“不！”

但她又把舌尖放在唇边活动着，故意的作着诱惑……

其实，到结果，两个人又给爱情留下了纪念，同时疯狂地拥抱和疯狂地接吻起来了。

等到阳光射到床上来，觉得不能再躺了，他才替她扣好衬衣，穿上长袍，鞋子，……象奴婢一样的伏侍她，种种的事情都做妥贴了，自己也随着去穿衣。

在盥漱的时候，她故意用命令的口吻叫他来卷袖口，他含笑地照办了，并且打开她的百宝箱，取出各种化妆品，为她预备。接着，他把扑粉在她的脸上，颈上，胸脯上，轻轻地拍起来，又把胭脂在她的唇上画了画，最后还把香水洒满她的衣衫。

“你看，”她指着镜子说，“真是一个遍天下寻不到的奴隶！”

他故意的发怒了：“什么！这是你说的话么？”

“你生来就是——”

“你还敢说？”

她得意地笑了，任他在她的酒窝之上吻了一个长吻，这样小小的玩意儿的风波便平息了。

于是她也打开他的百宝箱，把刮胡须的保险刀拿出来，安配好了，便笑着说：

“来，我替你刮一刮。”一面把刷子调和着香胰子。

“我脸上没有胡须。”他拒绝她。

“让我试一下不好么？”

“我害怕……”

“不要紧。”她说，刷子便向他的唇边刷去，白的胰子沫却胡乱地涂满了脸上。

“危险！”他的头在她的手下开始挣扎了。“象这样，我可不敢来。”

“不要紧……”她依然想动手。

“得了！你看那镜子，我简直成为戏台上的丑角了。”

镜子里面的影子确是很滑稽，她看见了，便笑得弯起腰儿，无力地伏到沙发去；刷子落到地上。

“小心那刀子！”他赶急的喊，因为保险刀还拿在她手里。她还在笑。

“真胡闹得没有样子！”他咕噜着。

她便站起来，笑态盈盈地，从脸盆里绞干了手巾，说：

“赔你这个吧。”

接着，午餐便送进来了。

因为他突然嗅见了一股气味，便皱一下眉头，低声地告诉她：

“我嗅见了一种气味，怪不好的，似乎是茶房刚才带进来

的。”

关于这一点，她完全同意了。因此，在那个茶房进来收拾叉盘的时候，他们俩便注意他。

“的确是。”他说。

“并且还象有病……你看他的眼睛全红了。”

然而这样的小事，在他们俩幸福的生活里面，随着也就忘却了。

用过午餐，他们俩又紧紧地挨着，悄悄默默地思想着西湖，和到了西湖以后关于他们俩的一切。所以，他们俩有时竟因想象所得的快乐而忘形了，梦呓一般的说着许多含情的，甜蜜的，或是近于所谓肉麻的话。并且，常常受了某种事物的暗示，又做出异样的各种动作。譬如想着在冷泉里面洗脚的时候，她的脚儿便在地上舞摆起来；想着在苏堤上竟走的时候，他便快乐地嚷道：

“呵，我跑赢了！”凡此种种，假使旁的人看见了这样举动，大约要嘲笑他们俩发了疯病了。

其次，也曾在那个时间里面留下痕迹的，便是他从百宝箱的夹袋中取出他们俩的合影，并且在那上面题了一首诗；因此，他们俩又经过了一种值得纪念的狂吻和拥抱了。

这一个下午，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俩又悄悄地度了过去。

于是天又依旧的渐渐地黑下来，电灯也明亮了，茶房又知礼的轻轻地叩了两下门儿，把晚餐送进来。这一个进来的茶房很年青，漂亮，头发用油膏浆着发出溜溜的光，衣服也很干净，是所谓上海的小白脸；因此，他想起那个呆板的，并且满着臭味的山东茶房，便问：

“那个呢？”

听了，这个茶房便急急站直了身体，脸上满着笑容，恭恭敬敬地回答：

“阿三？依阿有事体？伊病的交关利害来兮！”

虽然他们俩不会说上海话，但在其中的腔调里，却能知道一些意思。

“什么病？”他问，同时在他的嗅官里，仿佛还盘旋着那种气味。

“呵，依还勿知道，格些辰光，上海的时疫凶的来，伊总归也是格种病痛。”

时疫……这些字眼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力量，很迅速地就通过了他们俩的神经，尤其是他；但同时他又觉得在上海并没有好久的耽搁，这一件颇可怕的新闻也就不在意了。

但不久，在他们俩的幸福，欢乐，康健的生活里面，忽然生起不快意的事来了，那是在他们俩喝过了鸡汤，当他用刀锋去切牙牛肉扒的时候，猛的发觉了那里面有一虫类的黑点。

“苍蝇！”他失声的喊，立刻便觉得胃囊里面起了变动，欲呕般的在作恶。

当然，这一个晚餐是这样的便结果了。

她，她虽然也觉得自己的喉管里有什么不洁的东西，但看见他那样的愁着眉，苦着脸，便制住了，并且在另一个提箱里，取了人丹给他，又把极贵重的香水洒满一室，去侵伏别种气味。

“没有什么。”

他虽想安慰她，可是那胃囊里面的扰乱已渐渐地使全身感到不舒服了。

“怎样？”她时时担心的问。

“不要紧的。”

然而，他终于须要躺下去，极力用笑貌去掩饰那为身体不适而生的苦闷了。

他虽然还依样把手臂放在她的颈下，挽着，让她的脸儿睡在

胸上，另一只手臂便抱着她的腰间……但到了夜半，他从乱梦里惊醒，忽然把她推开去，并且把自己整个的身体睡到白缎子的棉被外面；因为他的眼睛酸痛着，喉咙又象痒又象是麻，全身被一种内部的火烧得发起了狂热，头脑苦痛，四肢无力……

“怎么？你？”她似乎感到身体周围的空虚，醒来了，因不见他在被窝里面，便惊诧的问。

“没有什么。”

“这样子怎么要得！？”于是她把棉被盖过去，但接着却异声的喊出了：“我的天！你怎么咧？身上这样烧得怕人呀……”

“莫是人丹吃坏了？”她焦急的问。

“你放心，不要紧的。”他勉强的说。

其实他的声音已变样了，他自己也很知道这个病不是寻常，因而他就想到那种气味，那只苍蝇，和那个茶房了。

因为她没有一点医学的常识，所以对于他这种突如其来的病症，着了慌，用她所有的智力也想不出一点头绪……于是那平常不曾觉得的各种响动，都乘机扰乱到她的心里来了。有时，她那充满着忧愁的眼光向他的似睡似醒的脸儿望着，眼泪就暗暗地奔跃了；倘若她忽然想到各种坏的现象的时候，她就仿佛见着一件沉重的东西压到身上来；甚至还把一种危险放到他的这个病症上面去，可是登时又极力去否认；后来，她痛悔她自己不应该学图画和雕刻，应当学医……

他时时哼出普通病人的一种呻吟。

“怎么办呢？我的天！……”

除了焦灼和忧虑的心情，她简直想不出别的方法。这样，黑夜便完全消灭去，晨光又渐渐地显露了。当黎明以后的四个钟点，火车到了上海的时候，他的样子全变了；眼睛无光地深陷着，脸色苍黄，唇儿焦黑，……虽然用力去持撑，也几乎无力行

走。

等到躺在大东旅社那里的床上，他的病症似乎更加剧烈了，不住地哼着，有时还发疯一样的乱喊。

她于是打电话给宝隆医院，挂了特等号请了一个外国医生。

在医生没有来到，她看守着他，既不知是什么病症，便想先给他一点药吃，使他好过些，也无从为力了；只是一个人象很可怜的小羊迷路于旷野那样的感着周围是没有边际。……

“假使基督能帮助这个，我也愿永远做一个信徒！”在无可奈何中，她甚至于这样思想。

可是在这间近于四方形的房子里，除了钟机走动的声息，他的呻吟和呼喊，似乎一切都寂然，象在哀悼何种可怜的东西似的。因此她恐惧了，觉得一种不幸的朕兆已明显地铺在她的眼前，并且还有无数可怖的事情跟着那后面。

“我的天……”

当她忽然见到他似睡般倦倦地眯合去眼帘，忧虑便告诉她这是昏迷，于是她知道这病症的程度了，把整个的头放到腿上去，忍声的恸哭着。

虽说有时他也曾从昏迷里清醒，喊着口渴，并且象平常人一样的安静，向她说许多安慰的话，其中还夹些属于爱情的甜蜜的语言；但危险的感觉已盘踞了她的全心，使她无法疑惑到这是昏迷的反证。

真的，他的清醒还不到五分钟，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于又昏迷。

“当然！在飞来峰上我俩要照个相！……”有一次他忽然这样的呓语。

这自然是给她一个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脸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该度什么蜜月！……”她懊悔了。

象她这样的境况，自然，惟一的光明便是医生的来到，而且从其口中吐出福音——说是担保这个病症绝无危险，只是极平常和很轻的一种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这个蜜月，也就一切都很满足了。

果然。在她热烈地，迫切地，并且象恭候着神圣降临那样的希望里，医生终于进来了。

“我们的救星！”她几乎欢欣得要这样喊出来。

可是医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国人的傲慢，高昂的身体笔直着，长而硬的腿儿不曲地走进来；虽说曾看见她那种亲挚的恳切的欢迎，也旁若无人一样的把手套慢慢地脱下，慢慢地塞进裤袋去，又慢慢地脱下帽子。因此，她有点焦急了，便用英语对他说：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点诊视这个病人，因为他是很痛苦的。”

医生从眼镜旁边看她一下，懒洋洋地说：“可以容纳你的要求。”这才从他的助手给他测验热度表，听筒，以及别种器具。

因为他这时正在昏迷，所以空间便寂寥了。医生好象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个助手便无声无息地站在医生身边。在这时，她张大眼睛，不动的向他发怔。似乎肩背上负着超过她力量所能负的重载……并且，那些“时疫”，“危险”，“不幸”，和“欢乐”，“蜜月”，“西湖”，……种种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脑里飘来飘去……血在她的脉管里沸腾着！……眼泪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医生的全身无论那一部分假使有点动作，她整个的灵魂便震动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医生的判决。

她本想在医生的脸色上面辨别出吉凶，然而医生却始终保持他那种傲慢的镇静。

“……保佑我们……”同时她又这样的愿望。

忽然在她的眼里这宇宙整个的变色了——那是医生放下审察病症的器具，耸一下肩膀，向她说：

“凭医生应有的忠诚，我告诉你，太太！这个病人犯的是近来最流行的危险的时疫——猩红热。我并以医生的天职，立刻将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去……”

也许这一类的话，做医生的人是说惯了，不觉得是含着怎样大的悲哀和绝望，所以不动于心，而依旧保持他的那种常态。

可是她已经失了知觉，晕倒了。

于是助手引着几个仆役抬进一架软床，把这个病人送走了；她从椅边勉强地站起来，飘飘茫茫地和医生跟在那后面。

“我希望你给我帮助，我要留在这里陪伴那病人！”到了医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医生哀恳地要求这个。

医生似乎觉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绝了她。他说：

“可惜医院里向来没有这种规则，并且这样对于病人很无益的，因此我不能应许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带着眼泪回来了。

在旅社里，无论茶房们，客人们，对于她的这件事情怎样的闲谈，怎样的作为一种资料去消磨他们富裕的时光，她都不去管，只是倒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的呜咽着；有时全个的身躯震颤着，有时又象死尸那样的不动……总而言之，她的一切已混成了将狂或将死的一种状态了。

到了夜半，那无望的希望忽来激动她，使她复醒，才又这样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满足了，”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茶房进来了，他象戏台上的道白那般的

告诉她：

“宝隆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要你马上去，说是你的先生没有救了……”

1927年5月北京

原载1927年5月16日《晨报副刊》。

碧 舫

仿佛是成为定则，在夏天的午饭之后，这个老秀才总要在倦态里，在接连地打着呵欠时，照例的把那只架在鼻尖上银边黑晶眼镜拿下来，放到磨光了绒露出白铁的镜袋里，接着他便眯起眼睛，发着油腻的脸儿垂到白竹布满着墨沈的袖口上面，渐渐地便在书桌上哼起呼呼的鼾声了。于是，这个小小的书斋中，那原有严肃的空气便消灭了，一群小孩子都离开坐位，或是站在自己的椅边向隔桌丢纸团子，画着不成形的人头高悬起示众；有的便从屉子里，拿出香烟的画片来玩；有的便弯着腰，分立在两旁，用手指头弹着，斗纸虾蟆赌蚕豆；比较文雅些的，他们便沉思着，观察着，喜怒得失地，在捉曹操；至于那些有点钱，并且有相同嗜好的，便聚精会神地掷骰子，自然咧，这掷骰子里面，是时时有不同的玩味儿，譬如：斗大点，夺红，打骨牌，以及么六等类。总而言之，这一群小孩子，在先生睡觉的当儿，是如同越了狱的囚犯，各尽所能和所好的，享受他们的快乐，那情形，也似乎是贼之类吧，象那样害怕忧虑的悄悄儿动作着。其中间，若说年纪大，那自然是陈礼元，但他太老实，只配斗纸虾蟆；年纪小的，如李葆章等，虽说活泼些，但也只能玩画片；那末，象那样有声有色，年纪小而胆子却大，并且能够不赧颜地伸出手去打手心，而这时又是众人玩耍中顶特色的，要算是碧舫了。碧舫是又有钱

又会玩的孩子。他虽然只八岁，可是对于掷骰子这门路，却知道得又比任何人都多，都熟，赌起来，神气又是他顶十足，因此，他赢钱了，二个三个五个的铜板接连地从别人面前放到口袋里。输钱的，大家便空着手，红脸地向他发怔。

本来是六个人同玩，渐渐地便减少了，最后他便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你，只剩你一个，怎么，还敢来么？”他把骰子抓在手里，眼睛发光地望那最末一个的对手。

“来！”那人把两个铜元在手上摩着。

“斗大点，还是夺红？”

“来骨牌……通通压头道！”铜板却难舍地握着。

“放下来。”他叫，“皇帝！”一面把四颗骰子掷下去，举齐两手，用大的眼睛去看。

一颗骰子在桌上却打起旋来；于是他又对它叫，“转，转，转成红——红！”

骰子平定了，果然红；“皇帝，哈，真皇帝！”便很快地把两个铜板又放到口袋去，拼上别几个，发出相撞的一种声音。

“还来么？”

可是那人不答应，脸色却慢慢红起来，终于也和旁人一样空着手发怔了。

碧舫，他把骰子放进口袋去，顺手把钱拿出来，一个两个的数。

“二十六个！”他快乐的扬声了，钱又归到原处去，并且在口袋外面按一下，他觉得沉重和坚实。

那几个失意者，抽手站在旁边，眼看自己的铜板被别人拿在手里锵锵的数着，安稳地放进口袋去，便现出怜惜，懊悔，以及失意后一种颓丧的情形。

因为对手全失败了，而同此嗜好的又没有人，碧舫便游步去干瞧别人捉曹操，斗纸虾蟆，……可是他都觉得无味。幸而好，他口袋里是充满着胜利的物件；于是他就回味那“皇帝，四五仙，以及状元红”等等快乐；他又兴高采烈了。

然而碧舫是好动的，尽这样默想他终觉得不能耐，并且闲着看人家玩是何等难堪呀！他想，一个新颖的玩法便在他小脑子里面发生了。

他建议道：“别玩啦，喂！瞧我这个吧。”声音和神气是非常激动人的。

大家便抬起头看望他。

他在抄书本子上，扯下一小条白纸，写上两个大字，浆上了，蹑手蹑脚地走到睡得正浓的先生背后，粘在那白布短褂的后襟上面……这的确是一件新颖的事情，大家便吃吃地笑了，许多眼光都聚视到那一处。碧舫也很骄矜地得意着。在这一群小孩子的快乐脸上，除了因好玩而笑，大部分的意思却含在报复，爽快，以及钦佩那上面。

“再来一条！”也不知是谁，在大家忘形之间又提议。

“你来，”碧舫面向着善流鼻涕的那个：“怎么样，陈礼元？”

那孩子却踌躇一下，怯怯的摇头表示不愿意。

“好”，碧舫说，“还是让我来吧！”便走到桌上扯纸条了。许多眼光又从先生腰间，聚到他脸上。

当他又蹑手蹑脚地走去，在路上，先生也不知怎的，却大声“珂”了一下，便醒了。他赶紧缩回来。孩子们，也争先恐后的奔回原位，把书本端正着，垂手低头地，这中间那纸捏子以及纸虾蟆，便悄悄地塞进屉子去。

先生用袖口揩他惺忪的眼睛，那只象两个黑球的眼镜又低低

地架在鼻尖上了，并且把长立方形发着油光的木块子用力的向桌头打起来。

“念！”他粗声叫，同时又打了一个呵欠，“快念！”接着那木块子又发出“拍拍扑扑”的怪响。

于是这一间类于静寂的书斋，又突然喧嚷起来了，许多格外抖起嗓子的念书声，也象是唱社戏时庙门前的叫卖，船靠码头的纷扰，那样子使人辨别不清。

但先生却不因嘈杂而惊走他的瞌睡，还连连地呵欠着，于是他团了小小长长的纸捏子，放到鼻孔里旋转去，眉头紧蹙了，哧哧地便打出几个喷嚏；这声音便神速地散漫到吵闹的空间。学生们悄悄地看他。

用袖口擦去流在唇上的鼻子，先生略觉得清爽吧，站起来，把手反叉在背后，慢步地徘徊起来。

粘在他白布褂的后襟上那灰灰的纸条子，随着他来往的风，就不住地在屁股上飘飘起来。

大家的眼光都随着先生的脚步去徊徘，抿着嘴，吃吃地在暗笑，碧舫更快乐得分外大声地念起幼学琼林。

先生也很快乐。他摇肩摆头的不住地高吟：“窗外暮鸦啼落日，方醒晚梦尚迷人……”脚步就更有力的徊徘起来。

因为那纸条子飘飘地飞舞，而先生自己却不知，大家便彼此丢眼色，拉鬼脸，作种种嘲笑和戏弄的举动，终于用全力去压制笑声，同时就失却嗓子开展的力量，喧嚷的声音低下了。

“念，快念！”先生又叫。接着，那“窗外日迟迟”的成句，又在他黄牙齿中间流荡出来。

勉强用力的喊了一阵，这空间又慢慢地平静了。

先生终于又叫：“快念！念……”

在大家都用手压在因忍笑而痛的肚子上的时候，那机灵眼快

的李葆章，忽然大声叫道，“陈师伯，陈师伯来了！”

一切的声音便静寂了。

先生转过脸向门外看，进来的是五十多岁五缕短须，穿团鹤蓝色纱袍，摇着芭蕉扇，发辫子作螺形盘在头顶上，满脸红光，也象一个有道的修行道士。

所谓师伯这人，他的年纪，看去却没有先生那样老，因为先生的头发全灰白了，那无须的嘴唇上越显得他牙齿已经掉落了不少。

“陈师伯！”然而大家还是照旧称呼他。

他点一下头，便坐到先生的那张太师椅上，一面从袖口里拿出一块叠得规规矩矩的绿绸手帕，擦他额上的汗；这自然比先生阔，也漂亮多了。

先生却连连地含笑说：“宽衣！宽衣！”

当先生转过身的时候，这个陈师伯不禁地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何事？”先生问，“如此狂欢，得意乎？”露出欲恭贺某种喜事的笑容。这时，学生们都懂得陈师伯打起哈哈的缘故，大家便波动一下，丢眼色和拉鬼脸又混合的发生了，但同时他们又感到一种微微的惧虑和心虚。

“看你的身后面。”陈师伯忍住笑，说明了。

先生于是歪扭起颈项，脸儿全侧着，看望自己的背后，手儿又帮助着去寻觅。

那仄仄的纸条子被检得了从屁股上扯下，先生看见那上面有字，不自觉的一口就念了出来：

“尿壶！”这声音却说得很响亮。

大家就随着哄笑，陈师伯也另外打了两个哈哈。先生恼怒了，他大声哼道：“谁做的？”

笑声止住了，大家默默地坐着，都不答应。

“谁做的？说！”先生怒目的望着大家。“不说，每个人都要打三十——”

读书声却慢慢地悠扬起来。

“不要念！”先生走到桌边，用那个木块子打一下，就接上说：“快说！……这是你做的么，李葆章？”

“不是我。”近于战栗的声音。

“你呢，陈礼元？”

“不是我。”

“是谁？”先生又逐一追究。

然而每一个的答话都是“不知道。”这可使先生更恼怒了，拿起那两尺长一寸多宽的竹板子，在手上舞了一下，便唤道：“你来，陈礼元！”

“不是我……”他分辩说，有点哭样了。

为了自己的安全，避免责任，大家的眼光便注视到碧舫。

碧舫却装做无事般，安静地动着唇儿，默念他的书。

先生是会意了。

他暴声的说，“碧舫！是你做的……我也知道……你总是劣性不改……来，打三十！”

“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是我？”他还想强辩。

“这是你的笔迹……”其实先生撒谎，那纸条子在他忙忙地看后，就掉在痰盂里了。

“不是我……”同时他哭了。

幸而好，陈师伯是漂亮并且和蔼的人，他终于劝解先生，这场小小的风波，便平静的过去了。

“哼，孺子真不可教！”先生还叹息般，愤愤地对陈师伯说。

这书斋于是又喧嚷起来。大家的心都安稳了，碧舫也揩干眼泪，润湿过的眼睛又含着无限意思的向四周溜望。

“快念！”这声音又重新响亮了。

不久，道士模样的陈师伯告别了。那随他而来的阳光，这时只剩得残照留在墙角；在天空，许多喜鹊啾啾的叫着飞翔，晚霞的彩耀也渐渐地呈露，映出许多羽翼的影子飘飘在空间。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近了。

于是，这个老秀才，照他固定的规律，便庄严地端坐着，拿着竹板子，扬声道：“拿书来背！”木块子又助威的响了一下。

顺着次序，陈礼元第一个便蹒跚地走前去，嘴里咕噜着，眼睛呆呆地盯在那本初开端的诗经上面。第二个便轮到碧舫了。

他的脚步故意迟延的畏缩着，脸儿发呆，手指头不住地搔他的头发，然而那本幼学琼林，终须放在先生面前，自己规规矩矩地转过身，开始他困难的工作。

“天将雨……”他重复的念。

“天将雨”，先生便提醒他一句，“而石燕飞……”

“而石燕飞……”然而他又停住了，虽说两条腿歪来歪去的摆着，和别人一样，并且食指头还放在嘴角。

先生又提醒他三次，却生气了，把书本从他的耳边丢到地上，喝道：“拿去！跪在香炉前读熟！”

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来，弯了腰，他拿起书便跪在土地上，面对着“大成至圣”那红纸块，哑声的念，一会儿便不住地想到掷骰子上面去了。

“陈礼元？……陈葆章！”

这声音突然奔来，原来是先生哼着一个一个的姓名，开始放学了。因此，碧舫的心里才焦急起来，尤其是看见同学们都匆匆忙忙地叠书，收拾笔砚，打书包，以及故意给他刺戟似的，含糊

而又大声地向先生告别，脚步是那样又轻快又响亮的——溜就走了。

“叩学了！”他于是感到，这才有点难堪，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的姓名，会从先生的黄牙齿中间滑出来，他以为这样是很可能的；于是他就倾耳静心的听。

“该叫我了把？”他不曾间断的想。

可是，从第一到末尾，全走了，这空敞的书斋中，只剩他一个，其次就是先生了。

他发觉先生注视到他，便装起勤勉的模样，抖起嗓子了，念道：“天将雨……”其实，他是悄悄地等待先生放学的声息。

“别念了！”先生终于叫他。“拿来……”随着便高高地举起竹板子，当碧舫走近身旁时候，在带着怒恨的唾骂教训声中，那竹板子就一上一下的飘着，肉和竹片相碰的声音也就连着拍拍飞起。

“哎唷……”他哭了，这自然是先生特别用力；因为在往时，象这样伸出手去给先生打手心，这在碧舫，是一件平常而且习惯的事了。

拍拍的声音停止时，先生便用厌恶的声音叱道：“回去！”接着他又叹息般，愤愤地自语了：“哼，孺子真不可教……”

手心虽说在发烧，痛得痒痒的，但得了放学的命令，在碧舫心里，也就满足了；他走到座位，慢慢地——其实是非常急促地卷他的白布满了墨印的书包，又照例含糊地向先生告别。先生用赭色指甲剔着黄牙齿，神气懒洋洋地没有理他。

走出门外，他就吐出鲜红的舌头来，舐他发烧发痒并且发肿的手心；另一只手，擦干了眼泪，就去摩挲他因长跪而麻木的膝盖。他心里发狠的咒道：“饿死的，这穷秀才！”

在路上，一切的事情他似乎都忘却了，一心一意的只计划应

该怎样去撒谎，掩饰过叩学，以及津津地想念着晚饭上，那一锅香气腾腾的芋头炖牛肉。

1927年7月

原载1927年7月23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37期。

登 高

张妈在厨房里用竹刷子洗锅，沙沙嚓嚓的响，也象是昨夜的雨还没止，水落上涟涟地流下的雨漏……。

偏是这一天就下雨！初醒来，在睡后的惺忪中，听见这声音，我懊恼。其实，象一清早乍开起眼睛来，在床上，当真的，就发觉是雨天，这在平常，却是妙极的一件事。因为，落起雨，雨纵不大，南门兜的石板路全铺上烂泥，是无疑的，那末，我们便借这缘故，说是木屐走到烂泥上，会溜滑，会翻跟斗，就可以躲懒不上学了。倘是落大雨，那更好，假使我们就装做好孩子模样，想上学，大人也要阻止的。早晨下起雨来真有许多好处：象念书，作文，写大字，能够自自然然的免去，是一件；象和那肮脏的，寒酸气饱满而又威严的老秀才不生关系，这又是一件；但给我们顶快活的，却是在家里，大家——几个年纪相似的哥妹们聚在一块，玩掷红，门点，或弹骨牌来盖城墙，弹纸虾蟆，以及做着别种饶有小孩子趣味的游戏：这之类，是顶有力的使我们盼望着早晨的雨。因此，几乎在每一个早晨，张开眼，我就先看窗外，又倾耳静听，考察那天空是否正密密杂杂的在落雨。雨，尤其是早晨的，可说是等于给我们快乐的一个天使。但今天，因是九月初九，情形便异样的了，怕落雨。在昨夜里听到了雨声，我就难睡，在担忧，着急，深怕一年中只有一次的登高，要给雨送掉

了。所以，把张妈洗锅的声音，就疑为雨漏了。

证明是晴天，这自然得感谢金色的太阳！阳光照在窗外的枣树上，我看见，满树的枣子还映出红色，于是狂欢了；这真是非同小可的事！实在，象一年只有一天的登高，真须要晴天。要是落雨，你想想，纸糊的风筝还能够上天么？想到小孩子们不多有的快乐日子，天纵欲雨，是也应变晴吧。这一天真比不得中秋节！中秋节落起雨来，天阴阴的，这对于要赏月的大人们是扫兴极了，但小孩子却无损失，我们还可以在房子里，照样的吃我们所喜欢吃的烧鸡，喝我们的红色玫瑰酒……登高就不同了，若落雨，那只是和我们小孩子开玩笑，捣鬼，故意为难，充满宣战意味的，等于仇敌，使我们经过了若干日子以后还会怀恨着。

天既然是晴，不消说，我心头的忧虑就消灭了。

爬下床，两只手抓住不曾束紧腰带的裤头，匆匆地跑到房外找镞弟。他也象刚起床，站在天井边，糊涂的，总改不掉初醒后的毛病，把鼻涕流到嘴唇上，用手背来往的擦，结果手背似乎净了些，满嘴却长出花胡须了。

“妆一个丑角你倒好！”这是斌姊常常讥笑他。

“丑角，这是什么东西呢？”他反问。

“三花脸！”

因为三花脸是顶痞而且丑的，镞弟知道，于是就有点怕羞。关于他的这毛病，我本来也可以用哥儿的资格去责备他，但我也有自己的坏毛病在，只能把他这可笑的动作看做极平常的一件事，如同吃饭必须用筷子一样的。要是我也学斌姊那样的口吻去讥笑他，虽使他发臊，可是他马上就反攻，撅起嘴，眼睛一瞪，满着轻蔑的说：

“一夜湿一条裤子，不配来讲！”

想到尿床的丑，我脸红了。因此，这时看见他：为了经验，

就把他很滑稽的满嘴花胡髭忽略去，只说我们的正经话。

“见鬼！我以为还在落雨……”我说。

他微笑，手从嘴唇上放下来，又把衣衫的边幅去擦手背。

“你知道昨夜里落雨么？”

“知道”他回答：“可是我要它晴；若不晴，我必定骂他娘的……”

“你又说丑话了！”我只想，因为这时的目的是贯注在登高，放纸鸢，以及与这相关的事情上面。

无意的，我昂起头去，忽看见那蓝色无云的天空中，高高低低，措落的、飘翔着的大大小小的各样纸鸢；这真是一种重大的欢喜，我的心全动了。

“我们也放去！”我快乐的喊。

“好的！”他同意，“到露台上还是到城楼顶去？”

“你快瞧，”我却指着从隔屋初飞上去的一个花蝴蝶。“这个多好看！”

“那就是癞头子哥哥放的。”

这所谓的癞头子哥哥，他的年纪虽比我们都大，却是我顶看不起的一个人；其鄙薄的原因，也就是那个癞，癞得使人讨厌，把头发变得黄而且稀少，在夏天总引了许多的苍蝇盘旋那顶上。并且，他除了会哼“云淡风清近午天”的这句千家诗之外，别的他全不懂，这也是使我这个会作文的年轻人不生敬意的一个原因。但这时，看那只多好看的花蝴蝶纸鸢是他放的，心中却未免有了愤愤，还带点嫉妒。

“是癞头子放的，不对吧。”我否认。

“谁说不是？”辮弟说出证据了。“昨天在下南街我亲眼瞧他买来的，花一角钱。”

我默然！心中更不平了，就说，

“癞头子都有，我们反没得，”

“可不是？”

“我们和妈妈说去……”我就走；镞弟跟在我脚后，他又把衣衫的边幅去抹嘴上的花胡髭。

母亲正在梳头。

“妈妈！”我说，一面就拉她往外走。

“做什么？”她问，“这样急急忙忙的？”篦梳子停了动作，一只手挽住披散的头发，转过脸来看我们。

“你瞧去，多好看的一个纸鸢——花蝴蝶！”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

“那是癞头子哥哥放的。妈妈，他都有，他还只会哼千家诗……我们却只有两种纸平式的。”

母亲笑了。

她说：“忙什么？等一忽陈表伯转来，他会买来一个比谁都好看的纸鸢——”

“给我么。”

“是的。”

“那末，我呢？”镞弟问。

“统你们两个人——”

我看镞弟，他也快乐了。

“好，好，给我们两个人……”笑着，我们就走开了。在天井里，我又抬起头，看那满天飞扬的大大小小的各样纸鸢。

除了向天上那些东西鉴赏和羡慕，我就只想着陈表伯，望他快转来。这时，在又欢喜又焦急之中，对于陈表伯去买的那纸鸢便作了种种想象，我特别希望是买了一只花蝴蝶，比癞头子哥哥的那只强，又大又好看。

许多的纸鸢都随风升高去，变小了，辨不出是什么样。新放

的又陆陆续续地飞起，象这些，虽说是非常的宛约，飘逸，近乎神话的美，但于我却成了一种嘲弄。

“你怎么不来放呀？”也象每只的纸鸢当飞起时，都带着这意思给我。

我分外地焦急了——这也难怪，象尽在天井里瞧望着，可爱的陈表伯终不见来。

接着便吃早饭了。

饭后，为要制止心中的欲望，或惆怅，便把我所喜欢而这时又极不满意的那只双重纸平式纸鸢，从床底下拿出来，和锵弟两个人，聊以慰藉的，在天井里一来一往的放了一阵。放纸鸢，象这玩儿，若是顺着风，只要一收绳索，自然的，就会悠悠地升起，飞高了，假使是放了半天，还在一往一来的送，其失败，是容易想见那当事人的懊恼。

“索性扯了，不要它！”看人家的纸鸢飞在天空，而自己的却一次一次的落在地上，发出拍拍的响，我生恨。

“那也好。”锵弟也不惬意。

纸鸢便扯了。

然而心中却空荡了起来，同时又充满着一种想哭的情味；怀恨和一些难舍。

我举眼看锵弟，他默然，手无意识的缠着那纷乱的绳子。

想起种种不平的事，我就去找母亲；锵弟又跟在我脚后。

母亲已梳好头，洗完脸，牙也刷过了，这时正在扑粉，看样子，她已知道我们的来意，便说：

“陈表伯就会转来的。”

“早饭吃过了，还不见！”

“登高也得吃过中饭的。”

“你瞧，人家的纸鸢全放了！……”

锵弟更鼓起嘴，显然带点哭样。

母亲就安慰：“好好的玩一会吧，陈表伯就会转来的，妈不撒谎。”

我们又退了出来。

天空的纸鸢更多了。因此，对于陈表伯，本来是非常爱的，这时却觉得他可气，也象是故意和我们为难，渐渐地便生起了愤恨。锵弟要跑到后西厢房去，在桌上，或床头，把陈表伯的旱烟管拿出来打断，以泄心中的恶感，可是我阻止他。

“他是非常可恶的，”锵弟说，“以后我不和他讲话，他要亲我嘴，我就把他的花胡须扯下……”关于这，我便点头，表示一种切身的同意。

我们真焦急！

太阳慢慢地爬着，其实很快的，从东边的枣树上，经过庭中的紫薇，山茶，和别的花草，就平平地铺在天井的石板上，各种的影都成了直线，同时，从厨房里，便发出炒鱼和炒菜的等等声音，更使得我们心上发热，自然的，陈表伯由可爱而变为仇敌。

可是我们的愿望终于满足了。那是正摆上中饭时，一种听惯的沉重的脚步，急促的响于门外边：陈表伯转来了。这真值得欢喜！我看锵弟，他在笑。

黑色的，其中还措杂着许多白花纹，差不多是平头，扁嘴，尾巴有一丈来长，这纸鸢便随着陈表伯发现了。

“呵，潭得鱼！”锵弟叫。

“比癞头子哥哥的花蝴蝶好多了。”我快乐的想。

陈表伯把“潭得鱼”放到桌上，从臂弯里又拿出一大捆麻绳子。他一面笑说：“这时候什么都卖完了，这个潭得鱼还是看他做成的，还跑过了好几家。”是乡下人的一种直率可亲的神气。

我们却不理他这话，只自己说：

“表伯伯，你和我们登高去……”

他答应了。

母亲却说：“中饭全摆上了，吃完饭再去吧。”

在平常，一爬上桌子，我的眼睛便盯在炒肉，或比炒肉更好的那菜上面，因此大人们就号我做“菜大王”，这是代表我对于吃菜的能力；但这时，特别的反常了，不但未曾盯，简直是无意于菜，只心想着登高去，所以匆匆的扒了一碗饭，便下来了。

于是我们开始去登高。

母亲嘱咐陈表伯要小心看管我们的几句话，便给我们四百钱，和锵弟两人分，这是专为去登高的缘故，用到间或要买什么东西。

照福州的习惯，在城中到了九月这一天，凡是小孩子都要到乌石山去登高，其意义，除了特创一个游戏的日子给小孩们，还有使小孩子分外高兴的一种传说：小孩子登高就会长高。从我们的家到乌石山，真是近，因为我们的家后门便是山脚，差不多就是挨着登山的石阶，开了后门，我们这三人，一个年五十的老人和两个小孩子，拿着潭得鱼纸鸢，就出发了。这真是新鲜的事！因为象这个山脚，平常是冷冷寂寂的，除了牧羊的孩子把羊放到山边去吃草，几乎就绝了行人，倘是有，那只是天君殿玉皇阁的香火道士，以及为求医问卦或还愿的几个香客。这时却热闹异常了！陆陆续续的，登着石阶，是一群群的大人携着小孩子，和零星的到城里来观光的乡下绅士，财主，半大的诸娘仔，三条簪大耳环的平脚农妇，以及卖甘蔗，卖梨子，卖登高糍，卖玩意儿，许许多多的小贩子，这些人欢欢喜喜的往上去，络绎不绝，看情形，会使人只在半路上，就想到山上是挤满着人，和恐怕后来的人将无处容足，从石阶的开始到最高的一级，共一百二十层，那两旁的狗尾草，爬山藤，猫眼菊，日来睡，以及别种不知名的野花和野

草，给这个那个的脚儿，踢着又踢着，至于凌乱，压倒，有的已糜烂。在石阶的两旁，距离很近的，就措措落落的坐着叫化子，和烂麻疯——没有鼻子，烂嘴，烂眼，烂手脚，全身的关骨上满流着浓血，苍蝇包围那上面，嗡嗡地飞翔——这两种人，天然或装腔的，叫出单调的凄惨的声音，极端的现出哭脸，想游人哀怜，间或也得了一两个铜子，那多半是乡下妇人和香客的慈善。去登高的人，大约都要在山门口，顺便逛逛玉皇阁，天君殿，观音堂，或是吕祖宫；在这时，道士们便从许久沉默的脸上浮出笑意殷殷，兢兢地照顾客人，走来走去，毫不怠慢的引观客看各种神的古迹，并孜孜地解说那不易懂得的事物，最后便拿来一枝笔，捧上一本缘簿请施主题缘，其中，那年青而资格浅薄的道士，便站在铁鼎边，香炉旁，细心的注意着来神前拜跪的香客，一离开神龛前，就吹熄他们所燃的蜡烛，把他们所点的香拔出来，倒插入灰烬中淹灭了；这是一种着实的很大的利益，因为象这种的烛和香，经过了小小的修饰，就可以转卖给别的香客，是道士们最巧妙最便当的生财之道。……此外，这山上，还有许多想不尽的奇异的事物：如蝙蝠窝，迷魂洞，桃瓣李片的石形，七妹成仙处，长柄鬼和蜘蛛精野合的地方，……凡这种种，属于魔魅的民间传说的古迹，太多了，只要游人耐得烦，可以寻觅那出处，自由去领略。登高，不少的人就借这机会，便宜的，去享受那不费钱而得的无限神秘之欢乐的各种权利。还有，在山上的平阳处——这个地方可以周览一切，是朱子祠，那儿就有许多雅致的人，类乎绅士或文豪吧，便摆着一桌一桌的酒席，大家围聚着，可是并不吃，只放浪和斯文的在谈笑，间或不负责的批评几句那乡下姑娘，这自然是大有东方式古风的所谓高尚的享乐了。

我们到山上，满山全是人，纸鸢更热闹，密密杂杂的，多得使人不知道看那一个，并且眼就会花。在朱子祠东边的平冈上，

我们便走入人堆，陈表伯也把潭得鱼纸鸢放上了，我和镛弟拍着手定睛的看它升高。这纸鸢是十六重纸的，高远了，牵制力要强，因此我只能在陈表伯放着的绳子上，略略的拉一拉，没有资格去自由收放，象两重纸平式那样的，这真是不曾料到的在高兴中的一点失望，于是我想到口袋中的那二百钱，这钱就分配如下：

甘蔗二十文，

梨子三十文，

登高棵五十文，

登高棵的小旗子另外十文，

竹蛇子二十文，

纸花球二十文，

剩下的五十文带回家，塞进扑满去。

但一眼看见那玩艺儿——猴溜柱，我的计划便变动了，从余剩的数目中，又抽出了三十文。到了吃鱼丸两碗四十文的时候，把买甘蔗的款项也挪用了。以后又看见那西洋镜，其中有许多红红绿绿的画片，如和尚讨亲以及黄天霸盗马之类，我想瞧，但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只成为一种怅望的事。其实，假使向陈表伯去说明这个，万分之一他总不会拒绝的，他平常就慷慨，可是在那儿却忘了这点，事过又无及了。

本来登高放纸鸢，只是小孩子的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的大人们来占光这好日子，并且占了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所放的纸鸢起码是十二重纸的，在空中，往往藉自己纸鸢的强大就任去交其他弱小的，要是两条线一接触，那小的纸鸢就挂在大的上面，触了的绳子就落到地面来，或挂在树枝上，因此，满山上、时时便哄起争闹的声音，或叫骂，至于相殴到头肿血流，使得群众受惊也不少。我便担忧着我们的这个潭得鱼。幸而陈表伯是放纸鸢的一个老手，每看看别人大的纸鸢前来要交线，几几乎要接触了，

也不知怎的，只见陈表伯将手一摇，绳子一松，潭得鱼就飞到另一个地方，脱离来迫害的那个，于是又安全了。他每次便笑着称赞自己：

“哼！想和我交，可不行！”

我们也暗暗地叹服他放纸鸢的好本领。

到太阳渐渐地向山后落去，空间的光线淡薄了，大家才忙着收转绳子，于是那大大小小的各样纸鸢，就陆陆续续的落下来，只剩一群群的乌鸦在天上绕着余霞飞旋；做生意的便收拾起他们残余的东西，绅士和文豪之类的酒席也散了。接着，那些无业的闲汉们，穷透的，就极力用他们的眼光，满山满地去观察，想寻觅一点游人所遗忘或丢下的东西。

在一百二十层的石阶路上，又满了人，散戏那般的，络绎不绝地下山了；路两旁的叫化子和烂麻疯，于是又加倍用劲的，哼出特别惨厉的：“老爷呀，太太呀，大官呀……”等等习惯了乞钱的腔调。

不久，天暮了。

回到家里，我和镛弟争着向母亲叙述登高的经过，并且把猴溜柱，和登高棵三角式五色小旗子，自己得意的飘扬了一番。

我们两个人，议定了，便把那只潭得鱼纸鸢算为公有的收到床底下；这是预备第二天到城楼顶去放的。

可是当吃完夜饭时父亲从衙门里转来，在闲话中，忽然脸向我们说：

“登高过去了，把纸鸢烧掉吧，到明年中秋节时再来放……”

父亲的话是不容人异议的！

我惘然。把眼睛悄悄地看到母亲，希求帮助，但她却低头绣着小妹妹的红缎兜肚；于是失望了。

镛弟也惆怅地在缄默，似乎想：

“今天不登高倒好……”

北京。

附：这篇中有许多本乡的土语，及专名词，想异方的人多不易懂，但只关于人和物的方面，似无大碍，故不注释。此外，象放纸鸢，其时候，因风向的不同，各处不一，如北京是在冬季，湖南则在清明，而九月初九的登高之举，好象独闽侯县才这样，我不知道他处亦有这相同之风俗不。

原载1927年10月1日、3日、4日、5日《晨报副刊》。

猫

猫的毛是黄和白相间的……

这是在一天下午，无意中，厨子忽见到它，那时候正落雨。猫蹲在屋檐下，蹙着尾巴，毛淋湿了，雨还不断地打到它身上，看样子，是在忧愁，恐怖吧，微微地赧棘着。厨子就可怜它。

“咪！咪！……”他扁起嘴尖声的学猫叫，去招呼。

猫转过头来，眼睛在浓雨中很困难的张开，看厨子，尾巴就弯弯地伸直去。

“咪！……”是很脆弱的。

“咪！咪！”厨子却大声叫。

“咪！……”猫又应。

厨子笑了；他跑进厨房里，装了半碗饭，又混和一些肉和鱼，出来了，向着猫，用筷子在碗边铿铿锵锵的打响。

“咪！咪！”他一面在呼唤。

猫是显然快活了，抖起精神，腰背隆起，后脚用力着，把腹儿朝着厨子。

铿铿锵锵的碗声打得更响了。

猫的眼光充满着观察和考虑。它认定了厨子是好人，于它有益的，就脚儿一蹬，奋勇的，向厨子奔去；落到地面时它微微地跛着身子。

厨子打着碗，引它到房去；猫跟在他脚后，不住的抖着毛，弄掉雨水。

灶里面的煤火还未熄，微微地在燃，为了温暖，猫就走到灶下面，要烤干它的毛；黄和白相间的。

猫并且饥饿，翘起尾巴，馋馋地吞吃那厨子喂它的饭，它时时哼出一种本能的关于饮食时的腔调。

厨子含笑的在旁边看它。他觉得这个猫的颜色很美，毛又长，身段又匀整……

猫因了急促，把饭或是鱼肉，塞住食管了，便连连地打哼，也象人的咳嗽一般的。

厨子走近它身边，坐在白木变黑的矮凳上，用手去抚摩。猫喷出了几粒饭，又继续它的馋食。

吃饱了，猫便懒懒地躺到灶下面，把脚儿洗着脸，渐渐地，眼睛迷蒙了。然而厨子愈喜欢它。

于是，在默默中，无条件的，猫便归到厨子，他成了猫的主人，负有喂养和看护责任。

这样的就经过许多时。

二

猫很瘦。

因此，厨子在每天的早上从菜场回来，那竹筐子里面，总替猫买了二十个铜子的小鱼和猪肝；这是花了他份内的外水五分之一。他本来是非常省俭的，但对于这每天固定的为猫所耗费，却

不吝惜，并且还是很乐意的，因为他喜欢猫——尤其是这一个。

猫嗅着了肉和鱼的腥气，就欢迎他，缠绕在他脚边，偏起脸，伸直尾巴，低声的叫，跟着他走来走去：这正是给厨子认为这个猫特别的地方，通人性，知道他，和他要好。

他不愿称呼这个猫也用普通的语调，于是想……为了一种他自己的嗜好，他是最善于吃梨的，就把“梨子”做了猫的名字。

“梨子！”他开始呼唤。

可是猫不懂。

厨子就想了一个方法，他一面用手指头弹着碗边，一面这样大声的呼唤：

“梨子！”虽说猫就在他脚边。

习惯了，这个猫，渐渐的，当主人叫着“梨子”的时候，就回应：

“咪！……”

厨子非常得意这个聪明的猫。

三

猫不上瓦去，终日的只在厨房里游步或睡觉。但是这，却正合厨子的心意。因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而且是单身的，带了一点孤癖，和几个年青的同事都不好，差不多除了关于职务上不得已的问答，从不曾说一两句别的闲话；这是他们不喜欢他，而他又看不上那些举动轻率，音语佻薄，只说着女人女人的青年人。所以，每当他做完了所应做的事，这就是开完饭，把厨房收拾得清楚干净了，为要消闲，就（上）东四牌楼去，在关帝庙旁边的大成茶馆里，花了五个铜子，喝茶和听说书。

现在，有了这个猫，茶馆就不去了，除了到市场去买菜，他的脚几乎不出大门外，只在厨房里伴着猫。他把猫放到大腿上，抚摩它，

替它搔痒，并且拿了一块布，去擦它身上的灰，及别的污浊。

“梨子！”他间或温和地叫了一声。

“咪！……”猫却懒懒的回应。

有时，他拿了一条绳子，或顺便解下自己身上的裤带，上上下下的，飘来飘去，向着猫，逗它玩耍；猫于是就施展它的本能，伏到地上，夹住尾巴，脚用力的抓土，眼睛狠望着，一会儿，猛然奔前，想捕获那活动的绳子或裤带。但它也常常不用力！只把脚儿轻轻地去接触，做出谨慎的样子，仿佛要对付某种危险物似的。象这两种，稳健和突兀的动作；对于猫，厨子是一样的赞赏和喜悦。他觉得和这个猫是异样的奇遇，也等于上帝的一种赐福，同时又是可爱的，极其柔顺，终日伴着他，解去他的忧闷，寂寞，给他欢喜的宝贝。他承认这个猫是他唯一的好朋友。

“咪！……”

猫一叫，厨子就笑了。

四

猫的身体渐渐地肥壮，毛发光。

于是它就想到本能的各种活动，和每个动物全有的一种需要；猫到屋上去了。

这真是给厨子很大的惆怅！当他发觉猫不在他脚旁，也不睡在灶下面，他又感到寂寞，闷闷的，一个人坐在灶门口的矮凳上，不乐的吃着不常吸的旱烟；烟丝从嘴边飘到头上，象云雾，这使他想到落雨天，那时候这个猫是水淋淋的蹲在屋檐下。

起初，不见猫在厨房里，他吃惊，忧虑着有什么不幸的事件加到猫，就屋前屋后的呼唤：

“梨子！梨子！……”这是在一天的午饭之前。

“咪！……”但没有这样可爱声音的回应。

他惶恐了。

他幻想着许多可怕景象：猫跌到水井里，水淹住它全身，只剩一小段尾巴浮在水上面；和一个大狗把猫咬着，猫的四脚在长牙齿底下挣扎；以及猫给什么粗鲁的佣妇捕去，把麻绳缚在它颈项。……

“天咧！别把我的这个猫给掉了。……”

他祷告。

然而猫，它经历了各种本能的活动之后，游倦了，懒懒的，从对着厨房的那屋上，拖着尾巴，便慢步的回来了。

厨子快乐着，把饭喂它，猫是特别的饥饿，也象初次那样的，翘起尾巴，馋馋地吞吃。

他用手去抚摩，很慈爱的，并且低声说：

“梨子！以后别悄悄地跑了，知道么？梨子！……”

猫只哼它本能的关于饮食时那含糊的语调。

五

因天气渐冷，厨子向自己的床上添了一条棉被，同时他想到猫！就把一个木箱子，（这是他装衣用的，）改做猫的睡房，其中垫了许多干净的破布和旧棉花……。

“梨子！今夜睡在这里，很暖和的。……”他把猫放到箱子里，一面说。

“咪！……”猫望他叫。

“这个猫特别的通人性……”他想。

随后，猫打了一个滚，跳开了。

到夜间，当就睡时，他把猫放到箱子里，……可是，第二

天，他又照样地发现猫在灶门边，睡得极浓的：这又得他用布去擦掉那身上的灰。

但厨子却不恼，只想：

“把灶门口用东西堵住，猫自然就来睡了。”

六

箱子里的棉花又不动，依样是平平的，这显然猫不曾来睡，然而那灶门口的木板还堵着。

“猫到哪里去呢？”

厨子想。

这时从厨房的瓦上，突然走出了猫儿求欢的一种喊叫；厨子就跑到院子里，向屋上去看。

那里聚着四个猫；两个纯黑色和一个花白色，其余的那个就是梨子。花白色的猫蹲在瓦上面，尾巴垂着，怯怯的，是抵抗那对方压迫的姿势，望着梨子。可怕的喊叫就是从它的小嘴中哼出来的。梨子却耸起肩，脚有力的站着，尾巴竖直，想狂奔过去似的，也哼着本能的语调——却是异常的，只限于求欢时才有的声音。那两只纯黑色的猫，就闲散地坐在墙头上，安安静静地在旁观；这是猫族特有的现象，完全反乎人类的。

厨子看着这情境，就不觉的，想着自己的梨子是属子雄，而那只花白色的猫却是……他笑了。

“这东西也坏。……”他想。

猫的喊叫渐厉起来。

梨子终于猛扑过去，就征服了它的对手——那肥硕的花白色的猫，柔软了。

纯黑色的两个猫还继续在旁观。

“喂，老王！”这声音响在耳后，是出乎意外的。

厨子转过脸，看见那人是阿三——一个无耻的，善于逢迎，巴结，差不多把东家的屎可当做雪花膏来擦的所谓上海小白脸。

“干什么？”他很不高兴的问。

“干什么？”阿三也冷冷的。“对你说吧，花厅的沙发上疳了一泡猫尿，这是你应负的责！”

“我的猫不会到花厅去，那尿不是梨子疳的。”

“不会？你瞧这——”阿三更冷的鄙视他，一面从手指间就现出十多根猫毛。

的确，毛的颜色完全是梨子身上的，厨子就哑口了；他无法的把那些毛看来又看去。

“倒象是——”

“简直就是的！……好，你自己瞧吧，给大人知道了，我可担当不起呀！”

阿三在得意。

厨子忍辱着，耐心的，低声和气地向阿三说了许多陪礼，认错，以及求他原谅，帮忙，等等觉得羞惭的话。起初，阿三就故意的揶揄，推托，谦让，其中却满含着胁迫，随后因寻机夹带的泄过了许多愤怨，讥讽和谩骂，这才答应不禀知东家，让厨子自己去洗刷那泡尿。

于是他跟着阿三走去。

到转来，他怒极了，想狠狠的把猫拿来抽打一阵：为什么单单把尿疳到花厅的沙发上，以致给那个最看不上眼的阿三当面的侮辱到顶？……

但是一进门，他看猫躺在桌厨边，欲醒似睡的，现着不曾有过的异常的疲倦；因此，他想到猫是刚经历过性的奋斗，身体很弱，倘受打，生出病来是无疑的，于是他就宽恕了它。

猫很久都在欲醒似睡里疲倦着。

七

猫不吃东西，似乎是病了。

抱它到腿上，身体是软软的，无力而且发烧，眼睛眯着。

“梨子！梨子！”厨子抚摩它，又连连地呼唤。

猫隔了很久才低弱的叫了一声。

“梨子一定是病了！”他想。“这怎样办呢？啊，对了，人家说有一个兽医院，是完全诊牲畜的，那末猫——”

然而猫忽然有力起来，在他的腿上挣扎，同时那瓦上就连续的响起一种异声的喊叫。

猫奋勇的跑去了。

八

这一天，厨子的东家来了几个乡客，于是由阿三的传达，命令他办了两桌家常的酒席；厨子从早上起就一直忙着。因了要杀鸡，切肉，剖鱼，以及不间断的做着菜之类的事，厨子无暇去抚摩他的猫，虽然他不能确定的说，猫是在厨房里，抑是这东西又跑到屋上追逐那个花白色的——或别的配偶。

“梨子！……”厨子有时也呼唤。

但几次都不曾听到猫的应声。

这是当酒席开始的时候，上了四炒盘，两大碗，然而正是这一瞬，厨子煮好鱼丸转身来，那桌上，密密措措摆满着食物中间，忽然发现到不见了一只烧鸡；厨子就不禁的猛然惊诧。他清清白白的把两只烧鸡放在一块，并且在第一大碗菜上去时还看见，他坚定的

认他的记忆没有错，眼睛也不会看花的。

那末，只剩下一只烧鸡，这是怎么的？

“见鬼……”厨子想。

他又向桌上，灶上，架上，以及这周围，几乎不漏一个空隙的寻觅着，到结果，却只增加他更大的惊异和疑惑。

“莫是阿三这小子，来拿菜时悄悄地把烧鸡偷走了？”他猜。

“莫是……那些人都对我没有好心眼的！”

可是猫，这东西却从极黑暗的菜橱底下，哼出吃饭时的那种声音。

厨子恍然想到，但还疑。

“梨子！”他呼唤。

然而猫回应的，不是可爱的“咪……”却是使厨子觉悟的那种“唔唔……”

于是厨子用火通子向菜橱下去横扫。

猫跑开了。

由火通扫出来的，正是所不见的那只烧鸡，不过已经满着尘土，极腌臢的，并且被猫咬得非常的凌乱了，是完全成了废物。

厨子没有法，只得把剩下的烧鸡分做两半，扁扁的摆在盘子上。

他怨恨的望着窗子外，从十二夜的月光中，他看见梨子正坐在水落边，闲散地，慢慢轻轻的用脚洗它的脸和吃了烧鸡的那个油嘴。

九

厨子又抚摩猫，因为他已经饶恕那偷鸡的过错了。

“梨子！”他快乐的呼唤。

“咪！……”猫就应。

“好朋友！”

“咪！……”

厨子笑了。

“咪！……咪！……”这是另外的一种声音，粗鲁的，还带着嘲笑，忽然响在厨子的背后。

他转过脸。

“干什么？”见是阿三，他就不高兴。

“没有事当然不来……”阿三又嘲笑的学猫叫。“咪！……咪！……”

“有什么事？”

“告诉你吧！三姨太昨天新做好的一件法兰绒衣服，放在房里的椅子上，还不曾穿，今早上就发现给猫疴了一泡尿。……”

“我的猫昨夜是和我在一块儿睡。”

“谁管你……那里面现在正拷问，等一会儿，事情就会知道的。”

阿三鄙夷的看一下厨子，就走了。

“咪！……咪！……”他还粗声的（学）猫叫。

这消息，毫无虚饰的传来，是极其恶劣的，但厨子却不因此忧虑，因为他的猫，昨夜是通宵的睡在他床上，天亮后还是跟着他。

于是他又安静的继续他的抚摩。

“梨子！”

“咪！……”

“咪！……咪！……”然而这一种粗鲁的声音又来了。

“老王！”阿三就站在背后。

“干什么？”

“大人在书房里叫你！喂，赶快去！”

厨子这时才想到那必定于他不利的事业；他踌躇了。

“赶快！”阿三又催促。

厨子于是跟着他。

大人是做过司令的，平常就威武，这时又带点怒，看样子，厨子的心便怯了。

“你养了一只猫，对不对？”大人的声音非常洪亮。

“是，”厨子恭恭敬敬的回答。

大人的眼睛就熠熠的望他。

“我是非常讨厌猫的，你知道么？我只喜欢外国狗……”

“是。”

“你养猫，敢不告诉我，你这混蛋！花厅的沙发病了猫尿，昨夜三姨太的新衣服又给这东西病了，据说你的猫在前天还偷了一只烧鸡，所以你把那剩下的一只就分做两半……对不对？你这混蛋！滚出去！马上就滚！把厨房里面的家伙交给阿三，少一件就小心你的脑袋！滚去！”

厨子想辩，但不知怎的，脚步却自自然然的退了出来；他看见许多同事们在门外向他冷笑。

“这全是阿三这小子弄的鬼！”

厨子想：他不怨猫，却只恨那个和他作对头的上海小白脸。

回到厨房里，他忽然嗅到一种臭气，那是猫正睡在切肉的砧板边，桌上面现着一小团猫病的稀稀的尿。

十

厨子找不到职业，他赋闲在家里。

然而对于猫，他依样的喜欢它，不异从前，不间断的每天买

了十个铜子的小鱼和十个铜子的猪肝。他差不多尽日的和猫相处。猫因是改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上瓦去。厨子常常抚摩它，有时又用绳子或裤带，飘飘的吊着，逗它玩耍。

“梨子！”

“咪！……”

猫是一听见呼唤便回应。因此，厨子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于这种的快乐里面，他简直愿意就这样的生活下去，那是极自由，清静而且有趣的。

这时的猫也确然格外的柔顺。

十一

不久，这个忘忧的厨子终于绉起眉头，这是被那种不可避免的生计困难所致的。

然而猫的身体依样肥壮，毛发光。

十二

猫又不吃东西了。

但厨子的心里却明白，猫所以不吃东西的缘故是完全因为肉和鱼——这两种东西缺少了。

可是厨子已用尽了他的喂养的能力，他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只吃窝窝头了，那雪白的西贡米是专为猫预备的。

猫不吃干白饭，厨子却不恼怒它，只觉得这是自己一种无用，惭愧，一个人竟养不起一个猫，而猫又是这样驯良可爱的。

他希望猫能够勉强的吃一些饭，便用手指头弹着饭碗，一面呼唤，

“梨子！来，吃点吧，再饿可要饿死的。”

“咪！……”

猫叫了，站起来，但走到碗旁边，把鼻子嗅了一下干白饭，摇摇头，便转过身来，又恹恹地睡下了。

厨子在苦闷……。

猫始终固执着它的意志。

十三

于是猫上瓦了，连着三天三夜不回来，厨子又忧虑……。

“梨子！”

但是这呼唤只等于一种无限伤感的叹息。

十四

这是猫上瓦去的第五天。

厨子的一个旧朋友来看他，他迎头就叹气：

“唉，我的梨子不见了！”

“对了，”客含笑说，“我正要和你说，我昨天到司令公馆去，看见你的猫却在阿三那里。”

“这小子！”

厨子大怒；他不管客，自己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厨子的家和司令的公馆只隔了两条街，不到两里路吧，一会儿他就走到了，然而阿三不在门房里。

找到他昔日相处许久的厨房，他看见，梨子正翘着尾巴在吃饭——自然是有鱼肉的，阿三坐在矮凳上，看它。

“你怎么把我的猫偷来？”

“谁偷你的？你的猫自己跑到这里来，我看它饿得怪可怜，还喂它……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

厨子想给阿三两个耳光，忽而他又顾虑到这是司令公馆，并且他的同伙还多，闹起了，只有自己吃亏的，于是改为恨恨的怒目而视。

“你要，你拿回去，我才不要哩。”

阿三带着嘲笑，冷冷的。

厨子走近猫身边，弯下腰去抚摩。

“梨子！梨子！”

他连声呼唤。

但是猫，它转过脸来望厨子，接着就哼出“唔唔”的声音，又张开嘴去吃饭了。

十五

第二天，这个猫又从厨子的家里跑掉！

原载1927年10月10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号。

酒 癡

伯伯又发酒癡了。

其实，酒，他并不喝得多。酒，这东西，于他也不是成为嗜好，或是有了什么癖。喝酒那只是偶尔的一件事。但他却不喜欢喝黄酒，玫瑰，或花雕，他只喜欢喝高粱。倘问他为什么定要喝高粱，答是没理由，只觉得高粱才有酒味道。到他忽然想起喝酒的时候，这多半在将吃饭和吃过饭之后，其动机，是很难明的，但也不外乎想喝，然而一喝，仅三杯，象那样小小的三杯酒还不及六两吧，却醉了，由醉便渐渐地发起癡来，这成为全家的祸事！

据普通凡是喝醉酒的人大约是这样的三种状态：静睡、哭泣和叫骂。伯伯的酒醉便是最后的那种，还加厉。因为从经验，全家人——头发有些变了白的伯母至于初念《三字经》的小弟弟，谁都知道，伯伯一喝酒就会醉，发酒癡，弄得全家不安宁，每人要遭殃，要受一种无辜的冤枉的苦刑，所以，当伯伯想喝酒，要陈妈烫酒去和拿酒杯来，大家的心便悬着，担忧这眼前就要开始的不幸的事。在这时，第一，伯母惊惶了，她的眼光充满着畏祸、求怜，及痛苦，也象一个临险的圣徒恳神护佑的望伯伯，要他莫喝酒。

“不要紧的。”伯伯照例是这样答。

“你一喝，”伯母终于用低声说：“这是一定的，总会醉，发起癫了，你想想……”

“这一次决不会的，”伯伯依样装痴。

“你每一次都是这样说，可是你全醉了！”

“不要紧的。”他说，就催陈妈快点把酒和酒杯等样拿来。

伯母是知道伯伯的坏脾气，看样子，要使他不喝酒是不可能的，那末祸事就在眼前了，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越显出她贫血的老态。大家都随她沉默着。

陈妈捧着桶盘走来，慢慢地把盘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看到酒，伯伯却笑了，现出格外亲热，和气，用慈爱的声音说：

“来，坐下吧，今天的炒肉却炒得不错，青菜也新鲜……怎么？那不要紧的，我只当做玩，喝一杯，这样小得可怜的一杯，”他是含笑，一面就倒了酒，把酒杯送到唇旁去。

大家坐下了。在平常，吃饭，这是全家人相聚着闲谈的一个机会，无论是谈些什么，总是有笑的，充满着快活的空气。但这时，景象不同了，就是有名的被大人们公认为抢菜大王的我和蓉弟两人，也无心想到香喷喷的炒肉，只静默的端坐着，把嘴唇放到碗边，筷子无力的几粒几粒地扒饭，有时眼睛悄悄地看一看含笑喝酒的伯伯，及因他喝酒而忧愁的坐在这周围的人。

起初，在刚刚喝酒的那时，伯伯显然有点局促，不好意思，他常常摆起笑脸，向这个那个的去说白，想逗大家欢喜。甚至于把红烧鲫鱼、炒肉、鸡蛋等等，一筷子一筷子的挟到我们小孩子面前，并且连连地说：“吃，放量吃，明天就长高了。”看他这个样，却是分明知道喝酒的错处，极力去卖好，很作孽似的，颇有点令人生怜。然而慢慢地，不久吧，喝完了杯多酒之后，就变样了，笑容最先敛灭去，眼色渐红，脸也象一个古旧的教堂，那

样的又沉重又严肃。到酒喝了三杯，无系统并且含糊不清的话就开始了，其中杂乱着追悔，懊恼，失意，怨恨，以及类乎感伤和咒诅，接着的，那便是全家人所最痛苦最难堪的一种不可躲避的命令！

酒癡发作了。

到这时，纵不曾吃饱饭，谁的筷子都停着，愿意逃遁去，免掉这个醉鬼的酒癡的凌辱。

伯母的眼光先示意到我们小孩子。

我就暗暗扯一下坐在我身旁的蓉弟。你真聪明，看形势，却不等到扯，早开始缩下桌子去，望着房门想溜开。随着，鉴哥和斌姊，也同我忐忑地跑开了。

然而正要跨出门外去，在脑后，却响了如狼嗥的一种哼声。

是伯伯在酒癡中发我们的怒。

他严暴的叫：“站住！”

我们的脚步收转来，便站着，小小的心儿忽然猛跳。同时，几个人的眼光都怯怯地斜望到伯伯，他显然是非常的可怕！

“你这几个狗崽，”他叫骂，“不把你们打死，现在认不得老子，明儿会反天！”眉毛蹙成一朵，眼眶变了斜角，黑而且短的胡须，在嘴上竖动。

我们因害怕，全呆了。

伯母于是勉强的为我们解围。

她温和的，几乎低声下气得象一个奴隶，向伯伯说：“得啦！为小孩子家生气，不值价，倒损害到自己的身体。让他们走开就是了。”

我们想动步，那使人凛怖的喊声却起来了。

“站住！”是更凶的。

“胡说！”他接上向伯母，“这简直不成话！母亲叫儿女跑

开父亲，伯母叫侄儿跑开伯伯，有这样道理么？哼，牛放屁！简直不成话！然而不成话的话你居然讲，是过错，该罚！好，就这样吧，给我跪到祖宗面前去！对了，这是顶对的，给我跪到祖宗面前去！跪，不准动！慢慢地忏悔你的过错！哼，你这个不足为母范的女人！跪，就这样吧。”他喃喃的发怒，威严的，俨然象一个牧师教训他的门徒。

伯母忍耐着。她低声说出许多恭维，尊敬，和自卑的话，在其中，她隐隐地认了错，希望饶恕。最后，她的眼睛又充满了恳切惶恐的光望着伯伯；这自然是补她的言语所不足，想伯伯能够原谅她，把这种也象是天降的风波平静了。

伯伯却依样是固执，用强暴的声音去表示他独断的权力。

“除了跪，别的话全不要讲，纵讲来，那也只增加你的过错！”

听他说，伯母就特别用力的瞪他，这似乎是在想：“又是这一套！说你不喝酒偏要喝！喝醉了，癫起来，象个魔鬼，凶狠残暴，作种种不是人干的事！说什么跪，这真是酒癫癫到掉了心，无人道的，你酒癫子！”然而这些话，她又忍耐着，原因是恐怕倘若说出来，那酒癫子，是不会驯服的，结果只把这个家庭的纷乱更扩大起来，大家更痛苦。因此，为全家的安宁，她把眼泪噙着，默默地走到堂屋左侧，在一个小房子般的祖宗神龛前，跪下了。

“腿伸开！腰间直着！……还有那颈项！”伯伯一声声的叫。

可怜的伯母，她一切都照办了。

“治国有律，治家有法……”象诵经般，他摆着头，喃喃地自语。

这时，除了伯母在跪，我们小孩子呆呆地站在门边，在桌

旁，还有姨太，清嫂，淑姊，和淑姊夫，他们这几个人都骇的呆了，毫无声响的端坐着，彼此用愁苦的眼光去传递，似要从其中得到解救，和计议一种脱身的方法，但始终每个人都守着沉寂，谁也不敢先动步，或是做出什么脱身的样儿。

照我们灈县的礼节，凡是长辈做了什么过错，那都是小一辈的人去承受，抵挡，或求宽免，那末对于这个伯母的跪，照常例，毫无疑义的，自姨太太以及我们小孩子，无论如何是不应安然在旁观。然而在这时，在这异常状况底下，却不同了，我们都知道眼前所应做的事，纵然的，也终于不敢去做。倘是不，在这个酒癫子没有命令或允许之前，要自由，那是不行的，万一姑且尝试的自由去行动一下，给他瞧见，那就等于一种祸事了。大家都明白这缘故。

这屋里，于是除却酒癫子在喃喃，便是一片无限大的严肃和静寂。

在大家如同木偶的静默里面，跪在祖宗神龛前的伯母忽然开口了。

“够了吧！”她的声音带点哭样。

“什么，这样快，那不行的！”

“我实在受不了！”

“那不行的！”

没有法，伯母只得继续的再跪下去。

看情形，太不象样了，淑姊就冒险的向伯伯求宽免。其实，她也知道，在这个酒癫子正发着酒癫的时候，要平和，一切只有服从，只有象棉絮一般柔软，让他变态的意志去畅所欲为，去支配；如不然，那就更糟了，因为在这时，关于解释和求恳的语言只是他的仇敌，必定的，会把他的酒癫弄得更凶，更暴，更炎炽了。所以，象大家所忧虑的，当伯伯听见了淑姊替伯母求宽免的

言词，就大叫：

“你们是一伙，都该打死的！”

可怕的眼光盯着我们，他又宣示那种不容人抵抗，躲避，或求赦的命令了。

“都给我跪下！”

这真是一种极酷刻的苦刑！跪，这行为，在敬神、祭祖，和拜寿的时候，已经是充满着很可笑的奴隶的意味，倘若其动机，是由于严威的命令去促成，这简直是一种异常可耻的侮辱！幸而好，在那时，我的年纪尚小，不很明了跪的意义，所以为避免更可怕的压迫，但也多半是胆怯的缘故，便不自主的把小腿弯下了，于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就肩挨肩，有的脸对脸的跪在房门边。

伯伯从太师椅上站起，把银铸的小酒壶打倒桌下，桃源石的小酒杯也从手中掷出，摔成粉碎；这自然是另一种示威，显示给还不曾跪下的姨太，清嫂，淑姊和淑姊夫。

听到酒杯破碎的响声，我不禁地心儿一跳，诧异的，因为在平常，看伯伯瘦弱的带着病态的样子，却没有料到他竟有这种大的力量，会把坚实的酒杯子摔得这样粉碎，又这样响。

清嫂于是跪下了，从我们这面看去，她只剩一个脸儿露在桌边上，淑姊也照样。姨太呢，她看看伯伯，好象要凭那原有的温爱，去求得对于这苦刑的宽宥。但伯伯拒绝她了，也许还没有懂到她这层深含的意思。

“跪下！”也是很凶暴的声音。

因为淑姊夫非常为难的在踌躇，伯伯那可怕的眼光就转问到

他。

“你，单是你，不听我的话么？”

“当然听。”

“自古云，女婿即半子，知道么？”

“知道。”淑姊夫尽含笑。

“那末，我说跪，你为何还站着？”

“我想选择一个地方。”

“岂有此理……”

伯伯忽然闭起眼睛，沉思着，象有远虑的样子。因此，淑姊夫得了空闲，他默默地看望到在跪的众人，大家全现着愁苦。

“不要你跪，”伯伯张开眼，怒视着淑姊夫。“给我滚开吧！”象这话，满着恶意的，发自酒癫子口中，真是一种意外的侥幸，也等于仅有的一个奇迹。但淑姊夫却分外踌躇起来了，这自然是因为眼看着许多人都在跪，都在酒癫子的底下受苦刑，而自己却单独地逍遥于祸外，照人情，是有点不好意思吧。可是，酒癫子在癫时所说的话，如同圣旨，不容人违悖的，于是他虽欲留恋这禁地，也只得走开了。他脚步迟延地走到房门边，便低声向我们说：

“不要怕，酒癫待一忽就会好的。”

对于淑姊夫，象这样的与众不同，单是我，就够生了许多羡慕，我静心的期待着和他同等的待遇，所谓“滚”，然而这奇迹已不可再见了，只听伯伯在咕噜中，忽又粗声的叫：

“这样子跪不行！这样子跪不行！”

各人的眼光就怯怯的望到他脸上。

“你（对伯母）这样跪不错！”他用手横来横去的指挥。“你（对姨太）这样跪不对！因为你是小婆子，外来人，应该朝着大门外，跪在天井里。去，跪去！……你两人（对清嫂和淑姊）随妈妈跪去，向祖宗，记着，向祖宗！”这样逐一支配，到最后，自然是轮到我们的了。

“你这伙狗崽！”他开口先骂。“跪在门边干什么？起来，随着淑姊跪去，向祖宗，记着，向祖宗！”

在凶暴声中，毫无抵抗的，大家都照办了。伯母在前头，脸朝祖宗，顺辈分，最末的，是蓉弟跪在我脚后，其间，姨太太分外的现出难堪，这不消说是单单给她特种的羞辱，把她孤伶伶的，一个人对着大门外跪到天井里。然而她也得和众人一样的在忍耐。

伯伯的眼睛向我们逡巡之后，似觉得一切都妥贴如意了吧，他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自言自语的，也象诵经般，开始叙述他在考举人时候，在科场里，被同族的一个堂兄因嫉妒而谋害，使人暗暗地把巴豆放在食物里，以致才入第二场就肚痛，痢稀，终因此落第了。他并且说要是不，那末，到现在，终不说就怎样显贵，但象四五品官，如知府之类，总该跑不掉的。其次，他感慨到许多同窗，同寅，以及学友，有的已经做到三品京官了，至于外放，如道台等等，那可真多……

“野树尽成荫，巍松独枯萎。”在自语中，他常常无限伤感又吟上这两句。

他重复的述说那功名失意的事，我们这一般人就默默地尽跪着。到后来，那大颗大颗的汗珠，纵在深秋，是穿着夹衣时候，也不住的，从我额上流下，并且全身起了痉挛，尤其是脚儿麻木了，膝髁骨发酸，使得心儿焦躁。

我大胆地爬了起来。这本想悄悄地躲避开，但不幸，给伯伯一眼就瞧见了。

“干什么？”声音还是很凶的。

“痢尿。”我撒谎。

“不准！”

“那——会痢满裤子的。”

他望我。

“滚出去！”这声音虽是更可怕，但是滚，却也够我的欢喜

了。

我就慢慢地溜开。到门外，转入清嫂房中，便用手摩揉着腿儿，一面从窗子间，隐隐地看见大家还在跪，伯伯还在自语。

鉴哥也忽然爬起来，学我撒谎，说是要疴尿，但失败了，伯伯又使他跪下。

呵，这样生动但又无声如水的人体模型，跪着的，或说是极滑稽又极不合理的哑剧，就一直延长到伯伯的自语声音含糊了，在暴虐之后的疲倦中，眼朦朦的，无力地伏到桌上打起鼾的时候，这一般人，才得了自然的饶赦，各自极困难的爬起来，用力摩揉着自己的腿，脚，以及腰间。但大家的脸，还是在愁苦，懊恼和愤恨。

淑姊夫便走了出来。

在这时，这个酒癫子，睡着的。大家又知道，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醉时是专制的暴君；眼前是恢复了原状，是负有全家生活责任的很可怜的家长，并且还是这样年老和瘦弱的。大家便又想到他平日的慈爱。

伯母就把毛毡子盖到伯伯身上，同着清嫂几个人，小心的慢慢地把他扶到房里去。于是，没有事了，大家又相聚着，但每人的眼光却不敢和别人的交触，怕其中有什么不好的显示，象梦一般的，默默无语，随时响了低低无力的叹息。

这屋子里就变为又空漠又静寂，是和严肃时同样可怕的。

伯伯的睡，到灯光亮了，还没醒。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我正要上学去时候，伯伯却咳嗽着走来，满脸含笑，他确然又非常的慈爱了。

相见时，他虽还在笑，但我已经很容易的就看出他心中的不安，属于惭愧的，他把一百钱给我，另一百钱给蓉弟。

“这给你，”他说，“是过午用的，随你喜欢吃饺儿面，或

是吃绿豆糕。”声音是极其诚恳。

这钱，得来是意外的，却只限于伯伯发酒癫之后，在我也可说是那种跪的报酬了。

北京

原载1927年10月19日、20日、21日、22日《晨报副刊》。

初恋的自白

下面所说的，是一个青春已经萎谢，而还是独身着的或人的故事：

大约是十二岁，父亲就送我到相隔两千余里之远的外省去读书，离开家乡，不觉间已是足足的三年零四个月了。就在这一年的端午节后三日得了我母亲的信，她要我回家，于是我就非常不能耐的等着时光的过去，盼望暑假到来，并且又象得了属于苦工的赦免一般，考完试验，及到了讲演堂前面那赭色古旧的墙上，由一个正害着眼病的校役，斜斜地贴出那实授海军少将的校长的放学牌示之时，我全个的胸膛里都充满着欢喜了，差不多快乐得脸上不断地浮着微笑。

从这个学校回到我的家，是经过两个大海，但是许多人都羡慕的这一次的海上风光，却被我忽略去了，因为我正在热心的思想着家乡的情景。

一切的事物在眷恋中，不必是美丽的，也都成为可爱了，——尤其是对于曾偷吃过我的珍珠鸟的那只黑猫，我也宽恕它既往的过失，而生起亲切的怀念。

到了家，虽说很多的事实和所想象的相差，但那欢喜却比意料的更大了。

母亲为庆贺这家庭中新的幸福，发出了许多请帖，预备三桌

酒席说是替我接风。

第二天便来了大人和小孩的男男女女的客。

在这些相熟和只能仿佛地觉得还认识的客中，我特别注意到几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们看在我眼中，虽说模样各异，却全是可爱，但是在这可爱中而觉得出众的美丽的——是我不知道叫她做什么名字的那个。

因为想起她是和我的表姨妈同来，两人相像，我就料定她也是我的表妹妹；她只有我的眉头高。

“表妹！”一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向她说，这时她正和一个高低相等的女孩子，躲在西边的厢房里面，折叠着纸塔玩。

听我在叫她，她侧过脸来，现出一点害羞，但随着在娇媚的脸儿上更浮起微笑。

“是不是叫你做表妹？”我顺手拿起另一张纸，也学她折叠纸塔。

她不语。

那个女孩子也不知怎的，悄悄地走开了，于是这个宽大的厢房里面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她。

她很自然，依样低头的，用她那娇小的手指，继续着折叠那纸塔。我便跑开去，拿来我所心爱的英文练习本，把其中的漂亮的洋纸扯开，送给她，并且我自己还折了火轮船，屋子，蛤蟆，和鸟儿之类的东西，也都送给她。她接受了我的这些礼物，却不说出一句话来，只用她的眼光和微笑，向我致谢。

我忽然觉到，我的心原先是空的，这时才因她的眼光和微笑而充满了异样的喜悦。

她的塔折叠好了，约有一尺多高，就放在其余的纸物件中间，眼睛柔媚的斜着去看，这不禁使我小小的心儿跳动了。

“这好看，”我说。“把它送给我，行不行？”

她不说话，只用手把那个塔拿起来，放到我面前，又微笑，眼光充满着明媚。

我正想叫她一声“观音菩萨”，作为感谢，一个仆妇却跑来，并且慌慌张张的，把她拉走了，她不及拿去我送给她的东西。看她临走时，很不愿意离开回望我的眼波，我惘然了，若有所失的对那些纸物件痴望。

因久等仍不见她来，我很心焦的跑到外面去找，但是在屋子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空隙都瞧过了，终不见她的半点影子。于是，在我的母亲和女客们的谈话中间，关于她，我听到不幸的消息，那是她的父亲病在海外，家里突接到这样的信，她和她的母亲全回家去了。我心想，她今夜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上酒席了。我就懊悔到尽痴望纸塔，而不曾随她出去，在她身边，和她说我心里的话，要她莫忘记我，并且，那些纸折的东西也是应该给她的。我觉得我全然做错了。

我一个人闷闷的，又来到西厢房，看见那些小玩艺儿，心更惘然了，我把它们收起，尤其是那个塔，珍重地放到小小的皮箱里去。

这一夜在为我而设的酒席上面，因想念她，纵有许多男男女女的客都向我说笑，我也始终没有感到欢乐，只觉得很无聊似的，我的心情是完全被怅惘所包围着。

由是，一天天的，我的心只希望着她能够再来。看一次她的影子也好，但是这希望，无论我是用如何的诚恳，如何的急切，全等于梦，渺茫的，而且不可摸捉，使得我仿佛曾受了什么很大的损失。我每日怅怅的，母亲以为我有了不适，然而我能够向她说出些什么话呢？我年纪还小，旧礼教的权威又压迫着我的全心灵，我终于撒谎了，说是因为我的肚子又受了寒气。

我不能对于那失望，用一种明瞭的解释，我只模模糊糊地觉得，没有看见她，我是很苦恼的。

大约是第四天，或是第五天吧，那个仆妇单独地来到，说是老爷的病症更加重，太太和小姐都坐海船走了。——呵！这些话在我的耳里便变成了巨雷！我知道，我想再见到她，是不可能的事了。我永远记着这个该诅咒的日子。

始终没有和她作第二次见面，那学校的开学日期却近了，于是我又离开家；这一次的离家依样带着留恋，但在我大部分的心中，是充满着恼恨。

在校中，每次写信给我双亲的时候，我曾想——其实是因想到她，才想起给家里写信，但结果都被胆怯所制，不敢探问到她，即有时已写就了几句，也终于涂抹了，或者又连信扯碎。

第二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本想借这机会回家去，好生的看望她，向她说出我许久想念她的心事；但当时却突然由校长的命令（为的我是高才生，）不容人拒绝和婉却的，把我送到战舰上去实事练习了。于是，另一种新的生活，我就开始了，并且脚踪更无定，差不多整年的浮在海面，飘泊去，又飘泊来，离家也就更远了。因此，我也就更深的想念着她。

时光——这东西象无稽的梦幻，模糊的，在人的不知不觉间，消去了，我就这样忽忽的，并且没有间断地在狂涛怒浪之中，足足的度过六年，我以为也象一个星期似的。

其实，这六年，想起来何等可怕的长久呵。在其间，尤其是在最后的两年，因了我年纪的增长，我已明瞭所谓男女之间的关系了，但因这，对于我从幼小时所深印的她的影子，也随着更活泼，更鲜明，并且更觉得美丽和可爱了，我一想到她应该有所谓及笄年纪的时候，我的心就越跳跃，我愿向她这样说：我是死了，我的心烂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没有梦的背景和生活的希望了，倘若我不能得到你的爱！——并且我还要继续说——倘若你爱我，我的心将充满欢乐，我不死了，我富有一切，我有了美丽

的梦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成为宇宙间的幸福王子。……想着时，我便重新展览了用全力去珍重保存的那些纸折的物件，我简直要发狂了，我毫无顾忌的吻她的那个纸塔——我的心就重新抨击着两件东西：幸福和苦恼。

我应该补说一句：在这六年中，我的家境全变了，父亲死去，惟一的弟弟也病成瘫子，母亲因此哭瞎了眼睛，……那末，关于我所想念的她，我能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呢？能在我瞎子的母亲面前，不说家境所遭遇的不幸，而恳恳的只关心于我所爱恋的她么？我只能常常向无涯的天海，默祷神护祐，愿她平安，快乐和美丽……！

倘若我无因的想起她也许已嫁人，在这时，我应该怎样说呢？我的神！我是一个壮者，我不畏狂涛，不畏飓风，然而我哭了，我仿佛就觉得死是美丽，惟有死才是我最适合的归宿，我是失去我生活的一切能力了。

不过，想到她还是待人的处女的时候，我又恢复了所有生活的兴趣，我有驱逐一切魔幻的勇气，我是全然醒觉了，存在了。

总而言之，假使生命须一个主宰，那末她就是主宰我生命的神！

我的生活是建设在她上面。

然而，除了她的眼光，微笑，我能够多得一些什么？

这一直到六年之最末的那天，我离开那只战舰，回到家里的时候，……

能够用什么话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看见到她（这是在表姨妈家里），她是已出嫁两年了，抱着毛毵毵黄头发不满周岁的婴儿，还象当年模样，我惊诧了，我欲狂奔去，但是我突然被了一种感觉，我又安静着，啊，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的受着无形的利刃的宰割！

为了不可攻的人类的虚伪，我忘却了自己，好象真的忘却了一般，我安静而且有礼的问她好，抚摩她的小孩，她也殷勤地关心我海上的生活情况并且叹息我家境的变迁，彼此都坦然的，孜孜地说着许许多多零碎的话，差不多所想到事件都说出了。

真的，我们的话语是象江水一般不绝地流去，但是我始终没有向她说：“表妹，你还记得么，七年前你折叠的那个纸塔，还在我箱子里呢！”

北京沙滩

原载1927年11月4日、5日、7日《晨报副刊》。

诗 稿

夜是沉寂着。

但更其沉寂的，是断了气，憔悴，苍白，浮现着苦恼的幸福
的微笑，却是很模糊，不能真切的辨别出年青或较老的死人的脸。
脸，在这上面，梦一般安静的，双目闭着，严紧而且深陷，角落
里还剩着未干的泪的余滴；这分明是正在眷恋或思慕着一生中最
可纪念的事情，而忽然的，那灵魂离了他，飞奔到渺茫的另一世
界，是为时还不很久。

并且，那两颊枯瘪得凸出如峰的颧骨，以及许多时不曾刮过
的浓厚的髭须，和蓬松的缭乱的头发，是表示着：在绝了活动的
血的循环之前，这死者是经过很长久的缠绵的病症。

这时候，在吐着冷的黯澹的灯光里，一个纯白色的苗条的身
体，发现了，从门边，谨慎又似是婀娜，蹑着脚步，轻快地走
来，向着僵硬的挺卧在床上的死者；这人是普通而又是很难得的
年青和漂亮的看护妇。

仿佛曾瞥了一眼，她于是站住，转过头，低音的——这里面
满含着各样的谦恭，并且带笑的，向她身后的医生说：

“你看，没有救了，是不是？”

医生很尊严，默着，不答一句话，只在他多肉的圆脸上，挪动一下那黑的阔边的眼镜，表示他专心的注意着已经僵硬的那病人。

“的确，”他说。微微的点了头，“这是没有救了！”

接着，唏嘘似的，他响了一声，把圆的胖胖的脸朝到看护妇。

这纯白色苗条的身体就移动了，内部非常担忧的，用胆怯的步，走到床尾边；她仿佛逃脱了重压一般，把死者就诊的普通履历书递给医生。

“什么时候断气的？”他问。

看护妇回想一忽，就答说，“上午一点过二十三分零五秒。”

医生又微微的点了头。于是，在蓝色布面的簿本上，他动着自来水笔，看着履历书，按着纸格的行列誊写下面的字——

姓名：刘可均。

年岁：二十四。

籍贯：湖南，汉寿。

职业：无业可职——但有时曾作诗。

病症：肺病及心脏病。

入院时期：一九二五，七，十三日。

住院时期：共一百二十六天。

断气时刻：上午一点过二十三分零五秒。

急促的翻过一页，他又在后面誊上两行——

保证人：宫克智。

及其住址：西单鸭子胡同二号。

于是他合上簿本，自来水笔插到口袋去，耸着肩膀，尊严而又似无意的，瞥一下床上，便傲然地走开了；那纯白色的苗条的身体跟在他后面。

两种不同的——粗笨和娇小的脚步声，就渐远渐远的离去

了这病室。

病室里面是空虚，呈露着黯淡的灯的冷光，和死者和夜的同样无底止的沉寂。

二

大约是十二人，都很年青，错杂的围绕着，缄默和冷静，站在死者的病床前。

太阳的光，很寂寞的，照到许多人的生动的脸，而在这脸上，都现着几乎是相同的忧郁，伤感，苦忆和哀悼，是对于既熄灭的生命生起共鸣的一种啼哭的模样。在他们中，有的唏嘘，有的沉重和低弱的叹息，有的用极大的力量堆到心头，去压制悲戚，但多半都时时不愿而又不自禁的，把湿的眼光去望那完全阴暗的死者的脸。

大家是这样的彼此造成了更可怕的沉寂的境地！虽说他们中也曾有低声的说了句什么，然而在这颤抖的，无力的音浪里，是明显的表证着每人心里的苍茫，而且更觉到这空间的沉寂了。

好象这许多人，谁也没有知道来这里是为着什么的。

但是，忽然间，其中的一个人，用湿的眼光从湿的手帕边望到死者时候，出乎意外的，在白被单的边缘，发现到熟识的黄色稿本的一角。

“这一定……”

他想，于是走前去，慢慢的翻开被单，这就显现出没有肉，只有灰白的皮包着青筋，瘦得如柴一般的死者的手腕——是弯曲的，不曾伸直，但就在这角落底下，平平的，非常安静的躺着一本诗稿，封面的题名是：“为了梦里的恋爱。”

一种骤然的感觉奔到他心中，他知道，这可怜的死者是抱着

这诗稿时断气的。

“为了梦里的恋爱！”他默念，眼光更湿的望着死者，便拿上这诗稿，白的被单又遮住那如柴的手腕，僵硬而且弯曲的。

于是许多人都受了这样的刺激，成为微微的一个波动；大家从缄默和冷静中惊讶起来，但都带点新的感慨，眼光很哀戚的，来往的望着死者和诗稿；每一个的心中都有这一种悲凉的意念：唉！为了梦里的恋爱呵！

这诗稿翻开了，于是那每页的上面，很齐整的：四行为一节的安排着，其中的每一个字，甚至于每一个墨迹，都显耀的充满着死者的滴滴心血，也就是生命之焰的每一个火星的细点。

大家不忍看这诗稿，就用一幅蜜色的丝手帕包起来，交给和死者的友谊较深的那个人保存着。

于是……这是经过了许多时光——阳光在很久之前，就不照到这生动的人的脸上了。这死者，这个失了全部知觉的可怜人，便正式的完全隔绝这世界，很仄狭的躺在棺材里面，空悬在一根粗大的木杠下边，同时是重压着四个强壮的工人的肩膀。

跟随着这工人的和合的脚步，在向着出城的路上，这十二个很年青的死者的朋友，便成了缄默的，异常悲戚的行列。

在苍茫的暮色里面，就不断的响着嚙嚙啐啐的步声，和棺木和油漆的新的气味。

三

诗稿也带着灰色的漂泊的命运——这是自己毫无意志的，完全任凭人，被窒息在黑暗的帆布包里，盲目的飘过海洋，飘过陆地，到了繁华的市会的中心，和着许多各种异形的信扎和报卷。

于是经了一个粗的心情和一只污浊的手，这是一个邮差，把

它投递给一个高标为“新文学策源地”的书局；在那里它等待着或人来判决它的命运。

很寂寞，冷而且孤独的，这诗稿被夹在其他的稿本中间，在编辑室的一张公事桌上，经过了一个多月；在它上面，就更多的添上了重压。

这一夜，象梦醒一般，这书局的三个稿件审查委员，便恍恍的走进办公室，却又辩论了“女人脸上的斑点来源”，这才开始他们的正式工作：打开一册或一卷的小说和戏剧和诗的原稿。

原稿虽说很多，每本又很厚，而且是密密的誉满着须要领会的小小的字，但这些委员的眼光是锐利的，所以那堆积的稿件，在手指头不断的接连着翻动之间，就一件件的减少了，于是被压得很低的这诗稿就到了一个委员的手上。

“为了梦里的恋爱！”他念着，轻轻的笑了。“这题名倒不错。”他接着心想。

于是又照样的，这每页都很整齐的排列着四行为一节的诗稿，经了这个委员的手指头的展动，不觉的，已翻到最后的一页了——那上面写着：此书贻赠给不爱我的那个人！

委员又轻轻的笑了，他觉得这卷末的题句很特别。接着他又去看其余的稿件。

为了慎重缘故，每一个稿件是必须这三个委员的轮流过目，然后才加以这两种符号：○和×。

然而非常之快的，这三个委员已审查就绪了，并且开始对于那叠得高高的约有二十余件的原稿，象农夫锄草似的，在每一个封皮上面，用红墨水的钢笔尖划上去留的×和○。

在将要划上这决定的符号时候，又为了慎重缘故，便说出各人的意见，以为评判的标准。

于是轮到这诗稿了。

委员们便又照例的说出各自的意见。

“我觉得太缠绵，因而有许多地方象宋词，思想未免陈旧，所以……我不赞成。”

“然而，”第二个就接着说，“我以为，这诗的意思太难懂，象未来派似的……所以，我赞成你的议决。”

第三个便点点头，表示对于那两人所说的同意；于是那红色的×，便草率的加到这诗稿的封面了，被丢到同样命运的许多稿件中间。

第二天，这诗稿和着大小相类的新的同伴，又经过了許多粗的心情和污浊的手，紧紧的窒息在黑暗的帆布信袋里面，就无抵抗而且是迷茫的，飘过海洋……。

四

刘可均的死，自深深的埋葬到土底以来，似很长又似是很短的，梦一般地已足足的到了一个周年——新的十一月十六日。

在十月开始时候，这死者的十二个朋友中的一人，因为死者断气的那天，正是他得到万国储蓄会的末彩奖金，所以为了这回忆，就联想到他的朋友——刘可均——的第一个忌辰。于是他跑到其余的十一个朋友那里，很兴奋，高声而带着自傲的说出他的发现：

“可均的死已快到周年了！”

大家恍然，但接着便有许多声音，不约而同的回答说。

“早就想起了！……我们真应当纪念他——”

“谁说不是？”

“对！”以及这样的响应。

因为这些人都是相同的向文学的路上努力着，所以在纪念的

合宜和从事于纪念的方便，从这两面着想，就坦然地同意以下的提议：

“我们在飞凤周刊上出一个特刊号。”

大家便满意的散开了，而且各自去预备纪念这死者的文字。

于是当十一月十六这一天，其实是十五日的清晨，在东安市场和别处的书摊书铺上，便发现了许多新的三十页一册的飞凤周刊，六十磅纸，蓝色封皮，写着非常刺眼的有铜元大小的黑色字样：

“纪念亡友刘可均。”

这标题的每一个字都类似那“雄劲磅礴”，是他们很费了许多周折，而出自名人的手笔的。

在封皮后面，就更其刺眼的现着一片红色——

目 录

| | |
|--------------------|-----|
| 纪念诗人刘可均(论文) | 黄大齐 |
| 哀悼诗人刘可均(吊文) | 卢文炳 |
| 刘可均与雪莱(批评) | 郑若溪 |
| 刘可均与拜伦(批评) | 余竹庐 |
| 我与刘可均与月夜(小说) | 蔡 浩 |
| 哭刘可均兄(诗) | 雨春田 |
| 诗人刘可均死了(感文) | 柏 达 |

然而在这堂皇的题目和洋洋的大作之中，虽说是充满着伤心，流泪，悲哀，以及愁惨之类的字眼，但象去年这一天，在死者现着苦恼的幸福之微笑而僵硬地挺卧在病床上时候，那黯澹，那沉寂，那天然冷静的灰色的境界，以及那棺木和油漆的气味，却不见一丝的阴影；这也许是为了疯狂一般的纪念的呼喊，反被淹灭了。

五

在新的书铺和书摊上面，陆续地排出了各种各色的文学的书籍，却出于意外似的，始终没有着见到《为了梦里的恋爱》。

并且，象这诗稿，也就是死者全个生命的代价和存在的血的斑点，即在他的十二个惟一的朋友中间，谁也不能真实的知道是漂泊在何处。似乎在他们的心上，为了各自前程的创造——企图那生之欲望的满足，是不知觉的早就忘记了——

“为了梦里的恋爱！”

北京

原载1928年1月14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62期。

北 风 里

纸窗上沙沙沙沙的响，照经验，这是又刮风了。

这风是从昨夜里刮起的，我仿佛知道。刮起风来，天气又变了。我刚刚露出头去，就觉得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湿湿的贴到脸上来；棉被里面是暖和得多了。

“这样的天气，怕要冻死人呢！”我想，便缩下头去。

在平日，我有一种习惯，是醒来就穿衣，就下床，然后看报的。这时却异样了，拢紧一下周身的棉被，让整个身体在小区域的温暖中，多挨一会儿；而这挨，在这样天气奇冷的北风哮叫时候，可算是一种幸福罢。

因为挂念着自己的文章被登载了没有，想看一看太阳报的副刊，便又露出头来，喊伙计……可是赶紧的就把这声音拉住了，这是忽然想到，欠了送报的两个月报费，前天的报就给停送了。

没有报看，眼睛便往别处去溜，却发现那墙上的一个小窟窿，圆圆的，忽露出一个尖形的小小的嘴，那嘴上，又闪出两小点黑色的光。

“哈哈，这原来就是它们的窠！”我想到无论在白天或灯光底下，无意中常常见到的那些黑毛柔软的小动物，胆怯地四顾，悄悄地走，张着弱小却伶俐的眼，游行在我的书架和桌上，就是躲藏在这个小窟窿里的。

于是又照样，一个两个，连续地出来了，最后的那个是更小而更机灵的；它们是彼此观顾，把翘起的长须去表示本能的作用，大家贼似的，慢慢地走，成为一个极安静的又滑稽又可怜爱的小小的行列。

发现着这些耗子，这独寝的客舍，便显得更寂寞。

“该剩一个馒头来……”我想，然而因怕冷，我的头又缩到被里去了。

那一小群的耗子也许还在觅食而游行，而终于感到失望吧，但我不去想这事了。我这时填满在心头的，依旧又是那天气的冷。

天气冷，冷极了，可以生起大的火炉来，凭那火，熊熊的，把房子里面变成了春末天气，人只要穿夹衣，——这样的过着冬，冬天似乎的并不可怕了，我想。

然而我忽然觉得，从上海晨曦书店寄来的稿费，用到昨天，所剩在衣袋里的只是两张（或三张）二十枚的铜子票，和几个铜子了，火炉虽然可由公寓里按月租价一元的代安下来，但是煤，这煤的来处却难了。煤，至少要买二十五斤吧，倘若一百斤是九毛，也得两毛又十枚，而这数目我就无法凑足了，而且——生火还得要劈柴呢。

常常被两三毛钱所困住，这真可恼。但这穷，虽说可恼，却因为是常事，随着也就爽然了。且觉得在这个时代里，炮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宝贝，一个著作者被人漠视，正是应该的。其实，即有了那么太平的时候，在一切都比别个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国度里，著作者能得到什么人都应得的两种生活的享受，也不见得。

“那末，你改途好了！”我又向自己嘲笑。

改途，这或者能攫得较好的生活，并且要远离艰苦，似乎也只有这改途的一端了。但是我，虽说曾常常对于著作者生涯的惨

澹而生过强烈的反抗，而转到悲观去，却究竟是生平的嗜好，无法革掉了。由是，那所遭遇的穷况，不正是分所应得的么？

然而事实倒底是事实，每因穷，把一切的愤怒都归到稿纸上去，而且扯碎了，团掉，丢到滥纸篓里，是常事。

可是，要生活，终须靠住那稿纸填上蓝色或黑色的字去换钱的，因而在许多时候，稿纸变成生命似的顶可爱的东西，而且对于那些扯碎的又生起很歉仄的惭愧了。

“如果命运有分做幸与不幸，那末，象这样生活的著作者，便是属于那不幸的！”我常常想。

今天因为没有钱买煤，我所想的又是这些事。

开头想这些事的时候，是苦恼，而且带点愤愤的，到最后，这恶劣的情绪却安静了，于是我又平心的向事实去着想：

躺在被窝里，温暖固然是温暖了，而想就这样的尽挨下去，不吃饭，不看书，也不写文章，这究竟是不很妥当的事，因为天气既然骤冷起来，说不定是延长的更冷下去了。那末，火是必须生，煤也就应当买，是无疑的。

“那只有这办法！……”我想，决定了，便露出头来，并且把整个的身体离开那小小的温暖的世界，下床去了。

风还在窗外乱叫，可怜爱的小动物的行列却不见了，但在房子里，是依样充满着冷气和寂寞。

我从床下拖出一只旧的黑色的木箱来，轻飘飘的，而这感触，猛然就使我惘然了。我知道，在这箱里面，所余剩的，只是一件烂了袖口和脱了钮子的竹布长衫，和两三条旧的或破裆的短褂裤，以及几双通底的麻纱袜子，还有的，那就是空气了。

我无力的把箱盖盖下来，眼光从这满了灰尘的木箱上面，迟缓地望到墙上去：那里是一张放大的雪莱的像，在下面，偏左些，便是那个颇深的圆圆的鼠穴。

“这洞，这样圆，和洋钱差不多……”

眼光从这窟窿上转移到别处去，全是黯澹的纸糊的壁。

我踌躇了。对于这唯一的计划的失败，是出乎意外的，但这时，既下了床，又不愿再滚进被窝去，那自然要想出一个法子。

在这种的情形底下，最方便的，自然是抽出屁子来，或伸手到衣袋里，忽然发现到在什么时候忘却的一张钞票或一块洋钱，——然而这无望。其次呢，就是向附近的朋友处去拿，而这，又艰难，因为较阔的象官僚气派的朋友是从来没有，就少爷模样的朋友也难得，而光棍的朋友其情形当不会两样，或许是更窘了。又其次，是想来一个恩人似的不速之客，这却是，类乎很滑稽的可笑的梦了，更难实现的。

各种从模糊思想中出来的希望全无用，这使我更费踌躇了。

眼睛又不自主的向四处去溜，慢慢地就光顾到单薄的那两条棉被和一只丁玲君送给我的鸭绒枕头。

“那只有这办法……”我又想。

这枕头买来是花八元钱，要是当，两元至少一元总可以吧，可是当铺的先生们不要这东西，棉被在冬天里放到当铺的柜台上，这差不多是奇货，是很可以抬价的，但一想，这样的冷天，到夜深时，一个不是粗壮的身体只盖着一床棉被，而且是又旧又仄，单薄的，倘因此受了凉，病了，不是更坏的事么？

在眼睛里是绝望的光，却转动了，于是又看见那清秀的诗人雪莱的像，以及那个象洋钱形状的鼠穴。

这时有一种希罕的感觉通过我的脑，我心想，却笑了起来，但接着就黯然了，——是想把这诗人的遗像去解决我的难题！

诗人的像在放大时是花了四元，镶在一个价值二元的一只木框上，从数目算来，共是六元钱，那末，变卖了，至少总可以得一半的价，是三元。我想。

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恶似的，非常的惭愧了。但在我的眼睛里，年青的诗人，依样是英俊的，且带着女性的美，静默着。

一阵更大的风把纸窗打得急促的响，我便抖了一下。

“真无法……”

于是我跳上桌子，从墙上，拔出一寸多长的铁钉，连着很长的白色棉纱绳，把雪莱的像拿下来了；在手上，木框是冰块一般的冷。

抹去了玻璃上的灰尘，很歉仄的挟着诗人的像，出去了。

北河沿的浅水已冻成坚实的冰。柳树脱去了余留的残叶，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象无数鞭条，受风的指挥向空中乱打。很远处都不见一只鸟儿。昏浊的土灰从地上结群的飞起，杂着许多烂纸碎片，在人家的门前和屋上盘旋。行人都低着头，翘着屁股，弯着腰，掩着脸，在挣扎模样的困难的迈步。洋车夫抖抖地扶着车把，现出忧郁和徬徨的神色。发威一般，响在四周的，是北风的哮叫，却反把这平常颇热闹的道路，显得更萧条冷落了。

包围在弥漫的灰尘之中，是不可开口，一开口，准灌满灰尘的，于是洋车也不敢叫，只是顺着河沿，前进似退的努力的走。

这样盲目的走路，我非常担心，说不定绊上了石头，砖块或树根，跌倒了，碰坏了玻璃和木框，那我的希望就破灭了。

幸而好，很平安的走到了东安门，转向西，便到了一家收买旧家伙的杂货店。这店里的东西确是杂极了，自红木的桌椅至于缺口破痕的盘碗，又有颇旧的清朝三品官所代表的珊瑚顶和红缨，以及最新式的开花炮的弹壳，……满屋是杂乱无章的，看着，会使人的意识变成散漫了。

但是我只注意着有没有类乎挟在我臂下的这东西。

在两枝鹿角交叉的放着，和一只蓝花碎磁的花瓶底下，我瞧

见了，一个木框，里面镶着一张油印的外国风景画，使我就欢喜起来，因为在路上，我是非常担忧人家不要这类东西的。

从那很厚的蓝大布棉门帘旁边，挤出一个人来，是粗壮，奸滑，一脸麻子，只瞧这模样，确凿的，便认出是这店的掌柜了。

他用淡淡的眼光看我。

我想向他说明我们的买卖，但是想，而眼睛又做出象剔选什么旧货一般，笨拙的，向杂乱的货物去不住的巡视。我不禁的就犹豫起来，心慢慢地起了波动了，不敢把脸转过去，好象在我背后的一个魔鬼，我觉得对着这些不类的东西，我也成为其中的一件货物了。

我非常纳闷，一个人和当铺成了相熟，已很久了，常常是爽然的把包袱向柜台上一推，坦然的说：

“要三块”或是“你瞧得了。”

倘若那当铺的先生无所用意的来打招呼，说，“你来呀……”我也会很自然的点一下头。并且，因此，我曾想，只要把进当铺去的这付厚脸皮，拿去和社会上一切人交际，必定是非常老练，而这样，踏进官场和窑子中去，是容易而且不会受窘受苦的。

为什么一到了这杂货店，脸皮又嫩了，惶惶若有所失，竟不敢干脆脆的把像框从臂下拿出来呢？这奇怪。

“你要什么？”突然这声音在我的脑后响了。

这问话真给我更大的束拘！我全然苦闷了。我想说出一句答话，但这话又给许多莫明的力牵制着，只在我的喉咙里旋转。

“看看。”这声音响出来，虽说是很勉强，很涩瑟的，我心上却仿佛减去了什么，轻松的好多了。

在我的脑里便冲突着两种思想：回去呢，还是卖？

“要什么？”那掌柜又问。

我的心便颤颤地跳着，沉重的转过身，想做出老成样子，却

觉得一团火气已滚到脸上了。

“这，”我从臂下拿出那像框，用力的说，而声音，反变成暗哑了。“这卖——卖给你。”但这样，我已经得到说不出的无限大的轻松。

那淡淡的眼光射过来，我觉得脸上是泼了一盆冷水。

像框在粗黑的手上，翻转了一下。

他又看我一眼，便带点鄙薄的笑意说：

“要卖多少钱？这像片是外国的窑子么？”

“不是！”我摆一下头，简捷的回答，同时觉得这窑子两个字，是一条皮鞭，我的心就印上这皮鞭的伤痕了。

“是戏子么？”

“不是！”

“那末，是什么人的太太吧，是总统的太太么？”

“不——这是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他惊诧了，又现出鄙薄的笑意，把像框翻看了一下。

“要卖多少钱？”

“三块！”说出这话来，我仿佛是在当铺里了，胆子便无端的大了起来。

“什么，”那掌柜又惊诧的说，“要三块？这差远了。”便冷冷的把像框递过来。

接过这像框，对于诗人的抱歉的心情似乎轻减了一些，但忽然又感到空虚了，好象一个人走出这杂货店，就无着落似的。

我终于忍耐的问他：

“你说，到底给多少钱？”

“差太远了，三块！”

“你说一个价好了。”

“差太远。”

“你知道，管是这木框，也得两块钱。”

“那不能这样说。买来自然是贵的，卖出就不值价了，普通是这样的。假使那像片是个窑子，那还可以多卖些。”

听到又说“窑子”，我愤然。无端的把羞辱加到已死的诗人上面，这未免太歉仄，而且是太可伤心的事了。本来在市侩面前，说出诗人这名称来，已是自取其辱了，何况还当这被视为小偷之类的时候，然而我还得忍耐，我不能就这样气愤而走开，因为别处有无收买旧家伙的杂货店，是很难说；纵是有，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开口了，却是说：

“这像片不卖，只卖像框，你说给多少钱？”

“那咱们不要。”他懒懒地说。

“真可恶！”我想，“这种东西会如此倨傲，简直是梦想不到的。”便挟上了像框，走出这杂货店。

刚走出店门口，迎面就飞来狂风，混混沌沌的昏浊的灰尘，象猛兽想吃人一般，扑过来，我的头便赶紧的低下了。在风中走着，我的心是堆着比风还凶的纷乱的情绪。

心想：倘若我有权力，凭我这时的心境，我是很可以杀死许多人的。

自己以为可靠的买卖既然弄僵，而且反招了气愤，另一面对这诗人的像又觉得很抱歉，我就完全沉默到苦恼中去了。

我忽然想起俄国现代的一个作家了，他在著作方面虽享了颇大的名，却是冻饿死的，因了这，我以前常对自己的嘲笑，就又来了，说：“那末，你改途好了！”然而这却是一一嘲笑而已。

现实的生活是象一面镜子，十分光明十分亲切的照在心上，使我又想到，到了独寝的客舍，又得孤零零的躲到被窝里去；至于煤，纵是只要二十五斤，那也只能在希望中算是满足了。

踉踉跄跄地低头走去，仿佛是到了桥边，风力更大了，这因为我向北转，风就是从北面吹来的。我的衣袖差不多是整个的遮掩在脸上，但走了两三步，又得停住，勉强的张开眼来，看一看前面的路。

几乎是两种力相击的形势，我和风，不断的抵抗着，奋勇而终于艰难的迈步；横在我胸前的，不象风，却象是有力的冰凉的水。在我衣袖掩不及的地方——额上，腮边，和耳朵，便时时被许多细小的沙粒或砖瓦的微末，打击着，发出烧热的，带点痒意的痛楚。牙缝间也满了咬得响的沙之类。

在路上可怜我自己铅一般的灰色的黯淡生活，和厌恶这北风的扬威，和那掌柜的倨傲，是具有平均的力。

到了寓所，并不发气，却也用力的推开房门，那黑毛光滑而柔软的一群小动物就受了这震动，徬徨地，逃命到墙上的那个小窟窿去。

把雪莱的像放到桌上时，蓦然见到那蛋形的镜子里面，是现着一个年青的，但是忧郁，满着灰尘，象煤铺伙计的污浊的脸。

我毫无意识的把眼睛看到周围，除了那小小的鼠穴，到处是幽黯的纸糊的壁。

纸窗上虽是不断的沙沙沙沙的响，但是房子里，依样是荒野一般的寒冷的寂寞。

北京沙滩

原载1928年3月10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70期。

活 珠 子

大约十二个少年和中年的泥水匠，在初秋的太阳刚刚偏西时候，一个两个的，说说笑笑，连续地向一家还不曾竣工的新盖的屋子，低下头，挨进那竹篱笆矮矮的小门去。

这些人到了泥团砖块和石板凌乱地堆着的天井里面，大家便集拢来，蹲着、站着，以及把身体斜斜地靠在新的白木的柱上。他们中，有的掏出烟包来吸烟，有的沉思般现着无意识的笑脸，有的闲谈，间或乘机的俏皮别人一两句粗俗的可笑的话，但多数人却说着关于他们所未完的工作，和估量这一家新盖的颇大的屋子，因而又联想到将来住在这屋子的是一些什么人——官大人，绅士老爷，也许是很阔的享福的财主吧……

总之，这些泥水匠在他们休息时候，是各人有不同的闲情，浅近但又很复杂的意识，谈笑，是一种类似无忧的快乐。

他们在休息中，不知时刻，只看着太阳往西的率度，约莫地想到应该去开始工作了，也象在冥冥中，大家都有了一种相同的暗示，便会意的各自走开。于是，筑墙的便拿起木桩子，爬到墙上去，轻轻的单调的哼着，上上下下地用力往下捶；铺瓦的便爬到屋顶上；刷灰的便用他的薄薄光光的刷灰刀，站在墙壁前，俯俯仰仰地涂抹着；还有几个手艺较低的，便拿着平铁耙，在天井的一角，翻来覆去的调和那石灰和泥土。……

这些人，在他们不同的工作中，似乎很明显地表现着互异的性情如下：

用大的木桩子筑墙的，属于粗鲁；

轻轻慢慢地刷着墙壁的是富有忍耐和安分；

捣乱似的，但其实是很规矩并且费劲，调和石灰和泥土的，是勤苦；

敏捷和轻浮，如同小偷，这是在屋顶上来往自如的铺瓦的；

其实，从工作上所显示的未必和本人相象，有时竟相反，这譬如上面所说的各种不同工作的那些人，在其中，所谓小偷一般的铺瓦的王大保，他就是老实，谨慎，并且还带点傻气。反之，用刷灰刀涂墙的陈老三，却不但不安分，直率，简直是非常世故，油滑和阴险的。

虽说他们不停的继续着各自的工作，但除了必须打哼的用大木桩筑墙的那几个人，其余的大家便一面做工一面说笑，并且用高声向隔在远处的同伙交谈，——这是只用劳力而不用劳心的工人的私有权利。在这时，用白色的细石灰去涂抹墙壁的陈老三，忽然想起了什么故事似的，突的把刷灰刀停止在墙上，刀上那润湿的白石灰便软软一大团的落了下来。

“怎么的？”

站在他身边和他极其相好的伙友，便望他说。这人的名字叫做——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因为在很久以前，也不知是谁在他的行为上起了一个混号，于是大家便很满足的都喊他九尾蛇，其含意是因为他为人太好动，弄舌，爱管闲事，结果是不负责的把坏话加到别人去，自己就从其中想得到一些利益，因此，他的原先那个真姓名倒慢慢地给人们所忘却了。

“我在想……”陈老三回答。“然而你为什么不想起呢？”他的眼睛又很好滑的看着九尾蛇，象嘲笑似的。

“想什么？我不知道呀！”

这九尾蛇的工作也停止了。

“我是想……”陈老三接着说，低声的。“想想扁头王——就是那个扁脑壳，鸭子的脑壳，——却料不到还希奇哩，今天那个白云山游方的老道士，不是说那个脑壳里面有一颗活珠子么？假使得了这颗活珠子，不是说，在人间会富贵，想什么就是什么，并且愿意修道，成神仙也行么？……我的心里就是盘算着这个。”于是他的脸色变了样，现出一些苦恼，眼睛发呆，好象想解决什么艰难的事情，而踌躇的神气。

九尾蛇是一个富有而且惯于歪邪思想的人，对于老三，更为了相好的缘故，这时就毫无困难的看出他所难言的心事。

“不要想，干脆的你把它拿来就是了。”他坦然说，神色是一点也不介意的。

然而陈老三却惊诧起来，怀疑的，瞧着他，迟了半晌才断断续续的说：

“你……我们……居然也开玩笑么？”

九尾蛇紧接着就现出充满友谊的忠实的样子，忧愁似的，皱起眉头，眼睛不动的瞪着，并且把刷灰刀在墙上用力的划了一个叉，作为他的忠实和友谊的凭证。

“这难道还不相信我么？”

陈老三便登时现出喜色，丢下刷灰刀，用手轻轻的拍着他的肩膀宛如感动似的，低声说，

“你要知道。那伙活珠子是在扁脑壳里面呀！”

他的极相好的这个伙友，于是就更亲切偏过脸，向他笑，又把刷灰刀向墙上叉了一下。

这两个人就挨着头，怕人知道的，唧唧啾啾的小语了好久。

最后，分开头，彼此会意的相视，快乐的同声说，“就是这

样了！”便重新使用刷灰刀，继续地去涂抹那墙壁。于是这两个人又说些别的闲话，并且大声的向远处的同伙交谈，故意的逗搅一些不相干的事，拉拉扯扯的说来，高声的笑，使别人不疑惑到他们有什么可疑的形迹。

勾搭着，这些伙友们，随着他们两个的谈笑，话锋也自自然然的有劲起来，就你一句他两声的，连连续续，和工作一样的不曾间断地彼此应和，兴趣浓郁的，一直到散工时候。

这一日的散工也和以往的一样。大家放下各人所工作的家伙，便匆匆忙忙，又是一个两个的接连着，离开这一家半完成的新屋子，低下头，挨出那竹篱笆矮矮的小门，走向大路去。这些人又照例的在这条路上谈谈笑笑，许多人还快乐的把旱烟的烟丝轻轻的吐到空间。

到了这大路的十字口的那头，不齐整的挨擦着走的这一伙泥水匠，便分开了，各向自己回家的路，在这时，九尾蛇急急的和陈老三作了一个眼色，于是陈老三便点头，并且转过身，赶上两步，举手在扁头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喂，怎么不理人？”

王大保侧过脸，便回答：

“没有瞧见。你怎么走到这条路，不回家去么？”

“我想喝一点高粱……咱们到三盛酒店喝两杯去，怎么样？”

“我不——”

“得啦！一个人没有父母，没有弟兄，也没有老婆，什么累赘的人都没有，干干净净的，留下许多钱，干什么用呀！难道两只手能抓些东西进棺材去不成？”陈老三现着嘲笑的意思。

“那有钱！每餐的饭都很难！倘不是这一次得到长工做，怕早已饿死了吧。不过我不去喝酒却不是为了这意思……”

“好，我也不去喝了，同到你家里去坐坐吧。”

“这很好。”

于是两个人在仄小的路上，说些不相关的零碎的闲话，不久便望见了王大保的家。

那是一间非常古旧的近于半倾斜的矮小的木屋。屋的四周是广阔的平野，其中有稻田，菜园，池塘，……所以远看去，这个屋，也象是猪之类的牲畜爬伏着一般。但在王大保，他对于这屋子却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因为他的父亲是在这个屋里生下的，祖父也是，并且这屋子在他的曾祖父入世之前，就建筑得结结实实的了。因为旧，他特别觉得可亲，于是，全屋里，某一处给麻雀选去作巢，某一处有白蚁的窝，某一处又将要朽腐，倾斜，和倒塌了，他都知道得很详细。为了爱护这屋子的缘故，他常常观察着全屋的每一部分，然而结果是使他忧愁，苦恼，恨到自己的无用，接着便自语一般的叹息了。

“一辈子做泥水匠，一辈子也莫想修好这屋子！”这是他牢牢的记在心头，引为这一生中最大的缺憾的。

的确，尽他所有的能力，他只能爬到屋顶去，整理那些长满着青苔和狗尾巴的黑色的瓦。每次当那个时候，他的心便危悚起来，生怕这倾斜得歪歪的老屋，将禁不起他身体的分量，忽然坍塌了。

他的家族原先是兴旺的，然而，生存下来，也不知怎的，就同这屋子一样的愈见衰败了。

到现在，住在这屋里的只是他一个人。

他所以这样孤伶伶的独身着，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就是他这一生中顶不幸的很长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倘若说来，是需要慢慢的，并且会滔滔如江流，但可以极经济而且明显的，彻底的归纳的说，所谓很长的故事便是那个非常之扁的头，扁得更甚于鸭子的扁脑壳的。因这个扁头，在他们那边僻的小小的县城，

便发生了古典或新创的一种迷信，本来这无稽的荒谬的迷信是出于一两个喜欢诳谈之徒的口中的，然而渐渐地，差不多全县城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扁的头不是好东西！鸭子和蛇的脑壳不是扁的么？长得扁头的人说不定他的前生就是蛇和鸭子！扁头是妖孽……于是，为了这开玩笑似的，却又是凿如天条一般的人的口律，王大保的命运就怎样的被定了，得孤伶伶的一辈子独身着。本来，那也难怪，所谓人的女人，谁愿意陪伴着鸭子和蛇变相的扁头在一个被窝里同睡……

由是，因这扁头，他就又发觉了一种可恼的事。那是许多小孩子，间或有几个成年人夹在中间，这些人每看见那扁头在阳光里慢慢地到街上来，大家便彼此打招呼，丢眼色，起暗号，一群群的连络着，嘻嘻哈哈的笑，同时又嗷杂的高声的叫喊：“扁脑壳，蛇变相，象鸭子，不生蛋！”

这样的左右前后的跟随着他，一直呼拥着到了街尽头的转角。

象这种嘲笑，虽说在他十五岁时便有的，到现在，已有足足的三十三个年头了，似乎是应该听到耳里来，成为不动于心的一种如同狗叫的习惯吧，然而这扁头王大保却常常因之恼怒，愤愤的想，“这些杂种，一代传一代……”不过，除了这样想，对于那些顽皮的小孩子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心想倘若要他们的父母惩罚，然而他们的父母从前不就是这个样么？于是，惟一的免除这被嘲笑的苦恼，他只有对于那条小孩子聚集的大街，无条件的退让了，纵有时必须经过，他也宁肯绕道走更远的别的地方。

他没有相好的朋友，其实是没有人肯和他相好，这也是为了肩上那扁头的缘故。

那末，孤独的，永远和古旧的房子相伴着，一天天看屋子愈显出颓败，这之间，不自觉的自己也人老了，黑的头发变成白的丝，是使人感到很苍茫的悲哀吧。然而王大保却不曾感到这个。

他几乎除了极力的希望这屋子变成簇新，变成端正，变成明净，和因此而觉得替别人铺瓦是贫苦的不中用的事业之外，别的种种，还不曾浮上他那个感觉迟钝的诚实的心。他是永远的这样觉得：好象自己还是很年青似的。

所以，每次的散工回来，他便守候着这屋子，继续那很久以前就固定了的习惯，张大眼睛，逐渐的细细地看那每块板壁，每块天花板，却都是破烂和零落，差不多看不见有一块完整的，以及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中都层层叠叠的布满着蜘蛛的网……他是不怕倦的逡巡着古旧倾斜的朽腐的全屋。至于，成群的老鼠在满着窟窿的夹板中追捕，干的泥土和成粉的木屑随时崩落，象这些，已成他不在意的听惯的事了。此外，如蚯蚓，跳蚤，以及蛤蟆，羽虫和蜗牛之类的小生物，自由的任意地在屋里到处爬着、滚着、跳着，飞着，非常容易的常常触到他的眼，也不以为奇的。

铺瓦和看屋，他在许多年前就这样生活着。

这时候，他同他的伙友陈老三走到这屋的前面，他又看见那倾斜得歪歪的欲倒的屋檐；在门楣上，便有许多的小麻雀从木柱的窟窿中飞出来的，被风雨所变色的木板的窗格，印着斑斑点点，大约是虫屎和鸟粪吧；于是他心想：这屋是必须变成端正，变成簇新，变成明净。……

他轻轻地推开那斜着并且钉补着许多小木片的柴门，屋子里便奔出了陈旧的阴森的湿气，刺鼻的，会使人的胃中起了欲呕的响动，这湿气，是因为那里面所有的地板全朽腐了，满屋里都是充满着霉苔的黑的土地。

进了门，他让陈老三坐在木板的床上去，自己便非常小心的把两股挨到摇着四条腿的凳子上面。

“这屋太老了……”他说，其意是带点抱歉的。

“祖宗遗下的东西，是越老越好。”

“说是……然而总太老了，是必须变成端正，变成……”

“这样就很费钱了。”

“有钱，化到老屋上面去，是正当的。”

“你现在不是很可以把这个老屋弄好么？”

“真笑话！我那里有——”

“今天那个从白云山游方来的老道士，不是说你的扁头中有一颗活珠子么？——那就成！”

“对了。然而老道士是说，那珠子要活的才是宝贝呀！”

“不错的。”

“老道士不是还这样说，那珠子是我活着她才活，我死了她也就死了么？”

“不错。”

“你想，这样就不成了！”

“我倒有一个办法。”

于是很忧愁的王大保便兴奋起来，对于他伙友的一句出乎意外的话，惊诧着，怀疑的向他伙友呆望。陈老三便忽然默默地微笑起来，但在笑中，却偷偷地把可怕的奸滑的眼光去窥探，想从那对方诚实的脸色上面，得到可以使自己乘机去诱惑和胁迫的心的空隙。

于是陈老三便进行他的计划；他装作非常亲切的低声说，“这是完全替你设想的……”

“说吧。”

“这是完全替你设想的……”陈老三便接来说，“把你，扁头中的活珠子让我取下来，你这个老屋不是就可以变成端正，变成……了么？”眼睛象捕攫小麻雀的鹰一般，有力的瞪到王大保的脸。

“什么？你说的什么？”这个活珠子的主人却糊涂了。

接着，陈老三把以上的话又重说一遍，并且说到“变成端正”那几个字眼时，声音便提高去，特别的清楚和特别的响亮。

初起，乍听着这话的王大保是很欢喜的，差不多那古旧的屋子在眼前就变成端正，变成簇新，变成明净了。一种许多年都不曾有实现可能的希望，突然的，于无意中忽得到实现的预告，这是自自然然的会把人引到极深的快乐去，从心头浮出了近于醉眠状态的笑意。然而，在忽然间，也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他所忽略的那种常识了，这是浅近而且普通的，于是就危悚起来，脸色全变了，恐惧似的望着那夥友。

他颤颤地说，“破开脑壳，我不是就得死么？”

“那自然，”他的夥友却坦然的回答。“不过要活的珠子，据老道士说，不这样就不成了。”

王大保现出难色。

“其实，你死了，这也不要紧的，因为我得了那活珠子，就成神仙，神仙超度人不是常有的事么？咱们老朋友，要超度，自然第一个就是你。……并且还可以先把这一个老屋弄好去，把你的祖宗，你的父母，以及你自己的坟墓盖得比谁都大，墓门前就用那两丈多高的石人石马，……我想这个办法是很好的，本来还是完全替你设想……”

陈老三朗声的说，眼睛又象饿鹰一般的瞪着他的脸——一个布满着恐怖和愁苦的脸。

虽说王大保也非常想取出他扁头中的那颗要做神仙就成神仙，要想富贵就会富贵的活珠子，和极端的愿望把这个老屋变成……然而他又很大的感到脑壳破开的可怕。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在心头开始冲突，并且是不间断的冲突着，真是他生平未曾有过的事，把他的脸变得更其愁苦和恐怖了。

到最后，他究竟是这样的对他的夥友说：

“破开脑壳，不就是耍我的命么？那不成！不成！……”

奸滑和阴险的陈老三，看情形，已知道再诱惑也是无用的，便嘻嘻的笑了起来，又装作非常亲切的模样。

“不用生气，我是说着玩的，谁会这样傻，想去破脑壳……”

他说着，一面就走出老屋去。

这时候，已是薄暮的时分了，古旧的屋子里面就连贯的奔来了黑暗，而其实这黑暗只是从屋子的每个的角落间伸张出来，一瞬间，就充满着全屋了。这在平常正是王大保把那个沙锅放到小小的泥灶上面，燃上干的枯枝和木块，煮着夜饭的时候。但现在，他的心中还遗留着许多愁苦和恐怖，以及气愤，便只是反复的想着刚才同陈老三所经过的事，因而又联想起这个老屋，将无法补救的倾斜的老屋了。

他发恨：“为什么这颗活珠子定要生在脑壳里面儿？他妈的！”于是，他心想，假使这活珠子是生在脚板心，和屁股上，或是大腿边，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要怎样就怎样了么？……

终在床上默想这一类的事，也不知那夹板中的老鼠曾经追跑过多少次，但他终于慢慢地合拢了疲倦的眼帘，到睡梦中去继续他的希望和苦恼了……

第二天，早上的阳光很温和的照在竹篱笆矮矮的小门上面，在这时，那一夥继续着他们工作的泥水匠，又照样是一个两个的，连续地走到那家未竣工的新盖的屋子去。在他们走拢来，集聚到成为休息场的那天井里的时候，才从彼此的谈笑中，大家知道了扁头王大保在昨夜里给人破开脑壳了，血渍狼藉的死在那长满着霉苔的黑的土地上面。

听了这新闻，虽说在其中曾响起象吹吐烟丝一般的叹气，但许多人都注意着那颗活珠子，不约而同的惊诧的叫：

“那末，活珠子一定给什么人拿走了！”

在叫声中，大家的眼光又交视着，彼此现出一种飘飘然之感。

不久，这些泥水匠便散开了，照样的去继续各人的工作。九尾蛇和陈老三也依然上上下下的用刷灰刀慢慢地涂抹着墙壁。

在屋顶上，便有一个年青的人，充补那王大保的铺瓦的遗缺。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活珠子》，1928年4月光华书局出版。

小人儿

一

她赶着羊群到牧场去，羊儿在田坝上走着，原是挨挨挤挤，非常懒惰的，然而远远地望见了牧场，这小小的畜牲就精神了，兴奋的往前跑；她跟在羊后面。快步的追逐，——赶羊的柳枝条拖到地上去。牧场上长满着碧油油的草，羊儿见了，快乐而且天真的，大家散开，跳着，癫着，跑着。

羊在吃草，她坐到草地上，折了许多狗尾巴，慢慢地编她的花篮子。

太阳躲在后山上，从疏疏的树林间照到牧场，照到羊儿，也照到她和她的将成的花篮子。

花篮子已编成模样，然而她又把它拆开，她嫌它编歪了，她又开始编。

“编什么呢？”她想。

“编一个猪栏吧。”

于是她又重新折了许多狗尾巴。

她非常静心的，想办法把这猪栏变成一间很好的小房子，她拿着狗尾巴踣踏着。

“小人儿！”

她忽然听到有人在喊她。

她抬起头去，牧场是广阔的，她只看见碧油油的草和雪花一般白的羊儿。

“小人儿”可是这声音又响，是从远远的，她注意到山上。

“小人儿，”声音渐近了，也渐渐地清白。

她已知道，在喊她的是土地，是住在她隔壁的那个恶婆娘的儿，然而土地却比他的妈可爱。他的妈，一个三条簪大耳环的平脚女人，在每夜晚当她的丈夫回来时，为了她丈夫又输了钱，便吵嘴，闹的许多邻人都睡不安的。小人儿第一是不喜欢她，原因却是当她见到小人儿，不管人家生气和不愿，拦着路头，硬问：

“你今年几岁？”

“八岁。”小人儿不得已的回答。

“猴子似的，五岁也不象。”

每次都是这样的嘲笑完了，才放手。

“鬼妇人！”小人儿于是恨她。

然而，她的儿，这个土地，和他的妈正相反，他看见她就现出格外的和气，活泼和快乐的。

“小人儿！”他常常含笑的喊她，要她和他玩。

小人儿是固定的每天两次赶羊群到牧场去吃草，在天亮后和黄昏之前，这是她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并且在这个机会中，土地便离开他的妈，跑来和她玩。他常常的送给她桑葚，枣子，白梨，或甘蔗，有时还捉一两只蚱蜢给她。小人儿对于这些都不很喜欢，她顶喜欢的是蜻蜓，其次是蟋蟀。为了她的趣味，有一次土地曾捕得一只蜻蜓，可是刚刚送到她面前，在快乐中，不经意的又被这小东西飞掉了；她还发气。倘若她用竹尖子或狗尾巴编好了玩意儿，看是很好的，她就送给他。他们俩也间或玩着“打饼”的游戏，和爬到树上去，两人摘果子吃：枇杷，荔枝，橄榄……

有一天玩过了捉迷藏，坐在草地上，小人儿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的名字怎么叫做着土地呢？”她问。

“不晓得。”

“道人塘那边不是有一个土地庙么？”

“有的。”

“那个土地公真难看，我怕它。”

“我也怕。”

“那末，你为什么又叫做土地呢？”

“妈说，我是土地公生日那天生下的，我爸爸把土地做了我的名字。”

“改一个吧。”

“我也叫做小人儿不成么？”

“你比我大，你就叫做大人儿吧。”

他快乐了。

因此，她看见到土地，就改口叫他大人儿。

这时候大人儿从后山的斜坡上，连跳带跑的走下来，笑嘻嘻的，手里拿着一节甘蔗，他就用这甘蔗向她招呼，一面喊。

小人儿看见了，就站起来，忙忙的把狗尾巴编成的小房子给他。

“这给你！”她说。

“这给你！”他也递过甘蔗。

“这个好么？”她望着小房子。

“好的！”他答。“你吃，这节甘蔗象糖……”他在笑。

两人就排排地坐在草地上，吃着甘蔗和玩着小房子。她开始向大人儿说她昨夜所做的梦，那个梦是可怕的，因为有两个黑人，非常之高，非常之大，头戴白色长帽子，衣服很漂亮，却是

赤着脚儿，脚趾象毛笔管——

“我怕哩。”大人儿呆呆的看她。

“好，不讲了不讲了，”她又咬一口甘蔗。

“昨夜也做一个梦，”他接着说：“这个梦我很喜欢。”

“是什么呢？”

“我梦见我妈她不打我了，她很好，还给我许多糖宝塔，并且许多铜子，……”

小人儿吃吃地笑了。

“她给你没有么？”

“我今天起来，把这梦告诉她，问她要，她只给我五个小铜钱……”

“糖呢？”

“没有给。”

于是小人儿又告诉他，家里那只黄灰色的老母鸡又生了一个蛋，特别大的，但是她妈捡去了，不准吃，要留到将来喂成小鸡。她并且告诉他，她希望小鸡赶快生出来，长大了，又生蛋，蛋子喂成鸡……她要把这些鸡拿去换一个羊；羊这东西使她喜欢极了。

“这么多还不够么？”他指着那些安安静静地吃草的。

“这不是我的，”她说：“是王家的，我每月只赚他们一吊钱。”

“钱呢？”

“我妈拿去了，她两天给我一个铜子……”

接着，大人儿又告诉她，说他的爸爸昨夜里回来，妈妈又和他吵嘴，爸爸怒了打她两大耳光……然而这故事还不曾讲完，太阳已落到山后去，淡淡的暮色从田野上升，向黄昏的天空集拢。羊儿也吃饱了草，躺着，跳着，玩着，有的很亲爱的挨着，用长

的瘦瘦的脸颊去互相偎贴，互相向身上抚摩。她知道，这已经是赶着羊群回家的时候了。于是她又舞动柳枝条，赶着吃饱了而显得更其懒惰的羊儿；她一面转过头去向大人儿说：

“记住，不要把小房子弄坏呀。”

“是的……”他又向斜斜仄仄的山坡走去。

在原来的田坝上，纵是不住的打着柳枝条，羊儿也依样不在意的，彼此挨挨挤挤，小小的腿儿欲进思退的缓慢的走着。

“去！去！……”小人儿就一声一声的在后面赶。

二

小人儿把羊群赶回王家，羊看见了栏，高高兴兴的，争先恐后的挨挨挤挤地进去了。

“一，二，三，……”王家的总管站在羊栏默默地念着羊进去的数目。

“不错。”最后，他向小人儿说。

小人儿非常厌烦他，因为，这个总管，虽说人老了，髭须和头发一样白，却很痞，常常——其实是每次当她赶羊回来，“不错，”他说了，于是，走近去，用他粗的象松树皮的手，摸她的脸儿，并且问：

“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嫁人呢？”他嘻笑。

“不要你管！”小人儿就在他粗的臂膀中挣扎。

“你妈夜里和谁睡觉呢？”

“和我，——不要你管！”

“嫁给耙猪屎的，喜欢么？”

说了，他就用满着髭胡的阔嘴吻她，吻的又卤莽，又沉重，并且把口沫和旱烟气味，留许多在她小小的仄仄的脸颊上。每次经过了这种把戏，这个总管，才似乎心满意足，嘻笑着，放松手，

让她跑开。

“老蠢牛！”小儿人跑远了，这才骂。

在路上，她的心中还是愤的，厌恶和怨恨。

到了家里，她看见她的妈又在发气。她的妈一个整整守了八年寡的年近三十八岁的妇人，也不知怎的，性情却一天一天的暴躁了，几乎整天里全在懊恼，追悔，愁苦，忿恨，完全浸溺于怨天尤人的贫穷生活中，时时叹气，哭泣。在她诅咒着命运时候，第一，她想起丈夫，因为他丈夫的死只留下许多使她无力应付的赌债和酒帐。其次她就恨到这个女儿，因为她是遗腹的，要是不因为她，那末，她早就改嫁了，这时也许是一个知县太太，或是……归结的说，无论怎样坏，总也不至于还靠自己的手指头去弄饭吧。现在这个女孩子是她的累赘，她的所以守寡，所以穷，至于所以哭，凡是不幸的事情都因为她。于是这个女孩子就非常容易的触她的怒，使她不快乐，生气，她觉的倘若这女儿死了，她的境遇也许会佳的，所以在她发气发恨的时候，她常常狠狠地这样骂：

“天没有眼！死千死万，单单不把你死去呀！”

然而小人儿却不恨她的妈，她只觉得怕。

在小人儿赶羊去吃草的时候，她是快乐的，天真而且活泼。但是，到了家，不必看见到她妈发气的脸，她就变样了，心儿悚悚的，也象被同类征服的不堪的打败的鸡，畏畏缩缩，那样不敢上前的把头低着，脚步迟慢的走。

她发呆的怯怯地望她的妈。

“怎么？”她妈看见了，便连叫带骂：“你这野货，又跑到那里去了，到了这样晚？……”

“没有……”她嚅嚅地说。

“告诉过你，要早点回来，好帮我弄饭。”她妈狠狠地看她

一眼，声音更用劲了。“你总不听，难道我弄的现现成成的给你吃么？你有这样的福气？吃了请你烂舌头，臭肚子……”

小人儿苦着脸，带点哭样，但不敢声张的呆呆的站着；她非常害怕。

“不动了，”她妈又骂：“难道是死了不成？你不吃饭我还得吃呀！”

于是，小人儿知道，她这时是应该去做些什么事了。她默默地走到厨房去，那里面充满着黑暗，但她照着熟的路，摸索去，到了灶门边。拿到洋火，划燃了，急忙地点上那小小洋铁的煤油灯，借着这暗淡到使人害怕的灯光，她蹲到灶下去，在炭灰中，得了几节短短的细篾和几根树枝，就小小心心的小手放到灶里去，横叉斜交的，搭成空空的架子，于是把纸煤子点着，非常谨慎的伸到灶里去。然而这些篾片和树枝都是新从路旁和山上捡得的，很潮湿，就把来生火是轻容易不会燃上的。她一面眯着眼睛，迫切的看那纸煤子蒂上的火光，一面鼓起嘴，从小小的唇儿中吹进一些风儿去。很快的，纸煤子已燃过三根了，这些篾片和树枝还只是在冒烟，连一点点的火花也不见。她弯着腰，累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上流下来，心里又焦灼又忧愁，生怕她的妈等得发躁了，又给她几个耳光子，是必定的。她想，假使有干的稻草，那就好了，然而，这东西，从那里来呢？她家，大约有八年整整的不种田了，去拣别人的稻草，又不容易，因为那些富有稻草的人，多半吝啬，凡是拣稻草的穷小孩，差不多要受贼一般待遇的。其次，她想到煤油；煤油，这自然是引火最好的原料，可是，看那小小洋铁灯儿里面的煤油，她知道，作这种想头是不行的，因为那灯儿早就半明欲灭，摇曳着，很显明的表示着油是已经干涸了，充其量所余剩的也非常有限。

她只得耐心耐烦的，再点上纸煤子。

这灶里的火，一直使她燃完了五根纸煤子，火光才从浓厚的青烟中飞起，接着劈劈扎扎的响，火上来了。她真快乐的着了忙！她慌慌张张的捧来一束柴块，却慢慢的，小心的也象预防着什么可怕的危险似的，放进去，成为人字形的交叉在箴片和树枝上面；并且拿起火管子，紧紧的贴在小嘴上，嘴巴鼓起鼓起的，用力地去吹风。于是，火完全上来了，更大声的劈劈拍拍的响，熊熊的火焰从灶门口映在墙上面，墙纵是古旧而且黝黑的，但反射出来的红光，却也比桌上的那盏青磷一般的灯光强多了。

小人儿便忘了害怕，非常喜欢和高兴的跑去告诉她的妈。

这个中年的寡妇还在喃喃的，看脸色，又象是十分用心的记忆着什么一样。

“妈！……”小人儿快活的喊，然而她的声音忽然又变成怯怯了，“火，火，……”她又发起呆。

“小骨头……”她妈狠狠地看她一眼，便又喃喃自语的，走到厨房去。

小人儿转过身，怯怯的跟在她后面。

厨房里的那盏煤油灯已经熄灭了，但因了从墙上反映出来的熊熊的火光，却很明亮。

黑的铁锅里面的水，已熬煎得鼎沸了，从白木变成和铁锅相同颜色的锅盖周围，喷出白的水蒸气，还叹叹喳喳的叫响。

她妈于是又恼恨，诅咒似的，喃喃着，向一个破口的古旧的山瓦缸中，用粗磁的碗去挖米；碗边就强硬的碰着缸底了。

“又完了！”这是完全诅咒的声音。

看看米又吃尽，这于小人儿是很不利的，她知道，就躲在灶门边，不禁地颤栗了，她以为在脸上，又得受她妈手指头用力的捻。

幸而这一次她妈，却例外的，弯着腰，耐心的用手到缸底去

捞出，一小把一小把地把米抓出来，放到碗里，也渐渐的满成半碗了。

“洗去，”她妈忽然叫。小人儿于是又怯怯地走来，把碗里的米淘净了，和上水，送给她的妈。她又转到灶下去烧火。

在烈火燃烧着，硬突的米浮沉于锅中而变化的时候，小人儿就不断地听着她妈站在缸边自语，其中充满着怨命，咒穷，间或怕人的哼些凄惨的叹息。总而言之，她的妈，在这时，是又在想着困苦的不幸的境遇，而完全被这境遇的景象所迷惑了。

米，这在酷热的滚水中呻吟，但很快的便寂寞了，从锅的边界流荡来焦味的香气；饭煮熟了。

小人儿便急急地把灶里的柴火用火钳子拖出来，塞进灶门口底下那一堆冷的炭灰里面，还鼓着嘴，吹灭那火焰；一股迷眼的青烟便弥漫着，厨房里又归入到黑暗。然而，在这黑暗中，在这迷眼的青烟里面，小人儿还噙着被烟熏着的眼泪，挣扎着，小心地挟出那灶里的红炭，散到小小的炭坛里去。

她觉得凡她所应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便走到她妈身边，低声的说。

“妈！饭，饭好了。”

妈妈好象没有听到她的话，默默的，然而却走到灶边去，用锅铲很草率的把煮熟的饭弄到木的饭桶里面；饭桶是颇大的，饭只能堆在桶底的一角。

“拿筷子……还有大头菜。”

她妈说着，端起饭桶就走了。

小人儿用力的爬到桌上去，向她知道那地位的土壁上去摸索，碰到长圆形的小小竹笼，在其中便抽出筷子，于是爬下来，又摸索去，到满着蛀虫小洞的那菜架上，拿了一块惟一的状如鸡头的大头菜……

在吃饭时，小人儿依样不敢正视她妈，并且想讨人喜欢，吃过一碗饭，那一小片大头菜还没有印上她的齿痕，原形不动的平平地放在那只缺着边沿的红花碟子上面。

“一年到尾，只是吃大头菜，大头菜……”

她的妈又照样的咕咕了。

在这时，小人儿的小小的心上更压着惶恐，她觉得什么异常的祸事将降临到她头上，而且，仿佛地又看见她的手指头捻到她嘴巴；因此，这一餐，也和往餐一样，他的妈在怨恨和诅咒的喃喃中，又不自觉似的，干干净净地括光那饭桶里面的饭了。

三

这是在小人儿上床去睡觉的时候。

睡觉，这在别人，想是一种应该安然的休息吧；然而这幽静的幸福却没有给过小人儿。因为，上床去，她必须遵从她妈的命令；睡到床尾，冷冷的，也象是一只受惊的小畜牲，静静地蜷伏着，倘若不在意的转动身体，把不结实的古旧的铺板发起吱吱扎扎的响声，那末，给她妈知道了，便是毫无迟疑的蹴过来坚硬有力的脚，这就足使她的胸部，腰间，大腿，或脊背，受了伤似的痛楚到好久。并且，她的不敢放心地坦然入睡，除了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妈差不多是终夜的，哓哓不休地，重温着白天的生活的该咒，该灭，该使她怨命，恨这个女儿，把世间的一切都看做是她的仇敌，她终于叹了口气了，哭泣了。

但是，在这样不变的，每夜里几乎成为疯子，由不安于贫穷的生活而发生出来的变态的愤激之中，她也曾常常的张着眼，明白地做她的梦；当开始她这个梦的幻想时候，她笑了，她的愁苦的脸上就布上欢乐，以及表现出一种饱满着幸福的得意，在她每次忽然觉得她是阔了，有洋钱，有银锭和金锭，有珍珠，有玛瑙，

……屋子是堂皇而且富丽……婢女和仆人……吃饭的筷子是红得透亮的珊瑚，碗是月光一样的白玉，鸡鸭排满着俱是吃腻了，想吃风的脑髓和虎的下巴……在这时，她就俨然是一个主宰一切，任意操纵，尊贵的象什么命妇似的，因而就用她的脚，发怒时蹴到她女儿，一面又威严又傲慢地吆喝：

“你这贱丫头，给我跳井去！快跳——”

然而在她作威作福到想着——这就是那幻想突然破灭的时候，她原有的怨恨又膨胀了，并且因为从富贵跌到贫穷，失望和嫉妒使她更伤心，更甚的恢复了类于疯子的那状态；于是小人儿就象是应该似的，也更倒霉了；她妈又把所有的不幸都加到她。

“都是你！——”她妈切齿的说，又用脚去蹴。

因为这一脚蹴去的力量太大了，并且在腰间，小人儿就不能忍耐的叫了起来；眼泪正连续着涌上眼里。

“还敢哭！”她妈又骂，“你这死不掉的，留着累赘人！”并且又用脚去蹴，作为她禁止哭泣的表示。

小人儿害怕蹴，于是缄默着。

虽说她脆弱的心灵被一种权力紧紧的压迫，在惊恐和颤抖，但为她的安全——其实是避免那无端的迫害——蹴，她忍住眼泪，更其安静的蜷伏着，这完全象一只被征服或将饿毙的畜牲了。

在忍耐中，她的心是抖抖地悬着，因为她妈的自语还依样不休，时时响到她耳边来，使她警觉着自身的危险；她听到大街上打更，板壁中老鼠追逐，以及——凡是在深夜里响动的各种声音，也都使她感觉到恐怖。

然而睡眠，终于来拯救她，她是太倦了。

她慌慌惚惚地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她是做得太多了，几乎成为不变的，在她由恐怖的

疲乏而入睡时，就忠实地来了，把她引到高耸的孤另的塔顶去，一只黑的大手抓住她腰间，要把她从半空中摔到地上去，于是她挣扎，她呼喊，然而她没有这种力，她的力全被那只黑的大手抓住了，她只得忍着气，无抵抗的，任凭糟踏；并且，她张眼求救，但她的四周是黑的，黑得象铁锅的底……于是她被摔下去，身体在她自己眼前飞散，每部分都象一粒微细的沙。

她醒觉了，在她神志迷离中，她惊颤地猛然想到，她腰间的痛楚却是因为她妈用脚蹴它的缘故。

于是她又安静地在床尾蜷伏着。

四

当晨曦把夜的黑暗驱逐到屋隅，小人儿就为了习惯，也象在冥冥中有了一种知觉似的，使她的眼睛很困难的张开了，看见她妈正在沉睡，便愈加小心的怯怯地溜下床去，她预备做她应做的工作，赶着羊群到牧场去。

一离开她妈，这小人儿的心就忽然得了宽赦，活泼泼的跳跃起来；在这时，她已经忘却她妈，和那个梦，以及她自己腰间的痛苦了；充满在她心里的，是天真，和一种感觉她自己快乐的情趣。

她和她的影子在路上的阳光里飞跑着，象两个动人的可爱的小鸟；她到王家去领她的羊群。

“土地他说今天会送给我甘蔗，还有……”

小人儿一面跑，一面想。

“小人儿！”

她希望土地即刻就喊她。

不久，闪动在她眼前的，又是那一群使她喜悦的，象雪一般白的羊儿……。

选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活珠子》，1928年4月光华书局出版。

家 长

—

张先生又在看晨报。每天的早上在他起床之前，这报纸，于他，也等于烟鬼子的烟瘾，很久就习惯了，差不多成为一种定律，并且是改不掉的，必须看过了才满足。倘若还不曾过完这报瘾，要他下床，是难事，这只看他在阅报时的那神气，坐股正经的，就可知。然而，报，这是每逢节日和某种纪念要停刊的，那末，张先生心里的惻惻，就把他严重的脸色变得更加严重，近于晦涩了，终日里全悒悒的不乐。并且，天明时候他就醒，这也是固定的，他醒了，又用一种固定的话向他的太太说：

“喂，起来呀！”

倘若太太还在睡，那末，就毫不客气的，把手去打两下她肩膀，再不醒，就用力的把她身子推着，摇篮似的，这也是固定的办法。

“喂，起来呀！”

太太也常常回答他这句话。然而，究竟，下床去的还是太太，还和她的男小孩，一个六岁和一个八岁。看太太，在别人眼里，确是一个非常朴俭而且能够操作的女人。煮饭，买菜，看小孩，洗衣，凡是家庭中所有的事情全归她撑持和工作的。然而

她自己却很深的遗憾于她身子的矮小，眼睛不一样大，鼻子又扁……她的容貌太不好看了！可是张先生是忠心于信佛的人，对于色，尤其是女色吧，并不重视，这只看他满房满壁贴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等等梵语，就知道他虽然有了两个儿，也只算是一种“姻缘”，不是欲。当太太连拖带抱地把两个孩子弄起来，下床了，张先生就开始闭上眼睛，盘着两条腿，打起座了。这一直等到他太太把报纸放到他面前时，才张开眼，于是看报。

看报，这于他，在平常除了严重的脸色，是毫无别种的表情的；然而，这一天，却把他平平地排着的两道开阔的眉毛，非常罕有的掀了一下。太太正拿着稀饭进来，看见了，很吃惊的便问：

“有什么事呀？”

张先生还在看。

“是不是革命军打到——”

太太把稀饭放到桌上，脸又朝他。

“部里又裁员，”张先生懒懒的说。

“什么，”太太惊诧了。“又裁员？秘书处总不要紧吧。”

“说不定。”

丢下报纸，张先生于是下床去，但他依样是不洗脸，只把湿毛巾向眼角和嘴上抹了两抹，就坐到桌旁，吃他每天在离家之前的固定的稀饭。

太太就忧愁的，眼光呆望他筷子转动。

二

到下午，在傍晚时候，张先生又固定的回家来了。虽然他的脸色依样是严重，没有快乐也没有愁苦的，但他的太太却非常忧虑，好象从他的脸上，已看出什么不幸的事件来，不禁地心中就

起了不安。

“……不要紧吧？”她迎面就询问。

“你说的什么？”

“秘书处——”

“对了，裁去八人。”

太太显然受吓了，眼睛不动的迟疑的望着他。

“你总不至于吧？”她怯怯的问。

“那八人，我也在内。”张先生坦然回答，但态度依样是懒懒的。

她呆了。

张先生就躺到藤椅上，默默地诵着佛经。

太太半晌才开口：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吧。”

“你不可以运动运动……”

“运动那个？每人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

“总长不是行么？”

“裁员就是总长的意思。”

太太感到绝望了，更发呆。

“南无阿弥陀佛……”张先生却毫无思虑的在念经。

这时，窗外面，天渐夜了，房子里就黑暗起来，在模模糊糊的余剩的光影中，在太太的眼前忽然现出许多要债者：胖胖的米铺的先生，油滑神气的油盐店掌柜，黑脸的煤铺伙计，还有房东，以及打厕所的，推土车的，甚至于收界捐的警察，也使她为难，窘促，忍辱着，得用和气的声音向每一个人去说，要求再宽容几天……她惶恐了。

“怎么办呢？”她想。

“……阿弥陀佛！”然而，回应她，只是使她更其感到生活之渺茫的这种声音。

望着张先生，纵不能看清他是怎样的脸色，但知道他还在唧唧啾啾地念着经，她也有点发恨，生气了。然而她又想到和他计较是毫无结果的，他是除了念经，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也是不管的。

渐渐地，于是，泪水就浸湿满她的眼睛了。

“怎么办？……”她不住的想。

两个小孩子从外面玩倦了归来，走进房子，挨到她身边，牵着衣，大的那个就开口说：

“妈！怎么还不点灯呢？”

“我饿了。”小的也说。

做母亲的，是天然有了一种慈爱吧，这太太终于用袖口擦去泪水，忍耐着，走去点灯，又动手去弄饭了。

两个孩子就左左右右的厮缠着她。

本来，吃晚饭，这在平常，是把这小小的一家人聚到一块儿去，除了睡觉，在每天中，要算是惟一的团聚的机会了。然而这一天却异样！虽说张先生还不改他固定的严重的脸色，懒懒的举动，一面吃饭一面看经，可是太太却非常愁苦，她不但把这一餐饭弄得很草率，几乎是不想弄，她简直不曾吃饭，只照顾她的小孩子，就算了。

但是，张先生把这一餐晚饭，是依样的做为 he 看经的陪伴，无忧无虑而且闲散的。

三

到夜里，张先生照常的打了一回座，念完了几篇经，就躺到床上去，摊着四肢，睡着了。从他严重的脸上，就渐渐地响出一种

不住的，但很急促，粗笨而且单调的鼾声了。然而，这太太，她却张着眼，睡不着，只绵绵地想着过去，眼前，和将来的生活情景。其结果，将来的生活使她骇怕，她不敢想；过去那些极少的欢乐，这是初婚的，却也被过多的苦恼所吞灭，成为可诅；排在眼前的又是那样的灰色，渺茫，……于是她又想到那些可怕可厌而又无法拒绝躲避的煤铺伙计，米铺先生……她终于望着那不负责任的家长，发恨了。

“可怜的！”她偏过脸，对着那两个小孩子。于是，泪水又满上眼睛了。

当她伤心到极点，她第一就怨命，因而就归咎到她的父母，虽说他们老人家俩是早故了，但她非常懊悔到从小订婚，给这个除了念经以外，什么也不知也不管的男人，挨穷挨饿，看看要饿死了。最后她恨到发裁员命令的那总长……这一个很长的夜，这样的想来想去，就过去了。

她的眼睛，非常疲倦的，看着窗外的夜色渐渐地变成灰白了。

天明时，张先生就醒来，又固定的用手腕向他太太撞了一下。

“喂，起来呀！”他说。

其实，这太太，她一夜全没睡，于是，很快的便起去了。她又照样，为了固定的张先生的意旨，把她的两个小孩子弄醒来，又连抱带拖的，拉下床了；小孩子还用手擦着模糊的眼睛。

张先生又是开始他每天早上不变的闭目打座，接着就看报，不久下床去，吃他按时的固定的稀饭；他出去了。

这一晚他不曾回家。

四

张先生的太太在家里行坐不安的纳闷，并且焦灼，因为张先

生破例的没回家，这是很可惊诧的。但她想不到是为了什么。说是生气么，决定不；惭愧么，也不会有；因而她就想各种偶尔的不幸的事，可是她又马上相信那是不至于的。然而，极其明显，张先生是接连着不回家，并且连消息也渺茫了。

这太太终于抱起她的孩子，拼命的，用力的抱着，接着，摇着，伤心的哭泣了。因为，从她丈夫的一个同事口中，她得悉这小小一家的家长已剃光了头，在普慧寺，落僧了。

当她哭泣时，在那云一般的模糊的泪水中，她又忽然的看见到那些推土车的，打厕所的，以及房东，警察，米铺先生，煤铺伙计，油盐店掌柜……各样各色的使她为难，窘促，压迫她，使她无路可走，想到了该诅的可怕，但是必须亲近的死！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活珠子》，1928年4月
光华书局出版。

小小的旅途

从常德到汉口，这路上，是必须经过很久的小小仄仄的河。倘若在秋天，纵不说和冬季相联的秋末，水也浅了，仄小的河于是越显出仄小来，如汉寿一带的河道，就只能用木划子去通行。要是入了冬，即所谓八百里的洞庭湖，有很多的地方，小火轮走着，也是担忧担忧的，把竹篙子去测量水度，生怕一不留神，船搁浅了，这是非常不快意的事。并且，在那个时候，所谓湖，其实已缩小到真象一个池子罢，两旁边——不，是四周围，使人望不尽的全是沙和泥混合的滩，软润和干涸的，给阳光照着，那上面便现出许多闪烁不定的小小金属之类的光。还有捕鱼为业的人，便盖了矮矮的茅屋在滩上面。……

然而，这一次，从常德动身到汉口去，时正仲秋，为了六月间曾涨了一次大水，所以在仄小的河中，小火轮还可以来往。

我买的是房舱票。

在这个小火轮中，所谓房舱，是大异于普通的江船和海船的。当一个茶房作我的引导，推开那严闭着的房舱的大门（其实没有小门）时候，一股臭气，也象是久囚的野盗得到越狱的机会一般，就神速和有利的冲了出去，使我竟至于头脑昏乱了好久。

“这就是么？”我怀疑。

“就是的！”

丢下铺卷和箱子，茶房顾自走了。

“这怎么能够住……”我站在梯子边想。

“喂！”听到从黑魑魑中奔出这一声来，我这时才仿佛地看见这个房舱的积量：宽约八尺，长只有一丈二，高还不及七尺罢；但其中，却安置着床铺十二架，分作两层，已经住了许多客，也不知他们是在闲谈些什么，喳喳吱吱，如同深夜里竹篙子撑水的声响。

“喂……请关门！”这是躺在梯子边那床铺上面的一个胖子，偏过脸来，向我说。我不禁地纳罕到他的鼻子是长得非常可惊的大。

我看他，是因为这缘故罢，胖子却误会了，举起手儿指到最后面的下层床铺，在那里，暗暗的，只隐隐地可见到两个女人，以及说不定有多少个的小孩子，于是他继续说：

“她们……怕风。”

这一句话，在某种的意义上，算是很充足的理由罢，所以不等我动手，这胖子就歪着身子，用力的把门关了；舱里面又恢复了黑暗。

在黑暗中，要找到空的铺位，是很难罢，除了借重到灯光，惟一的，那只能够权为瞎子，茫然，用手去摸索了。

“有人！”

我摸索去，客就喊。其实，因了这初得到的异样新颖的经验，只要刚刚碰到别人的腿，脚，腰，……，或者竟是觉得有生物的热气时，我的手早就神速而且怯怯的，收缩转来了。

“往外面，梯子边，靠左手，那上层，……”

也不知是那个客，出我意外的朗声指示，这确然是一种很可感的好意罢，但是我却愤怒了，觉得健健壮壮的一个人，成了傀儡，供这舱里的客捉弄，随便什么人在这时要我向左就向左，退

后就退后，我是完全失了意志的自由和本能的功力了，也象是囚徒或奴隶一般的得受人支配……究竟我终须忍耐住这感想，照着客的指示做去，这才得到空的铺位了。在这铺位旁边，我忽然发现到有一个小小的窗，便把窗板推开，那清爽的空气和可爱的光亮，透进了，真值得说是无可名状的愉快罢。然而，紧接的，为了这舱里其余的窗子全严闭着，那种不堪的臭气，就浩浩荡荡，无穷止地向这里奔来，终使我再不能缄默；我说：

“你们的窗子怎么不打开？”

“风大……”那胖子先回答。

“对了，风太大。”别的客人就连声附和。

看这情形，无疑的就是更明显地关于常识的话说出来也要等于废物，于是我住口了，但是想：他们这一伙人，纵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也会异于常人的依样好好地生存着罢……。

那种臭气终是不可忍耐的，我被逼的跑到舱外去，站在船头，很久了，我恍惚觉得我是受了非常大的一种宽赦，有如自己就是一个什么罪犯。

船上的烟囱懒懒地吐出淡淡的煤烟……在船身的两旁，密密杂杂的围满着许多木划子，这都是做生意，有卖面，卖汤丸，卖香烟饼子，以及凡是旅客们所临时需要的各种东西。这些小贩子，为了招使主顾，便都是及笄的姑娘和半老的婆娘，他们操作着，叫喊着，慌忙着，但有时却也偷闲的向较阔的客人丢一下眉眼，和不在意的说出两三句通俗的俏皮话。间或遇到善于取笑的老油脸，他们纵不愿意，却因为营业关系，也只好勉强的去敷衍那些人含有痞意的勾搭；——然而到末了还是归结到自己的生意方面，就问，“客人，要啲？吃一碗汤丸啲？……”不过凡是老油脸多半是吝嗇的，不然就是穷，究竟取笑之后依样是不肯化三个铜壳子，买一碗汤丸吃，他们是宁肯挨着饿到开船后吃船上公有

的饭，至于零碎——如油炸粑粑，焦盐伞子等等，那更不必说了，也许那些人在许多年前就和这些东西绝缘了。在这些做生意的木划子上面，倘若有男人，那也只能悄悄地躲在篾篷里，把舵，摇桨，和劈柴烧火这之类的工作，因为在这时假使他们出现了，那生意马上就萧条，坏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全知道这缘故。

于是，卖和买，浅薄的口头肉感满足和轻微货鲜的盈利，女贩子和男客人，象这两种相反而同时又是相合的彼此扯乱，叫嚷着，嘻笑着，纷扰着，把这个又仄又小的小火轮越显得没有空处了。看着这种情景，真是的，要使人不困难的联想到中国式厕所里面的粪蛆，那样的骚动，蜷伏，盘来旋去……我又觉得头昏了！

“转到舱里去罢。”我想。然而在那个舱里面正在黑暗中闲谈和静躺着的那些怕风者，不就是和粪蛆同样讨厌的一堆生物么？我不得不踌躇，而其实是苦恼了。

幸而这个船，当我正想着上岸去的时候，许多水手便忙着，铁链子沙沙辘辘的响，呀呀呵呵地哼着在起锚，就要开驶了。然而在船身摇动的这一瞬间，那些女贩子，就完全莫明其妙的，抖起嗓子了，分不清的大声大声地乱哼乱叫，其中，有卖面和卖汤丸的，就为了他们的筷子，碗，铜壳子还不曾收到，急慌了，哭丧一般的，带咒带骂的呼喊着的，并且凡是“落水死！烂肚皮……”等等恶意的咒语，连贯的一句句极清朗地响亮在空间，远听去，也象是一个年青的姑娘在高唱着山歌似的。

汽笛叫过了，船转了头，就慢慢地往前开驶。那些密密杂杂围满在船身两旁的木划子，这时已浮鸥一般的，落在后面了。

唱山歌似的那咒骂声音，虽然还在远处流荡，但没有人去注意，因为这些客全安定了，爬上铺去，彼此又闲谈到别种的事。

不久，天夜了，并且还吹来风，很冷的，于是我只得离开船

头，又归到那舱中去受臭气的窒塞。

“象这种臭气，倘若给从前暴虐的帝王知道，要采取去做一种绝妙的极酷刻的苦刑罢。”我想。

在这时，一个茶房提着煤油灯走进舱来，用两只碗相碰着，并且打他的长沙腔大声嚷：

“客人！开饭哩……”

接着便有许多客，赶忙的爬起来，当做床铺的木板子便发出扎扎的响。

这个茶房又用力的把两只碗碰响了一下，大声叫，“说话，你是几个？”他向着那胖子。

胖子便告诉他，并且把船票从腰间青布钱搭子里摸出来，送他看。茶房于是又逐一询问别的客。

最后，这茶房便宣告了，脸向着门外的同伙，高声的，纯熟得也象一个牧师念圣经，朗朗地嚷道：

“八个，三个和二个，四个，一个，……大大小小共统二十二个。”说完了，他又非常得意的嬉笑着，把两只碗相碰了一下。站在门外的那同伙，便如数的把碗递进来给他。

这真是可惊的事！完全出我意外的，除了我自己，我才知道这安置着十二架床铺而不得容足的舱中，竟然还住着二十一个人！二十一个人……

“我的天！”我真要这样的叹息了。

因为有了灯光，这舱中便显出昏昏的，比较不怎样的黑暗了，那胖子的家属——用花布包头的宛如年青的麻阳婆，两个中应有一个是他的堂客罢，——就开始慌慌张张的，急急地把一张灰色的线毡打开，用绳子捆在床前的柱头上，作为幔帐，也象恐怕着他们的样子给别人瞧见了，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和祸害似的。然而这举动正合她丈夫的心怀，所以那胖子便笑嘻嘻的，傲然地得意

着，并且不悻烦地把饭碗和筷子，从线毡的边缝间塞了进去。

当茶房把饭碗半丢式的放到我床上来，那碗尘便在我白色的棉被上留下永远的油质圆圈了。这个碗是白地蓝花，粗糙而且古板，看着会使人联想起“三寸金莲”和发辫子这一类东西的，却密密地缺着口，里和面全满着腻腻的油泥。

“喂！换一个。”我说。

“一个样……”

茶房的这答话真是忠实，换到的碗的确缺口缺得更多了。

“真没有办法……”我想，然而我连得担忧着，细想唇儿应当怎样的小心，到吃饭时才不致给缺的碗边拉破了，流出血来。

和这碗同样恼人的，还有头尾一样四四方方的竹筷子。这筷子当着我眼前，曾经在茶房的粗壮而且长满着黑毛的大腿上刮过痒的，因为当他预备把这筷子丢给我的时候，也不知是蚊子还是别种有毒的虫儿正在他的腿上咬着，使他惊跳了起来。

在这样境遇中，虽然有点饿，我也只能够空着饭碗，眼看这舱中的客——他们每个人都快乐的谈笑着，一面又匆匆忙忙，饿饞饞的大口大口地吞下那不洁的饭和菜……然而这些人，他们所用的碗筷不就是和我一个样的么？其中，我尤其不能不佩服到那胖子，象他那样笑嘻嘻的，接连着从灰色的线毡边缝间把饭一碗又一碗的送进去，一面还赞颂一般的说：

“多吃些罗！饭还香，菜的味儿也好。……”

大约是不很久罢，这些人便吃饱了，每个人又躺下去，大家勾搭着说一些闲话。但不久，这说话的声音就慢慢地减少了，熟睡的鼾声接连着不断地响起来。

于是，在昏昏的灯光里面，那个不容人看见的用蓝花布包缠着的头，忽然从灰色的毡子里攒了出来，一个完全女人的身体就出现了。她怯怯地向四周看望，鬼鬼祟祟的，低声呼唤另一个在

毡子里的女人。这两个人便互相谦让了一会，结果先攒出来的那个，便蹲在木盆上面，袒白的，毫无忌惮的完全显露了凡是女人都非常保重和秘密的那部分；一种水声便响着，和那复杂而又单调的鼾声混合了。接着后出现的那女人便同样的又表演了一次。这小小空间所充满的臭气，于是又增进了奇怪的一种新鲜的伙伴。她们俩经过了商商量量，轻笑着，低语着，挨挨擦擦的并肩走去，就把木盆里面的东西在舱门边倒了出去，然而那一半却流到舱里来了。

第二天天亮之后，这两个女人却又始终不肯露面的躲在毡子里，吃饭又得那胖子一碗一碗的从边缝间送进去。……

啊！从常德到汉口去，在这小小的旅途中，我是纯粹的在这种的苦恼中沉溺！

北京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活珠子》，1928年4月
光华书局出版。

往何处去

无异君是一个年青的著作者。在现代，把生活象纸灯一般吊在空中的，也正是著作者。自然，在情形如同乱麻的社会里，凡百是有例外，不消说，著作者也难免有穷和富之别了，然而无异君却是很实在的属于非常之穷的这一面。

他在三个星期前还住在北京，现在到上海来已有五天了，其余的时日是消耗在旅路上。

为什么他要离开北京？这在别人很不易解说。因为，并不受什么刺激，也不为什么事情，而又是突然，出乎一切朋友意外的，匆匆地这样便走了。这在他，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可笑，所以他想起：光着脚在雪地上徘徊，在太阳光底下又戴着皮帽子，这情形正象他离开北京的缘故。

离开北京究竟是离开了。来到上海，一切又都是陌生生的，如同一个初瞎眼睛的人，什么都摸不着头绪。这譬如，有一次，他走错路了，因为口音的不同，连问几次而别人都摇摇头，“啥”一声便昂然不理，连想雇一辆黄包车转来也无法。“真可恼！”他想。最后是写一张住址给巡捕，要不是身上还带有纸和笔，则一夜游荡在马路上，是成为意中事了。

然而使他最感困难的还是钱。这说过，离开北京是荒唐，来到上海又无故，所以非常之穷的无异君，自自然然的，生活费便

是难的问题了。本来，他很知道，只要写两篇文章给“文化周刊”，为了老投稿者的关系，稿费是不至于故意留难，钱一有了，不是那琐碎的事情便容易办理了么？可是他不能写！如同石块一般压在他心上的只是苦恼的情绪。

并且，为了许多女人的妖冶和物质辉煌的扰乱，他忽然深深的觉得，象这样的上海，真不适宜于住一个又穷又单身的客！

他的心灵又不安了。

无异君住在上海的房子是一间亭子间。亭子间，是房子中最小的，放了一只床，一只桌，一只椅，以及在角落间堆着两只烂了边的布箱，这之外，那所剩下的空地方，就不及床面积那样大了。

“这是坐牢了！”他常想。

搬到这亭子间来，曾经过许多麻烦，而且曾做了许多在别人眼中的傻子，象这些，虽说无异君是一个饱经困苦的人，被别人看做傻子也已经是常事了，却难免终觉得人类的可恶，和渐渐地感到自己人生的寂寞无聊了。

然而搬来后，使他觉得烦恼的事情就更多了。

亭子间的底下是厨房。一到了早上，中午和傍晚，而其实即在普通安静的下午也常有的，锅声就杂乱的响着，又夹着许多怪腔的男女的谑笑，这种种声音都非常分明的奔到这亭子间里面来，而且还带来了臭薰薰的茶油在炸的气味。象坐牢一般的无异君，也正因为是孤伶伶的，真不能用一种耐心去习惯这些。所以，只要听见了那声音和嗅见了那气味，无异君就会陡然觉得沉沉地压在心上的，差不多是苦恼和厌恶混和的情绪。

尤其是在每天天将明时，从很远的，铁轮子轧着石块上的怪响，一路响到这亭子间的窗下，和一种极粗鲁的腔调在喊叫——

这是分别不清的口号。于是便响起许多倒马桶和洗马桶的声音，那种的臭气就又陆续的奔到这亭子间来了。无异君是非常担忧着这种污浊的空气将使他得到了肺病。

打开那唯一的窗子，对面的是别一家的客堂楼。时时，一阵阵黑的煤烟就会从别处的烟囱上，随着风，飘进了这窗子。于是这唯一流通空气的地方，也只好常常紧闭着了。有一次，因为充满了茶油的气味，整个的亭子间都流荡着象是濛濛的雾，无异君又打开了那窗子，并且把自己的脸朝向窗外，却是在无意间，看见那对面客堂楼中的人类的丑剧——一对男女光着身在床上活动，这又给无异君一个刺激，他好象自己受了耻辱似的烦恼着。

他想，“这个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为了钱的缘故，无异君一清早就离开他的亭子间。

他一个人静悄悄的走下了仄的楼梯，静悄悄的开了厨房的门，静悄悄的走在弄巷的中间。他忽然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象他自己这样，不会被什么人当做扒手之类的看待么？因为四周围象睡一般的安静，直到弄巷口，才看见在一家老虎灶旁边，站着买水的，蓬头垢面的几个男人和女人。

他走到马路上。二月初的天气还很冷。晨风是充满着强度的清凉。这清凉的感觉便立刻散漫到他的全身，使他想：除了心是热的，一切都冰凉了！

他微微的念到初进当铺的那件旧皮袍。

接着，许多静静地潜伏的往事就蠢动了——象暂时快乐和长久悲苦的，那种种，就争先恐后的要使他再作一次明显的记忆。

“空着肚子来细嚼生活的苦味……这样……没有意义的生活不是就有了意义了么？”

他想，默默的想，就又通过了另一条宽阔的马路，走到等待

电车的地方。

电车来了，然而号码不对，他又把眼睛去看这街道。两旁都是巍巍的大洋房，倨傲和有力的盘踞着，象什么神话中的不动的巨兽。他心想，象这些大洋房，每天所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呢？也许——其实是常常，一种出人意外的罪恶，不就是在在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房子里面发生的么？

于是他热望着有一件和他发生好感的東西，然而终没有，而电车的铃又铿锵的响来了，看号码，是对的，便在第二人的后面也跳了上去。

电车的震动又使他恢复了原有的状态，一种迷茫的，摸不着边际的，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观察。这观察的结果又是自自然然的把他引到悲观中去。他的这种意念又活动了：一个人，活着，忍耐一切困苦地活着，为的是什么呢？说是为人类么，他相信，他自己并没有这样伟大的爱；为自己，则给自己的，还不是只有那更大的困苦？

他并且想：辛辛苦苦的来创作，并且是，什么也不为，更不曾跟着什么大将们摇旗过。充其量说，创作只是想创作罢了，然而从别人得到的是些什么呢？同情么，评论么，都不！只是一种通病的嫉妒，和无故的毁谤，以及有意或无意的乱加以某派某党的属于嘲笑的头衔，如是种种。

想着，慢慢的，他真个又灰心起来，觉得生活着一点也找不到趣味，意义更不易明瞭了，而且——这社会真不适宜于生存他这样的人……。

然而在这时，一种极强的抵抗力就冲动了。

“应该在不适宜于自己的社会里生存着。因为，舒服的生活会使心灵变成了近于无感觉的麻木的状态……满着刺激性的困苦的生活，一切创作就从其中建设了基础！”这种的语句不住的向

他鼓励。

因之，那暮霭一般的黯澹的思想忽然消灭了，堆在他心上的，只是灿烂的朝霞似的，许多生活的勇气，他觉得诧异：在一瞬间，对于生活的感觉会走到如此不同的两极端！

他好象得了一种新的见解，兴奋而且决心的，默默说：“在困苦中细细的看出真的人生来，这就是我所以要生活着的缘故了！”

于是他又想到他的著作，稿费，以及琐碎的属于饭之类的问题。

无异君确实是想得太多了，然而这不过只是十分钟的光景，电车正停到“大白鸣钟”那一旁。许多人挤着下车，许多人又挤着上来，无异君就在这互相拥挤中，走到马路的一旁，又踉跄的穿过那宽阔的满着行人车马的马路。

他照着“街道指南”上所指示的曲折的线条，却是很仓皇的，找到了棋盘街。在这街上，象寻食的饿鹰一般，无异君把眼睛到处去望，一面就默默的想，而又担心着看不见那“疏星书店”的招牌。

“疏星书店”是一幅紫蓝色字的旌，飘飘的悬在街的那头。无异君暗暗的欢喜，同时又是非常局促的，走进了那店门。他掏出了一张自己写好的名片。

“找啥人？”是一个上海小白脸之类的漂亮的伙计。

“编辑先生或者经理先生——”

“都勿来！侬有啥格事体？”眼光和口语一样的轻薄。

“那——请你借一张纸，我留下几个字。”

“勿用！侬说，有啥格事体？”

无异君踌躇着了。

“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呢？”

“勿定规！”

那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买书者，这漂亮的伙计就走开了。在峭壁一般的书架旁边，他觉得，站着，惘然的看着，仿佛是走到荒野一般孤单的，只是一个人！

这寂寞的被冷淡的情形，登时的，使无异君几乎有了想哭的感觉，而思想就转到铅一般的黯淡的生活中去了。

他抱着悲哀的心情走出这书店。

这一夜无异君辛辛苦苦的编了一本小说集，写了一篇长序。

“共统有六万多字，序不算，至少可得一百五十块钱，那末离开上海或是再转到北京去，都可能了。”睡不熟就是为了这一点思想的缘故。

第二天下午，在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电灯发亮时候，无异君又踉跄的走到望平街。两旁店铺装饰的辉煌，几几乎成为一种迷乱的世界。然而也就更容易见到“夏云书店”这四个雄劲磅礴的欧体字的匾额。

进门了，无异君非常羞惭，抱点屈辱的心情拿出一封信——这是非常欣赏他作品的一个被大家称做“大将”的他的熟人，介绍他的书给这个书店的编辑兼经理的三木先生。

又是一个属于上海的漂亮伙计把信拿走了，无异君的心就不安着，忐忑着，仿佛预感着什么不幸的事情即要实现的样子。

然而随着他就惊异了，这因为出乎他意外的，三木先生向他送过了满满的一个笑脸，而且那样谦虚，一面看信，一面连声的说：

“请坐，请坐，”其实这店里并不见有一张椅子的。

无异君觉得，自己是如何的在受窘呵。

“哦。你就是无异先生，久仰久仰！”

无异君正为难去回答，这位编辑兼经理的三木先生却又把眼光落到信上面。

“这信是短短的，直得这样老看么？”无异君想。

“大作呢？”

无异君非常窘促的递上了一卷稿子。

“我们非常欢迎！”三木先生把稿子收了。“尊著《酸橘》那本小说集，我早就拜读了，觉得象中国现在的文坛这样沉闷，正须要有这类的作品产生，给大家一点新的口味……可不是？中国现在的文坛是怎样的沉闷啊！”

无异君极力的想，然而找不出一句相当的话去回答，于是只好默着，而且觉得自己的心中，是充满了苦闷和无聊的情绪。

三木先生又接着开口了。

“那末，这本大作，作风和《酸橘》一样么？”

“有点相似吧。”

“那很好……（三木先生作一会儿思索的样子）不过，在读者方面，却是欢迎关于恋爱和性欲方面的作品，象这类作品就非常的畅销，说不定一个月中就可以再版两千本的。自然咧，在书店方面，为了营业发展的缘故，也不能永远只印行那种售不上一千本的东西，虽说有艺术的价值，譬如说，描写深刻那类的作品。（三木先生又紧紧的蹙一下眉毛）真没有办法！其实，恋爱和性欲方面的作品，只要写得好，也未尝不可以写写的，可不是么？好，这一本大作，今夜我就静心的拜读拜读，……无异先生不是很急于离开此地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在上海逛两天也很好的，可惜现在新世界给外国兵住去了！不过大世界也有滴笃班……无异先生逛过么？逛逛也未尝不可的，做文章的人是什么地方都应该去走走，可不是么？……”于是三木先生才做了一个微倦的遣客的表情。

“好，明天见！”送到店门口，又过分亲热的说了这一句。

刚刚走到街心，无异君就忽然觉得全身受了解放；在心上，也同时消散了一种受窘的，苦闷和屈辱的压迫。

“我现在是真正的感到，一个囚犯得了赦免之后，是怎样的快乐啊！”他想。

然而忧虑又悄悄的袭进了他的心，使他近乎绝望的惨淡的觉得，在那种人的编辑先生眼下，他的书是绝对不能换得洋钱了。

慢慢的，而且是完全颓废的，无异君走到两旁满着估衣的石路的那一段，忽瞧见一个穿红绸短衣的青年的女人，遮遮掩掩的站在一根电线杆底下，这情形便表示她是一个任何人都有权力去蹂躏的所谓“野鸡”了。

这时无异君就陡然无限感伤和悲哀的望着她，并且有一种力在压迫着他，要他去紧紧的抱住这个完全和他处于两个宇宙里的女人，作一个任情的痛哭。

无异君几几乎这样的放声大叫：

“你永远被人凌辱身体上的每一处，我永远被人凌辱灵魂中的每一部，我们的命运是同样可悲的，或者我的还更甚于你！……”

虽说无异君很知道，而且坚信，那本给“夏云书店”的小说集，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然而在这灰色的感觉里面，又仿佛仿佛的闪着一星星希望的光芒，使得他疑惑了。“也许——”他想，于是也象是真的，很热烈的希望着这明知是无望的希望。

这一天他起床得特别早。

看窗外，压着每个屋尖的是一片低低的阴天；阴天，到处密布着黯澹的云翳，同各家烟窗上的炊烟差不多是一个颜色。他想，“这不就是我生活的象征么？”便更近的挨着窗子，呆一般的，

怅怅地，望着，现出有无限感伤的神情。

不久这阴天中，就落下纤纤的毛毛细雨了。

“落起雨”，他忽然想，“我还要出去的啊！”就关上窗子，因为夹着雨丝飘来的风，吹到他身上，便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噤。

他又躺到床上去，张着眼，于是那无光的生活的影，又陆陆续续的浮现出来，竟使他怀疑到这许多不幸的事件，真不是一个年青的人所能够经历过的。

“真的么”，他想，“在这个人世间，象一个正在青年时代的人，居然并不曾享受一点凡是青年时代都应有的幸福，快乐，而就变成孤独的僧侣似的，被一切人所冷淡，所忘却，只是应该自己一个人悄悄的活着，悄悄的死去么？”

他愤然了。

可是一想到那本给市侩去估价，去判决命运的小说集，他就抱着自惭的屈辱的心情了。

他又想，“糟蹋自己的灵魂，我当这样生活着啊！”

于是在他的心上，又麇集着灰色的生活的影。

然而实实在在的展布在他眼前的穷困，终把他的思想慢慢的转到那希望——他又猛然记了三木先生。三木先生第一次给他的印象又如是之坏，坏到使他不愿再有第二次的相见。不过，为了钱，无异君也只好认为是最后的交易，委屈一下自己，再去做一次完全是受罪的，如同听讲道于牧师之前的木偶。他就用十分忍耐的心情等待着。

毛毛的细雨还落着，而且是绵绵的，好象永远不停止的样子。

无异君就焦急起来。因为没有太阳的光，又没有钟或表，象这种始终是沈默着的，黯澹的灰色的天空，究竟已到了什么时候

呢，是无从去揣测了。

他好几次走到窗子前。窗外面是全然黯澹的；而且从每家屋上流下雨漏来，打在另一片瓦上或洋灰地上，便发出无忧无虑的达达潺潺声音，使得人的心上又布满了腻烦的许多感觉，同时也有了寂寞清冷的情绪。

“不管它”，他终于想，“走吧，说不定现在已经下午了，——早就早！不然，象这样老等，难道自己放到受刑的境地去么？”

无异君就走出亭子间的门。

旧的，补了底的皮鞋踏到那满着污泥的路上，立刻在迎面的冰凉的风中，密密杂杂的雨丝便缠了过来，故意似的散漫到他的灰色的棉袍上面；并且，一辆汽车象发狂的奔来，几几乎是压上了，挨着他的身边过去，那勃然飞起的泥水的粗点，就毫不顾虑的统统溅上了这件棉袍。

“完全是一块脏布了！”低着头，默默的看他自己的身上。这时充满在他心上的，又是那苍茫的，不可捉摸的生活的意义。

一直到坐了电车，无异君才又想起了望平街，想起了“夏云书店”，想起了三木先生。……

到下了电车，毛毛的细雨成了颇大的线条，通过两条马路，他身上的棉袍就因了雨湿而由灰色现出黑色来。

子是无异君又抱着苦恼的情绪走进了“夏云书店。”

“哦——”认得他的那伙计，现出惊诧的语调来，同时又在笑。

“依来了，这种天气，勿坐车？”又一个。

然而无异君不去理会这嘲笑，只问：“三木先生在这里么？”他忽然看见挂在壁上的钟才走到十一点半，便微微的觉得

有点太早了。

“勿在这里。他今早到西湖看梅花去咧！西湖的梅花交关好看！”

无异君带点怒意惘然了。

那伙计又接下说：

“阿拉经理说，僚的稿子阿拉的东家勿要，因为格种东西既啥销路，卖勿出去，要赔本钱咧。可是阿拉经理是非常佩服僚的大作，僚阿知道？”

他拿了稿子来又补说一句：“阿拉经理对僚交关客气格——”

无异君收了稿子，同时在心上，就如因刀伤似的，深深的印着一道不可医治的，侮辱的伤心的痕。

他忘了雨是更大的打在他身上。

无异君回到亭子间了。

当他经过厨房时，许多男人和女人正在混杂着任情的谑笑，还用尖声音哼着卑鄙的纯肉感的扬州小调。这些人看见到他，眼光就不约而同的麇集到他身上，随后使用开心的口吻谈笑着——“那个穷鬼子！”“比跑码头的还穷煞格！”“偷了阿拉的马桶，阿会？……”然而无异君只默默的上了仄仄的楼梯。

亭子间又弥漫着臭薰薰的茶油气味；因而他想到，别人的午饭是吃过了。他开了窗子，那颇大线条的雨就斜斜的打了进来，这又使他想起，自己身上的棉袍是淋湿的。于是他关了窗子，脱去棉袍，横躺在床上，呆呆的，忍耐着空的肚子呼吸着茶油气味。

“就这样饿死了”，他想，“什么时候别人才发现到尸体？”

渐渐的，各种情绪压迫过来，无异君觉得他自己的心，只是

想哭了。然而他不曾哭，眼睛又望到窗外去：粗粗的雨是非常分明，可是这纷纷落着的雨，他以为就是他自己的眼泪。

“流去吧，尽量的流去吧，然而不要给别人看见啊！”一种声音在他的心中这样叫。

他继续的激动着，不久便昏乱了，于是看见了一个梦：许多黑的心咬着一个光明的生命。

他清醒了，因为同居的一个小孩子在打他的房门，并且喊：“信！信！”

这封信是“疏星书店”复他的。

无异先生：

来示敬悉。尊著酸橘销路甚坏，出版至今已六个月，所售还不及二百本，（敝店其余的书均将再版，若将尊著与“美的书店”之《第二种水》比较，则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所以结算版税一节，实难照办。

先生尚有一本小说集欲付敝店印行，甚为欣感，惟敝店因目前经济周转不灵，而先生又在须款甚急，故实在无以应命，尚希原谅！专此奉复，并颂著祺！疏星书店启。

这封信所带来的应该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可是无异君却不曾受一点激动，他看完了信，反觉得心上是解脱了一件重压的东西。

“这很好，”他想，“最末的一条路也断了，更没有希望来苦恼我！”

是雨后第二天的夜里。

经了雨的柏油马路，吹干了，显得很干净，两旁是淡淡的印着参差的树影。弯月夹在繁星中间，和着许多细小的孱弱的闪烁，在脱叶的洋槐树上发光。隐隐的，所有的洋楼都象死了的巨兽。江

中的水在缓缓的流。这一些的形影和声音，就造成了冷静的，非常寂寥的深深的夜。

无异君就在这个夜里浪荡着。

他是为了又独自伤心着激动的缘故，近乎昏乱的，迷茫的走出了亭子间，任脚步经过了许多仄和宽的马路，而不自觉的，就走到这黄浦滩的江边。

他不住的想：

“从辛苦中出来，又得向辛苦中走去么？”

但最后他恍然觉得，他自己是已经绝粮了。

“纵然”，他想，“再向辛苦中去生活，我愿意，……”便抬起头，发痴的，望着江中的水——是静悄悄的缓缓地流去。

“正像我的生命啊……”他失声的叫。

于是他看着周围，这整个的夜是一种无望的凄凉的情调。他落下眼泪来。

原载1928年5月5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78期、
5月12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79期、5月19日
《现代评论》第7卷第180期。

黑 点

一

两个人并肩的走出了朋友的家，旋波便单独的开阔了脚步，低着头，盲目一般的一直往前走。

“慢点呀！”他的伴便唤他。

他不理，走去三步了。

他的伴便又说：

“你又生我的气么？”

这声音是低低的，非常温柔，旋波却不感到这温柔的滋味。他的心中只堆满了稻草一般，纷乱的苦恼的情绪。这苦恼是因为他的朋友说了一句“你们真是幸福啊！”而起的。

急急的走，同时，他感觉着，胸中是漫腾腾的发起炎炎的火一般的热。

一面，他又在悲苦的沉默的想：“幸福么，不错，在过去我的确是幸福的……”因而便想到和这幸福有密切关系的他的伴，这时正追随在他后面的，而且他还仿仿佛佛的意识了这个伴的走路情形——仄仄旗袍的边，绊住欲跨大的脚步，显出不相称的困难的光景。

只想着，不看脚步的前面，于是在不平的路上，一块石头绊

了他一下，几乎要跌倒了，却支持着，只微微的倾斜了身体，使用力的如同是逃避什么似的又走去。

他自己好象是已走了许久，以为跟着他的伴也落得更远了。可是，在一阵习习吹来的晚风中，却隐隐的流荡来熟悉的声音：

“走错了，还不拐弯！”这分明他的伴是赶来了。

他原想再往前走，但一抬头，便见了一道短短的围墙正挡住去路，使他费了踌躇，虽是懊恼，也只好转身了。

这时候在落日的那方，在淡淡的披了夕阳余辉的路上，他才看见，许多惊诧的脸正朝着他，而其中，现着困难和焦灼的神情的，正是他的伴——身体很苗条的很美的女人。

于是在拐弯的路口上，两个人便遇着，他的伴便牵上他的手腕，好象抓住了使她幸福和愉快的东西，一面含笑，一面带喘的说：

“不管我，一个人直往前冲，你看，路上全是人，象个什么样子呢？”便又用那充满了情意和求怜的光的眼睛，斜望着他，显出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的脆弱样子，又悄悄的说：“波，想着我，我只爱你的！”

“哼！……”旋波却只在鼻孔中轻轻的响了一声，他更沉默了，依旧低着头，急急的走，好象他的伴并不挨在他身边。

“只爱我……爱我，既然是爱我，为什么又悄悄的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呢？……”他心想，就又愤然了，觉得心中，还是炎炎的火那般的在发热。

他的伴又低声的说：

“还不相信么，我只爱你……”说了，便在他的手腕上，用力的捏紧一下，然而这动作也没有效力，旋波的思想是完全深沉在那种悲伤和苦恼的境地去了。

虽说他的伴还继续地说了许多甜蜜的，和安慰的话，而他也始终象没有听见一般。随后这女人也有所感触似的默然了。

并肩的走，各人却有各人的心情。

但是他的伴，却是懂得了他的思想，只小心谨慎的挨着他走向那回家的路。

二

到了家，旋波便丢开他的伴，缄默着，走进他的画室。

他的伴便低声的，带点感伤的神情说：“为什么又这样呢？不是你已经原谅我了么？波，我只爱你啊！”

他却把房门关上了。

暮色已浓厚了。画室里充满了暗黑。几张涂上颜色的画布，隐隐的排列在墙壁两边，仿佛是好些欲动的幽灵，措杂的浮现着不完全的人的身段，手，脚，……于是他把电灯开亮了。

乳白的灯球的光，映出这画室是一个和平的，光明的世界。那些近乎幽灵模样的画布上面，也都显出无限愉快的，细致的情绪，这情绪就是那颜色，盈溢着幸福之影的颜色。于是，题名为“爱情的歌颂者”的那张，就异乎其余的，更分明更切实的奔到他眼前来了。

他的心便猛跳起来，想道：“为她的生日画下这张画的时候，原来——她正在爱上那个人呢！”随着，在眼前，这张画便自自然然的变了颜色，是被一种濛濛的雾，一重重一重重的罩上去，终于，把那个如同半开花朵的“爱情的歌颂者”的鲜明，成了一堆欲雨的云，一张黑布了。

旋波就颓然躺到沙发去。

“谁知道，”他想：“别人还在羡慕的时候，我已经在这被羡慕的幸福中演了一幕悲剧了！”

他的感情便大大的激动起来，这激动的力量，便成了给他去

可怜自己的伤感——他想哭了。

然而另一种思想，便来止住他的眼泪，这就是，他忽然恨起她来了。

他切齿的叫了一声：“女人！……”

于是他想起她的巧语，她的媚态，以及她的种种无限温柔的爱情的表现，都只是一种聪明的狡诈的欺骗！因为这，他自己就坠到这术中，忽略了她的秘密，还以为是幸福呢。

“这只能怪我自己，”他自责似的懊悔了：“为什么要那样忠实的去爱女人呢？”

可是，这懊悔，立刻就被一种悲愤抹杀了，他想：“她就利用我这个弱点呢！”

向着这句话的发源处，慢慢的深入去，于是，他就发现了她的无数不可宽容的过错，这过错也就是他自己的一生都不能忘掉的不幸。

他又伤心了。

他对于一切便灰心起来，觉得人生是一片沙漠，而自己就是这沙漠中的一粒沙。

“那末，”他开始想，“既然是这样给我不幸的女人，我应该丢开她，……”接着便补足的说：“我是应该丢开她的！”

但同时，他又觉得，他自己还是爱她的。

被这两种不相容的思想冲突着，旋波是完全痛苦了：他用手抓着头发，好象这头发便是那痛苦的根。

不久他的眼泪就点点滴滴的落下来了……

三

“我原是一个人活下来的，就让我一个人死去吧！”

旋波正在这样想，在他的背后便微微起了哭声。

他转过脸去，便看见了他的伴。

“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他想，一面便觉得，她的脸上是挂着许多条眼泪的光。

她便发出声音来：“波！一切都原谅我，为了——唉，可以么？”

旋波的眼先呆呆的盯住她，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怜惜的样子，便悠悠地生起了怜惜的心情。“她自然也是很难过的！”他想。然而他的那一种固执的属于报复思想的感情又立刻来支配他，使他毫无迟疑的回答了这一句：

“我不能够！”

“你能够——一定能够。”

她说着，便走近去，手轻轻的放到他的肩上，又低声的接着说：

“波！我的谬误，我的过错，你不要去想它好么？我呢，我自己已经够痛悔了！其实，你相信我，我并不是真正的爱上他，而且事情已过去了，我们应该来享受我们的幸福，我只爱你……！”

“我还有幸福么？”旋波还是固执的说。

“你有！你有！”

于是她把她的嘴唇放到他脸上。

旋波的情绪便纷乱了，思想又象是铁炉中散开的火光。他觉得在这吻中，他所得到的确是温柔，是幸福，是生活中最高的享受，然而这些的感觉又使他联想到他的不幸来！至少，爱着他自己的她，还在相爱的时候，又欺骗着他，悄悄的和别人去作一种变态的不健全的恋爱，这使他太伤心了。

他每次一想起这件事，便立刻很自信的怀疑的想：“我的爱

么，不，决不，她决不会演出这种戏的……”可是那确凿的事实又立刻来证明他的这怀疑只是他的老实，他的愚蠢，他的对于那种差不多处在卑鄙地位上的放荡女人的过分的慈善，也正是给别人利用着的一个弱点，于是他生了反感，很快的便愤恨起她了。

这时候旋波又经历了这种心境，眼睛便充满了愤恨的光，发痴似的望着她的脸。她不禁的惊诧起来，无语的向他作一种苦苦欲哭的表示。

“波！你——你使我害怕……”

旋波不理她，却兴奋的站起来，是一种被情感激动的样子，默然走出了画室。

在他背后，他的伴便失声的叫了：

“我的天，我把波的一生全毁灭了啊！”

四

旋波又低着头走到马路上，许多洋车夫都集拢来，他便茫然的坐上了车。

“到那儿，先生？”

他无目的的举了举手，洋车夫却向北飞跑去。

他无力地斜坐在车上，整个的脸放在两手中间，象一个衰弱的病人模样，然而他的思想却象一群蜂，发狂似的在头脑中乱飞乱叫，竟不能使他得到显明的情绪，于是，渐渐的，他便觉得，神经是错乱了，并且胸部也非常的窒息起来了。

他便急急的向空中去呼吸。

这时，他才看见，半圆形的月亮已出来了，斜斜的吊在天空中，朦朦的，照下地面来，许多东西便显出异形的影。马路两旁的柳树和槐树，密密的排到远处去，这在月光底下，便成了两道

连绵不断的乌云模样。马路便仿佛是一条河。

月亮的周围全是闪闪放光的星；这星疏疏稀稀的散布在夜色里，就象是许多细细的雨珠缀饰在蜘蛛网上。

对着这个夜的一些自然的现象，而且是呆呆的看，旋波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他的思想依旧是狂蜂一般的纷乱着。

直等到从远方飘来了一块黑色的云，遮住了月亮，一瞬间，那地面上各种的影，便随着空中的一片淡白的光倏然消灭了，旋波才有了感触。

他想：“我的生活不正象这样子么？”因之，他的情绪才又显明了，是一种为幸福而感伤的。

他便想起他的伴。

想起她，旋波的感伤又变成愤恨了。这个被他愤恨的女人，好象就站在他前面，他便怒目的看到前面去，却见到一大片辉煌煌的灯光，这原来已到了最热闹的马路了。洋车夫便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现出要停车的样子。

他下了车，却不进电影院去，并且因为往前去的地方更热闹了，便转身走向那原来的路。

黑云已飘过去了，在路上，月亮的光又映出了一切不同的影。

他对于自己的影，时时生了这种心情：

“不幸者啊，我可怜你！”

五

推开了卧房的门，里面是一片朦朦的月亮的光。

旋波走到了床前。在床上，他的伴正躺着，斜斜的，不曾解衣，却已经睡着了，呼出了低低的鼾声。

“哼，”他想，“你倒睡着了！”便又愤然。

但立刻，在这个女人脸上，发现了好些条泪痕，在月光中隐隐地发亮，他的自私的感情便消失了。

他想到：“流了这样多的眼泪……”便生了怜惜的心情。

接着他便想：“我自然相信，她还是只爱我的。”

于是，为了这个爱，他便想起了许多温柔，许多在灵魂中最有声色的那心醉，那忘形，那动魂的爱情生活的旧影，总而言之是幸福，他便原谅了她。并且，他好象已经忘掉了她的那种谬误的事情了。

他使用含笑的声音说：“这样睡，会着凉的！”便轻轻的去推她。

她醒来了，张大了眼睛，却呆呆的看，现出迷糊的，从梦中带来的惊诧。

“我回来了！”他小声的说。

她擦了两下眼睛，望着他，端详着，于是，忽然叫了一声，发狂似的抱住他的脸。

“波！你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这声音还是凄惨的，但样子却象一个小孩子的天真。

“对了，”他回答，“我是回来了！”便也把她抱住了。

“你没有去自杀么？”

“没有。”

她认真的看了他一下，便沉下声音说，“那是我做梦了，我看见你要跳下海去……”粗的泪颗便落下了几滴。

“不会这样的。你以为我舍得丢开你么？”他安慰的说。

她便摇了一下头。

“那末，你又原谅我了。”

“你并没有错。”

“我不是曾经和别人好过么？”

“我已经忘掉了。”

“真的么？”

“你不相信？……”

她完全无力了，整个的身体是软软的，倒到他身上。

“吻我，爱，吻我！”她连声的，闭着眼睛，她的心是被爱的力震动着。

他也感动了。

然而在两个嘴唇紧紧的接触着，在彼此都沉醉于甜蜜的幸福时候，旋波又突然的想起来了——那刚刚所忘掉的。

“如果我的幸福是一块纯洁的白布，那错误便是这白布中的一个黑点！”他想。

而且，他预感着，在他这一生的心上，这黑点是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黑点了。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往何处去》，1928年9月
第一线书店出版。

那个大学生

我住在一家公寓里，是一间小小的正当中的北房。凡是北京式的房子，都是三间或五间为一排，象一个高大的长方形的匣子，规规矩矩的，东西南北相对的平列着，但这房子一流落到开成了公寓，那内部贯通的地方，就给一些干枯的芦蒿裱上白粉纸，隔断着，把中间的窗棂退了进去，两旁房子的侧面劈出了新的门，于是这每个的平列，就成做凹字形的模样，也就变为单独而又相联着的小小的房子了。

住在这房子，对于那相挨的邻居，是无法去躲避那不见形的密切关系；因为只隔着一重薄薄的纸隔扇，无论何种响声，纵是很轻微的，也都会坦白地，自自然然的流荡过来。这是我许多年所得来的经验。

所以，能够安安静静的，在任何时候只知道自己一人的动作，而不曾受到别的扰乱，是应该侥幸在我左右的房子是空着。

为了这缘故，当每次有人来看空房子时候，我就担忧，觉得将有什么恶魔之类的东西来破坏我周围的安静，忽然恨起勤勤地招徕顾客的伙计，并且厌恶到看房子的那人；有时，我曾想，把这两间空房子也租来好了，因之，我又发生了另一种感想，懊恼到自己太穷，穷人是必须等待着一切无因而来的迫害的！甚至，我想到前门外“天成老铺”去买一面铜锣来，用刀的捶，表示我

也是很胡闹的一个人，在有人来看空房子的时候。然而这自卫的思想，终不敢实现，原因是因为我忽然了悟到别人全喜欢胡闹的，假若听见了锣声而认做是他们很好的同志，竟住了下来，岂不是招虎入门，自讨苦吃么。

此外我没有另一防御的方法。

我只用悬虚的心，荡荡的，去揣测每一个看房子的那人的心意，一面私祝着空冥间有一种力与我以帮助；愿住下那室房子的人是一个例外的好人！

就在没有人来看房子的时候，我的思想也常常会奔腾到那方面；真的，那死寂的空房子，已成我不能忘怀的极担忧的事。

“岂有此理”，我常常想，“这一点点的事也居然给我这样大的痛苦！”

其实，说是担着忧，还不如直说是沉重地掬着许多罪恶，更为切实吧，所以每见到每一个来看房子的那人脸上的表情，现出在租价或房子方面的不满意，摇摇头，我就潜然私喜，觉得我这回又得救了。

这自然是一个损失：我的思想——不，简直是心灵的一部分是毫无解脱的为这事牺牲！

然而这空房，在我东边的那间，终于搬来了一个官僚模样，衣服漂亮的年青人。

“真糟糕”，我想，“这是一个部员或和部员相类的当差事的，必定更胡闹……”

可是第二天在此君的门楣上，却钉出一张名片来，自白他是“皇宫大学校”的英文系学生。

“原来——”我又想，“一个学生，这比那当差事的，该要安分点吧。”

幸而我对于此君，并没有作过若何的希望，象我所私祝的例

外好人，否则，其失望，我该是无力去担当了。

那个学生搬来的那晚上，很忙乱的，一个人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收拾他所有的物件，于是在他脚下的那一双硬牛皮的鞋底，踏在地上，不停的，叫出那吱仄吱仄，就混合到其余的许多不同的响声：抽屉子，拖床铺，推书架，以及放下洗脸盆，放下胰子盒，放下痰盂，……

忽然从这些响声中，发出了异样的，清脆散漫的声音，是打破了茶杯之类的磁器罢。跟着，此君就含怒的——然而那么爽利的叫了一句：

“妈拉爸……”

接上他的脚尖就向磁器的碎片去蹴了两下，就又发出细末的清脆声音。

零碎和纷杂的物件乱过之后，是近于夜深时候，全公寓的住客都安睡了，周遭现出寂寞来，但此君还在努力着，跳上板凳，跳上桌子，上上下下的，用铁锤在墙上到处钉钉（铁的声音就引了不坚实的墙的颤动），挂起许许多多的中国画来，所以那裱褙得发脆的画幅，就哗哗呱呱的叫，象蛙鸣似的。

随后呢，一种急促的东西痾到痰盂里，发过一阵喳喳的水声之后，这才满足似的，躺到床上去，但好象还不曾盖好棉被，就呵呵呵呵地哼出了鼾声了。

第二天，那个大学生一起床，虽说近午了，但还是睡眠惺忪地，把那张名片用水红色图钉钉到门楣上。

于是就站在房门边，慢慢地扣钮子，同时是长久的把苹果绿的绸裤带露到两胯边，并且抖起嗓子，带着威风模样喊伙计。

伙计来了，他便大声的唤道：

“打脸水，要热！”

“要热……”这响亮的音波荡到屋上去了。

等到洗脸水打来时，他才吸着那浅湖色缎子绣花拖鞋，风流态度的，塔塔地进房去。

他弯着腰，伸长颈项，呕似的咳着，挣死一般的括着舌头，——正在这当儿，他的朋友就来了，一拥是五六个，全漂亮，头发光溜光溜的，并且每个人有一双相似的眩眼的花缎鞋子。

“好Beautiful!”一进房门两三个客就同声这样喊。

那个大学生遂停住他的作呕，站直了，拿下薄薄的银括舌，使用手指头抹下那上面象疮脓一般的舌苔来，毫不经意的顺手就摔到脸盆里，——盆里的水就漾了一下。

“不见得——”他咕咕的说，却现出自满的一个笑脸。

“客气!”另一个客回答。“假使说上海话，这房子就叫做顶呱呱叫!”尾声是特别用力的。

大家遂哄然的打起了哈哈。

“哈哈……”这笑声还在响，也不知是谁，却失了神（好象是一伸手），把窗上的玻璃碰破了：这烧料的家伙就发出许多响亮的清脆声音。

为了这意外的事，那略低的哈哈又重新响起来了，并且是更复杂更乐然的。

不久其中的一个客忽勉强强的停住了笑声，从余笑的脸上，张开阔的嘴，叫道：

“碰破玻璃这是预兆，哈，你今天非输钱不可!”

“我不信——”一半是笑声。

“我有过许多回的经验了——准输的!”

“准输!”接着又是哈哈笑。

听到玻璃打碎，公寓的伙计就跑来，是一个瘦黄，带点傻样的乡下小子，站在只剩着空框的窗外面用眼睛向里面直瞄。

“看什么！”

“玻璃……”被威武的声音吓了一跳，停半晌才吸嘴的说，“玻璃打……”脸上却发笑。

“什么？”那个大学生在房里又吆。

小伙计便告诉他，说玻璃打破了，这于刮风下雨都不便，是要补上一块的。

“那自然！”

“那末，”小伙计又讨好的吸嘴的说，“陈先生，您就给六毛钱吧，我替您配一块去。”

“谁说，玻璃破了，还得我掏钱？”

“这是您先生自己打破的——”

“妈拉爸！”

“你是先生，可不要骂娘——”

“骂你，怎么样？”

“那我也有嘴——”

跟着就发生扰乱了。

这扰乱平息了之后，瘦黄的小伙计变了苍白，怯怯地躲在房里土炕上面，肿脸，青鼻，耳朵上流些血，用战颤的手去抚摩那肩膀，那胸部，以及那背脊，余剩的眼泪镶在眼眶里发光。

但同时，公寓的掌柜便谦卑的站在那个大学生面前，柔顺得象一个小女人似的，下声低语的认错，陪礼，还另外说了一些恭维话，又满脸春风的走了出来，诺诺连声的答应：

“是的是的，马上就去配，准马上……”说了，就用严厉和冷淡的脸色到别的房间里去要账。

于是那个大学生才没气了，恢复了原状，讪笑在客的中间，却伸出那刚刚用过力气的拳头来，扬声说：

“凭这个……他妈拉爸……就再来十人，也不行！”说着，

得意极了。

一个客就赞叹：“你真会两手！”

“可不是！”他即时答说，声音更分外的快乐了，“在我十五岁——不，实在的只十三岁半，我就学完了全套的金鸡独立法！”遂平平地张开两臂，做出就象是鸡的两只翅膀。

他又补充一句：“我的师父就是四川峨眉山的铁顶和尚！”

“怪不得，你一张手，那小子就滚远了，皮球似的！”另一个客又赞叹。

“我还不曾用劲……假使……他妈拉爸，早就见鬼了！”

“真可以！”这又是另一个客。

于是那先前的响亮哈哈又响亮了。

突然一个客提倡说：

“别尽笑，来，咱们现在来四圈，怎么样？”

大家就附和的赞成了。

桌子和板凳，遂急促的响动起来，麻将牌象暴雨一般地散到桌面上。

大家的谈笑便到了另一方面。他们差不多是连续的，彼此说出极通俗的俏皮话，是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属于肉感之类的浅薄的口头便宜，甚至于象英文的 My Wife 这两字，也居然被采用了，时时在各种的丑诋，刻薄，和戏谑的笑声中响起来，来回的流荡于香烟的烟雾里面。或者，有一个人从牌理中得到了某种幸运或某种失利，这就波动了，欢乐的嬉笑和恼怒的叫嚷同声的纠缠着，并且属于失利那方面的，就把那无知觉的小木块用力的摔下去，击到桌面上发出更凶的啪的声音，又象是泄愤似的，冲口而出的叫了一句：

“妈拉爸……”

有时，许多的声音哄然了，这是因为一张牌，大家根据自己

的意见，讨论应该不应该打，便各不相让的争执着，至于吵闹了，也象是泼妇骂街似的。

到脾声静寂时候，天色已渐渐地黑了。

“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一个客说。

“啊，可不是？”

大家这才觉得，肚子是空空的。

于是从黯澹的房门口，便拥出来了一个活动的颜色漂亮的人堆。

这晚上他回来时，在背后，便紧紧的跟来了一个又矮又小，类似学生装束的年青女人。

关于这女人，公寓的掌柜就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警察厅的禁止，顶好是——

那个大学生登时就发怒了，把拳头向桌上一击，桌上的墨水瓶便象小鸟一般的跳了起来，瞪眼的说出——凡是可以使他过分的自尊和自傲的夸张话，差不多都在嘴唇边响透了。

最后他又示威说：

“只要他敢！……妈拉爸！……有多大胆子？拉到咱们司令部去，宰这小子！”

因为在目下的古城中，正是这大学生的老乡们独霸而且是大盛时代，所以这区区的公寓掌柜，只因了“妈拉爸”这方言的出处，就必须栗然了，——况乎这掌柜还是买卖中的一个聪明人，识时务的。

“本来，”所以他连忙极谦恭的陪笑说，“我们开公寓的，只要先生们喜欢——”

“不要费话！……谁不怕宰，谁就来！”

掌柜静悄悄地走了。大学生就转过身去，向女人——那又矮

又小的身段畏缩在灯影的一角。

“不要紧的。”他一半安慰的说。

女人才勉强的现出笑容。

第二天，太阳照到院子时候，在鲜明的晓光之中，现出一个苦的病容和瘦弱的身体，这便是那又小又矮的女人，羞羞怯怯的走出门外去。

在房子里，大学生是躺在床上，摊着四肢。

那个大学生还会哼戏。

他哼的戏是整出的“武家坡”，所以常常是很雄迈的唱了一句，紧接的却是女子的尖声音。每当他唱到愈加高兴的时候，便摇头，并且把全身都摆动起来，脚儿用力的拍到地上，或者他的手指头也帮了这个忙，敲着桌上，发出哒哒哒哒的响声。

在唱戏中，他也常常拉起二胡来协调，可是那弦上所发的声音，却象猪入屠场的喊叫，——这不但恼别人，他自己也生气。

“见阎王去！”生气到极点，胡琴就在他手上啾剥的打断了。

这样不灰心的学胡琴，是嗜好于音乐的一种志愿吗？不。

那末，他为什么要这样学？

其中是隐藏着一个秘密在。

秘密是从他和他的朋友们谈话中间暴露出来的。

他说：“妈拉爸，越拉越象牛叫！”眼睛便狠狠的望到胡琴上。

“慢慢来，”一个朋友说，“象瞎子走道似的，总有一天，达到你的目的。”

“捧角有耐心，”又一个说，“难道学胡琴反没有？”

“可不是！”那个大学生似乎叹了口气了。“然而那个鬼——她

就知道，要我受这个苦！”

“别说鬼——鬼给人家听见了，不怕她不要你下跪！”

“鬼，这名字，真是侮辱人！你真不对，为什么把心爱的人叫做鬼？”

“那不是成心的。”大学生分辩说，“不说她，就是我自己，我也忍不得心——”

“肉麻话！”

哈哈便打起来了。

他急急的又说：“别开玩笑！这几天胡琴老拉不好，心焦透了！喂，老王！你可不可以替我说情去，拉琴换别的条件，不成吗？”

“谁叫你要和她合唱‘武家坡’呢？要合唱，那就得会拉胡琴……”

“为什么定要我拉？”

“那也许对于你太蜜咧！”

“什么‘蜜’！她简直是给我苦——”

“那不对。人家怎么知道你老是拉不好呢？”

“哼，”大学生又叹了口气。“总而言之，我倒运！什么都行，就是胡琴拉不好，单单人家就要我拉得好胡琴，这不是故意和陈开玩笑吗？他妈拉爸……”

“要想吃天鹅肉就得有吃的本领。”

“……………”

这谈话的结果是努力，是加勉，是挺奋而前，于是大学生便下了决心，差不多是整天的，抖起嗓子，尖起声音，唱着“衣服破了”“自己缝”等句，一面就小小心心的勤勤地拉着胡琴，然而那琴声却象不可驯服的野兽一般，始终是倔强的，如同猪之类临死的喊叫。

大学生便气愤的自语说：

“和老子捣麻烦，——妈拉爸……”

虽然如此，然而那个大学生在另一方面，究竟还表明他是一个大学生，这表明就是那些簇新的，不曾染过指纹，其中的每一页都如同处女的心，是隐秘着，从没有给人的眼睛游历过的英文书。这些书，是满满地，端端正正的排列在书架上，——而这书架就等于这些书籍的永远的一个坟墓。

然而在这些书的外表上，大学生却很能够尽他的殷勤，常常是极其谨慎的，用鸡毛帚拂去灰尘，竭诚尽意的保护那每本封面的漂亮颜色，和辉煌眩眼的金字，——便成为这房子里顶雅致顶美丽的一种装饰。

他又致力于几个洋式信封上面。这信封是放在墨水瓶和“英华对照字典”中间，写着英文花字的中国地名和姓名，虽说曾很早就贴上了邮票，却永远不付邮去，只是安放，安放，几乎象了一种古物陈列品，也就是他的用意：仅在这一点，不是已显明的表明他自己懂得英文了么？

但是为什么不更随随便便的打开一本书，平平地放在桌上呢？这不难说，多半是因为他还不曾想到这种妙法的。

他又特别的做出官僚模样，歪着嘴，咬住五六寸长的假琥珀烟管，吸着香烟，因为这烟气散到脸上来，就半眯着眼，摇摇摆摆，慢步的走了出去。

这一走，常常是直到夜深时，才把公寓的大门撞得象鼓响，进房了，便酒气汹汹的开始唱“武家坡”。

“哈哈……”

并且这笑声，在静寂的夜里，象是一声雷，响到远处去了。

倘若那个大学生遇见了同寓中的或一人，而这人的衣服是近于寒伧或朴素，他立刻就高高地抖起蓝色华丝葛长袍，故意弄得飘扬了，并且还露出那水红色环白边的里子，露出那浅湖色的裤脚，又露出一小节苹果绿的裤带，……极力显现他自己漂亮得象一个类于妖精的女人似的。

但在他脸上，却是堆满着自傲自夸的飘然神气。

一个星期后我搬到另一家公寓去了。

虽然是逃脱了那个大学生，但在或人用大的嗓子喊伙计时候，我就会不自主的想起他，以及属于他的各种可骇的事象，好象我的心还飘荡在这种外来的扰乱之中，耳边又响起一种声音来了。

“妈拉爸……”

于是那个大学生就又活现在我眼前。

北京

原载1928年5月26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81期、6月2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82期。

海 岸 边

天黑了。

在浓厚的夜色里，凛冽的北风又悄悄的跑来，而且，发了狂，仿佛什么饥饿的恶兽一般的嚎叫着，空中便密密的布满了使人心悸的凶险的景象。

堆积在地上的雪花也飞起了，和着许多赤裸裸树枝上的残叶，象暴雨的点往四处乱飘。

离这地上不远的海岸边，拥上了澎湃的海水，冲着冰块，一阵退了一阵又来，这浪头的反响声音，更加了海水喊叫的力量了。

住在这临海的葛沽的人民，这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安睡，大家都不间断的忧愁着，小心翼翼的听着风声和海水，生怕又起了更猛的风，把茅屋刮跑了，或是海水冲过这岸边来，把一切的东西都冲走了。

年老的便叹气说：

“活到快死了，这样的天气还是头一次呵！”

做母亲的摇着她的小孩子。

“明天怎么能做工呢？”男人们多半烦恼了。

什么地方都没有行人。

那常常飘在海面上过夜的捕鱼的船，也早就躲到港里了，灭

了灯，水手们都爬到舱里去，彼此拥挤着，时时从颤抖的嘴唇中吐出白气来，低低的叫了一声：“冷呵！”

一种暴乱的怪响的的确确把整个宇宙都占据了。

然而在海岸那边的荒野上，却有两个人挣扎的活动着，就是捕鱼的王大保和他的伙伴。他们是午后到临近市镇的地方卖鱼去，因为这天的生意不好，直等到太阳落山了才剩下三条鱼，却是较大的，所以回家来就很晚了。

他们的茅屋都在海岸这边。

这海岸和那市镇的距离有二十多里路，他们走不到五里就迎面刮起风来，而且越刮越大了。忽然，一阵更大的风就刮走了他们的两只挑在肩头上的鱼网，那里面有三条半活的鱼。

王大保就失声的叫了。

“这家伙，这家伙，刮走了咧！”于是追逐去，然而网和鱼在黑暗中就不见了。

他的伙友就埋怨说：

“早就该用力些！刮走了，追也是白费劲，这样的大风，又这样的黑！”

“谁知道呢？”其实，他已经暗暗的懊恼了——丢了网，又去了鱼，这损失是太大了。

“鱼的钱不说，这两只网也得一块大洋呀！”他伙伴把脸向着他，还补足一句说：“老王，你瞧，这怎么办呢？”

王大保没有回答，他只想，“一块大洋，多么大的数目呀，足够好生生的捕三天的鱼！”

他的伙伴虽看不见他的脸色，却也知道他在懊恼，就大家都不说话了。

两个人默默的在黑暗中几乎是摸索的走去，幸而是平日见熟了的路，还不至于走错了方向。然而北风却越刮越大了，挟着残

雪和沙粒，盲目的狂乱着，打到身上来就发出嗒嗒的响，在晚上就如同刺柏的尖。

两个人又直了一下身子，挺一挺胸，都束紧了青布的腰带。四只手时时掩在脸上，时时又放到短棉衣里面去取暖，或把手指放到嘴里去，呵了几口热气。

因为强暴的风仿佛好几次都要把他们刮离了地面，于是两个人更低低的弯着腰，几乎是四条腿的畜牲模样，匍匐地，非常困难和吃力的走着。

海水的喊叫更其雄壮了，凶厉了，遥应着风声，就把这两个正在荒野上挣扎的行人的心，震得也更其发颤了。

他们都悄悄的恐怖着，生怕走不到家，就给风刮到海里去，或是就在荒野上冻死了。

两个人都把那两只网和三条鱼忘记了。

王大保只想着他家里的人，于是便勉强的张开嘴说：

“假使……这就不得了，我的妻子是在月里，孩子又是病的。”

“大声些！”

他的嘴便挨到耳朵去。

“假使……”他的伙伴回答说：“真说不定的呵！我死了倒不要紧，我是光溜溜的一个人，只是那个大麻子，他一定要骂我说，除他两斤白干，还没有清账呢。”

只说了这两句，冷风已贯到喉咙去，好象是一条冰冻的蛇滚到肚子里面了，心脏等便立刻起了一个痉挛。

两个人又默默地，奋勇地，挣扎的走向回家的路。

然而渐渐的，王大保就觉得腰背酸痛起来，手是完全冻僵了。

他问：

“还有多少路，我想已走了十五里，对么？”

“差不多吧。”他的伙伴接着说，“怎么，你问起路程来了，这是你从来没有过的。”

“我有点不起劲呀！”

预感着死的那恐怖，于是又兜上他的心，就象是几堆黑云。

他的伙伴呢，虽是说，自己是光溜溜的单身人，但一想到死，而且又是这样不平安的死，为了人类一种普通的心理，也有点害怕。

“还是鼓起劲……不然，倒下了，这才是冤枉呢！”所以听了王大保的话，便回答。其实，他自己也觉得，纵比王大保少几岁，然而已将近半百年纪的人了，量量劲，也不敢相信有充足的力量去抵抗这样大的冷风。

因之，两个人便都知道，是处在同一命运的危險境地了。

他们时时在不停止地发颤的心里，作着这种希望：突然的风平静了，或者小一点……那海水自然也不会这样喊叫得怕人。

凭这一星星希望的光，两个人就又挣扎着，好象用这一个生命去救别一个生命似的。

但是不久，王大保便已经从脚趾一直麻木到大腿上，膝头不能转弯了，而且，酸痛的腰背也坚硬起来，全身的皮肉都象有许多刀尖在割，要零零碎碎的破裂了。他的脚步停止了。

“怎么的？”

“唉……”王大保悲哀的说，“我不中用了！要冻死呢！”

“什么？”

“我完全不中用了呀！”声音是战栗的。

“努力一点吧，你想，你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他的伙伴说，便挽住他的手臂，扶着他。

王大保又挣命的鼓起勇气，用了力，可是刚走了几步，就把

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他伙伴的手上了。

他的伙伴便带拖带抱的挽着他走。

在他们的前面，黑夜是无穷尽的展布着，好象是一个永远走不到边际的世界，自自然然的那矮小的茅屋，是无从见到了。

没有间断地显示给他们的，依旧只是那发狂的风声，和喊叫的海水，以及在互相痛击的雪花和沙粒。

又勉勉强强的走了好几步，终于，这两个孤单的人，便一齐停止在荒野上。王大保弯曲的坐着，他的伙伴便紧紧的握住他冻僵的手，蹲在他身旁。

他非常低弱的说：“不要管我！难道两个人都冻死么？不要管我！”

他的伙伴没有回答。

他又说：“回去，……我裤袋里面还有二角钱，三十多个铜子，你带给我家里去，说是——唉，假使我比较不这样穷，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冻死！可不是，有钱的人谁会冻死呀！”

他的伙伴又没有回答。

他便睁开眼，但是四周围都是黑暗。

“已经走了么？”他想，便祷祝他的伙伴能走到他的茅屋。于是他就看见了他自己的家，他的妻子正在月里，还是那块蓝花的布裹着头，身旁睡着一个初生的发病的婴孩，床里边又睡了那个十五岁还不会说话的哑巴。

1928年4月于葛岭

原载1928年7月28日《现代评论》第8卷第190期。

雪白的鸚鵡

雪白的鸚鵡在一只黃銅的架上跳着。每天，好象這生物都滿快活。它時時把勾似的堅實的嘴放到杯子里，飲了水或吃了糧食，便跳起來了，腳蹻響着，使得那懸在空中的架子不住的搖動。當它吃過了糧食或飲了水，它的嘴便磨着架上，磨了許久，這動作，如同人類吃了東西之後要擦嘴或洗臉的習慣。它常常玩着腳蹻子，發出金屬的聲音，好象這就是一種遊戲。它高興了，最高興的時候，便是展開它的翅膀，叫着它本能的语言……

這鸚鵡在這一家宅，已經有兩年之久了。

當主人把它買來的時候，它還是一只雛鳥，小而且弱，然而現在已經非常的強壯了，又丰满，又美。這如同一個小女孩到了少女時代。它的冠，那奇怪的綠色的冠，高貴地長在她全身純白的頭頂上，便顯得這鳥兒也有一種特別美觀的裝飾：這一點綠色的冠是襯出了多少那羽毛雪白的光澤。

她的主人是一個曾受了三等嘉禾章的退了職的官員，是一個因營養的豐富而頗康健的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子。自從退了職，這是五年前的事，他便足足化了兩萬元，在臨城不遠的野外修了一

座别墅，就归隐在那里。这老头子，虽说除了妻之外，还拥着两个正在青春的如夫人，然而他也非常沉溺于古雅的嗜好——这就是一种隐士生活的憧憬使他修了这个别墅，而且，他买了鸚鵡。第一只鸚鵡买来时就是半老的，所以过了春，便死掉了。这于他，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隐者，隐者应该有这样博爱，便模仿了古名士的风流而亲身把她埋了，立一块碑，上面刻着“鸚鵡冢”之外还附着一首诗。于是为了隐士所居必有的一种点缀，他又买了一只鸚鵡——这就是现在在黄铜架上跳着的。

这鸚鵡是挂在繁密的洋槐树旁边的游廊下面。在那里，每天——几乎是时时，她的主人便同着两个年轻的女子，站着，仰着头看她。并且向它做出各种亲昵的模样。每次都拍着巴掌，一面教它说：“来客咧……”鸚鵡呢，却只是跳着，或是张一张翅膀，叫几声人类所不懂的语言。

然而这样的经过了许久，有一天，鸚鵡终于跟着说话了。

“来客咧……”鸚鵡学着叫，先是很含糊，不久就分明了，而且每见人来时便叫。

二

这一天，近于薄暮的时候，残照的余辉映到游廊上，鸚鵡的雪白毛羽上披了淡淡的红光，感着快乐似的在架上跳着。

它看见来了一个人影，便叫起来了：

“来客咧……”

正在低着头走向这边来的人影，便停了步，仰起头，惊愕的四顾，显然这个人回家宅中听见这叫声，还是第一次。

“来客咧……”鸚鵡又继续叫。

这声音便吸住了那个人的视线。他便走近来。

鸚鵡更叫得大声了，并且跳着，张开翅膀，好象表示它真正的看见了一个生客。

那个人便站到游廊的一边，看着这鸟儿。这时，一种新的感想便拢住他，使他不禁的凝望着，发了许久的呆。随后他走开了，心里还不住的这样想：“可怜的鸟儿……毛羽这样纯洁……却锁在铜架上……”

鸚鵡还在叫，然而这人影已走进一间房里了。那里面，电灯的光灿烂着，点着装饰华丽的四壁，一个银铸的“寿星”在横桌上反吐出白光；一切的器具都有一种夺目的色彩。两个年轻的女子便仓皇的，想回避生人似的站起来……

“一家人……”坐在她们对面的，隐者模样的老头子，看清了走进来的人，便这样说，于是她们又坐下了。

“你从那里来？”他问。

“从妈那里。”少年沉静的回答；他站到一只花盆架前面，抖开手巾去揩那流出的鼻水。

“怎么，你受了凉？”老头子属于关心的诧异的问。

“大约是吧。”

“那末，吃一点姜茶——”一个女子便亲切的插口说。

“对了。你吃过没有？”

“不，”少年只是机械似的回答：“不用。”

看着这少年的神气，老头子便有点感触似的，摸着一小丛半白的胡须，侧着头，不知想着什么去了。少年便转过身，无聊似的玩着花盆上的天冬草的子。两个女子也都默着。钟摆声便充满了这房里。

过了一会，老头子偏过脸，感慨的喃喃说：

“你还是这样的固执……”

少年便转过身来问，“爸爸，你说的是我的不吃姜茶么？”

说了，便又玩着天冬草。

“流鼻水，又不吃姜茶，这固然也是你的固执……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你说的是我的婚事么？”少年冷静的问，并不转过脸。

“虽然……然而我也不愿说。你呢，在北京读了几年书，现在变得什么都不如你的意。你是一个新人物！我呢，年纪老了，老年人自然免不了他的见地，不过——若说到你的婚事，我无非是替你着想，自由结婚的人常常马上又离婚了……不，我现在不说，”老头子一面说，一面便慢慢的红起脸。因为他的儿子不作声，便又接下说：“你做小孩的时候多可爱……不，这也不说！我不是说你现在有什么不好……但是，许多人都说你是一个——你不要冷笑——你到底是不是，我自然不能知道，不过象你这样子，实在也很使我不安。你想，家里面还有钱，至少过这一辈子总也足够的，何必做什么——一年到底行踪不定，象一个叫化子。你冷笑什么呢？……自然，我也知道，现在象我这样的人，也是你要打倒的！……”这老头子越说越激昂起来，终于那半白的胡须，在鼻尖下颤动了。

那少年便低声的说：

“爸爸，你不要说这些好么？假使要说话，我们只谈父子之间的事情……你这次买了电车公司的股票么？”说着，他折了一根天冬草，佩到胸领上，转过身，向着老头子微笑。

“没有买——”老头子还愤愤的说，“我已经成为老朽了，谁知道还能够再活到多少日子……”

这时候少年忽然发现到，不知在什么时候，那两个他父亲的如夫人，已悄悄的不见了。于是他不禁的便想到那乌黑的头发和半白的胡须，在这之间，而感着一种被热血所激荡的那不平的敌意。他冷峭的望了他父亲一眼。

“我是快死的人了！”老头子忽然很难过的，太息了这一句。

“不要这样说，爸爸！其实你是很有福的，住在这样好的别墅里，并且还有两个……世界上找不出有许多象你这样的人。”

“你又在骂我？”老头子闪起眼光。

“一点也没有这意思。”

于是两个人便默着。这沉默一直拖延下去，到了一个仆人进来请吃晚饭的时候。

鸚鵡还在叫：“来客咧……”

三

在非常明澈的月光下，少年现着异样苦闷的脸色，缓步的，循着那鹅蛋石的曲径，走到了挂着鸚鵡的游廊边……

“来客咧……”鸚鵡又叫起来了。

他站住，好生感慨的看着这鸟儿。月光正软软的射着毛羽，鸚鵡显得柔润而且放光，使人会想到神话中的美的天使。

“然而你依然是一只可怜的鸟儿，”少年想，“丑的老鸡也比你自由得多了！”因而他想到那两个青年的女子，他父亲的如夫人，不正象这只鸚鵡，三者是同一的命运么？他愤然了，一种同情心的鼓动使他作了这样的反抗：

“飞去！人没有权利来锁住你！”

于是他走近去……鸚鵡却受吓了，不住的跳，惊慌的左右躲避，而且叫着近于悲哀的声音……并且，有几次还用那坚实的嘴来啄少年的手，以及用锐利的脚爪来抓。那鲜红的血，虽是已涌了出来，沿着手面流到肩膀上，然而少年还不住手，只管想法解开那鸚鵡的脚练。不久，脚练除下了，少年感着愉快的望着，一

面拿出帕子来擦去手臂上的血痕。他便祝福似的大声叫：

“飞去，可怜的鸟儿，你已经有你自由了！”

可是，那鸚鵡，那得了解放的鸚鵡，却弯起脚，拖开一只翅膀，感着失了习惯的那种不方便，而惊疑着。

“飞去……”少年喊，扬起染着鲜红血的手帕。

鸚鵡却只管站在架上。

“飞去呵！……”少年把手帕飘近了，鸚鵡便又吃惊起来，错乱的跳，又用脚来抓。

少年不住的喊，不住的飘扬手帕，鸚鵡也就不住的而且更惊慌起来，甚至于怯怯的，虑着什么伤害似的死命抓住那铜架。少年有点懊恼了，心想：“这东西，经了人们的镣锁，反忘了它的本能！”这样想，又觉得这鸚鵡的可怜，便又喊：“飞去！”而又用手帕去赶它。

鸚鵡还是那样的惊慌，怯怯的抓住架子。

终于，少年有点生气了，使用力把鸚鵡捉下来，向空中一放……在月光中，这雪白色的鸚鵡变得更美了，象一小堆雪花似的飘着。然而，一刹那，这鸟儿又无力的从空中落了下来，站在草地上。少年又懊恼着。他于是又悄悄的捉住了它，拿了一只扶梯，爬上去，把它放到满着绿阴的洋槐树的枝上。这鸟儿便站在那里。少年感着异样快乐的把微笑向着它，祝福道：

“飞去，到你的世界去，现在，你比我好多了！”

为了这种事，这一夜少年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少年醒来时，将近中午了。阳光灿烂着，从窗上吹入了兰草的气味；他想起昨夜的事，觉得在他的眼前也居然现着一个光明的世界。

“那鸟儿一定多末幸福呵，它或者就发生了它的恋爱……”

少年满着美感的这样揣想。于是他起身到园里去散步。

“来客咧……”忽然他又听到这声音，当他走近那游廊的时候。他吃惊的举眼回顾，原来在那个黄铜架上，昨夜被他放走的那只鸚鵡又在那里跳着。

1928年

原载1928年7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
第3号。

一群朋友

在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向“惟利书局”代领了稿费，我便赶紧走出四马路，到了这个不知名的街头，跳上电车，因为我惦念着云仓君那过了夜就必得交付的房租和饭钱，恐怕他等得过分的盼望，或者，这时他已经心焦了。云仓君是一个不很能耐烦的情感热烈而易于急躁的人。

电车上挤满着人。我站着，抓住那藤圈子，随着铁轨不平的震动，大家都前前后后的斜着。这正是经过了黄梅时节的天气。落过了绵绵的苦雨之后，现出青天，展开阳光来，全空间都漫腾腾的喷着发烧似的蒸气，热得几乎要使人宁肯生活在霉天的里面。所以，虽说已薄暮了，只留着残照的影，然而在电车上，从互相拥挤的人体中间，就发生了一种头痛的闷热的空气。我时时拿出手巾来，揩去额上的汗，但立刻觉得在唇边又沁出了汗珠。

“真热得奇怪，”我想，“在北京这时候还是穿夹衣。”于是我忽然觉得北京的许多可爱——单是那迷日地弥漫的灰尘，似乎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力，不象上海的霉雨，绵绵的，落着，毫不起劲，好象正代表属于上海的国民性一般。

然而站在这会使入厌恶的人堆中，并不害怕热，我所担心的却是：在裤袋中的三十块钱。因为这人堆，使我想起了仿佛是在一本名为《怪现象之纪实》的书上曾这样说：“上海扒手之多，

几乎触目皆是。”而且，从报纸上看来，在热闹的区域之中，发生了半敲诈似的路劫的事，近来也常有。因此我实在有点忧虑。看着，象这些举止轻飘飘的，穿得非常漂亮的人，（倘若漂亮的衣服不能保证人的品格），的确的，说不定在我的身边便有了那所谓的扒手之类。万一扒走了这稿费，虽说只是有限的钱，不能说，算是损失，却实在是，简直等于开玩笑；在这个异常受窘的时候。

我便想着：

“假使，真扒了，那末，一到天明，云仓君就得打起铺卷……”一联想到云仓曾有一次被房东赶走的情形，我便凛然有了一种可怕和黯澹的感觉。

“这三十块钱真不可在这时失掉！”至于这样想，似乎带点祷告了。

所以在越挤越紧的人堆中，我的手始终放在裤袋里面，防范着几张钞票，好象这防范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将濒于危险的命运。于是，因了这样谨慎地防范的缘故，我忽然难过起来——在心中，潮水似的，涌起来普遍的怜悯心情。我缄默了。静静的忍受那复杂情绪的每一个波动。在这些波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而且想着：云仓君，我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生活着，凑巧又碰上这大家神往的所谓了不得的时代，却非常的执迷，不去作那种如同闭起眼睛去摸索的把戏，只愿辛辛苦苦的著作着，翻译着，永远压迫于书局老板的营利的心之下，这样只能向自己呕气似的过着每一天，每一星期，每一年，一直到了……如果不是跳海的死，恐怕连尸首也将遗累给几个穷朋友的。这样想，立刻，许多感想又重新生了翅，狂瞽的蜂似的飞起了，包围着我，似乎把我挤得成一个小点，如同一个伟大的想象逼迫着作家一样。那许多热烈的情感真弄得发呆了。后来慢慢的清自来，我才想起了很象我所

要说的什么人的诗句：

“苍蝇在得意呢，它站在饿死的鹰身上！”

然而这情绪，不久也就为了我的嘲笑，潜伏似的平静了。这时电车又停着，却已经多走过两站了。我便急急的跳下来，摸一下裤袋，（因为不知在什么时候手已经不放在那里了），触到那钞票，便不觉一喜——钞票的平安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这近乎可笑的欢喜，便一直伴我到了云仓君的房门外。

房里响着杂乱的谈笑声音。

门推开了，如同展开了一幅图画，房里高高矮矮的满了人。

我一眼看去并没有一个生客。

云仓君现着兴奋的脸色，站在朋友们中间，好象他正在谈着什么使人激昂的事情。他看见了我，便立刻象嘲讽似的问：

“没有拿到吧？那般骗子！”显然他的心中又有了悲感的模样。

“倒是拿到了，”我答说，“不过——又抹去了四分之一。”

忽然响来了这一句：

“奶奶的！”这是刚从洛阳回来的采之君，声音非常坚实的说出一句河南腔的愠语，他这时从床上撑起身来，用力的丢下香烟头，那手势，好象他要丢去了一种烦恼或愤怒。随着他又斜躺下去了。采之君很带点所谓军人的爽快性格。

衰弱地靠在一张沙发上正沉思着什么的无异君，忽在采之君躺下去的时候，昂起了那个忧郁的——永远都是那样忧郁的脸，冷讽似的说：

“能够拿到钱，这位老板总算是恩人了。”说着，看到云仓君。然而云仓君却不说什么话，他不耐烦的走了几步，坐到一张放在暗处的椅上，默默的想着，一只手撑住低低垂下的头。

我便走到宛约君身旁，坐下了。

“听说你又要写一篇长篇小说，写了多少？”我问。

“不写了，”宛约君带点愤恶的答说：“无论是长篇短篇，都不必写。小说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你们俩做什么呢？”

“睡觉。”

“进款呢？”

“从当铺。”

谈话中止了。我默默。他转过脸去向他的伴——一番女士正在看着申报。这是一位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刚刚作小说便被人注意的那“曼梨女士的日记”的作者。

“革命尚未成功，”她忽然从报上朗声的念起来了。大家的眼光便惊诧的望到她脸上。她现着不动声色的接着念下去：“同志仍须努力，这两句是孙总理中山先生临死的遗言，所以凡是同胞，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则必须用国货，以免亡国。本馆即国货中之最纯粹者，极盼爱国之仕女，驾临敝馆一试，以证言之非谬。兹为优待顾客起见，特别减价两星期，价目列下：午餐分八角一元一元二；晚餐分一元一元五二元。漂亮英法西菜馆启。”念完了，掷下报纸，淡淡的向大家看了一眼。

朋友们听着，一面默起来了，好象每人的心都受了这一张广告的刺激。

过了半晌，皱紧着眉头，显得非常难过的无异君，便自语似的说：

“一切都是欺骗……吃人！”

“吃人，”许久都不开口的采之君，忽然插口说，“不错的，这世界上只有吃人！不吃人的人便应该被人吃！聪明的人并且吃死人！……”从声音里，显得他是非常的愤慨了。

“的确是，”宛约君便接下说，“记得周作人也曾说过‘吃烈士’。”

默坐在暗处的云仓君，便兴奋的跳了起来。“近来呢，大家都在吃孙中山！”他用力的说，“并且，连西菜馆也利用起孙中山的遗言了。”说了，吞下一口气，又默着，坐在椅上，好象受了他自己的话的激动。

“同样，”无异君也开口了，却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呢，——这一穷光棍，——说起来真不知是倒霉还是荣幸，居然被书局的老板吃着。”

“可不是？”采之君更显得兴奋了，“我们越努力越给他们吃得厉害！我们不断的努力，就等于不断的替他们做奴隶！”似一面从床上坐起来，“简直是奴隶！”便非常用力的补足说，脸紧张着。

“谁叫你们要努力呢？”一番女士嘲讽似的凭空插了这一句。

大家的眼光便奇怪的射到她脸上。

“本来是，”她接着说，变了一种很正经的态度。“一个人活着，限定要写文章么？既然对于做文章感到这样的痛苦，那末改途好了。”

“你自己呢？”采之君质问似的说。

“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她回答。

“改了那一途呢？”

“还没有定。”她说，“不过，在现代，决定没有一个年青女人饿死的事！只要是年青的女人，只要是不太丑，还怕没有公子少爷漂亮男子的追随么？至少，我也不难在天黑之后，站在四马路……”在她病后的脸上，便涌上了如同健康的那颜色。

宛约君比别人更特别的注视着她。

“其实，”她又说，“如果定要著作，那就得找一个副业：就是做官也行。”于是脸朝着采之君：“你打算怎样呢？”

采之君不作声，躺下去，想着什么去了。

无异君便大声的自白：

“我也下决心改了：这种鬼生活！”

“改做什么呢？”一番女士又转过脸来问。

“从翻译改做创作：创作现在还可以卖几个钱，翻译差不多走到倒运的时候了。”

“假使创作也不时行呢？”是宛约君带笑的声音。

“那末——从创作再改做翻译。”

一番女士又开口了，讥刺似的说：

“翻译和创作，一辈子就这样打滚！……”

“我能够做什么呢？”说了，无异君便默着。

毫无声息的云仓君，却出乎别人意外的，跳起来了，好象他长久的忍耐着激动，而热血忽然冲出他的口，叫出了几乎是发狂的声音。

“只有这两条路——”他大喊。

大家的脸上便换了一种神色，看住他。

他近乎粗野的用力挥着拳头，这态度，如同激发无数的良民去作一种暴动的样子，气勃勃的叫：“一条自杀一条做土匪！”

这的确是一句又痛心，又真切警语。因为，一直默着，冷静地听这朋友们谈话的我，为了这句话，也有点感动了。“做土匪，是的，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这条是最好的路！”我想，便觉得心中也逐渐发烧起来。

云仓君大约在我低头想着的时候，又颓然的坐在暗处了。大家也都默着。一只表，从抽屉里便发出小机器走动的声音。仿佛一种荒凉的，沉寂的空气把我们困住了。过了一会，宛约君才站

了起来，在一番女士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晚饭么，到我们那里去吃好了。”她回答。

于是我想到，时候已经不早了。

“还是到我那里吃去，”我便向她说，“我那里比较方便些。”

“……”她想说什么。

然而云仓君斜过惊诧的脸，冒失的问：

“怎么，你们想回去么？”宛约君便向他说：

“沙子要我们到他那里去吃饭。”

“哦……”他恍然的，一种象想起了什么的神气，接着便固执的说：“不。你们都不要走。我请你们吃大菜。”一面就站了起来，唤着那象是睡了的，寂寂地躺在床上的采之君。

大家都不拒绝。采之君坐起来，并且预备就要走的样子。

然而我——我却踌躇了。因为，心想着，云仓君并没有钱，有的只是这呕尽气，写了几封信和跑了几趟路而拿到的稿费。这三十元不就是明天得交给房租和饭钱的么？

我便问他：

“你从别处又拿到钱吧？”

“没有。”他诧异的看着我。“你不是把稿费已经拿到了？”

“那末，明天呢？”

“假使我今夜死了呢？”他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了一声，便扬声说，“我们走吧！”

我默然了——一种沉重的情绪压在我心上。

锁着门的时候，云仓君好象非常之阔的样子，向着一番女士问：

“你喜欢喝香槟么？”

“我只愿喝白兰地。”

大家挤着下楼去了。走出了巷口，云仓君便独自向前去，向着一家名叫“飞鸟”的汽车行。

“到意大利饭店……”他说。不久，汽车便开走了。

“这真是穷开心咧。”我惘惘的想。

在汽车上，大家都不作声，好象各人都沉思在生活里，而追忆那种已经幻灭的憧憬，感伤着彼此几乎是一个同样的命运——这灰色的，荡着悲哀记忆的命运，飘在这世界上，仿佛是一朵浮云，茫然地飘着，不知着落。

我自己呢，看着这朦朦的夜色，也非常伤心着这如同我生活的象征似的，那黯澹的，沉默的情调。

天的一边正反射着血一般的，一片电灯的红光。

原载1928年8月16日《山雨》第1卷第1期。

生 命

是一个秋天落雨的夜。

秋夜的雨，急遽地落着，把一切的虫鸣都压住了。就在这一家的院子里，也只是充满着不断的密密杂杂的雨，和从水槽里溢出来的雨漏，泻到石板上去，发出了更大的水声。

但不久，一种强烈的呻吟，就把这水声超过了。这是一个女人正在要分娩的时候。

女人是躺着，薄薄的棉被盖到胸脯上，几乎是山坡的样子，而且时时的波动，这显然她的腿是弯曲着，全身都在用力，抵抗，挣扎……

她的髻已在辗转中打散了，头发象乌云一般的堆在枕边，就更明显地现出了一个苍白的脸，满布着忍耐的痛苦的表情，然而也依然可以想见是一个年轻的颇美的脸。

在她呻吟到强烈的时候，便从这呻吟中挤出了可怕的一声，

“要命呀……”

稳婆便时时走近来，用一种习惯的语调说：

“忍耐一点，太太！”说了，又现出自满的老练的神气，忙着去清检一下那已经预备好的——那净布，草纸，温水，……一面便喃喃的自语着：“头一胎，准个都是这样的……第二胎可就容易多了！”

然而产妇却慢慢的由强烈的呻吟而变成惨厉的喊叫了。最后，她的手抓着床柱，用力的拉，好象从其中，将报复了一种情感，或者要免掉她所感受的痛苦，于是这个很坚实的钢丝床便整个的响动起来了，发出如同许多铁器在相打的声音。

稳婆在照例的罗嗦着之外，便是无所表情的模样，慢慢的来回的走，间或又望望各种应用的物件，并且把手常常伸到木盆去，试了，便抖掉指头上的水，喃喃的说，“忍耐些，太太！”却走到一边去，另外点上了两枝洋蜡烛。

烛火的焰，和着一盏电灯的光，把这个秋天雨夜的房子，便照得很明亮。同时，那产妇脸上的汗珠，也就非常分明地，仿佛豌豆似的，不绝地从皮肤里沁出来，流下了，浸湿了那一团散漫的头发。

她的声音又慢慢的低弱下去，床的响动也随着平息了。

稳婆还在自言自语的说：“忍耐呀，太太！”

刚刚安静了一会，产妇便又极惨厉的喊叫起来，那最末的一声，仿佛是一面铜锣打碎在许多哭声里面。

于是，她软软的躺着，昏过去了。

稳婆便急急的跑来，窃窃自喜地，要凭她那简单的经验，去实行那已经习惯了的，却时时惦记在心里的手术，但是一翻开那棉被，突然，便吃惊了，叫苦似的想：“天咧，又碰上这个难产了！”

房子外面便叫进一声来：“怎么样了？”

稳婆便立刻把手放到胸脯上，去镇压那不安定的心，走到房门边，从门缝中向着外面说：

“快了，马上就……您放心！”

这时站在门外的是一个留着八字须的约有五十岁的男子，官僚模样，虽说身体很魁武，却现着恹恹欲睡的倦态，吸了一口香

烟，便又躺到摇椅上，眼前便朦胧了。

在房子里，除了雨水声，是一切都安静了。但正因为产妇还没有哼声的缘故，那稳婆的心便恐慌了。她不住地踌躇着，忧愁地这样设想：“假使……万一……应该怎样说才好呢？”她想着，希望有一种又圆转又切当又堂皇的措辞，可是她想不出有这样合乎她所须要的句子，觉得更恐慌了。过了许久，仿佛一种聪明来指示她，忽然想起那常常用过的，那自创的成语：“哼！这样的难产，才真正的希奇呢！别说我接生接到这样老，从没有看见过，其实谁也没有听见过……天老爷！这一定是在平常不小心，劳了力，或者是……自然，在五个月以后行房事也会把胎儿弄翻……”她觉得这些话很妥贴。于是她立刻安心起来，却想：

“钱呢？却自然因难产的缘故要增多的。不过，应该怎样说呢？”便想到：“接一个难产，真的比接五个普通产还要吃亏呀……”

她觉得没有什么事可想了，这才把眼光注意到产妇。

产妇已恢复她的感觉了。忍耐着痛苦的呻吟，又慢慢的响了起来，而且，慢慢的大声，不久又成为很惨厉的喊叫了。

稳婆却咕噜着说：“又碰上这么一个——”

产妇又抓住了床柱，现出极力的，似乎将变成发狂的样子；但经过了一阵猛烈的痛苦之后，便又晕过去了。

于是稳婆又挨近去，施行她的手术。

产妇便从失了知觉中狂喊起来了。

“恭喜！恭喜！……”稳婆笑声的向房外说。

那个男子便带着不足的瞌睡走进房来。

这时候，产妇有点清白了。她觉得，在这一瞬中，仿佛她走到了另一个世界，已经过了许多年月了。她想起她曾经生产过的这一回事，也象是一个梦，并且她不知道她自己还是和原先一样，躺着，痛苦而且疲乏。她张开眼。眼皮是疲惫得一点也没有开张

的力。但她从这眼睛中却模模糊糊的看见了许多幻景，这就是在平常给她忽略过去的，属于女人——单是女人，的悲哀的境地，其中有无数年轻的女人是裸体的，半身都浸沉在一个污浊的血池里面，而这血池便是一切男人的性欲的发原地。她的心害怕得发颤了。她好象她自己的身体也被那种的血沾住了。她想伸手去探试，看看那污浊的血是否已真实的沾住她，但她的手又仿佛已脱离了她，任她怎样的想用力，也只是软软的，无力的，抬不起来，如同是蜡做成的刑具。她害怕得要哭了。她想喊，想说出她一生的悲哀，想说出为了钱的魔力而被那个老头子——毫无人心的冷酷的动物——把她买来了，想起一个有情的正在青春的女人每夜还得让那个老奸滑的兽性去蹂躏，想到……然而她的嘴唇也不由她，只是半开着，半开着，却不能发出一些声音来。一切的动作都停止了么？她自己也已经死去了么？不！她在别一方面却又确实实的知道，她是活着，一切也都在活动。并且，她觉得，她的心是空的，她的眼泪奔流在眼睛上欲寻出路。随后她仿佛又做了梦，看见天使的幡一般的灵魂，在半空中飘来飘去，好象在引导着什么。不久这灵魂飘远了，不见了。于是便现出一个巍然的城郭来，象一坐野蛮的山，许多黑色的丑脸便挤满在这城墙上，有的还暴露着灰白的牙齿，向她悠悠的作着一种胜利的鄙俚的笑。在城墙下，垃圾一般堆着的，是一丛骷髅，女人的骷髅，而每一个骨节上都深刻着许多伤痕——这伤痕有的被一种威力，有的被一种道德，有的被一种金钱，然而也有的被一种爱情，总而言之都是被男子有意地或无意地的伤害。她不自禁地伤心起来，她危悚了，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还处在一个可怜的，无法逃脱的险恶境地。她知道了她也是一个女人，而那个留着八字须的官僚就是伤害她的一个男子。真的，她被伤害得真够了，仅仅在年纪上面，一个年轻轻的二十来岁的姑娘配着一个无情的

老痞子，不就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么？于是那过去的种种，每一种都象一个黑夜，有许多黯澹的悲哀潜伏着，而重新伸展到她的心上来了。最后她想到她自己做了一个不相称的一个男子的性欲的玩偶，于是怀了孕，于是那生产的苦刑便加到她身上。这的确是，为什么把生产单单放在女人这一面？她想责问一个人，然而她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她又只好把这不幸的愤怒忍耐着了。于是她又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仿佛正在走向那极远极莫明所在的路，路上是荒凉的，却满满散布着铁的家伙——象猎人所安设的捕兽的罟，而在这罟上，每一个罟上，都沉沉的压着年轻的女人，不能动弹的被压着，没有力量去抵抗的只流着眼泪。这无数的罟便是那无数的男子。……

她接着又看见了许多幻景，如同经历了她的一生。

随后，她的眼睛又朦胧起来，心空着，一切又都变成黑色了。

在这时，那稳婆已做完了她的事，接过十块洋钱，捏得紧紧的放到衣袋去，慢吞吞的说：

“不要紧的，让她躺着……”便故意现出细心的样子。看一看那躺在竹摇篮里面的婴孩——婴孩响出低低的啼声，于是便胜利似的摸一下洋钱，走去了。

那八字须的男子也就走到另一个房子去，不久，就尽量的打起鼾声了。只有一个老嫖子，还撑持着倦态，伴着产妇和婴孩，时时在打盹。

外面的雨已慢慢的停止了。房子里也充满了寂寞。那些蜡烛的火焰已熄灭了，电灯的光便非常孤独的照着四壁，现出一片沉寂的淡漠的凄凉。一切都似乎在暗示着一种将来的可怕的预兆。

于是窗子上慢慢的现了灰白色。

这是第二天了。在雨后显得分外明耀的阳光里，一只小小的

匣子便放在一个大的白色的棺材上面，由八个工人抬进了这一家。

那个八字须的老头子到衙门里去了，在家里只有一个老嫠子在一个尸首面前低低的哭了几声。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往何处去》，1928年9月
第一线书店出版。

傻子

一

在我们人类中，常常听见到许多人叫或一人做“傻子”；说别人是傻子，则自己自然是通人。说别人是傻子，象这些人，看去好象他们每一人都知道“傻子”这字的意义；其实，要是把他们对于这意义的解释拿出来比较，却是一百人一百样。

但无论他们怎样的解释不同，对于“傻子”这名称，是含着嘲笑，轻蔑，则无疑。

以我想，所谓傻子就是十分诚实的一个人。

譬如，在我故乡中，大家都叫他做“傻子”的小二，就是属于我所想的那种诚实人。

据说，这小二，原先他是一个叫化子。他从八九岁时候就随着他母亲——一个跛脚，烂眼睛，用破裂的声音叫喊，丑而且瘦瘦的女人——整日的流浪在街上，巷中，菜场里，讨一些铜钱，剩饭，和别人遗弃的一些杂东西。夜里就睡在土地庙门外。

凡是一个叫化子，虽说整日的显现在人前，却没有人会把他记念到心上，所以这小二，就在这种被鄙视的生活中，无人注意的，渐渐地长大起来。

以后他母亲死去了，那时候他已经十六七岁。

剩他孤独一个人，他便改了业，不去传袭他母亲的嗓子，象那样三步两步一扬声的整日去叫化。可是到夜里，他还得睡到土地庙。

因为小二所改的业，不是卖花生，也不是扛轿子，自然更不是当强盗；他也象是叫化一般的，整日流浪在街上，菜场里，用眼光去溜望，寻找可以让他自己去帮忙别人的各种机会。譬如他看见一个店铺的柜台给狗弄了许多尿，给人吐了许多痰和沫，是很脏，他便十分诚心十分敬意的向店老板说：

“老板！你给我一块抹布，一桶水，我把你的柜台洗干净……”

倘若他见到赶场去售货的做生意的人，喘吁吁的挑着沉重的货物，想快步而又很吃力的时候，便急急跑上前去，要那人把沉重的挑子放到他肩上。

他又用一把竹扫帚，每天下午到各店铺各住家的门前，去清道。

他并且常常替代那贪酒贪烟贪赌的懒惰地保去打更。

以及……

总之，他是用真的心愿和劳力，去做那于别人有益的事，自己从其中，就随着别人的喜欢，慷慨，或怜悯，给他一点点使他感激的酬谢。倘若竟有人白白的承受了他的益处，他也不去争，不报怨，并且还继续用他的心愿和劳力，去帮忙那些肯让他去帮忙的人。

这样的，不久，对于浪荡的叫化子的生活，他便改革了。

他差不多成为一个公共的仆人，什么人都可以使用他，象大家使用那河水似的。

于是许多人便叫他做“傻子”！

人所以说他是“傻子”，是因为他不限量的把劳力去供给别

人，而别人一给他一点点微末的酬报，他便欢喜得象忘了他自己。

有一次，一家豆腐店老板娘所养的鸡落到井里去，这是供给许多人家饮料的井，窄而且深，看下去是一小洞不可测的冷清清的水，那鸡便在这水面沉溺着。

因为使用那竹竿和钩子之类的家伙去捞这被浸得半死的小生物，全无效，所以大家为保存井水的清洁缘故，不愿那鸡死在井里，而生出有毒的蛆来，便提议用一个人坠到井里去拿。

可是人的脸一接近到井口，心就颤抖了。

“这么深！”一个女人急急的缩转颈项来，失声叫。

大家便现出难色，闪着忧愁的眼光，互相看来看去。

鸡只剩了翅膀浮在水面上。

但在人声喧嚷中，小二跑来了，他听了或人告诉他，他就奋勇的大声说：

“不要紧，让我坠进去！”

这话全出人意外，大家突然现出惊诧来，接着便都欢喜了。

“对了，只有你才有这种本领！”豆腐店老板含着笑，一半赞扬，一半嘲笑的脸向小二。

“这算个什么呢……”小二分不清的回答。

于是由磨房的一只牛身上，解下一条粗麻绳来，捆着小二的胳膊，他慢慢地坠到井里去。

在井口上，便突然蜂拥了乌黑和青白的头，这是围绕在井栏外的男人和女人，大家争先的看这把戏似的罕有的举动。

小二的身体愈坠下去，那井外的笑声也就愈大了；好象大家都忘记了那只鸡，只是娱乐一般的，聚神到渐渐深沉和渐渐缩小的小二的影子。

小二的叫声便从井里响了起来。

“往上拉呀！”他喊。

然而许多乌黑和青白的头还依样错杂的充塞在井口上，并且笑声更强烈起来。

“往上拉呀！”他又喊。

这声音一连响了好几次，大家才勉勉强强的把粗麻绳收拢来，小二便挟着那柔软的鸡，慢慢地上升了，他是满身水淋淋而且染着许多污泥的。

“好小二！你真有这种大本领！”

小二只含笑。

然而从这次，小二是一个“傻子”，便毫无犹疑的被大家确定了。

二

也许正因为说小二是“傻子”，所以无论什么人，凡是自己不愿意去做的那笨重的吃力的事件，便叫小二来。

因此，小二是整日的忙碌着。

他常常被店老板叫去打扫铺面，被屠户叫去扯猪毛，被锯木匠叫去抬木柱，被有田的人家叫去挑谷子，……

有时他成了泥水匠，被吝啬的人家叫去合石灰，涂墙壁；有时又有人叫他钉地板，修理那长条的活了腿的板凳；又有时在什么人家有了喜丧事，他也变成了一个办酒席的厨子的副手。

可是他永远吃别人剩下的，差不多等于喂狗的饭和菜。

假使人问他：

“小二！你替人家做了这样卖力的事，怎么还吃冷饭呢？要一点热饭和好菜，不是应该的么？”

他的答话便是：

“这饭并不冷呀……你瞧，泡上了开水，不是很热的么？能得到饭吃，就超过我的份儿了，还要好菜，那太罪过……”

他说了，便快快的吃他的饭，接着又勤勤地去给别人做工了。我们从没有见到他有空闲的时候，或象别的人，在手足劳动中，用嗓子向同事者去交谈，说一些关于天时，人事，和最时行的甘蔗行和米铺的打官司，各种生意的纠葛，以及间或讲一些隔乡某女人和某男人的暧昧事情，……

虽说在他的劳动中，也免不了有人和他讲上两句话，但这只是别人先开口，他回答；倘若对于任何人，他会先说话，这就等于白天里美的梦，稀有的一个奇迹。

他几乎完全是，整天的，象一匹惯于耕田的牛，不作声的竭他的精力为别人做着工。

为了他这样能耐苦，能不计酬报，别人全需要他。

可是，对于他，谁也都依样的用另眼看待。

“小二公，做工倒是顶勤快的，一个人能抵过三匹牛，然而究竟他是一个傻子啊！”

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傻子，小二只含笑。

这样，在许多人的需要和轻蔑中，他生活着，一年又一年。

在一个夏夜里，小二遇见了一件非常的事。

这非常的事使他惊心。对于惊心的事，小二生平只两件，第一是他母亲的死，其次就是这一件事了。

那夜里的情形是这样：

因为地保躺在烟馆里，到时候小二就替他去打更。

打更这事于他已很习惯了。

他照样的一手拿粗大的麻竹管，挂着油纸灯笼，另一手就用一根杉木棒，和缓的，有规则的敲打着，发出“噢噢，噢噢”的响声，这是打二更的时候，他慢步地走过大街和小街，宽巷和窄

巷，以及……他环绕了这一整个的乡村。

夜象笼罩着一重薄的淡烟，濛濛地，将要下雨的模样。既是没有月，星光又不显明，所以那屋宇，那街道，那小小的土山和窄长的河，那各种地上的一切，都非常模糊，同样在黯淡的黑暗中隐秘着。

轻的风也没有，到处的树木都象参禅的和尚，静寂着，那茂盛的顶枝，覆盖着的，远看去是一团厚大的云块，在眼前就好象一堆黛色绸子的帐幕。倘若在树间，微微的有了鸟儿在巢中的动作，小鸟的啼叫或母鸟的拍翼，这声音便容易开阔去，很远都可听到。

空间象一个迷离的梦境，静悄悄的，又朦胧，使人猜不透那里面所藏躲的是些什么东西。

人也都已安睡。只有那河边的烟烟，断断续续地叫着；此外，流荡在这夜里的，就是这麻竹管上所响出来的打更的声音了。

二更打过不久，便是打三更开始的时候。

“噗噗，噗！噗噗，噗！”

小二换上一支蜡烛，和缓的，又上上下下地动着杉木棒，从土地庙里出发。

这土地庙是坐落在这个乡村极东的边界上。所以每次的打更，是向西去，其中经过了许多横横直直的街和巷，以及界乎东西南北之间的怪僻的路，最后便到那极西的观音河，从河西的观音堂门口再转身打回来。

关于这打更的路线和转折，小二已熟悉了，并且因为这经验和他日常做苦工的缘故，差不多这一乡的人家，那一间屋子是谁人住的，他全知道。

这一次，也和往次一样，他打着麻竹管，凭那灯笼里淡薄的

烛光，慢慢的走，渐渐地走近观音河。

河水是很满的（因为初夏时闹了大水），浸溺到堤边柳树的半干，这在白天，可见到那水面流荡着青萍，堤边和水上有许多蜻蜓飞舞着。但在夜里，并且是这样模糊的夜色，小二只能够听到河水漫流的声音，象鸟叫似的。

“幸而这水不再涨，要是不，这许多屋子就完了！”他望着河，心想到闹大水的时候了。

“噗噗，噗！噗噗，噗！”

他一面打，慢步地往前去。

三

忽然有一种东西，流星似的，闪到他眼睛来，随着那小点就不见了。他以为这亮儿是贼中探路的所谓纸火把，便用力的打起更，算是他的一种和善的警告。

同时把他的眼光张到更远的前面去，他发现了两个黑的人影，这人影的中间是横着一件象箱子或被卷的更黑的东西，快快的，很慌忙的样子，向河边走去。

“一定是那家伙！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东西给偷走了！”小二想，眼光就不停止的瞪着前面。

他本想再用力的打他的更，使那人影受点恐吓，而弃下那赃物来。可是他又一想，往河边走去干什么呢？河边，是死路，既没有船只，水又澎湃，贼是决不会往这条路走的。于是他疑惑起来了。

他想，“假使不是贼，在这样夜静时，快跑到这河边来，并且是抬着那么大的沉重的东西……说不是贼，又可疑！”

那人影将走近河边了。

小二就下了决心，他想去看个究竟，便轻轻地吹灭发亮的灯笼，蹑脚的，顺着河边直跑去。

那人影似乎乏了力，脚步迟慢了。

夜色还是很朦胧，虽说小二已渐渐地逼近那人影，却看不清究竟是谁，只模糊地辨别出那身体的模样。

“这奇了，”他想，“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心里更疑惑了，又蹑脚的再逼近去。

他忽然听到一种惊颤的，尖小的声音。

“我害怕……”

“怕什么！？”这又是一种声音，很粗的。

“刚才不是地保在打更么？我们给他瞧见了没有的？”

“不要紧，地保是我姑妈的儿，我嫡亲的表哥哥，就是给他知道，也不碍事！……你别害怕啊！……”

“我实在气力都用完了啊……”

“马上就到河边的！”

从这些小语中，小二恍然知道了，那男人就是亨元羊肉铺老板，那女人是万兴豆腐店老板娘，人家都叫她做“王家三嫂”的。

“这必定是这一回事了！”

小二想，可是他登时又觉得，倘若是偷偷地干这一回事，为什么两个人又抬着那东西呢，而且想走到河边去？

这时那人影又开始努力的抬起那东西，往河边急急的走，却向着小二走来的这一边。

小二的心便慌了起来，因为他和那人影，几乎要接触了，他赶紧爬到河堤上，把身体埋没到满着露水的野草中间。

那人影喘喘地走过小二的前面。

从润湿的青草中间，小二张开眼，定睛的看着那人影，和被

拾的那件沉重的东西。

于是在小二的心中，便突然颤震了一种不曾有过的非常的惊愕。

“什么！？……”他暗暗的恐惧的叫。原来那件远看去象箱子或被卷的东西，是一个人，这人是小二所熟识的，是万兴豆腐店的老板。

“这是怎么的？难道……吃晚饭时候还活着，就死了么？就是……那也不……”小二左右的想，他的眼光更疑惑而且恐惧的瞪着那两人。

在河边，毫无抵抗的，被拾的那东西，就忽然“统”的一声，丢到河里去了。

“哎唷！……”小二几乎叫了出来，他用力的把手掌按在胸脯上，制止他的心的惊跳。

那一对男女，就转身来，又走过小二的前面，吃吃的笑着，走远了。

四

很久以后，小二才抖抖地从草中爬起来，拣起那麻竹管和杉木棒，提着无光的灯笼，无力而又用劲的，赶急地跑回土地庙。

这一夜他反反复复的，辗转在木门做成的床上，睡不着，纵是紧闭着眼睛，他也依然会看见到那两个黑的人影，和更黑的那件拾着的東西。

第二天这乡村里便布满了这新闻：“万兴豆腐店老板昨夜吃醉酒，自己跳河了！”

听到这新闻，小二更觉得奇怪，而且在他的心中，就猜想，纳闷起来。

于是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思想，就缠住小二了。他不住的想，“明明是那女人和亨元羊肉店老板把他丢到河里去，为什么又说是自己喝醉酒，跳下去的呢？”他暗暗的奇怪。

然而从此后，凡是代替地保去打更，只刚刚听见到河水的声音，他就打转了。并且他一路担忧着，小心翼翼地，因为他随便一转眼，总容易看见那夜里的情形，那两个黑的人影和一个更黑的东西。

他常常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的丈夫丢到河里去，没有哭，还吃吃的笑，把手臂投给别的男人，这真是一件不可解的奇怪的事！

他打更不打到观音堂，这事他没有对地保说过。

有一天地保便问他：

“小二！观音堂的老道士说，他许久没有听见打更的声音……这对么？”

小二便变了脸色，眼睛发呆，因为他的心又忽然害怕起来，他好象又看见那黑的人影……

看样子，地保便发怒了，他粗声的说：

“我看得起你，才叫你去打更，你怎么这样躲懒？”

“我不是……”小二嚅嚅的说。

“那末，为什么不打到河那边？”

“我……”小二怯怯的，声音带点颤抖了。“我害怕啊！”地保便现出轻视的样子。

“怕……你从前不是曾打到观音堂么？”

“从前……我是现在才害怕啊！”

地保问他为什么，他便把那夜里所看见的，毫无隐瞒地统统说出来，他已经忘了这地保是那羊肉店老板的亲戚。

地保皱一下眉头，但他马上就镇定着，他并且要小二今夜还

照样替他去打更，于是他匆忙地走了。

过了几天，一个挑甘蔗到市上去贩卖的老头子，走到观音河的东边，忽然发现被大家叫做“傻子”的那小二，倒在堤上的草丛里，脸朝天，颈项和胸上溅满着血，一只眼睛变了白，突出在眼眶的外面。他在身旁，许多青草被脚板践得靡烂，打更的麻竹管也破成两片，杉木棒抛到远远地，油纸的灯笼被什么东西压扁了，那半根的蜡烛上聚集着一群蚂蚁……。

这老头子把这一个可怕的发现，就随着他沉重的两筐甘蔗带到市上去。

“傻子被什么人杀死了！”

用含笑的声音嚷着这句话，于是由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不不久的工夫，全乡人都知道了。

然而，这些人，对于小二这非常的死，虽在某一瞬中曾现了诧异，但跟着，并且长久的，是冷淡的漠视。好象大家都忘了，在这乡村中，曾经许多年月有过小二这个人，他是整天不停的劳动着，辛辛苦苦的在别人面前。

倘若有人忽想起小二，只因为这人有了什么费力的事体，须得有一个肯耐心耐烦的卖力气的人。此外呢，那便是大家相聚着，在闲谈中，算是一种开心材料的，欣然大声的这样说：

“傻子……小二要算第一呀！”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诗稿》，1928年9月25日
现代书局出版。

土 地 庙

在梨城，从东城门到西城门去，要是贪图省路的，不由宽阔热闹的大街，而走那弯曲的僻静的小巷，那末就要经过状元坊，并且在坊之中间会见到一个土地庙。土地庙，这是很古旧的了，红色的墙已罩上灰色，许多处都现着砖的崩落，而其中凹的地方，便给许多聪明的鸟儿选去作巢，因此就密密杂杂的印着鸟粪的痕迹。在庙里，差不多那所谓土地者，以及和他并排坐着的他的夫人，只是辨别不出男女的，褪了刷金，泥巴也掉了，露出人形的木架来。至于为土地壮色的马和马夫，差役等，就很久之前，为了几个乞丐过冬的缘故，连木架也没有了，只剩得壁上的香烛的余影，使人还模糊地认出这是他们昔日所站的行列的地位。其次，如土地面前的横案，这在当时，曾点缀着许多金的蝙蝠，曾威严的排着签筒，卦壳，烛斗和香炉之类，并且曾无愧的接受过许许多多活动的人们的礼拜，但是现在，倒塌了，象死的牲畜一般卧伏着，度那寂寞的无穷止的日和夜。再其次，那香火道士所住的房间，却不象昔日的阴暗，是完全明亮了，通着天，受日光和风雨的照顾，地上便生满了野草。这因为也不知是几时以前，贼偷走了瓦片，地保便愤恨地又把那房间的本料去变卖。总之，象这个土地庙，是已经象悖运的穷人一般，被公民所遗弃或忘却了，几乎成了冷落的颓败的废墟。——其原因是一般人，在许久

之前，就狂热的倾心于娘娘宫，那娘娘是一个塑得又年青又漂亮又妖冶的女人。

这庙宇在许多年中间，就是那男男女女乞丐的归宿场所。

也不知是起自何时，住在这庙里的乞丐便搬走了，因地保引来了另一群人，这个庙于是就闹热了起来。

但是这热闹，虽说是发生在土地庙里，对于土地却无益处，有利的只是地保——他每天都因此喝得酩酊，并且打鼾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造成这热闹的，是斗蟋蟀。

斗蟋蟀，象这玩艺儿，凡是梨城里面的住民，为了难考的遗传的风俗，只要是得有空闲的，不论是贫富，便都耽溺于这种娱乐——是变相的一种牌具，因为在两匹小生物奋勇的碰命之后，这些人就得到他们赌博的胜和负了。

这土地庙便是属于贫民的这样赌博的机关。

赌博的时候是从太阳上屋直至于太阳落山，主其事的自然是地保了。

地保的为人本来是懒惰的，他平常对于职务上所应负的捉贼和捉奸，甚至于听到什么人命的案子发生，也依样是毫不关心的，睡态浓浓的咕嗜着——

“又是这一回事！听也听得厌烦了！下辈子倘再做地保，我宁肯在地狱里捞火锅……”

然而自有了那无本而得到厚利的营业，他就变样了，勤快而且固定的，在东方发白的时候，便带着酒的余味醒来，溜下床，粗的手指擦着疲倦的眼睛，朝向天上，看那远处的太阳初升的红光。倘若是阴天，辨别不出准确的时辰，那末他就赶忙的跑到土地庙去打扫，尤其是把几条长板凳有规则的排列着，他觉得那些赌客们就要来到了，他心想：“前天是三百二十文，昨天只得到

二百五，可是今天……？”

他是天天希望着能得到更多的红利。

有一天，当他从烂醉的熟睡中醒来，他忽然听到滴滴达达的落雨声音。他的心就不自觉的受了惘然的打击。他以为象这样的天气，赌客们将不愿冒雨，斗蟋蟀的事是必定要休息了。他想到没有间断过的那土地庙里的热闹，这时忽然变到了寂寞，其凄凉的景象仿佛就是他自己的心境，所以为了左右“三百文”的无望，对于雨，就发生了带点恼怒和诅咒的感觉。

“我又不种田，我并不盼望你下雨呀，我的老天！……”望着绵绵不断的雨丝，他反复的这样想。

终于那一种从不曾有过的聪明，忽然来警醒他，在他的脑筋里，就仿佛有一个声音很响亮地在叫：“甬发呆，爱赌博的人是不会怕雨的！”

“这也许——”他想。于是从失望的怅惘和恼怒中，喜悦就盈溢了，他套上那黑大布双鼻头的本屐，卷上两重裤脚，打着黄赭色漏洞的油纸伞，踉踉跄跄，又担忧又欢喜的走往土地庙。

在模糊的烟雨中，刚刚望得见庙宇前面的形象来，他就极了眼力去看那大门——这象一个黑的无底的洞。他忽然快活了，因为在他昨晚回来时，那两扇虽说是破坏得不结实的大门，却是由他亲手带关得紧紧的，那末，现在被敞开了，不消说那里面是来了赌客。

另一面，他又在疑虑，他恐怕是小偷或乞丐把这大门打开的，他的脚步就更用了力。

然而那可爱的复杂的声音，尖锐和清脆，听惯了的蟋蟀的叫鸣，终于象一个天使，把不能言说的快乐降到他心中了。

“幸而……”

他一直想到庙门前。

许多高低的声音就向他叫嚷，他恍然觉得，好象自己便成了一个大人物，受着这众人的热烈的欢迎。

他一眼就瞧见，那每张的长板凳上都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蹲着，站着，或用肩膀和背脊，在那差不多是黑色的墙壁上靠着，这真使他吃了惊，因为他梦想也不到在这样落雨天，他的顾客们会增多到数倍，显然要把这庙宇挤倒了。

他嬉笑着向众人点点头，一面合拢他古旧的油纸伞，放下裤脚，木屐在门下的石板上发出吱吱轧轧的响。

“来得太晚了！”他抱歉的说，油纸伞就在空中一去一来地摔掉那剩留的雨水。

“还早。”有人回答。

“还不到九点钟吧。”这是他的一个熟客，王老四的声音。

“怎么还不开场呢？”他问，把笑脸向着众人。

“等着你……”

“幸雨……”他心想，接着就大声说：“这样客气……那末，现在就开场，甬把天等黑呀。”

大家在闲懒的状态中，到这时就活泼起来，好象每个人都见到什么稀奇的可喜的事，那样的眉飞眼耀，挨挨挤挤地聚集到土地的神龛前面，这阴沉的冷落的庙宇就流荡着快活的空气了。

所谓“场”于是开始了。

地保的心中就快乐的想：“今天，这样多人，当然不止三百二十文了……”他并且以为至少也会得到五百文，那末今夜到三盛酒店去，决心的要来一斤净高粱酒，分做两小壶，以及除了平常的酱豌豆当做下酒物之外，还可以称三两腌猪杂，和十根红糟鸭舌头……。

蟋蟀的清脆和尖锐的声音，从围绕在他四周的人身边，不断的响起。

他高高的站在那塌倒的横案上面，大声嚷：“头一场，谁来？”

“我！”同时便有许多人回应他。

从人中，拉开肩膀，抢着往前来的，是王老四；他走到地保面前，蹲下去，在一个小小的木箱子旁边，从袖口里面拿出一节四寸多长的竹管，把一匹花黑色的蟋蟀，放到箱里去，这小生物就豪放的，坚实的，吐出寻衅一般的声音振翅叫着。于是其余的蟋蟀，同时在许多人的身上，便急烈的高声应和；人的脸上也分外表现出一种动心的兴奋的表情。

接着便走近两个赌客，也类乎工人模样，都用高兴的，又带点思虑的眼光瞅着王老四一忽又注视一下那正在得意地扬声的小生物。

“咱们来，”那个年约四十岁的颌巴上满着髭须的赌客说，从口袋中就拿出了一把铜钱。“来二百怎样？”

“行……”王老四回答，也伸手到口袋去掏钱。

四百文交给地保做保证了，那工人模样的赌客就从竹管里，放出他的那纯黑色的蟋蟀，这小生物又特别的用力叫着，张开翅膀，示威似的，跳到木箱子去。

原先的那匹，见到这忽然奔来的敌手，也就雄声的叫着，瘦小的脚儿有力的做了稳健的姿势，又好象是训练它的战斗力一般。

密密的围着这木箱的人们，差不多每一个的脸上都浮出兴奋的喜色，并且把眼光都集中到箱里去，会精聚神的盯着那两匹雄赳赳的，同时又是极可怜的无知的小生物。

于是这一对蟋蟀就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由地保这个公正人——用一根高粱草的细末，驱使着，诱惑着，引到命运的最阴恶中去，而开始那拼死的战斗了。

本来是毫无伤害的意思，但因了人的玩弄花色和黑，当黑纯色这两匹蟋蟀脸对脸相遇的时候，就各自雄雄地振着翅膀，厉声的叫，并且张开嘴，露出那小小尖利的牙齿……

这一对小生物在搏斗着。

许多的眼光更集中了，每个人在惊疑不定的脸色上，也更显出心的喜悦来。

地保的眼光虽说也集中在那一团小小的黑点，但他的脸色却与众不同，是近于超然的，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气，这自然是因为无论谁胜谁负，对于他的红利——抽头——是毫无增减的缘故了。

在疲乏中，这一对小生物又奋勇的坚持到许多时。

最后，那纯黑色的终于怯了脚，声音低下来，敛着翅膀，逃跑了。

黑花色的便乘机进逼，追逐去，一面更其雄壮的，发出胜利的威武的叫喊。

到这时，全场的人都从静寂中飞出满足的快乐的的笑声，地保赶紧把高粱草的细末去保护那败者，工人模样的赌客就失意的放下竹管，那无声的蟋蟀便默默地进去了，地保于是得了五十文，铜钱沙沙的响着放到口袋去。

接着，便来了另一个人，又和王老四继续这玩耍。

同样的，人的赌博和小生物的搏斗，一对一对的交换——接连着胜利和接连着失败，不断的，象流水一般，这个去那个又来，一直演到了天黑。

当赌客们高兴或懊恼的走散了，这刚才热闹的土地庙里又孤另的剩到地保一个人时候，他便蹲在那倒塌的横案上面，一五一十的数他的铜子和铜钱：他的心中充满着新的快乐的彩色。

“幸而……共统是六百三十四文。”他想，摸着口袋，是硬

的凸凸的一团。

这过分的满足遂给他难以言说的快乐，于是他忘记了油纸伞，嬉笑着，带点悠悠然的神气走出土地庙，（天晴了，）望着稀稀朗朗的初出的星光，梦一般的飘到三盛酒店去；他想着：红糟鸭舌头，腌猪杂，一斤净高粱酒，……

已走了十余步，那快乐又把他转过脸来，他看见那迷糊在暮色里的庙宇，仿佛那里面还拥挤着赌客，盈溢着人的笑声和蟋蟀的叫喊。

这一夜他惟一的梦又是土地庙。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诗稿》，1928年9月25日
现代书局出版。

坟

显得更沉寂的，正因为是不久之前曾经过了热闹，在这样的刑场中，一个警察监视着四个工人，收拾那被击了三枪，断了气的一具死尸。

时候是薄暮。

阳光的余辉，放荡女人的裙影似的，一瞬间，倏然消逝了，那黯澹的暮色，从东方模糊的树顶上，慢慢的，就笼罩到这刑场来。

刑场是一片漠然的平地，只稀稀的长了一些短草，所以那些工人和警察的身段，便成了惟一的立体的线条，而现出削长的淡淡的影子。

“天黑咧。”忽然，警察象是自语，却把这声音加了力量，响到临近的那四个工人耳里。

工人们没有作声，只是弯着腰，静默地，拉起那尸体。

尸体是沉重的爬伏在地上，这显然在受刑时是跪着的。已经失了脸部的轮廓，只在后脑上和肩膀边，还留着白的脑汁和鲜红的血。

一个工人就叹了口气。

另一个说，“早上在大前门游街，我还看见他……”眼前便现出许多兵士，密密地，非常严重的，押着一辆木板车，车上绑

着一个二十多岁，英俊，强健，但是已经受伤而现着愤怒的少年，毫无畏缩的昂着那沉默的脸。

“是为了我们——”这是悄悄的声音。

又一个却用深沉的语调说，“死算个什么呢？”

“快点呀！”可是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便传来那警察的不耐烦的吆喝。

工人们就又用力，拖起尸体了。

两个人抱住那笔直的僵了的手臂，另两个人抱住那卷曲的腿，尸体就这样离开了地面，低低的，悬空在这四个活动的工人中间。从那变了色的狼藉的颈项上，时时滴下了一些，水之类的东西——分不清是脑汁还是血。

在附近，预备着单单为这样的死者躺着的床，这就是曾经送过许多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坑中去的一块板，虽说这板是白木的，却已经染上无数重黯澹的颜色了。把尸体放到这床上，工人们就套上绳子，穿上竹杠，掙上了，向暮色更深的地方走去。

工人们乏力的，叹息一般的哼，调和了脚步；警察默默的跟着。

不久，空间完全变成了一个黑的夜。

到处看不见一点月亮，一点星光，一点灯火，……这原来偏僻的旷阔的刑场，于是，就好象是一个无涯际的世界，一切都是看不透的深黑。

尸体，工人和警察，也成了这样黑的小小的一团。

然而同样是送着死尸，工人和警察却具着两样心情；警察时时这样想：

“倒霉！这样黑的夜，又在这样的地方……鬼！”

工人们却始终还是叹息一般的哼。

在黑暗中，大家走着，象摸索的一般，然而已认出了那个新开的，深坑似的坟。

这地方有许多草丛，响出了许多寂寞凄切的虫鸣，更显得这无边平原的荒凉的夜。

“怎么不带一盏灯来……”警察诃责似的埋怨说。

“老总，”一个工人就回答他，“你也没有想到呀！”

警察就有点生气；然而那怒色的脸，却被黑夜掩住了。

“前面就是的！……”这是另一个工人的调解。

警察便忍住气。

“这样黑！”好久他都在这样呐呐的自语。

于是到了坟。

坟，虽说是新开的，深而且大，却已经填上了许多同一原因，而又是各有各的意义的被害的尸体。并且，又因为几乎每天都填的缘故，在那里面——如同垃圾一般堆着的残尸之间，便隐隐然喷上了冤魂似的，一种人肉腐烂的气味。

警察便赶紧掩着鼻子，站到远处去。

工人们便寻机来相议。

他们互相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好久。

“就这样，”这是最后的议决：“去找一块树根或是石头来……”

警察的不耐烦声音又传来了：“快点呀……丢下去就完了，那死家伙！”

工人们不作声。

随着，在这样坟的深处，响起了一声，微微的却有很长的尾音，悠悠荡荡的向夜飘去了。

“走吧，”工人说：“已经丢下去了！”

警察便相信这句话，赶紧杂在工人中间，因为害怕，便不敢

向前或落后的混着走。

又象是摸索一般的走了许多时。

当一见到灯光，警察便潜然欢喜，这欢喜，是属于那偶然逃脱了恐怖的一种平安的感觉，于是他胆壮了，脚步便有力起来，冲着向前走去，竟不回头来看一看。

警察不见了，工人们便转了身，走向那原来的路。

夜依样是深黑的。

到了第二天的清早。

晨曦朦朦的开展来，是淡白的银光的颜色，如同一只大鸟的翼，慢慢的，照到了平原。于是在这平原中最荒凉的一处，在惟一的孤伶伶的一枝白杨树下面，便发现了一个土堆形状的新坟。坟前插着一块木牌——

“××××八月十三日遇难的。”

坟的四周是一片静寂，再远处是地平线。

不久，从地平线的那一边，活动了几个黑的小小的点，这黑点，慢慢的，随着晨曦的开朗，放大来，现出人的身体的轮廓。

那四个工人来到了。

他们坐在坟旁，带着走远路和失眠的疲倦，垂着头，大家没有说话。

太阳出来了，象一个鲜红的血球，而且是眩耀的，升上去，于是，这平原，便仿佛铺上了一重薄薄的红色的毡，也盖到了坟上——泥土是湿的。

“昨夜下雨了么？”

“没有下吧。”

“你瞧，土是湿的。”

“那也许——”

“这不行？下起雨，土崩了，恐怕以后要露出骨头来……”

“有砖，或者洋灰，那就好了。”

只说这几句，四个工人又都沉默着。

这时候，激动在他们心中的，是同一的情绪和同一的思想，也就是一种爆发生命的火焰在每一个灵魂上燃烧着。

工人每天都到这坟上来。

他们来，并不为什么目的，只是抱着一种希望，一种伟大和光荣的希望，所以他们的眼光总是在坟上细细的观察，并且在坟的四周的地上寻觅着。

然而每次他们都这样的失望了：坟上并没有人放下鲜花的圈，也没有表示同情和哀悼的任何记号，地上更不见有别的晃样的脚印。显然没有一个人来，这失望便变成强烈的创痛。

一个工人便因此悲愤了：

“难道，永远得不到同情么？”

别一个也愤愤的说：

“为什么，连自己的人也不见一个呢？”

“享福去了！”是悲哀的讥笑。

“鬼家伙！”这声音更充满了愤恨。

于是便又沉默下来了。

呆呆的看住这土堆的坟，他们——这四个工人们，刀刺似的，确实的感到，人类的心是一个饱满着自私的，势利，冷淡，惨酷，一个超乎禽兽的欲望的深欲。

只有时间悄悄的在他们身边跑着。

另一个清早。

那四个工人又来到这坟上了。在他们不能免的沉默之中，忽

然，有一个活动的影，飘来了，原来是一只乌鸦。这鸟儿，有着人性的灵感似的，飞到了坟上，而且慢慢的徘徊着，叹息似的叫，现出非常感伤的，悲哀和留恋的样子。

看着这奇怪的乌鸦的光景，工人们便突然受了一个极大的感动。直到那鸟儿长叫一声飞去了，不见了，彼此才抬起头来看着，才觉得脸上都满着眼泪的痕。

一种沉痛的声音便叫起来了。

“可怜，真可怜，反给乌鸦先来这坟上！”

另一个便兴奋的咬破了手指，就用这涌出的鲜红的血，在坟前的木牌上画了一个乌鸦的形状。

大家便发狂似的大声喊：

“人类呢？”

接着来了回音：“人类呢？”

平原更觉得荒凉了。

是一天下午的事。

突然象什么怪兽的发疯，在这渺无人路的平原上，从远处，飞起了一道弥漫的尘土，随着便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奔跃的声音，是来了一大队灰衣的兵和黑衣的警察。

这队伍化作一个圆圈的线条，密密的，围拢来，包住了这个孤伶的坟，和坐在坟旁的，正在叹息和愤怒的四个工人。

从此，这个坟前的木牌和工人就永远不见了。

坟剩着，依样是土堆的。

于是经过了若干年。

恐怖的空气是消散了，一切的一切也都变迁了，是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然而，由于明显和暗地的，牺牲了

无数活跳的生命而得来的一个代价。在这个时代里，的确是，所有的情景，宛如许久落着霉雨而忽然看见了灿烂阳光的晴天。

人们呢，也就非常快乐的生活着，为了这平安的生活，在大家的心中都为各人的福利而感戴着创造这福利的那个一个最高的人——其余的全忘却了。

社会的建设也从那城市，野外，慢慢的发展到这个平原去。

不久，有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咖啡馆兼跳舞场，便巍巍然建筑在那个土堆的，已经在满着荆棘的坟上。

坟就永远消灭了。

原载1928年9月26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
第32号。

毀 灭

在秋天欲雨的夜里，贼似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木匠爬出了城墙；因为心慌，他刚刚把脚踏着了实地，转过身，便绊住了砖头，跌倒了，手肘和膝踝都发出痛楚。但他立刻便站了起来，没有去抚摩那伤处，只赶忙的捡拾起斧头，锯，锥等等，匆匆的便开起阔步了。他是很焦心的牵挂着家里。

在平日，太阳初落时，他便到家了；这一天，散工也是一样的时候，但他却等着工头发工钱直等到夜晚，城门早就关闭了。

向着他回家的路，是隔于大河和田野之间，一条蛇似的仄小的堤。堤上有许多地方已经塌倒了，在堤边，稀稀朗朗的立着一些树，隐于黑夜里，很象什么泥塑的鬼怪的影。天空中只有一颗星光；这一点唯一的光芒，既是小得象一粒萤火，又旋閃旋灭，散出不安定的一种凄凉的青光，显得四周围是笼罩着一望恐怖的黑幕。幸而这堤是他常走的熟路。

虽说他不曾从堤的缺口处滚到河里和田里去，但也颇费力，而且提心，张大眼睛，不敢疏忽的看定他前面的路。

他也时时慢些走，仰起头去望，却都看不见他自己的茅屋，因此他的心便焦急起来。

为了焦急，他的脚步更开得阔了，耸起肩膀，那斧头和锯之类，便相撞着，时时响了“杀杀”的声音。这样走着，他的两肋

和额上已沁出汗来了。

一路上，他都没有中断过这思想：“那孩子——可怜的小动物——算来该是这两天里就出世了……”一面想，夹点叹息，脸便忧愁着。

很慢似的，但也走到了堤的转角，在这里，他看见那稻草和柏树合盖的亭子，便不禁的欢喜起来，因为这下面的一边便是他自己茅屋的所在。

他快步的穿过亭子走下去了。这时他一眼看到了那茅屋：在几处稻草的罅隙之间，隐然闪烁着淡淡的灯光，他觉得异样。

“怎么，”他想，“这个时候，还点灯，三嫂还没有睡去么？”

于是走近了，便推一下树枝钉成的门，——门是紧紧的。

“喂，三嫂！”他叫。

屋里没有回答。

“三嫂，开门呀！”他放大了声音。

屋里仿佛有一些响动。

“开门呀……怎么，睡着了么？”并且打起门。

屋里便响起带喘的叹气，和一种极困难的迟缓的脚步。

他疑惑的站开去，静静的听，带一些猜度的心情，好象在这屋里，将发生一种可怕和担心的事。

门开了，同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便倚在门边，在昏昏的灯影里，下半身也显然赤裸裸着，腿上流着血……许多血已流到脚胫上。

这真使他吃惊不小。他慌张的去看，觉得原来很粗壮的妻，这时却现着瘦弱的，满脸泪，疲乏，苍白，几乎是死人沉默的脸。

他想：“这一定是的！”在心中，便充满了贫苦和哀怜的情

绪。

他默着望他的妻，这女人便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了，那满着血污的精光的后影，便给他许多怜惜，歉仄，以及自怨的心情。他心想，如果他不是个木匠，而是——无论是那一种人，只要有钱的，那末，他的妻该不会在生产中这样吃苦吧。想着，一面关了门，放下那肩膀上的家伙，便问：“什么时候发动呢？我想你一定累死了！”随着便叹了口气，走拢去。

“上灯不多久的时候——”他的妻乏力的说，人已经挨到床上去；软软的躺着。

他又叹一口气，站在床前，望着他的妻，现出属于感伤的，但又不知怎样去表现的一种很笨的恩爱样子。

他的妻便弱声的说：“这一胎太吃亏了！”分明那眼里又闪起湿的光。

这句话好象是一把刀，深深的刺到他心上，于是，由这痛伤，他想起他的妻前两胎的情景，便仿佛有许多可悲可怕的物件，在眼前旋绕；他呆着。

“又在想些什么呢？横直已经生下了，我总不会死。”他的妻悲音的说，接着又喘息起来。

“你太苦了！”他回答；但忽然想起这产妇的悲哀的心，便赶紧把话换了方向，“假使我在家里，你当然会省力些……”也想不出别的话去安慰。

“我倒不要紧，”他的妻却说，“只是这小孩子——唉，你瞧，怎么办呢？”眼泪又挤出了眼角。

他默着，心想：“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

“在那边，”他的妻说；一面指着屋角。

他的眼睛便随着手看去，便发现了在一张三条腿的竹椅上，在几块破布和棉絮之中，躺着一个初出世的婴孩，——这小动物正

在安睡。

他很激动的望了一会，便愁苦的，把眼睛又看到他的妻，他的妻已经掩着脸，低低哭泣了。

他想安慰她，便去抚摩那身体；他放下手去，却看见那垫褥上还滩着一团腥臭的污浊的血，并且两条赤裸的腿便浸在这血中。

“这样子要不得呀，会生出病来的！”他吃惊和感叹的说。

“有什么法呢？垫褥只有这一床！”

他惘然了。

他的妻慢慢的，吃力的翻过身来，现出非常软弱，憔悴，象一个久病的人的模样；她颤颤地伸开手臂，却乏力的软软地垂下了。她的眼里又流出了透明的泪。

他便默默的坐到床边，哀怜的看她，一面抱住那发抖的手臂。这时，在他为工作而辛苦的脸上，一层层的浮上了感伤的皱纹，显得是一个慈善的，而又是非常苍老的脸。

两个人对望着，终于不敢互视的把眼光又分开，显然每个人的心，都深深的沉在极其可伤的境地里面。

他忽然不自觉得叹了一口气：“苦人呀！”

这异样的声音，惨厉而且颤栗，把他的妻在缄默中骇着了，她仰起头怯怯的看，是一种惊疑的表情。随后她低声的，近于呜咽的说：“你自然也是难过的……”

“这能够不难过么？”他激动的说，“象我们——生下一个便弄死一个！生下两个便弄死两个！为什么呢？养不活！……”便低了头。

他的妻又默着，想着，非常愁苦的样子。

他也不再说。

这茅屋里，便散布了虫声，以及风吹树叶的声音。

静默了许久，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那末，我想，这一个，如果……就让他和我们……”

然而他的妻却回答——但刚刚从唇边响出了声音便咽住了，突然又呜咽起来。

他也长声的叹了口气了。

“算了吧，这个——”他的妻终于说，“横直已经是第三个了！就是——就是养得活，长大了，还不是做木匠，象你这样的成一个苦人么？”说着，哭声便自自然然放大了。

他又低下头，于是，那可怜的怆伤的心，便象一只鸟儿，飞过了他生活的全路，一个万分穷困和苦楚的艰难的路。他想，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很好的活着，独独他和他的妻是早就该死的！但他又压制了这愤怒的感想。他只用安慰的口吻说：“我还是可以卖力气的。”

他的妻便给他一眼，黯澹的一眼。

虽说他也知道，照他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不能顾及到小孩子，但他为了他的妻，却愿意那样说，把这个婴孩留下来。所以他懂了他的妻给他的眼色，便又默然，暗暗的踌躇着。

他的妻又哭声的说：

“听我的话，算了吧！你想，我们把菜根来充肚子，难道小孩子也能够吃菜根么？与其活下来成一个苦人，还不如……还不如……”

他听着，觉得这些话，而每个字音，都充满着一种力，抨击到他心上来。在这伤痛里，他也落下眼泪了。

最后他歉歉的说：“好吧……唉，天咧，这是第三个呀！”

他的妻便翻过身，脸朝着墙上，把被角塞到嘴里。

他便站起来，走到竹椅边，好象全身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抱起了那小小的温热的肉体。

他开了门发疯一般的跑出去了。

秋夜的风，夹着系密露水的湿气，吹到他的脸，他便从发烧的身上打了寒噤。昏乱的神经经了这凉意，他清白了好些，这才觉得，在他手腕中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妻的身体的分裂，这样生出来的一个活跃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生命，想着，他发起抖来，立刻有一种罪恶和悲悯的感情压住他的心，沉重得象一块石头。

“又丢到河里去，我还得做这种的孽么？”有什么捉弄他似的，这样想，便追忆到前两次的和这同样的事——一次是在一个冬天的月夜里，月光满着血色，照着河水，河水也现着悲惨和可怕的情调，他便悄悄的站在这月光底下的河边，丢下了一个——一个婴孩。又一次，那正是元宵节，城里面放着炮仗的声音，还隐隐地传来……但他不敢想下去了。在耳边，他仿佛听见了一种声音：“生下来，又弄死去！生下来，又弄死去！……”他吃惊的听，又觉得这声音只发生在他心里。

“苦人自然只能做坏事的！”他嘲讽自己似的说，一面又冷笑。

他一直往前走，这走路，好象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志，开步也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象什么东西拉着一个木做的机体，傀儡似的往前走。

在走向凉亭的时候，他手腕中便响起啼声了。这婴孩的哭，又使他经过了一个悲伤的感情的的大波动。同时，在他胸前，他觉得，那紧贴着的，正是这婴孩所发出的一团软软的柔柔的热——而这热，又使他重新认识，便是那小小生命的活跃和存在的证据，于是他望着，非常难过的伤起心。但不久，终因了无法可救的事实——就是他绝对养不活一个小孩子，他用力把这感觉弄模糊去，便故意的这样说：“这不是活的，更不是婴孩，只是一件废物，一件废物，如同公认做无用的腐朽的木头……”然而这设

想，却不曾抹杀了他的感动，反把他对于许多人都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的仇视。他又想到，什么人都活着，独独他和他的妻是早就该死的。

不自觉的，他走到堤上了。那凉亭，矮矮的，象是一只爬伏着的什么巨大的野兽；树影显然就是鬼魅，而且摇摇荡荡的在活动……四周围是一片无声的，不可测的，无涯际的黑暗。这些景象，使他想，不正象为他自己干坏事而安排着的么？

他便狠起心，把自己认做惯于杀人的一个刽子手，以及终生都在做恶事的那种坏人，去增加他必得去做的那种事的勇气。他喘着气走近了堤边。

于是，他用了力，那婴孩就在这阴霾欲雨的空气里特别的哭了起来，而同时，接着，河水便响起被击的飞溅的声浪。

随着一切又都是沉寂。

“第三个……”这思想象一条蛇，咬着，刺刺的通过了他全部的脑。

他又冷笑着，嘲讽的叫：“苦人自然只能干坏事的！”

他好象发疯了，张开发烧和泪光的眼，狠狠的，看定那河水——河水依旧寂寂的流着。

黑暗里没有一个生物。

1928年5月于葛岭

原载1928年9月29日《现代评论》第8卷第199期。

子敏先生的功课

闹钟响起来了。

这是下午八点半钟。每天到这个时候，因了闹钟的响声，子敏先生便想起一件事——虽说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在这钟声未响之前，却实在没有想到的。所以用闹钟，也正为的是这个缘故：使他重新记了那件事。

他本来很舒服的靠在一张大椅上，看着一张群芳画报，而眼睛不动的，正入神在一个电影女明星的像片上面。大约这像片的眉眼之间，颇合于他赏美的观念或肉欲的情趣，即在那入神的脸上，便恍然是受了迷惑，现着心荡的模样。所以闹钟的响声，已响到他的耳里，却只是懒懒的抬起头，投了一下嫌厌的眼光，便又细细地去看那女明星的嘴角，好象这钟声并不是为他才响的。

一直到闹钟的响声停止了——停止了许久，子敏先生才难舍而又动情的，向那女明星像片的颊上接了一个吻，丢下画报，带点莫奈何的神气走到桌前去，一张排满着女人像片的写字桌。这些像片中的女人，几乎每一个，和子敏先生曾有过关系的，因此这时候在他的眼底，便好象都微笑起来，而且显得要活动似的争着他的宠爱。为了这些女人，子敏先生又有点笑意了。

但是他坐下了之后，看见那只闹钟，圆圆的，象嘲笑的脸的闹钟，便重新不耐烦起来，把那时时都在注意着动作的眉毛也皱

成很难看的样子。

“唉，真讨厌！”

虽说这样想，却仍然开始去做他每天这时候所必须做的事情。他从抽屉里拿了信封和信纸。

在他的眼前，那美的，浅湖色的信纸，平平的舒展着；墨水盒也打开了，笔管也握在手指间了，而且笔尖已沾了墨水；一切——好象连那盏电灯也都在等待着他，要他非立刻从事于这种事情不可。子敏先生便更觉得这事情的讨厌。

他的心，是只想把这事情——不，与其说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说是一门功课，简直等于功课的每天必须写给他太太的信，从他的生活中去掉，好象从一枝蔷薇花上去掉了一团蛛丝。假使真的把这蛛丝去掉，他想，那末蔷薇花一定显得更灿烂。可是他不能够——因为如果他不每天写信给她，那个生怕丈夫同别的女人相好的女人，是马上会从家里动身，找到他这里来的。并且，“隔一天不写信，我准来！”这句话记在他的头脑里，还是非常有声色的。那末，与其让他来，倒不如每天写信的好，是显明的事。子敏先生于是决定了：

“罢，写算了！”

既下了决心，便重新沾了墨水，想了想，写道：——

“兰波我爱！

我多么的想念你，唉，我说不出我的想念呵！倘若你知道我因为想你念你，直到这时候——是十二点半钟了，还不能入睡，终于又从床上爬起来给你写信，你应该给我多少个吻呢？说到你给我的吻，你看，我的心是怎样的跳跃起来了，几乎象鸟儿似的要飞出我的胸中。其实它能够象一只鸟儿倒好了，因为鸟儿是自由的，可以到处飞，那末我的心就会立刻和你的心接吻起来了。现在我还这不是一只鸟儿，你说是不是？”

子敏先生把笔停住了，他从头看这上面所写的一段。并且无声的念着，觉得很满意，便不禁地忽然微笑起来，于是又沾了墨水，接着写道：——

“兰！我昨夜又梦见你，在给你写完信不很久的时候。你想想，我做的是什么梦呢？唉，我不愿说出来啊！不过你如果想知道，我也不妨告诉你，但是你千万要原谅我。我认为，我所以做这个梦，完全是爱你太过的缘故，否则我决不会生出这种幻想的。兰，我的爱兰，你想我所做的是怎样梦啊，唉！我梦见你——梦见你，确然是你，你和一个很漂亮的男人……接——接了吻呀！”

写到这里，子敏先生便心想，“岂有此理！”但他又紧接着写下去了。

“我的兰，亲爱的兰，生命的兰，你赶快饶恕我吧！我真把你侮辱了。然而我说过，我是爱你太过才做出这样的梦的，所以你是应该——不但要原谅我，还得更加爱我呵！我想你决定会更加爱我的，一点也不多心，是么？其实在梦里，我也没有恨你，我只恨那个男人，我恨不得把他拉成肉片才好，但是这也因为是爱你的缘故。现在请你安心吧，我不会怀疑你，我相信你是终身只伴着我一个人，生生死死都是一个呵！”于是于敏先生换了一张信纸，重新想了想，又写道：——

“至于我，这个永远忠心地只愿做你一个人奴隶的我，请你放心，一千万个放心吧，我不会有什轨外的行动呵！单凭我们俩的爱情，可以作一千个铁证，我决不会象那般贪色的登徒子之流，不爱自己的爱妻，终日终夜只追逐着别的女人。你相信我不会干出那荒唐无耻的事，是么？我想你一定要回答一百声，是！可不是么？其实象我这样的男人——你的亲爱的丈夫，你真是人间一个最幸福者啊！谁能够说你不

是最幸福的？你看，我——一个单身旅外的男人，年纪又轻，人又不丑，却除了自己的爱妻以外，什么女人都不爱——不，是连一眼也不去瞧啊！真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女人能使我注意，所以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手，以至于我的全身，只是属于你个人的私产，别的女人全没有份儿的。”

——子敏先生的眼睛却不自主的便落到桌上那些像片的上面，并且对着其中的一张，便是驼鸟毛的扇子掩着袒露的胸部，现出要笑又不笑的那个舞女，作了一种调情的动作，用左手的手指头送去了一个吻——“我的兰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那末应该放心我，象我放心你一样，我们俩人间最相爱的一对爱人呢。我真想你这时就在我身边；我便运动全身的力来拥抱你，使你醉了，醉得不知人事——兰，你来吧！”

然而子敏先生立刻便觉得这最后一句话写得很不妥当，因为他的太太每一封信里，都非常难过的说要出来，甚至于说，只要挨着他，什么样的苦她都愿意吃的。现在他自己也感伤的写着“兰，你来吧！”那末，她连夜就来，是极可信的事——这不是子敏先生所愿意。所以他想了想，便赶紧改变了语意，写道：——

“如果你真的来了，我们俩生活在一块，这是人生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事实上，唉，我们能够么？一万个不能够！至少，现在是一万个不能够啊！这自然都是我没有本领，每月赚不了多少钱，以致我们俩才受这样长久别离的苦。你不要以为我每月的进款骗着你，不把真数目对你说，你真不要这样。倘若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相信我每一句都是实话。我从前不是对你说过，黎明书店请我当编辑，一个月薪水一百元。是的，我一个月的用费只靠这一百元。你想，一百元，够做什么用处呢？现在我列一个账目给你看，你就会相信我的话并不是瞎说。”于是子敏先生

在第三张信纸上便开了这样的账单：——

“房租三十元，（只一间。）

饭钱十二元，（最普通的饭。）

客饭十元，（并不特别加菜。）

车钱十五元，（只坐电车，有时还徒步到书店去。）

应酬费二十元，（平均每星期只请两个朋友看电影或小酌。）

邮费四元，（只为你一人寄信，每天一角四。）

理发，洗澡，洗衣，共五元，（这是极省俭的，每月我只洗两次澡和理两次发。）

杂费四元，（包括皮鞋，袜子，雪花膏以及香水等等，你想够不够？）

兰！这不是整整的一百元么？我撒谎不？以上的数目算得滥用么？

我现在只想兼一点别的事做，每月多一点进款，那末我们俩就可以在一块生活了。我想，单单看我们俩的爱情上面，神应该给我这样的机会啊！

所以在眼前，兰，我至爱之兰，我们俩都暂时再忍耐着吧，横直你我都还年轻，不久总能够聚会的。在这里，我们俩都为将来的聚会祝福吧；我祝你更加美丽，比安琪儿还美丽。你呢？

其实，没有看见你，我是不会快乐的。我一想到你一个人孤孤寂寂的在家里，真为你难堪啊！我的失败便因为这个缘故。我近来因想你变得很沉默了，不事修饰（我的领子三天才换一次），好象是一个满有愁苦心事的人。唉，现在我的眼泪又汹涌起来了。

写到这里。这一张信纸，便只剩四分之一。子敏先生把笔停

住了。他想了想，觉得应说的话差不多全说了，便从一张起，一字一字的看了一遍，实在没有毛病。但是他为充实他最后的感伤之故，便在“现在我的眼泪又汹涌起来了！”的底下，再加上一个“唉”字，而且打上了三个感叹的符号，成了一——唉!!! 这样，似乎一切都应该完备了，然而子敏先生还在想，他总觉得必须再添些什么，可是他想不起相当的字眼，于是便加了这样的两行：

“.....
.....”

这两行中的许多点滴，自然是表示一种有无穷尽的话语，却又无从说起和说不出来的意思，这显得在写信时的子敏先生，他的心情是漩涡于非常纷乱的激动里面，情切之至。

于是署名道：“留下一万个拥抱给你的，你的人。”

这时候，那只圆脸一般的闹钟，已是十点半钟了。子敏先生便赶快站起来。伸一伸腰肢，好象被囚许久的开释，觉得丢去了一重重负。他不及去写信封，信纸也不叠，只是活动在一面镜子前，梳光了头发，扑上粉，并且在眉尖上画了一点黑，……显得十二分漂亮的人物，走出去了。走到“上海汽车行”那里，他内行地向汽车夫说：

“月宫跳舞场，快点！”

原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便宜货

我们的军需长又要做喜事了一一不，与其说是做喜事，倒不如干脆说他又要弄一个女人了。说他“又要”，这就是，自从他委任军需长以来，纵然还不到两年，是已经弄过七八次了，而且是每次准弄到手的。照这样情形，说不定以后还要弄多少次呢。这弄女人似乎就等于军需的一半职务。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极简单的理由就是：由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比开一门步枪还要平常。

对于弄，各人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有的用欺诈，有的用诬赖，有的用野蛮，终于都免不掉威吓的。但是我们的军需长一个人独独冠冕多了，他用钱——钱并不多。关于这方面的耗费是也有账目可观的，这自然因为他是当军需的缘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写着——

第一个四十元

第二个三十五元

第三个四十四元

第四个二十元

第五个五十元

第六个三十元

第七个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为这样挨一个的记着价目，恐怕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会记不清白究竟曾弄了多少个吧。象这一本账簿，虽说并不特别珍惜似的也和“马料开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个生朋友来的时候，总难免又故意去翻开，让别人知道，好象这账目正不亚于那少校肩章的光荣。

我们的书记官对于这本账簿有一句很好的赞叹：

“这比委任状好多了！”他说。

这真不是一句过誉的话。一张委任状在现职的军官眼中已经是寻常的东西了。可是这一本账簿却不寻常，它实在有它的新鲜异样的地方。譬如说，那账目中，虽然所记的全是多少元，但是元之中就有那各别的意义——如同四十元等于一个女人，三十五元则又等于别一个女人。而且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于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一部分。单在这一点上，当然，比起那死板板的委某某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委任状，好多了。所以我们的军需长对于这一句话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那末在他写着第几个和多少元之时，那心中的快乐和骄傲，实在不是别的人所能够知道了，至少总比他从军需上揩油的欢喜，要增加好几百倍吧。

那末这一夜我们的军需长又有了这种心情，因为他又在这本账簿中加上一笔了。这一笔是挨着那“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说是“第八个”，并且数目是“七十元”——这是比其余的价钱都大。

“这一个可不贱！”我们的军需长是这样觉着的。其实呢，七十元在他的身上真不算什么，他那一夜不在赌博中输赢一两百。

不过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将牌。我们的军需长是能够在牌桌上

并不在乎的输上两三百，但他总不肯弄一个女人用上一百元。这一个七十元的确算是很不贱了。

为什么我们的军需长会这样的贱视女人？自然，这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无论怎样女人都不能和麻将牌相比的，打牌有输也有赢，钱是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昨天输了一百今夜反赢了两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去了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远捞不回半个铜板的。因此在他的灵魂中便有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这真理又变成格言了，是：

“宁肯在一付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

所以还不到两年的光阴，我们的军需长，截至此刻为止，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弄到八个了。在每一个新的女人弄到时候，那旧的，便象一床旧毡子似的弃掉了，于是由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兵士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

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的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原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一个村子

正在刈稻的九月间的一天，太阳如人意地灿烂着，金光似的平铺在广阔的田野。

一片蔚蓝的天，清得象湖水色的幕，无边地笼罩着一个村子，使得村子里的一切，都显现着光明的生动和喜悦的气象，似乎这村子是一个永远快乐的村子，

人，牲畜以及飞鸟，在工作着，而同时又在歌唱，恍然在整个时代中，毫无一点忧愁和不幸的事实。

大家都在欢跃或私心默默的庆幸，因为这一个照例的秋收，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丰年，遇着这百载难逢的盛时，真使人值得发一生的疯狂的。

丰年还不止于五谷的收获而已。多年都不结实的枇杷树也生出大硕的枇杷了；狗尾草也开了紫色的花朵了；荒地也长出青草了；久病的人也恢复了许多康健了；牲畜的生殖也更多了；一切的现象都表现着一个难有的好天时。

这时候几乎是全部的农人都在工作了，一丛丛的聚在田野上，大家裸露着上身，哼着，唱着，活动着；努力地干着这仅有的，比什么都要快心的秋收的农事。

熟透了的稻，微微地动着，在充足的阳光中闪耀，仿佛无数金色线纬。那刈下了的一层层地躺着，远看去象极了黄海的波浪。

许多丰硕饱满的稻穗，从有力的臂膀上打到稻斗里，每一穗上都发生许多轻轻地坚实的响声，这响声便等于打稻人心头的欢喜。

绕着稻斗的周围，一群活泼的鸡，大家寻觅着而且争先地啄去了那落于地上的谷；间或有一只忠实的狗还狂跃地赶走了从天上飞下来的雀儿。

每一个田里都有着几个小孩子。大一点的小孩子便也学大人一般地拿着一把弯弯的刈稻的刀，或者站在稻斗边也照样地打去手中的稻。稍为小一点的小孩子便深入于稻草中，密探似的捉着蚱蜢。那四五岁的小孩子便只能带着欢喜和羡慕的神情，看着这许多的各人各样的活动，而口中吃着嗑嗑有声的炒蚕豆，流着鼻涕和口水。

每一个田里也都有几个女人。无力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看她的鸡鸭。并且关心于稻斗中的增高的谷粒。中年的妇人便说着闲话和故事，增加了男人的许多趣味和勇气。一面又时时骂着嚷着喊着小孩子们。年青的媳妇便只做着倒茶，拿烟，点纸煤的事，此外便一言不说的做着女红，或者为小孩子绣着为过年穿的红缎鞋子的梅花。

这所有的年轻年老的男男女女，以及小孩子们，仿佛为了这一个富丰的收获，一个似乎不能再有的幸福的秋收，和这秋收时候的九月间的景象，把一切都忘了。

不消说，在这样时候的农人的心中，是有着新的希望，新的幻想，新的梦的。有许多人想重修他们的祠堂和祖坟，想重新把茅屋改为木屋。有许多人把自己一家的命运都建立于快乐的光明之中，生了储蓄的心理，和别种事业以图发展的想念。有许多人便乘机为儿子定媳妇，想着抱孙。自然也有许多人为这个特别丰年而回忆到昔日的水灾旱灾，但是在每一人的心中，总免不了闪着命

运的金光，和显着生活的富裕的感念，悄悄地满心欢喜。

然而在人间，总也免不了意外的事，如同在晴空中终免不了有过风雨。这一个充满着安乐的光辉的村子忽然发生变故了。

事情的发生正是在大家欢乐地在田野上工作的时候。开头由一个农人带来一种可怕的消息：省军完全打败了；那仇敌的军队已陷落了县城，野兽似的蹂躏着一切，而且进攻到这村子来，枪声已隐隐地可以听到了。

这仇敌的军队，所以成为仇敌的，是因为去年的那一次战争，这一个县城里的居民——尤其是这村子的农人，曾明目地内应了省军。那末这一次敌军的重来，便没一个人不感到危险了。

“逃命呀！”立刻，这思想象一条毒蛇，深入地便穿进了全部农人的头脑。

大家都惊慌了。没一个人不弃掉这百年罕有的丰收的农事，而惶惶地，失措地，毫无主意地用恐怖的眼光看着，彼此陷入于无可挽回的悲惨的命运里面，发狂似的跑到自己的屋子去。

和平的一切便完全扰乱了。

这之中，男人是失去男人应有的勇敢的气魄了。女人呢，迷信的老太婆只声声哀怜地念着全村子都迷信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主妇们便忙于收拾那家中的细软，把许多东西都饱饱地用宽的布带捆在腰间，并且牵着抱着儿女们，年轻的少妇便担心她自己的节操和她丈夫的性命，只管危惧地打着抖。

一瞬之间的情景，便显得怎样的悲惨和纷乱。许多人开始逃命了。

都是全家人，带着全家里所能带的东西，扶着，拖着，哭声的喊着。失火似的向着东方的田野跑去。

太阳的光依样是灿烂的，照在田野上，所有未刈的稻都还是一种金色的波纹，闪耀而且颤动。复杂的人影在这阳光中就更见

复杂了。

人的哭喊的声浪也嘈敷地越加增高，于是那牲畜的——第一是狗的狂吠，便震撼了空间，变成一种万物动摇的可骇的景象。

鸡鸭也盲目地在地上乱跑了；牛儿也跑出了栏外，用沉重的头摆动着，哼着非常凄厉的变态的声调；笨伯的猪还是照旧的笨伯，只知在猪窝内愚蠢地打圈；驯性的山羊便万分靛辣地躲在墙角；这许多的畜牲也和人乱在一团了。

逃命的人是极其狼狈可怜地跑去了，那继续逃命的人还慌乱地继续着，这个村子已不成为一个和平的村子了。

但是那枪声，丧人魂魄的砰砰的响，已分明地步步迫近了来，尘土也一重重地飞起了，隐隐地在阳光中便现出了马队。

马队是一营人，在空中，高高地，散乱地飘扬着三角形的旗子标明是扑灭一切的军队，也正是这村子农人的敌人。

一切都绝望了，纵然是第一个跑得最快的逃命者，也不曾跑出这村子的界限，马队便铁墙似的把整个的村子围满了。

那还想逃命的农人，便在枪声的响中，跌倒了，躺在黄金色田野的上面，一个又一个的，接连着男人和女人。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人类最悲剧的一幕，充满着极端的叫喊和啼哭，一种碎胆的可骇的纷乱之后，这一营的队伍才吹上胜利凯旋的号，还示威地又响了三声枪，开走了。

浩浩荡荡的，这经过单面进攻的马队，便游行队似的走在田野上，仿佛并不曾作过什么屠杀的事，大家都显得非常安闲的样子。除了那刺刀上的血迹，还闪动于夕阳的晚照中，现着一点红色，以及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还余留着满足的快乐之外，便只有马蹄的声音和人影了。

然而留在这村子的一切，从马队走后便更显然了。所有的男人都流血地倒在田野上，菜园里，小溪边，……狼藉地倒着，有

的只剩着半个脑袋的。所有的女人，除了几个吊在屋梁上，几个全身赤裸裸地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床上，便也和男人一样，死完了。小孩子呢，他们本是可以幸免的，但也有几个被丢到路边，有的肚子中穿成了小洞的挂在树枝上。并且有许多鸡鸭被踏成粉碎了，泥浆似的也成为血肉混合的一小团；许多牛羊都受伤地呻吟着；每一条狗都张不开眼睛了……一切都是变样的，只有那按时而来的月光，还继续着太阳的灿烂，皎洁地照着这一片广阔的田野，现出那丰满的稻穗，吹在夜风中，带一点微微地银色的波动，以及满地上都寂寂的躺着不完形的尸首。

这村子便变成一个古怪的村子了——一直到十年以后，除了几个垂死的老太婆，便都是差不多高低的十岁和十一岁的小孩子。

原载1929年2月10日《红黑》月刊第2期。

美的戏剧

白峰伸开手臂，弯腰地打了一个呵欠，因为他写完了名为“美的戏剧”一篇剧本，觉得十分疲倦了。

夜已经很深，日间里所响动所叫嚣的一切声音都寂然了。如同这烦杂的社会也和困顿的人类一样休息着。这幽默的情景，证明这时候并不是工作的时候。

他看了表，不现着何种表情，却暗暗地诧异，辰光是如此之快地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两点多钟了。

虽然他觉得应该去睡觉，但在他的头脑中，还剩留着那剧本的人物，以及这剧中的情节，结构，对话，仍然象烟似的，氤氲着，飞来飞去。这复杂的，几乎是零零碎碎的想象的余影，使他感着疲倦而又兴奋。他便又从头看了一遍剧本。原稿是四十页。一页一页的看，看完了，想着，但是都找不出毛病来，甚至于除了一两个错字之外，要改动一字也无从下笔的。他觉得这一篇剧本实在是好剧本，或者，如果坦然的说，这剧本是他的成功作品，也并不为过。于是在他的心中，便感到满足的浮荡着一重欢喜了。他立刻把原稿封入一只信封，决心寄给女神月刊去，这月刊是纯文艺刊物，说是代表了中国整个文坛的。

贴好了邮票，一种新的希望便落到他的心坎上了。他忽然感到，这剧本，一发表出来，纵然不敢说会轰动文坛，使许多作者

惊诧，使无数读者倾慕，但在落暮似的黯淡的文艺上涂了新的色彩，却是毫无疑义。那末，努力于研究新剧的团体便立刻把这剧本排演去，自然也不是十分意外的事了。

想到得意的事上，白峰的脸上便微微的显了笑容，但同时他又觉得应该睡觉了。

他灭了电灯，这房子在一瞬间便完全黑暗了。一到他躺在床上只看见一片淡薄的月光。这月光从溟色的天空中穿进窗子，使人可怜似的怯怯的躲在墙角上，而且，正对着他的脸。他不愿看。他用力的把眼睛闭上了。可是这月光依样在他的眼中。他想去理会这一片白色，但他反联想到和这白色有关的夜，以及夜里的一切了。甚至于他想到这时候在四马路上也许还站有拉不到逛客的野鸡吧。

“天不久就要发亮了呀！”他自语的想。然而他是兴奋的，一种过分的疲倦使他的精神散乱了，他已经不能安心地让瞌睡管理了他。慢慢的，他的思想便愈加复杂起来了。但他已经忘了月光，因为别种有力的思潮淹没了这白色的印象。他又想到他的剧本。这一次对于剧本所生的想象，是大胆的，堂皇的，得意而且美满。他恍然——如同真实地走到了人生最荣誉的地步。因为他开头便想到那“美的戏剧”被公演了。这剧本公演的广告登遍了上海的报纸。在这时他自愿捐赠了他的排演权。可是人家又专诚地来请求他的指导。于是他自己便在这戏剧试演时说些意见，而同时便得了许多尊敬的恭维，大家都把他看做一个天才。并且有一个艺术家模样的人还简单称呼他做莎士比亚。然而他对于这些崇拜的言词并不觉得可贵，因为他骄傲的自尊心已超过别人的赞叹。于是他联想到公演的这一天。本来演剧团曾请他坐特等包厢的，所以——其实隔开幕的时间还远呢——那个总干事便亲身用一辆汽车把他接了去。到了戏院门口，这戏院在许多天以前就有

人告诉给他，但他为了欢喜和骄傲的心情把名字忘了，这时他也不及去细看，只让那许多招待员把他挤上楼去，在人群中他俨然比别人都高一等的。虽说空空的坐在这样讲究的包厢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但他不知道什么缘故，总觉得他应该坐在这包厢。因此他的屁股挨着有弹力的椅子，也就不觉得有点新鲜，并且坐得一动也不动而且端正。他很想有人知道他坐在这里，而他自己的眼光，却是悄悄的，如同并不看人的一样，落到这边，落到那边，至于不曾忽略了一只空椅。其间他也常常意识着有许多眼睛，大大小小的眼睛，然而同样是充满着敬畏和羡慕的光芒集于他的一身。觉到这些眼睛在看他的时候他便微露一点笑意，他希望别人所感得的是他的尊严而又和气可亲。他听见许多听不清白的声浪，而这声浪，从一个两个的交头接耳的谈话看来，大概有一多半是在谈他的艺术，谈他的一鸣惊人，或者在研究或推想着他的身世，总之他是这成千观众的谈话集中的材料。如果能给他听清白一句，不管这一句是谈他的什么，他都愿立时给这个人同意或改正。不过他没有达到这一种欲望，因为人越来越多而声浪也越加混杂了。

在每一只空椅都坐满了人之后，开演的铃声便响了。

急骤的铃的响声，便一声声的响到他的心里，他的全身都起了一阵近似拘挛的作用，这实在值得他心虚和狂喜的，因为这铃声响后几乎便是他这一辈子的生死关头。

可是铃声响过了都不见动静，这缘故便使他的皮肤中又通过了一道电流，他实在担忧呢。

然而幕终于拉开了，就在这幕分开的当中，他一眼便看到比他的命运还紧要的两行字，字有斗大，写着：

白峰先生，最艺术的作品

美的戏剧

手掌的声音便立刻把人的耳子震得嗡嗡的了。的确，观众对

于这几个字发了热狂，而同时就有无数的眼光射到这一个包厢里来了。白峰呢，他的心是跳着；或者说他的心中有一只撞得不绝的鼓，不过为了那飞来的眼光，他又做了十分漠然不动于中的神态，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稳重的，不被掌声所激动的胸有成见的作家，因为喜形于色将使人家瞧不起。在他傲然俨然的时候，他不能瞒过他自己，他是惊愕地想着他变成这戏场里的惟一中心人物，实在连梦想也不曾想到的。同时他对于他自己便生了一种凛然起敬的心理，为的他从前不曾料到——不，是忽略了卓绝的天才和立世的荣耀的。一面就对于他自己声誉的飞腾便大大的惊讶起来。

“哼，也有这一天……”他不出声的自语了。这句话，是有着缘因的，就是他从前投稿给什么刊物，而编辑先生说他太幼稚退还给他了。于是他想到如果这个编辑还活着，还记得曾退过他的稿子，而且如果也知道了他的成名，不知要怎样的徬徨和惭愧呢。他很想就站到那个编辑先生的面前，但又一想，觉得那小子应该自己来请罪的。

他还想……然而掌声又响起来了。

于是“美的戏剧”的第一幕便开演了。一切的声音都寂然，这戏院忽然变成了教堂的样子。台上的布景是怎样的美丽而又逼真呵。那有色的电灯，吐着温柔的光，使舞台成为人间最可贪恋和失去一切忧愁苦恼的福地。这布景，使他吃惊了，因为当他写着这景致的时候不过是随随便便的写，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入妙。他觉得这剧本在实演中，一定更显著的表现了他的天才，这是实在的，并不是他向他自己夸张，因为他无须乎这种虚荣。不是么，这许多专为看他剧本表演的观客，单有这许多，不就是证明他不必再有什么欲望么？他实在满足得太多了。他除了用全力去记忆别人给他的恭维之外，一切工作都是多余的，似乎连第二篇

纵然也可以成为名著的剧本也不必写了。其实他写了这么一篇已经算得对全人类的贡献了。无论什么人不能再向他有所希求。他也不能让他自己再给人什么了。他这一生的工作——不，单单这一篇“美的戏剧”，他是很有资格而且很可以充分地享他下一辈子的清福的。

在他想得正浓郁甜香的时候，掌声又起了，原来他已忽略了舞台上的表演，第一幕已闭幕了。

人声便嘈杂起来。不消说，这人声是等于戏剧成功的证明，因为每一个观客的脸上都现着心满意足的样子，笑容可掬。

刚刚一停又继续开演第二幕。

自然，白峰的心情只是更难于形容了。总之，如果他没有什
么顾虑，他一定从包厢里一直跑到舞台上，向大众宣称说：

“中国的——其实是世界的戏剧可以不要再写了，因为戏剧已达到它最高的一点，因为我已经写出了这一篇‘美的戏剧’呀。”

当几个招待员又拥着他下楼去的时候，在挤来挤去的人群中，这一次是着实地感到实在比别人高一等的。

于是在作过了而且还保留着这灿烂辉煌的幻想的第四天，这一天实在值得记忆的，因为那代表了整个文坛的女神月刊寄来了一封信，一张开便跳进他眼中的是这几个使他几乎是消魂的字，

“美的戏剧真是美极了，单在一幕上接了二十四个的吻便是出人意外的美……敝刊决提前登载！”

他恍然觉得他有实现那许多幻想的希望。

录自《也频小说集》，1936年1月大光书局出版。

船 上

船停着。

本来，账房的挂牌是铁准夜间十二时开船的，但天色已朦朦地发亮了，那吊货机还在隆隆鏗鏗的响，运夫们也依样在搬掬那笨重的货物而哼着单调的粗鲁的歌声。在隐约的晨曦之中，在黯淡而且稀小的灯光底下，那些小贩子，客人，苦力……等等来来去去的拥拥挤挤，把尘土带来又带去，给弥漫了，使人要无缘无故的感到被什么东西压迫在心头，鼻孔窒息，喉管里痒痒的——有一种欲呕的味儿；而且因神经受了各种的喧嚷，纷扰，响动，在微微地颤震，头脑昏昏沉沉的，一个人，也象是从深睡中，给人拖到礼拜堂去诵圣经那样的渺渺茫茫……。

在将要收锚而还在上货的海船上的搭客，都会有这一种的感觉吧。

船，远看去，宛如一座小小的孤山，倘若说小点，迫肖些，却象一条鱼，尖头圆尾，上面微红下面墨样黑的。那深黄色围着窄窄白圈的烟筒，时时喷出或淡或浓的烟，缕缕的袅上天空去，飘散了，成为水边薄薄的朝雾。象这船，如果浮荡于无涯碧波的海里，在清晨，在晚上，或在霞影，星光，和微雨里游行，给雅致的人们看去，是很有一种异样的天然的美吧；但这时，却呆呆的停泊在满着黄泥水的小河中，依傍水泥做成而带有怪臭气的

码头旁边，并且船上是那样纷乱的拥挤满各色的人，再和那岸上一堆堆如坟墓的货物相衬，便现着讨厌的，笨重与丑陋了。

因船过了挂牌的时刻还停着，隆隆铿铿的在上货，许多的客人都心焦了，有的从床铺上昂起头来，但多半都把脸贴在枕头上，在倦眼惺忪中，纵不认识，也勾搭着你一声他一句的说出关于船还不开的话，其中便带着不少诃责，生气，却不怎样的专心和激昂。那些小贩们，正因这机会想售尽那筐里篓里的余货，反分外有劲的大声大声叫卖。自然也有许多极亲切的人们，为不得已的分离，含情相对，而悄悄地侥幸着——欢慰这开船时刻的迟延。

船还不开，天却大亮了，太阳照得江水通红。

许多搭客们，这是官舱，房舱，和吊铺的搭客们，于是全起来，大家对于开船的误时，便生了较大而且较有力的喧嚷。

打统舱船票的搭客哩，他们因为货还在上，不准入舱，只一个或几个的挤成一块，密密杂杂的堆在船栏边，看去只象是猪之类的牲畜吧，那样的蜷伏着，简直不是普通人的模样，他们一面小心的看守那极简单的行李，一面给疲倦围困着，不安宁的一下一下的在打盹。这些人，听到那些人对于船上的账房加以种种攻击的论调，便用同情的声浪去响应，却只是忽然的，零碎的，不敢说出整句责备或生怒的活来，为的恐怕那势利的茶房们，要向他们哼一声，或用极鄙夷轻蔑的眼色，代表这意思：“你也嚷什么，住统舱的！”

其实，船无期的尽停着，那些归乡，服务，以及情形不同而目的一样的客人全心焦了，这也难怪；因此，便有等得不耐烦的客人，一个两个的到账房去质问。

“船怎么还不开？”

说这话若是属于住官舱的客人，那末，账房先生的答语，就很

和气，有时竟把含笑的脸儿去表示一些谦让。若是去质问的人是房舱的搭客，这还可以。要是住吊铺的客人也去质问，那账房先生的神气就有点懒洋洋了。至于打统舱票的那些茶房们所最轻蔑的穷客，关于开船或别种的事，要直接和账房先生去说话，就莫想，假使冒险地去尝试一下哩，到结果，讨得一个没趣，是无疑的，因为账房先生的眼光，对于这一伙人，是非常的善用那鄙视，尊严，和冷酷的。

“快，快”，若答应，账房先生总是说出这两字，声音是极其流利，习惯了的，一面他又把手指头沾了一些口沫，轻轻的捏开那不平叠着的许多洋钱票。

“快。太阳都出了，货还没有上完……”听到客人这很不耐烦的诘语，账房先生也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态度，眼睛从金丝边眼镜上面向客人看看，倘若这客人的服装很阔绰，或是神态很尊严，总而言之是上中等社会之流的，便含笑，很温和的回答了，然而所答的话依然是“快，快，……”

因质问所得的结果不是准确的开船的时刻，心焦的客人们愈见愤愤了，便散散的聚拢着，又开始你一句他两声的说出许多连刺带骂，生气和警告的话。其中却充满了各人的懊恼及焦灼。

“退船票去！”也不知是谁忽然嚷出这一声来，大家便因此起了一个波动。

“对了！对了！”这是一个脸上有八字胡须的。

“退船票去！”这句话接连地回响着，并且愈传愈远了，不久就成为有力的，含有暴动性的一种号召。

大家很激昂的喧嚷，可是账房先生却依然安静的做他的公事——数着花花绿绿的洋钱票。

“退船票去！”许多时候都酝酿这件事。

看看太阳从河边升到天上去，渐渐的，各种在阳光底下的

影，便将由斜而正了。然而这个船，货还在上，显然在午前是没有起锚希望的！于是那些心焦的搭客们便真实的愤怒了。

“退船票去！”八字胡须的客重新号召，接着他自己就叹息一般的喃喃说：“真是，岂有此理，真是——”

不少的客人就附和，而且实行了。

“退船票去……”

大家嚷着走去，到账房门口，那账房先生还在低着头，数着洋钱票。

“船到底还开不开？”

“快，快，”

“那不行……”

“退票就是的！”客人中却喊。

“快，”可是刚说出口，第二声就赶紧咽住了，账房先生抬头看这许多人。

“什么？”他问。

“退船票！”这声音是复杂的。

“退船票？我们这船上没有这个规矩。”

“不开船，那不退船票不行！”

“退船票！”这声浪更汹涌了；因为那些打统舱票的所谓穷客，在平常是忍耐着茶房们和账房先生的侮辱，这时却藉着人众的气魄，便乘机发泄他们的含恨，于是自然的参加到这人堆里来了。

“船就要开的，退船票可不能。”

“不能不行！”

“不能退！”账房先生也很坚决。

“不行！”

形势更紧张了，退船票的人愈聚愈多。

茶房们得了账房先生的叫唤，便雄赳赳的想拖开众人，但在这一刻中，完全的成为一种暴动了。

“打！”两方面都用这口号。

本来这船上的声响是非常纷乱的，但是到这时，各种的动作都停止了，只听见喊打的声音，以及关连于肉搏的一些响动，和板凳，木杠，碗，这之类的飞腾。

集拢着要退船票的客人是很多的，大约总在五六十左右吧，但到了打，其实只在茶房们动手时，便有大多半的人——这自然是所谓上中流社会的人，必须爱惜和珍重他们的身体的缘故，所以在别人用起武来，自己就宁可示弱些，不当冲的悄悄地跑开了，这样的并且还可以旁观其余的人是如何的在那里挥拳，踢脚及流血。因此，茶房们虽然只有十来个，却也很从容的对付那些不曾走或不及走的余剩者了。

然而到结果，因了打统舱票的那些穷客，大家为私仇或公愤，自愿的冲进战线去，茶房们便屈服了，血脸肿鼻的，有的鲜红的血在脸上、手上、腿上流着，垂头的跑开了。账房先生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抱着洋钱票躲在床底下，怯怯的，脸色变了青白……

因了客方面的胜利，最先喊打而又作观战的那些官舱和房舱的恍若绅士们，于是又有劲的大声叫：

“退船票！”

然而铁链子已沙沙哗哗的响着锚，起上了，船身就摆动起来，开驶了。

茶房们象被征服的鸡，一个个无精丧气的，无力的散坐着，自语一般，说出掩羞的，凡是战败者都难免的那些不服气的话，但只是低声的，几乎低声到除了自己就没有人会听见。但他们，一眼瞧到红鼻子，蓝眼睛，脸上被过多的血所充满而象是长着斑点似的外国人，大约是英格兰的土产吧，同几个山东的水手阔步

的进来，样儿就变了，精神而且勇敢，也象临死得救的一匹狼或狗，和垂头丧气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人，然而在这样快的一瞬间，能如此大变，真亏他！账房先生也抖去他衣服上的灰尘，暗暗的欢慰着这个外国人的来到。

看模样，这红鼻子先生，象那样傲慢的昂着头，眼中无人的向周围看望，是船主，大副，或大车之类吧；他尊严的开口了。

“闹什么？”用他本国的言语，声音却是不耐烦的。

虽说这红鼻子先生的蓝眼睛并不曾望到任何人。但账房先生却立正着，垂直手，卑恭得几乎要发颤，使用不准确的英语回答：

“客人要退船票。”身体却不禁的畏缩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开船迟了时刻。”

“是谁这样的？”

“那些——”

账房先生便用手指着官舱，房舱，和吊铺。然而这些客人，在发现外国人进来的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心理，便各自关起门，住吊铺的也躺下去把棉被盖到脸，每个人也象要避免一种危险，或表示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与己无干似的。

“还有——”账房先生的手又指到那些打统舱票的所谓穷客。

这红鼻子先生把尊严而同时又是轻蔑的眼光向这些和那些毫不经意的看一下，随着又格外现出那英格兰土著特有的傲慢的神气。

“象一群猪，这蠢货！”对那些穷客发过这判断，红鼻子先生才开始微微的快乐的一笑。

“不准退船票！”

他命令，于是走了；强壮的山东水手又无声的跟在他后面。

账房先生既得了保障，茶房们也得意的扬眉了。幸而搭客们却无条件的表示了退让，安安静静的各归各的位，纵不断的听见茶房们很难堪的冷语和嘲笑，有时竟至丑骂，也依样严守着纯粹的无抵抗主义了。

能够不发生第二次冲突，不消说，这是在茶房们所夸张的意料之中，同时又是使他们继续着夸张的许多资料。

到夜里，因了红鼻子先生的命令，统舱的大门——其实只有两方尺大的一块四四方方的铁板——给锁住了。那些所谓“象一群猪”的穷客，便实行象猪一般的露宿在船栏边；在那里，他们可以听见那官舱里面的客人从小小的圆窗中流出来的鼾声，或别的声响。

船在呼呼风声中，就肯定的向黑暗的渤海前进。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牧场上》，1929年8月
20日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珍珠耳坠子

一天下午，在富绅王品斋家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

当这个富绅用快活的眼睛看他所心爱的第三姨太太时候，无意中却发现在那娇小的脸庞旁边，在那新月形的耳朵底下，不见了一只珍珠耳坠子。

他开始问：

“看你，还有一只耳坠子呢？”

姨太太正在低着头，用小小的洋剪子剪她小小的指甲，她好象还在思想着什么。

“看你，”他又问：“还有一只耳坠子呢？”

她斜斜地仰起头，看他，一面举起手儿去摸耳朵。

“在那边？”她含笑地问他。

“左边。”

证明了，她的脸色就现出寻思和踌躇起来。

“怎么……”她低声地自语。

他用一种等待回答的眼光看她。

她开始向化装台上，衣柜上，茶几上，……这间房子里面的东西全溜望过了，然而都不见，并且她用力去思索也没有影响，她是完全不知道究竟这耳坠子是失落在何处。于是，一种恐惧的

观念就发生了，她的心头怯怯地担负着很重的忧虑。因为，象这一对珍珠耳坠子，纵不说价值多少，单凭那来源和赠与，就够她很多的不安了。她知道，倘若这耳坠子真个不见了一只，为了金钱和好意两方面，她的这位重视物质的老爷，纵喜欢她，也一定要发气了，这场气又得亏她好久的谄媚，撒娇，妆气，以及想尽办法去伏侍，满足他的快乐。这是怎样为难的苦事！其次，为了这对耳坠子，在两个星期前，她还和正太太和二姨太生了争执，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胜利，可是现在把它丢了，这不消说，是使她们嘲弄和讥笑的。还有在她自己爱俏的心理上面，忽然损失了一件心爱的妆饰品，也是很惆怅，郁郁的，很不快乐。因为以上的种种缘故，她的心里又忧又苦恼又焦灼，脸色就变了样儿。

她许久在踌躇着。

她的老爷却又追问她：

“怎么，真的不见了么？”这声音，显然是有点气样了。

“是的！”她想回答，可是她不敢，未来的一种难堪的情景展布在她眼前，使她害怕了。

她想，假使说是无缘无故的丢了，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一来，那各种的诃责和讥笑是怎样忍受呢？

“那么，”她悄悄地计划道，“我不能忍受那样的诃责和讥笑，我应该撒一个谎……”于是她端正一下脸儿，作了一种记忆的样式，把眼光凝望到脸盆架上。

“怎么，真个丢了么？”

关于这声音，这一次，她已经不象先前那样的局促，她是有了把握了，爽利的回答：

“丢了，”她说，“不会吧，我刚才洗脸时候，放在这上面……”手指着脸盆架上的胰子盒旁边。

“那，那不会丢。”她的老爷有点喜色了，接上说：“找一

找看……”

她就站起来，走过去，妆作十分用心的寻觅了一会，就诧异的，疑惑的自语说：

“不见了……奇怪！”

“怎么就会不见呢，放在这儿？”她接着说。其实在她心里，却觉得有一种自欺自骗的可笑意思。

她的老爷刚刚现出的喜色又变样了，近乎怒，声音急促的问：

“真丢了？放在这儿么？岂有此理！”

“记得清清白白的……”

“有人来过么？”

这句话，忽提醒了她，于是一种卸责的方法她就想到了，她故意低下脸儿，作寻思模样。

过了一会，她说：

“除了小唐，没有别人来；陈妈吴妈她们都在外面……”她觉得老妈子们都年纪大，怕会争辩，而小唐却是哑巴嘴，易于诬赖的。

所谓小唐，那是一个小孩子，十六岁了，他的矮小却只能使人相信是十二岁，他是王老爷的乳妈的孙儿。这个老妇人在三年前的一天死了。当她还有感觉的时候，她凭了自己在中年时所牺牲的乳浆和劳苦，她带点眼泪的把小唐送到王家来，作点轻便的差事，算是小厮吧。因为她的儿子当兵去，一离家就没有消息；媳妇呢，是渐渐地不能安居，到外面去和男人勾搭，终于不明言的坦然结伴去了。……这小唐，在他祖母死前半年的那天，也象一匹羊，就送到王家来了。虽说他是来当小厮，但无事可做，却成了同事们的一件极妙的开心物件，因为关于他母亲的故事便是最好给人家取笑的材料；可是因他的模样小，又老实，王老爷就常常叫来吹纸煤子，侍候水烟袋。……

只要王老爷在家里，他便常常进到内房来。

这时，为了珍珠耳坠子，这个姨太太却想到他。

然而王老爷却回答：“小唐？不会吧，他很老实的！”

“那么，没有别的人进来，我的耳坠子怎么会不见呢？”

这自然是一个很充足的理由。王老爷不说话了，他开始呼唤佣人们。

连续进来的，是三个老妈子。她们知道了这件事，为了地位和自私心，都极力的摆脱去自己，又殷殷勤勤地在房子里盲目的乱找，一面象叹息又象是诅咒般的低声小语。

“不用找了！”她说，“陈妈，你去叫小唐来，这自然是他——”脸上，显然是充满着怒气了。

不久，一个只象十二岁模样的小孩子默默地跟着陈妈走来，他似乎已知道了这不幸的消息，神色全变了，眼睛发呆，两只手不知着落的在腿边髌髌。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跨过门槛，进了房。

看情形，他害怕了，怯怯地紧站在门后边。

“小唐，”王老爷对他说，“你刚才在这儿，你看见那脸盆架上，姨太的一只珍珠耳坠子么？”声音虽然很平和，可是眼光却极其严厉。

他吓慌了，连连地摇起头。

“说出来，不要紧的！”姨太好象忘记了是诬赖，当真样说出类乎审判官的口吻了。

“对了！”王老爷同意她的话。“你拿出来，就算了，什么事也没有。”

“拿出来，不要紧的！”陈妈也插嘴。

“拿出来。不要紧的！”其余的人都附和。

然而小唐被这样严重的空气给压住了，他不但害怕，简直是想哭了。他不知应该说出怎样的话。

“不说么？想赖，那是不行的，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自

然是你！”

象这类考究的话，姨太太，王老爷，老妈子，他们把各种的恐吓，温和，严厉，以及诱惑，全说过了，可是小唐却始终紧紧地站在门后边，没有回答。因此，由贼人胆虚的原则，看小唐那样的恐慌，王老爷就把这罪犯确定了。他最后怒声的说：

“小唐，你再不说话，拿出来，我就叫人用皮鞭子抽你五十下了！”

“皮鞭子！”这三个字的声音真象一把铁锤，在小唐的心上痛击了。他不禁地战栗起来。因为，在平常，当年纪大力气大的同事们拿他作乐的时候，他们曾常常舞动过这皮鞭子，有时故意的落到他身上，纵不曾用力，却也使他经过了两三夜，还觉得痛。现在，忽然听见主人家要抽他五十下这皮鞭子，想起那种痛，他的全身的骨骼都几乎发了松，他哭了，眼泪大颗的连着滚下。

因了哭，王老爷更发怒了，暴躁象得了狂病。

“滚去！”他粗声喝道：“滚去……这不成器东西。”同时，他又转脸向吴妈说，“把这坏东西带去，叫刘三抽他五十下皮鞭！哼……”

小唐想争辩，但又害怕，他知道这件事是冤枉，是一种诬害，然而怎样说呢？他战栗着！

“不是我……”他全身的力量都放在这上面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理会他，吴妈并且走近来，拉他走；可是他站着，怯怯的，却又象钉在门上似的紧挨着。

“滚！快滚……”王老爷的怒气更盛。

小唐发怔了，他好象没有意志似的随着吴妈走出去，眼泪便不住的代表的诉苦。

“真可气……”姨太太还唧咕着。

“都是你，”王老爷却埋怨，“要不放在那上面，怎么会丢

呢？”

“这孩子近来学坏了，好象刘三他们说，他常常跑到小庆街，在江苏会馆门前赌摊子……”也不知是讨好，还是幸灾乐祸，但多半总是为夸张自己吧，陈妈忽带点笑意的说。

“自然是他——”

“丢了看你怎么办？”

“你再买一对给我就是了。”

“再买？那里有这许多钱！就是再买，横直老大和老二她们，也是要说闲话的。”

“我不怕，让她们说去好了……”

在对话中，从外院，忽然传来了隐隐的哭声，这自然正是小唐挨着皮鞭子。

虽说房子里严重的空气稍变成温和，可是这一件事情总未结束，大家都还各有所思。在王老爷的心中，他非常懊恼地想着耳坠子的价值是三百元。姨太太却挂念那正太太和二姨太的嘲弄和讥笑。老妈子们，那不消说，她们是悄悄地感到侥幸，以及设想更完全的方法，免掉这件事的干系。

在很久的时间中，这一家人几乎是这样的混过。

到夜里，在小唐被逐出大门外去睡觉的时候，姨太太照常样，伏侍她的老爷到床上，老爷因体弱而厌睡了。她忽然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只珍珠耳坠子。这时，她不禁暗暗地失笑，她想到这只小东西，一定是在昨夜的疯狂中，不知不觉地丢下来的……

耳坠子得着了，这自然可免掉那嘲弄和讥笑，并且又有了一件心爱的妆饰品，老爷也欢喜了。

想着，想着，快乐终把她引到睡梦去。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牧场上》，1929年
3月20日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黎 蒂

她自己名她的名字做黎蒂。

黎蒂，她是孤独地飘泊到北京来的一个飘泊者。因为她看见这红墙黄瓦的都城，还是初次，故在此地没有熟人；她所认识的，全是为她自己冷清清地住在公寓里，感到寂寞，无聊，时间悠长和空间压迫的缘故，用这“黎蒂”名字写信给那些曾听说而不曾见过面的献身于艺术的人——是这样认来的几个朋友。象这些朋友，自然，对于她的身世，家庭，和其余的一切都渺茫极了；他们所明显地知道她的，只是她生得又美丽，又飘逸，又有使人不敢怠慢的庄严和骄傲——除了这些，便是从她闲谈和歌吟里面，辨别出她的声音是属于湖南的腔调了。可是，虽然他们知道她的仅是这些，这些全属于感情外表上的认识，但他们却都非常的表现着敬重；因为在她平常的谈话里，他们觉得她有超越的思想，丰富的学识，和一种足使人叹服的豪放和坦白；因此，那先前对于这个奇怪的飘泊的女友所生的许多推测，以及过分的怀疑，都倏然消灭了。并且，当他们几个人在一处说到她的时候，还常常带着怜惜的意思叹息着——

“黎蒂，她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子！”

这句话，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发生了效力，他们的全部思想几乎只被这一点点的事情占有去了。因此，为了要解除这个纠

缠不决的问题，在这些朋友中，曾有几个自认和她有相当友谊的人，极诚恳的问过她：

“黎蒂！假使你承认没有错认了我们，我希望你这样，你可以告诉你的一点历史，让敬爱你的朋友更深的了解你么？”

“不能！”她总是这样的回答，“我是极力的想忘掉我的过去！”接着她便缄默了。

得了这样的一个失望，朋友们却以为在她过去的的生活里有什么不幸的事，都不愿去触动潜隐在她心中的痛苦，便各自静默着，不再多问了。由是，他们以为象这样一个又年青，美丽，又有学识的女子竟已遭遇了不幸的事，觉得宇宙间是太惨澹了，叹息着，同时又带些愤怒，虽说其中也有好多人，因为她严守着她过去的一切，曾觉得她的神秘，并且疑惑着，不安着，甚至于把她过去的的生活，揣想出许许多多异样的不幸……可是，到结果，也和别的朋友一样，不能确定的带着叹息地懊恼了。

“真奇怪！……但也许是我们还不配去了解她！”

在想着她而懊恼时，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去宽慰自己。

其实呢，黎蒂，她也是的确是一个不易给人了解的人；因为她从知道曾存在在这个宇宙间时候，她就没有真切的了解过她自己。她只是沉沦在破灭的希望和无名的悲哀里面，但又不绝地做梦，不停地飘泊，痛惜而终于浪费她的青春和生命……总之，为了寻求某一种的生活，忽而欢乐，忽又沉郁，她是这样的女子。

她因为带着这样的一个命运，无形中便炼成了异常刚强，果敢，善于悲愤而又富有热情的性格。她常常觉得自己的超越，有的是不凡的抱负，聪明，便微微地笑了；但一想到她所曾经历的人生道上，和所遭遇的种种使她厌恶，悲愤，甚至于灰心的事物，便又惨然沉默了。在她沉默时候，她看出这宇宙是一片茫茫的沙漠，没有春的温暖，秋的凄清，更没有所谓同情和爱，可是

在她倨傲地笑着的时候，她又忘却了一切丑陋，愚蠢，无聊，以及人类的卑劣，和她自己所有的不幸了，便又迷醉在许许多多象清泉里面的霞彩一般的既逝的美梦……

因为她的心灵在瞬间会变幻出两极端的灰色和灿烂，所以她不能安静于固有的习惯的生活。她是在某一个地方住了两个月或竟是两个星期便感到陈旧，不满和厌烦了，于是又开始漂泊到另一生疏的地方去——这样不断地增长她的年岁，同样，她对于朋友，虽说也曾发生相当的友谊和诚意，但不久——也象对于地方一样的——便感到感情的疲倦了。……总之，简单地说，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用一个新的名字，寻找几个新的朋友，黎蒂是这样的生活着。

她这次漂泊到北京来，又是这种生活的演进了。

北京，象这个古国的都城，虽然她曾觉得有不少异样的意味，但同时也有很多的事情使她觉得讨厌，可悲，和可笑的；因此，要使她发生浓烈的兴趣和难舍的依恋，却也同其他的地方一样，在她的眼睛里面，不久就会变成讨厌的一件东西了。

至于在北京认识的新的朋友，黎蒂对于他们，除了关于她的历史的考察，她依样是坦白，豪爽，倨骄，和他们谈论一切，玩耍一切，并且肆意的说着凡是女子多不肯说的话。有一次，几个朋友来到她那间小小的寓所，大家闲谈着，好象是从电影，公园，马路，至于抢劫，革命，战争，……但也不知怎的，忽然谈到中国现代妇女的身上了。

“女子只配当姨太太！”她说。

朋友们以为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含着讥诮或愤懑，便都静静地，各用一种惊疑的眼光望着她。

“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她泰然地说。“事实确是这样的，现在可说是没有一个女子曾独立过！”

“那末，”一个朋友因她的态度很温和，故意的质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当姨太太呢？”又带点戏谑。

“我么？”她正经地回答，“我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于是她又缄默了。

在她缄默的时候，她照样是不愿有一个人在她的周围，刺戟她的感觉。为了这一种无可忍耐的自私，在她低着头追索她的青春，欢乐，希望，以及她的烦恼，伤心，和怜悯她的不幸的命运里面，她突然昂起头去，坚毅有力的说：

“朋友，你们走吧，我现在是痛恨我自己也居然是人类！”她的眼里充满着泪光。

虽然不认为是侮辱，并且还能深深地原谅她心中的隐痛，但朋友们终因她的悲欢太无常，觉得空气由活泼变成静寂，变成严肃，此外还为了不愿增加她的痛苦的缘故，便都默默地走出去了。

“真奇怪！”他们在路上全叹息着。

然而，孤独地坐在静悄悄的风子里，不久，黎蒂又慢慢地感到寂寞了。

于是她又热烈地盼望着任何一个朋友来到。

“给我快走吧，你们！”

这是黎蒂常常烦恼地驱逐朋友的话。但说也奇怪，受了这样无端的怠慢，朋友们却都能安静的忍受下去，还替她抱着很大的不安，并且彼此暗暗地想，“算是朋友的，是应当使她快活些！”似乎她有一种使人不能遗弃的魔力。

在这样的朋友中间，若说比较来得极其诚恳，忠实，殷勤，依恋，……差不多把整个热烈真纯的心献给黎蒂的，要算是罗菩了。罗菩，他认识黎蒂的第二天，在太阳的光辉还隐约在云端的时候，便把一朵含露的鲜艳的蔷薇，放在一个淡青色精致的纸盒

里面，送给她；并且，在花枝上头，他还系着一张摺叠的纸条子。

“如果这一朵花儿能使你减少一点寂寞，那我的愿望就是达到了！”纸上面的字是写得非常的秀丽和端正的。从此，他便常常——几乎是每天一清早，便到黎蒂这小小的寓所来；只要黎蒂不向他说“走吧，你！”他会毫不疲倦地一直坐到夜深，到黎蒂实行就寝时候，这才惘惘地回转去。他对于黎蒂，已是这样的超越过友谊的了。然而黎蒂却没有何等异样。虽然她也曾知道他的好意，但这样的好意在她的眼里看来，是太平常了，只象一只乌鸦从树枝头飞过去一样。因此，她对于罗菩，也象和其余的朋友，在她得意，欢乐，狂放，或倨傲的时候，大家谈谈，笑笑，玩玩，……到了疲乏和厌倦了，便同样的使她怀疑，鄙视，至于很不高兴地说，“愿你和别的人一样，不要在我的周围！”听了这一句难堪的话，在每次，罗菩都很伤心，他想：“我确是和别的人异样呵！”可是他终于低声地说，“好吧！”便掩着脸无力地走开了。

有一夜，因为黎蒂又无端地烦恼起来，罗菩又被她驱逐了，但他只走到那小小的胡同口，便从他的又凄凉又迷惘的心里，强烈地浮上起不安来了。

“我应当去慰藉她！”他想。这时，他已被某一种的力主宰着，统统忘记了黎蒂给他的无情，冷酷，以及许多使他难堪和伤心的事了。他急忙地转过身去，走向黎蒂住的那房子。

“她为什么总是很烦恼似的？……”在短短的路上，他默默地想，脚步却走得更快了。

薄弱的灯光从绿纱上透出来，很刺戟似的映到他眼里，他觉得胸部热烈着，身上有点颤抖了；但同时，一种高亢的，激越的，却又很凄惨，很缠绵的箫声，从窗里流荡出来，于是他倾着耳朵悄悄地听着，便痴呆地站住了。

“我不能不可怜你！”他想着，眼泪便落下了。

仿佛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才听见箫声慢慢地低弱去，模糊去，近于停止了；可是，紧接着这模糊的箫声，又陡然的奔起了极坚毅极沉痛的叹息，和嚤嚤的哭声了……

“真糟糕！”他叹息了。这时，他觉得要安慰她，是不能再等待了，心头流荡着无限热诚和希望的举起手腕，推开房门，进去了，象一个得胜回家的勇士似的。

房子里充满着又阴森又凄凉的气氛。

“那个？”她厌恶的问。

“我……”他嚤嚤地回答，走向她面前去。

黎蒂便从床上奋然坐起，怒目地望着他，严厉地说：“你又来做什么？”声音却嘶哑了。

“我……我只为我的不安！”

“请你不要这样！”她还愤怒着。

罗菩失望了；垂着头。

“我是不须乎可怜的！”她又说。

“这算是可怜么？黎蒂！”

黎蒂缄默着。

于是罗菩又接着说：

“听我的话吧，黎蒂！要是这样放浪的烦恼下去，你真是太作孽了！”

“不要理我！”她冷冷地说。“走吧，你！”便懒懒地躺下去，又吹起河箫了。

另一个深夜。

在万籁都寂寥得象死了，只有一盏黯澹的半明欲灭的油灯，默默地立在桌头，象有无限悲哀地望着黎蒂喝酒的时候，那房门

突然轻轻地启开了，进来的是罗菩。

“又是你！”黎蒂见到他，不耐烦地说。“你又来做什么呢？”手里的一杯酒便喝了下去。

“……”罗菩想说什么似的，嘴唇微微地动着。

“让我一个人吧！”她又说。

罗菩便耸一下肩膀，用了很大的力气，颤声地说，“唉！你怎么又这样不要命的喝酒？”

她听着，却狂笑起来，非常倨傲地望着他。这样的表现是大出罗菩的意料了！他低声地问：

“怎么，你醉了么？”

“我醉么？”她的声音又雄勃又清脆。“你记着：在世纪的末一日，也只有醉人才是醒者呵！”

罗菩于是缄默了。

“让我一个人吧！”她又倾了一杯酒。

“不能！”他嚅嚅地说，声音已颤抖了。

黎蒂便侧过头去，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望着他。

“不能！”他自语般重复地说。

“为什么呢？”她问，顺着又喝下那杯酒。

罗菩这时候象着了凛冽的寒风似的，全身抖擻着，眼睛呆呆地望着黎蒂，又耸一下肩膀——这仿佛是用来增加他说话的力量。

“我……”他的声音却依然是颤抖极了。“我能够怎样向你说明呢？……呵！但这不是你的不幸！”

“够了！”她打断他的话。

“不要这样的矫情吧！”他深深地呼吸一下，接着说：“总之，黎蒂，我不能让你这样任性地糟蹋你的生命！”

“我还有生命么？”她又狂笑了。

“但是，我不能听你这样说。”

“让我一个人吧！”她又冷冷的。

“请你做一点公德，黎蒂！”他的脸色苍白着，声音更颤抖了。“不要这样说吧。”

“那末，”她的态度突现正经了，很安静地说，“你要知道，无数曾和你一样的朋友，我现在统统把他们忘记了。”

“我不管这个！”他坚定地说。

“象这样，你是只顾着爱我了。”她安静地望着他。

但罗菩却低下头去，静默着。

“为什么一个男人定要一个女人呢？”她轻轻地叹息一声，便接下说：“男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孤独者，那末，在这个宇宙里，是没有比他更自由，更快乐，更能骄傲的东西了。”她望一下罗菩。

罗菩的全身颤抖着。

吐了一口气，黎蒂又说下去了：“顶好一个男人不要女人！要了女人便糟了，任何事情都不能自由了……”

忽然罗菩打断她的话，说：“可是……”喉咙似被什么东西塞住，不成声。

于是黎蒂又接着说：“罗菩！你何苦也学别人那样傻呢？”

“不！”他用力回答，“我是只有这样的——”以下的声音又模糊了。

“你定要这个样么？”她放下酒杯，现着尊严，同时又是很惨澹地说：“好吧，让我忠实的告诉你：爱情，呵，爱情！象这样的东西在别人的身上或是值得幸福，值得赞颂，是可贵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我的眼里，却太平常了，我看去只象看一匹黑的猫，或象在某一篇小说里看见一个地名和人名，不过这样罢了！那末，罗菩，你又何苦在枯原上去求水呢？”她的声音也有点嘶哑了，眼里一层层地闪起了泪光。

听着，罗菩便掩着脸，隐隐地哭了起来。

“做一个聪明人吧！”她很诚恳地说。

于是，她又狂笑着，将瓶中所有的白兰地，倾到嘴里去了。

这一夜黎蒂是痛饮得沉醉了。她象死一般的直睡到第二天黄昏时候才清醒。她醒起时，罗菩已走去了，她想到过去的事，不禁地又凄凉又惨澹的叹息道：

“天咧！人生为什么总要不断的演着这样的戏剧呢？”于是她便写了一封信给罗菩，信里说：——

“我是明早便离开这古国的都城和在这都城里面的朋友了，但我没有留恋，只象离开别的地方一样，觉得在不久的时间，又会有一个新的境界，和几个新的朋友，来消磨我的未了的岁月了！当然，因了我过去的经验，你也无能单独地成做例外，是照样的和其余的朋友一齐被我统统地忘记丢了。”

这时候，正是深秋时节，凉风吹进窗棂，送来了萧萧瑟瑟的秋雨的消息，于是她丢下笔儿，无力地斜躺在椅上，凄惨地狂吟着——

槭槭秋林细雨时，

天涯飘泊欲何之？

热烈地奔流的眼泪，便落满了她的脸上和胸襟。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牧场上》，1929年3月
20日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两个妇人

不起劲的煤油灯的光，带着晚景的颜色，薄弱而且黯淡，却也把许多圆的，尖的，三角的，以及奇奇怪怪的形状映射在桌面上，那是一些酒具和菜碗之类的影子。

在这张桌的旁边，是两个妇人，她们的年纪差不多都将近三十多岁了。右边这一个是长长的脸，虽然脸上还留着一些粉质，却也显然是很黄，很瘦，一种过于愁苦的病态。相对坐着的那一个，比较胖些，但她的样子也带着忧郁的成分，似乎命运给她的也并不是快乐。这两个人所梳的髻子是一样的S髻。从这髻上，这两个人，在眼前的时代里，便证明是一对旧式的。

这时候，外面的许多炮仗声音，突然又响了一声雷，原来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这一个小县城里，大家还照旧地过着阴历的小年。

于是这长脸的妇人便自语似的叹息说：

“又是一年呢！”

胖的那一个也感慨地应和说：

“这世界越没有我们的份了！”便怨恨似的乾了一杯酒。

她的伴也拿起酒杯，但只在嘴唇上挨了一下，又放下了，好象放下了一件很伤心的事，嘘了一口气。

两个人暂时不说话。

在灯光下，这两个人的眼光，便看到那白磁青花碗里的清炖鸡，鸡头半浸在清汤里，和几只碟子里的香肠皮蛋等等，显着可伶的凌乱的模样。这些东西，都安静地放在桌面上，然而寂寞，如同排在祭祖台前的物品，不象被活人吃的。这景象，便触动了长脸妇人的孤独生活的感想，她开口说：

“这小年过得才凄凉呀！”

微微发颤的声音，给了对面人的注意，那个胖的妇人便从沉思里偏过脸来说：

“好在我们俩一样的。”这话似乎带点劝慰的意思。其实在她的心里所感想的也正是这单调的，毫无趣味的活寡生活。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命运，所以在走到这种人生最该诅咒的境况，在新时代里成为旧式的女人。因此她暗暗地埋怨她父亲，因为他不让她进学校，只把她关在家里读女孝经和朱子治家格言。她也恨到她的母亲，因为是那样严厉地把她的脚缠得又仄又小，只成为掌中的东西，以致于永远放不大。然而又怨又恨又伤心的是想着她的丈夫，他太没有良心了。当他娶她的那晚上，她是人间最可爱的宝贝，他尊称她做皇后。并且还说些男子自甘卑贱的语言。一直到他赴省进大学之前都是很恩爱的。这薄情的男子！他一进大学就变心了。甚至于到了外国刚刚三天便来信说：“看见博物院中展览着中国的三寸金莲和红缎绣花鞋，真是何等的羞辱呵！”他居然会忘记他自己曾沉迷于这小脚上面呢。想到这一点是可恼，可气，而且可恨的，于是她便重新斟满了一杯酒。饥饿似的乾了下去，如同这杯酒便是他丈夫的心。她近于悻悻的说：

“男子的血比十二月的河水还冷，心肝是铁的！”

长脸的妇人正在沉默着，牙齿间咬着一块鸡翅膀的骨，咬着，如同从这骨之中消磨着她心头的怨恨。于是便回答说：

“谁说不是呢？偏偏女人又会上他的当！”说了，在心中，

便飒飒的经过一阵酸的情绪。她想起来，她也曾怎样地给过她丈夫的欢心。这是上当的，一个女人把全身心都献给一个男子，并且完全信他。其实这怪不得女人，因为天赋给女人的是温柔，是懦弱，是容易迷惑于男子而受他的播弄。女人有什么能力呢？一生来便铸成属于他丈夫的。譬如丈夫赞美她象西施，象杨贵妃，虽然她自己的脸上是有着什么雀点斑点的，或者身体上有着某种的缺陷，而且她完全不知道所谓西施，杨贵妃是怎样的美人儿，但也觉得她丈夫的赞美也有几分对。女人便是这样子！有什么救药呢？从苦楚中救出女人的还是男子呀。这是真的，如果她不是嫁给她丈夫，换一句话说，如果是她的丈夫嫁给她，或者是，她就是一个男子，那末她也可以赴省赴京去进大学，去留学外国，去做一切这社会上须要人做的事了。然而女人究竟是女人，而且——唉，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了，甚至子她不能象别的解放的新的女人，因为单单在她的一双脚上面就失去一切权利，她的脚是想尽方法放了好几年都只是如同萝卜和冬笋的样子。想到这样的脚，那一种酸酸的，没有力的，又是使人软弱的情绪便兜上她的心，使她灰心地想到这一辈子是不用说什么，一切都完了的。她好象吐出了满腔心事的把咬得稀烂的鸡翅膀的骨头吐出来了。这骨头正落到酒杯中去，那杯中的酒洒了一桌。

老嫖子正端上热气熏熏的炒猪肝，便给她主人的客添满了酒。

“三太太要多干几杯。”老嫖子一面抹桌子一面说。

“干了不少呢，今夜的菜倒难为你。”

老嫖子含笑地又走到厨房去了。于是她便说：

“趁菜热，我们干一杯吧，想那些干什么呵！”

她的老朋友便赞成她的话，立刻拿高了酒杯，同意的说：

“好，还是学古人极时行乐吧！”然而她的心中却不能这样的

坦然无波。她几乎整个的心都沉没于异常复杂的感情的急流。她是不平的，荡荡的，回忆着一切欢乐和苦恼的往事。她并且用全心灵去设想一个男子，就是把她丢到愁惨孤寂生活中的她的丈夫。她想他这时候已经留着很尊严八字胡子了，（他从前的嘴唇上便有八字胡子的表徵）那末他一定更象一个男子了。他应该和他自由恋爱结婚的女人过着很快乐的日子，他是幸福的。他上前年和这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并且是一个男孩子，这小孩必定是很好看的，如果象他的爹爹。她又想到了她丈夫自从革命成了功，就不当国立大学的教授了，听说他现在已做了什么委员，还兼有进款很容易的阔差事呢。然而她一想到她丈夫还依样每月只寄给她三十元，这一点钱就等于养老金，便愤愤地想到她丈夫在大学里缺乏经费的时候，还是她换了陪嫁的金镯子给他读书的。于这她又重新觉得她丈夫太对她无情了。她一面又懊悔她自己太蠢，既然她丈夫是现在的情形，倒不如从前让他失学，让他回家来种田，这样她和他也许还是很恩爱的。一个人，至少是一个女人对于丈夫给不得好心的，给了丈夫的好心这女人便变成不幸了。于是她又联想到她自己对于她丈夫实在是够好的，她已经尽了一切做妻子所能尽的力。不是么，当她丈夫告诉她京城中的女人是如何的漂亮，如何的会妆饰，并且寄许多相片和图样给她，告诉她应该如何如何，她不是三夜都没有睡，悄悄的躲在房里，把裹脚布解开，把可怜脚放在冷水里去泡，为的要放大么？这是怎样难于忍耐的痛苦，把二十年来缠得象磁器的小脚，给松开，硬要放大地给泡在冷水里，唉，真痛得一颗心要裂成了好几片的。然而她忍耐了。一切新鲜的——不，实在是奇怪的，凡是她丈夫告诉给她，她完全都做了。譬如她丈夫要她在信上不要称他“夫君”，要称他做“最亲爱的”，她也不怕别人取笑的照办。并且她丈夫不要她带着首饰，她就把她所有的金银珠玉都收藏起来；她丈

夫要她不要穿贴身的小坎肩，她也大胆地把两只乳房的形状显露在外衣上。她真的什么都做了。但，只有——唉，一双缠死了的脚无论如何放不大，这能归咎于她么？死心塌地的放也放不大，她有什么法子呢？至于放不大反成了被人嘲笑的“半路出家”的样子，这是她的错么？从前她为缠足很忍受着人间最奇酷的苦刑，以后为放脚，这差不多同样的苦刑又给她重新尝了一遍，那时她只以为这苦刑有一种代价，就是这痛苦的意义是在乎将来的乐趣，然而……这时她的心中好象被什么坚锐的，有稜角的东西撞了一下。

杯中的酒已经渐渐的冷了，那炒猪肝的热气也渐渐的低了下去。

她忽然想起了对面的人，便拿起酒壶来想去斟酒，以为她的朋友至少在她的感想中已干了三杯了。其实这时候长脸的妇人，是完全忽略了这桌上的一切。她也是沉默着而细细地感想着她的一生。她开始想她做孩子的时候，那是怎样可贵的黄金的童年。她有三个姊妹，她居二。她有一个小弟弟，他比她小多了。那时候她的父母最喜欢她，如同她最爱她的弟弟一样。她母亲说她降生是有来源的，因为生她的头一天梦见了观世音菩萨。这是做父母的最认为值得夸耀和骄傲的事象，这梦见了万人礼拜的菩萨之一便生她，因此大家都说她有一个好命运。偶尔间她母亲告诉她这故事的时候她自己也窃窃地欢喜着呢。然而，可不是，为了这个梦，她父母为她择配的标准就把她当做皇后，于是这一个人家不许，那一个人家不许，选来选去便单单许给她丈夫了。这一辈子倒霉的亲事！反不如她的姊姊和她的妹妹，她们两个人是草率地许给人家的，虽说不出奇，却是很安闲地过着有乐趣的日子。不过这不是她父母的错处，她父母曾为她的婚姻而尽了心并且苦皱了眉头。假使要归咎，那不如怪她自己的。唉，这的确是一种谬误，然而谁能够预料呢？原来她的丈夫是好的，在她面

前，很尽了做丈夫的义务，会细致地体贴女人的心，又会热情的使她感动。真的，如果说她丈夫对她变了心肠，而这心肠也只是她自己使他变的。她应该承认，她的丈夫是欢喜她的，是倾倒她的，是只属于她的，所以他只想挨着她在这小县城里平凡地过一辈子，然而她却把眼泪来恳求他，要他离开她，并且放心她只管到省城到京城去读书。谁知道真挚深情的眼泪便铸成了她今日的孤独。一件蠢事呵，使丈夫上进竟等于她自己的没落，在这人世上被遗弃而且被说是旧式的。对于这事件的促成她真懊悔了。她想起在临别时，她正犯着风寒，却对她丈夫极尽温情，然而这又能够怪谁呢？总之男子是如此的靠不住！她觉得心头麇集着愤懑。于是又感慨着这一个寂寞的小年：

“十二年了，年年这样子！”

“可不是呢，我只比你少一年！”胖的妇人便惊觉地看了她一眼。

“对了，人家快乐人家的。我们苦恼我们的。”

“生来是女人有什么法子呢？”

“那也不一定，”长脸的妇人反驳的说，并且想了一想便找出一个理由：“有的女人不也是革命党么？”

“还不是因为她丈夫是一个革命党？”

话又停顿了，于是两个人都默默的呷了口酒。

在桌上的菜差不多全冷了，锡壶里的酒也只是温温的。女主人便向着厨房的那边说：

“王嬷，再烫一点酒来！菜还有么？”

其实酒和菜并不是她们的需要，她们并不象别人一样的过小年。她们是寂寞的，几乎寂寞到酒菜和她们没有关系。这孤单活寡的生活把她们一切快乐的辰光淹灭了。她们没有可纪念的年份。她们有的只是怨恨和可怜感想。在这小年中，只为别人的

热闹而显她们自己的冷落。因此当热酒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她们自己又想着一生的憾事了。

然而这多年相伴的老嬷子是知道主人和客的命运的，所以她带点劝解的安慰说：

“一年中只有一个小年呢。该享乐的时候就享乐。三太太你说这话对不对？”

长脸的妇人勉强拿起筷子，一面回答说：

“可不是？你说得真对。”于是她转过脸来向她的朋友说，“喝两杯吧，算是我们两个过小年。”并且豪放似的挟来了一大块猪脚。

“你倒会说。”胖的妇人便振作的拿起酒壶了。

这桌上的情景才有点活的气象。每一个碗里盘里的菜都变了新的样子。壶里的酒也起了上下的摇动。灯光底下便显现着恍恍不定的影子。老妈子快乐得跑到厨房去，把坛里的酒又打上两壶去烫了。

这两个妇人便好象真忘了苦恼似的，一面干着杯一面谈起许多闲话。

长脸的先说：

“这一坛酒不错。本来是，十多年的陈酒了。”

可是那胖的不回答，她说到另一件事：

“今年我腊了五十多斤肉，我想腊好了便拿二十斤放到你这里来。”

“我自己腊得有呢，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完。”

“你吃不完我来陪你吃。”

“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

“哼！，人家才享福呢，跳舞呀，电影呀，洋菜呀，汽车呀，还有别的什么我不知道。难道我们腊一点肉便算过分？”

“然而我们不是那样的命。我们只配看管鸡鸭……”

显得有点高兴的长脸妇人便忽然默着了，因为她朋友的这一句话又挑拨了她的伤感，她恍然看见她丈夫和一个时髦女人坐在一辆汽车上。她还看见丈夫和那女人的一些别的，虽说这只是一些虚缈的幻觉，然而她的嫉妒心也立刻波动了。她恨着她丈夫，并且恨她自己不该委身于他。至少她不该和这薄倖的男子曾发生三年——足足三年的如漆如胶的恩爱。想着过去……她对于自己象受了侮辱似的伤起心来。

正在等着她干杯的主人，忽然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她的忧愁，并且在眼角里含着湿的闪光，便愕然又把酒杯放下。

“怎么，你？”

“没有什么，”说着便叹了一口气。

主人说不出什么话，她寂寞地又干下了一杯。

“这世界真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早就该死了。”长脸的妇人接着感慨的说，同时也把酒杯举起。

两个人又满满的干起杯来了。

然而这酒杯拿在手指间是怎样的无趣，酒到喉咙口又怎样的无味。真的，与其说是喝酒，干杯，倒不如说这酒杯等于她们的整个世界，杯中所充满的是她们人生的孤独凄凉。她们喝酒的意义，倘若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证明她们的寂寞了。

在一种心情激动的变态中，恍然不自觉的把一壶酒喝完了。到再一壶酒又只剩一半的时候，这两个妇人都带点醉意了。于是又说到伤心的事：

“说来说去，吃亏的还是女人。”

“也许最从前的女人同男子是一样的。”

“也许吧。不过我们知道的女人都比男子吃亏，并且还是吃男子的亏。”

“其实女人对男子已经够好了。”

“可不是？男子喜欢小脚，我们就把脚缠得又仄又小，仄小得可怜至于不能走路。现在男子喜欢天足，我们又赶紧把脚放大。”

说到这里，胖的妇人便长声的叹息了，无限哀伤地叹息了之后便带点战颤的声音：

“唉，只要——如果不因为这双脚，我们决不是现在的情形……”

她的朋友便立刻有着同感的叹了口气了，且说：

“喜欢脚小就得小，喜欢脚大就得大——”

两个人的感慨便成了一团。

终于还是那长脸的妇人又压制着，把话语转了方向，说：

“算了，还是过我们的小年吧！”

稍微平静的灯光下的影子，于是又开始摇晃起来，因为这两个妇人的手，不住地在这桌面上一来一去的。

到了最后一壶酒添来的时候，在她们的眼前，这桌上的一切东西便奇怪地活动了，颠倒了，旋转了，而且从空间还慢慢的压下了一重重黑暗，这宇宙完全倾覆了。

于是酒壶就横躺在桌上，从壶嘴和壶盖中流下了余剩的酒。一枝筷子香似的插在一块猪肉上。两只白磁的酒杯在地上打成几块了。老嫠子便费尽全身的气力把她的主人和客送到床上去。在这醉中，长脸的妇人不平的呼吸着，一面流着大颗的眼泪。而她的朋友却在失了常态的知觉中一声声叹气，并且断续间还喃喃自语的说：

“什么都容易呵，只是脚没有办法……”

在外面，炮仗的声音显得非常热闹，一声雷和天地响更接连不断的响着。

原载1929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26卷第18期。

夜

一川又开始编稿子，这是要发表在一种文艺副刊上的稿件。

稿件放在护书里，护书是两卷，卷面题有“待发”和“未看”字样。属于“待发”的这一卷，所谓待发的意思，就是，其中的稿件，是一川认为可以发表而尚未付排的稿件。凡是未曾经过一川看过的，那些不知好歹的稿件，便归纳到“未看”那一卷中去，这多半是从不相识者投来的。

把这两卷护书从抽屉里拿出来，显然的，是两卷的厚薄和轻重。那薄的，轻的，几乎只剩得空袋子的，正是“待发”的这一卷。这事实，便给了一川发愁的感觉了，他皱一下眉头。

虽说明知道那待发的稿件几乎连一篇也没有，一川也依样把这一卷的护书打开，打开了，在不很明亮的灯光底下，除了一首六节的四行诗之外，这护书，的确是一张空的护书了。一川的眉头便又皱了起来。

他心想，刚刚编到一个月，比较可以登载的稿件便缺乏了，甚至于只剩得一首短诗，这实在太出他的意外。在当初，当一川把“天空日报”要请他编文艺副刊的消息告诉给朋友们，那时候的朋友，的确是个个都热心得好象立刻要把热血喷了出来。那时候，听了这消息的，顶会翻译契可夫作品的那个朋友便说：

“编它！那还有不编的！”

喜欢写散文的朋友也赞成说：

“怕什么？你编去就是的！”

“可不是？每月只有十二万字，光是两个人也包办得了。”

最努力于写小说的朋友也附和说，并且那神气，显然他一动笔便是十二万字的样子。

总而言之，朋友们，凡是从事于文艺译作的朋友们，大家变成了一个心，都愿意帮忙——不，简直是非帮忙一川不可的。

其实只在预备出创刊号的时候，这些热心的朋友，便使一川着实的感到，拿朋友们的稿子实在比向一个吝啬鬼借钱还难。

现在更糟了。一川简直不是从前的一川！从前的一川是终日生活于他的创作里面的，现在变成广告公司的招登员一样，差不多天天坐在电车上，满上海地跑来跑去拿稿子。

不消说，整天奔波于马路上的生活，是一川的一种伤害，他的许多创作的情趣都因此失掉了。他自己觉得，这损失，无论如何是不值的，然而要停刊，却有另外不愿意的理由：这也许是一川在这方面所受的刺激太多了，所以想，纵然朋友们一个字也不给，他自己也要把这刊物办到一年。

在这决心上，一川觉得有把握的，第一，自然是靠住他自己，其次是他的伴——就是很能够写中篇小说的他的爱人，再其次——虽然说不定——却也希望外来有一两篇好稿子。

然而这把握，就把一川累得更苦了。投来的稿子既然可以选登的只有一两篇，自认每月负两万字的他的伴又有了毛病——这位女士懒得只想躺在床上吃饭的，整整的一个月不写一个字，于是乎十二万字的文责，便着着实实的压在一川身上了。

这一夜，待发的稿子又只剩一首诗，不消说，一川自己又得来努力了。但是一个人，——无论是天才也罢，他的想象，才思，兴趣，究竟都是有限止的时候，既不然，要象机器一样的工

作，体力方面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川，无论他曾下了多少的苦心，而拿起笔来写不出一个字，也是常有过的事。每到这样的境地，平常很冷静的一川，便变得非常烦恼了，皱紧眉头，沉默着脸，现出什么东西都使他发怒的模样。不过，纵然是发怒也是徒然的，稿子并不会因烦恼而多出一篇来，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然而每次终难免于烦恼，这正是一川说不出口的苦处，正因为这个苦，一川更觉得非把这刊物办到一年不可了。

这时他又拿起笔，想写一篇——就是Essay一类的东西也好，可是他下了笔，起了几个头，又抹煞去了，心理的感想便勃然复杂起来。他又想到热心帮忙他的朋友了。然而这些朋友的热心，所给与一川的是些什么呢？一种友谊，一种人情，是单单靠在权利的平均上面么？为什么及能够在生人面前吃亏，叹气而且忍耐，在朋友方面便要万分的计较？……这感想，把一川的心情更扰乱了。他知道，在这样纷乱的情绪中，想写的文章是无从写起了，便放下了笔，无聊地走出房门外去。

在廊沿上，平静地铺着一团柏树的影。一川抬头一看，天空是阴暗的，无穷和神秘；那几颗无力的星光，显得夜已经很深了。

“在夜的黑暗中生活着！”他忽然想，“的确，比在人类的感情中好多了。”因而他又联想到与人相处的为难，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的苦；……便呆呆的站了许多时。

到他走进房里，又坐在桌子前的时候，他的伴——本来在床上睡得非常甜蜜的，忽然转了身，喊他说，“川，来睡呀！”可是一川偏过脸，刚刚想回答，而这位女士又睡着了。他不禁有点愤然，觉得很能够写小说的他自己的爱人，也不负这刊物的文责，竟也让他一个人在这样夜深还拼命的逼稿子。他只想说出这一句，“你只管睡好了！”但看见他的伴已睡得很熟了，觉得说

也无用，便烦恼的向床上横了一眼。

然而烦恼有什么用处呢？第二天必须发排的稿子，依样得编，一川又只好从事他的编辑。他把那首四行诗拿出来，便无力的把“待发”的空护书丢到屉子里，又把那“未看”的护书打开。

于是他非常耐心的看稿子，差不多一个字不曾遗漏的看，然而这许多未看的稿子，无论一川用了怎样的热心，终究是一种照样的失望。他觉得奇怪：这一大堆稿子，几乎十分之八只是一篇极肤浅的恋爱履历，其余便是个人享乐的感伤体的自传。

从这些稿子中，既然无法选一篇来登载，不消说，一川自己不来写，如果不停刊，是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真的，他能够写些什么呢？心境是这样的糟糕！一切的烦恼把他创作的兴趣早就毁灭完了。他现在纵然想写，想努力，想刻苦，结果也是白费的。他觉得这时候的他，简直不是一个脑力活动的人，却是一件停顿的机械了。

这时写不出什么文章来，一川是十分明白的，但为了非写不可的缘故，他只好在希望之外想写出一点东西，便又伏在桌子上，决心地拿起了笔。

于是天亮了。

录自《也频小说集》，1936年1月大光书局出版。

四 星 期

如同狂风卷着平静的湖水，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突然地，被一种奇怪的消息而掀起波浪了。先是，不知道是谁传来了这消息，跟着便传来传去，随后便扰乱了。

谁都觉得这消息包含着无数危险性，仿佛眼巴巴地瞧着将要开花的炮弹似的。人心是等于冬天枝头的残叶一般地惊颤着。

谁都不能料定那将要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大家都怀着一个鬼胎，脑子中象电流似的只闪着：国民革命军——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有钱的都应该杀——共妻——

这时的一切是剧烈地在动摇，在趋向到一种恐慌的混乱的状态。消息还刚刚传来了一天，街上的行人便少了；入了夜，到处都是黑魑魑的；路灯要灭不灭的；显然不是一个县城，只象墓。

第二天，绅士们和财主们便不约而同的下乡去，悄悄的躲起来了。年轻的小姐们和少奶奶们也不敢浓施脂粉，而且缝起粗布的衣衫，效做平民。太太们是一听到消息，便非常精细地把各种首饰埋到地板下。有产阶级的家庭是特别弥漫着恐怖的空气。

风声一天一天的紧了。常常象天空的霹雳似的传来了可怕的警报：不但许多人共一个妻，而且无数女人都赤条条的在街上游行，以及……这些传说是越传越荒诞的。

于是粮食发生影响了。米仓渐渐的空起来，米店只准每个人

拿一个小口袋，买一升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关起城门来开火，所以火头师父便老早从城外挑来河水把家里的所有水缸都装满了。那些家里有水井的人家，也担忧着“绝水”，便立刻把平常不很关心的井口做了盖，看守囚犯似的把它锁起来。可是谁都不能免掉的是盐——这东西却恐慌了，并且每天在官盐局门口，为着争先买盐的缘故而挤倒许多人。市面便如此的纷乱了。最先是纸票跌价，限制兑现银，“袁老头”不见了，随后连铜子也稀罕起来。于是这城里便满街满巷地站着丘八，子弹一排排的捆在身上，刺刀在灰帽上发光，到夜间便大声大声的叫喝，要口号，惹得满城的狗子都在乱叫……

在城墙两边，又贴出师长的告示了，特别在“重惩不货”的字旁加了朱砂笔的红圈，而且，在当天的下午，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象灯笼似的挂在城门洞中间，引了不少人的仰望，至于有几只黑色的鸟儿在那缩短的颈项边打旋。

告示是连续地贴出来。新的人头的血也连续地滴到石板上。黑色的鸟儿越来越多。

最后，一队队的丘八们哑声的走上城去，又抬上许多沉压压的木箱子和一尊黑狗似的大炮。

城门便关了一边。许多丘八站立着，有的背着马刀，有的执着红纓的长铤，常常把铤子和刀子一横，盘诘进城的人。

时局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这一天，商会接到师长的火急的公函说是在十二小时之内，必需着实筹备三十万元现款为治安费，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尽是穿灰衣灰帽的人，他们是三个五个一群的，只想窜进人家去。可是那些印子屋的大门都钉着铁皮，挡得实实的，枪托都捶他不开，因此在那些低小的木板屋的人家，便无法抵抗地出没了灰色人的影子。在麻阳街上，一个老婆子就跟着丘八跑出门来，眼泪婆婆地在诅骂着“吃

汤圆的！”同时，三元豆腐店的老板娘正在地板上躺着，光着腿，不能动弹……

在丘八们最自由行动的这一个晚上，一星期以来的混乱和恐怖所等待的那事变，便发生了。枪声不断地响了一整夜。响得连狗子都不敢大声叫。子弹在黑夜里奔流着，宛如纵横不定的流星一样。到了东方发白，这些细长的火条子才慢慢的减少去，枪声也慢慢的停止了。但刚刚一停止，又开始响着，还加上大炮的声音，象山崩。许多屋子都被震动着。瓦上又重新沙沙作响，这样一停一响的连续着，打了三天两夜。

这时的许多马鞍墙都通了大洞了；几家余剩的茅屋还在冒烟；流血的人依样躺在街上。

城里的丘八终于退却了。在晨曦微微地笼罩着沉寂的县城，他们便悄悄的开了东门，又抬着许多沉重的木箱子，把几个“用过”的女人丢在空的师部里，大家踉踉跄跄的走了。到下午，那城外的先锋队才开进城里来。

枪声完全平息了。火灭了。慢慢的，冒烟的茅屋也折倒了。死尸也收拾了。

城门又敞开着。城门边站了十来个比较不同的兵士。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子悬在城门洞上，随风飘扬着。

陆陆续续的又进来了好些队伍，他们的帽子都戴得很歪了，子弹带都空的，枪枝挂在身上，大家都现着奋力争斗之后的疲倦。有许多人都只穿着一只草鞋……

在这些军队的中间，一群穿中山服的青年也夹着进来了，他们好象刚吃饱睡足的样子，活泼泼的，立刻把挟在路臂下的好些标语，象香烟广告似的到处贴着，贴得把这个县城里换了个新鲜的气象。另一伙人便分开去打店铺的门，打不开，便从门缝中，塞进几张传单去。并且有几个站在街心上，拿着话筒子，在那里大

声的演讲。许多人同声的高唱着国民革命的胜利歌。

不久，这城里的秩序便重新恢复了，店铺一家家的开起门来，街道上的行人也发现了，接着许多火头师父都把水桶子挑出城外去。

这时演讲的人更多了。只隔几步路便有一个青年，站在板凳上，拿着话筒子，使劲的吆吆喝喝。先是谁都不敢走拢来，不久便围着，而且一个两个的增加了。刚刚听着的时候，大家都现着一个惊奇的脸色。多半的人都不明瞭那话筒子的作用，只觉得是留声机上的喇叭，却又放在人的嘴巴上，并且所响出来的声音都不大懂。只过了两天，而这些听众的程度便增高了，常常在话筒子底下，响应的高声嚷着“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土豪劣绅！”以及“王天心那小子就是土豪！”……

然而土豪和劣绅，却早已闻风，通通跑掉了。经过了纠察队的几次搜查，才抓到三个劣绅两个土豪。这五个人物便使得市民大会成为非常的兴奋。全市的民众都好象快要疯狂似的舞蹈着，嚷着。那临时执行委员也鼎沸着热血，一条条的宣布着土豪和劣绅的罪状，最后向民众征求意见的问：

“你们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

土豪劣绅便这样的结束了。但天天都有人告发某某是劣绅某某是土豪，以及某某土豪或劣绅躲在什么地方……

接着一切的事情都进行得很快而且非常的顺利。只在一天工夫，便成立了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第二天妇女协会也成立了。于是在满街上，都潮水似的拥着穿短衣的人，头上舞动白旗子，唱着歌。并且有一排特别的兵士，很矮，身体却非常的丰腴，脸孔嫩得象小孩子似的，每人都拿了一把剪刀，跑到人家屋里去，一看见女人，不问青红皂白，接着就剪下髻子，使得

太太奶奶们都仿佛失了贞操似的哭了，一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原来不是丘八，而是一些从军的女学生。在大街小巷上，便到处丢着圆心式的，S式的，辫子式的，各种各样的乌油油的髻子……并且，那些旧式的，没有油香，只有美人胶气味的髻子，也满满的装了两个箩筐，从城外挑进来了。过了一天便把这些髻子收拢来，在土地庙里，陈列着，开了一个羞耻展览会。

所发现的一切事情都是新鲜的。天空几乎被白布遮蔽着。墙上和电线杆上都贴满了标语，各种口号。每个人的手里都拿传单。全城是旋转于暴风雨之中似的进行着各种运动——农民们掬着种种农具在游行着，工人们也搬着他们所工作的器具，火头师父们拿了锅铲，老妈子们扔着抹布，……

疯狂的举动继续了两个星期。

这一天，正是第二次市民大会筹备会的开幕，非常意外地，各处指导委员都不出席。在当天的晚上，许多人都听到很坏的风声了。夜间，纠察队便添了岗位，而且不住的巡行着。第二天天亮之后的风声突然紧了起来，传说敌军已经反攻到某处，离城只八十里，俨然那炮弹就在眼前晃着。

立刻，宣传队便出发了，许多青年又到处站在板凳上，非常用心的在话筒子里大声说了好些。同时新的标语和口号又贴了出来。辟谣的传单象鸽子似的在空中乱飞。

然而第二天的女学生军便悄悄的开走了。天黑之后，纠察队便秘密地在戒严着。过了一天，拿话筒子说话的青年也稀少了。再过一天，农民们和工人们都找不到他们协会的指导委员。最后只留下一些纠察队在城里维持着治安。

于是，跟着，在夜里三点钟，无数炮火便密密杂杂的飞进城里来了。轰坏了许多屋子和烧掉几家店铺之后，城门被打开了，那从前的灰衣灰帽的丘八，便挨着挨着，象无数蚂蚁，又象大海里

的凶浪似的，不断地卷进城里来，把所有的空街道都塞满了。他们都挤着去打开店铺和人家的门……

这数不清的丘八都得到各种的满足之后，他们的师长才睡在轿子里抬进了城里，并且抬进了那个大屋子，便把“国民革命军执行委员会”的匾额打下来，重新贴上“全湖讨共军第二十师师部”的红纸条。立刻下了一个命令——于是城门又关了起来，挨家挨户的搜捕共产党。这一天便一次象宰羊似的宰了一百多个，还留着三十多个剪发的年轻女人分给弟兄们……

城门是这样的一直关了三天。

第四天的城门开开了。城门洞中变了模样，几乎每一块城砖上都挂着人头，血腥的气味随着风吹满了城里。

在城墙上，躺着，脱得精光的，圆圆的乳头上流着血，把砍下的头塞在小肚下，而且被金色的太阳照耀着，分明地显露着白的丰满的肌肉和许多血污。

几个丘八便在这些平肩的女尸之间散着步，那尖尖的刺刀一晃一晃地在灰帽上放光。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四星期》，1929年10月
31日华通书局出版。

他和他的家

一

在八年前，为了要解除一种谬误的婚姻之故，他的父亲和他，并且牵连到家里人，变成彼此不知消息的关系。但现在，为了要看看他自己曾经生活过十六年的地方，为了这么一个欲望，他又回到他的故乡，他的家里去了。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是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夜里。夜的黑，使他几乎认不清他童年所熟悉的街道。到处是静悄悄的，幽然的，流散着狂乱的狗叫的声音。在一座高墙的大屋子之前，他端详着，怀着许多感想的敲着门。

替他开门的是陈老大，这个老仆人已经不认得他了，听了他说出他是“阿云”，还惊讶地向他的脸上望了许久，又问道：

“少爷，真的是你么？”

“没有错，”他笑着说，“真的是我啊！”

老仆人欢喜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拉着他一直往里面走去。

在很长的阴冷的甬道上，煤油灯的微弱的光在摇晃着，显见这屋子比先前已旧了许多，到处都结着蜘蛛网。

他一面走着一面问：“老爷和太太都在么？”

“都在。”陈老大咳嗽着回答：“可是都老了。但是你呢，少爷，你这么些年都在那里？你长得真象一个大人物了。只是……唉！谁都挂念着你呢！”

在他的心里，他已经象星光似的闪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和家里决绝的那悲惨的一幕，更分明地浮上了他的意识。但他不愿在这时又重演那些难堪的记忆，所以他把老仆人的话听了便丢开，只问他一些不关紧要的事体。

陈老大一一的回答，到末了又叹息着说：

“自从你走后，少爷，什么都慢慢的变了，变得真凶！且不说老爷的事不顺利，铺子又关了两家。单是你不和家里通信，……”

但是他打断了陈老大的话，因为他不愿再提起他和家里的决裂，又觉得对于这事情的解释是无须的。他只说：

“不谈这件事了。陈老大，你今年还康健呢。”

“好说。”陈老大咽下口水。“如果我不是挂牵着你，少爷，我至少还可以多活两年，挂牵真容易使人老呢。”

“谢谢你。”我以为谁都忘记了我了。

“得，少爷，别这么说呢，大家都在思念你……”

他轻轻的笑了。

老仆人接着说：

“说是的，少爷，我原先就看准你是一个有心的人。你还记得陈老大，我就没看错。只是，唉，不知怎么的，你单单和老爷弄得非常之坏……”

这时已走到了甬道的尽头。那两旁的房子便一间间的竖在眼前。一道混沌沌的黄色的灯光，从左边正房的窗棂上射出来，他记得那就是他母亲的卧室。

陈老大的话已停止了，只把手上的煤油灯照着他走上石阶。

他推开那两扇合着的房门，轻轻的走了进去。母亲已经睡

了，忽然张开眼看见到他，突然从床上跃起来，非常吃惊的向他望着。

在不定的薄弱的灯影中，他一眼便看见他母亲的样子已不象从前，是变得很瘦很老，而且显得很多病的模样。

他叫了她一声，便走近去。

他母亲已认出他来了。她从他的沉郁的脸和稳健的身躯之间，认出他八年前的，天真和有作为的影子。她立刻象发疯似的跳下床来，一下抓着他，却不说一句话，只是眼睛里一层层地泛着水光。

他本能地动着感情说：“妈，我回来了。”

他母亲点着头，一下便落了几点眼泪。

他接着问：“爸爸呢？”

“下乡去了，”她咽着声音说：“大约明天就要回来的。”

于是她把他拉到床上去坐。

他看一下这房里，觉得一切都不同了，没有变样的只是一只床，和一对衣柜，然而也旧了许多。

他母亲便一面揩着眼泪一面问他，问了他出走之后的景况，问了他这些年来的生活。接着她便告诉他，这几年的家境是一天天的往下落了。她又告诉他，自他走了之后，她自己是怎样的伤心，怎样的想他，而且怎样和他父亲很猛烈的闹了几场，最后她对他说，从前他要解除婚约的那个陈小姐，现在已嫁给一个留美学生，并且在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又白又胖。

“自然，”他平淡的说：“女人的结果都是这样的。”

可是他母亲却问他：

“你呢，你在外面这么久，你有了妻室了么？”

“没有。”他斩截的回答。

他母亲很诧异地望着他一下，似乎要向他说什么的动着嘴

唇，却又想起什么似的把话压住了。于是她返身去，把床里的棉被一翻，现出一个正在熟睡的十二三岁的小孩子的身体。

她唤他道：“蓉起来，你哥哥回来了。”

小孩子很迷糊地爬了起来，擦着瞌睡未醒的半开半闭的眼睛，一面向他呆望着。

“叫声哥哥！”他母亲说。

这个长得很匀整的，亭亭地站在他面前的弟弟，如果不是他母亲先说，在一眼之下，他一定认不出来。在他的记忆中，他只保留着八年前的，整天流着口水，刚满三岁，喜欢要他抱的小弟弟的样子。

“还认得我么？”他友爱的问。

弟弟点着头，现着天真的憨笑。

他把弟弟的手握着，拉拢来，亲蜜地接了一个吻，在他的幻觉中，仿佛他是吻了他自己的童年。

接着他母亲又和他说了许多话。随后，他因了辛苦的旅途的疲劳，便现着十分的倦意，连打了几个呵欠。

他母亲才停住话，要他去休息。

当他走进他从前所住的那间厢房，突然一个恍惚的，他自己的年轻的影子，在他的眼前，闪着而且消灭了。

二

第二天下午，在秋天的淡泊的阳光里，他走到他幼时的一个游戏的所在——那横躺在屋后的，种满着四季的果树和花卉的花园。在这花园里，几乎一层层的散满着他的童年的欢乐。从前，他曾经有一次，偷偷地爬到桃树上去摘桃子，一直从树顶上滚了下来，跌破了头皮，却不知道痛，只把那一点点从头发间滴下来

的鲜红的血，承在指头上，去染那未熟的桃子的尖。现在呢，那株桃树，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灰色了，而且在枝干上，还高高的吊着一只半烂的死猫。而其余的树木，也同样地现着衰老和萧煞的气象。满地上都是枯的，黄的，零乱的落叶，以及丛丛野草。几只乌鸦象凭吊古人似的在假山上踱着。整个的园子已等于一种废败的荒凉了。

在充满着琉璃质的潮湿的空气里，他一步一步的走着，发现许多可怕的毛虫和许多壳类以及脊椎类的小小的动物。

“呵，短短的八年啊……”他不自禁地感触的想。

这时他的身后，响起急促的步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仆人。他站着，问：

“你看管这个花园么？”

“不是的。少爷！”仆人走近了回答：“我只侍候老爷。”他一看，的确，这个仆人穿得很干净，不象园丁。

“谁管这个花园呢？”他又问。

“没有人管。”

“为什么呢？”

仆人追忆地转一转眼睛，便指着一只树根说：

“自从，太太房里的春香吊死在那柳树上，这园里出了鬼，老爷就不许人进来。”

他听着，觉得这屋子里一定曾发生过丑恶的故事了，但他不愿意去知道它，只怜悯的又环视一下这园子。

仆人又接着吞吞吐吐的说：

“少爷，你不在家，怪不得你不知道家里的事……”

“我也不想知道。”他有点难过的冷淡的说。

仆人便含糊地阿了一声。

他返身往前走去，但仆人却把他叫住了：

“少爷！老爷叫我来请你去……”

他的心便动了一下，跟着这个仆人走出了园子。

于是在书房里，他和他父亲相见了。这时映在他眼前的父亲是变了许多了。在他父亲的脸上，眼睛变得很小，胡子白了好些，两颊凹进去，突出两个高高的有鳞角的颧骨。身体也瘦弱了。现着趋向于暮年的一种龙钟的老态。的确，他父亲不象八年前对他的权威和严厉的样子……但他也没有看见他父亲的激动的表情。

他本想叫一声他幼时所叫惯的“爸爸”，但这句话却变得非常的生疏，硬硬的，不容易说出口来。

他父亲用诧异的眼色对他看着，随后便向他点了一下头，要他坐在一张被人磨光的太师椅上。

他微微地望一下这书房里，觉得所有的陈设都没有变。差不多一切都是照旧的。那一幅篆字的朱子治家格言，仍然挂在墙壁的当中。书案上也仍然排着文房四宝，笔筒上插满着许多年不用的干毛笔，……他忽然听见他父亲向他说：

“听说你昨天才回来……”

“是的，在昨天夜里。”他回答了，便看见他父亲的眼光重新落到他身上，是一种带着疑虑的精细的眼光，好象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去。

他很知道他父亲这样看他的缘故，但他又把这种不好的猜想丢开了，只默着，等他父亲的问话。

果然，他父亲瞧着他破旧的西装说：

“你离开家差不多九年了，这么久的时间，你都在那里呢？”

“到了不少的地方。”他淡淡的回答。

“到了那几处呢？”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差不多都走过。”

“到这些地方做什么呢？”

他不愿说出他是努力于他所信仰的，那属于将来世界的伟大的事业。他只说：

“不做什么。”

他父亲很奇怪的睨了他一眼。又问：

“那末怎样生活呢？”

“你以为人离开家庭就不能生活么？”

“不过，”他父亲执着的说：“总不能不做一点事。”眼光又自然地望到他的西装上，而且好久好久都只看那一块杯大的补疤。

他的心里便完全明白了。他父亲的盘问和眼光，使他看出了一种很不庄严的思想和一颗很不纯洁的心，很觉得难过。

“或者，竟疑心我是做过土匪了！”他不得已的暗暗的想。

于是一阵沉默落下来。

但过了一会，他父亲又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

“你交通大学毕业了么？”

他不禁的望他父亲笑了。他不曾料到他父亲在他身上还没有打破这个梦，想他做铁路上的站长，一直做到交通部长之后，洋钱可以用火车装到家里来。

“完全没有。”他特别爽利的说。

他父亲差不多对他发怔了。接着又诧异的带着不少迷信的说：

“为什么不念到毕业呢？交通大学是很不容易考进去的。进去的全靠势力。可是一毕业就有薪水拿。没有学校能比这个更好的……”

他简直不耐烦听这些话。他以为在他父亲看见他之后，彼此之间应该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交流，但现在他父亲所说的完全使他失望了。

他无聊地把他自己的手互相揉着。

他父亲似乎也在想着什么。

这书房里又沉默着了。

最后，一种很严重的声音响了起来，原来是父亲从沉思里忽然向他：

“你这次回来做什么呢？”

他受吓似的惊诧了，又仿佛受了一个猛烈的打击似的，但他立刻把这种伤心制止着。

他只回答：

“不做什么，只是想看看我从前生活过的地方。”

“父母呢？”他父亲很动气的质问。

“不要说到这方面，那是完全不必说的。”他望着他父亲的脸上说。

“对了。”他父亲象嘲笑似的说：“我早就猜着你再过十年，也还是象从前的样子。”

“不要再说到从前吧，真的，完全不要说。未必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争执的么？并且，从前的事情有什么可纪念呢？”

他父亲恨恨的望了他一下。

他接着平静的说：

“现在，我们谈一些平常的事情不好么？”于是问：“你的麻将还天天打不呢？这些年你都没到别处去么？”

他父亲似乎不愿意的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两下。

“从前你想到西湖去建一座别墅，现在建好了没有呢？”

他父亲连摇了两下头，说：

“家运坏了，坏了，什么都谈不上。”

他又接着问了许多。他父亲的气也渐渐的消了。末了，在他走出这个书房，在最后的向他父亲的回望之中，他忽然充满着无

限感伤的想：

“父亲是老了，变了，一切都不同了，然而他的中了毒的脑筋还是照样的，一丝一毫都没有变……”

三

这一夜下起雨了。

雨是秋夜的雨，落着，象永远不停止的样子，一阵阵地打在窗外的树叶上，只管滴滴沥沥的响。这雨声，使他好久好久都不能睡着去，而且反张开眼睛，做着许多可气和可伤的梦。并且他想着，他已经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实在是非常长久的七日。因为在七日中所感受的种种，是超过他从前十几年在家里生活的一切。但是，这使他感到了些什么呢？

是的，他的母亲是很爱他的，尤其是他的这一次突然回来，更分明地流露着慈母的爱。但是也只限于旧式伦理的母爱而已。实在，他母亲并没有真的了解他。她也没有看到潜伏于他心里的是一缕怎样的情绪。所以他母亲的爱他，只含着很简单的一种情愫，她始终希望他娶亲以及生儿子。

他父亲呢，虽然只在第一次见他的面之时动了旧愤，此后便很和气的看待他，关心他，但也从没有对于他的人格生过敬重。所以为了破旧西装之故他父亲都在疑心他曾流落了，曾做过一些败坏门墙的事。并且那许多圣贤的书把他父亲弄成了一个铁的顽固的头脑，始终只想用旧礼教的一切方法来泡制他，要他成为交通部长之外，便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因此他觉得在他的父母和他之间，是毫无补救的横隔着一道宽的河，而且在河面上永远没有穿通的桥梁。

“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把我们分开着……”这时，在雨声

中，他又引起这感想了。并且他想到应该成为新时代人物的他的弟弟，却已经不幸地染上了旧家庭的很深的习惯了。

于是他想到昨天和他弟弟的谈话的情形。那时，他只想把他弟弟从这黑暗中救出来，和他一路走，可是他弟弟却十分信仰的回答他的话：

“我要问爸爸，爸爸说可以，我就和你去。”

他立刻更正和煽动的说：

“不必问爸爸。爸爸管不着你。谁都管不着谁。你只管你自己。你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那不行，”他弟弟又坚定的回答：“那是不孝呢。我要孝顺爸爸，我要问。”

他的心头飞上许多黯澹的影子。当时，看着那绯红的可爱的脸，他觉得这个小孩完了。他的对于家里的惟一的希望也灭了。他觉得他已经无须——而且也不能——再住在家里了，因为这家里的一切已经分明地展在他的眼前，象一幅黑暗的天色一样。

因此，这一夜在他的失眠中，听着那不断的秋雨的声音，他想着他应该走了。

四

在天空初晓之时，在阴阴的，笼罩着欲雨的空气里，他悄然地站在街心上，怀着完全绝望的黯澹的悲哀，回望了那一座高墙的大屋子。

无数影子便在他的眼前幻灭着。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四星期》，1929年10月31日华通书局出版。

两个世界

我正在写着《一群小孩子》，我的宝贝又嚷着跑来了，这个又可爱又淘气的小孩子。

他站在桌边说：

“爸爸我有个小弟弟了！”

我随便答应了他一声，依样低着头写我的小说。

“爸爸，”他接着叫，把小手放在我的腿上摇着，“你瞧一瞧我的小弟弟呀！”

我知道我不能再不理睬他。这个小宝贝，生来就有一种怪性情，喜欢在我的著作时候来和我闹，并且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走开，正象他的妈妈一样。

我只好放下笔，把他抱起来；在他的小嘴上吻着。

“痛！”他皱了一下小眉头，将小手放到嘴上去。

我转动了圈椅，把他坐到我的膝盖上。

“你又认识一个小朋友了么？在那儿？”我问。

“小弟弟，”他回答说：“妈妈给我的，你瞧！”一面把他的一匹小木马从胳膊下拿了出来。

我笑了，说：

“哈，这是木马。”

“不，不是木马，”他辩驳的说：“是小弟弟，妈妈说是小弟弟”

弟。妈妈还说我是他的哥哥呢。爸爸，你说我是他的哥哥不是？”

我不禁的又笑了，只在他的嫩红的苹果脸上吻着。

他把木马放到桌上去，同时就顺手把我的原稿纸一撒，纷纷地落到地上了。钢笔也从桌沿上滚下去，笔尖插在地板上，笔管在那里发颤。我的小宝贝却乐了，拍着手，一对又黑又清亮的眼珠望着，嘻嘻的笑：

“呀，耗子的尾巴……”

接着便把那只墨水瓶往我的衣袋里一塞，把他的木马在桌上跑了起来。

“你瞧，爸爸，你瞧！”他快乐的嚷，一面强迫似的拉着我的领带子。

“是的，”我说：“爸爸会瞧的。你把爸爸的桌子变成跑马场了。”

他立刻把眼睫毛一动，现出疑惑的眼光，皱了那可爱的小眉头——这是他思索或种事物的表征。

“爸爸说什么呢？”他想了一会儿问。

“在桌上跑马，桌子就象跑马场。”

他动了一动眼珠便解释说：

“这是小弟弟走路呵……”说了又把木马乱跑着。随后停住了，便亲爱地抱到怀里去，抚摩着那个长脸，把小指头点着那眼睛，快乐的唱着：

眼睛蒙蒙，

鼻孔松松，

……………

小弟弟睡觉了！

唱了便一溜的跑下去，扯着我的衣服说：

“爸爸同宝宝看小弟弟睡觉去。”

“爸爸要做事呢。”

“爸爸不要做事。”他坚决的说。

“爸爸还要写文章……”

“写文章干吗？”他偏着脸儿问：“同宝宝打皮球去不好么？”

“好的，”我弯下腰去亲了他的嘴，说：“你先同小弟弟睡觉去，睡好了，爸爸再同你打皮球……”

他又唱着歌，一半跳着一半跑着的走开了。

望着这小孩子的可爱的背影，我坐在椅子上沉思起来，沉思到我自己和宝宝相似的时代。那是在一个秋天早上的事情。

天蒙蒙亮，没有阳光——太阳被灰色的云关着。蝉儿哑着嗓子乱叫。我的哥哥却嘹亮着欢乐的声音在屋后的园子里叫我。

我跑去，一看哥哥的怀里正抱着一个黑的活动的东西。

“那是什么？”我惊喜的叫，赶紧用脚尖跑了去。

“八哥，”哥哥的脸笑嘻嘻了。“和舅妈屋里一样的八哥。”我乐了。

“谁给你的？”

哥哥做个手势说：“我捉来的！”神态是得意而且骄傲。

我半信半疑地瞥了他一眼，在心里终于佩服了，而且暗暗的觉得哥哥的本领真大，他一定什么都行。

八哥的头在哥哥的怀里动着，闪着金色的小眼睛，我觉得可爱和意外的喜悦，只想摸它一下。

“它在那边，”哥哥接着说，“我偷偷的跑过去，一下……”

“会说话么？”我心急的打断哥哥的话，因为想到舅妈屋里的那只八哥是会说话的。

“当然会说，”哥哥自信的回答说，“吃了一斤豆腐就会说

话了。”

我不怀疑哥哥的博学，只羡慕的瞧住他的脸，纳罕地觉得哥哥今天很了不得，想不出一个人能和他相比——那个会捉蚰蚰的癞子算个什么呢。

“我们得有一个鸟笼才好啊！”哥哥忽然说。这的确是我未曾想到而且一件必须的东西。可是哪里有鸟笼呢？我想透了满屋里的物件，什么都有，只单单没有鸟笼。

还是哥哥想好了主意：

“我们要爸爸买一个。”

我同意了。我想到爸爸常常买鸡蛋糕给我们吃，既然可以买鸡蛋糕；自然买鸟笼也是可以的。我又觉得哥哥的主意不但好，而且哥哥太聪明了。我有点懊悔似的觉得自己太笨——什么都不如哥哥。

可是一到爸爸面前，我们都吓呆了，彼此一声不响的听着父亲说：

“放去！小孩子那兴养鸟儿，以后不准捉！”

我们又无声的退了出来——在门外边，我才看了哥哥一眼，他的嘴鼓着，鼓得象一朵牵牛花。我觉得什么都完了。

哥哥也望了我一眼，也不说话，不过我们彼此都知道，八哥无论如何是舍不得放走的。

八哥的头还在哥哥的怀里动着。哥哥的手抚摩着它身上的放光的黑羽毛。

我竭力去想一个好法子。

到底是哥哥先说：“我们找妈妈去。妈妈喜欢鸡，自然也喜欢鸟儿，况且八哥比什么鸟都好，它会说话。”

“对！”我的心不禁的一开。哥哥的嘴也平了下去，脸上带点笑。于是我们跑到房里。

妈妈正在梳头。

“做什么？”她柔声的问。

哥哥的胆大起来了，说：

“妈，你瞧，我捉了一个八哥，和舅妈屋里的八哥一样，它吃了一斤豆腐就会说话了，你买一个鸟笼给我们，只要一个鸟笼……”哥哥一面说一面把怀里的八哥向妈妈晃了一晃，自己也显得听话的好孩子的模样。

我一直望着妈妈的脸，只想妈妈是一个可爱的妈妈，不象爸爸那样。

妈妈温和的说：“向爸爸要去！”

“爸爸不肯买，”哥哥变了声音说。

“那就完了。”妈妈的脸还是带笑的。

“妈妈买一个不行么？”我接着恳求的说。

“不行。”

“干吗不行呢？”我不信的问。

“买鸟笼要走几多远，”妈妈一面打着结子，一面说：“你瞧，妈妈是小脚，走不动。”

我又觉得什么都完了。我失望的看着哥哥，他的嘴没有鼓，可是他的笑却不见了，现出要哭的模样，苦着脸。

我们又无声的退出房来，走到园子里。

勇敢的说：“爸爸打我也不怕。”

我站在芭蕉树下想着，哥哥也挨在篱笆旁边发呆，八哥却不住的摆着头，连叫了几声。

我想了许许多多，但都觉得不是好方法，我的额上渐渐地出汗了。

哥哥呢，还是苦着脸，一只手摸着那黑羽毛，一声不响。

终于我气愤的说：

“我们不放八哥走！”

“当然！”哥哥同情的说：“谁舍得放呢？”

“那末鸟笼呢？”

“是呵，鸟笼呢？”哥哥也皱了眉头。

“只好不要鸟笼……”我完全牺牲的说。

“那末八哥会飞走呢。并且给爸爸看见呢？”

我又为难的想，觉得念“人之初”比这个问题容易多了。

最后，哥哥又出了主意，他把一根绳子结了八哥的细小的脚，悄悄地把绳子的一端捆在姊姊的床柱上，让八哥在床底下自由的走着。对于哥哥的这方法，我觉得新鲜巧妙极了，而且又承认哥哥的本领——什么人都比他不上。

这一天我简直快乐疯了，差不多一整天都蹲在床前，看着八哥在慢慢的散步，常常把尖嘴在地板上摩着，摆了两下头，却又走去吃豆腐。我想它多吃些，吃到一斤就会说话了。

哥哥也同我一样的蹲着，时时向着八哥嚷：

“叫我阿云，叫！”

我也学着嚷：“叫我小梅，叫！”

可是八哥是刚刚吃豆腐的，还吃不到二两，所以它只闪着金色的小眼睛，一声也不叫。

我忽然从它的身上想起了一个事情，觉得这是再重要不过的！

“八哥姓什么呀？”我惊奇的问。

哥哥想了一想回答说：“它姓八名哥叫做八哥吧。”

我信了。又问：

“谁是它的爸爸和妈妈呢？”

哥哥老想着。

“它的哥哥和弟弟呢？”我接着又问。

哥哥老想不出。

我自己便暗暗的揣摩着，想好之后便说：

“爸爸做它的爸爸不好么？”

哥哥动了一下眼珠说：

“不行，”哥哥摇了摇头，“我们的爸爸太大了！”

“总得有个爸爸呵……”我一面想着一面说。

哥哥究竟是比我聪明的，他终于把这问题想好了：

“那个小人！是它的妈妈，那个皮球是它的哥哥，那个瓶子是它的弟弟，这不行了么？”

“行！”我十分佩服的说，但是我立刻又想起来：“它的爸爸呢，谁是它的爸爸呢？”

“椅子好不好？”哥哥想了半晌说。

“不好。”我说。

“花盆？”

“也不好。”

“书呢？”

“都不好。”

“为什么呢？”哥哥有点受窘的反问。

我回答说：“爸爸是有胡子的。没有胡子象个爸爸吗？”

哥哥没有话说。

我们只好把八哥的爸爸暂且空着，慢慢的再去找，这时只赶忙的把小人，皮球，瓶子，都搬了来，和八哥紧紧的亲了一个嘴。

亲嘴之后的八哥躲到床后面去了，许久都不出来，我们也都望它不要出来吧，因为姊姊马上就要从书斋中回来了。姊姊比我们都高的，高到一张椅子还不止，人很瘦，所以哥哥和她扯皮条叫她做“烟囱”！我也不怕她。

然而姊姊终于把哥哥和我都叫去了，生气的说：

“总是你们两个做的事罗。”一面把手指头指着哥哥的脸。

哥哥却挺着胸刁皮的问：“什么事？”

我也说：“不要乱赖人呢。”

“哼，”姊姊撇着嘴，冷冷的神气。“反问我，你们自己瞧，谁把八哥捆在我床底下？”

我赶紧看了哥哥一眼。

“是妈妈叫我放的。”哥哥强硬的扯谎说。

我立刻帮哥哥的忙，也扯谎：“爸爸也说过。”

姊姊却冷笑了，说：

“好，我问爸爸去！”

我吓慌了，急看哥哥一眼，也没有新的举动。

姊姊一直向门口走去，可是哥哥又把她拉回来了：

“你真的要去问么？”

“真的。”姊姊还要往外走。

“我天天叫你‘烟囱’。”哥哥威胁的说。

“好，随你叫。”

“我也天天叫你‘新姑娘’。”我接着向她说。

姊姊的脸忽然红起来了，看着我，半天不作声。

哥哥便改了声调说：

“你不告诉爸爸，我天天都同你好。”

我也跟着说：“我也天天叫你好姊姊。”

姊姊的态度柔软了，只说：“不要让八哥飞到床上去。”

“不会去的。”哥哥说。

于是我们觉得一切都妥当了，而且一切都是好的。

一连快乐的过了三天——天天我在妈妈面前耍了一个铜板，哥哥便拿去买豆腐。八哥的吃量也天天增加了。我们对于它觉得还不十分完满的，只是缺少一个爸爸。

但八哥的爸爸终于找到了，那是从外婆屋里送来的那只花白猫，几多好看，有很长的胡子的。

“这就是八哥的爸爸吧。”哥哥先说。

“好极了。”我同意，还觉得只有这一只花白猫才配。

我们便悄悄的把猫儿抱到房里，去和八哥亲了几下嘴；猫儿动着胡子，八哥撒娇似的挣着。

哥哥向着猫儿说：“叫它‘宝宝’！”

我也对着八哥说：“叫它‘爸爸’！”

它们都不作声。

在哥哥的脸上，却乐得把眼睛笑眯了。我呢，我只想妈妈会来看，妈妈必定喜欢八哥和猫儿亲嘴的。

我们觉得对于八哥的一切事都做了，而且它的爸爸还有着这么好看得长的胡子。

可是一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陈妈从姊姊的房里嚷了出来，花白猫一直从她的“笔杆腿”中间溜到天井的角上。

妈妈问道：“什么事呀？”

“猫儿在小姐房里吃一只鸟儿。”

我的心便突的一跳。我看了看哥哥，他的眼睛也瞪着。我们立刻跑到房里去。

“花白猫是八哥的爸爸。”我一路跑着一路想。

“八哥！”哥哥大声的叫，赶快把绳子拉出来，只拉了八哥的一只瘦瘦的脚。

我一吓，眼睛便旋着黑圈，许久才看清哥哥的脸真难看，手上还拿着那根绳子。

但是我有点疑惑，我不相信花白猫会吃掉它的儿子，我便钻到床底下去，可是那里有八哥的影子呢，只看见一些凌乱的黑羽毛和一些红的血迹。

我爬出来，“真可恶，”我想，觉得我非常难过。

哥哥老站着，脸色发青。

这时候陈妈又在大声的叫：“吃饭……大少爷！二少爷！”

在饭桌上，妈妈奇怪的看着我的脸，就问：

“怎么，梅儿？”

我立刻象受了无数委曲似的，把这事情都告诉给妈妈了，最后说：

“吃了一斤豆腐，就会说话，它现在已经吃了半斤了。”

哥哥也哭丧着脸说：“它也许会念书呢。”

于是在我们的心里，想着妈妈必定会落下眼泪，必定会同爸爸去惩罚那只残忍的花白猫，或者爸爸惩罚了猫儿之后，还会生气我们欺骗了他，要打我们的手心。

然而爸爸和妈妈都不象我们所想的那样。妈妈不但没有落眼泪，也不去惩罚那只猫儿。爸爸也不打我们的手心，而且也不责备一句话。

一切都出我们的预料了：爸爸居然扔一下胡子，哈哈的笑了起来。妈妈也微笑着，挟了两块炒鸡蛋放在我们的碗里说：

“乖乖的吃饭吧。”

姊姊也抿着嘴，要笑不笑的瞥了我们。

我们那里能够吃下饭呢，我正拿着筷子，时时从饭碗边看了一下爸爸，看了一下妈妈，看了一下姊姊，又看了一下哥哥——哥哥的脸变得很难很难看的，我好象对于哥哥的这脸色有点了解，但爸爸妈妈姊姊的样于却把我弄得很糊涂了：我想着，越想越觉得不容易懂，而且一切都和我小梅一点也不亲热，除了哥哥。尤其是当我看见那只花白猫一屁股坐在天井里的石板上，动着嘴巴，胡子一翘一翘的，用脚洗脸，不但一点也不害怕，反显得很得意的样子，这更使我不能了解了。

“猫儿是不配做爸爸的，”我只能望着它的压在屁股上的黄尾巴想，“猫儿一辈子只配做猫儿。”接着我联想起来了：

“八哥为什么要让它吃掉呢？”可是想了半天还是想不通，结果又使我觉得一切都很神秘，都不是我小梅所能懂得的。

我又看了看哥哥，他也在那里出神。

爸爸便大声的命令说：

“快点吃！”

我只好死劲的扒了半碗饭，就跟着哥哥溜下桌子了。这一夜我们睡得非常早，在床上，我悄悄的问哥哥：

“为什么八哥让猫儿吃掉呢？”

哥哥回答说：“猫儿可恶！”

我又想了许多不可了解的神秘的事。后来想到那绳子上的一只脚和地板上的黑的羽毛，我有点害怕，而且哭起来了——眼泪一颗颗的，热的，流到耳边去。

“猫儿可恶……”我想着便慢慢的蒙眬去，可是在这迷惑中，又显明的看见到哥哥的怀里正抱着那个八哥——八哥的头在动，可爱的小眼睛也在闪光，象妈妈的金戒指的光一样。这时我又听见哥哥在喊我了。

“梅……”

我睁开眼睛去，哥哥的脸正压着我的脸，说：

“梅！我们的八哥还在姊姊的床底下……”

我半信半疑的笑了：“真的么？”

“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哥哥坚信的说：“我们看去！”

可是到了姊姊的房里，不但找不到八哥的影，而且连八哥的黑羽毛也不见了，只有姊姊的一双绣花鞋齐齐的放在床下面，一动也不动。

哥哥瞪着眼默着。我也不说话。我想到一切事物都越变越奇怪了，越不可捉摸了，也象我始终想不出井里的水为什么老挑不尽的缘故一样。

不久哥哥的眼睛红起来了，在早上的阳光里，落下了特别大的，特别清亮的，特别使我感动的眼泪，……。

这童时的哥哥的眼泪正在我的心上一闪，我的小宝贝又嚷着跑来了，抱着一个比他的脸庞还大的皮球。

“爸爸同宝宝打球去！”他快乐的跳着，一面拉着我就往外跑。

我抱着迷惘的心情伴着这个小天使，走到院子去。

太阳的金光还留在柳树的枝叶上，院子里满了郁金香的香气，北平的夏天的傍晚是使人爱恋的。

“给你——”小宝贝用劲的丢过皮球来，嘻嘻哈哈的笑，那嫩红的苹果脸显得更嫩更红了。

但我的心却是更加苦闷的。我没有小宝贝的天真而感到这单调游戏的趣味，并且，那已经非我所有的孩提心从小宝贝的眼睛里放射出来，变成了何等重大的使我惆怅诱惑呵。

虽然我也依样拾起皮球来，轻轻的丢过去，可是这流动在我眼前的皮球，已经不是一个游戏的东西了。那是，从许多人生的艰苦中所失掉的儿时的幻影；幻影，也就是渐渐的，无法挽救的，犹如一点点消灭下去的生命之火的光。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四星期》，1929年10月31日华通书局出版。

黑 骨 头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地方虽然很小，却有许多黑骨头。以前这里的黑骨头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例如他们在家里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拿到市上去卖。可是自从几个蓝眼睛的和几个拖木屐的白骨头到这里来开了工厂，他们就不象从前了。现在我们这里的黑骨头，和世界上的黑骨头是一样的，都是被白骨头的权力压着，过着很苦闷的生活。有的，比别地方的黑骨头还要苦闷。因为这里的白骨头比其他的白骨头还要坏。黑骨头替他们卖力气，出汗，生病，还不够，他们还要黑骨头流出一些鲜红的血。在街上，我们常常看见穿着蓝布短衣的，脸上罩着一重黑皮而且是苦闷的，好象他们从生来便没有快乐过，没有笑过一次的人，这就是我们这里的黑骨头的典型了。

近来，蓝眼睛的白骨头越来越多了，工厂也三个五个的增加起来，我们这里的黑骨头也跟着多起来了，虽然没有一个黑骨头会例外的过着一种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阿土也是这样黑骨头的的一个。

二

阿土的年纪二十岁。他十四岁时候便在××纱厂里当童工。可是在他当童工以前，他已经是一个黑骨头了。因为他的父亲是瓦匠，他的祖父是木匠。他知道他父亲和他祖父曾经盖了好些堂皇的房子，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也是他父亲和他父亲的伙伴们盖的，但是他祖父和他父亲以及他父亲的伙伴们，谁都没有在那些房子里和花园里好好的住过一夜，似乎世界上的所有木匠和瓦匠都没有这样住过，因为从来住在那里面享福的都是有钱的人——弯眉毛红嘴唇的女人，大肚子的男人，以及白嫩娇弱的小姐哥儿们。阿土从小就对于这事情感到不公平的，所以当他十三岁那一年，他父亲要他学捡瓦的时候，他摇着头说：

“我不干。”

他是他父亲的宝贝。他父亲除了他，没有第二件可宝贵的东西了。因为他母亲刚刚把他生下地来，她自己就断气了。他父亲从来没有给他耳光吃过。

“为什么？你学你老子的手艺不好么？”

阿土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说：

“替人家做奴隶，我不干。”

他父亲也就不勉强他。他差不多天天在家里和几个小孩子玩——有时他跑到离城十里路的野外去捉泥鳅。可是第二年的春天，他父亲为一个什么委员大人建筑别墅，一直从屋顶上跌下来了。他父亲的伙伴把他找了去，他看见他父亲弯曲地躺在地上，闭着眼睛，脸上比平常更黑更苦闷了。头上和身上流出许多鲜红的血，一直流到石灰上，把白的石灰都染红了。他抱着他父亲的腿，摇了好几下，并且对着他父亲的脸叫着，他父亲的眼睛也不

张开，身体也不动一下。他便哭了起来。可是来了几个警察，把他拖开了。另外几个人，把他父亲放到一块长板上，抬走了。他要跟着他父亲走去，警察又把他抓住了。随后，这别墅的主人——八字胡子的委员和一个打扮得十分标致的女人，从马车上慢慢的走下来了，向两个警察说了几句话，便用一枝手杖指着他。警察就把他带过去。

“你是他的孩子？”委员说，一面吸着雪茄烟。

“是的。我要我的爸爸……”他哭叫着。

那个白脸的女人用一块水红色的丝手帕掩着鼻子，好象在这里要得到什么传染病，一面在手帕底下吐出细柔的声音：

“可怜呀，”便向着那个男子说：“你给他五块钱好了。”

八字胡子的委员立刻掏出一个皮夹子，抽出一张钞票来，递给警察。

“大人，这是十块。”

委员不在乎的点点头。警察便对他说：

“好孩子，别哭了，大人赏给你十块钱，还不过去谢谢么？”

“我不要钱。我要爸爸！”他喊着。

警察在他的脑盖上叩了一下，哼着：

“傻小子，你怎么不知道好歹？”还骂了他好几句。

他仍然这样喊着：

“我要爸爸……”

可是没有人再理会他。八字胡子的委员和标致的女人又坐上马车走了。警察把钞票向他手里一塞，也走了。

“我要爸爸呀……”他哭着，一面把钞票向远远的地方丢开去。

然而从这一天起，他永远看不见他的爸爸了。只有两个他父亲的伙伴来照顾他。过了两个月，他们就把他送到××工厂去。

三

在工厂里，慢慢的，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变成一个工人了。他常常都想起他父亲的死和“一九二六年”的事件。虽然在“一九二六年”时候，他才十六岁，有许多事情他自己觉得能够同年纪大一点的伙伴们在一块儿干的，可是大家多担忧着不让他去做。还有十几个童工也和他一样。他和他们是顶要好的，尤其是那个缺嘴——大家叫他做“吃的”——和他更要好。他常常对于吃的感到一种悲哀，因为吃的什么都比他们能干，只是一个缺嘴把他毁了。当“一九二六年”的事件发生起来的时候，吃的也比他们都聪明的知道了许多新鲜的消息，并且比他们都兴奋的跳着，喊着。

“我们也去呵！”吃的用手帮助着说，仍然使人家听不清楚的飞着口沫。

“去呵，”吃的跑到椅子上了，红着脸，象演说似的舞着手：“把蓝眼睛的洋鬼子赶出去，把工厂给我们自己，我们去呵！”

大家都听吃的的话。都动手了。拿刀。拿铁条。拿木柱。拿椅子。什么都拿。可是跑到大门口，被年纪大一点的伙伴拦住了。

“干什么？”

吃的说，“赶洋鬼子去呵！”

结果，不让他们去。他们只好完全羡慕的看着伙伴们干着许多新鲜的花样。伙伴们是象喝醉酒一样的快乐着。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跟着伙伴们到街上游行去。在街上，喊着“打倒资本家”“工人武装起来”等等的口号，连吃的也喊得非常的响亮了。他们手上的白旗子也舞得比别人的起劲。他们另外有一件乐意的事情便是跑到工会里去看热闹，差不多天天都有土豪劣绅抓

到这里来，他们就在那些人身上画着“王八”。并且，平常不把他们看上眼的那些洋奴，现在也对他们很客气了。这时候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增加了，一切都是很好而且很自由的。阿土是什么都满意了。他觉得他现在比那些在学校里念书的白小子高傲得多。那些白小子都是有钱人家的儿子，都是要被 他 打 倒 的。可是他的好伙伴——那吃的，还有点不满足，常常喷着口沫说：

“怎么还不把洋鬼子赶出去呢？为什么工厂还不给我们自己呢？我们只愿意为我们自己来出汗的！”

然而，全体的伙伴，都已经很满足了，谁都不再想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好象在戏台上唱戏似的，有点疯癫的样子，总是那么快活的笑着——开会的时候是笑的，游行的时候也是笑的，连做工的时候也都是笑的。

阿土在工作时候，也常常因为快乐的缘故，不自觉的喊起许多口号。

可是正在阿土和他的伙伴们得意到十分的时候，忽然——仿佛从海外飞来一阵暴风雨似的，一切又都变样了。许多穿灰衣佩枪的丘八跑进来，把阿土的好几个伙伴——这几个伙伴在阿土的眼中都是很有学问很了不得的，而且都是顶好的好人，都给抓走了。并且，工会也解散了。工人俱乐部也被封了。洋鬼子的走狗又在他们面前摆起臭架子。好些曾经游过街的土豪劣绅也慢慢的坐上包车了，还把车铃踏得特别响，象示威似的。一切，都比以前的更坏了。差不多天天都有工人被丘八抓了去，抓去的工人，谁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是到那里去了。有一天阿土出城去，看见他的一个伙伴——阿土叫他做张大叔的——躲在城门外的一个石桥上，是中了好几枪而不能爬起来的躺着，蓝布的短衣都染红了。阿土跑上去抱着他，他身上的肉还在颤动，可是阿土无论怎

样叫唤他，都张不起眼睛了。并且，这一天晚上，阿土的最好朋友——就是那个吃的，也抓走了。吃的被抓去，因为他在一个刷着“三民主义”的墙上，写着“共产党万岁”……

从这时起，人间的快乐便永远从阿土的心上离开了。他心上只堆积着尸首、鲜血，以及愤怒的火。他的全体伙伴也都不快乐了。谁的脸上都没有光彩，都是很愁惨很阴郁很痛苦的。没有人笑过。也没有人说过一句笑话。象从前那样的口号也听不见了。大家都是沉默地忍耐地在机器旁边工作着。就是在散工之后，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说。好象大家要说的话，彼此都是一样，而且谁也不必说出来就都知道了。遇见的时候，大家也只把没有什么区别的黯淡的眼光交视着，点一点头，就走过去了。阿土和十几个小伙伴也同他们的大伙伴一样，整天都在黑的环境里生活着。然而这样的生活，是大家——阿土，阿土的小伙伴和大伙伴——无论是谁都是不愿意的，所以有一次，阿土听着一个大伙伴说：

“我们现在不是在工厂里做工，我们现在是在地狱里受罪……”

阿土的心头发烧起来了。他插入说：

“我们要革命才行呢！”

许多伙伴都惊讶地看着他。他又说：

“我们要打倒××党才行啊！”

对的。全体的伙伴是要这样的。大家——不会缺少一个人——都要重新站起来的。都要再跑到街上去高唱着国际歌的。都要从铁的内部打出一个新的世界来的。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呢？这是要全国的伙伴都要一齐起来才行的。所以，他们便又沉默地忍耐地在机器旁边工作着，期待着，大家现着黑的痛苦的脸……

阿土也常常想：

“我们现在是住在地狱里啊……”

他的心头便激荡着革命情绪的浪。

四

近来，阿土和他的伙伴们都变了。因为他们都有着一种比站在机器旁边更伟大更充满着意义的工作。他们都不象从前那样的沉默。现在，他们见面的时候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他们常常兴奋地谈着将来的世界。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我们是胜利的”的光芒。他们的希望是团结着的。并且他们的生活都建筑在红色的信仰上面了。尤其是阿土，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更激进的。他常常象一个预言的诗人似的向伙伴们宣布说：

“我们加紧的预备呵，大转变的时代马上就需要我们了！”

在今年伟大的“五一节”的筹备会里，阿土更显得兴奋了，他突然从伙伴中跳出来，站到椅子上演说，从他喉咙里吐出来的声音就象是一股鲜炎炎的血似的。他说：

“明日是全世界工人的纪念日——是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要好好的纪念明天！我们要知道明天纪念的意义。我们要为明天的纪念而斗争……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后，我们要成立×××！”

大家给他一阵长久的猛烈的掌声。并且在大家的头顶上，都伸着——象无数铁的武器似的黑色的拳头……

可是第二天，在示威的队伍被武力冲散的时候，阿土也被丘八抓走了，并且当天的夜里，他的几个伙伴便悄悄的把他从死人坑里拖出来，他的身上有三个窟窿，可是血又把这窟窿塞满了。

然而象阿土这样的黑骨头，现在是继续着，一天天地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出现了。

原载1930年11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2期第1版。

黑 骨 头*

黑骨头，黑骨头，志新中学六百多男女学生都晓得这黑骨头了。

这个声音好象冬之到来似的悲惨而普遍，这校内无论那个学生，都在这声音里失去了春之快乐。

这个景象到现在还只有一个星期，但这声音的蕴酿，却快有一年了。

这一年的春天，这省城里唯一的大操场，现在是围着十五个中学的学生和许许多多来参观的人，都注着全神在看十五个学校里的选手八百码赛跑的决赛，一种欢呼，一种急切的不断的步声，和几万颗心的异常的跃动，把这平时静寂空虚的大操场全改了样。这样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最后的一圈，全场人象在等待一颗炸弹就要爆发似的瞳瞳里都飞着火花。

突然，象暴风雨似的拍掌声与欢呼声振动了全个空间，尤其是志新中学里的一般学生，象发了疯似的高兴，因为志新里的选手陈人杰夺得了这次决赛的锦标。这时陈人杰象一个死尸似的全手搭着救护队的肩膀缓步着，志新里的校长和教员都急切的过来

* 原题为《浪花》，因《现代学生》第1卷第2期第1版所刊作者的短篇《黑骨头》内容反映工人运动，发表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该刊再版时，由编者掉换了作者投给该刊的这篇以青年学生婚姻不自由为题材的小说，题目仍为《黑骨头》。

围着他，象情妇一般的慰问着，同时，在这狂欢与热闹中，有一个带着更深切的希望的灵魂，从志新学生集团中过来在他头上不住的在飞绕。

从此以后，陈人杰是全校六百多学生最注意的一个人了。

离运动会不到一个月，校园的极东的一排柏树背后，平添了一对影子，一个带着更深切的希望的灵魂，现在与陈人杰的灵魂结合了。他们想瞒过同学的眼睛，但许多同学早已在暗地里带着艳羨在私议了。

“一个是这样美丽，这样聪明的皇后；一个是新近夺得全省赛跑锦标运动家……”

他们俩的恋爱热度，一天天的高起来；同学们的谈论，也渐渐地深起来，而涉及他们俩各自的环境了。

“马世英的父亲，是这C省里最有名的绅士，现在是做着总商会会长，她底母亲是从前这C省里做过省长的女儿。他们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当世英是他们俩二十年来唯一的爱情的结晶，他们俩所开的最美丽的一朵花，所以她每天都是用汽车送她到学校里来，又用汽车来接她回去。真比世人希望了几万年从不下来的月亮里的精华还要珍贵！”

“但陈人杰的父亲，却是一个泥水匠，也是泥水匠的儿子，虽于前年被虎列拉杀死，手下却已多了几个汗血钱。他底母亲也是泥水匠的女儿，他们因只有这一个儿子，人杰又不肯做泥水匠，所以决了心培植他到了高级中学里来读书。不过他父亲虽遗传了几个钱给他，同时却也遗传了一个混名黑骨头给他。他虽不愿接受，但他底亲戚邻人都只晓得他的名字叫黑骨头，就是他底母亲因为便利起见也喊他黑骨头了。”

这个谈论已渐渐在扩大而传到了他们俩自己的耳鼓里了。

虚荣与恋爱在世英的心里已起了争斗，悲哀已渐渐地在消蚀

她的美丽了。

“唉，人杰，你为什么要生在那个家庭里呢？倘你也象我一样的家庭……唉，你为什么不去禁止他们喊你黑骨头呢？这黑骨头的名字谁给你取的？唉，人杰！……倘这是他们侮辱你的，啊，你告诉我，你的家庭，这一定不是你，这黑骨头一定不是你，人杰！你是我们全省全校最光荣的一个人，你将来一定是一个伟人，你有健全的身体，你有丰富的知识……唉，难道你果真是泥水匠的儿子黑骨头吗？告诉我，告诉我，人杰！我但愿你不是……唉，黑骨头。”世英虽日日夜夜这样想，但终于没有对人杰说过。

放暑假了，人杰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了。他们只通着信。

人杰秀丽的字，与美化的言语，使她全忘了黑骨头这一回事。但到了下学期他们俩到学校里重遇见的时候，这黑骨头的影子越深的刻入她底心，因为他枯瘦的脸已被她发觉他的内心的悲哀了。

人杰对于功课完全懈怠了，无论在教室里，在宿舍里，终是很忧郁的坐着，他的步履也比普通同学还要缓慢而无力，他的眼眶里水淋淋的好象终日带着泪水，许多同学对于他从前夺得锦标的事全忘了；而反借着 *Like a rich jewel worn by a black-amoor* 的讥笑的口吻时时到他底面前来恍荡。他们俩会晤的次数也不知不觉的在减少而疏远；但一到见而时表而仍旧象先前的表示着爱恋，并不说些什么。

寒风带来了冬之凄惨，驱走了春风飞长的绿色世界，志新校的养病房里来了一个病人，因为他受了一点儿寒。

但真奇怪，这一点小病，连医生也不注意的小病，而在第三日的下午突然与世长别了。

在他去世前一点钟，他写了一个条子给病房里的茶房，继着

茶房领着一个女生进来。

象有豫兆似的这女生的心无端的很利害的跳跃起来，好象一个鬼的影子缓慢的移到他的床前，一种爱恋催迫着她更进的去安慰他，亲近他；但一种虚荣却使她迟疑着不敢前进。

“世英！”好象在深夜的静寂里从他底惨白的唇边硬钻出了这沙沙的声音。

“人杰！”同时有一个娇柔而带着无名的痛苦的应答。于是沈寂又笼住了他们，而两对带着各异的痛苦的眼光是接触着了。

但在她的心里爱恋与虚荣还在争战的刹那，他突然鼓着勇气，坐了起来，握住了她的手，泪象寒风里的落叶般的滚下来，心底里深藏着的秘密，完全在这短促的呼吸里变成了声音！

“世英！我有了你的爱恋，虽死也觉得愉快，我晓得恋爱是盲目的，那时我竟没有尺量到自己的环境，就是现在，唉，就是我清醒时；但你的爱恋已缚住了我。我不能摆脱，我没有这勇气！世英，你一定已听到我是黑骨头，我是泥水匠的儿子。真的，但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生在泥水匠的家里？我是泥水匠的儿子，我是黑骨头，这个世界里我是不配你的爱恋的。世英！我只有感激，我只有感激你的盛情，但我希望你从此绝了这个念，因为我们的结合在这个世界里只会得到痛苦。我爱你，我不愿害你，世英！我在这个世界里已不久了，希望你得到一个同一环境的人！……别了，世英！”

他的声音逐渐逐渐细淡，眼泪也流完了，身子突然软倒在床上。

世英一直惊呆的看着他，到他软倒在床上时，才突然放声的哭了。她伏在他身上，在他冷白的唇上亲着吻。她这时虽已证实了他确是黑骨头，泥水匠的儿子，但这时的虚荣，却已被最高度的爱情驱走了。

在医生验明后，晓得他是自己服了毒死的。

黑骨头，黑骨头，从此这个声音变成冬之到来似的悲惨而普遍，使志新中学六百多男女学生都在这个声音里失去了春之快乐。

原载1930年11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2期第2版。

牺 牲

夜里，敲过了十二点钟，林亦修又从家里跑出来了，一直向萨坡赛路的那头，尽力的往前走，显着歇斯蒂里的神气。这条马路是已经冷静了，空阔地，没有行人和车子，只高高地吊着寂寞的街灯，到处堆满着黑暗和许多神秘的影子。很远，都可以从他的脚下，听见那单调而急促的皮鞋的响声，以及他的瘦长和孤另的影子，忽前忽后地跟着他，映射在灰色的水门汀上。

他走到嵩山路去，去找那个医生。

他的头垂得很低，差不多那帽子的边把他的脸完全遮住了。他常常举起焦灼的眼睛，望着马路的前面，希望立刻就看见那写着“王医生”的白色圆形的电灯。那“惠生医院”的照牌，成为他迫切要求的一个目标。可是这一条马路是怎样的长喔。这条马路，变成熟睡的河流似的，平静地躲着，一直在前面而显得没有尽头的样子。不但没有行人，一辆黄包车也没有了，仿佛这热闹的上海市，单单把这一条马路放在寂寞里，便是夜在这里散布它的恐怖。

“唉……”

他走着，不自觉的叹息了一声，又悒郁地嘘了两口气。他的脸是沉默的，完全被忧愁笼罩了。他的心头不断地起伏着各种感情的波浪，差不多每一个起伏都使他感受到一种新的难堪的痛

苦。

“假使……”他恐怖地想，“这是多么可怕呵！”接着便想起许多女人都死在可怜的生产里，和许多女人都为了打胎而送了性命，以及他的一个女朋友就为了打胎……许多恐怖的事实和想像堆满了他的脑子。

“不。决不会的！”

他一面克服的安慰着。又是那已经发生的事实，却明显得象一片玻璃，透亮地横在他的眼里。他时时刻刻都在看见，迦璨是痛苦地躺在床上呻吟，挣扎，而且是毫无把握地挣扎在死的边界上，任凭那命运的支配。

“可怜的迦！”这声音，不断地从他的心里叫出来。同时在这个声音里，他看见他们过去的美满的生活，然而这生活一想起来，就变成恐怖了。一切事情跑到他的头脑里，都变成残忍和可怕。仿佛这世界的一切，这夜里的一切，都联合地对于他怀着一种敌意……

最后他走过霞飞路了，他看见了那一块照牌，便飞一般的跑了过去。

医院里没有灯光。他不管，只沉重的按了长久的电铃。一个佣人跑出来了。他说：

“王医生呢？他在家里不？”

“睡了。你看病么？”

他等不了和佣人说话，便走了进去，站在待诊室的门口向楼上喊着：

“王医生！王医生！”

那个圆脸的医生带着朦睡走下楼来了，走到他面前，装聋一样的问：

“怎么样？还没有下来么？”

“没有！”他沉重的声音说：“现在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差不多五点多钟了。怎么样呢？”

医生皱起眉头了。过了一会说：

“不要紧的。一定会下来的。”

他立刻不信任的回答：

“你不是说十二个钟头一定会下来么？现在已经十六、十八个钟头了。产妇痛得要命。我看很危险。你应该想法！”

但是医生并没有法子想，只机械的说：

“不要怕！不要怕！”

这时从楼上走下了两个女人，差不多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一个长长的脸，是医生的太太。她走近来说：

“不要紧的。没有危险。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我自己已试验过两次了，每次都是六个月。都打了下来。”

医生被他的太太的话增了许多勇气，便接着说：

“这方法是秘传的。许许多多人都用这个方法。并且从没有危险过。我的太太是亲身试过的。那位张太太也打过一次，也是平安的打下来了。”

那个张太太也厚着脸皮说：

“我打的时候已经八个多月了，可是象没事似的。”

但是他坚决的问：

“你到底有把握没有？王医生！这不是闹着玩的。”

医生哑然地望着他的太太。那女人，显得比男人能干，毫不踌躇的说：

“当然有把握。上海女人的打胎通通用这个方法的。”

“不过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他质问的说，“能不能靠得住呢？王医生说是不怎么痛，可是痛得要命；王医生说是一个日时准下来，可是现在已经十八个钟头了。”

“痛也有的。迟几个钟头下来也有的。”那女人尖利的说：“这不要紧。说不定这时候已经下来了。”

他知道这谈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当然，好的结果，更没有。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这个医生只是一个饭桶，除了骗去三十块钱以外，是什么方法也没有的。他觉得他不要再站在这里了。他应该赶快的回去，把病人送到别的医院里。

于是他没有工夫和医生计较，便走了出来，急急的走回家里去。

在路上，各种恐怖的思想又把他抓住了。他重新看见迦璨躺在床上返反覆覆的呻吟和挣扎，重新看见她的脸色的痛苦和苍白。并且他又惊疑地想到那可怕的，那不幸的降临……

“唉，不要这样想！也许，她真的已经下来了。”

他用力的保守着这一个平安的想象，便觉得有点希望的光芒在他的眼前闪动着。

可是一走到他的家里，还刚刚走到房门边的楼梯上，他就听见迦璨的悲惨的呻吟。这使他立刻飞起了两种感觉：他知道她的危险还没有过去，同时又知道她还生存着。

他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第一眼，他看见迦璨仍然躺在床上，脸上被黯澹的痛苦朦蔽着，眼睛闪着失神的光而含着泪水，两只手紧紧的压在肚子上。

“迦！”他喊着，一面跳过去，俯在她身上，用发颤的嘴唇吻了她的脸，她的脸发着烧——一种超过四十度的病人的烧，几乎烧灼了他的嘴唇。

她微微的张开眼睛，无力的对他望着，慢慢的又闭住了。

“迦！怎么办呢？你？还痛么？”他低声的问。

她好象嘘气一样的吐出声音：

“一样。”

“到医院去吧。人要紧。我想送你到福民医院去。”

她又张开眼睛了，摇着头说：

“不。福民太贵，我们住不起。等一等吧，看有没有下来的希望。修！你不要急。”

“还是到福民去，因为福民的医生好，可以得到安全。钱呢，现在计较它做什么呢，你的人要紧呀。假使原先就到福民去，免得你这样受苦。现在到福民去，好么？”

“不。”她虚弱的说，一面乏力的举起手臂，抱着他的颈项。

“修！爱的，现在不要去。要去到天明再去吧。说不定在天明以前就会下来的，那可以省一百多块钱，我们可以很舒服的过两个月。并且，我就是为省钱，才吃这个苦头。现在已经吃了，当然要省钱。何况——我们到那里去找这么多的钱呢？”

他深思地沉默着。他的心里象经过一番针刺似的难过。因为他不能不承认她所说的话：他们是太穷了。这几个月以来，在“经济的封锁”中，他们的生活都降低到最低度，而且还是很困难的过着。以前，他的稿子，可以到处去卖钱，但是现在人家不敢收，他自己也不愿意卖给那些书店。并且那些和他在一个立场上工作的“朋友们”，也都变成穷光棍了。那末，到那里去找一百多块钱呢。如果很容易的找得到这样一笔款子，她不是早就到福民医院去了么？正因为找来找去只找到三十块，她才到那样靠不住的小医院里，受着“非科学”的打胎的方法，把性命完全交给毫无知识的一个“三姑六婆”模样的老妇人的手里，做一种危险的尝试。所以他不作声了许久，才慢慢的开口说：

“迦，你真作孽呢。”

她摇着头，一面从她痛苦的脸上浮起微笑。

“不要难过，”她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相爱的，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很压制了。这一次受妊，我自己是应该负责的。当

然，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是现在的这样，我们是应该把小孩子生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纵然养得活，我们也不能生，因为有了小孩子，就要妨害到工作，尤其是我们目前的工作正在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有一个小孩子的。”她停了一会，又鼓动她的声音说：“你放心吧。爱的！我想是不会有危险的。”

“可是你发烧得很厉害呢。”他直率的说。说了便觉得不应该把这句话告诉她，立刻改口了：“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前途的，我们应该再做许多工作，我们现在都还年青，不是么？”

她微笑地点着头。可是她终于忍不住，又痛苦地呻吟起来了。他倒了一杯开水来，把杯子放到她的嘴唇边。

“喝一点水吧。”他机械地痛心的说。

她用力的昂起头，他把她扶着。

“痛得厉害。”她喝着水，一面说。

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这一点，”他望着她的脸上说，“男人太享福了。自然的残酷，单单使女人来经受。当然，打胎是反乎自然的事情，但是正式的生产呢，不是也必须经过绝大的痛苦么？这事情太残酷了！太残酷了！”他一连说，又心痛的吻着她，一面把她的脸慢慢地送到枕头上。

她感激的望了他一眼。接着她又呻吟了。在她的呻吟里，响着忍耐不住的悲惨的声音，同时这声音象一条条尖刺似的，从他的心脏上穿过去了。他无可奈何的看守着她，看着她的脸上飞着一阵又一阵的痛苦的压迫，而且慢慢的变成苍白。

“怎么样？怎么样？”他完全落在失掉主意的恐怖里，不断的轻声的问。

她间或答应他一句“放心！”有时便向他摇了一下头，表示她要他不要焦急。

他不断的叹气。常常把手指深入到头发中间，用力的搔着，仿佛他要从他的头脑里抓出一种方法——使她平安地把胎儿落下来。

可是时间是过去又过去了。她的呻吟仍然继续着，而且更显得乏力和悲惨。她的两只手差不多拚了全生命的力似的压着肚子上。

“你替我摸——用力些。”她勉强的向他说。

他就痴痴的坐下来。他照着她的意思，完全不知道有益或有害，只象木偶似的把一只手用力的从她的胸部上一直摸到她的小肚子那里去。他机械地作着这样的工作，同时有一种恐怖在扰乱他，使他颤离的想着，也许她的性命就在他自己的手下送掉了。但是他刚刚胆怯的轻松了，她又向他说：

“用力点。”

他只好又用力的按摩。随后，他的确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他不得不停止，一面关心的问：

“这么摸，有什么影响呢？”

她没有答应他的话，只把她自己的手去继续他的工作。他完全变成蠢人似的看着她，她的脸色越苍白了。

“迦！”他望着，含着眼泪的叫她，又吻着她的脸。

“阵痛得厉害！”她低声的说。

“怎么办呢？”他自语一般的回答。

“不要紧。修！爱的。你歇歇吧，你就在脚头躺一躺。唉，明天是星期三，你又有三个会议！”

“不躺。我没有瞌睡。”

她张开眼睛望着他，说：

“你的眼睛都红了。你的睡眠是很要紧的。唉，你近来瘦了许多。你太忙。许多重要的工作都负在你身上，你必须有精神，更不能病。你还是躺一躺吧。”接着她又呻吟了。

可是他没有躺下去，却走到窗子前去。他看见那一张写字桌上，放着许多药棉和药布，一罐益母膏，一包红糖，一个火酒炉子，一瓶火酒，一盒洋火，……这些东西都是为她预备的。

“唉，益母膏，”他望着那古板的黑色的瓦罐子，感伤的想着：“她能够吃益母膏就好了。”于是站在窗户边。

窗子外面的天色是深黑的。一团无边际的黑暗把一切都笼罩着。许多漂亮的洋房子都深埋在黑暗里而变成沉默的黑的堆栈。只在很远的云角里才露着一颗星儿，闪着可怜的黯淡的光。空气是凄惨而沉重，使人感到可怕和失望的感觉。

他轻轻的嘘了一口气，痴望着这黑夜。许多幻影从他的眼前浮起来了。他又重新看见那惠生医院，那胖脸的医生，那专门做打胎生意的老妇人，那手术室，那走进手术室里去的一对可怜的人儿——他自己和他的迦璨，以及他失了意志似的让迦璨躺到那施行手术的椅子上，让那个老妇人把一种不使人看见的药品放到她的身体的内部，放到子宫里去，完全是巫婆似的一种神秘的方法呀。并且迦璨是怎样苦痛地闭着眼睛……这影子使他发颤地吐出了一声叹息。

他回头望一望床上，不自觉的喊了一声：

“迦！……”

迦璨的呻吟已经停止了，可是她的眼睛是紧紧的闭着，忍耐着十分痛苦的样子。

“你怎样？”他颤着声音问。

她并不张开眼看他，只举起手向他摇了两下。

他又痴痴的站着。他的眼睛又痴望着黑夜。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见，甚至于那颗唯一的星光也不见了！他机械地把手放到玻璃上，心里热腾腾的燃烧着纷乱的情绪，他不知道他应该怎样来处置这个可怕的事情，而且能够平平安安的处置下去。

“她已经落在很危险很危险的境地里了！”他怔怔的想。但是怎样把她从这个危险里救出来呢？他没有法。他想着，同时他又糊涂了。好象他已经不是一个有思想组织的人，变成很笨很蠢的什么动物了。他只是扰乱地懊悔他自己不应该赞成她打胎，以及他粗暴的发燥的在心里骂着：

“该死的医生！该死的老妇人！该死的中国社会的制度！”这样骂着。他觉得如果他自己学医的，那就好了。

“既然有这样多的人不能不打胎，”他接着愤怒的想，“为什么不好好公开的研究打胎的方法呢？医生的天职是什么，不是解除人们生理上的痛苦么？不能够生产的人为什么非要人们生产不可呢？那些医学士医博士懂了什么！戴着宗法社会的虚伪的面具！假人道主义者！一群猪！”他一连痛快的骂，可是这愤怒更使他扰乱起来了。他想起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活生生的死在这些医生的手里，尤其是在三个月以前，他的一个朋友的爱人才被牺牲……

“唉，医学界的革命也要我们来负担的！”那时他的朋友向他说。现在这句话又浮到他的心上了。同时他伴着他朋友去送葬的情形，又浮到他的眼前来。

“不。迦！决不会的。”他立刻安慰的想，“迦的身体很强！”想着便怯怯的向床上望了一眼。

迦张开眼睛，慢慢的向他招手。

“修！你来！”她乏力的说。

他呆呆的走过去。

“怎么样？”他担心的问。

“不要紧的。”她安他的心说，“你拿点药棉来！底下流出了许多脏东西……”

“是下来的样子么？”他心急的问，在心里觉得有点欣然。

“不知道。也许是吧。”她浮出微笑来说。

他拿来了许多药棉。

“怎么样呢？”他问。

“把脏的换掉。铺在底下。”她教着他。

他小心的把棉被翻开了。一股熟烘烘的热气直冲到他的脸上来。他轻轻的把她的身体向旁边移着。他看见一团黄色的脏水污了被单。他把脏的棉花拿下来，把新的干净的铺上去。当他触着她身体的时候，他的手好象放在装满开水的玻璃杯上面，热得发烫。

“唉，你还烧得厉害呢，”他一面盖着棉被一面说。他又把他自己的手给她枕着，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脸颊上。

她疲倦地张开眼睛，含笑地凝视着他，说：

“放心。急也没有用的。”

“唉……”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不要焦急。你躺一躺吧。现在几点钟了？”她举起手，把手心放在他的手背上。

“三点过五分了。”他惘惘的回答。“唉，不早呢，你差不多到一个对时了。医生真靠不住。她妈的！医生——骗子！”

她安慰地向他微笑。

“中国那有好医生。”她解释的说：“学士博士都是骗饭吃的。这只能怪我们整个的社会制度不好。否则，这些医生怎么能够骗人呢。修，你放心。刚才又流下许多水，大约有下来的希望。你躺一躺吧。”

“不躺。”他坚决的回答：“你不要管我。你现在怎样呢？痛么？”

她点着头。

他看着她的脸，颜色越变苍白了。在她的眉头上，痛苦更深

的锁着。显然，她已经瘦弱了许多。有一层阴影笼在她的瞳子里，使她的眼睛失去平常的光彩。那大颗的汗点不断地从她的额头上沁出来。

他看着，沉默下去了。在心里，起伏着不平的波浪，他强烈的同情她。因为她的打胎并不是由于她的本意。她是喜欢小孩子的，年青的母爱正在她的心上生长着。打胎，只是为了“工作”的缘故。同时在他们生活上，也不允许增加一个小孩子的负担。他们曾经商议了好几次才决定打胎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打胎是这样的使她吃苦，使她陷在这样的危险的境地里……这时他突然向她说：

“迦！我想起，该不打胎的。”

她微笑地摇了摇头，说：

“还是打了好。我们不是已经商议过好几次么？不打，以后怎么办呢？我并不懊悔。”

“你太苦了！”他叹息的说。

“不要紧。”她又微笑起来。“我们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没有小孩子，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并且我们都还年轻，等‘我们’成功之后，再生一个小孩子也不迟……”她的微笑使她的话变成温柔而且可爱。

他同情地吻着她的脸。他也浮出微笑了。他差不多带着感激的意思说：

“迦，你真好！究竟你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女人是不同的。你很能够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不是么？我们好几年以来，都常常说着我们的小孩子，现在我们有了，又把它打下去，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说呢？”

她笑着点着头。

“是的。我们完成一件工作比生下一个小孩子还重要。我们

现在要紧的是工作。小孩子不算什么……”

他也笑着望着她，安静地听她的话。可是她还要说下去，忽然把眉头突的皱起来了，同时把眼睛闭着，忍耐着强烈的痛苦……

他吃惊的问：

“痛么？怎样呢？痛么？”

她惨然向他点一下头，便重新开始呻吟了。

“痛得很。”她虚弱的说，把手用力的压在肚子上。

他又惘然的望着她。刚才的一点和平又消灭了。那焦急的，苦恼的情绪又开始在他的心里扰乱着。他一面同情地吻着她，一面暴躁起来。

“混蛋！……”他骂着医生。

“替我摸……”她说。

他答应了，可是那一种恐怖又使他怀疑着——这样是不是会送掉她的性命呢？因此他时时都停住他的工作，一面痛苦地想着这可怕的事情，一面问：

“怎么样？唉！”

“好点。”她回答，有时只点一点头，眼睛也没有张开。

随后她的呻吟变厉害了，变成凄惨的声音，挣扎地哼着，显然是和死作着激烈的奋斗。

他完全陷在苦恼里，焦急里，失望里。

“假使……这是很可能的……”他不堪设想的想着。

楼下的自鸣钟响到楼上来，清亮的响了四下。他听着，好象听一件秘密的革命的消息一样，用心的听。这时，他只希望天明，似乎天明将给了他什么援助。可是他望一望窗外，仍然是充满着黑暗，沉沉的，不会有天明的默着。仿佛有许多魔鬼之类的恐怖，潜伏在黑暗里，而且向房子里窥探着，要跑了进来。一切东西在他的眼前都变成可怕的样子……他的神经被刺激得有点错

乱了。

时间是悄悄的继续的向前走，整个的夜不使人得到一点感觉地随着时间而消失。曙光从黑暗里钻上来。沉寂动摇了。晨曦之前的声音慢慢的响起来。窗外的黑暗在变动着。

迦璨的呻吟继续到这时候：五点钟了。她才突然的嘶裂的哼了几声，于是昏迷去，同时她的胎儿落下来了。

“修！”一分钟之后，她恢复了知觉说。

他立刻跑过去，吃惊的望着她异样苍白的脸，发呆的问她：

“怎么的，你？”

“下……下来……了。”她勉强发出声音来。

一瞬间，旋转的宇宙在他的眼前安定了。一块石头从他的心头落下来。他简直被欢喜弄成糊涂了。他惊讶地浮出了一重欣然的苦笑。

“真的么？”他脱口的说。

“赶快，”她的声音低微地——“把棉花拿来……”同时从她的惨白的脸上现着痛苦过后的疲倦，微微的把眼睛张起来，安慰地向他睨了一下。

他长长的嘘了一口气，仿佛从他的心里吹出了一个窒塞的东西，觉得他在一瞬之间轻松了许多重负。他立刻把一捆棉花和药布拿过来。

“我动不得……”她低声的告诉他。

“让我来。”他感着意外的欣幸似的回答她，一面把棉被翻开，把她的身体移向旁边去。一团鲜红血块映到他的眼睛里……他的心跳着。他好奇的看。他一面把脏棉花拿开了，又把新的棉花铺上去。在另外一块雪白的棉花上，他放着那个三个月的胎儿。

“给我看一看。”她张开眼睛说。

黄色的灯光照着这一个未成熟的人体……

“象一条鱼。”她审视着说，接着叹了一口气。“唉，是一个女的。”

他的心情又变化了。刚刚的。没有出声。望着她，又望着打下的她的小女孩。

“好不好把它保存起来？”她说，说了又改口了：“唉，留它做什么！”

他默着，感想着，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的心情在心头流荡着。他想起许多神话里的爱的故事，许多小说中的小孩子，以及法国公园的草地上的可爱的小洋囡囡……

“你怎么不说话？”她望着他。

他勉强的笑了。说：

“想着你平安了！”于是俯下身，吻着她的脸。

“你难过么？”她低低的问：“你怕看……”

他点着头。接着问：“你呢？”

她浮着微笑。

“有点，但是这不算什么。”她回答。

“好……”他说，“你吃点益母膏吧。”说了便跑到桌子边，把火酒炉子点着，把热水壶的开水倒在一只小锅里，又把黑的益母膏倒在碗里，把红糖的纸包打开。

“以后我们不要再打胎了。”他又跑过来向她说，“我呢，我愿意忍耐一点，不要再使你吃苦了。这一次，我们简直是死了一次呢……唉！”一面紧紧的握着她的手。

“那末，你不是太苦了么？”她微笑的说。

“不。这一点苦是应该吃的。”

水开了。他跑过去，冲了益母膏，倒了红糖。

“吃一点。”他一面把她慢慢的扶起来。

可是她喝了两口，便完全吐出来了。

“喝不下去。”她皱着眉头说，同时她的肚子又开始痛起来。

“医生不是说，胎儿落下来就要吃么？”他怀疑的问。

她无力的躺下去了。那已经平静的呻吟又开始响起来。身体上的热度又增加着。她又用力的压着肚子上，苦痛地闭着眼睛……

“怎么，又痛起来？”他惶惑的自语一般的问。

她摇着头。“不要紧的。”她说，呻吟的声音越扩大了。

“为什么胎儿下来之后还要痛呢？”他重新陷在没有把握的疑虑里，想着，焦燥着。

五分钟之后她又突然喊了一声，接着便虚弱地晕了过去。那苍白，异样可怕地重新笼罩着她的脸……

“又下来……”半晌，她带喘的说。

他惊疑的看着她，又开始他的新奇的，可怕的，不能不做的工作了。

“哦，”他忽然明白过来，有点好笑的叫了：“是胎盘！胎盘！”

她慢慢的张开眼睛。听着也笑了。抚摩一般的睨了他一眼。

“唉，”她说，“我们连胎盘也不知道呢。”便笑望着他。

他松了一口气。

“我们都没有经验。唉……现在好了。你可以喝益母膏了。”

她喝着。她的热度已经低下去。她平安了。她十分乏力地，疲倦地躺着，常常张开眼睛来望他。

他坐在床沿上。他的恐怖消散了。焦急，暴躁之火也熄灭了。只留着痛苦的痕迹，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上，眉头上。

“这只能够一次。”他过了许久说。“这一次已经把我老十年了。”

她握着他的手，微笑地望着他。

“一次……”她说。

“你也瘦了许多。好象害了一场大病的样子。”他爱怜地说着，给了她长久的同情的接吻。

天色已经黎明了。市声隐隐地热闹起来。弄堂里响着刷马桶的“沙沙沙”的声音。黑暗，完全破裂而且消灭了。晨曦的影扩大到房子里面来，现出了物体的轮廓，和一些脏的药棉和药布丢在地上……各种东西都现着经过了暴动的凌乱的样子。

“现在一切都好了。”他望着她，欣然的，安慰的想着。

“睡一睡吧。”她倦声的回他说。

“不睡。你睡吧。好好的休息着。不要管我。”他一连的说，轻轻的拍着她。他看着她疲倦的苍白的脸，慢慢的沉到睡眠里去。他自己，轻轻的嘘了好几次的叹气，一面在疲倦里兴奋着，沉思着，常常爱怜的给了她一个吻。

他一直守着她到了七点钟。他才站起来，写了一张条子：

迦。你平安的多睡一会吧。我现在到×××去。今天是主席团和各部长会议，我必须出席。也许在十一点以前，我就回来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才睡醒，并且你可以吃一点稀饭。

他把这条子放在她的枕头旁边。轻轻的吻了她一下。重新把棉被替她盖好。小心的走出去，把房门轻轻的关上了。

于是，他一步一步的下着楼梯，一面挂欠着她，一面摸着他的西装口袋里的文件。

原载1930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12期。

一个人的诞生

担忧害怕，同时在矛盾的情绪之中希望能解决的那事情，终于发生了。

时间在夜里。

弄堂里的纷杂的声音已经慢慢的消沉了。夜，象一片静寂的旷野似的平铺在永吉里十六号三层楼的周围。

房子里静静的。薄弱的灯光照着四面的冷的白壁，显到深秋的夜里，一切都在睡眠着。

然而这房子里的两个人都没有睡。程子平伏在写字桌上写着一篇政治论文，他的爱人躺在床上低低的哼着。

“痛得很么？”他常常停下笔，转过脸去问。

“痛……”他的爱人总是带着宽慰的回答说，“还不很……”可是她的哼声却是一次比一次的紧张起来。

这时在程子平的心头起伏着许多波浪。他只想把这篇论文写完，然后再把他的爱人送到医院里。可是他的思想象一群顽皮的小孩子一样，刚刚集中起来便又跑开了，本来这一篇论文可以在三个钟头里面写完的，但是他已经从九点钟写起，到现在还只写

了一部分，现在是已经十二点过十分了。因为，他的头脑里常常浮上这些问题：

……发动了，也许今夜就会生吧。

……已经怀了三百二十天，唉，不会是难产就好。

……女人生产太辛苦了。

……科学究竟还没有很进步。

……假使有危险……

一想到“危险”上面，他的思想便更纷乱了。并且他无心的又想到许多女人为生产而牺牲的，他的几个女朋友便是这样的牺牲者。想到这里便只好安慰的在心里说：

“不，不会有危险的。她的身体很好。”

于是便好象真的不会有危险似的，又极力的把这些问题丢开了，又重新把思想集中起来，想赶快的把论文写好。

“明天一定要交稿的。”他想着，一面努力的写。

然而究竟只写了一半，他的爱人的哼声便突然的尖厉起来。他不得不放下笔，跑到床前去。

“怎么样，珈，痛得很么？”

在灯光底下，分明看见她的脸，是苦痛地，紧闭着眼睛，皱着眉，涌出许多汗点。

“痛的距离越隔越短了。”珈低低的回答说，“我看，不行了，唉，痛得很……”

“就到医院去吧。”

“你的文章呢？写完了再去……最好等到天亮。”

“恐怕等不了呢。我的文章也写不好。”

“最好……”她没有说完话，又哼起来了。

他惘然的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的痛苦的样子，便不自觉的低声的叹了一口气。

“写……”她督促的说。

他离开去。可是他拿了笔，一个字也写不下。迫在目前的问题使他非常的不安，而且他对于女人生产又一点也没有经验，便感着没有把握的惶惑。随后他想起《胎产须知》，便从柜子里拿出来，翻到生产之前的“阵痛”一章，十分注意的看着。重复地看了好几遍。

“的确”他有了根据的决定说，“现在要到医院去才行……”便走到床边去向她说：

“珈！还是就到医院去吧，晚了不好。”

她在哼。奇怪的痛，使她忽略他的话，只把头摇了一摇。

“不……”她隔了一会说，“等天亮……”

“不能等。”他说，“假使在路上……那才糟。”

她哼着，没有回答。可是她的情形越变越紧张了。只隔五分钟便又开始一个阵痛，而且痛的程度也逐渐的增高。最后她自己也觉得不能等到天亮了，便接着肚子答应了他的话：

“好。叫汽车去。”

他匆匆忙忙的向她望了一眼，留下许多同情和爱恋地走出房门去。

路上，夜已经深了。空间正在落着秋夜的稀薄的小雨。柏油的马路上反映着湿的白色的灯光。从这头到那头，冷清清地没有一个人影。

他把西装的外套的领子翻上去，一面把两只手插到口袋里，沉默地向前走去，走得非常之快。

他复杂的感想着：

……要做父亲了！

……小孩子怎么样呢？

……现在只剩八块钱……

……明天要交稿……

突然，亮煌煌的“利利汽车行”的招牌，在阴暗的夜色里，闪到他的眼前来。

“要一部汽车。”他敲着出租部的小玻璃门，“喂！”说了又敲了两下。

关在小房子里的汽车行的办事人正在打瞌睡，惊醒之后便立刻拿起铅笔来问：

“到什么地方？”

“卡德路同德医院。送一趟。要轿车。”

汽车驶到门口了，他跑上楼去，在楼梯边便听见珈的哼声，心里突突的跳了几下。

“没有吧……”他想。

他的第一眼便投到床上去。显然她的身体正在挣扎，盖在她身上的棉被便起着山峰一般的起伏……她的脸色有点惨白。

“汽车来了。”他说。

她慢慢的翻过身，困难地爬起来了。他用尽方法来帮助她穿衣，穿袜，穿鞋子。最后，他用力的撑着，使她下了床。

“脏东西很多……”她带点不好意思的低声说。

他没有回答。他想不出应该拿什么话去安慰她，只同情的望了她一眼，一面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珈……”他不自禁的带点感伤的叫了她一声。

于是慢慢的，慢慢的，困难地下着楼梯。当她看见一辆汽车停在后门口的时候，便突然抓紧了他的身臂。

“平……”她立刻变成暗哑的声音说，“也许，我不会回来了！”

他惊诧的望着她，看见她的眼睛里闪起泪光，不自觉的便心动一下，可是他压制了，只安慰的说：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珈！不要这样想……”

她不争执，只默默的，带着身体上的痛苦，挨上汽车去。

“慢点走。”他向汽车夫说。

汽车仍然是很震动的。于是，他向她问：

“痛得更厉害吧？”一面把她的身体抱过来，让她的一半身体挨着他，让她的头枕在他的胸上——那样无力的枕着。

她轻轻的摇一摇头，接着，吐出一种柔弱的声音：

“假使……爱……你不要想我！”

他的心被尖角的东西刺了一下，可是他压制着这隐痛，装做不动心的样子，镇静的向她安慰着：

“瞎说！那里会这样，你的身体很好，这是第一个保障。其次，你保养得很好，在怀孕期间都没有病……”说着便吻着她，在她的脸颊上感到眼泪的湿而冷。

“说不定呢。”她微微的闪动着眼珠，向他睨了一下。“我过了月份呢。普通是二百八十天，我现在是三百二十天了。医生不是说小孩的头很大么？前一次医生说恐怕要用手术才取得下，所以……”她的声音低下去。

他只好抚摩着她，并且把抚摩的手停留在她的头发上，一面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

“爱的，相信我……”

“你又不是医生……”她清楚地低声说，“那是事实。”

他默着。沉思，感伤的沉思。可是他终于找出一个理由了，那是听见一个做过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女朋友说的：

“月经前也会受妊的。”他向她微笑了，“我们不能够说定……”并且亲爱地吻着她，以为这一句话会使她心安了。可是她立刻回答：

“那末头大又怎样解释呢？”

“是比较的大，不是绝对的大。”他微笑地说，“你自己头大，当然小孩子的也大……小孩子象你不好么？”

她不说什么了。只静静的望着他，一动也不动地把脸儿伏在他的胸上。

静默了一分钟。

汽车驶进卡德路了，汽车夫转过脸来问：

“什地方？”

“前面。山海关路——转弯。”

当汽车停在同德医院门口的时候，她的暂时停止的阵痛又开始了。然而她痛苦的忍耐着哼声。

医院里充满着一片静寂。院门锁上了。他用力的敲了好几下，同时又沉重地按着电铃。睡在房门里的听差起来了。于是，整个医院的瞌睡便惊醒了。值夜的看护妇从楼上跑下来，现着欢喜的脸色，问着她。一面把她扶上三层楼去。他也跟着她们走到接生室。

室里的器具静静的，仿佛等待着新的来客。白的电灯照耀着一切白的物件，造成了严肃的空气。看护妇的动作和说话都是轻轻的，仿佛是害怕触动了空气一样地，常常用脸上的表情向对方的人示意，尽量的减少动作和说话的声音，因此躺在产床上的产妇气哼声，便十分清楚地响在空虚的房子里，震动着冷的寂静的空气。

这时的楼梯上不断地响着脚步声，显然这医院里的人员都从瞌睡里爬起来，都在忙乱。医生也起来了。

在接生室里，立刻来了许多人。生炉。打水。看护妇预备一切应用的器具——火酒倒在几个白洋磁的盘里燃烧起来，练习生在看脉。另外几个学生便呆呆的站在门后面。

产妇在哼着。

他站在床头边，挨着她的脸站着。他的心是慢慢的紧张起来了。常常把手放她的脸上，怜爱地接触她的脸上的暖气。间或又忍不住的向她问一声：

“怎么样了？珈！”

她只是摇头。“唉，痛得奇怪！”有时这样的答一句。这使他明显地看到，生产的痛苦象一把铁锯，那尖锐的锯齿正在拉着她，而且她是无法抵抗地，忍受着这个苦刑。因此，普遍的同情使他忏悔了。

“珈……”他亲爱地向她叫。然而她没有回答，只把眼皮动了一下，仿佛要看他，却又被痛苦遮住了。

他沉默地望着她。

忽然在他的耳里听到医生的问话：

“……什么时候起……痛的距离……”

他立刻代替她的回答说：

“下午五点钟起，有点痛。八点到十点，每隔二十分钟痛一次。十点到十二点，每隔一刻钟痛一次。十二点到两点……差不多是十分钟，或更少点。”

医生平静的听。一个练习生就把他的话写下来了。于是医生宣布说：“看一看！”

接生室里的人们便立刻动起来了。医生跑到洗脸盆边去洗手。练习生把器具检查一下又放在桌子上。看护妇拿了药棉和药布，一面又把火酒燃烧起来。学生们的眼光在互相交映。产妇的哼声也逐渐的扩张起来。

这许多新的景象便增加了新的不安。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几个月来的担忧，害怕，象一块铁似的横在他心上的事情，现在就要在他的眼前裸露出来了。也许这裸露是使他平安的快乐着，也许这裸露是给他永生的不幸，然而这裸露是不能免了，因此他仿佛

落在深沉的迷梦里；失了自判能力，只是愕愕地看着这一群人的活动，同时在心里增加着恐怖。他只想和她说几句话，可是他没有说出来，也许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他始终是机械地握着她的手。

“唉，爱的！”这声音只在他的心里叫着。

她的哼声变得很凄惨了。大颗的汗点象黄豆似的从她的脸上滚出来，又沿着脸颊落下去了。那痛苦，显然的，深深的，锁在她的眉头上，使她的眼睛失了平常的光彩。她的整个的脸色被一种黯淡的云雾笼罩着。

看护妇便在她的身上开始洗濯……

“干什么？”她惊疑的叫了，“你们这样子干什么呀？”

一个练习生回答她：

“不要怕。没有什么。我们替你看一看……”

“是不是马上就要生？”她仍然用诧异的声音问。“我等不了呢！”

“看看才知道。”医生从洗脸盆边走过来说，一面套起皮手套，平静地施行检查。

她叫了。厉声的叫。声音充满了整个的接生室。围绕在她周围的人们都静静地，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医生的手上。只有站在她脸边的他，忧愁地望了医生，望了人群，终于把眼光落在她的脸上，从他自己的眼睛上传达了他的同情。他悄悄的在她的脸边说：

“珈！怎样，痛得很么？”

她没有回答。哼声，继续着，一声比一声尖厉地，把奇怪的痛苦反映出来。

他在不安，在忧虑，在猜测医生的检查的结果……

然而在他的沉默里，只一瞬，这房子里的人们又重新活动起

来了。所有的眼光都从医生的手上离开去，跟着又集中在医生的脸上。

医生脱着皮手套，一面说：

“胎儿还没有落下来。子宫口还没有开……”于是转过脸来向他说：

“还早呢。恐怕要等到明天午后。”

“会不会难产？”他焦急的问。

“大约不会。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医生平静地笑着回答，“小孩的头的确大……”

医生的话是深入到他的心里了。他知道没有再问的必要，便沉下眼光去看她：她的阵痛刚刚停止，现着异样的疲乏，一面她已经听见医生的话。他们的手便重新握紧了。

接着医生向他说：

“你就在下面睡吧。”

“不，你回去。”她接着向他说，同时她的眼里又浮上新的泪光。

“我不要睡。”他说。

“不能这样。”她用力的吐出声音来，并且用眼光来增加她说话的力量——“你要回去。你的睡眠很要紧的。你明天还有事……你自己应该知道。”她重新把眼光示意他，使他知道他明天有两个会议，并且后天他要在大会上做一个重要的报告，他还有许多文章没有写完。

最后他答应了，因为他不能够和她十分的争执，便依恋地伴着她，伴了十分钟，才走去穿他的外套。

“爱的！”他拿着帽子站在她的床边说，“好好的在这里……我明天一清早就来……”还有许多话，他没有说出来。

她向他微笑……

他吻着她，沉重地吻了一下。

看护妇便告诉他：

“明天把小人衣服带来，还有尿布。”

于是，他走了。轻轻的带上门，走下楼梯。刚刚走到二层楼，便听见她的阵痛的哼声，又开始了。

他长长的吁出一口气。

在路上，深夜的雨还在落着。街灯被密密的细雨蒙住了。他望着马路，四面是静静地，现着一个睡眠的夜，清冷和寂寞的夜。他挨着路边走去，清楚地听着他自己的脚步的声音，和他的心里的跳动……

远处，响着孤独的汽车喇叭的响声。

二

天亮了。时间，在程子平的睡眠的周围轻轻地爬着，而且使人感觉不到地爬去了。

闹钟响起来——响在七点上。然而躺在床上的他，仍然被过分的疲乏支配着，支配在深深的睡眠里，没有惊醒。

在他的周围，日间的一切都重新的活动了。法租界的电车又开始摩着光滑的铁轨，震动地响着。弄堂里的人声，又纷杂地叫嚣起来。

他正在睡眠里看见她，她的手上抱着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微笑地把小孩子送过来……

——吻一下，她说。

他抱过来，一面把脸低下去，可是他的手上的小孩子忽然地消灭了。立刻，他惊慌起来，张大眼睛去看，发现他自己还睡在床上。

于是他一下爬起来了。擦一擦惺忪的眼睛。按一按昏沉的头。他看见桌上的钟已经十点了，便赶忙地把衣服穿上。

一种新的感觉跑到他的脑里：房子里空空的，少了一个人，仿佛一切都少了。

“她，也许……”他立刻想到——“这时已经……”便私心地给了她一个祝福，祝福她平安。

他自己便开始检拾小孩子的衣服，尿布，以及一些她的日用的物件，放在一个布箱里。最后，他把那一篇论文——昨夜拚了命才写好的一篇不能公开的文章，便小心地叠好了，放在……于是提着箱子走下去。

外面仍然在下雨。雨点比昨夜的大多了。马路上响着雨声。空气里充满着秋雨的冷气。弄堂口是一片泥泞……

他坐上一辆洋车。

在密密的雨的点滴里，如同雨的复杂的声音似的，响在他心里的是这些挂念：

……她……

……阵痛……

……生产的痛苦……

……平安就好了……

他一直把这些挂念带到医院里。一个看护妇向他微笑着。

“是小人的衣服吧？”向他问。

他点一下头。同时，他十分关心地——

“她呢？生下来了么？”

看护妇仍然带着微笑。“快呢。”说了便向他望一眼，仿佛嘲笑他太心急了。

于是他吧箱子交给看护妇，自己便跑上楼去。

一种惨厉的叫声从楼上落下来……

他的心突然地紧了一下。一面，他忘了一切地用急促的脚步跨上楼梯去，而且用紧张的心情推开接生室的房门。

接生室里变了昨夜景象。强烈地充满着药水的气味。许多看护妇，练习生，学生，站满了房子。

他的眼光落在产床上。显然，她变了——何等痛苦地叫着，流着粗粒的汗。她的脸上被热度烧红了，同时又现着痛苦的痉挛和惨白。他立刻走到她身边去。

“珈！”他低声的叫，一面伸手去摸她的头发。

她疲乏地张开眼，望了他一下，又闭上了。

“唉，真痛！”她忍耐着哼声向他说。接着她又惨厉地叫起来。

他惘然地望着她！无法帮助地看着她的痛苦的叫喊，心里被复杂的情绪——这情绪象无数的虫似的，在那里纷乱地咬着。

一个练习生在旁边说：

“现在好得多呢。早上五点到九点钟的时候，才痛得厉害……”

“现在也——痛……”她从哼声中吐出了这一句。

他开始注意这房里的人们。看护妇，练习生，老妈子，满满地充实了这间房子。她们都在那里等待着，带着一种已经习惯的平静的神气。另外一个看护妇在那里剪裁小孩子的尿布，把小孩子的汗衣套在绒线衣里面……大家在准备着一个新的人类的降生。

这情景使他说不出什么感想。过多的感想把他弄得糊涂了。他只觉得他是在一个奇怪的环境里，在经验着一种新的事变。于是他同情地望着她。

她不断的叫喊，声音越凄惨了。她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她的眼睛失去了明媚的光耀……

“珈！”他开始握着她的手，一面心痛的说，“怎样痛？”

唉……”

她半闭着眼睛向他摇一摇头，随后她吐出低弱的声音说：

“刚刚给我打了止痛针，只是还是痛。先前，我痛昏了，差不多马路上都听见我的叫声。还好你没有来……唉，你来了也没有办法。”

他听着，心情荡起来了。他知道他不能帮助她，如同一切人都不能帮助她一样，只能够束手旁观地看着她的痛苦，看着她和痛苦奋斗，挣扎在危险的死的边界上……

“爱人，也没有用呀！”他在心里叹息着。

叫喊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他立刻望着她。

“好点吧？”他没有主意的问。

“吃苦还在后头呢！”她回答，“小孩还没有出来呀！”

他忽然想到：“她什么时候生呢？”便问着一个看护妇：

“快生了吧？会不会难产？”一面担心着，眼光忧愁地望着那白衣人的脸。

看护妇在微笑。练习生回答说：

“医生说，要过十二点。危险是没有的。至多，用钳子夹出来。”说了便顺手把一块牌子递给他。

他的怦怦的心跳，突然平静了一些。同时又带点惶惑的心情，看着牌子上面的记录：

……九时，施行第二次检查；子宫口已开。婴孩已下降。

……

这些字在他的眼前跳跃着，紧张地跳到他的心上去！不觉的，他的心上一松，仿佛落下了一块石头。他默默地感着欣慰的想：

“这样就好了。最好小孩子是平安地生下来……”于是带点微笑地去望她——这是他一夜来的第一次的笑意——而且用欢喜

的声音和她说：

“珊！不要紧呢。子宫口已经开了。不要用手术了。我们从前害怕的……现在好了。”

“说不定还要——”她无力的说。

一个练习生便插口的安慰她：

“放心。不会的。决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也接着说：

“不会有危险的。”并且有意的问练习生：

“会不会难产？”

练习生笑了，回答说：

“难产不是这样的现象。现在的现象是平产的。至多，小孩子的头大，用钳子取下来，没有危险。”

她默默的听着，忽然问：

“用钳子不是很痛么？”

“不会怎样痛。”

她不相信的把眼睛闭上了。

他在她的脸边说：

“爱的。你放心……”

她没有说，又忍耐不住的哼起来了。这一次的哼声是表示她又重新开始一个强烈的阵痛，一种新的身体上的痛苦又在攻击她，使她无力抵抗地叫起来，并且尖厉地叫着说：

“要命！痛得要命！”

大家被她的新的阵痛引起了新的忙乱。看护妇又开始去预备一些棉花和药布，练习生也忙起来了，她们两三个人悄悄的私语着，并且把产床上的皮带拿给她，要她用力的抓着皮带子。另外一个人跑去叫医生。

房子里的空气便突然地紧张起来。这紧张压迫着他，仿佛这

一个世界就要在他的面前改变了，使他的心跳动着，望着房子，人们，器具，最后又望着躺在床上叫喊的她。

她的脸上又起着新的变化。汗水不断地滚出来。肌肉不断的收缩。一阵红，一阵白的颜色在她的脸上不断的浮沉着。她变成要发狂的状态似的在床上乱动……

“噢，痛得很呀！”

她一面叫，一面把脸乱摆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便纷乱的披散了，象一团水草似的散乱在雪白的枕头上。

他握着她的手臂。此外，他不能够有什么动作。他的心象铺满了砂砾，同时有一个石碾从这砂砾上滚过去，发生不调和的碎乱的声音，而且，在发痛。

“唉……”这一个叹息把他的一切感想都包括了。

他呆望着她的狂乱的样子，想分担她的苦痛，但是他只能够站在她身边，作一个旁观者。

“怎样我才能够帮助你呢？唉！”他长久地，一瞬不转地望着她，觉得她太可怜了。“爱的，”他继续的在心里说，“以后我永不要使你再生产了。女人生产太残酷了！”

他想了许久才说出这一句：

“珈！平在这里……”别的话使用力的也说不出口。

她偶尔地张开眼睛来向他望了一下，跟着又闭上了，仿佛她是告诉他：她知道他在这里，然而，她又知道，他在这里也于她无用……

她的眼光被他了解了，便在心里说：“如果我是产科医生，我也许会帮助你的，可是，我现在……”

这时医生进来了。全房里的人们便静了一下，跟着便动了。医生看着产妇的样子，便开始第三次检查。

产妇的脉跳已经增高了。叫喊的声音也特别的凄惨起来，胎

儿正在发动……

“快了！”医生简短的说。于是，练习生，看护妇，学生，老妈子，便全体动作起来。跟着，又来了十几个学生，密密的站满了房子。

全体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全体的人们都在注视她。但是，全体的人们都是旁观者，看着她一个人挣扎在无情的痛苦里，挣扎在死的边界上，孤独地和恶魔苦斗……

他也不能伸出帮助的手。一切，都不能够使她得到帮助，科学的发达还没有使产妇得到减轻痛苦的福利。伟大的同情也不能打动这“自然的权力”。在他，只能够用沉默的，懊悔的，叹息的眼光望着她，同时在他自己的心上便压着这个感想：

“自然的残酷呵！自然的残酷呵！”

同时，产妇的痛苦的叫喊，仿佛也不必别人来帮助。因为，那痛苦，已经是极端地使她昏迷了。

然而昏迷了几秒钟又苏醒起来。差不多整个的世界都在她的眼前翻着，跳着，破碎着。

“爱，爱……”他向她连声的唤。

她一点也不理会。痛苦已超过一切了。她的声音象玻璃破碎一样的喊出来了：

“我不要生呀！我不要生呀！”

医生却对她说：

“下来了。用力拉皮带！”

她就用力的拉一下，腹痛跟着这用力而增加了，终于使她又乏力的放弃了皮带。

“用力！用力！”医生又催促的说。

她又鼓动全身的勇气用一下力，她的叫喊又奇突的增高了，同时她喊着：

“不行呀！这样不行呀！我要麻药！用点麻药好不好？”

“好，”医生说，“就用一点吧，轻些。”

一个看护妇便拿了一个罩子，套在她的脸上，倒下了几滴……
她的叫喊忽然低弱了。但是经过几秒钟，她又重新的叫喊起来。

小孩子的头出现了。

“用力！用力！”医生说。

“拉皮带！用力！”许多人也跟着说。

房子里的空气充满着高度的紧张。仿佛，这里不是一个接生室，而是水深火热的一个正在肉搏的战场。而且，这里不是产妇一个人挣扎在痛苦里和死奋斗，变成全体的人们都参加这一个战争。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被紧张的心情笼罩了。医生也变成很严重的神气注视着产妇……

麻药继续地滴。产妇的叫喊跟着药性而转移——低下去，又高上来了。

小孩子的头露出了一半。

医生又开始喊：

“用力！拉皮带！”

许多人又跟着喊：

“拉皮带！拉皮带！”

然而产妇的痛苦已经使她放弃皮带了。她的汗点和眼泪混合着，流满了脸上。每次，当麻药的药性淡薄下去的时候，她就集中身上的力气来喊着：

“麻药不行呀！麻药不行呀！”

看护妇又把麻药滴下去……

她又重复地昏迷着。

小孩子的头仍然只露出一半。

医生便开始说：

“不要麻药！要用力！”

她又苏醒了。跟着，那极端的强烈的痛苦又使她惨厉地叫喊了。她拚命的叫：

“要麻药呀！要麻药呀！”

然而医生只要她：

“用力拉，拉！”

声音更沸腾了：

“拉呀！拉才得下来呀！”许多人都同声的喊。

这满房的呐喊便影响了他，使他焦急地在她的耳边说：

“爱，爱，用力拉，拉才得下来的。”

她重新的拉一下皮带，她的强烈的痛苦便更加强了。她又开始喊：

“要麻药！要麻药！”

麻药又滴了几点……

她又昏迷了。接着又苏醒起来。惨厉的叫声又继续着。

这时医生认定小孩子的头出不来，便开始用剪刀，剪了三下。

她变成歌斯蒂里的狂乱的状态，在痛苦里骂着：

“噢呀！我受不了呢。你们到底要将我怎么样？你们，你们这些冷酷的狠心的人！平！我痛！我心里更难过！这情景我简直受不了，太凄惨！但是，唉！看她们！你们这些人真狠！然而你们真可怜！你们将一生一世做着这可怕的残酷的工作到老！我不要紧的，无论死活，我总只这一次来任凭你们宰割！唉，滚哟！你们这些无感觉的人……”

他焦急的安慰她：

“爱！不要骂人家！爱！你想想……”

然而她没有理解。并且她叫着：

“我不要小孩！我不要小孩！”

他没有主意的说：

“爱，不要这样；爱，你想想……”

同时，有两个年轻的女学生被这个生产的景象吓呆了，站在那里战颤着，现着很难看的紧张而收缩着的脸……

“我会死呀……”她狂乱的叫。

在她的最后的叫喊里，小孩子落下来了。

紧张的风子里，一瞬之间便生动起来。许多人的声音在响着：

“好了！好了！”以及——

“平安了！”

立刻，她的尖锐的叫喊也突然地平静了。只象一种久病的呻吟似的，无力的哼着。

小孩子哭起来了。呱呱呱的声音，使房里的人们笑了起来。

一个旋转的世界在她的眼前平定下去了。同时，在他的心里，也落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他低声的向她说：“珈！你平安了！”

她疲倦地张开眼睛，乏力地望了他一下。又望了房里的人。便向着她们说：

“谢谢你们！”一面很伤心的哭着。

她们笑了。刚才，她们都是被她叫骂着的。

“好了。休息吧！”一个练习生笑着向她说。

医生把小孩子的屁股打了两下，便交给看护妇去，在那里完成他的手术，把剪破的又缝起来。

“痛……”然而这叫声已经小多了。

他也流出眼泪了。这眼泪是怎样酸痛地流出来，因为她的生产的痛苦使他伤心了；象这样的生产，亲切地看在他的眼里，这

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已经使他够受了，并且已经使他感想着：
“奇怪，人类是在这样的残酷中而发达下来的。”

他们的脸相挨着。在许多不认识的人们里，他长久地吻着她。一面，他同情地，低低的在她的耳边说：

“爱！我不要你再……”

她含着泪珠给他一个微笑。

“现在，你平安了！”他接着说，“我感谢谁呢？”

她轻轻的说：

“也苦了你。”

随后他把头昂开了。替她擦着脸上的泪痕，她张开眼睛向医生说：

“谢谢你。”

医生笑着回答她：

“万幸！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平安！前几天我还害怕你难产。现在好了。小孩子很强！”

看护妇已经把小孩子放到摇篮里了，许多学生便围绕着摇篮边，并且说着：

“胖呀！”

“头满大。”

“有一个酒涡。”

“象谁？”

这声音使他注意了。以前，他完全把小孩子忽略了，现在才偏过脸去，从一个女学生的头上看到摇篮里。一个小婴儿躺着，脸红红地，象他又象她。

一种空前的感情便一直从他的心里浮上来了。这感情使他走到摇篮边，微笑地望着婴儿。并且他把他自己所得的新发现带过来给她：

“哟！小孩子的眼睛象你，下巴尖尖的，也象你。额角和鼻子，象我。耳朵又象你。酒窝也象你——可是他的是在右边。”

她听着，带点微笑地。

“你想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报告之后问。

“男的。”她笑着说。

他笑了。于是她说：

“你不是喜欢女儿么？”

“一样。”他回答。

这时她的胎盘也下来了。血也止住了。看护妇替她洗完之后便替她捆着肚子。

许多学生走出去……

医生也走了。临走的时候说：

“多休息。”便向他点点头。

“谢谢你。”他说。

两个看护妇留在房子里。

她关心着小孩子，微笑地看着他，问：

“好看么？”

“当然，很好看。”

婴儿又哭了。

“声音象敲钟。”她笑着说。

“要不要看？”

她想着。然而看护妇告诉她：“睡一睡吧。不要多说话。”

于是他轻轻的拍着她，让她慢慢的睡着去。半点钟之后她完全睡着了。

常常有学生走进来看小孩子。

他便写了一张条子贴在房门上：

“产妇在睡，请女士们轻点来往！”

他自己，静静的站在她的身边。他常常看了她一眼，又把眼光射到摇篮上，便浮上新鲜的感觉：

“我们有了小孩子了，做了父亲了！”

一面，他又同情地吻着她。

随后，他走了。因为他立刻要出席一个会议，并且他要在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提案。

他留下一张纸条：

“珈！我走了。你平安地睡吧。我也许在九点钟以前就回来了。我现在放下一个祝福！”

当他走到医院的大门边，他看见一个看护妇向他微笑着，仿佛说：

“恭喜你呀！”

他觉得很难过似的，

“唉，做了父亲呢！”

三

夜里，九点半钟的光景，开到静安寺路去的一路电车，停在卡德路了。搭客们忙着上下。程子平也夹在人们中，匆忙地跳了下来。

他刚刚开完会。他的头脑里还飘浮着会议上的影子，脸上还留着一些兴奋。在他的心里，他深深的挂念着刚刚生产的珈……

他的手上还拿着鱼艇形的半块面包，这是剩下的夜饭——因为在工作的忙碌里面，他常常在电车上吃他的夜饭，干啃着一角钱一磅的法兰西面包。

跳下电车便一直向着医院走去了。这时，新的感想又在他的心头活动起来。他想着：

……危险是过去了……
……产后不要出毛病……
……小孩子很好看……
……不要第二个……
……

同德医院的电灯现到眼前了。他带着许多新感想地走进去。
一个看护妇向他说：

“已经抬下来了。在二号房间里。”

他的心忽然动了几下。立刻，他就要重新地看见一个儿子和一个母亲，这个事实只象梦一般的实现了。

他上着楼梯。在二层楼上，他轻轻的把二号房间的门推开了。

一盏电灯吐着薄弱的光。房子里静静的。他第一眼就看到——生产之后的珈，躺在白铁床上，床旁放着一个小小的摇篮，那里面露着一个小婴儿的脸。

他轻轻的走过去，一阵欢喜和一阵感伤地走到她的身边，俯下脸去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她微笑地张开眼睛了。

“珈……”他带点颤动的声音说。

她从被窝中伸出手臂来。

“你的身上还痛么？”他说着，便把她的手握住了。

“子宫还在痛。剪的地方也有点痛。”她低声的回答。

于是他坐在床沿上。

“你看见过小孩子么？”

她笑着。

“看见了。象你。”她说。

“也象你呢。”

“象我们俩。”

两个人的脸上都浮起微笑。

接着她说：

“吻他一下……”

他照办了。并且把婴儿从摇篮上抱起来，抱到她的脸边，她也给了一个吻——吻在那乖嫩的脸上。

婴儿张开一点眼睛。

“聪明的样子……”他说。

“当然，我们的小孩——”她带点自夸的回答。

于是他把婴儿又放到摇篮里。

房门又开了。进来几个练习生和看护妇，大家把眼光落到摇篮里，床上，以及落到他……

“睡得好吧？”练习生一面看脉一面问她。

“很好。”

有两个人对着摇篮说：

“的确满大。”

“有九磅吧。”

“九磅多呢。”

他在人声中沉默地微笑着。“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想。

一分钟之后，她们都走了。房子里又是静静的。他又坐到她的身旁去。

“你的温度很平均。”他看着牌子说。

她浮出微笑。

“你吃过东面没有？”他接着问。

“喝过一杯牛奶。”

“饿么？”

“不很饿。”

“我明天买一点东西——饼干，鸡蛋，还有……”

“不要花钱。”她阻止说。

“这是应该买的。”

“现在没有钱呢。”

“不要你担心，”他安慰的说，“你只管好好的休息。产后的一切都是很脆弱的，须要保养，不能够用心思。一切都不要你来管。我会弄得好好的。”

“你到那里去弄呢？现在我们的经济差不多完全被封锁了。人们都不敢要我们的稿子。大家又都是一样的穷。”

“我自然有法子。你不要费心。”

“又是当当吧。那些东西值的几文钱！”

“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一定要想着这些事？”

她不说什么了。然而在她的闭着眼睛的神情里，显然地，看得出她还在忧心着。

他只好向她说：

“我预备在一星期内写一篇文章，大约有两万字，可以拿到××杂志去换四十块钱。”

“不要呢？”她张开眼睛的说。

“内容不怎样……大约可以要。”

她默着。望着他，仿佛是说：

“好吧——”

他看出她的眼光的意思了，便问：

“你不相信么？”

“相信。不过你天天都有事，恐怕写不成呵。”

“不要紧的。我可以把时间分配好。并且我要写的材料都已经有了。我准备明天就开始……”

她微笑了，同情地望着他，觉得他又忙于“工作”，又忙于

生活，并且现在又忙于儿子了，便温柔地向他说：

“平！你真好，你很勇敢。然而你太苦了。”

他笑着说：

“不算什么……你好好的保养，那就一切都好了。”

她又重新浮上一种微笑。这微笑浮到他的眼里，把他的心情鼓舞起来了。

“爱的！”他快乐的叫。

同时，她轻轻的把手伸出来，温柔地伸给他。

他握着，吻着。

一种光明落在他们的中间而且把他们笼罩着了，使他们欢乐在爱情和同情里。

时间在他们的旁边静静地走去了。

当他们把脸儿移开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怎么样？爱？”他惊诧的问。

她笑着：

“幸福呀！幸福使我……我哭了！”

他笑了起来。

“珈……爱的！”一面又吻了她。

“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哭。”她眼泪盈盈地说。

他把她的眼泪擦干了。一面，他觉得她的产后的神经太脆弱了，禁不起忧伤，同时也禁不起欢乐。于是他玩笑地安慰她：

“做母亲了，不准象小孩子！”

她笑了。

“小孩子倒很乖。”她把眼睛转到摇篮里去。

的确，婴儿乖极了。深深地闭着眼睛，露着毛毛的可爱的小脸儿，躺着，吐着象丝一般的微微的呼吸。

他把眼光射到摇篮上。

“头发都是黑的。”他说

“眉毛都有了。”她也斜身的说。

“叫什么名字呢？”他问。

她微笑地沉思了，“叫什么呢？”她一面自语着。

“小宝贝吧。”他说。

“不，太俗气了。并且还有资产阶级的成份。”

“那末叫做小捣乱吧。”

她听着笑了。这名字是很新鲜的。而且和事实正做了一个配合。因为在他们的经济感到十分困难的时候，同时也是整个工作都在艰苦中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出来了。仿佛是故意似的，增加了他们的物质的贫困……

“小捣乱！”于是她向着摇篮叫了一声，充满着新的母爱地叫着，而且接着亲密的说：“你的确是一个小捣乱呢。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昨天和今天都在下雨。明天你的爸爸又要开大会去。哈，小捣乱！”

当她说着“爸爸”的时候，他望了她一眼，可是她并不觉得，似乎她已经说得很习惯了。

“你说他大了做什么？”她偏过脸来，热情地问他。

他微笑地骄傲地回答：

“做一个布尔什维克。”

“是的，他的身上要挂一个红星。”她满意地心说的说。

在摇篮边，这两个新的父母便把一切的希望都给了小婴儿。同时，这小小的婴儿便做了他们欢乐的灯塔，照耀着他们的生活的海，使他们更光明地走向前途……

随后这小小的婴儿在两个幸福的脸之间，呱呱呱的哭起来了。哭声是可爱的，新鲜的，流到他们的耳里，而且流到他们的心上去。

他们把摇篮轻轻地摇动了。

“啊啊……啊啊……”她哼着。

他笑着望着她，她望着摇篮。婴儿又睡着了。

“好的，你也休息吧。”他随后说。

她忘了疲倦地躺下去，张着欢乐的眼睛，带着微笑。

“革命的小捣乱！”她快乐的理想的说。

“好的，快点休息吧。”

同时医生进来了。问了她。又看一看小孩。而且说：

“要多睡。最好是什么也不要想。”

“她好想事。”他说。

“那要不得。想事会伤脑。”医生很和善地警告了，便转过脸来，客气地向他说：

“今夜就在这里睡吧。这里有两张床。”

“谢谢你。”

医生走了。她忽然问：

“在这里睡要加钱吧？”

“大约不要吧！医生很客气的。”

这一夜，他就在这里睡了。一种过份的疲倦把他带到睡眠里，另一种新的兴奋又常常使他醒起来。他的心上象流水一般的流着这一个新的感觉：

“现在是三个人了！”

跟着这感想，他作着经济的筹划：

“大衣可以当五元，黄色夹西装可以当三元，表可以当二元……郑可以借五元，林可以借五元……赶快把那篇文章写好……这样大约可以出院了。”

周围，产妇的呼吸和婴儿的哭声，断断续续地，在这样新鲜的环境里，响着，流荡着。

选自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1931年5月新月书店出版。

同 居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住在这里的人们除了几个地主是吃肉的，其余的农民都是整月整年的吃咸菜。农民们的生活是又苦又单调，仿佛一匹牛似的老在田里出汗。

然而，现在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从前很受苦的人们都变成很快乐很活泼的了。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象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是好象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也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式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有“公家”来保育，不要自己来担心。

这里面有一个女子是王大宝的老婆——现在应该说她独立的姓名了。她叫做吴大姐。她今年二十五岁。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就由她父母嫁给王大宝。她身体象男人一样的健壮，肩膀上可以挑一担水。脸儿是被阳光晒黑的，显得又能干又朴质。她的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支篾簪子，簪头上穿着一朵红色的喇叭花。从前她亦是家庭的铁链锁着的。现在她解放了，参加社会的工作了。她是耕具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她是列宁高等小学校的一个进步的学生——她能够看报，看布告，看文件和小册子，并且还能够用铅

笔画一点红军打仗的漫画。

她的男人也和她一样的进步了。王大宝，他从前什么也不懂。他的知识只是什么时候下种和什么时候割稻。现在他能够解释“帝国主义”是什么，“反动统治”是什么，“革命”是什么。他现在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他工作得非常好，并且在工作中把他自己变成很能干的。他是一个忠厚的人，象我们这里的多数的农民一样，不会弄什么心计。他对待他的老婆很不坏。他的老婆对待他也是很好的。可是他们两个总觉得有点什么弄不好。这个吴大姐常常觉得王大宝有许多地方不合她的意。譬如她喜欢养羊，王大宝偏不喜欢。王大宝喜欢的一群猪仔，可是她不想喂猪。他们常常为这样小事情吵嘴。

现在，虽然三大宝是一一切都随她的意，不和她计较喂猪的事，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两个的趣味终究是不调和的，并且了解到这并不是羊和猪的问题，而是性格的问题。

所以有一天，她从耕具委员会回来的时候，便向着王大宝说：

“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王大宝还以为是耕具委员会的事情，或者是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便快乐的回答她：

“请说呀。”

“我的话很简单，”她开始说，“十年来，你对待我没有什
么坏。自然，你也知道，我对待你也不算错。你养活我，我也替你做了许多事情。第一，我替你管家；第二，我替你生了两个儿子。但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预备明天和陈明同志签字。”

王大宝发呆的听着，心里在打鼓。他的脸色很快的变红，变紧张了。困难的吐出局促的声音说：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呢？你以为现在还是地主豪绅的时代么？你不要忘记现在是‘苏维埃’时代呢。你要好生说话。”

她的话不错，王大宝不能够反驳她。他迟疑了一会才想起：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离呢？”

“没有什么多的理由。”她回答，变成红色的吴大姐了。

“只是，我觉得我和陈明同居比和你好些。这是苏维埃许可的。你不要麻烦什么。如果你舍不得我呢，我们在工作上还可常常见面的。我们底王同志。”她快乐的走开了。

随后她忙着收拾她自己的东西。

王大宝发呆地坐在那里，感想着什么。常常，他把眼睛偷看她的背影，想着她就要离开他了，便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自己立刻要变成单身汉了。并且，他想着讨一个老婆，要化许多钱，这在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长久落在这一个思想里：

“要变成一个光扁担了！”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虽然那女人还睡在他身旁，并且常常向他说：

“睡吧，天一亮，就要起来工作的。”

他总是睡不着。

第二天，他做完了一部分工作后，便请了二点钟的假。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人民委员会去。

戴着鸭舌帽的委员长，正坐在办公室里写着什么。

他亲热地走过去——

“郑同志！”他向委员长说，“我今天特意来请教你。”便伸出手去。

委员长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从前是个武汉的一个染坊的学徒。在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里，他做纠察队，和反动

军阀冲突过。后来，他在青年团里工作。这一次，他被大家选举做这一个苏维埃的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

“欢迎！”他站起来了。“我们谈一谈，好极了。”一面说，一面和他握手，面上带点很有趣味的微笑，嘴角微微的动着，仿佛什么人吸着香烟样子。

“我有一点事。”王大宝接着说，“郑同志，你现在有空没有？你大约认识我吧。我是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的，我的名字是王大宝，我以前曾和你谈过二次。都是关于我的工作上的。”

委员长又重新用力的和他握一下手。亲热地向他微笑着，仿佛他们是亲兄弟似的。

“是的，王同志，我们是见过了。你现在有什么事？”

“有一点，只是我自己的事。不过是和人民委员会有关系的。我想是有关系的。就是简单一句话，我的老婆要离开我了。”

“啊！近来象这样的事情多极了。”委员长笑着说。“这是很好的现象。”

“不错，这现象是很好的，不过我很为难。……”

“为什么呢？”

“我和我的老婆，结婚十年了。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四岁。我们俩都是很不错的。缺点是我有点小脾气。可不是我们这里的男人多半都有这个缺点？她大约就是这一点和我合不来，要和我分离了。”

委员长微笑地听着。

“当然，”王大宝继续着说，“在革命的立场上，我是赞成这样的。但是，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不愿意。”

“应该为革命的立场才是。”委员长笑着说。

“这是不错的。不过我对你说，讨一个老婆是不容易的。当

初，我讨这个老婆虽化去了一百多块钱，差不多把什么都弄光了。我们这(里)讨老婆，常常都是倾家荡产的。现在呢，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并且光身汉子也是不好的。什么男子都是这样……”

“那么你的具体意见是怎样呢？”委员长笑着问。

“我提出二个条件，第一，最好她不要离开我，因为我对待她并不坏。第二，如果她一定要离开我，她就将赔偿我讨她时的费用。”

委员长笑了。站起来，用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亲切地说：

“王同志，我可以给你这样的答复，你说的两种办法，我们的苏维埃是没有这种条例的。”

王大宝想着。

“我们这里的妇女，是真正的解放了。”委员长接着说，“签字是她们的自由。她们更不负什么经济上的赔偿。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些吧。这都是反动统治里面所没有的。——是好的。”

“我知道，”王大宝失望地说。“照你的说法，我就不必来请教你了。我要你给一个好的办法呀。”

委员长仍然很诚意，而且仍然微笑着，兄弟似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的。”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给你一个办法吧。我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担保，至多一个月，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爱人的——”

说到“爱人”，两个人都笑了。

委员长又继续着：

“绝掉一个老婆，而得到一个爱人，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苏维埃里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我可以在一星期内举出一百来件的例子。我想你一定也曾看见过。至少你是听见过的。我们这里，

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吗？”

王大宝听着，点着头。

“好，关于你的，我想这样的解决：你的老婆要离开你，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什么人不能去阻止她。不过我可以向你说明，如果她不愿意回来，并且如果你在一个月内还得不到爱人，或者你还需要用钱去讨老婆的话，我就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赔偿你从前的损失。王同志，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王大宝心悦诚服的回答。“郑同志，你说的话都是很不错的。我们这里的婚姻制度是革命了，并且新的方法是非常之好。不过，我对你说，我的样子不大好看，我的脸上有几颗麻子，恐怕我是不容易使她们欢喜的。”

“这没有关系。”委员长很正确的回答他。“欢喜脸孔漂亮，这观念很旧了。苏维埃人民不应该有这种观念的。这观念是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观念。苏维埃人民必须用革命的力量来消灭它。其实在我们这里，我相信这种观念已经打破了。现在的问题只在这里：王同志，你在土地委员会里的工作做得怎样。”

“是不是问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对了。这是很重要的。”

“郑同志，我不客气的说，革命要王大宝的命都可以的。我虽然没有什么学问，可是派给我的工作，我都做得很好的。我另外还学着打靶子，准备参加红军去进攻。”

委员长满意地微笑起来。他说：

“王同志，这样就够了。我敢担保不到一个月，一定有很好的女同志爱上你。”

王大宝忽然的微笑起来。

“还有什么意见吗？”委员长又拍着他肩膀说。

“没有，就这样吧。”

“好的，王同志，你等着，看看我到底要不要赔偿你。”

两个人就快乐的握着手。委员长把鸭舌帽脱下来，象兄弟似的给他一个革命的敬礼。王大宝便满意地从人民委员会里走了出来。他心里很快活的想着。

“婚姻制度是革命了。”

过了三星期，他就给那委员长寄去一封短信。

委员长郑同志：第一告诉你，你不用赔偿我了。第二告诉你，你说的话一句也不错。第三告诉你，我现在是刚刚和一个女同志去签字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当然，爱人比老婆。我们要重新的开始一个幸福的生活了。再说一句，感激你，并且你不用赔偿我了。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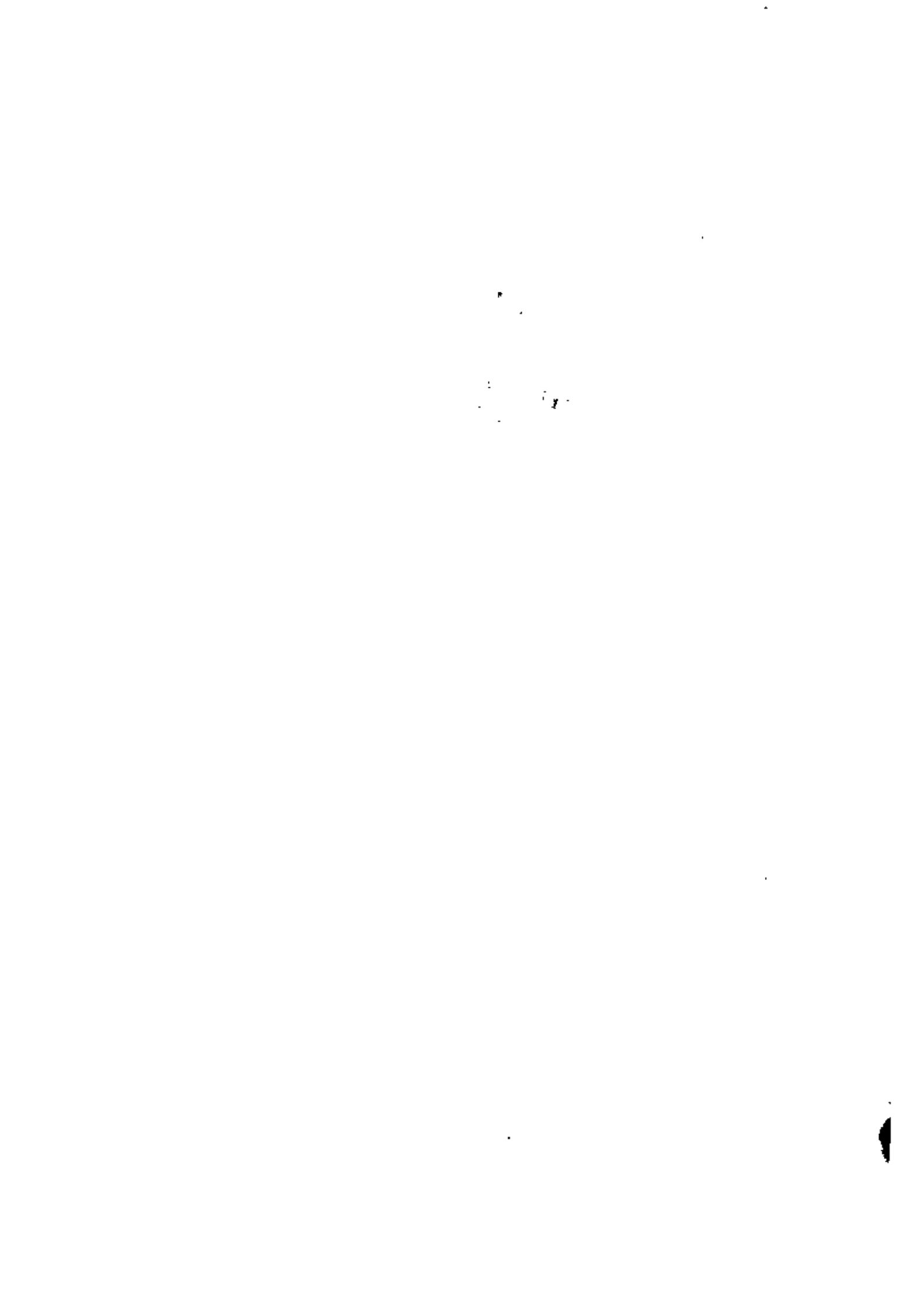
革命的敬礼！

王大宝，八月，十日。

原载1931年4月25日《前哨》第1卷第1期。

第三辑

中篇小说



到莫斯科去

电灯的光把房子充满着美丽的辉煌。那印着希腊图案的壁纸闪着金光和玫瑰的颜色。许多影子，人的和物件的，交错地掩映在这眩目的纸上，如同在一片灿烂的天边浮着一些薄云。香烟和雪茄烟的烟气不断地升起来，飘着，分散着。那放射着强度光芒的电灯，三条银色的练子一直从天花板上把它吊得高高的，宛如半个月球的样子。灯罩是白种人用机器造成的一种美术的磁器，那上面，淡淡的印着——不如说是素描着希拉西士与水中的仙女，是半裸体的在水池中露着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壁台上，放着一尊石刻的委娜司，和一只黑色古瓶上插着一些白色的花，好象这爱神要吻着这初开的花朵。壁炉上的火是不住地轰腾着，熊熊的火光，象极了初升的朝阳映在汹涌的海浪上。一幅伊卡洛士之死，便从这火光中现着伟大的翅膀，以及几个仙女对于伊卡洛士的爱惜。斜对着这一幅图画，是一个非常分明地，半身女人的影子，年青和美，这是一张素裳女士最近的相片，也就是她作为这一个生日的纪念品。这张相片，便是这一家宅成为热闹的理由。许多人都为了她的生日才如此地聚集着。这时的男客们和女

客们，大家都喝过了酒，多少都带着点白兰地或意大利红酒的气味，而且为了这一个庆祝素裳女士的生日，大家都非常快乐地兴奋着。虽然是分开地，在有弹力的，绣着金线的印度缎的沙发上，各人舒服地坐着，躺着，但彼此之间都发生着交谈和笑谑的关系，带着半醉态的自由的情感。这客厅里，自从许多人影在辉煌的灯光中摇晃着，是不曾间断地响着谈话和笑声，正如这空间也不断地流荡着几盆梅花的芬香一样。

这时的女客们中，许多人又重新赞美了女主人的相片，有的说光线好，有的说姿态好，有的说象极了，有的又说还不如本人好看。于是蔡吟冰女士便承认照相是一种艺术，她向着她的朋友沈晓芝女士说：

“如果拍影机更进步，以后一定没有人学写生了。”

可是沈晓芝只答应了一句，便偏过脸去，听一些人谈论着柯伦泰夫人的三代恋爱问题。

夏克英女士正在大声的说：

“……性的完全解放……”

另一个女士便应和说：

“对了，只有女人才同情女人。”

有几个男客静悄悄的说：

“这是打倒我们的时候了。”

夏克英又继续的说，但她一眼看见女主人进来了，便站起来拉着她连声的问：

“素裳，你对于柯伦泰的三代恋爱觉得怎样？我非常想听你的意见。”

素裳把眼睛向这客厅里一看，徐大齐和许多政界党界要人正在高谈着政局的变化和党务的纠纷。那个任刚旅长显得英气勃勃的叙述他的光荣历史——第一次打败张作霖的国奉战争。两三个

教育界的中坚分子便互相交换着北大风潮的意见。什么人都很有精神地说笑着。只有叶平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不说话，坐在壁炉边，弯着半身低垂着头，不自觉的把火铲打着炉中的煤块，好象他深思着什么，一点也不知道这周围是流荡着复杂的人声和浓郁的气氛。于是她坐下来，一面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呢？”

“.....”

夏克英接着问：

“你不想说么？”

素裳便笑着低声向她说：

“你还问做什么呢？你自己不是早就实行了么？也许你已经做过第四代的——所以柯伦泰的三代恋爱在你是不成问题了。”

夏克英便做了一个怪脸，把眼睛半闪了一下，又说：

“我没有力量反抗你这一个天才的嘴。但是，我问你的是问题上的意见，并不是个人——”

素裳只好说：

“谁愿意怎样就怎样。在恋爱和性交的观念上，就是一个人，也常常有变更的：最好是自己觉得是对的便做去好了。”

蔡吟冰和沈晓芝便非常同意了这几句话；夏克英也转过脸去，又和一些男人辩论去了。

素裳便站起来，向着壁炉走去，那桃花色的火光映着她身体，从黑色的绸衣上闪着紫色的光，她走到叶平的身边，说：

“怎么？你都不说话，想些什么？”

“什么都没有想，”他仍然拿着火铲，一面抬起头来回答：“我只想着我的一个朋友快来了。”

“是谁？”

“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大学时代的同学，我们从前是住在一间房子里。我常常把他的衣服拿到当铺去。今夜十二点他就要来到了，来北平完全是来看我，因为他不久就要到欧洲去。”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多么不容易！现代的人是只讲着利害的。”

“对了。现在得一个好朋友恐怕比得一个情人还难。”叶平看了手表便接下说：“我现在就到东车站接他去。”于是他站了起来，向大家告别了。

素裳又坐到夏克英旁边，她带着感想地看着壁炉中的火。不久男客和女客都走了。徐大齐便打着呵欠地走过来，挽着她，一面告诉她，说他明天八点钟就得起来，因为市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

二

伟大的火车站沉默着。吊在站顶上的电灯都非常黯淡了。每一个售票的小门都关得紧紧的。许多等着夜车的搭客——多半是乡下人之类——大家守着行李，寂寂寞寞的打着呵欠，有的挨在铺卷上半眯着眼睛，都现出一种非常疲倦的模样。搬夫们也各自躲开了，许多都躲到车站外的一家小面馆里推着牌九。停在车站门口的洋车是零零落落的，洋车夫都颤抖地蹲在车踏上，这是一些还等待着最后一趟火车的洋车夫。这车站里的景象真显得凄凉了。只有值班的站警还背着枪，现着怕冷的神气，很无聊地在车站里走着，而且走得非常的沉重，这也许恐怕他的脚要冻僵的缘故。此外，那夜里北风的叫声响了进来，这就是这车站里的一切了。

这时叶平从洋车上下来，走进了车站，一面擦着冰凉的鼻子，一面觉得两个小脚趾已经麻木了。他重新把大氅的领子包着

脸颊，却并不感到獭皮领的暖和。他呵着手看着墙上的大钟，那上面的短针已走到12和1之间，他以为火车已经来过了。但在“火车开到时间表”上，他看到了这一趟慢车是一点钟才到的，便慢步地在车站上徘徊起来。

不久，这车站的搬夫一个两个地进来了，接着有一个售票的小门也打开了，许多恹恹欲睡的搭客便忽然警觉起来，醒了瞌睡，大家争先的挤到了木栏边，于是火车头的汽笛也叫起来了。大家都向着站台走去，叶平也买了一张月台票跟在这人群里。

站台上更冷了。吹得会使人裂开皮肤的冷风，强有力的在空中咆哮着，时时横扫到站台上，还挟来了一些小沙子和积雪。许多人的脸都收藏到围巾，毡帽，大氅以及衣领里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微微地打颤着。

当开往天津的特别慢车开走之后，那另一辆特别慢车便乏力地开到了。从旧的、完全透风的车厢中，零零落落地走下了一些人。叶平的眼睛便紧紧的望着下车的人，他看见了他的朋友。

“哦……洵白！”于是他跑上去，握着手了。

“这么冷，”这是一个钢琴似的有弹力的声音：“我想你不必来接。”

但是叶平却只问他旅途上的事情：

“这一次风浪怎么样？晕船么？”

“还好，风浪并不大。”

他们亲热地说着话，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

接着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这是一番非常真挚的话旧。叶平问了他的朋友在南方的生活情况，又问了他的工作，以及那一次广东共产党事变的情形。他的朋友完全告诉他，并且问了他的近况。

“和从前一样，”他微微地笑着回答：“不同的只是胡子多些了。”

“还吸烟么？”

“有时吸。”

“当铺呢？”

“也常常发生点关系。”

于是他的朋友使用力的握一下他的手，并且带着无限友爱地说他的皮箱里还留着一张当票。这当票是已经满期到五年多了。然而这当票上却蕴蓄着赤裸裸的，纯洁而且包含着一个故事的情谊。并且，在这时，这一张当票成为代表他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再得的纪念品了。当洵白说到这当票的时候，在他的脸上，从疲惫于旅途的脸上，隐隐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叶平便诧异地问：

“是那一张？”

“就是你硬要从我身上脱下来，只当了六元的皮袍。”

叶平不自禁地响起两声哈哈了。他想着不知为什么，他从前那么喜欢当，甚至于把被单都送到当铺去。他觉得他的穷是使他进当铺的一个原因，然而到后来，简直连有钱的时候也想把衣服拿去当。他认为这习惯也许是一种遗传，因为他父亲的一生差不多和当铺都发生着关系的。他联想到他父亲没有力量使他受完大学的教育，而他能得到学士的学位完全是他的这一个朋友的帮助。然而洵白也并不是富商或阔人的子弟，他的帮助他，却是把一个人的普通费用分做两个人用的。那时，洵白之所以要到饭厅去吃饭，只因为吃饱之后还可以悄悄地把两块馒头带回来给他。他是如此地把愁人的学士年限念完的。这时他想到这一张当票上便拍着洵白的肩膀说：

“好象我从前很压迫你。”

他的朋友却自然地笑着回答：

“我只觉得我从前有点怕你。”

于是这两个朋友又谈到别后的种种生活上。

叶平问他：

“我一听说，或者看见什么地方抓了共产党，我就非常替你担心。你遇过危险么？”

可是洵白的嘴角上却浮着毫不在乎的微笑，说：

“我自己倒不觉得，也许是天天都在危险中的缘故。”

叶平想了一想，带着一种倾心和赞叹的神气说：

“你们的精神真可佩服。”

“不过牺牲的真多。”

“这是必然的。”

“我们的朋友也死得不少。张萃我，凌明，还有杨一之，他们都牺牲了。还有，从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寝室的瞿少强，听说是关在牢里的，也许这时已经枪毙了。”

叶平沉了声音说：

“真惨呵！”

然而洵白却改正的回了他一句：

“牺牲本不算什么。”

叶平于是接着说：

“无论如何——的确是——无论如何，在第三者的眼中，这种牺牲总是太怕人了。虽然我不了解马克思——不，我可以说简直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已经到根本动摇的时代了，应该有一种思想把它变一个新局面。”

洵白微笑地听，一面问：

“你现在看不看社会科学的书？”

“有时看一点，不过并不是系统的。”

“你最近还作诗么？”

“不作了，诗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作些什么呢？你的来信总不说到这些。”

“编讲义，上课，拿薪水——就作这些事。”

“你的性格真的还没有改。”

“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么，我仍然是从前的我，所不同的只是多长几根胡子罢了。”

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脸，便笑着说：

“你把胡子留起来倒不错。”

“为什么？”

“更尊严一点。”

“不过，一留起胡子便不能讲恋爱了，中国的女人是只喜欢小白脸的。”

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带点滑稽的问：

“你不是反对恋爱的么？”

“我并不想恋爱——对于恋爱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主张：恋爱多麻烦！尤其是结果是生儿子，更没有趣味！”说了便问他的朋友：“你呢？”

“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们同志中，我想恋爱的观念是更其解放的。”

“在理论方面是不错的。然而在实际上，为了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谁也不能是最理想的。”

“我觉得男女都是独身好——因为独身比同居自由得多。”

但他的朋友不继续谈恋爱问题，只问他编讲义和上课之后还作些什么事，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地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公主坟。

“都不去。”

“未必一个人老呆在屋子里？”

“没有事的时候，”这是带着深思的笑意说：“我常常到西城去。”

“为什么？”

“到一个朋友那里闲谈。”

“是谁？”

叶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诉他，说他在三个月以前，在人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戏剧中的主人公，就是在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她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但又十分细致。她的聪明是惊人的，却不表现在过分的动作上。她有一种使人看见她便不想就和她分离的力量。她给人的刺激是美感的。她对于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当的认识。她很喜欢文学，她并且对于艺术也很了解。她常常批评法国的文学太轻浮了，不如德国的沉毅和俄国的有力。可惜她只懂得英文。她常常说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书，她必定更喜欢俄国的作品。她有一句极其有趣的比喻：人应该把未来主义当作父亲，和文学亲嘴。她的确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如果看见她，听了她的谈话——只管所谈的是一件顶琐碎顶不重要的事，而不想到她是一个不凡的女人是没有的。她能够使初见面的人不知为什么缘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

他的朋友忽然开玩笑的样子打断他的话：

“那末你的恋爱观念要动摇了。”

“不会的，”他郑重的说：“她给我的印象完全不是女人的印象。我只觉得她是一种典型。我除了表示惊讶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我并且——”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他不愿意任何人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爱人，所以他对于她的丈夫——帝国大学的法律博士，目下党国的要人，市政府的重要角色——就是那个曾称呼他“拜伦”的徐火齐先生表示了反感。

他攻讦的说：“他不配了解她，因为他从前只知道‘根据法

律第几条’，现在也不过多懂了一点‘三民主义’，他在会场中念‘遗嘱’是特别大声的。”

他的朋友带点笑意地听着他说，在心里却觉得他未免太崇拜这个女人了。

这时马车已穿过了一道厚厚的红墙，并且拐了弯，从一道石桥转到河沿上，一直顺着—排光着枝的柳树跑去。许多黑影和小小黯澹的街灯从车篷边晃着过去，有时北风带着残雪打到车篷上发响，并且特别明亮的一个桃形的电灯也浮鸥似的一闪就往后去了。叶平便忙伸出头来去向车夫说：

“到了。那里——”

车夫便立刻收紧了缰带，马车便退走了两步，在一个朱红漆大门口，在一盏印着“大明公寓”的电灯下，停住了。

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里去。

“这公寓很阔。”

“并且，”他微笑着回答：“我的房间比从前的寝室也‘贵族’多了。”

三

—清早，徐大齐先生到市政府开会议去了，到十二点半钟还不曾回来，素裳女士便一人吃了午饭。在餐桌边，她不自觉的又觉得寂寞起来。她觉得在一间如此高大的餐厅里，在如此多样的菜肴前，只一个人吃着饭真是太孤单而且太贵族了。于是她的那一种近来才有的感想便接着发生了。近来，在餐桌边的寂寞中，她常常觉得吃饭真是一件讨厌的事。真的，如果人不必吃饭那是怎样的快乐。她认为既然人必需吃饭，那末便应该有点趣味，至少不变成日常的苦恼功课。如果人只是为肚子需要东西才吃

饭，这实在太无味，太苦，太机械了。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吃饭，几几乎和壁炉中添上煤块的意义没有两样的。因此她近来减食了，她一拿上筷子就有点厌烦。她差不多一眼也不看那桌上排满的各色菜，只是赶忙地扒了半碗饭就走开了。甚至于因为这样的吃饭竟使她感着长久的不快活，所以她离开了餐桌之后还在想：

“多末腻人呵，那每餐必备的红烧蹄膀！”

这时候她是斜身地躺在她的床上，手腕压着两个鸭绒枕头，眼睛发呆地看着杏黄色的墙上，因了吃饭的缘故而联想了许多的事情。她开始很理性地分析她对于吃饭生着反感的缘因，然而这分析的结果却使她有点伤感了。她觉得徐大齐离开她的辰光实在太多了。他常常从早上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躺在床上打鼾。他真的有这样多的公务？他不应该为她的寂寞而拒绝一些应酬？他总是一天到晚的忙。真的，他想念着她的辰光简直少极了，他差不多把整个的心思和时间都耗费在他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上。他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爱情看做不什么重要了。……但是她又想着如果她不是住在这阔气的洋楼中，如果她是服务于社会的事业上，如果她的时间是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和发生了这种种浅薄的感想。于是她微微叹息的想着：

“我应该有一点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

然而她一想妇女在这社会中的生活地位，便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全部的女人还靠着男人而度过了一生的。并且就是在托福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中，所谓妇女运动得了优越的结果，也不过在许多官僚中添上女官僚罢了。或者在男同志中选上一个很好的丈夫便放弃了工作的。似乎女人全不想这社会的各种责任是也应该负在自己肩上，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领导而干着妇女运动的。然而中国的女人不仍然遗传着根性的懦弱，虚荣，懒惰么？

女人在社会上失去各种生活的地位，从女人自己来看，是应该自己负责的。因此她自己想：“除了当教员……”想着她又觉得这只是一道毫无生气的躲避的职业。于是她想她在这社会上的意义也和其他的女人一样等于零了。她不禁的有点愤慨起来。但不久她觉得这些空空的感想是无用的。于是为平静起见，便顺手拿了一本小说《马丹波娃利》。

这一本福罗倍尔的名著，在三年前她曾经看过的，但是她好象从前是忽略了许多，所以她使用心的看了起来。

当她看完了这本书，静静的思索了，她便非常遗憾这法国的一个出色的文豪却写出如此一个女人。这马丹波娃利，实在并不是一个能使人敬重甚至于能使人同情的，因为这女人除了羡慕富华生活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并且所需要的恋爱也只是为满足虚荣的欲望而且发展到变态的了。虽然福罗倍尔并不对于她表示同情，但也没有加以攻击，因此她非常怀疑这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权威的作家为什么要耗费二十多万字写出这么一个医生的妻子。于是她认为在这本《马丹波娃利》书中，福罗倍尔的文字精致和描写深入的艺术是成功，但在文学的创造上他是完全失败了，所以他只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不能成为这人类中一个永恒不朽的领导着人生的伟人。因此他想到了许多欧洲的名著，而这些名盛一时的作家所写出的女人差不多都是极其平凡而且使人轻视和厌恶的，一直至于法郎士的心目中的女人也不能超过德海司的典型。于是她觉得，如果她也写小说，如果她小说中有一个女主人公，她一定把这女人写成非常了不起，非常能使人尊重和敬爱的……

她想着，她觉得很有创造出一个不凡女人的勇气。末了，她从床上起来，忽然在一面纤尘不染的衣镜中，看见她自己的脸上发着因思想兴奋的一种绯红，她用手心摸了一下，那皮肤有点烧

热了。

她喝了一杯白开水，坐到挨近一盆蜡梅的大椅上，继续地想着她的创作，她完全沉思了。

但她刚刚想好了一个还不十分妥贴的题目，她的旧同学沈晓芝便一下推开门，气色蓬勃地进来了。

“我算定你在家。”她嚷着，一面把骆驼毛的领子翻下去，脱了手套。

素裳在一眼中，看出她的这一个同学今天一定遇了可喜的事，否则她不会如此发疯似的快活，因为她平素为人是非常稳重的，她甚至于因为恐怕生小孩子便不敢和她的爱人同居。

“你一定又接了两封情书。”

“别开玩笑。”沈晓芝正经地笑着说：“他今天没有来信。我也不要他来信。”

“又闹些什么？”

“他近来的信写得肉麻死了。”

素裳对于这一个同学的中庸主义的恋爱是很反对的，她常常都在进着忠告，主张既然恋爱着便应该懂得恋爱的味，纵然是苦味也应当尝一尝，否则便不必恋爱。如果两个人相好，又为了怕生小孩子的缘故而分离着，这是反乎本能的。然而她的同学却没有这种勇气，虽然觉得每天两个人跑来跑去是很麻烦的。所以素裳这时又向她说：

“一同居便不会写信了。”

但是沈晓芝不回答，只笑着，并且重新兴奋地大声说：

“我们看美术展览会去！”

“在那里？”

“中山公园。去不去？我是特别来邀你的！”

“去，”她回答说，“为了你近来对于美术的兴趣也得去的。”

沈晓芝便欢欢喜喜地替她开了衣柜，取一件黑貂皮的大氅披到她身上，等着她套上鞋套子。这两个女朋友看一下镜子里的影，便走了。

外面充满着冷风。天是阴阴的，马上就要沉下来的样子。那密布的冻云中，似乎已隐隐地落下雪花来。一到公园里面，空中便纷纷地飘着白色的小点，而且轻轻的积在许多枯枝上。

那美术展览会里也充满着严冷的空气。看画的人少极了。展览着国画的地方竟连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一幅胭脂般的牡丹花更显得红艳了。看了这一些鸟呀花呀孔雀呀的紅紅綠綠的国画之后，素裳便向着她的同伴问：

“好么？”

沈晓芝含笑地摇了摇头，说：

“大约我也画得出来。”虽然她很知道她自己刚刚学了三个月的水彩画。

“对了，这些画只是一些颜色。”说着便拐一个弯去看西洋画。

陈列着画的地方好多了。看画的人也有好几个，作品是比国画要多到三倍的。然而这些名为印象派，象征派，写实派，……这些各有来源的西洋画，也不能使素裳感到比较的满意。虽然她的同伴曾指着一幅涂着非常之厚的油画，说：“这一幅好！”她也仍然觉得这只是一些油膏，并不是画，因为那上面的“乞丐”，一点也找不出属于乞丐的种种。在这些西洋画中，几乎可以代表西洋画的倾向，便是最引人注意的赤裸裸的女体画。但这些女体画不但都不美，简直没有使人引起美感的地方。虽然有一个作家很大胆地在两条精光的腿中间画了一团黑，可是这表现，似乎反把女体的美糟蹋了。其次在西洋画中也占有势力的是写生画——房子，树，树，房子，无论这些画标题得怎样优雅，都和那些女体

画一样，除了在作家自己成为奇货之外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素裳对于其余的画像等等便不想看了。她说：

“走罢。”

沈晓芝正观赏着一个猴子吊在柳树上。

于是她们又拐了弯，这是古画陈列的地方了。

素裳第一眼便看见了叶平在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前面，低声地向着他身旁的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比他高一点，也强健一点，穿着黑灰色的西装大氅，并且旧到有点破烂了。于是她走上去，刚刚走到他身边，他便警觉地转过身，笑着脸说：

“哦……你也来了。”

“因为你在这里，”素裳笑着说。

叶平便忙着介绍：

“这是素裳女士！这是沈晓芝女士！这是施洵白先生！”他的脸上便现出十分愉快的笑意。

素裳便向这一个生人点了头，且问：

“昨夜才到的，是么？”

“也可以说今天，因为是一点钟——”

于是她忽然无意地，发现洵白在说话中有一种吸引人的神气，一种至少是属于沉静的美。她并且觉得他的眼睛是一双充满着思想和智慧的眼睛，他的脸的轮廓也是很不凡的……好象从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隐现着一种高尚的人格。这时她听见了清晰而又稳重的声音：

“来看了好久？”

“才来，不过差不多都看够了。”

洵白便会意地笑了。

沈晓芝接着向叶平问：

“你喜欢看古画么，站在那里？”

“看不懂。”他带点讽刺的说：“标价一千元，想来大约总是好的。你呢，你是学画的，觉得怎样呢？”

她便老老实实的回答：

“我是刚学的。我也不懂。我觉得还是西洋画比国画好点。”

于是她们和他们便走出这美术展览会，并且在公园中走了两个圈，素裳和洵白都彼此感到愉快地谈了好些话。在分别的时候，她特别向他说：

“如果高兴，你明天就和叶平一路来……”

他笑着点着头而且看着她的后影，并且看着她的车子由红墙的洞中穿出去了。

于是在路上他便一半沉思地向他的朋友说：

“你的话大约不错，至少我还没有遇见过——”

四

这是一个星期日。因了照例的一个星期日的聚会，在下午一点钟，徐大齐先生的洋房子门口，便排了两辆一九二九年的新式汽车，一辆英国式的高篷马车，和三五辆北方特有的装着棉蓝布篷子的洋车。这些车夫们，趁着自己的主人还有许多时候在客厅里，便大家躲在门房的炕上赌钱，堆着大牌九，于是让那一头蒙古种的棕色马不耐烦的在一株大树下扫着尾巴，常常把身子颠着，踢着蹄子，……使许多行人都注意到这一家新贵的住宅中正满着闹人呢。

的确，客厅里真热闹极了。壁炉中的火是兴旺的烧着。各种各样的梅花都吐着芬香。温暖的空气使得人的脸上洋溢着蒸发的红晕。许多客人都脱去外衣，有的还把中国的长袍脱去，只穿着短衣露着长裤脚，其中有一个教育界要人还把一大节水红色绸腰

带飘在花蓝丝葛的棉裤上。一缕缕三炮台和雪茄的烟气，飘袅着，散漫在淡淡的阳光里。在一张小圆桌上，汽水的瓶子排满着，许多玻璃杯闪着水光，两个穿着白色号衣的仆人在谨慎地忙着送汽水。这一些阔人，一面在如此暖和的房子中，一面喝着凉东西，嗅着花香，吸着烟，劈开腿，坐在或躺在软软的沙发上。而且——这些阔人，每个人还常常打着响亮的哈哈，似乎这声音才更加把客厅显得有声色了。大家正在高谈阔论呢。

那个穿着中山服的王耀勳又根据建国大纲来发挥他的党见。这个先生在学校里是背榜的角色，但在“三民主义”下却成为一个很锋芒的健将了，因此他曾做过四十天的一个省党部的宣传部部长。这时他洋洋大声的说：

“党政之所以腐败皆缘于多数人之不能奉行建国大纲，因此在转入训政时期还彼此意见分歧，此真乃党国之不幸！”

说了便有一个声音反响过来：

“我以为，投机分子和腐化分子太多是一个缘故。”说这话的是方大愈先生，他现在不做什么事了，却把他自己归纳到某某派中去的。

于是有点某某会议派嫌疑的万秉先生便代表了市政府方面，带点意气的说：“不过，投机分子和腐化分子现在没有活动的余地了。”这话真对于在野的人含不少的讽刺，因为他现在是市政府最得力的秘书。

他的话便惹怒了几个失意的人，其中瞿炳成便针锋相对的大声说：

“自然，现在在党国服务的都是三民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显贵的人也免不了有幸运造成的——这的确不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光荣。”

接着黄大泉先生，他在一个月以前刚登过“大泉因身体失

健，此后概不参加任何工作，且将赴欧洲求学，以备将来为党国效劳”这末一则启事的，所以他也发言了：

“现在不操着党权和政权的并不是一种羞辱，正如现在操着党权和政权的也不是一种骄傲。我们的工作应该看最后的努力！”这两句话在一方面便发生了影响，差不多在野的人都认为是一种又光明又紧练又磊落的言论，并且大家同意地，赞成地，快乐地响应着。

这时把万秉先生可弄得焦心了。他用力的放下玻璃杯，汽水在杯中便起了波浪，眼睛发热的望着反对者，耸一耸肩膀，声音几乎是恼怒的了：

“如果忠实于三民主义，应该把我们的工作来证明我们的信仰，不应该隔岸观火而且说着风凉话。我们现在应该纠正的，便是自己不工作而又毁谤努力于工作的人的这一种思想。”说了便好象已报复了什么，而且在烧热的嘴唇上浮着胜利的微笑，庆祝似的喝了一大口汽水。

于是相反的话又响起来了。然而这一个客厅的主人便从容地解决了这一个辩论：

“听我说，如果你们不反对我的这种意见：我认为你们所争执的并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对于党国的效劳，现在都不能算为最后的尽力，所以我们应该互相——至少是对于自己的勉励，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成绩是不可预知的。”

徐大齐先生的这几句简单的意见，的确是非常委婉而且动听，不但并不袒护任何方面，还轻轻的调解了两方的纠纷，于是这客厅里的人都钦佩他的口才，认为只有他才不失为主席的资格。

那个从日本军官学校一毕业就做了旅长的任刚先生便拍着手称赞他说：

“你真行！”

他便按着电铃，对仆人说：

“Red Wine！”

于是红色的酒便装在放亮的玻璃杯中，在许多手上晃来晃去的荡漾，而且响着玻璃杯相碰的声音。这客厅的局面便完全变了样子了，大家毫无成见的彼此祝福着，豪饮着，甚至于黄大泉干了杯向万秉说：

“祝你的爱情万岁！”因为这一位秘书正倾心着他的一个女书记。并且年轻的旅长，忽然抱起那留着八字胡子的教育界要人跳起舞来了。客厅里便重新充满了哈哈和各种杂乱的响动，酒气便代替了烟气在空间流荡着。正在这客厅里特别变成一个疯狂社会的时候，叶平便和他的朋友走到了这两层楼的楼梯边。他的朋友便向他低声说：

“如果你不先说这是素裳女士的家，我一定会疑心是一个戏馆了。”叶平这才想到今天是徐大齐先生的星期日聚会，于是不走向客厅，向着素裳的书房走去。

听着脚步的声音，素裳便把房门开了，笑着迎了他们。这时，在洵白的第一个印象中，他非常诧异地觉得这书房和客厅简直是两个世界。这书房显得这样超凡的安静。空气是平均的，温温的。炉火也缓缓地飘着红色的光。墙壁是白的，白的纸上又印着一些银色图案画，两个书架也是白色的，那上面又非常美观地闪着许多金字的书。并且书架的上面排着一盆天冬草，草已经长得有三尺多长，象香藤似的垂了下来，绿色的小叶子便隐隐地把一些书遮掩着。在精致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英文书，一个大理石的墨水盒，一个小小玲珑的月份牌，和一张Watts的希望镶在一个银灰色的铜框里。这些装饰和情调，是分明地显出这书房中的主人对于一切趣味都是非常之高的，于是在洵白的眼中，他看出——

似乎他又深一层的了解了素裳，但同时又觉得她未免太带着贵族的色彩了。他脱下帽子便听见一种微笑的声音：

“我以为你们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叶平带点玩笑的说：“世界上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一面脱去围巾和大氅，在一张摇椅上坐着了。洵白也坐到临近书架的沙发上，他第一眼便看见了英译的托尔斯泰全集，和许多俄国作品。

于是这一间书房里便不断地响着他们三人的谈话，洵白一个人尤其说得多。他的声音，他的态度，他的精神，他的在每种事件中发挥的理论和见解，便给了素裳一个异乎平常的印象。并且从其中，她知道了这个初识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康敏尼斯特”，而且他对于文学的见解正象他的思想，是一样卓越的。所以她极其愉快地注意着他的谈话。

当谈着小说的时候，洵白问她，在各种名著中，她所最喜欢的是那一个女人，她便回答说：

“没有一个新女性的典型。并且存在于小说中的女人差不多都是缺陷的。我觉得我还喜欢夜未央中的安娜，但是也只是她的一部分。”

“最不喜欢的呢？”

“马丹波娃利。”

洵白对于她的见解是同意的。于是他们的谈话转到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上。她说：

“我不很喜欢，因为宗教的色彩太浓厚了。我读他的小说，常常所得到的不是文学的意旨，却是他的教义。”

接着他们便谈到了苏俄现代的文坛，以及新进的几个无产阶级的作家。最后他们又谈到了一些琐事上。于是电灯亮了。洵白忽然发觉在对着他的那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小女孩相片，虽然

是一个乡下姑娘的装束，却显露着城市中所缺少的天然风度，而且大眼，长眉，小嘴，这之间又含着天真和聪明。他觉得如果没有看错，这相片一定就是素裳从前的影子，想着她便看了她，觉得她的眼睛和那小孩子的眼睛是一样的，便笑着向她说：

“很象。”

素裳迟疑了一下便回答：

“还象么？我觉得我是她的老母亲了。”

“不，”叶平带笑的说：“我觉得你只是她的小姊姊。”说了便向她告别，并且就要去拿他的大氅。

然而素裳又把他们留下了。

这时房门上响着叩门声，接着门开了，徐大齐便昂然地走了进来，嘴上还含着雪茄烟。素裳便特别敬重的介绍说：

“施洵白先生！叶平的最好朋友！前夜才到……”

徐大齐立刻伸出手，拿下雪茄烟，亲热的说：

“呵，荣幸得很！”接着便说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客厅里，不知道他来到，非常抱歉，并且又非常诚意地请他再到客厅里去坐，去喝一点意大利的最新红酒。可是素裳却打断他的意思，说：“就在这里好了。”

他已经转过脸去，向叶平问：

“听说贵校正闹着先生和学生的恋爱风潮，真的么？”

“我已经两天没有去了。”

于是这一个善于辞令的政治家，便充分的表现了他的才能，神色飞扬地说了许多交际话，并且随意引来了一些政治的小问题，高谈着，到了仆人来请用饭的时候。

当徐大齐挽着素裳走到饭厅里去，洵白便感想地想着这一对影子，并且客观地，在心里暗暗的分析说：

“这完全是两个社会的两种人物……”

五

叶平等着他的朋友回来吃晚饭，一直等了一个多钟头，终于自己把饭吃了。吃过饭之后，他又照例的坐到桌前去，编着欧洲文学史的讲义。刚刚下笔不久，写到“十八世纪的南欧与北欧”时候，一个最信仰于他的学生便来找他了。这学生带给他一个消息，便是那全校哄然的恋爱风潮。在这恋爱风潮中，他说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但他很同情于被反对者。他并且非常愤慨地认为这一次风潮完全是学生方面的耻辱，而且是一般青年人暴露了个人主义和封建时代的思想。他极端觉得遗憾的是社会对于这风潮没有公正的评判。他尤其怀疑学校当局的中立态度。最后他希望这一位先生给他一点意见。

叶平便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这学生便忍耐着激动，慢慢的告诉他，说是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女生，他的同班，何韵清，从前和英文学系的学生陈仲平恋爱，有的说他们俩已发生了别的关系。但是前几天陈仲平便发觉她有不忠实于他的行为，并且找到了证据，就是何韵清和预科一年级法文教员又发生恋爱关系。陈仲平认为何韵清既然爱他，就不应当同时又爱别一人，因此他认何韵清的这种行为是暧昧的行为，而且成为他恋爱的耻辱。他为惩罚何韵清起见，便过甚其辞的把这个事实公布了。于是全校的学生都哄了起来。大家都觉得何韵清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都同情陈仲平的不幸。并且他们都认为一个女人在同一时候不能再爱另一个男人，并且认为如果一个女人在同时爱了这个又爱那个是侵犯了神圣的恋爱。因此大家对于何韵清都极端恶意的攻击，甚至于有人提倡她当野鸡去。还有许多人开了私人的会议便呈请教务处开除何韵清的学籍。另

一部分人便写信警告何韵清和法文教员，还有许多不安分的人便到处说着极难听的下流话。法文教员连课也不敢上了。何韵清简直更不能见人，见了人，大家都作着种种怪难看的丑脸，而且吹着哨子，大家说着不负责的痞话。为了这个风潮，差不多什么人都无心上课了。虽然学校还照常有功课，但实际上已等于停课了，或者因此竟闹成了罢课也说不定呢。接着这学生便感着痛心，诚诚恳恳的说出他对于这事件的见解，他负责的说他认为何韵清是对的，她的同时爱两个人是可能的，至少她的这种恋爱不是什么暧昧的行为。并且他认为何韵清爱法文教员也决不是陈仲平的耻辱。他觉得一个女人——或者男人——在同时爱上两个人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人原来有爱许多人的本能。并且他觉得恋爱是完全自由的，旁人更没有干涉的权利。最后他又向着他的先生问：

“叶先生觉得怎样呢？”

他的先生便给了他许多意见，这学生感着满意地走了。叶平却沉思起来，他想了许久他的“恋爱否认论”。

这时他燃上一枝香烟，却发觉已经八点十分了。然而洵白还没有回来，他想不出他不回来的缘故，因为他只说到东安市场去买点东西，并且他没有别的朋友。他揣想了许多，便有点担心起来，他很害怕他被什么人认出来了，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愈觉得不安了，疑惑地忧愁着，讲义也编不成了。

一直到了九点三十五分钟，这一个使人焦急的朋友，却安然地挟着一本书，推进房门，脸上浮满了快乐和得意的微笑。

“你到那里去的？”叶平直率的，带点气样的问。

洵白想了一想，终于回答说：

“不到什么地方，只到素裳那里去。”

“那末晚饭已经吃过了？”

“吃过了。”

“徐大齐在家么？”

“没有，”说了又补充一句：“临走时他才回来。”

“你要留心点。这个人对于异己者是极端残酷的。”

“我不会和他说什么。”

于是他坐在一张藤椅上，打开书——英译屠格涅夫的《春潮》——微笑地看着，眼睛发光。叶平也继续编他的讲义。

但到了十二点多钟，当叶平觉得疲倦而打着呵欠，同时要淘白也去休息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到这一个朋友的一点奇怪的事情：看书看了三点多钟，那充满着愉快的发光的眼睛，还凝神在九十二页上，竟是连一页也没有看完。

六

这一天素裳起来得特别早，她从没有象这样早过，差不多比平常早了三个钟头。她下床时候，徐大齐还在打鼾呢。她披上一件薄绒大氅，便匆匆忙忙的跑到她的书房去。

壁炉还没有生火。梅花又新开了好些。空间充满着清冷的空气和花香的气味。她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一只手按在脸颊上，一动也不动。她的眼睛异样放光的。她的脸上浮泛着一种新的感想正在激动的绯红。她的头脑中还不断地飘忽着夜间梦见的一些幻影。她在她的惊异，疑惑，以及有点害怕，但同时又觉得非常的喜悦之中，她默默地沉思了长久的时候，最后她吃惊的抬起头，毫无目的的看着窗外的灰色的天，一大群喜鹊正歌唱着从瓦檐上飞过去，似乎天的一边已隐然映出一点太阳的红光了。于是她开了匣子，从一只紫色的皮包中拿出一册极其精致的袖珍日记本，并且用一枝蓝色的自来水笔写了这两句：

“奇怪的幻影，然而把我的心变成更美了！”

写了便看着，悄悄的念了几遍才合拢去，又放到皮包里。于是又沉思着。

当她第二次又抬起头，她便无意地看到了左边书架的上一列，在那许多俄国作品之中空着一本书的地位，因此她的眼前忽然晃起那个借书人的影子，尤其显然的是一双充满着思想和智慧的眼睛，以及……这一些都是淘白的。

接着她悄悄的想：“奇怪……不。那是很自然的！”在这种心情中，经过了一会，她便快乐的给她的母亲写一封信。她开头便说她今天是她的重要日子，比母亲生她的日子还要重要。她并且说她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欢乐，说不定这欢乐将伴着她一生，而且留在这世界。她说了许许多多。她又说——这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告诉她母亲说她在三天前，她认识了一个朋友，一个思想和聪明一样新一样丰富的人。最后她祝福她自己而且向她的母亲说：

“妈妈，为了你女儿的快活，你向你自已祝福吧！”

她便微笑地写着信封。这时她的女朋友夏克英跑来了，这位女士的脚步总是象打鼓似的。她叠着信纸，一面向叩门的人说：

“进来！”

夏克英一跳便到了她身边，喜气洋洋的。

“什么事，大清早就这样的快活？”

“给你看一件宝贝，”夏克英吃吃的笑着说，一面浪漫地把一只狐狸从颈项上解下来，往椅子上一丢，“真笑死人呢。”说了便从衣袋中，拿出了一封信，并且展开来，嘲笑地念着第一句：

“我最亲爱最梦想的安琪儿！”念了又吃吃的笑着，站到素裳身旁去，头挨头地，看着这封信，看到中间，又嘲笑的大声念道：

“因为你，我差不多想作诗了！”

看完信，素裳便说：

“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人物。”

“谁说不是呢？他还找着我，可不是见他的鬼了？”接着这一个在恋爱中最能解放的夏克英，便轻浮地说着这一件故事。她第一句便说这个男人是傻子！说他的眼睛简直是瞎，认不清人。又说他如果想恋爱，至少要换一个清白的头脑。否则，如果他须要恋爱，便应该早生二十年。最后她讽刺的说：

“也许这个人倒是一个‘佳人’的好配偶呢！”说了便把那封署名“情愿为你的奴隶”的信收起来了，并且拿了狐狸。

“急什么？”

“我还要给晓芝她们看去。”夏克英说着便动身了，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脸来向素裳说：

“告诉你，昨夜是我和第八个——也许是第九个男人发生关系啊。”接着那楼梯上的脚步声，沉重地直响了一阵。

素裳便又坐到写字台前。她对于这一个性欲完全解放的女朋友，是完全同情的。但是她自己没有实行的缘故，便是她看不起一般男人，因为常常都觉得男人给她的刺激太薄弱了，纵然在性的方面也不能给她一点鼓励和兴趣。她认为这是她的趣味异于普通人。这时她又为她的女朋友而生了这种感想：

“男人永远是恋爱的落伍者，至少中国的男人是这样的。”

然而这一些浅浅的感想，一会儿便消灭了。她又重新看了给她母亲的信，并且在头脑中又重新飘忽了那种种幻影。她一直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洗澡间去的。

当她只穿着水红色丝绒衣走进饭厅里，徐大齐已经在等着她了。他向她笑着说：

“今天真是一个纪念日——你起得特别早。”接着他告诉她

说：“叶平刚才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请我们逛西山去——前两天西山的雪落得很大。”

她忽然突兀的问：

“你呢，你去不去？”

“我也想去。”

于是她默默的吃着饭，心里却荡漾着波浪，并且懊恼地想：

“为什么，明天，市政府单单没有会议？”

七

冬天天亮得很迟，刚亮不久的八点钟，他们便来邀她了，但她已经等待了许久。这时她对于逛西山是完全欢喜的，因为昨天从南京来了一个要人，徐大齐一清早便拜访去了，他不能和她一路去。

她对叶平说：“不要等他，说不定他到晚上才回来的。”接着便问：“为什么忽然想逛西山？”

叶平便告诉她，说他并没有想，而且他今天是功课特别多，想逛西山完全是洵白提议的，于是她看了洵白一眼，她和他的眼光便不期然接触着，她觉得他的眼光中含着不少意义，这意义是不分明的，而其中有着一种支配于感情的懦怯。

他却辩护似的说：

“西山我还没有去过。从前有几次想去都没有钱去。我想这一次如果再去，说不定以后都没有去的机会了，因为过了两天我就要离开这里……”

这最后的一句便立刻给了素裳一个意外的惊愕。她没有想到这一个朋友会刚刚来便要走的。她完全不想这时便听见他这样说。她觉得这短促的晤谈简直是给她一个遗憾。她忽然感到惆怅

了。她差不多沉思起来……她只仿仿佛佛地听见叶平在向她说：

“我们走吧！”而且问她：

“你吃过东西没有？”

“并不饿。”

“好的，到西山吃野餐去。”

三个人便下着楼梯，汽车夫已经预备开车了。

叶平让她坐在车位当中。汽车开走了。他们便谈话起来。但在许多闲谈中间，她时时都觉得洵白的身子有意地偏过一边，紧挨到车窗，似乎深怕挨着她而躲避她的样子。

汽车驶出了西直门，渐渐的，两旁便舒展着野景。他们的闲谈便中止了，各人把眼睛看到野外去。那大的，无涯的一片，几乎都平铺着洁白的雪。回忆中的绿色的田，这时变成充满着白浪的海了。间或有一两个农夫弯腰在残缺的菜园里，似乎在挖着余剩的白菜。一匹黄牛，远远的踟卧在一家茅屋前，熟睡似的一动也不动。在光着枝条的树下，常常有几个古国遗风的京兆人，拖着发辫子，骑在小驴上。并且常常有一队响着铃声的骆驼，慢慢地走着，使人联想到忠厚的，朴实的，但是极其懒惰和古旧的满洲民族。这许多，都异乎近代城市的情调，因此洵白忽然转回脸来说：

“北平的乡下也和别的乡下不同：我们那里的乡下是非常勤苦的，田园里都是工作。”

“大约是气候不同，”叶平说，一面还看着颓了半扇红墙的古寺。

“然而，”洵白又接下说：“在寒带地方的人应该能够耐苦的，北欧的民族便非常勤劳于艰难的工作。”

叶平不回答，他注意到远处的一座古墓。

“我也觉得，”素裳便同意的说，接着她和洵白便谈了南欧

和北欧以及东亚的民族，各民族的特性和各地的风俗，她从他的口中听到了别人所没有的意见。这些谈话，又使她感到非常的喜悦，甚至于她觉得她好象变成很需要听他的谈话了。当他说到古代的恋爱时候，她尤其觉得在他的嘴唇边有一种使人分析不清的趣味，这也许是因为他用现代的思想谈着古代的事情吧。

“听……泉水！”叶平忽然叫。

他们的眼睛便随了这声音又看到野外去。汽车转着弯驶过一道石桥。景象有点不同了。这里是一座山，一个高高的，瘦瘦的，尖形的塔耸立在山顶上。山上满着银色的树。树之间有一两个房子，古庙吧，也许是洋房子。有着不少喜鹊之类的鸟在飞翔着。

叶平便指导似的说：

“玉泉山！”

那流泉的清脆声音，响在这山脚下。原来凭着山脚的轮廓，有一条灰灰的小溪，水声便是从溪中发散出来的。溪两旁长着一些草，可是都已经枯萎了。但在结着一层层的薄冰中，还能够看见一道清明的泉水，在那里缓缓地流着。

叶平便又开口说：

“如果在春天夏天，只要不结冰的时候，这溪中的水清到见底，底下有一层层的水草平伏着，而且在太阳光中，随着泉水的流动，便可以看见十分美丽的闪着金色辉煌的一层层波浪。并且洋车夫常常喝着这里面的水。”

“不长鱼么？”素裳大意的问。

“不知道。虾子大约总有的。”

“那末，”洵白便想象的说：“一定有人坐在溪边钓虾了。”

叶平想了一想便笑了。素裳接着说：

“只有北平才有这种遗民风度。”

于是他们说了一些话又看着野景。汽车便非常之快地驶向一条平坦大路，五分钟之后便停在香山的大门口了。

许多小驴子装饰着红红绿绿的布带，颈项上挂着念珠似的一圈铜铃，显出头长脚小的可笑可怜模样。这时就有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和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一对嘻嘻哈哈的打着驴子跑过去了。于是驴夫们便围拢来，争着把那可怜的小畜牲牵过去，一面拍着驴子的背一面讲价：

“一块大洋，随您坐多久。”

轿夫们也上前了，抬着空溜溜的只有一张藤椅子的轿。

驴夫抢着说：

“骑驴子上山好玩。”

轿夫也嚷着：

“坐轿子舒服。”

然而这三个客人却步行地走了。他们走过了这个山门，顺着一道平平地高上去的山路，慢慢的走，走到了纓络岩。这里松柏多极了。并且在松柏围抱之中，现着一块平地，地上有三张石桌和几只鼓形的椅子。各种鸟声非常细碎的响着。许多因泉流而结成的冰簇，高高的吊在大石上。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一会，便继续往上走，一路闲谈，一路浏览，一直走到半山亭才休息下来。从这亭子上向下望去，看见满山的树枝都覆着柔白的雪，而且望到远处，那一片，茫茫的，看不清的，似乎并不是城市的街，却象是白浪滔滔的海面了。叶平离开他的游伴，一个人跑到亭子的栏杆上，不动的站着，如同石像的模样，看着而且沉思着什么。素裳和洵白便坐在石阶上，彼此说些山景，雪景，并且慢慢的谈到了一些别的。最后他们谈到小孩子。因此联想到他的幼年。于是洵白便坦坦白白的告诉她，说他的家庭现在已和他没有关系了，原

因是他不能做官，他父亲把他当作不肖的儿子，至于极其盛怒的把他的名字从宗谱上去掉。但是他并不恨他的父亲，他只觉得可怜而且可笑的，因此他父亲常常穷不过时还是向他要钱，他也不得不寄一点钱去。接着他便说他从前是一个布店的徒弟，因为在他十三岁时候，他父亲卖去最后一担田之后，便把他送到一家布店去，为的可以使家里省一口饭。他当时虽然不愿意，然而没有办法，终于放下英文初阶，去学打算盘。他在这一家布店里，一直做了三年的学徒，这三年中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差不多把他整个人生——至少使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在那布店中，老板固然不把他看作一个人，先生们对于他也非常的酷刻，甚至于比他高一级的师兄也时时压迫他做一些不是他份内的事，并且有一天还陷害他，说是一丈二尺爱国布是他偷去的。这一切，当初，他是没有法子去避免，更没有法子去抵抗，因此他都忍耐了。但是，到最后，终使他不顾一切地下了逃走的决心，那是因为有一夜——很冷的一夜，那个比他大十几岁的每月已经赚到五元的先生，忽然跑到他床上来（他的床是扃门板），掀开他的旧棉被，并且——当他猛然惊醒的时候，他忽然发觉一只手摸着他的脸，另一只手悄悄的在解他的裤带，他便立刻——不自禁的，害怕的，喊起来了。于是那个先生才放手，却非常之重的打了他一个耳巴，并且恶狠狠的威吓他，说这一次便宜了他，如果明天晚上他还敢——那他一定不怕死了。这样，他第二天便带着九元钱逃走了。于是他飘泊到上海，在一个医院里当小使。过了一年便到天津去，在一个中学里当书记。又过两年他考进北京大学。那时候他的一个表叔忽然阔起来，把他父亲介绍到督军署当一等科员，因此他父亲认为他以后可以作官的，便接济他的学费，并且把他弄一个省官费送到日本去。最后他带点回忆的悲哀的微笑，沉着声音说：

“这就是我的小学教育！”

素裳不作声，她在很久以前就默着，沉思着，带着感慨地，同时惭愧地想着她自己的幼年是一个纯粹的黄金时代，因为她的家境很好，她的父母爱着她，使她很平安的受到了完全的教育。她是没有经过磨难的。因此她对于洵白的幼年，觉得非常的同情而且感动了。她长时间都只想着洵白的生活苦和他的可敬的精神。而且，当她看见洵白的眼睛中闪着一种热情的光，她几乎只想一手抱住他，给他许多友谊的吻。其实，她的手，已不知在什么时候，很自由的和他的手握着了。接着她听见洵白类乎宽慰的向她说：

“如果我幼年是一个公子哥儿，我现在也许吸上鸦片烟都说不定……”

素裳却不知觉的笑了。但她立刻想到她自己，便低了声音向他说：

“但是，我从前是一个小姐……我们是两个阶级的。”

洵白惊诧地看了她一眼，接着便感到愉快地微笑起来，并且空空看着她回答说：

“那末，我们的相遇，我希望是算为你的幸运。”

他们的手便紧了一下，放开了。这时叶平还站在栏杆上远眺而且沉思，素裳便大声的叫了他：

“怎么，想着诗么？诗人！”

叶平便转过脸，跳了下来，一面说：

“那里！我只想着城市和山中的生活……”

三个人便又踏着积雪的石阶，一直望上走。走到了一个最高的山峰之后，才移步下来，又经过了许多阔人的别墅，便返到山门口，在石狮子前上了汽车。

于是在落日反照的薄暮中，在汽车急驶的回家的路上，那野

景，便朦胧起来了。广大的田畴变成一片片迷濛的淡白的颜色……

叶平还继续着他的对于生活的沉思。素裳和洵白又攀谈起来。谈到了苏俄的时候，她带着失望的说：

“我不懂俄文，因此许多书籍我都没有权利看到。”

洵白便对她说：

“日本文的译本，差不多把苏俄以及旧俄罗斯的文化全部都翻译过来了。”

“我也不懂日文。”她说了便忽然想起洵白是懂得日文的，便对他说：“你肯教我么？”

“当然肯。不过——”他蹙起眉头停了一会才接着说：“我恐怕在这里不很久。”

这时她忽然又想起他就要和她分别了，在心里立刻便惆怅起来，默了许久，才轻轻的说：

“真的就要走么？不能多留几天么？”

洵白看着她，很勉强的笑着。

“好的，”她又接着说：“你教我一天也行，教我两天也行。”

洵白便答应她，并且说学日文很容易，只要努力学一个星期就可以自修了，他一定教她到能够自修之后再走。素裳便几次地伸过手去和他很用力的握了一下。“那末你明天就来教我，”她说，于是她的心完全充满着欢乐，并且这心情使她得到幸福似的，一直到了那个骄傲地横在许多矮房子之中的洋楼。

她非常快乐的跑上楼梯，徐大齐便挽着她走进卧房里，一面说：

“西山的雪大不大？”

接着便沉重的吻了她。但是在这一个吻中，在她感觉到硬的

鬃须刺到她嘴唇上的时候，她忽然——这是从来所没有过的——非常厌烦地觉得不舒服。

“我太倦了！”她摆脱的说。

于是她长久的躺在床上想着。

八

易于刮风的北平的天气，在空中，又充满着野兽哮吼的声音了。天是灰黄的，黯黯的，混沌而且沉滞。所有的尘土，沙粒，以及人的和兽的干粪，都飞了起来，在没有太阳光彩的空间弥漫着。许多纸片，许多枯叶，许多积雪，许多秽坑里的小物件，彼此混合着象各种鸟类模样，飞来飞去，在各家的瓦檐上打圈。那赤裸裸的，至多只挂着一些残叶的树枝，便藤鞭似的飞舞了，又象是鞭着空气中的什么似的，在马路上一切行人都低着头，掩着脸，上身向前屁股向后地弯着腰，困难的走路。拉着人的洋车，虽然车子轮子是转动的，却好象不会前进的样子。一切卖馒头烙饼的布篷子都不见了，只剩那些长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并且连一只野狗也没有。汽车喇叭的声音也少极了。似乎这时并不是人类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风的权威和尘灰的武力。

这时素裳一个人站在窗子前，拉着白色的窗帘，从玻璃中望着马路。她很寂寞的望了许久。随后她看见在一家北方式的铺子前，风把它的一块木牌刮下来了，这木牌是金底黑字的，她认出那是白天常常看见过的永盛祥布店的招牌。因此她想起昨天才听见的，那完全出她意外的淘白的布店学徒生活。对于他的这样的幼年，她是同情的，并且觉得可敬。她想象他幼年的模样，在她眼前便模糊地现出一个穿短衣的小徒弟的影子，她忽然觉得这影子可爱了。接着她又想起他现在的样子，那穿着一身旧洋服，

沉静而使人尊敬的样子，却又显得是一个怎样有思想，有智慧，有人格的“康敏尼斯特”，于是她想到他的充满着毅力的精神。他的使人不敢轻视的气概，他的诚恳和自然的态度，以及他的别有见解的言谈，他的声音，……最后她想到他就要离开她，便惘然了。

一阵狂风又挟着许多小沙子打到玻璃窗来，发出可厌的响声，并且一大团灰尘从她的眼前飞过去，接着许多脱光了叶的柳枝便特别飞舞了。她沉重的呼吸一下，玻璃上便濛濛的铺上白的蒸气，显得这窗子以外的东西是怎样冻着呵。

她想，“这风又要刮几天了！”便又联想到在这样冻死人的天气里，恐怕连一般穷人——只要有几块窝窝头过日子的穷人，也躲在房子里烧着枯树枝和稻草，烘着暖和的炕吧。如果不是为着要活下去，而不得不到处寻求一点劣等食物的叫化子，谁还愿意在这样冷得透骨，灰尘会塞满肚子的刮风天，大声的叫喊呢？因此她想到在三个月前，她要她丈夫在市政府第九次特别会议席上，提议为贫民的永远计划，开办一个工厂，而她的丈夫当时便反对她，说是与其让以后的工人罢工，倒不如现在组织一个“冬季难民救济所”，因为这名义还可以捐到许多款项，并且过了冬天便可以取消了。她是没有什么在一切政治上发表意见的资格，她只好默着了。虽然她知道那冬季难民救济所已捐到很不少的钱，但是一直到夜深都还听见叫化子在满街上响着惨厉的叫喊和哭声的。这时她想到昨夜的情景了，那是一个怎样寂寞的夜。听过了清朗的壁钟打了三下之后，她完全不能睡着了，徐大齐的鼾声也不能引起她的瞌睡。她是张着眼看着有点月色的天花板。一切都是静静的，她觉得她的心正和这个夜一样，一点搅扰的声音也没有了。在心里，只淡淡的萦回着逛西山所余剩的兴味，以及一种不分明的情绪使她模糊地想着——那过了夜便要和她见面的淘白的一切。这

些想象和这些感觉，她是非常觉得喜悦的，她便愉快地保留着，如同一个诗人保留着一首最美的诗，并且不自觉的带到睡眠中去了，而且是那样睡得甜香的。她一点也不知道刮起风，以及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天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天气。于是——她用一個含愁的眼光，看着混沌的天空，几乎出声的向她自己说：

“这样冷，一定，他不会来了！”

但她忽然听见房门上响着声音，心便一跳，急转过身子，却看见那差不多天天都把朋友们的新闻和消息送到这里来的蔡吟冰女士，一面拿着放光的俄国绒的大氅，一面笑着进来了。

她只好向这个朋友说：

“刮这么大的风，你还到处跑！”

“值得跑的。”蔡吟冰便一下把身子躺在大椅上，穿着漆皮鞋的脚晃了两道闪光，笑着说：“刮风怕什么，我今天是坐人家的汽车……”

素裳便想到她的这个朋友，太天真了，并且太不懂得男人了。她常常都因为一种举动，固然这举动在她的心中是坦白的，毫无用意的，可是别人却得了许多误会去。其实她根本就没有男女之间的心事，一切男人的好的和坏的用意都在她疏忽之中的。就是对于天天把汽车送过来给她坐的任刚，她也和对于其余的男朋友一样，以为是一种普通的友谊吧了。然而在任刚——虽然这一个旅长，曾知道她是已经和别一个人同居了一年多，却也不肯放松的时时都追随着她。她今天又坐他的汽车了。对于她的这行为，素裳曾说过许多意见的。这时又向她说：

“那末你今天又和任刚见面了。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

“不过你要知道，在你是并没有给与他什么东西，在他却好象得了许多新礼物去。一个女人的毫不在意的一举一动，常常在

男人心中会记着一辈子的。”

蔡吟冰不回答，只活动着两只仄小的脚，过了一会才重新嘻笑说她带来的新闻，似乎这新闻又使她觉得快活了。

“我说值得跑来的便是这一件事，”她差不多摇着全身说：

“你听了就会觉得这一辆汽车并不冤枉坐。”接着她便说她在昨天下午，当夏克英吃着梨子的时候，她忽然发觉到——那个抱着不同居的恋爱主义的沈晓芝，在她的腰间，现着可疑的痕迹。尤其是当她不小心的站起来的时候，那痕迹，更可疑了。她悄悄的看了半天。最后，她决定了。她相信她自己的观察决不会错。她把这发现告诉了夏克英，两个人便同意了。于是她们抓着沈晓芝，硬要她说出实情来，并且告诉她这并不是永远可以隐瞒的事。沈晓芝开头不承认，很坚决而且诅咒说没有这回事情。然而到最后，她们硬要试验她，而且决不肯放松的时候，她扭不过才把实情说出来了。呀，多么可笑！她说的是什么？这个不同居的恋爱主义者！她，虽然她因为害怕生小孩的缘故和她的爱人分居着，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的，悄悄的……于是这一个传达新闻的人便向着素裳问：

“你不觉得么，她的肚皮慢慢的大起来了？”

“我没有注意。”

她的朋友便又吃吃的笑着说：

“我劝她马上同居，否则小孩便要出来了。我预备送她一件结婚的礼物。你说小孩子的摇篮好么？”

素裳觉得好笑的答案：“好的！”

于是又说了一些别的新闻，这一天真的朋友便走了，她说她就要买摇篮去，素裳便坐在椅上沉思起来。她对于沈晓芝的新闻得了许多感想。她结果觉得沈晓芝的这回事并不可笑。可笑的只是把这事情认为可笑的那些人。她很奇怪，为什么在粉呀香水呀

之中很能够用些心思的女人们，单单在极其切身的恋爱问题却不研究，不批评，不引导，只用一种享乐的嘲笑。随后她认为纵然沈晓芝把小孩子生下来，也不过证明许多方法终不能压制本能的表现罢了，那决不是道德的问题——和任何道德都没有关系的，至少道德的观念是跟着思想而转变，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能从古至今只加以一个道德的判断。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为根据，这正如一种新的爱情不能和旧的爱情一样。比喻到爱情，她联想起来了——这也是使她觉得奇怪的：许多新思想的人一碰上恋爱便作出旧道德的事来了。她相信一个人的信仰只应该有一个的，不该有许多，而且许多意念杂在一块决不能成为一种信仰。于是她对于那些人物，那些把新思想只能实行于理论上，甚至于只能写在文章里的人物，从根性上生了怀疑了。可是她相信——极其诚实的相信，理论和行为的一致，在这一点上面表现出新的思想和伟大人格的，只有一个人——一切都没有一点可怀疑的洵白了。想到他，便立刻把眼睛又望到窗外去，那天空，依样是混沌着，可厌而且闷人。

于是她又想，“一定不会来了！”并且长久都坠在这思想里。末了，她忽然觉得这房里的空气冷了起来，一看，那壁炉里的火光已经是快要熄灭的模样，便赶快添了一些煤。不久，从许多小黑块之中飘上了蓝色的火苗，炉火慢慢地燃上来了，房子里又重新充满着暖气。她的身子也逐渐地发热起来。这时她的思想转了方向，带点希望的想着：

“也许……那可说不定的！”

可是这一种属于可爱的思想又被打断了，因为徐大齐出她不意的走了进来，一只手拿着貂皮领的黑色大氅，大踏步走到她身边，而且坐下了，慰藉似的问：

“闷么？”左手便放在她肩膀上，接着说：“天气可冷极

了。刮风真使人讨厌。还好你们是昨天到西山去，如果是今天，可逛不成了。”

“对了，刮风真讨厌！”她回答。此外便不说什么话。并且从一只大的巴掌上发出来的热，使她身上有点不自在起来。她装着要喝茶的样子跑到茶几边。

“劳驾你，也倒一杯给我。”

“喝不得，”她心中含点恼怒地撒谎说：“这茶是昨天泡的。”

徐大齐又要她坐到这一张长椅上，并且得意洋洋的告诉她，说他刚才和那个南京要人在车站里握别的时候，彼此的手都握得很用力，而且他们私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洽。因此他认为他以后决可以选上中央委员，至少他有这种机会。他又告诉她，说他对于将来中央委员的选举上，他已经开始准备了。他说他先从北平方面造成基本的势力。这一点，他现在已经有很充分的把握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调和各派的意见，而各派的人物都推崇他，他极其自信的说着他的政治手腕。他并且说他现在将采取一种政策，一种使各派都同意他而且钦佩他的才能。最后他意气高昂的向她说：

“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西湖盖一座别墅，我常常请假和你住在一块。”

素裳笑了，一种反动的感情使她发出这变态的笑声，并且惊诧的瞥了他一眼，那脸上，还浮着“政治家”得意的笑容。她自己觉得苦恼了。

于是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在她吃了饭沉思在失望和许多情感之中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一种稳重的脚步，一声声响在楼梯上，她便从椅子上一直跳了起来，跑到楼梯边去。

“哦……”她心跳着，同时在精神上得着一种解放似的，叫了这声音。她的眼睛不动的看着一个灰色的帽边，一个黑色的影子，一个……为她想念了大半天的洵白来到了。她欢喜的向他笑着，并且当着徐大齐，坦然的，大胆的把手伸过去，又紧又用力的握着，握了许久。她完全快乐地站着，看着他和徐大齐说话，一直到瞧见《日语速成自修读本》时候，这才想起了，便赶紧向徐大齐说：

“我想学日文——从前我不是要你教我么？我现在请施先生给我一点指导。”

“好极了，”徐大齐立刻回答，“日文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书。可惜我太忙，不能直接教你——”便又向着洵白说：“应该谢谢你，因为你代了我的劳……你现在喝一点红酒好么？”

洵白说他会喝酒。于是谈了几句话，这一个“政治家”便看了一看表，说他有点事，走了。临走时，他非常注意的看了她一眼。

素裳便低声的问：

“这样大的风，你不怕么？”

洵白微笑着，过了半晌才轻轻的，似乎发颤的响了一声：

“不……不怕。”

九

下午一点钟，吃过午饭之后要吸烟的习惯，徐大齐还没有改，这时一枝精致地印着一个皇后的脸的雪茄，便含在他的口里，吐着浓烈的香气，飘着灰白色的烟丝，身子是斜靠在软软的沙发上，受用的想着，似乎在他的心中是盘旋着可操胜利的一种政策，脸对着素裳。

素裳坐在一张摇椅上，正在不动的看着莫泊桑的《人心》，当她看到五十四页上面的时候，听见徐大齐向她说话的声音：

“裳！可以换衣服了吧？”

她想起了，这是他要她同他去赴一个宴会的，便放下书，回答说：

“我想我不去了。”

徐大齐便诧异的问：

“为什么？你身体不舒服么？”

“不为什么，只因我不想去。我这几天太倦了。”

徐大齐用力的吸了一下雪茄烟，想了一想又向她说：

“如果你可以去，还是换衣服去吧。”接着他告诉她，说这个宴会不是平常的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宴会上，他一个人将得到许多好处，至少对于他将来的中央委员是有些利益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掉的机会，并且他要求她，希望她不要呆在家里。要给他一点帮助，因为这宴会中，有一个先烈的夫人，那是须要她去联络的。末了他叹息似的说：

“我现在是骑在虎背上了，不干下去是不行的。如果那许多拥护我的人能够原谅我，如果那许多反对者能够不向我做出轻视和羞辱的举动，如果我以后的生活能够永远脱离政治的关系，那末——那末我早就下台了。”接着他又谄媚似的说：“那末，至少我们俩相聚的时间要多到许多了。我们俩现在真离得太多了，不是么？”

她不禁的便笑了起来。她没有想到这一个常常以活动能力和运动手段称雄的政治家，却说出如此使人觉得可怜的话。她的眼睛便异样的望着他。他又低着声音说：

“为我，换衣服去，好么？”接着又说了好些。

“好的，”她终于回答，因为是被逼不过，在心里便带点恼

怒地站起来，一直跑到卧房里，换了衣服，并且写一封信留给洵白，说她希望他今天不会来，如果真来了，那她是怎样觉得懊恼和抱歉，因为她必得伴着徐大齐去赴一个宴会。她把这封信交给一个仆人，并且慎重的吩咐说：

“记着。施先生来了，把这封信给他！”

于是她和徐大齐一同走了。

当她在晚上十点钟回到了家里，她知道洵白已把她的信拿走了，但是他不留下一个字，甚至于什么话也没有说。她一个人跑到书房里，躺在大椅上，便心绪复杂的沉思起来。她对于这一个宴会又生起反感了。其实在许多灯光之下，在许多香水和烟气中间，在许多绸衣的闪光里面，在许多幌着人影和充满着笑声的宴会场上，她已经感到厌恶和苦闷，并且好象她自己也成为那些小姐呀太太呀之中的人物了。她承认她实在不能和时髦的女人交际的，尤其她不能听她们说着皇后牌的雪花膏类的话。那些太太们，那些托福于丈夫而俨然可骄傲于侪辈中的女“同志”，那些专心诱惑男人去追求的以为是解放的女子，那些并不懂得而又高谈着妇女问题的新女性，那些……她们所给她的印象确确实实使她这辈子都没有再看见她们的勇气，至少从这些印象中，她深深悔恨到她自己居然被许多人目为女人的。她觉得如果人间的女人只是象她们这样子，如果她们都是没有一点灵魂的身体——那样专门为男人拥抱而养成的瘦弱身体，实实在在须要一番根本的改造，因为那些女人只是玩物——至少她不能承认是人类中和男人对等的妇女。女人在人类的生活中应该有她们重要的生活意义，并不是对于擦粉的心得和对于生育的承受之外便没有其他责任，一切女人是应该负着社会上的一切义务的。于是……她忽然反省的想到了她自己。她觉得她自己现在的生活是贵族的，而同时也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逍遥度日的生活。她每日曾做了些什么？

寂寞，闲暇，无聊！虽然有许多时候都在看书，而这样的看书，也不过是消极的抵抗，无聊的表现罢了。并且在无聊中看书只是个人主义的消遣，不能算是一种工作。接着她又分析她自己——她觉得她自己的思想，和她现在的生活和所处的地位是完全相反的。难道她的生命就如此地在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中消灭下去么？不能的！她很久以前就对于她的环境——这充满着旧思想的新人物的环境，生起极端的厌恶了。她始终都坚强地认为她不能象无数可怜的妇女一样也牺牲于太太的生活中的。她常常意识着——甚至于希求着在她的生命中应该有一种新的意义。她对于历史上的，文学上的，现社会上的，那种种妇女都感到并不能使她生起敬爱的心。在她虽然没有把她自己算为不凡于一切妇女的女人，但她是奢望着这人间——至少在现在——是应该有一个为一切妇女模范的新女性的典型。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独立于空间的特殊时代！因此她放弃了对于文学的倾心，开始看许多唯物思想的书籍；当她看到普哈宁的《社会主义入门》时候，她对于这思想便有了相当的敬意和信仰了。所以她对于她自己的完全资产阶级的享乐——甚至于闲暇——的生活越生起反感，她差不多时时都对于这座大洋楼以及阔气的装饰感到厌恶的。而且徐大齐的政客生活，也使她逐渐地对于他失去了从前的爱意。她只想跳出她的周围而投身到另一个与她相宜的新的境地。那是怎样的世界？她是觉悟的——那是，如果她的生命开始活跃，她一定要趋向于唯物主义的路，而且实际的工作，做一个最彻底的“康敏尼斯特”，这才能够使她的生存中有了意义呵。她对于她自己的人生是如此肯定了的！所以当她看见了洵白，她立刻受了袭击似的，仿佛她的新使命要使她开始工作了。的确，她看见他，是她的一件重要事情，她认为他是暗示她去发现她的真理的一个使者。但……同时他的一切又使她心动着。

她又经过了以上的许多感想也是为他的——因了宴会，她失了一个见他的机会，虽然他明天将继续着来，但这一项究竟是一个损失。所以在她的沉思里，她越对于那些政客呀志士呀太太呀等等生着反感，一面便越觉得和洵白亲近了。她是很需要他来的，需要他站在她面前，需要他和她谈话，需要他给她力量，至于他的一切都是她所需要的，而且这一切又都成为她的希望了，她终于又叹息似的想着：

“他明天下午四点钟才来，明天下午四点钟！”

这时她的脸上发着烧，嘴唇焦着，口有点渴。她觉得她自己太兴奋了。她便拿了一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面看着一面想平静那些感想。

她听见了好几次徐大齐在门外喊她：

“睡去吧，不早呢！”

最后徐大齐走进来，说是夜深时看书很伤眼睛，便强着挽起她，走进睡房去。

这一夜她好象没有睡着。

然而徐大齐却被她惊醒了，他的手臂被她用力的抓着，并且听见她说着梦话，可是他只听清了一句：

“……吻……我……”

—○

风已经慢慢地平息下去，可是太阳并不放出灿烂的光，却落着大雪了。那白的，白百合似的，一朵朵地落着的雪花，在被风刮净的空中飘着，纷纷的，又把那树枝，墙顶，瓦上，重新铺上了一层白，一层如同是白色的绒毡似的。这雪景，尤其在刮风之后，会使人不意地得着一种警觉的。

素裳便因了这雪景才醒了起来。那一片白茫茫的光，掩映到她的床前，在淡黄色的粉壁上现着一团水影似的色彩，这使她在朦胧的状态中，诧异地，用力的睁开了还在惺忪的睡眼，并且一知道是落雪的天气，立刻便下床了。

从混沌的，充满着灰尘的刮风天变成了静悄悄的，柔软的，满空中都缤纷着洁白的雪，似乎这宇宙是另一个宇宙了，一切都是和平的。

她拉着窗帘望着这样的天空，心里便感想着：

“风的力量是可惊的，使人兴奋的。雪花给人的刺激只是美感而已！”接着她想到落雪之后的刮风，而刮风之后又落着大雪，这天气，恐怕更冷了。一切都冻得紧紧的。那怕是顽皮的鸟，也应该抖着翅膀不能歌唱了。马路上的行人也许比刮风时候多，但他们的鼻子却冻得越红了。没有一块土不冻得坚硬的。善于喝白干的京兆人不是更要喝而且剥着花生米了么？那些遗老和凤雅之流大约又吟诗或者联句了——这时想好七绝而等待着落雪时候的人还不少呢。清道夫却累了。骆驼的队伍一定更多了，它们是专门为人们的御寒才走进城市里来的，那山峰一样的背上负着沉重的煤块。那些……最后她又想到洵白了。

她觉得这落雪的天气真太冷了，冷得使她不希望洵白从东城跑到西城来，因为他的大氅是又旧又薄，一身的衣料都是哗叽的，完全是只宜于在南方过冬的服装。

“但是，”她想，“他一定会来的，他决不因为落雪……”在她的想象中，便好象一个影子现到了她的眼前，一个在大雪中快步走着的影子。她便又担心又愉快的笑着。她的眼光亲切地看到那一本《日语速成自修读本》和那一本练习簿。这簿子上，写着日文字母和符号，以及洵白微笑地写着“フィシセウ”。

于是她坐到椅子上，拿着这一本练习簿看着，如同看着使她

受到刺激的思想 and 艺术品一样，完全入神的看，看了许久之后才低声的念起“フイウエオ”和“キセキエキヨ”的拼音。

在她正想着这些字母和拼音已不必再练习的时候，徐大齐穿着洗澡衣走进来了，第一句便向她道歉似的说：

“昨天你一定太累了，我也没有想到那宴会会延长那样久的时间。”说了便舒服地躺到沙发上，现着不就走的样子，并且继续说：

“也许你因为太累了，所以——这是你从没有过的——在半夜里说着梦话，并且——”他指着他左边的手臂上——“这里还被你抓得有点痛……”

这出她意外的消息，立刻使她惊疑着了。她是完全不知道她曾说了什么梦话的，而且这梦话还为他所听见。但她一知道徐大齐并没有得到一点秘密去，她的心里便暗暗的欢喜着，至于笑着说：

“其实我没有做梦。”

“对了，”徐大齐证明的说，“这到不限定是因为做梦的缘故。常常因为太疲倦了，便会说起梦话的。”

她也就含含糊糊的同意说：

“对了。”

其实她已经细细地揣想着她的梦话去了。她整个的思想只充满了这一种揣想。她知道她并没有做过什么梦。可是梦话呢？这自然有它的根据。她觉得梦话是一种心的秘密的显露，是许多意象从潜在意识中的表现，那末她所说的梦话是怎样的语言呢？照她这近来的思想和心理，那梦话，只是各种对于淘白的怀念，这反映，是毫无疑义的，证明了一种她对于他的倾向。虽然她并没有揣想出她究竟说了怎样的梦话，但她从理性上分析的结果，似乎已不必否认她已经开始了新的爱情，在她的情感中便流荡着欢

喜而同时又带点害怕了，因为她不知道那个“康敏尼斯特”是不是也把恋爱认为人生许多意义中的另一种意义。这时，既然她自己承认了这一种变动，接着她便反复去搜寻她和徐大齐之间的存在，到结果，她觉得他在三年前种在她心中的爱情之火，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她和他应该从两性的共同生活上解除关系，而现在还同居着，这是毫无意义而且是极其不能够的。于是她认为应该就把她的这种在最近才发觉的事体公布出去，无论先告诉徐大齐，或者先告诉洵白。

但这时她已经很倦了，这也许是因为昨夜睡得不安宁和今天起得太早的缘故，所以她连打了两个呵欠，伸了腰，眼泪水挤到眼角来了。她看看徐大齐，他是闭着眼睛，似乎在舒服中已经朦胧的样子，她便又站到窗前去。雪花仍然缤纷的落着。地上和瓦上都没有一点空隙了。马路上的行人被四周的雪花遮蔽着，隐约地现出一个活动的影子，却不象是一个走路的人。不见有一只鸟儿在空中飞翔着。真的，雪花把一切都掩没了。

“雪虽然柔软，可是大起来，却也有它的力量。”她一面想着，一面就觉得她的心空荡起来。这是奇怪的！她从没有象这样的感到渺茫过。尤其在她信仰唯物主义以后，她对于一切的观念都是乐观的，有为的，差不多她全部的哲学便是一种积极的信念。她是极端鄙视那意志的动摇，和一种懦弱的情感使精神趋向颓废的。可是她这时却感到有点哀伤的情绪了，这感觉，是由于她想到她自己以后的生活，并且是由于她不知道而且无从揣想她以后是怎样的生活而起的。虽然她很早就对于现在的生活生着反感，至于觉得必须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但这样新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未必她爱了洵白甚至于和他同居便算是新的生活么？她很清白的认为她所奢望的新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狭义。她的新生活是应该包含着更大意义的范围。那她毫无疑义的，唯一的，便

是实践她的思想而去实际的工作了。然而她对于这实际的工作没有一点经验，并且也没有人指导她，难道她只能去做一些拿着粉笔到处在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么？她的思想——至少她的志愿要她做一些与社会有较大的意义的工作。她已经把这种工作肯定了她此后的一生的。她现在是向着这工作而起首徬徨了，同时她热望着一个从这种徬徨中把她救援出来，使她走向那路上去的人。

最后她忽然遗忘似的想起了。

“呀，洵白是可以的！他是——”一想起来，她的意志便立刻坚强起来，似乎她的精神，她的生命，又重新有了发展的地方，她的刚刚带点哀伤的心又充满着一团跳跃的欢喜了。于是她忘了落雪天气的冷，只一意地希望着他来了。她望着街上，那里只有一辆洋车，可是这车子似乎是拉进雪的深处去的。她转过脸一看，炉火是兴旺的，红的火焰正在飞腾着，在这暖气中徐大齐已响出一点鼾声了。

她看到那本日文读本，便想：

“六个月，无论如何，我非把日文学好，非能看社会科学的书不可。”

她又坐到椅子上，又默想了一遍拼音，一面在想念：

“他下午四点钟才得来的！”

然而当壁钟清亮的响了十下之后，大约还不到十点十分的时候，一个人影子忽然到房门边，使她猛然吃了一惊。

“哦……”她欢喜的叫，站了起来，和洵白握着手。“我怎么没有听见你的脚步声？”

徐大齐被她的声浪扰醒了，擦一下眼睛，便翻身起来，也伸手和洵白的手握了一下，看着他的身上说：

“好大的雪……”

的确，在洵白的呢帽上和大氅上，还积留着一层厚的雪花，虽然有一部分正因了这房里的暖气而溶化着。

他一面抖着帽子一面随便的说：

“对了，今天的雪下得不小。”

素裳便要他坐到火炉边去，因为当她和他握手的时候，她简直感到他的全身都要冻坏了。

徐大齐又接下说：

“北方只有雪是顶美的了。如同变幻不测的云是南方的特色。”

洵白也只好说：

“是的。徐先生喜欢雪呢，还是南方的云？”

“各有各的好处。我差不多都喜欢。只有灰尘才使人讨厌的。”

“不，”素裳故意地搭讪说：“我觉得灰尘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她不欢喜徐大齐的多谈，她只想和洵白单独在一块的。

徐大齐却做出诧异的样子问：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总有一点缘故。”

“没有。”

徐大齐便笑了起来，他觉得她好象生了气，成心和他捣乱似的。他又接着和洵白谈话下去了。他又轻轻的找上了一个问题，问：

“施先生在北平还有些时候吧？”

洵白烤着火回答：

“不久就要走了。”

“又回到上海去么？”

“预备到欧洲去。”

徐大齐又得了谈话的机会似的接下问：

“到英国？到美国？……”

“想是到美国。”

“很好，”徐大齐称赞似的说：“可以看一看美国的拜金主义。”接着他从这拜金主义说到美国的社会生活，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和中国的种种关系，似乎他是一个研究美国的各种学者。洵白呢，他对于这一个雄谈的政治家的言论是听得太多了，他怀疑他是有意把那些谈话做为空闲的消遣，否则他不能如此地说了又说，象一条缺口的河流，不息的流着水。

最后从第九旅旅部来了电话，这才把徐大齐的谈话打断了，但他站起来却又保留了这个权利：

“好的，回头再谈吧。”

素裳便立刻大声的说：

“我马上就要学日文呢。”

徐大齐走去之后她便问：

“你喜欢和他谈话么？”

“谈谈也很好的，”洵白回答说，并且站起来，离开了壁炉前。“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更知道一些现政治的情形，”接着便微笑的问：“你呢，把拼音学会了没有？”

“教得太少了。”她说：“并且昨天缺了课，我自己非常不愿意。”

徐大齐又进来了，在手指间挟着一枝雪茄烟。素裳便赶紧拿了日文读本，做出就要上课的模样。

“我不扰你。”他接着又向洵白说：“就在这里吃午饭，不要客气。”一面吸着烟，吐着烟丝，走到他的换衣室去了。

这一个书房里，便只剩下两个人了。他们就又非常愉快地谈了起来。一直谈到一点多钟之后，素裳才翻开日文读本，听着洵白教她一些短句。

并且在这一天下午，因为徐大齐和那个任刚旅长出去了，素裳便留住洵白，两个人又同时坐在壁炉前，不间断地说着话。

当洵白回到西城去的时候，在纷纷的雪花中，天色已经薄暮了。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洋车，只是静悄悄的现着一片白茫茫的。在一个黑的影子从这雪地上慢慢的隐没之后，素裳还倚着向街的窗台上，沉思着：

“冷啊！”

最后她觉到壁炉中的火要熄去了，便去添了煤，在心里却不住的想：

“我应该把这些情形告诉他……”



雪已经停止了。天气是一个清明的天气。太阳光灿烂地晒到素裳的身上，使她生了春天似的温柔的感觉，似乎连炉火也不必生了。

她坐在她的写字台前，拿着日文读本，练习了几遍之后便丢开了。她不自觉的又回想着她昨夜里所做的梦。这个梦已经无须分析了，那是极其显明的，她不能不承认是因为她怀念着洵白的缘故。虽然开始做梦的时间，和洵白回到西城的时候距离并不很远，但是她的怀念是超过这时间的。在洵白的影子刚刚从雪地上远了去，不见了，她便觉得彼此之间的隔绝是很久了，以致她一上床，一睡着，便看见了他，并且在他的两个眸子中闪着她的影子，还把一只手握着她，最后是猛然把她抱着，似乎她的灵魂就

在那有力的臂膊中跳跃着而至于溶化了。

在她正沉思于这个梦的浓烈和心动的所在，她忽然听见楼梯上响起又快又重，纷飞的脚步，以及一些尖利的笑声。接着她的房门被推开了，她先看见了夏克英，其次是蔡吟冰，最末了是沈晓芝。这三个朋友的手上都提着一双溜冰鞋，差不多脸上也都现着溜冰的喜色。夏克英跑上去一下就抱着她的肩膀，嘻嘻哈哈的说：

“你看，”她指着沈晓芝的肚子，“有点不同没有？”

素裳已经看见了其所忽略的那肚子，至少是怀妊三个月的模样。她便向晓芝笑着说：

“怎么样？不听我的话？我不是对你说过，本能的要求终久要达到满足的，你不信。现在你看——到底还同居不同居？”

夏克英和蔡吟冰又重新笑起来了。

沈晓芝便装做坦然的说：

“算是我的失败……不过我还是不想同居。”

“以后呢？”蔡吟冰开玩笑的说：“未必每次吃药？”

“生小孩子，生就是的。”沈晓芝忽然变成勇敢了。

接着夏克英便告诉素裳，说今天北海开化装溜冰大会，她们特来邀她去，并且马上就走。

“你的溜冰鞋呢？”蔡吟冰焦急的说，把眼睛到处去望。

素裳不想去，并且她不愿意溜冰，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安静，在这安静中沉思着她的一切。所以她回答：

“你们去好了。”

“为什么你不去？”夏克英诧异的问。

“我要学日文。”

“你从什么时候学起？”沈晓芝也接着惊讶了。

“才学两天，”

蔡吟冰便得意的叫了起来：

“呵，这不是一个重要理由！”

这三个朋友便又同力的邀她，说，如果她不去，她们也不想去了，并且因年纪小些的缘故，还放懒似的把一件大氅硬披到她身上。沈晓芝又将手套给她。蔡吟冰便跑去告诉汽车夫预备开车，这辆汽车又是追随着她的那个任刚旅长送过来的。素裳被迫不过的说：

“好的，陪你们去，小孩子！不过我到三点钟非回来不可的。”

于是她和她们到了北海。

北海的门前已扎着一个彩牌了。数不清的汽车，马车，洋车，挤满了三座门的马路上。一进门，那一片白的，亮晶晶的雪景，真美得使人眩目了。太阳从雪上闪出一点点的，细小的银色的闪光，好象这大地上的一切都装饰着小星点。许多鸟儿高鸣着，各种清脆的声音流荡在澄清的空间。天是蓝到透顶了，似乎没有一种颜色能比它更蓝的。从这些红色屋檐边，积雪的柳枝上，滴下来的雪水的细点，如同珍珠似的在阳光中眩耀着。白色大理石的桥栏上挂着一些红色的灯，在微风中飘摇着。满地上都印着宽底皮鞋和高底皮鞋的脚印。每一个游人的鞋底上都带着一些雪。有一个小孩子天真地把他的脸在雪地上印了一个模型。在假山上，几个小姑娘摊着雪游戏。一切大大小小的游人都现着高兴的脸。这雪景把公园变成热闹了。

素裳和她的朋友们走到漪澜堂，这里的游人更显得拥挤不开了，几乎一眼看过去都只见帽子的。围着石栏边的茶桌已没有一个空位了。大家在看着别人溜冰。那一片广阔的，在夏天开满着荷花的池子上，平平的结着冰，冰上面插着各种各式的小旗子，许多男人和女人就在这红红绿绿的周围中跑着，做出各种溜冰的

姿态。其中一个女人跌了一脚的时候，掌声和笑声便哄然了。

“我们下去吧，”夏克英说。

“好的，”沈晓芝和蔡吟冰同意了。

素裳便一个人站在一个石阶上。她看着夏克英虽然还不如沈晓芝懂得溜冰，但是她的胆子最大，她不怕跌死的拚命的溜，溜得又快，又常常突然地打了回旋。沈晓芝却慢慢的溜，把两只长手臂前后分开着，很美地做出象一只蝴蝶的姿态。蔡吟冰是刚学的，她穿着溜冰鞋还不很自由，似乎在光溜溜的冰上有点害怕，常常溜了几步便又坐到椅子上，所以当一个人故意急骤地从她身边一脚溜过去，便把她吓了一跳而几乎跌倒了，夏克英便远远的向她作一个嘲笑的样子。

在这个溜冰场中，自从夏克英参加以后，空气便变样了，一切在休息的男人又开始跑着，而且只追随着她一人，似乎她一人领导着这许多溜冰群众。在她得意地拌倒了一个男人，笑声和掌声便响了许久。最后她休息了，于是这活动着人体的溜冰场上便立刻现出寂寞来，因为许多男人也都擦着汗坐到椅子上了。

素裳看着她得意的笑脸，说：

“你真风头……”

“玩一玩罢了，至多只是我自己快活。”

这时沈晓芝扶着蔡吟冰又跑去，她们用一条花手巾向素裳告别似的飘着。隔了一会夏克英也站起来跑去了。这一次在她又有意地拌倒了两个男人之后，其中的一个在手臂上流出了一些血，这才满足地穿上那高跟黑皮鞋，跑上石阶来。素裳便说：

“这里人太多，我们到五龙亭去，走一会我就要回去了。”

当她们走出漪澜堂，转了一个弯，正要穿过濠濮的时候，夏克英便指着手大声的叫：

“叶平！”

在许多树丛中，叶平已看到她们了，正微笑着走向这边来。于是在素裳眼中，她忽然看见了一个出她意外的，而使她感到无限欣悦的影子，在叶平身旁现着洵白。

叶平走近来便说：

“你们也来溜冰么？”

“你呢？”沈晓芝问。

“我来看你们溜。”

“我们不是溜给你们看的。”夏克英立刻回答。

叶平便接着问她：

“你是化装之后才溜是不是？你装一个西班牙牧人么？”

“我装你。”

“我不值得装。”接着又问沈晓芝：“你呢，你预备装什么呢，装一个三民主义的女同志？”

“怎么，你今天老喜欢开玩笑？”沈晓芝说。

蔡吟冰便告诉他，说：

“我们已经溜过了。”

在叶平和她们谈话之中，素裳便握着洵白的手说了许多话，然后她向她们介绍说：

“施洵白先生！”说着时，好象这几个字很给她感动似的。

于是这些人便一路走了。

当看见那五个亭子时候，素裳便提议说：

“我们分开走好了，一点钟之后在第三个亭子上相会。”

夏克英便首先赞成，因为她单独的走，她至少可以玩一玩男人的。

然而各自分开之后，素裳便走上一个满着积雪的山坡去，在那里，她和洵白见面了。似乎他是有意等着她的。这时她的心感到一种波动的喜悦。她好象在长久的郁闷中吸着流畅的空气。她

的手又和他的手相握着，她几乎只想这握手永远都不要放开，永远让她知道他的手心的热。但这握手终于不知为什么而分开了。于是她望着他，她看见他微笑着，看着远处，好象他的眼光有意躲避她的眼光似的。她想到他在暮色中彳亍地走回去的影子，便问：

“昨天雇到车么？”

洵白摇了摇头说：

“没有。”

“一直走回去？”

“对了。在雪地上走路很有趣味。”

她便接着说：

“还可以使人暖和，是不是？有时在脚步中还可以想到一些事情？”

洵白便看了她一眼，笑着问：

“你以为在雪地上最宜于想起什么事情？”

“爱情吧。”

“在刮风时候呢？”

“想着最苦恼的事。”

“那末你喜欢下雪——普通人对于刮风都感到讨厌的。”

“不，都一样；如果人的心境是一样的。”

这时从山坡下走上了几个大学生，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两个，便知趣的走到别处去了，她和他又谈了起来。她差不多把她近来的生活情形完全告诉给他了。又问了他这几天来曾生了什么感想。他回答的是：

“我想我就要离开北平了。”

这句话在另一面的意思上使她有点感到不满了。她觉得他好象都不关心她。她认为如果他曾观察到——至少感觉到她的言语

和举动上，那末他一定会看出——至少是猜出她的心是怎样的倾向。未必她近来的一切，他——都忽略过去么？但她又自信地承认他并不这样的冷淡。无论如何，在他的种种上，至少在他的眼睛和微笑中，他曾给了她好些——好些说不出的意义。想到他每次回到西城去都带点留恋的样子，她感到幸福似的便向他问：

“什么时候离开呢？明天么，或者后天？”

“说不定，” 洵白低了头说。

“未必连自己的行期都不知道？” 接着她又故意的问：“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妥么？”

洵白忽然笑了起来，看着她，眼光充满着喜悦的。

“有点事情。” 他回答说：“不过这一种事情还不知怎样。”

“什么事情呢？可不可对人说？”

“当然可以。”

“对我说呢？”

洵白又望着她，眼睛不动的望，望了许久，又把头微微低下了。他的脚便下意识地在积雪上轻轻地扫着。

素裳也沉思了。她的脸已经发烧起来。她的心动摇着。并且，她幻觉着她的灵魂闪着光，如同十五夜的明月一样。她经过几次情感的大波动之后便开口了，似乎是一切热情组成了这样发颤的声音：

“洵……白……！”

洵白很艰难似的转过脸，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现着压制着情感的样子。

接着素裳又说：

“或者在你的眼中已经看出来，我近来的生活……”

这时在她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她意外的声音：

“呀……你们在这里！” 夏克英一面喊着一面跑上来。沈晓

芝也跟着走上来说：

“怎么，你说一点钟之后到第三个亭子去相会，你自己倒忘记了？现在已经快到四点了。”

蔡吟冰也夹着说：

“躲在这里，害我们找得好苦！”

叶平也走到了，他说他急着回去编讲义，并且问洵白：

“你呢，你回去不回去？你的朋友不是要我来找你么？”

洵白踌躇了一会回答说：

“就回去。”同时他看了素裳一眼，很重的一眼，似乎从这眼光中给了她一些什么。

素裳默着不作声，她好象非常疲倦的样子，和她们一路走出去了。走到大门口，各人要分别的时候，她难过的握了洵白的手，并且低声向他说：

“早点来。”

她忽然觉得她的心是曾经一次爆裂了。

一二

化装溜冰大会开始了。

月光皎洁地平铺着。冰上映着鳞片的光。红红绿绿的灯在夜风中飘荡。许多奇形怪状的影子纷飞着，幌来幌去，长长短短的射在月光中，射在放光的冰上面。游人是多极了，多到几乎是人挨人。大家都伸直颈项，昂着头，向着冰场上。溜冰的人正在勇敢地跑着。没有一个溜冰者不做出特别的姿态。许多女人都化装做男人了；有的化装做一个将军，有的化装做一个乞丐，有的又化装做一个英国的绅士。男人呢，却又女性化了；有的化装做一个老太婆，有的化装做一个舞女，有的化装做一个法国式的时髦女

士，有的化装做旧式的中年太太。还有许多人对于别种动物和植物也感到趣味的，所以有纸糊的一株柳树，一个老虎，一只鸽子，一匹牝鹿，也混合在人们中飞跑着。

这时在一层层的游人中，洵白也夹在里面。他是吃过晚饭便来到北海的，但至今还没有遇见素裳。他希望从人群中会看见到她，但一切女人都不是她的模样。他以为她也许溜冰去了，但所有化装的样子，又使他觉得都不是素裳，因为他认为素裳的化装一定是不凡的，至少要带点艺术的或美术的意味，而这些冰场上的化装者都是鄙俗的。他曾想她或者不在这热闹的地方，但他走到别处去，却除了一片静寂之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终于他又跑到这人群里面来，是希望着在溜冰会场停止之后，会看见到她的。所以他一直忍耐着喝采和掌声，以及那完全为浅薄的娱乐而现着得意的那许多脸。

然而溜冰大会却不即散。并且越溜越有劲了。那化装的男男女女，在一种遮掩了真面目的情景中，便渐渐地浪漫起来，至于成心放荡地抱着吻着，好象藉这一个机会来达到彼此倾向于肉感的嗜好。这疯狂，却引起了更宏大的掌声和喝采了，而这些也由于肉感的声音，却增加了局中人的趣味，于是更加有劲起来，大家乱跑着，好象永远不停止的样子。

对于如此的溜冰，洵白本来是无须乎看的，何况这游戏，还只属于少数人的浪漫和快乐，这使他有了强烈的反感而觉得厌恶的。所以他慢慢地便心焦起来了。

这一直到了十二点多钟，洵白觉得在这人群中，实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便挤了出来，这时候他忽然看见徐大齐和他的许多朋友，高高地坐在漪澜堂最好的楼沿上，在灿烂的灯光中谈笑着。他没有看见到素裳。于是他疑心了，想着素裳也许没有来，本来她并没有告诉他说她会来的，他来这这里只是他自己的想念和

希望罢了。他便决定她是在家里的。接着他便为她感想起来了，他觉得她这时一个人在那座大洋楼中该是怎样的寂寞，而且，她该是怎样的在怀念他。他只想去——因为他自己也需要和她见面和谈话的，但一想，觉得时候太晚了，便怅惘着走向西城去。

在路上，他的情绪是复杂的，想着——他的工作和他最近所发生的事，最后他认为爱情有帮助他工作的可能，他觉得幸福了。

回到了大明公寓，叶平还在低着头极其辛苦地编他的讲义，在一字都不许其苟且的写着，显得这是一个好教授。他看见洵白便惊奇的问：

“怎么，到什么地方去？”

洵白想了一想才回答：

“到北海去。”接着便问他：“你怎么还不睡？”

“快了，这几个字写完就完了。”便又动着笔。

洵白从桌头上拿了一本哈代诗集，坐在火炉旁，翻着，却并不看，他的心里只想念着素裳，并且盘旋着这几个音波：“或者……我近来的生活……”

编完了“最近的英国诗坛”这一节讲义之后，叶平便打了一个呵欠，同时向他说：

“别看了，睡去吧。”

“你先睡。”

“火也快灭了。”

于是叶平便先上床去了。当他第二天起来时候，洵白还没有睡醒，火炉中还燃着很红的火，显见他的朋友昨夜是很晚才睡去的，并且在火炉旁边，散着一些扯碎的纸条子，其中有一小条现着这几个字：

“我是一个沉静的人，但是因为你，我的理智完全——”

叶平便猛然惊讶地觉得洵白有一个爱情的秘密了。

一三

徐大齐噓着雪茄烟的烟丝，一面叙述而且描写着化装溜冰的情景，并且对于素裳的不参加——甚至于连看也不去看，深深地觉得是一个遗憾，因为他认为如果她昨夜是化装溜冰者的一个，今天的各报上将发现了赞扬她而同时于他有光荣的文字。他知道那些记者是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和设想着去投他的嗜好的，至少他们对于素裳的化装溜冰比得了中央第几次会议的专电还要重要！所以他这时带点可惜的意思说：

“只要你愿意，我就用我的名义再组织一个化装溜冰大会，恐怕比这一次更要热闹呢。那时我装一个拿破仑，你可以装一个英国的公主……”

素裳在沉思里便忽然回答他：

“说一点别的好了。”

徐大齐皱一下眉，心里暗暗的奇怪——为什么她今天忽然变成这样性躁？却又说：

“你不喜欢就算了。其实你从前对于溜冰很感到兴味的。”

素裳横了他一眼便问：

“未必对于一种游戏非始终觉得有兴味不可么？”

“我不是这种意思，”徐大齐觉得她的话有点可气的回答说：“如果你现在不喜欢溜冰，自然我也不希望，并且我也没有和你溜冰的需要……”

素裳便只想立刻告诉他：“我早已不爱你了！”但她没有说，这因为她正在沉思着一个幻景，一个可能的——或者不久就要实现的事实，她不愿和徐大齐口角而扰乱了这些想象，所以她默着。

徐大齐也不说话了，他觉得无须乎和她辩白，并且他还关心于清室的档案，其中有一张经过雍正皇帝御笔圈点的历代状元的名册，据说这就是全世界万世不朽的古董。所以他很自在的斜躺着，时时噓着烟丝，而且看着这烟丝慢慢的在空间袅着，又慢慢的飘散了。

素裳也不去管他，似乎这房子中并没有他这样一个人似的。她只沉思着她所愿望的种种了。她并且又非常分明地看见了北海的雪景，她和洵白站在那积雪的山坡上，许多鸟儿都围绕她高鸣着，好象唱着一些恋爱的歌曲。接着她的心便经过那种波浪，而且，这回想中的情感，仿佛更使她觉得感动的。她时时都记着“早点来！”这一句，她觉得这三个字使她的生活又添上一些意义了。随后她接连的想：

“他快来了，他总会来的！”

最后他果然来了，单单脚步声就使她心动着。

徐大齐便站起来和他照例握了手，说：

“昨天你没有来，到北海看化装溜冰去么？”

“没有去，”洵白回答说，一面拿下帽子来和素裳点了头。

徐大齐又问他：“叶平呢？他这几天老不来……有什么事？”

“课很忙。”

素裳便不能忍耐的走过来握了他的手，脸上充满着情感激动的表情，笑着说：

“你为什么不去看化装溜冰？”

洵白惊讶的望了她，反问：

“你呢，你们去看么？”

“我没有去。”素裳带点嘲讽的说：“我尤其不喜欢看那些把怪样子供男人娱乐的女人！”

徐大齐便又向洵白说起话来了。

“你呢，你对于溜冰感到兴味么？”他又重新燃了一枝雪茄烟。

“我不懂得溜，”洵白又勉强的回答说：“大约会溜的人是有兴味的。”

“看别人溜呢？”

“也许只是好玩——”

“我倒很赞成溜冰，”徐大齐吐了烟丝说：“因为在冬天，这是一种北方特有的游戏，同时也是一种天然的，很好的运动。”

素裳便有意反对说：

“我倒觉得这种运动很麻烦：又得买一双溜冰鞋，又得入溜冰会，又得到北海去，又得走许多路，又得买门票。所以，没有钱的人恐怕溜不成。”

徐大齐便带着更正的口吻说：

“生活不平等，自然游戏也不能一律。”

洵白便不表示意见的微笑着。素裳也不再说，因为她愿意这无谓的闲谈早点停止，而她是极其需要就和洵白在一块说话的。

可是徐大齐又找着洵白说下去了。

“你平常喜欢那种运动？打弹子喜欢么？”

“打弹子恐怕只能算是娱乐。”

“也可以这样解释，”徐大齐又接着辩护的说：“不过打弹子确也是一种运动，一种很文明的运动，正如丢沙袋是一种野蛮的运动一样。”

洵白也不想再说什么，他的心是只悬念着素裳的。

然而这一个称为雄谈的政治家却发了谈兴了，似乎他今天非一直谈到夜深不可，所以他接着又问了许多，而且把谈锋一转到政治上，他的意见越多了。他差不多独自似的发着他的议论：

“武力虽然是一个前锋，但是在结果的胜利上，则不能不借重于政治上的手腕，和对于外交上的政策。中国每次的战争，在表面上，虽然是炮火打败了敌方，但在内幕中，都不能脱离第三或第四方面的联络，权利上的互惠，利害上的权衡，以及名位和金钱的种种作用，总之是完全属于非武力的能力。所以，单靠雄厚的武力而没有政治上的手腕和外交上的政策，结果是失败的。从前奉军的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接着他还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素裳便打断他的话，问：

“你今天不是还要出去么？”

徐大齐想了一想便说：

“不出去了。”

“我还要学日文呢。”

“好的，我在这里旁观。”

这一句答话真给了素裳不少的厌恶，但是她没有使他离开这一间书房的另一理由，因为她不愿明显地向他说，“我不能让你旁观，”所以她的心理是满着苦恼而且愤怒的。于是她默着，想了一会，便决计让他再高谈阔论下去了。当洵白要走的时候，她拿了那本《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给他，并且含意的说：

“这本书给你看一看。”

洵白便告别了。他走出了这一座大洋楼的门口，一到马路上便急不过地，带点恐慌地翻开书，他看见一小块纸角，上面写着：

“下午两点钟在北海等我！”

一四

北海大门口的彩牌，还在充足的阳光中现着红红绿绿的颜

色，那许多打着牡丹花的带子，随风飘着。汽车，马车，洋车，少极了，这景象，就使人想到今天的北海公园已不是开溜冰大会的热闹，是已经恢复了原来以静寂为特色的公园了。进去的游人是寥寥的，出来的游人也不见多，收门票的警察便怠惰了，弯着腰和同伙们说着过去的热闹。单单在这大门口上便显出这公园的整个寂寞来了。

洵白的心境正和这公园一样。他来到这公园的门口，是一点钟以前的事，却依然不见他所想见的人。他最初是抱着热腾腾的希望来的，随后从这希望中便焦心了。刚刚焦心的时候还有点忍耐，不久便急躁起来，至于使他感觉到每一秒钟差不多都成为一个很长久的世纪了，接着他又生了疑虑——这心情，似乎还带着一些苦恼，因为他想不出她还将来的缘故。他看着表：那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这时已经是两点半钟。他常常都觉得一盆烈火就要从他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他一趟又一趟地在石桥边走着，隔了许久才看见来了一两个游人。于是他的希望便渐渐的冷了下去，他在徘徊中感到寂寞了。

在他带点无聊的感觉而想着回去，同时又被另一种情形挽留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一种声音：

“洵白！”

他抬起头一看，这一个站在他身旁叫他的人，使他吃了一惊，同时他的心便紧张着而且开放着，仿佛象一朵花似的怒发了。他想了半晌才说：

“我等了半天……”

素裳现着异常欢喜的，却又不自然的微笑，和他握了手，才回答：

“我倒愿意我先来等你。”

说着两个人便一同进去了。

“我们到白塔去，”素裳一面走着一面说，“那里人少些。”

“好的。”接着洵白便告诉她，说他昨夜又到这里，因为他揣想她一定来玩，谁知他完全想错了。他又对她说：

“我昨夜还写了一封信给你。”

“信呢？”素裳一半欢喜一半惊讶的问。

“全扯了。”

“为什么？”

“总写不好。”

素裳想了一想便问：

“可以说么？”

“不必说了。”

“为什么呢？”

“现在没有说的必要。”

他们上着石阶，走到了白塔。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积雪有些已经溶化了，留着一些未干的雪水。许多屋顶露着黄黄绿绿的瓦，瓦上闪光。天空是碧色的，稀稀地点缀着黑色的小鸟儿。远处的阔马路只成为一道小径了。车马是小到如同一只小猫，那小小的黑点——大约是行人吧了。这里的地势几乎比一切都高的。

两个人走到了最上的一层，并排地站在铁栏杆边。素裳将一只手放在栏杆上，身微微地俯着，望着远处，她在想她应该开始那话题了。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她的心是跳跃的，烧热的；血在奔流着，而且一直冲上头脑去；她的情绪又复杂又纷乱起来了。她暗暗的瞥了洵白一眼，希望洵白能给她一些力量，但她只看见洵白发红的脸和等待她说话的眼光，她觉得她自己的心是又不安的动着了。她想了许久，结果却完全违反本意的说：

“看，那边，一只冰船溜过来了……”

洵白只给她一个默默的会意的微笑，此外又是那等待她说话

的眼光。

她又低下头。望到远处了：一阵鸟儿正横着飞过去，许多屋顶还在放光，阳光是那样的可爱而吻着洁白的雪……

过了一会，她才焦急的，心跳的，响了发颤的声音：

“昨天，你回去……”

洵白又微笑地看了她一眼。

她接着说：“你回去之后，你曾想了什么呢？”

“想我今天来到这里——”

“不觉得这行为可笑么？”

“不！”

洵白把手伸过去，用力的握着她的手。两个人又默着了。

又过了许久的静寂，素裳象下了一个决心，偏过脸来，把她所有的情形和一切的经过都对他说了。最后，她的声音又战颤的问：

“你不会觉得这使你有什么不好么？”

洵白的脸上完全被热情烧红了，心也乱动着，眼睛发光又发呆的看着她，几次都只想一下把她抱拢来，沉重的吻着她，但他又压制着，仿佛自白似的说：

“不过我是一个C.P.。我时时都有危险的可能。我已经把所有都献给社会了的——我有的只是我的思想和我的信仰。”

素裳便立刻回答他，说：

“我知道。这有什么要紧呢？你把我看成一个贵族么？”

“我没有这样想，并且——”

素裳又接着说：

“我对于现在的生活是完全反感——我已经厌恶这种生活了。我只想从这生活中解放出来的，至少我的思想要我走进唯物主义的路。我是早就决定了的。所以，这时是我开始新生活的时

候了。我并且需要你指导我。”

“不过那种工作很苦的，至少在工作的支配之下没有个人的自由。”

“你以为我怕受苦么？……那享乐和闲暇的生活已把我磨炼到消沉的，死的境地了，我实在需要一种劳动的工作。”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对于无产阶级方面的痛苦也许我比别人知道得少，但是从资产阶级中所感到的坏处，我相信会比别人多些。我不相信对于贵族式的生活感到厌恶的人也不能从事于‘康敏尼斯特’的工作。你以为一切女人都只能做太太的么？”

洵白隔了一会便诚恳的说：

“我……我很了解你。我并不怀疑你什么。你对于思想方面也许比我更彻底，不过在实际的经验上我却比你多些，所以我应该把情形告诉你。”

素裳便坚决的，却颤着声音说：

“你以为我和你的生活不能一致么？”

“不，我从没有这样想过。”

“事实上呢？”

洵白便正式的看着她，于是他把一切都承认了。他第一句说他相信她，而且认她是一个很使他有光荣的同志。接着他说他是从许多痛苦中——这痛苦是她在无形中给与他的——他发觉他是爱了她，好象彼此的生命起了共鸣了。当叶平在马车上对他极端称誉她，那时，他对于她简直不怀好意，因为他不相信这人间有这么一个女人。但这种轻视观念，在一看见她时便打破了，因为她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使他吃惊着，而且永远不能忘记。他又说，当他不看见她的时候，他就觉得生活很寂寞很烦闷的，他差不多每一秒钟都觉得需要和她见面……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归纳到这一句话中：

“我希望给你的是幸福……”

素裳的手便软软的献给他，他吻着了。

这时两个人的心里都在响着：“我爱你！”

接着这两个身体便本能地移拢来，于是，洵白抱住她，她感动地把脸颊放在他的头发上；他们俩的生命沉醉着而且溶成一块了。

在他们的周围，太阳光灿烂的平展着，积雪眩耀着细小的闪光，一大群鸟儿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无数树枝和微风调和着响出隐隐的音波。一切都是和平的，美的。

一五

从北海回来，到现在，已经九个钟头了，几乎这整个的时间，素裳都在沉思着那些情景，那些经过，那些使她兴奋而又沉迷的，简直象一个梦似的。这时，她又一个人躲到她的书房中了，斜躺在椅子上，又连续地想着在白塔的铁栏上，她向他表示，想着他猛然抱住她，想着不知多少时候她的脸颊都紧紧的贴在他的头发上。这回想是可爱的，动心的，如同把嘴唇吻着芳醇一样，使人感到醺醺地，一种醉意的。并且，这时的夜已很深了，一切都安安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空间，虽然还泻着月光，却显得熟睡的样子。没有什么响动来扰乱她。她好象在这大地上是独立的，自己是为着洵白而生存的。而洵白也只是为她才发现到这世界来的。所以她这时头脑更清醒了，她的心更热烈了，她的眼睛更发光了，因为她能够如画地，毫不遗失毫不模糊地想着那有意义的，等于使她复活的，那种种——声音的发颤，血的奔跃，灵魂的摇动，一直到把两个生命成为一种意义的说着“我爱你啊！”为了这一种回想，她便去翻开她的日记，那上面，娟娟的，

有些又非常潦草的写着她在最近所发生的事故，所扰起的情感，所想象以及所希望的种种憧憬，这一切，都仿佛酒的刺激似的，使她慢慢的觉得迷惑了。于是那从前——那刚刚经过的各种心上的戏剧，又重演一次了，这是很甜蜜的。她几乎在这本子上整个的神往着，看了又看，随后还沉重地给了一个吻，留上了一个嘴唇模型的湿的痕迹。接着她便翻开到白页上，提起笔写道：

“今天是我的一生中的一个最大——也是唯一——的转变时期，也就是，我把旧的一切完全弃掉了。我的新的一切就从此开始了。也应该算是我的最有意义的日子！然而这日子是淘白给我的，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日子不会有的，纵然有，也许还离我很远吧。我是极其需要脱离旧的，充满着酒肉气味的环境，而同时，我是热望着一个新的世界使我的生命不至于浪费的。现在我达到了这目的，一切都如愿了。我应当感谢谁呢？没有人承得起这感谢的——除了他——那个引导我走向光明去的人！从此，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的工作将成为不朽的工作，我的生存是一个有代价的生存了，至少我活着我并不辜负了我自己。我是肯定了的，如同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肯定了某一部书中的某人物的命运，我把我自己献给淘白和痛苦的同胞们了。在这时代中，这是应该努力的工作，除了资产阶级的人们张着眼睛做梦——做那享乐和闲暇的梦之外，一切人——不必是身受几重压迫的人，都应该踏着血路——也就是充满着牺牲者的路——来完成吃人社会的破坏。这才是人生有意义的努力！世界上，找不出另一种事情，能比这努力更为光荣的，虽然这光荣并没有一点骄傲。我现在——我马上就要向着这路上前进了，这目标，如果我终于不曾达到而就牺牲了，那也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至少是向着这路上走去的。现在一切都好了——我自己和他处于同等地位的人，我们将要彼此接近起来，彼此握着手，彼此把热情，思想，信仰，毅力，

互相勉励着，交汇着，走进社会最深的一面，在那里，我们将发现一种光明照耀着一切生命，这也就是对于全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呵，我是肯定了的！并且，我再说一句什么人都应该努力于这一条路上的。”

看了一遍她又接着写了：

“所以我今天是完全快活的，生来的第二个快活，自然这情感中免不了有爱情的成分。的确，我这时所有的只是我将要开始的工作和正在享受的爱情了，除了这两种以外我没有什麼，我也不想有。我以后将从工作的辛苦中得到爱情的鼓励，我相信爱情可以使我更加有勇气。在工作中也许会把爱情暂时忘记的，但是疲倦和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爱情，而且从爱情中又重新兴奋了。这是我的信念：爱情在我的工作里面！至少在我想念着洵白的时候，我是加倍努力的。这就是一个证明：我看见洵白之后我的工作就等于开始了。我诚心地把这个经验敬献给青年朋友，如果你们在工作中还不曾有一个爱人。至于我这时所感得的种种快乐，我是没有法子向你们说出来的，譬喻我发现到托尔斯泰艺术时的心悦，譬喻我领略到沙士比亚悲剧时的感动，这也不够我的百分之一的形容呢。如果你们也象我这样的经过一次，那你们就会懂得我这时的种种了。”

接着她使用力的写道：

“祝我的新生活万岁！”

最后，在她的许多想象中，她急欲看见她自己穿着平民衣服，杂在工农民众的游行队伍中间，拿着旗子，喊着，歌唱着，和他们一起，向人生的光明前进！

一六

大洋楼的门口又接连地排满着汽车马车包车了。那客厅里，

在软软的沙发上，又躺着许多阔人。穿白衣的仆人又忙乱着。壁炉中的火又飞着红色的光焰。玻璃杯又重新闪光了。酒的，烟的，以及花的气味又混合在空间流荡。阔人们又高谈阔论着，间或杂一些耍人趣享，窑子新闻，至于部属下的女职员容貌等等的比较观……

当素裳经过这客厅门口的时候，她听见徐大齐正在大声的说：

“……完成一种革命，正象征服一个异性似的……”以及许多拍掌和哗笑的声音。

她便皱起眉头，带点轻蔑的想：“这一般新贵人！”一面走下楼梯去。

汽车夫阿贵便赶快跑去预备开车。

“不用，”她向他说，便自己雇了一辆洋车，到南河沿去。

当她走进大明公寓的第三号房间，她看见洵白一个人在那里，正朝着一面镜子打领结。

这两个人一见面，便互相拥抱着了：他吻着她的头发，她又吻着他的眼睛……过了一会，她才清醒似的在他耳边说：

“你，你昨夜睡得好么？”

“还好。”洵白也问她：“你呢？”

“我没有做梦。”

洵白便笑着和她很用力的握了手，于是他和她各坐在一张藤椅上。

素裳又看着他说：

“你刚起来？……”

“对了。我正想到你那里……”

“在路上我还恐怕你已经去了。”

接着她和他便相议了许多事情。每一件事都经过一番精细的商量。最后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洵白便决定他不到美国去，并

且觉得到美国去对于工作上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这时并不是考察美国工业社会的时候，至少有许多工作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他便决定去要求把他派到美国去的工作改到莫斯科去，而且能运动和她一路去——如果这希望能成为事实，那末，在那里，她既然可以受实际的训练，而他自己也更多一些阅历，并且还可以和她常常在一块。于是他们便说好后天就动身。洵白便写一封信给程勉己，要他在上海为他们预备住处。他并且介绍的说：

“在信仰上和在工作上，能够同我一样努力的只有他一个。我常常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勇气和教训。并且他为人极其诚恳。他也很爱好文学。所以他是我的朋友，同志，先生。你一定也很欢喜他的。”

随后他们又兴奋着，互相庆祝了一番，这才离开了。

“我是幸福的。”素裳想着一面斜着脸看着洵白站在大门口笑着。当车子拐弯时，她看见叶平挟着一个黑皮包在柳树旁走着，忽然站住向她问：

“到那里去？”

“从你那里回去。”车子便拉远了。

“她到我那里去么？”叶平想，“她从没有到我这里来过。”便疑惑地走了回来。

一进门，他看见洵白现着异样快乐的脸，微笑着，知道他进来也不向他说一句话。他问：

“素裳说她来过这里，是不是？”

洵白便迟疑的回答说：

“是的。”

叶平把黑皮包打开，从里面拿出讲义来，一面想着他的这朋友的特别欢喜，和素裳来这里的缘故，并且他联想起近来洵白的情形，以及那一块扯碎的纸条子……他觉得这是一种秘密了。

“哼，”他生气的想，“连我都骗着。”便把那讲义放到屉子里。

这时洵白忽然叫了他，又说：

“我决定后天走……”

“那末，素裳的日文已能够自修了？”

“这没有关系。”洵白停了一会又接下说：“她，她大约和我一块走。”

叶平便诧异地看着他的朋友，急迫的问：

“什么，她同你一路走？为什么？你同她？……”

洵白便握着他的手，把一切情形都告诉给他了。但叶平却反对的说：

“我不赞成！”

“为什么呢？”

“恋爱的结局总是悲剧的多。”

“不，我相信不。因为我和她极其了解。我们的爱情是建筑在彼此的思想，工作，以及人格上。我认为你可以放心。……”

“许多人都为爱情把工作弛怠了。”

“我相信我不会。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的思想比我更彻底，她只会使我更前进的。我正应该需要这样一个人……”

叶平便沉默着了。过了许久他才拍着洵白的肩膀，声音发颤的说：

“好的。我不为我的主张而反对你们。在我的意见，我是不赞成任何人——自然徐大齐更不配——和素裳发生恋爱的，因为我认为她不是这人间的普通人。但是——现在我为你们祝福好了。不过，你和她走了之后，我不久也必须到南方去了，因为我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完全孤单了。”

洵白便站起来抱住他，一面抱着一面说：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又见面了……至少这世界上有两个人会时时想着你。”

一七

客厅里的阔人已经散了。仆人都躲在矮屋里喝着余剩的酒。当素裳回来时候，这一座洋楼显得怎样的静寂，每一个房间都是黑暗的。

她开了那书房里的电灯，开始检拾她自己的物件。那种种，那属于贵族的，属于徐大齐的，她完全不要了，尤其对于那一件貂皮大氅投了一个鄙视的眼光。她觉得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只有一些书和稿子，此外便是她自己的相片了。

她从墙上把她的那张小时的相片取下来，放到屉子里。第一眼她便看见那一本日记，她觉得有点奇怪起来，因为她记得这日记是压在许多稿子中间，而这时忽然发现在一切稿子上面了。但她又觉得这也许是她自己记错的。于是她又去检拾一些她母亲以及她朋友寄给她的信，这信札，她约略看了一看，留下几封，其余的便撕碎了，丢开了。

做完了一切，她安安静静等待着徐大齐回来，因为她要把这许多事情都告诉他，并且要对他说明天她就和洵白一路走了。

但徐大齐到了夜深还不见回来。并且第二天她睡醒了，那床上，也不见有徐大齐的影子。这使她很觉得诧异，因为她和他同居了三年，从没有一个晚上他留宿在外面的。如果情形是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前，那她一定要恨起他来，而且她自己是很痛苦的。但这时，纵然徐大齐是睡在窑子窝里，也不关她的事了。

她只想，如果他到十点钟还不回来，她只好写一封信留给他了。她一面想着一面提了一只小皮箱，走到书房去，把那些书，

那些稿子，那些相片，以及另外一些不值价的却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到这皮箱里。

这时她是快乐的，她的脸上一直浮着微笑。她觉得再过两点钟，她就和这一个环境完全脱离关系了，尤其对于离开这一座大洋楼，更使她感到许多象报复了什么的愉快。并且，有一朵灿烂的红花，在每一秒钟都仿佛地闪在她的眼前，似乎那就是她新生活的象征，又引她沉思到一种光明的，幸福的，如同春天气象的思想里。

她时时都觉得，她现在的一切都是满足的。

“奇怪，似乎我现在没有什么欲望了！”

她正在这样想，她忽然听见门铃沉重地响了起来，接着那楼梯上，便响起极其急骤的脚步声音，于是她的房门猛然地被推开了。她看见进来的是叶平。

她立刻完全吃惊了。这一个朋友，显然比任何时候都异样，脸是苍白的，眼睛满着泪光，现着惊惶失措和悲苦的样子。他一进门便突然跑上来抓住她的手臂，并且眼泪纷纷的落下来了。

她的心便一上一下的波动着，但她想不出这一个朋友的激动，这完全反乎原来的神气和行为，究竟是一回怎样的事，所以她连声的问：

“什么事，你？为了什么呢？说罢！”

叶平简直要发疯了，只管用力抓住她的手臂，过了一会才压制着而发了凄惨的声音：

“今……今天——早上——洵白被——被捕了！”

素裳便一直从灵魂中叫出来了：

“什么！你——你说的？”

“他还在床上，”叶平哭着说：“忽然来了武装的——司令部和公安局的——便立刻把他捆走了！”

素裳的眼前便飞过一阵黑暗了。她觉得她的心痛着而且分裂了。她所有的血都激烈的暴动了。她的牙齿把嘴唇深深的咬着。她全身的皮肉都起了痉挛，而且颤抖着，于是她叹了一口气，软软的、死尸似的，倒下了。

叶平赶紧把她撑着，扶到沙发上，一面发呆地看着她。素裳把眼睛慢慢张开了，那盈盈的泪水，浸满着，仿佛这眼睛变成两个小的池子了。她失了意志的哭声说：

“他在什么地方，我要去看他去！”

叶平便擦了一擦眼泪说：

“看不见。他们决不让我们知道。”接着他便压制着感情的说：“现在，我们应当想法子营救他。并且，徐大齐就很有这种力量，他不难把他保释出来的。”

素裳便也制住了感情的激动，平心静气地想着挽救他的法子。她也认为徐大齐所处的地位和名望，只要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把洵白从子弹中救回来了。

两个人便在这一种惨祸的悲苦中带着一点希望的光，盼着想看着徐大齐回来。

每一秒钟，都成为长久的，充满着痛苦的时辰了。

叶平时时叹息着说：

“假使……都是我害了他，因为他完全为着我才来的！”

素裳也带悔恨的说：

“也许，不为我，他早就走了。”

于是，一直到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徐大齐才一步一步的上着楼梯，吸着雪茄，安闲地，毫无忧虑的样子。

素裳便悄悄的擦去了眼泪，跑上去抱住他，拉他坐到沙发上，柔声的说：

“你知道么？今天早上洵白被捕了，”她用力压制她的心

痛，继续说：“恐怕很危险，因为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共产党，其实——无论他是不是，只要你——你可以把他救出来。”

徐大齐皱着眉头，轻轻的吹着烟丝。

叶平便接着说：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并且他这次来北平完全是我的缘故。我真难过极了。我自己又没有能力。我的朋友中也只有你——大齐——你为我们的友谊给我这个帮助吧，你很有力量把一个临刑的人从死中救活的。”

徐大齐把雪茄烟夹到指头上，问：

“他是不是共产党？”

“我不敢十分断定——”叶平想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是实际工作的——他就要到美国去的。”

素裳又恳求的说：

“你现在去看看吧。是司令部和公安局把他捕走的。无论如何，你先把他保出来再说，你保他一点也不困难。你先打一个电话到司令部和公安局去，好么？”

徐大齐便做出非常同情的样子，但是说：

“不行。因为这时候他们都玩去了，未必我跑去和副兵说话？”

最后，叶平含着眼泪走了。素裳又忍着心痛的向徐大齐说：

“你写两封信叫人送去好了，也许——”

“为什么？”徐大齐打断她的话，怒气地看着她，声音生硬的问：“你这样焦急？”

素裳便惊讶地暗想着，然后回答说：

“不为什么。他不是叶平的好朋友么？我们和叶平的友谊都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他帮助，何况你并不吃力，你只要一句话就什么都行了，他们不敢违反你的意旨。”

徐大齐不说话，他一口一口吸着雪茄烟，并且每次把烟丝吹成一个圆圈，象一个宝塔似的，袅袅地飘上去了。

一八

洵白已经是一个多星期没有消息了。在这个短短的——又象是非常长久的日子中，每天叶平都跑到这洋楼上来，并且都含着眼泪水地走回去了。在每次，当素裳看见他的时候，她自己的心便重新创痛起来，但是她常常把刚刚流到眼角的眼泪又咽着，似乎又把这眼泪吞到肚子中去的。甚至于她为了要借重徐大齐去挽救洵白，她把一切事都忍耐着，尤其和洵白的爱情，她不敢对他说，因为她恐怕他一知道，对于洵白性命就更加危险了，至少他不愿去保释他的，所以，在这些悲苦的日子中，一到徐大齐面前，她都装做和他很亲爱的样子。她常常违反自己的做出非常倾心地，抱着他吻着，和他说种种不堪说的甜蜜的话。最后她才听见到他答复：“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大事情呢？只要我一开口就行了！”

然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而徐大齐给叶平的回答还是：“那天被捕的人很多，他们又替我查去了，不过被捕的人都不肯说出真姓名，据他们说在被捕者中并没有洵白这么一个人。”

于是到了这一天：当素裳正在希望徐大齐有好消息带回来，同时对于洵白的处境感着极端的忧虑和愁苦的时候，叶平又慌慌张张地跑来，现着痛苦，愤怒，伤心的样子，进了房门便一下抱着她大声的哭了起来，她的心便立刻紧了一阵，似乎在紧之中又一片片的分裂了。她落着眼泪害怕的问：

“怎样，你，得了什么消息么？”

叶平蹬了一下脚，牙齿互相磨着，气愤和激动的说：

“唉，我们都受骗了。我们都把一个坏人当做好人了。”

素裳便闪着惊骇的眼光看着他。

叶平的两只手握成拳头了。他又气愤和激动的说：

“今天吟冰来告诉我，她说她曾要任刚到司令部去打听（任刚和黄司令是士官学校的同学），据说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当天的夜里就在天桥枪毙了，因为这是市政府和市党部的意思，并且提议密捕和即行枪决的人就是徐大齐……”

在素裳眼前，一大块黑暗落下来，并且在这黑暗中现出一个沉静的，有毅力的，有思想的脸，这个脸便立刻象风车似的飞转着，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于是，她看见洵白站在这世界最高的地位上向她招手，她的心一动，便跌倒了。

当她清醒时，她看见叶平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拿着一杯冷水，她的眼泪便落到杯中去，一面想着徐大齐为什么要陷害洵白的缘故。她忽然想起那一本日记，那一本她本来压在稿子中间而发现在稿子上面的日记了。

“一定，”她颤抖着嘴唇说：“他一定偷看了我的日记……”

叶平把头低下了，把袖口擦着眼角。

她又哭声的说：

“是的，都是我，我把他牺牲在贼人手里了！”

于是她伤心着，而且沉沦在她的无可奈何的忏悔里。

叶平便一声声叹着气。

随后，当她又想到徐大齐的毒手时候，她的一种复仇的情感便波动起来，她觉得要亲手把他的血刺出来，要亲手把他的胸膛破开，要亲手把他的心来祭奠洵白的灵魂。这自然是一种应该快意的事！但她立刻便觉悟了，觉得纵然把徐大齐杀死，于她，于洵白，于人类，都没有多大益处，因为象徐大齐这般人，甚至于正在等着候补的，是怎样的多啊。她觉得她应该去做整个铲灭这

一伙人的工作，否则杀死一个又来一个，这不但劳而无功，也太费手脚了。因此她便更坚固了她的思想，并且使她觉得一个人应该去掉感情，应该用一个万难不屈的意志，去努力重造这社会的伟大工作。接着她决定了，她要继续着淘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经充满着无数牺牲者的路，红的，血的路。于是她把眼泪擦干，和叶平相议了许多事情，最后她向他说：

“今天，夜里十二点后，我到你那里去，我搭五点钟的车。”

一九

马车从大明公寓的门口出发了。街上是静悄悄的。马蹄和轮子的声音响着，这响声，更显得四周寂寞了。天上铺着一些云，没有月亮，只稀稀地露着几颗星儿，吐着凄凉的光，在灰色的云幕中闪着，夜是一个空虚而且惨黯的夜。

随着马车的震荡，素裳和叶平的身体常常动摇着，但他们的脸是痛苦和沉默的。

一直到马车穿了南池子的门洞，素裳才伸过手，放在叶平的肩膀上说：

“我走了，你最好也离开北平，因为说不定徐大齐也会恨到你的。”

叶平便握着她的手回答说：

“离开是总要离开的。这北平给我的印象太坏了。并且有这样多可悲可惨的回忆也使我不能再呆下去。我不久就要走的，但是我不怕徐大齐陷害我，至少我的同学们会证明我，而且大家都知道我。”

接着素裳又说：

“如果淘白的尸首找得出来，你把他葬了也好；如果实在没有法子找，也罢了。横竖我们并不想有葬身之地。”

叶平激动了，闪着泪光的说：

“好的。这世界终究是你们的。你好好的干去吧！至于我，我是落伍了，至少我的精神是落伍的。我的许多悲剧把我弄成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了。我好象没有力量使我的生命再发一次火焰。象我这样的人是应该早就自杀的。但我还活着，并且还要活下去，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生命另有一种爱惜，却难免也是一种卑怯的行为。因此，我的生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至少在意义上所存在的只是既然活着就活下去吧这一条定则而已。其实，从我的生活上，能让我找出什么意义来呢；每天，除了吃饭，穿衣，睡觉，便是编讲义，上讲堂，拿薪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要找出一件新鲜的事，那就是领了薪水之后，到邮政局去，寄一部分钱养活我的一个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只会吵架的小脚嫂嫂……我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不会自杀，大约这一辈子要编讲义编到最末一天了。”

素裳默想着，过了一会她忽然说：

“我不是你的一个朋友么？”

“对了，”叶平沉着声音说：“一个最坦白最能了解的朋友，唉，这也就是我的全生活中唯一意义了。”

素裳便充满着友谊地伸过手给他吻着，同时她也吻着他的手。马车便停下了。

他们走进车站去。这车站的景象，使叶平回想到在三个星期前，当他来接淘白时的情景，他的心又伤起来了。他一面擦着眼角的泪水，一面在三等车的售票门口，买了一张到天津去的和一张月台票。

这时火车快开了。火车头喷着白气！探路的灯照在沉沉的夜

色里，现出一大条阔的白光。许多乡下人模样的搭客正在毫无秩序地争先着上车。叶平紧握着素裳的手，带着哭声的说：

“到上海，先去找程勉己去，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洵白的同志，他可以设法使你到莫斯科去。如果你不至没有写信的时间，你要常常来信。”

“你最好早点离开北平……”她一面说一面上车去。

汽笛叫着，火车便开走了。

在叶平的眼睛中，在那泪水濛濛中，他看见一条白的手巾在车厢外向他飘着，飘着，慢慢地远了去。

于是这火车向旷野猛进着，从愁惨的，黯澹的深夜中，吐出了一线曙光，那灿烂的，使全地球辉煌的，照耀一切的太阳施展出来了。

1929年5月7日早上二时作完于上海。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一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天午后三点钟左右，在北京的马神庙街上，有一个二十六岁光景的男子，在那里走着，带点心急的神气，走进北京大学夹道去。他穿着一套不时兴的藏青色西装，而且很旧，旧得好象是从天桥烂货摊上买来的货色，穿在身上不大相称，把裤筒高高地吊在小腿肚上，露出一大节黑色纱袜子。他的身段适中，很健壮。走路很有劲，又快。那一双宽大的黑皮靴便接连地响着，靴底翻起了北京城特有的干土。他走到这狭胡同第三家，便一脚跨进大同公寓的门限，转身到左边的大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有一株柳树，成为被考古家所酷爱的古董，大约有一百多年了，树干大到两抱围，还充满着青春的生命力，发着强枝和茂盛的叶子，宛如一把天然的伞似的，散满绿荫。

他觉得身上一凉快，便脱下帽子，擦去额上的汗，站到第七号房间的门口，弯着手指向门上叩了两下。

里面问：

“谁呀？”

“我，”他立即回答，带点快乐地微笑着。

“找白华么，她不在家。”这是一种江苏女人说北京话的细软声音。

他的笑容敛迹了。但他却听出那说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便问：

“是你么，姍君？”一面大胆地，把房门轻轻的推开去。

果然，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她好象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仄小，差不多是裱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象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

他一眼看到她，好生惊讶，觉得这女友是真的和普通人相反，越长越年轻了。

她向他欢喜地笑着：

“哦，希坚。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你都不到我们那里去。”

“是的，有一个月了吧。”刘希坚把帽子放到桌上去，向她笑着。“原因就是近来变成一架机器，自己不能动。”接着他问：“白华呢，你知道她到那儿去？”

“不知道。她只留个纸条，说她三点钟准回来。现在已经三点了。”

刘希坚拖过两把藤椅让她坐，自己也坐下了。他想起今天早上刚收到她的一张请客片，一张修辞得很有点文学意味的结婚喜帖，便向她笑着。

“贺喜你，”他说，却又更正了：“贺喜你们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贺喜才好，现在正为难——”心里想着喜帖上的文

章，为神圣爱情的结晶而开始过两性的幸福生活……

她的脸上慢慢的泛红了。向他很难为情的闪了一眼，露出一个小小的笑涡，说：

“你也开玩笑么？”

“你觉得是开玩笑么？”他尊重的微笑着说：“我一接到卡片之后便开始想，可是总想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而这东西又是美的，又是艺术的，又是永久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合式的纪念品。我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大约是我的头脑太不行，想不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想？”

“不要送给我什么，”她老实地红着脸说：“只要你——你肯看我们——这就比什么东西都好。”

“那当然。”他接着又微笑的说：“我想，做一首诗给你们也许是很好的，可是我从没有做过诗。”他把眼睛看着她的脸——

“你们是文学家，尤其你是诗人，你替我代做一首好不好？你的诗是我最喜欢读的。”

“你简直拿我开心呢，”她装做生气的样子说。同时，她又现着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和谦逊的神情，因为在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副刊上，差不多天天登载着她的诗，有一位文坛的宿将曾称赞她是中国的女莎士比亚。

“怎么，你把我看得这样的不诚实么？”

“你想得太特别了。”

“也许是的，”他又笑着望了她一眼，“过分的欢喜会把人的感情弄成变态的。譬如这一次，我就没有理由的，只想给你们一点什么。”

“如果你喜欢诗，”她把话归到正当的题目上，“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诗，”她自然地把声音放低了，“我明天把诗稿送给你……”可是她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嗜好于

文学的人，便赶紧把话锋转变了，说：

“不过你喜欢读诗，也许是一时的兴致吧。”

“好的，”他正经的对她说：“我们做了好几年朋友，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一一切都怀疑。”他从胸袋里拿出烟盒来，抽出一枝香烟，做出很无聊似的放到嘴上去。

珊君顺手将洋火给他，向他很热情的解释说：

“我没有疑心你什么，一点也没有；并且，我也没有疑心你的必要。你自己知道，你以前并没有使我知道你不讨厌文学……”

他奇怪起来了：

“你以为要那一种人才配喜欢文学呢？”他点燃香烟，沉重地吸了两口，把烟丝吹到空中去。“我从前告诉过你，说我不欢喜读诗么？”

她答不出适当的话，却笑了，很抱歉似的向他望了一下。

“的确有许多人，”过了一会，她想起一个证据来说：“譬如王振伍——他是你们的同志，你不是和他很相熟么？——他就对于文学很仇视。有一次，他居然在大众之中宣布说：文学和贵族的头脑一样的没有用，应该消灭。”

“他说的是贵族文学吧，”他为他的同志解释了。“他不会说是无产阶级文学……”

“不，”她截断他的话，而且坚定的说：“不是的。他的确把《文学》看做一种玩具，看做对于人生没有功效甚至于没有影响的东西。的确，象这样的人很不少呢。”

他把香烟取下来了，一面吐着烟丝一面说：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那种人；但是那种人是不能作为代表的。”于是他把普力汗诺夫、卢纳卡夫斯基等人对于文学的观念说了许多。他把他自己的意见也说出来了。他说文学在最低的限度也应该象一把铁锤。

他的见解把这位女诗人吓了一跳。“什么，象一把铁锤？”她暗暗揣摩着想，瞪然向他惊讶着。

“你不喜欢听这样的意见是不是？”他重新点燃一枝香烟，如同吸着空气似的一连吸了四五口。

“你说得太过火了，”她慢慢的说，也好象舒了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他的这位玫瑰花似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诗人，虽然她的诗在中国新诗坛也很被人注意，但她只会做“美梦去了”和“再同我接个吻”这一类的诗。所以他觉得他刚才的话都是白说的，而且反把一种很喜悦很生动的空气弄成很拘束了。

“也许是的，”于是他又浮出微笑来说，随着便转了话锋，“唉，其实，我对于文学完全是门外汉呢。不过无论怎样，我是很喜欢读你的诗。”

她的脸也重新生动了，鲜艳，并且射出默默欢乐着的光彩——这是一种即要和爱人结婚的处女的特色。

“好，”她兴致浓郁的说，又轻轻的闪了他一眼，“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说过，我可以把诗稿给你……”

“谢谢你。我实在应该读一读诗，因为，我近来实在太机械了，差不多我的头脑只是一只铁轮子。”

她笑着，嘴唇要动不动地，宛如要说出什么俏皮话的样子。这时，那房门突然推开了，砰的一声巨响，把整个的房于都震动着。

他们的眼睛便带点惊讶地望到房门口，白华已经跳着进来了。

二

白华一进门便向她的朋友各闪了一个任情的妩媚的眼色，她

的样子总是那末快乐的，永远有一种骄傲的笑意隐在眼睛里，证明她的心中是藏了许多得意的幻想。

她带点走得太快的微喘问：“你们来了多久了？”接着她转过身去向着刘希坚，“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便和他很用力的握了手。

“我就是给你送钱来的。你又到那儿去了呢？”

她坐到床上了，说：

“到你不喜欢的那地方去。”说了便故意的看了他一下，一面从她胳膊中拿出一包东西，打开着，是许多影印的克鲁泡特金的木刻的像。

她非常得意地把像片翻着，便拿了一张出来给她的女同学：

“珊君，这给你。你瞧，这个样子是多么表现着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呀……你只瞧他的胡子……”

她的女同学没有答应她，只是新鲜地，惊讶地，凝视着这一位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领袖。

接着她又拿出一张来，向着刘希坚说：

“这不必给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喜欢的。”

他正在发呆似的看住她的脸——用这样眼光去看她已经有一年多了，是当初就被她发觉的，并且也从她那里得到和这眼光同样的感觉，这成为他们俩还不曾解决的秘密。这时他忽然把眼光收转来，急促的回答：

“你怎么知道呢？”

“许多人都在说，”她突然为了她所信仰的主义而现出一点冷淡的神色。“说你把所有安那其的书籍都扯去当草纸用……”

他不禁的笑了。

“他们完全造谣，”他随着尊重的解释说：“无论怎样，我不会干这种无意识的事情。”

“不过你心中只有两个偶像，”她坚执着说：“马克思和列宁……你现在是很轻视，而且很攻击安那其主义了。”接着她又说一句，“你只有马克思和列宁！”于是有点愤然的样子。

他觉得这一点有和她辩驳的必要，便开始说：

“一个人为他自己的思想而处于斗争的地位上是正当的。你不承认么？除非是懦怯者，有人能够在敌人面前不作一声，或者低头么？并且，忠实他自己的信仰，拥护他自己的信仰，这完全没有受人指摘的理由。……”他还想再说下去，忽然觉得他所爱的人的脸色已经变样了，变得有点严重了，便立刻把要说出来的话压住。但他却仍然听到一种近乎急躁的声音：

“那你为什么从前又加入安那其？”

“从前我以为安那其主义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弄好了，”他差不多用一种音乐上的低音来说，他只想把这争论结束了。

但是那对方的人却向他做出一种特别的表情，仿佛是在鄙夷他的答话，并且逼迫似的说：

“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常常动摇的么？”

他觉得这句话是把他完全误解了，而且还不止误解了他的思想，于是他看了她一眼，便不得已的解释说：

“白华，我觉得你这样的说话，是不应该的。我自信我是很忠实于真理的人。因此我并不容易动摇。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安那其主义，我才从热烈中得到失望，觉得那只是一些很好的理想，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更不必说中国的无政府党是怎样的浅薄和糊涂——而这些人是由新村制度而想入非非的，他们甚至于还把抱朴子和陶潜都认为是中国安那其的先觉。”他重新谨慎的望着她——“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你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是很了解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没有觉得，我们现实社会的转变决不是靠幻想的，那乌托

部的乐园也许有实现的可能，然而假使真的实现，也必须经过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我不能不……”最后他望着她的眼睛，几乎是盼望着同情的样子。

她不满意他的解释，她仍然坚持着她的论调：

“这只是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更高超的缘故。”她非常信仰的说，声音也同她的态度一样，表示着不愿被人屈服的刚强。

他不得不又继续着回答：

“那也许是的，”他的声调却越变谦和了。“不过今天的问题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才有用，因为它是根据客观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革命路线的。如果不能立刻救社会的垂危的病，那就无论什么高超的学说都等于空文，因为我们只能把某种思想去改造社会，不能等待着社会来印证某种思想——”

这时有一种意外的声音忽然在他们之中响起来了，他们都立刻把眼光转过一边去，射在珊君的身上。接着他们又听着：

“怎么，你们一见面便抬杠？你们把我都忘了。”

白华这才重新笑起来，恢复了她的常态，在她的脸上虽然有点发烧，又浮泛着快乐的表情，眼睛里又隐着许多笑意……

“真对不住你，”刘希坚也微笑地向她抱歉了。“你觉得我们的争论太无趣味吧。”

她还没有回答，白华却抢着向她问：

“安那其主义不是最高超的学说么？珊君，你说呢？”显然她还保存着许多好胜的心理。

“我说不出来，”珊君悄声的回答：“因为我没有看过关于它的书，”接着她又补充说：

“我别的社会主义的书也没有看。”

“你看不看？”白华心急的，又极其热心的宣传说：“这里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书……其实，你顶好看一看……你看

么？”好象她立刻就要把那些书推到她身上去。

刘希坚却暗暗的想：“她是只想做诗的！”

果然她拒绝了，却找出一个很委婉的理由来说：

“我是要看的，我一有工夫看便来拿。”

“忙些什么呢？”白华刚刚要这样说，忽然想到这位女同学的佳期，便改口了：

“我想你现在是很忙的。至少，”特别示意的望了她一下，

“你现在是没有心情看书的。”接着几乎开玩笑说，“你现在是只有着‘两性的幸福生活’呀……”并且故意把最后的一句说得大声些。

珊君的脸又飞上了一片红晕；却又抑制着说：

“别拿我开心……”同时她又悄悄的瞥了白华和刘希坚一眼。“我是把你们当做好朋友……”停一下，她就说出她到这里来的缘故了：

“密司陈她忽然有事要回家去，”她显然是不好意思的说：

“她那天不能做女候相。所以……我想你和密司王说一说，看她肯不肯？”

白华打起哈哈了。刘希坚也暗暗的好笑，联想到有一篇名做《白热的结婚》的小说。

“一定要女候相么？”白华强忍着笑声说：“好的，我明天和她说一说……”接着她又戏谑的问：“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要我替你做些什么呢？”

“不敢劳驾你。不过，如果密司王不肯的话，我想你再去同密司周说，因为我同她们没有你熟。”说了便站起来预备走。

“忙什么？”白华也从床上跳下了。

“好让你们说话呀！”她含蓄的笑着说，仿佛这句话很报复了他们的谑笑一样，同时向他们流盼了一眼，便走了。

白华转过身又坐到床上去，活泼地摇着腿干，一面又去收检那些像片。

刘希坚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动作而盯着她。他仍然从她身上得到一种愉快——这愉快的成分是很不容易分析的。并且，他今天忽然觉得她简直象一个炭画了，因为她穿的是一身黑，黑夹袄，黑裙，黑袜子，黑皮鞋……但是她比一切画着少女的炭画都美，而且生动。

他下意识的想：“爱你，唉，白华！”

白华向他说话了：

“你带了多少钱来？”

他警醒了不少，便回答：“十块。”

“还有没有？”

“你的信里只说十块。”

“现在不够了，”她笑着说：“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

“好的，”他爽然地，“不过你要对我说，是不是又拿去印那些传单？”一面把皮夹子拿出来，向桌上抖着，一共是十三块和四角辅币。

她把钱拿了。

“你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朗声的说，接着她把小零头还给他：“这四毛钱留给你买香烟吸……”

他没有作声，呆看着她伸过来的手，只想把嘴唇沉下去吻在那嫩白的纤细的手指上，至于作一些狂乱的事情。但他又呆看着她的手收回去了。因为他不愿意被她看做没有理性的动物。他是只想有一个机会能向她表示他的爱情……

她已经坐到藤椅上了，又把椅子拖拢来，朝着他，和他挨得很近地，差不多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这举动很象她要向他说出什么秘密文件。

“我告诉你，”她的话开始了。并且她看着他，很出神的看，眼睛充满着熠熠迷人的闪光，但这闪光又含蓄着一种纯洁的原素，使人不敢妄想。

“唉，白华！”他制止着想，他的心是惶惑地动摇了。

她接着用快乐的声调说：

“世界上真有许多蠢事情呢。你不是曾认识陈昆藩么？就是那个斜眼睛！谁都知道他在十五年前——在他十四岁时候，他父亲便给他娶了亲的。人家说他的妻子可以抵过两条牛，因为她一天操作到晚都不知道疲倦。他有三个孩子也是谁都知道的。他的大孩子已经会想法子去偷别人的甘蔗。但是他常常都在生人面前说他没有家庭，并且把他自己的年纪减小了八岁。谁相信他只有二十一？也许他自己还以为满年轻呢！他的黄头发总是涂得油腻腻的，那劣等头发水的气味，真使人一嗅了便要呕……”

她把话停住了，却分外地高兴起来，仿佛她的喉咙边还有许多更觉得可笑的话，使她当做享乐似的开心着。随后她把眼睛望着对面的人，又闪着迷人的妩媚的光彩。

刘希坚有点奇怪她的这一套话，尤其是她的这得意的神气。他觉得她简直不是和他谈话，倒是在向他描画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他忍不住问了：

“你这样说他干什么？”

“干什么？”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被散到脸上，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就象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

“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她充满着得意的，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太觉得可笑了。那样的人，斜眼睛，蠢猪！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你不知道？当然！谁都想不出。他，瞧那蠢样子，他简直

见鬼了，忽然找到我——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开头就说：‘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谁喜欢和他握手？我只问：‘你等着你的朋友么？再见。’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把眼睛瞧着我——斜的，大约是瞧着我吧，一面说：‘我只等你呵！’‘见你的鬼呢！’我这样想，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不应该和冒昧的，一面冷淡的说：‘等我？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好，再见！’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我装做不看见，走了好远，我以为他走开了，回头一看，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我真的冒火了：‘密司特陈，你这样跟着我，是不应该的，你知道么？’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吱吱的回答说：‘知道。’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知道。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他又吱吱的接下说：‘我们到中央公园说去好不好？’‘谁愿意同你逛公园！’我气愤了。‘不是逛公园。只是——只是因为这里不大——不大方便。’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我只好冷冷的说：‘有什么事，请说吧。’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把斜眼睛呆看着我——又象是呆看着别的地方，开始说——他简直沾污了这一句话——说他爱我！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那样蠢得可怜——我反乐了。我忍不住笑的说：‘你爱我，真的么？’‘真的——真的——’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你不爱你的妻子么？’我又笑着问。‘不爱，一点也不爱，’他惶恐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爱。我那里会爱她！’‘哼！你倒把你自已看得满不凡呢！’我一面想着一面又问：‘你的小孩子呢？’‘也不爱。’‘把他们怎么办呢？’他以为满有希望似的伸过手来说：‘如果——如果你——我都不爱他们。’‘好极了，’于是我忍不住的便给他一个教训：‘你把爱情留着吧，不

是前门外有许多窑子么？’说了我跳上一辆洋车了……”

她说完这故事又天真地狂笑起来，同时她的眼睛又流盼着对面的男子，仿佛是在示意：“你瞧，他那配爱我！”

希坚却不觉得那个蠢人的可笑，只觉得可怜。并且为了她的生动的叙述而沉思着，觉得她很富饶文学天才……

忽然象一种海边的浪似的声音从他的耳边飞过去了：

“你在想什么呀？”

他立刻注视到她的脸：

“想你——你写小说一定写得很好的。”

女人的天性总喜欢男子的恭维。而他的这一句话，更象她在睡觉以前吃着桔子水，甜汁汁的非常受用，便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又聪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啊。

他的心又开始动摇了——惶惑地，而且迷路了，但不象什么迷路的鸟儿，却是象一只轮子似的在爱情的火焰里打圈。所以他的眼睛虽然看着白华的脸，而暗中却在想：“假使我向你表示呢？……”于是把她的一句“那我学音乐呢？”的问话也忽略了。

“你觉得怎样？”她接着又问。

他的脑筋才突然警醒地振作一下，便找出很优雅的答话了：

“我在想，”他的态度很从容地，微笑地，“究竟你学文学对子音乐有没有损失呢？结果是：我觉得你很可以在这两方面同时用功……”于是他等着这些话的回响。

自然，她又给他更要迷惑的眼光。但是这意中的报酬却使他难受透了。他想着——考虑着——又决不定——在这种氛围里，在这种情调中，在这个房间内，究竟是不是一个向她表示爱情的最适宜的时机。他觉得有点苦闷了。但他仍然忍着听她的话。

“可是别人都不相信我呢，”她带点骄傲的声音说：“你是

第一……”接着又向他柔媚地笑一笑。

他乘机进一步说：“是的，那些人只会在纸上看文章。”

她完全接受了他的话。并且向他吐出心腹来了：

“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散文……”她真心的说。

“在那里？发表过么？”他热情地看住她。

“都扯了，”她低了声音说。

“唉……”他惋惜之后又问：“为什么把它扯了呢？这简直是一个损失。”

“我不相信自己……”

“以后可不要扯——不——的确不应该扯！”

她没有说什么，只现着满意的笑。于是他又极力怂恿她，给了她许多鼓励。

但当他还赞美她的性格可以在舞台上装沙乐美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的感情更融洽的时候，房门上却响起叩门的声音，他和她都现着讨厌的神气把眼睛望到门上去。

“谁？”她更是不高兴的问。

“自由人无我！”门外的人一面报名一面进来了，是一个有心不修边幅的长头发的瘦子，可以在浪漫派的小说中作为“颓废又潇洒”的代表人物。他很冷淡地向刘希坚点一点头，便故意表示亲热地走过去和白华握了手，又说：

“我把新村的图案画好了，拿来给你看一看，”便把一个纸卷摊开了。

显然，白华是不喜欢这位同志（看她只懒懒的和他握手便明白），但她却为那新村的图案而迷惑了，聚精会神地站着看。她也忘了这房子里还有另一个人……

希坚便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边，他慢慢的感到被人冷视的气愤了，但他又用“天真”的字眼去原谅她——的确她是天真的，

她还一点也不懂得世故呢。于是他等着，吸上香烟，却终于想走，但正要动身，又被那位“自由人”的言论而留住了。他静静的听着：

“这就是整个新村，”那位“自由人无我”很傲然地，一面又狂热地在纸上划来指去的说：“我们可以名做‘无政府新村’，这里分为东西两区域——你不看见么？——东边是男区，全住着男子；西边是女区，全住着女人；东西两区之间是大公园——我们可以名做‘恋爱的天堂’——让男女在那里结合，恋爱自由！”

“放屁！”希坚只想从中叫出来了。

这时那位理想家又发出妙论：

“住在村里的人都不行吃饭——自然吃面包也不行，只行吃水果。”接着他说出他的理由——“吃水果可以把身体弄成纯洁的。”

希坚简直耐不住了，他一下跳起来，朝着白华的背影说：

“我走了！”

她忽然跑过来了（大约有点抱歉的缘故），便亲切的捉住他的手，把脸颊几乎贴在他肩臂上，眼睛翻着望他，完全用温柔的声音说：

“就走么？好的。吃过晚饭我到你那里来……”并且多情得象一个小孩子。

“好吧。”

希坚短削的回答，便什么都不看，昂然地走了。

三

马路上的阳光已经不见了，只在老柳树的尖梢上还散着金黄

的闪烁。北京大学刚刚下课，路上的许多学生们，在臂膀下都挟着讲义和书本，大踏步的走，露着轻松的神情。刘希坚从这些活泼的人群中很悒郁的走出了马神庙。

“先生，洋车！”

他不坐车，只用他自己的脚步，他差不多是完全沉默的，微微的低着头，傍着古旧的皇城根，在景山西街走着，走得非常之慢。

这一条马路是非常僻静的。宽的马路的两旁排列着柳树，绿荫荫地，背后衬着黄瓦和红色的墙，显出一种帝都的特色，也显出一种衰落的气象，路上的行人少极了；树荫中的鸟语却非常繁碎；这地方是适宜于散步的，更适宜于古典诗人的寻思……

但他对于这景色是完全忽略的——美的或者丑的景物都与他无关，一点也不能跑进他的意识。他是因刚才的经过而扰乱着他的全部思想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想起许多很坏的印象——那个“自由人无我”，便是这坏印象之一。“滚你的吧！”他想起那新村的胡说便低声的骂了。但接着——这是非常可惋惜的——他又看见了白华站在那里看图的影子，他不禁的在心里叹息着：

“唉，白华……”

而且，他带点痛苦的意味而想到她的笑态了。这笑态却使他联想到他自己在第三者面前受她的冷视，心头便突突的飘上火焰。但他立刻又把这气愤压制着，并且把许多浮动的感情都制止了，因为他觉得，他对于这些个人感情的事只应该冷静的处理……

于是，第一，他分析了他和她的关系，他认定自己是爱她的（这个爱在最近更显著），并且她也很爱他——她有许多爱他的证据，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

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

“不，”这是他分析的结果：“她不会永远这样的，她总有一天会觉醒，因为她有善良的灵魂……”

然而他还是不免有些忧郁，因为他料不出她觉醒的时期。

“我应该帮助她……”他想，于是又想起他和她已经经过的那许多纠纷。当他退出安那其而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和她的冲突便开始了——那是第一个。但是这冲突是接连着第二，第三，一直到现在。他是常常为这冲突而苦恼着的。他也常常都在作着扑灭这冲突的努力。他又常常为这努力而忍耐。为的他不能丢开她以及责备她。因为他是很了解她的：惟一，她只是太天真了。否则，他认为她不会为实际的社会运动反沉溺于乌托邦的迷梦。并且他相信：只要她再进一步去观察现实的社会，或者只要她能冷静一点，那她一定会立刻把幻想丢弃了，会慢慢接近于实际。虽说她这时还受那许多糊涂同志的眩惑，也把她原谅了。他的职志只是乘机去帮助她，去把她从歧路的思想中救出来。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说出一点不对她心思的话，她就不管事实，只凭着矜夸的意志，用狂热的感情来和他对抗，于是变成不是理论的辩证，而是无意识的争驳了。这样的结果很使他感到懊恼和痛苦，但没有失望。他是仍然继续着这努力的进行的。一有机会，他就用种种方法去唤醒她……

她呢，每次都是很固执地红着脸的。当他把一切都用唯物论来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动着感情说：

“各人信仰各人的。谁也别勉强谁。”便什么都弄僵了。

让步的——其实只是压制的——又是他。因为他不愿他的行动也超出理性的支配。并且他不愿因这样的争执而损伤到他们尚在生长的爱情。所以他们每次的相见，都成为三个转变：开头是

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的煞尾。

但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他离开她，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假使不是突然跑来了那位神经病的理想家，说不定在那种如同被花香所薰着的情调中，他和她的爱情的火花就会爆发起来，更说不定他还可以借爱情的力量使她牺牲执见，使她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这现实的社会，而成为他的——同志……

“的确，”他带点惘然的回想，“今天算是失掉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便想到那个“自由人无我”的划来指去的样子，他几乎要出声了；

“简直是糊涂蛋！”

接着他在心里很沉重地轻蔑地想起某些他过去的朋友，仍旧戴着一个革命的面幕，实际是躲在时代的后头，躺在幻想的摇篮里，做着个人享乐的迷梦，简直是无聊之极。

“然而——白华，唉！”他重新又惋惜到她了。她的影子便又浮到眼前来。但他所看见的却是那天真的，任性的，骄纵的，但又很迷人的，妩媚的，温柔的，她的完全的性格和她的一切风姿。随后是那双圆圆的，大的黑的，特别充满着女性魅力的眼睛，又使他感到爽然的一种愉快了。

“她是美的——很美的——另外一种特别的美——”他心悦地想着，便不自觉的向她作了一次冒犯的幻想。但立刻他清醒了，他自语道：

“哈，希坚，你怎末啦！……”

这时在他的周围忽然亮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才觉得他快走到三座门。那夕阳的余辉早已消灭了。夹在柳树之间的路灯刚刚开放了。他想起临走时白华对他说的话，便赶紧向路旁的洋车夫做了一个手式，坐上了，只说：

“西单皮库胡同。”

一回到三星公寓里，他马上就跑去打电话——东一三二六。

那边的小伙计告诉他：“是的，七号，白先生，她出去了。”

他只好把耳机挂上，却疑惑地想，认为白华已经向他这里来了，便带着微笑地走进房间里，悠然把身体斜躺到床上去（连开来的晚饭也冷掉了），只在淡薄的灯影里，朝着天花板想一些他认为可能的情景——他和她的爱情以及工作……

然而他不久便觉得寂寞起来了。“全公寓里的饭都开过了呀！”他开始这样想。于是时间在他的寂寞中又继续着向前爬——夜也跟着时间而安静。他的寂寞却陡长了，并且变成了焦躁的情绪，从他的心底里一直燃烧起来。

公寓里更安静了。隔壁的钟正在有意似的向他响了十下。

他又跑去打电话——

“还没有回来呢，”又是那个小伙计的回答。

他不疑心那小伙计的撒谎——自然，这完全没有疑心的理由，他只是很着恼地又回到房间里，又躺在床上，又看着天花板……最后，他觉得这样子是太无聊了，便开始压制着，坐到书桌边去，可是刚写了两页讲义又乏味的放下了。

“哼，”他向他自己警告说：“够了，希坚，你今晚扰乱得真凶呢。”

终于真的把什么都克服了，平静地，向书架上抽出一本日文书来——是一本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便一直看到了一百二十五页，一种柔软的疲倦便把他很妥贴的带到睡眠里去了。

四

第二天，仍然照着平常的习惯，刘希坚在刚响八点钟的时候便醒了。阳光也照样的正窥探着他的纸窗。他起来了，带着晚眠

的倦意和一些扰乱的回味，便动步走到C大学去，因为他必须去教授两点钟“近代社会思想概要”。

在路上，浴于美好的清晨之气里，他的精神豁然爽利了许多。他想起昨夜里的烦躁情形，觉得很可笑。

“可不是，”他自己玩笑的想，“你也有点象神经质的人了。”却又愉快地——在心里浮荡着白华的笑脸……他把她的失约已经原谅了。并且，因了那种过分的幻想，他证明他自己是需要她的。这感觉又把他的爱情显得充实了，使他感着幸福的兴致，一直把微笑带到了校门口。

但是在讲台上，他又现着他原有的沉静的态度，不倦地讲着李嘉图的地租论和劳动价值说。

下课之后，他又恢复那暂时被压的心情了。重新散着满身的乐观，挟着黑皮包——如同挟着白华的手腕似的，高兴地往外走，急急的跨着大步。

“刘先生，”走出第二教室不远，一个号房便迎面向着他说：“有人在会客室里等你。”

他皱一下眉头问：“姓什么？名片呢？”

“她没有给名片。说是姓张……”

他只想告诉听差说他没有来。可是一种很粗大的声音却远远的向他喊出来了：

“哈，希坚！”

向他走来的——用一种阔步走来的，是他的一位女德哇利斯，被大家公认为可以当一个远东足球队选手的张铁英女士，虽然她还没有踢过足球。他一看见她，就看见那满着红斑点的多肉的脸，但他仍旧对她很和气的招呼了：

“呵……是你。对不起，你等了很久吧。”

“刚刚来，”她说了便欢喜地跨上一步向他握一下手，只一

下，便使他感到不是和一位女士，而是和一位拳师似的，觉得他自己的气力小多了。

“我已经去过你的公寓呢，”她接着用力想温柔低声的说，却依旧很粗很大声。

“有什么事么？”他一面走着一面平淡的问。

“没有事。我只想来看看你，这是私人关系来的。”

“好的，谢谢你。”

“不过，我知道你是不喜欢我来看你的。”

“我没有这种心理。你来，自然很欢迎……”

“但是你常常都在回避我，并不是怕我的回避，只是不愿意和我相处的回避。”

“你这样觉得？”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很早就觉得。你自己不觉得么？你常常和我刚说几句话便好象说得太多了，就做出不耐烦或者疲倦的样子，不然，你就托辞有事情而走开……”

“你太多心了。”

“我一点也不……我自己很知道，我不会使你喜欢的。我知道，我知道那缘故……”最后的一句是充满着许多伤感的调子。

这时已走到了校门口。许多洋车夫便嚷着围拢来。

刘希坚觉得为难了。他本来只一心希望着立刻飞到白华的面前，但现在他的身旁却站着这么一位女士，他只好忍着不跳上洋车，又陪她在马路的边道上走着。

他决意保守着他的静默。可是张铁英也低低的垂着头。许多散课的学生都从背后走过他们的前面去了。正午的太阳正吐着强烈的金光，照着他们而映出两个影子——象两朵浮云似的跟着他们的脚边。

随后他们走到这条马路的尽头，那里是一个可以往东也可以

往西的三叉口，刘希坚的脚步便好象要站住似的迟缓了。他忽然听见一种急的，粗的，被冲动的感情所支配的很不自然的声音，在他的左肩上响着：

“好，你只管走你的吧，你只管往东走吧。”

他偏过脸去，觉得她的眼睛是恨恨的在看着他，她脸上的红斑点显得象一天朝霞。

他觉得有欺骗他自己的必要了，便回答：

“我是回家去吃饭的。”接着他完全违心的问：“你也到我那里吃饭好不好？”

她迟疑一下便带点苦笑的他看着。

“不，不，”她一连拒绝的说。

“为什么？现在该吃饭的时候呢。我的公寓比你的近。”

“我不想吃饭。我现在很不快活了——这是我自己找来的，”她很难过地，同时又很呆板的望着他——“唉，每次刚看见你总是欢喜的，到后来总是这样——我很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于是她含着妒忌的向他说：

“你只管到大同公寓去吧！”

她连头都不回一次，一直急促地往西走去了。

刘希坚望着她的高大壮硕的背影，一面想着和这体格完全不相称的她的痴情，也就服从他自己的意志而向东走去，并且走不到五步便坐上洋车了。

“北京大学夹道，”他心急的向车夫说。

于是他重新把皮包往臂下一挟——如同他真的挟着白华的手腕似的，盘旋着温柔的愉快，浮出微笑来，是一种被幸福所牵引着的微笑。

五

白华正在电话旁吵着：

“西五百十四——十四……三星公寓……怎么的？……有人打？……老挂不上……什么？西——西五百十四……吓……挂零号……”

她生气地拿着耳机，忽然一眼看见刘希坚走进大门来，便不管电话坏不坏，砰的一声挂上了，半跳半跑的向他迎去。

“这电话局真可恶，”她还带点脸红地对他说：“打了半天，老打不通！”一面把她自己的手让他握着，和他并列地转到西院去。

“昨夜你一定等得我不耐烦呢！”她抱歉地说，“你连打三次电话来是不是？”接着她向他的左颊上很柔媚的闪了一眼。

“岂止不耐烦呢！”他心想，口里却答应说：“没有什么不耐烦。”

“我真不想你是这样的……”她一面去开房间的门。

“为什么？”他走进去了。

“你太把你自己变成一块木头了。”这时她的手才从他的掌心中伸出来，手背上现着几个白的指印。

“木头并不坏呀，”他故意俏皮的说：“木头也有木头的用处呢，譬如你建筑新村的时候，你是需要木头的。”

她笑着坐在他的对面。

“可是我的新村只用崖石，”她也存心开玩笑的说：“我不要木料。”

“器具呢？”

“一概用铁的。”

“烧火呢？”

“用野草。”

“好，”他含蓄地煞尾说：“那末新村的建筑就等于木头的倒运……”说了把眼睛含蓄的望着她。

她装做没有听懂。只说：

“不用担忧呀。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木头的时候。”

“你需要？”

她不回答。站起来跑到床边去，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纸包的小东西，很象几块叠着的饼干样子。

“你猜，这是什么？”她天真的问，半弯着腰肢，站在他身边，显然还保留着许多小孩子的趣味。

“这怎么知道。”他只看着她的姿态，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歌剧的表演。

“给你的，你猜？”

他注意起来了：

“袖珍日记……”他猜着说。

“再猜？”

他又注意了-一会，于是想起了他自己的嗜好。

“那一定是香烟匣……”

她哈哈的笑起来了。急急的拉开纸，果然露出一个银灰色的很精致的匣子，匣上面还画着一个展着翅膀的小天使，满满的张开弓，危险地要射出那一箭……

“给我么？”他立刻从她手里拿过来了，感着意外的欢喜和特别的意义的，注视着那个小天使和他的箭。

“可不是？”她柔声的说：“我特意买来给你的。你看怎么样，还好不？”于是她坦然坐到藤椅的边沿上，她的手臂儿几乎要绕着他的肩头。

“好极了。”他侧点身子把脸偏过去，看见她的头发垂着，悬在额前散下来，发出一些微香——一种为他所不曾嗅过的很特别的香气，决不是什么头发油和香水的香。

“不但精致，不但美，”他更仰着脸向她说：“而且是——白华（这两字是特别低声的说），你喜欢那上面的图画么？”还微笑地等着她的回答。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她的声音是又清又柔。

“画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是不是？”他又问。
她微笑的凝想着。

“是的吧。”于是她一下跳下来，跑开去，站在桌的那边显露着少女的特别的表情，充实地闪着可爱的眼光。

“你简直不是一个木头！”她过了一会才说出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装做不懂的问。

“随你怎么解释。”

“照我的解释是，”他逗着她说：“一块木头也有得到这美丽香烟匣的幸福。”便一下把匣子拿着，看着，微笑着，放到口袋里。又从衣服外面小心地摸一下，如同他是怀着一个宝物。

她凝望着，看他的举动。

随后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保守着“文明的玩笑”了，便感着苦闷地只想向她表白。说出她所给他的种种刺激，以及他需要她，如同他需要一种信仰——一种使他的人生成为完全充实的信仰。于是他驾驶着勇气向她喊：

“白华……”他的声音却带点战颤了。

她呢，她显然有点惊讶了。以前，她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严重的喊出她的名字。因此她惶惑起来，心动着，失了意志似的愕然看着他：他今天的眼睛特别闪着异样的灼热的光彩……

然而纷杂的声音响起来了，东边的院子里起了扰乱，那个小

伙计一路跑来，一路喘着喊：

“着火呀！着火呀！”

她突然变色了——是失去爱情情调的变色，惊惶着，跑出房外去。他也被这意外的事变而平静下去了，也跟着她走出去。

院子里满着人了。大家慌慌张张的。东院里正在熊熊地飞着火焰。

“唉，着火呀！”她抓着他的手臂说：“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他原有的沉静便完全恢复了。“我去看一看……”他接着说。

五分钟之后火焰低下去了。刘希坚从东院走回来。

“谁的房间起火？”她仍然站在房门边说。

“厨房，”他一面把眼睛还望着那里的黑烟。“他们真糊涂……尤其是那个小火计，他慌得把一桶尿也泼上了。”

“唉……”她微微的吐了一口气。

“那末今天不能开饭呢。”接着她想起来：“你也没有吃过吧？”

他点着头，还望着火焰的余烟，想着这一场火实在是他的——或者连她也在内——一个无法补救的损失……

“我们出去吃好了，”她又说。

他答应了，因为他觉得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这里的空气已经使他很不高兴，并且遭火的厨房里还喷着一种奇怪的臭气，使人难当。

他们便走了。离开大门口不远，有许多挑着水桶的救火兵跑向这边来。

他们很简单的在附近的一个本地馆子里吃了一顿炸酱面。

“你下午有事没有？”走出面馆的门口，她问。

“一点也没有。”

“我们到公园去好不好？”

他完全欢喜了，却只用眼光向她表示了同意。他们便坐车到中央公园去。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公园。上面配一个广阔的蔚蓝天空。周围充满着鸟儿的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但并不薰人的很香的气味，芍药花正在含苞。牡丹花盛开了。桃树上结着许多小桃子。几对鸳鸯和水鸭在池子里游戏。那只雄的孔雀和什么争艳似的展开了美丽的尾巴。一切是喜悦，美丽，调和而且生动的。

她快乐的说：

“这是一幅理想的图画……”

他回答说：“但是图画所缺少的而这里都有了。”一面也盯视着她。并且，很自然的伸过手去把她的手臂挽着，感着新的欢乐地同她散步，合拍的走，低声的说话，俨然是一对爱人——一对尚未结婚的爱人的样子，因为结过婚的爱人又比较大胆了。

他们走到来今雨轩的时候，忽然遇见另一对人，于是停止了。

“珊君！”白华叫道。

“哦，你们俩也来……”珊君说。接着她向她旁边的人介绍说：

“你们不认识吧……刘希坚先生……杨仲平。”

杨仲平是个身段不很高大的少年，和珊君恰恰配得上的一个，带着江南人所富有文雅的气质。他这时赶紧和刘希坚握一下手，说：

“珊君常常说到你。我很想来拜访你，可是都没有机会。”

“谢谢你。我差不多天天都看到你的文章呢。”他回答，其实他没有真的看。于是觉得这一位名震北京的小说家，很漂亮，也许是将要结婚的缘故，修饰得很象一个交际家，一个在女伴中

很可自鸣得意的人物。

“惭愧得很，那些都不象东西。”

同时白华在告诉珊君说：

“我已经同密司王说好了，她已经答应替你当侯相，可是她正在为衣服为难……”

四个人便一路走了。

刘希坚和杨仲平谈起话来。他总是很喜欢去了解一个新认识的人，如同他喜欢去了解某种新兴的学说一样。但结果他对于这位被当代文坛所推崇的小说家很感到失望了，因为他觉得这位小说家简直是一个盲目的创作者，不但不注意时代的潮流，连一点确定的见解也没有，所说的都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文人所惯说的呓语……

“艺术是独立在空间的！”这就是代表他的艺术观的一句最精彩的话。

于是走到路的转角，他们便彼此分开地走了。刘希坚回顾着那一对人的背影，不自觉的生了一种感想：

“可怜，”他有点阴郁的想——“这两个也是文坛中的好角色……”

白华却伸过手腕来，这一次是她去挽他，并且把一个笑脸朝着他说：

“你看他们俩还需要行一次婚礼，这简直是一种滑稽……”

他没有回答她，因为他沉思着——满眼是二十世纪的人，纵然在知识分子里，满眼也都是十八世纪的头脑……

“你不觉得么？”她接着问。

他没有注意她所说的，只得冒险地向她微笑着，而指着一团牡丹花来遮掩说：

“你喜欢那种颜色？”

“我都不喜欢。”她望了一眼说。

“为什么？”

“贵族的样子。”

“对了。”他一面和她穿到社稷坛去。“这种花的样子也不好看！花太大，梗子又短小，叶子又没有劲。”

“出丑，还是国花呢。”

“并且从前的文人还把美人来比花——也许就是这种花吧。”

“其实花那有人美，”他接着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人体更美的，尤其是——”他把话咽住了，却笑着看她一下。

她默着，感着欢乐的默着。他也就不再说了。他望着那阳光从黄瓦上反射出来的闪光，一面呼吸着带香味的空气，而寻思着这散步所给他的愉快，就更用力的把她挽着。

过一会她也开口说：

“公匠实在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她差不多是身体挨着他，声音就发在他的颈项边。“可惜中国只有贵族的公园。”

“我想不久就会把它改做平民的。”

他们又把话停止了。各人怀着自己的思想而默着，走出了这一个已经成为遗迹的偏殿。

这时他又悄然看了她一眼，忽然看出他以前所忽略的东西，就是她的眉毛是特别的长，而且有力的弯在眼睛上，仿佛便是一篇她的个性的描写。并且他觉得她的黑眼珠凝聚着熠熠的光彩，是一种美的而同时又是庄严的——他想不出宇宙间有什么东西来和它形容，甚至于——他这样认为——深夜里的两颗明星并不足奇的，那实在太平常了。

于是他重新用力的挽拢了她，几乎要停了脚步的说：

“华！”他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白”字去掉了。“我们象这样

散步还是第一次呢。”

她立刻偏过脸来。

“你忘了以前的么？”她有点诧异的问。

“以前的不同，”他微笑着回答：“这一次才真的使我——”他望着她沉思的脸。“你未必没有一种感觉么？”

她懂了他的意思。

“自然，”她柔和的说：“新的散步自然有一种新的感觉。”一面把眼中的光彩射过来，如同从太阳光中散下来许多欢乐。

“那么你感觉的是什么呢？”

“你的呢？”她反问。

他几乎挨着她的耳朵说：

“我感觉以后不能一个人散步了，无论那样的散步都必须和你……”

她出声的笑起来了——这种笑声是真实的，是从本能中开放出来的，也就是被过分的欢喜和爱情的骄傲所激动的笑声。

“现在，我听你的，”他等她笑声止了之后又说。

“随你怎样想都好，”她的脸颊泛上红晕的说：“我是知道你的。随你怎样想……”

“那末同我的一样，”他觉得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探险。

“你这样想？”她思索着问。

“是的，”他有点沉着声音说：“倒不如说是我的信念，并且我不能把这种信念推翻了。”

“我知道，”她的脸发着烧了：“我完全知道，”接着她又看着他说：“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于是垂下头，一直默着。

他也一直注视着她。随后，他觉得他的感情——同时连理性也在鼓励他，命令他，如同他的信仰指挥他去战斗一样，他不能不让那一种血仿佛电流似的通过他的全身……

“华……”他的声音是颤着，而又动人。

但是她突然象发疯一样的抬起头来了。

“我们，”她闪光的眼睛上布了一些阴影，“我们之间有限碍呢！”

他仿佛站在战线的前锋上受了一击，却又不能把他的力量去报复那击他的人，便完全忍耐的沉下头去，显然有点心伤。

“我们不能打破么？”他瞬即鼓起勇气来说，而且想到他从前的愿望，便立刻增壮了许多精神。

“你能够丢开你的信仰？”她显然不相信这种改变。

“当然不——”他想一想便决定了：“我所希望的是你。”

她奇怪起来。

“如果不是你，”随着她正经的说：“我简直要承认这一句话是我的羞辱呢。”

于是他照着他自己的方略去向她解释。他完全把自己处于战斗者的地位，现在他整个的性格和机智，大胆地，理智地向她解释，并且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而胜败是应该在此一决的……

这一次他和她的思想交绥算是他第一次没有为爱情而让步，但是他也没有得到胜利。

她最后只说：“我不会受人劝诱的，更不会受人屈服的。我也许明天就丢开安那其，也许我永远信仰它。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她是刚强而且严肃的。

“好，”他觉得不必再向她进攻了。“我们不说这些吧。我希望你有一天会——好的，我为尊重你不说下去了。”他期待着以后的机会。

争论的结果，便这样的使他们沉默了许多时。

末了，他先开口——这时已向着公园的大门口走去了。

“想不到挽着手展开一次激烈的战争！……”他已经恢复了沉静的态度而微笑着说。

“对了，”她回答，显然那兴奋的感情也平静下去了，又从眼睛里露着柔媚的闪光。“倒象是一幕戏剧似的……你说呢？”

“是爱情的？还是战争的？”他带点俏皮的问。

她变得很可爱了。

“我只承认是爱情的，”她坦然悄声的回答。接着她讥刺的玩笑说：“不过在这里面不是表示爱情的好地点。”她的眼光象一条魔人的鞭似的打在他脸上。

“你觉得应该在那儿呢？”他不受窘。

“至少，”她带点自负的神情说：“什么人都是在公园里，实在是太俗气的。”接着问：“你不觉得俗气么？”

他点了头。在心里，却想起他那时要发狂的情态，便也说——只暗暗的向他自己说：

“接吻——这也太陈旧了。那末应该怎样呢？”

他们走出大门了。彼此握了一下手——这一下握手是含着新的意义和新的愉快的，握了好久，并且握得紧极了。

“明天早上我到你那里来……”她已经坐上洋车了，却转过脸来说，还沉重地把她的眼光留在他的心里。

他一直站着，在夕阳的余辉中，望着她的影子慢慢地远去，并且望着她被风吹开的头发而想着她——他认为她的性格是适宜于干点比较实际的工作……

他被一个人拍了他的肩膀。

六

“喂，”那个人向他说：“怎么的，站在这儿？”

他猛然转过身，看见是一个同志，一个最能够抄写和最擅长宣传的同志，也是一个为工作而不知疲劳的人物。

“印字机！”他叫出他的浑名了。“你也来逛公园么？”便和他握了手。

“我只是过路，”他的同志回答：“你怎么老不叫我王振伍呢？我们在中学时候就给你叫惯的。”

“这是你光荣的称号呀！”他笑着说。

王振伍做出不乐意的样子：

“我可不愿意这就是我的光荣呢。我们是该干出一点更大的工作的。”接着问：“你笑些什么？”

“我快活我现在看见你，”他真心的说。

“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么？”

“也许是我自己的缘故，”他继续说：“我今天看见你特别觉得高兴。”

“你发生什么得意的事？”王振伍猜着问。

“有一点，但是现在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站在这儿做什么？”王振伍猜想这是一个原因。

“看风景，”他玩笑的说。

“的确是一件雅事呀。”他的同志感到兴味似的说：“你一个人的情致倒不错……我呢，我成天只知道运动我的手和嘴，我从没有用眼睛看过风景——我不想这种开心……”

他插口问：“你现在到那儿去？”

“回去。”

“到我那儿去吧。”

两个人便动步了。

他们一面走着一面密谈起来。

“刚才，”王振伍低着头说出秘密机关的代表名称——

“‘我们的乐园’里接到一种消息……”他把眼睛看了两边——“恐怕在上海就要发生大事件呢，说不定就是空前的大事件……而且是马上就要发生的。”

“什么时候接到的？”

“下午一点钟，”接着又用低声说：“如果这一次真的发生了，是我们将来胜利的预兆……我们实在应该在这时发些火花……所以……好的，我们等着。”

“那末你的意见呢？”

“我自然是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是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一次就将我们的全民众激动起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我们的民众们是太幼稚了，至少要给他们几次大刺激，然后他们才能够醒觉而自立起来，而站到我们这一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这样想，现在我们最急切的就是牺牲——同时也就是暴动。我们是应该赶快把我们的火花散开去，并且要散得多，散得远。”

“好的，我们等着。我想我们要走到紧张的第一步了。”

便不约而同的握了一次手。

于是静默地走了好些路。

“我刚才看见张铁英，”王振伍离开了正题目，说起闲话了：“她今天很不高兴，一连给我三个钉子碰。我想这是我替你受的冤枉……你今天没有看见她么？”

“看见过，”刘希坚平淡的说，在他的心里还飘荡着白华的影子。

“这就是她不高兴的缘故了，”王振伍笑着说：“我猜的没有错。”

“你不要乱猜，我和她没有什么的。”

“我知道，”他望了希坚一眼。“我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在你的观念上——自然只是对于异性的观念上——你不会喜欢她。”

刘希坚没有回答。

“其实，”他接着带点严重的声音：“张铁英在我们的工作上她是成功的，可是——她在恋爱方面总是失败的。我听说她以前曾爱过好几个人，人家只把她当做开玩笑的目的。”

“的确，”希坚承认了他的话。“她是我们的好同志，最能够工作的一个很难得的好同志。”却把恋爱的一面省略了。

“她真能够吃苦呢。”

王振伍接着称赞似的说：“这自然有她的历史做根据的。她父亲是一个雇农——”

刘希坚惊讶地插口问：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九岁时候就替人家看过两条牛，她十四岁还在田上帮她父亲播种。你只看她的样子就会相信了……”

“是的，”希坚用坚决的声调说：“我相信。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连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呢，”王振伍赶快地补充说。

“她怎样跑到北京来的呢？”希坚探求的问：“为什么她离开她的环境？”

“我不大清楚。她没有对我说。她只说她的父亲被穷苦所迫而变成一个暴戾的酒鬼，要卖她……我想她跑出来就是这个缘故。”

刘希坚沉思着。

王振伍接着问：

“她没有对你说过么？”

“没有，”刘希坚简单的回答。

“怎么会没有呢？”

“不知道，她从没有说到她以前的生活。”

“大约是这样的，”王振伍想了一想便分析的说：“她把我看做一个朋友，而把你看做……唉，我们所处的地位正相反！”

刘希坚被这位忠实朋友的自白而笑起来了。他想着这位朋友在工作上前进的，在恋爱上便常常被人挤到落伍者的地位。

“你可以努力进行，”他笑着说。

“完全没有用。”王振伍尊重的回答：“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不行的。我努力也不行。我已经失败过好几次了。对于张铁英，我认为最后的一次，以后我不想再讲恋爱了。”

“你们怎么样呢？”刘希坚完全关心他朋友的问。

“没有什么，”他低沉着声音说：“我不会使女性喜欢，这就包括一切了。不过我对于张铁英并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在我和她的出身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是应该结合的。你知道，我也是从……”他把话停住了。过了一会又接下说：“我常常回想我以前当学徒的生活……”

刘希坚不作声，只望一下他朋友的脸，在心里充满着对于这朋友的历史的同情。

彼此都沉默着。

这时的天色已经灰黯起来了，暮霭掩住了城墙上的楼阁；孤雁开始在迷茫的天野里作哀鸣的盘旋；晚风躲在黑暗里而停止在树梢上；路上的行人和车马都忙碌地幌动于淡薄的灯光里……

王振伍忽然用慎重的低音说：

“上海内外棉织会的罢工风潮，我对于这风潮的扩大，认

为革命快走到爆发的时期。你呢？”

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到公寓里再谈，”他说。

他们便加快了脚步；十分钟之后，就走进三星公寓的大门。

七

刘希坚照着他的习惯，在饭后吸着香烟，靠在藤椅上，如同他干过疲劳的工作而休息的样子，现着一种惬意的沉思，吐着烟丝。

他的朋友，却因为吃饱了肚子，精神反十分兴旺起来。人家说“王振伍是一架印字机”，那意思，有一半就是说他不知道疲倦，因为他的身体象铁一般的坚实，同时也象铁一般的不会得病。他是健壮而且耐苦的。这时他仍然把他坚实的身体坐在四方的凳子上——一张北京城公寓的特色之一的凳子上，而且笔直地坐着，喝着那带点油质的公寓里的白开水。

“你好象很疲倦了，”他望着刘希坚说：“你白天做了很多的工作么？”

“惭愧呀！”刘希坚心里想：“什么都没有做。”但他不愿意说他有许多时间都消耗在中央公园里，便笑着回答他：“这是我的习惯，也许是小布尔乔亚的习惯呢……我并不喜欢的。”

“不能改？”

“我还没有试验过。也许是这习惯太小了，值得费许多心思去想改革的。”

王振伍却摇了摇头。

“你没有想到吧了，”他反对的说：“虽然小……可是和‘意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刘希坚不想和他辩驳，只沉思地吐着烟丝，烟丝成圈地袅上

去，宛如是一种闲暇的消遣。

“你倒学会吸烟——不，是吹烟的技术，”王振伍看着飘浮的烟圈，一面笑着说。

“几乎是十年的练习，”刘希坚也笑着回答。“你呢？”接着问：“你为什么 not 吸烟？”

“一定要吸烟么？……我一吸烟就头痛。”

他们这样的闲谈着，慢慢地把话锋转变了，转到他们的工作，策略，新加入的同志以及苏联的经济和教育等的建设。随后，他们的谈话转到了上海的罢工风潮。

“这一次内外棉织会社罢工风潮的扩大……”王振伍开头说，带着非常关心的神气。

刘希坚也不象懒散的样子了，他从藤椅上端坐起来，把香烟头“吱”的一声丢到痰盂里。

他们便兴奋地谈着。彼此都对于这罢工的社会根据作了深切的检讨。

刘希坚，他从经济问题观察今日的帝国主义。“无论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将施行怎样的威力，帝国主义的自身虽已取得暂时稳定，而总的方面是趋向于崩溃的，那末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补充一句——“这次上海的罢工风潮应该使它扩大到全国……”

王振伍同意了他的话。只说：

“我认为这一定要扩大，并且扩大起来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劳动者对于帝国主义底资本家的反抗，还深入地造成中国各阶级的联盟而发生民族革命的运动。”

刘希坚沉思着。

“但是，”他带着思索的说：“民族革命纵然成功了，然而终究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自然，”王振伍回答说：“那只是一个阶段。”

谈话就停顿了。

刘希坚又燃上一支香烟，又靠在藤椅上，吐着连环的烟圈……

暂时的沉默之后，王振伍重新告诉他一个消息：

“早上我听说，在顾正洪追悼会上被捕的四个学生，已经被英巡捕房枪毙了。”

“你从那里得来的？”刘希坚惊诧的问。

“从一个通信社。不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现在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压迫手段，是越来越暴戾越残酷的。我们不能够把‘国际公法’来评衡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行动。所以，”王振伍带着不平的声音接下说：“四个学生被违法的执行枪决，的确不能看做意外的事情。”

“如果这样，”刘希坚却平静的说：“那好极了，风潮就立刻扩大起来了，说不定就会扩大到全国呢。”

王振伍想着什么似的不作声。

刘希坚便接着说：

“我认为帝国主义应该聪明一点；否则，那举动，实在对于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没有利益。因为，那枪毙四个学生的枪声，我认为是替我们的民族革命放一个发动的信号。”

“我不象你这样乐观的观察，”王振伍有点阴郁的说：“杀死几个半殖民地的人民，这不过是帝国主义很平常的玩笑吧了。”

“不错，”刘希坚回答说：“我们不管他们是玩笑或者是策略，我们只是看那事情的影响和效力，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没有利益。”

显然，王振伍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是深深地感着愤慨

的。他的脸颊在讨论着罢工风潮的事件之中，已渐渐的发烧起来了。在他充足的眼神里，灼闪着热烈的光……

“现在，”他最后兴奋地，却又客观的说：“我们等着，等着我们民族革命的爆发！”

于是他看了一下左手上的那只车掌的手表——“十点半钟了。”他说，便带着新时代将临的信仰，欣然地和刘希坚紧紧的握一握手，走了出去。

刘希坚又重新燃上香烟，而且重新靠在藤椅上，可是他没有吐着烟圈了，只把香烟挟在手指间，让它自然地消蚀着。

这时他的思想是纷乱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和严重的事件都挤在他的脑子里：内外棉织会社的罢工——枪杀工人——拒绝工人上工，和文治大学学生的被捕，上海大学学生的被捕，以及帝国主义的横暴行为，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尤其是这风潮的扩大，将怎样地造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诸问题，更深深的钉在他的筋里。

他渐渐的由沉思感到苦闷了。“冷静一点，”他向他自己警告说：“在昏乱的头脑里是解决不了什么的。”便丢下香烟，跑到院子里。

在繁星闪耀的天幕底下，他一连作了五六个深呼吸。北京的夏天的夜，是凉快的，空间飘荡着清凉的微风。他的精神便爽然了。仿佛他的头脑注射了什么药水，立刻清醒而警觉起来。随着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暂时丢开那各种问题和事件，只当做休息的散步似的，在宽敞的院子里徘徊着。

院子的两旁射出黄色的灯光，隐约地照着他来回散步的影。周围的安静使他一步一步地听出他的皮鞋踏在砖块上的声音。夜是静寂的，一切在阳光底下的烦声，也都在夜色里静寂着。只有远处汽车的喇叭和附近的蛙鸣，断断续续地流荡在清凉的空气里。

他觉得在这样的夜色里散步，怀着无所忧虑的心情，的确有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趣，如同解放了全身的一切，欢喜而且舒服的。

“然而是一——”他自己分析的想：“小布尔乔亚才能够的一种闲暇的享乐呀……”想着便不自觉的笑了起来。

这时，在他周围的静寂的空气，突然地破裂了，一种强烈的喊声激动了整个的夜，把一切都惊醒而且扰乱了。

他惊觉地听着这可怕的喊声：

“号外——上海大屠杀号外！”

他立刻跑到大门外去。

胡同里很黑。街灯吐着惨黯的光。小小的黑影在那里跑动……

“卖号外的，这里！”他焦急的高声的喊。

一个小孩子喊着跑过来了。

他急促的买了一张，飞快的跑到房子里，于是在明亮的电灯底下，在他惊慌的眼睛里，跳着一串可怕的字——

英巡捕房连开排枪射击数千徒手群众！

八

刘希坚带着惨笑地把号外看下去：

“日前为援助日纱厂而遭逮捕之学生，捕房施以极苛刻之待遇，且无释放消息，因此昨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今日（卅）分组出发，从事大规模演讲。今晨学生分队入租界演讲者，以七人为一组，演讲工人被杀及学生被捕等情形。但此种演讲队一入租界，租界捕房即加逮捕。下午一时后，学生在马路演讲者尤多。至下午三时，有两小队在大马路永安公司前演讲，被巡捕以

残酷手段捕入老闸捕房，后又陆续逮捕数起。于是有学生二百余人会集，群至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否则愿全体入狱。当时学生均系徒手，并无暴动行为。且马路上市民群众虽因聚观奔集，达二千余人之多，亦绝无扰乱行动。不料老闸捕房竟召集全班巡捕，站立门前，连续开放排枪。于是二千余人之徒手学生及市民群众，均在枪弹中血肉横飞……”

他看着这号外，他的血便鼎沸了。他的头脑仿佛要炸开一般的发烧着。他痛苦地捺着号外，长久地沉默着——而这种沉默是他从来所没有的。他觉得他自己的背上也着实的中了帝国主义的枪弹……

但是，他终于把这激动制止了。“好的，”他差不多是冷酷地自语着——“现在，我们走到紧张中去吧！”于是他恢复了他平常的沉静，他靠在藤椅上，思想着，一面用力的吸着烟卷，如同他用力的筹划着消灭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样。

这时那院子里也发生一种骚乱了。每一个房间里的灯光都亮了。许多学生都在念着号外。那激昂的，愤慨的，暴怒的，以及叫骂的和叹息的，种种声音，揉成一片深夜的恐怖。电话的铃声乱响着。最容易打盹的小伙计也兴奋起来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什么都在动。人动了。空气动了。深眠的黑夜也动了。

刘希坚也从可怕的沉思里站起来，匆匆的拿了帽子，走出房门……

“你到那儿去？”迎面他就听见一种尖锐的，可是带点发颤的声音。

他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白华。

“怎么，你跑来了？”他问。

白华一下就捉住他的手腕，现着一个紧张而悲伤的面孔，眼

眶里还留着眼泪的余滴的闪光。

“唉，我想你已经知道了，那上海的——”她咽着声音说。

“是的，”刘希坚平静的回答，“我已经知道。”接着便问她：“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他觉得她仿佛变成一个遭了丧事的女孩子似的。

“怎么，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她糊涂的问。于是她将他的手腕捉得更紧了，并且把身体紧紧的挨着他，这使他感觉着她的血在他衣服外面奔流着，同时她的手在他的手腕上发颤。

“你冷么？”

“不。”

刘希坚便同她走进房间里。

在灯光底下，他看出，她完全变了样子了。平常，她是快乐的，傲慢而且妩媚的。但现在，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紧张的。似乎生来第一个强烈的刺激把她全部的神经刺痛着。她有点苍白，同时又有点发烧，她是深陷在伟大的愤慨里而激动着。

“白华，”他握着她的手说：“你怎么——你真激动得利害……”

她一面和他坐在床沿上，一面说：

“是的，我激动，然而怎能够使我不激动呢？”

刘希坚沉默着，他觉得这时候是不必对谁说什么安慰的。

“那号外是真的么？”白华忽然象自语似的问：“是真的消息么？那样，唉，象那样开放排枪？”

“当然是真的，”刘希坚沉静的，坚决的说：“这事情的发生是极其可能的。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不会顾忌他的任何行为的。”

“但是——这是空前的大屠杀呀……”

“虽说是空前，但，也许并不是绝后的大屠杀。”

“你这样觉得？唉，那样太可怕了。这简直是把我们当为印度了……”

她是太兴奋了。刘希坚觉得她是再经不起刺激的，便立刻把话转了方向：

“你对于这事情有什么意见？”他平静的问。

白华揩了她眼角上的泪滴。“我还没有……”她带点嘶音说。

“应该有一点意见才是，我认为。”

“我不能够想……好象我失掉了理智……我完全被感情支配着。”她自白的回答，显然她的血还在那细白的皮肤里奔流着。

“不过，我们应该冷静一点，因为我们应该想出对付这残酷行为的策略。”

“那是对的，”她慢慢的说：“可是，这时候，你要我怎么样呢？我差不多忘掉了我自己。”

刘希坚抚摩着她的手背说：

“你这样也是好的。至少，你的青春的生命力比我强，我已经被环境造成了我的冷酷……”

白华被他的最后一句话吓了一跳，她张大眼睛直瞧着他。

“你怎么这样说？”她用力捉住他的手。

“没有什么……你以后会知道。”他本来还要说——“我的工作不允许我有激动的疯狂，”却一眼瞥见她的眼睛里充满着疑虑的光，便止住了。

“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她热情地诚恳地望着他。

“我了解你……”他温和的说。

白华还望了他许久。他笑了。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便停止着。一个小伙计跑到他门口来喊：

“刘先生，电话！”

他跑去了。回来说：

“白华，我有事，我必须马上去。”

白华也忽然想起，她是也应该到她的同志们那里去的。于是她说：

“我也要走了。”

两个人便走出了大门。

街上是黑暗的，弥漫在黑暗中的空气在震颤着——四周都互相响应着可怕的叫声：号外！

白华仍然很用力的捉住他的手腕，如同她需要这样的捉住他，才能够坦然地在无边的黑暗里走着，然而他终于和她分手了。

“我要往东……”他忽然说。

白华迟疑地望着他，便柔弱地向他点一下头。他重新用力的握了她的手，仍然觉得她的手是在发颤……

“明天见，”他压制着向她说。

她默着走去了。当他站着望着她的影，那慢慢的被黑暗淹没去的影，他觉得——他的心是颤颤地动着了。

“白华……”他悄声的自语着。

可是，他立刻就把这种情绪制止了。他是有更伟大更紧要的工作在前面等着他去努力的。他便转了一个弯，挺着胸脯，大踏步的穿过黑暗，走向“我们的乐园”去。

九

走进那五间打通的北房，在灯光里，呈着一种严肃的气象。许多人都苦闷地吸着烟，沉默着，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

浮些笑容。也没有一个人现着青春的神气。虽然大家都认识，却没有谁和谁谈话。仿佛这一间会议室，正在演着一幕苦闷的哑剧。只有壁上的挂钟在那里作响，表示还有一件东西是在那里活动。其余的一切全沉默了，象沉默地罩在会议桌上的白布一样。

三四个同志闪起眼睛向刘希坚点了点头，又一动也不动的吸着烟。

刘希坚走进这沉默的人群，坐到一个空位上。他也从衣袋里拿出香烟来，也和别人一样的苦闷地吸着。

这时他听到在他的右边有一种低音的谈话：

“一定，扩大到全国。”

“是的……帝国主义的这一著并不是胜利的策略。”

“我们的民族正需要这种刺激……”

“虽然，流血是悲惨的，然而在某一时期，流血对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一次……”

刘希坚转过眼睛去看这低声谈话的人，是一个瘦小的女士和一个穿西服的少年——张异兰和郑鸿烈。这位张女士的身体虽然象一枝兰花一般地瘦伶伶的，可是她的气魄却比她的身体大到好几倍。他们是其中的一个很出色的女同志。从前，以自由恋爱而闹翻了湖南××女学的就是她。

忽然，一种沉重的声音冲破了这空间的沉默，那是一种很尊严的宣布开会的声音。

大家都动了。集中到会议桌上，围拢地坐着，许多人的手上捺着小纸条。

“现在，宣布开会！”

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兴旺起来，注意力集中着，静静的听着主席的报告。

主席是四十多岁而仍然象少年一般健壮的人，手上拿着训令

和许多电稿，眼光炯炯地直射着会议桌的中央。

“这次会议包含着一个严重的意义，”他开始说。

周围的人静听着，并且每一个人都很严肃。虽然有许多人还吸着香烟，但是喷出来的烟丝，更增加了严肃的景象。

随着，主席读了上级发下的指示。这指示的每一个字都深深的穿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去。并且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浮上许多新的工作和新的意义。新时代的影子在大家的眼前开展起来……

会议便这样的继续着：发表意见。讨论。议决。一直到天色将明了。

然而会议的人并不显露着疲倦，似乎日常的瞌睡已远离了这些人，而他们只是兴奋着，兴奋着，深深的记着各种议决案和每一个同志的脸色和发言的声音。并且，关于新的工作的开始，大家都感着满足的愉快而欣然地浮出微笑来。“天明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要变更世界了！”大家怀着这样灿烂的信仰而离开。

“再见！”彼此握着手，用一种胜利的腔调说着。

而且，在大家的心里，都默默的筹划着自己的工作而希望着天明——就是立刻要跑出一轮红日的明天！

明天，依照党的指导，他们的新工作就开始了！

明天，全国报纸的第一页都要用特大号标题：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徒手民众！

明天，他们要使这屠杀的事件强有力的打进中华民族的灵魂！

明天，被压迫的民族要独立地站起来了，要赤裸裸的和帝国主义对立着而举起革命的武器！

明天，他们就要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发表宣言：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明天，他们可以看见北京民众为这样的革命运动而疯狂起来！

明天！

刘希坚也深切地怀着这红色的信仰而走出“我们的乐园”。

在路上，在黎明之前的深夜里，繁星已渐渐的隐灭了。只留着几颗大星还在旷阔的天野里闪烁着寂寥的光。黑暗是已经开始逃遁了。东方的一带，隐隐地，晨曦在开展着。那鲜红的朝霞，也布满在黑云的后面而寻着出路。晨风也吹来了，鼓动着欲明的天色，震动着飘摇的市招，发出微微的低音的歌唱。天气由晨风而变冷了。同时，许多路上的黑影也各在那里变化，慢慢的露出物象的轮廓来。鸟儿也睡醒了，从树上发出各种的叫鸣。并且，在街道的远处，这头到那头，都可以听到一些沉重的脚步的声音。跟着，那北京城特备的推粪车，也“轧轧轧”地在不平的马路上响着。各种都象征着——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刘希坚由空阔的大街而转到一条狭小的胡同了。胡同口的煤油灯还吐着残喘的光，灯心在玻璃罩里结着红花。他忽然一抬头，看见那一块“于右任书”的三星公寓的匾额。

他站着打门。重新望着东方的黎明之影，向着广阔的空间，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觉得这清新的空气里有一种使人爽快的甜的流质。接着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小伙子把门开了。他带着新鲜的愉快而跨进门限去。

走进房间的时候，电灯的光已慢慢地淡薄而且昏黯下去了。可是，跟着，那黎明便从树梢上，屋瓦上，悄悄地，使人感觉着而又没有声音地，跑进了窗子，于是那充满着黑暗的屋角便灰白起来。

他愉快地靠在那张藤椅上，想着他自己的生活在有代价的生活上面，因为他是负着历史的使命的，而且尽他的能力去加紧这历史的进行。他是要生活在新时代里的，而且他要作为这新时代的建筑工人的一员。他自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的

“信仰”，如同欧洲的圣处女把一切都交给玛利亚一样。现在，他没有需要，他所需要的只有他的工作的成功。他也没有别的希望，除了他希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站起来。

他想着，想了许久，便忽然从兴奋中打起呵欠了。同时，他的头脑里便闪着同志们的面貌，会议室的严肃，和响着许多零碎的言语——同志们的声音，主席用沉毅的态度说着“……各阶级联盟的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跟着，在许多零碎的响声之中又响起卖号外的叫喊：

“大屠杀……”

随后，一切声音都变成一种混合的声音了，如同小苍蝇“嗡嗡”一般地，而且渐渐的远了去，模糊去，静寂了。

—○

……机关枪“扑扑扑”的响，帝国主义的武装向群众屠杀。

……口号：前进！

……群众冲上去。

……空间在叫喊。火在奔流。血在闪耀。群众在苦斗。

……都市暴动着。乡村暴动着。森林和旷野也暴动着。

……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崩溃。全世界象一只风车似的在急速的转变。

……帝国主义跟着世纪末没落下去。

……殖民地站起来了。贫苦的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了。

……举着鲜血一般的红的旗子。

……欢呼：斗争的胜利！

一个新的时代象一轮美丽的夏天的红日，从远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了辉煌的色彩，迅速地开展了，把锋利的光芒照耀在世界，

照耀在殖民地，照耀在斗争的群众，照耀在刘希坚的眼前。

“世界的无产者万岁！”他高声的叫。

周围的群众欢呼着。

欢呼的声音震动着他，如同海洋的波浪震动着一只小船，他的心便在这波浪中热烈地跳荡着。

随后他伸出了他的手，许多人跑上来和他握着，而且，他看见白华也跑来了，他便鼓动全身的气力去和她握手。

“我们是同志！”他欢乐的说。

“我们是同志，”一个回响。

他笑着。于是，眼睛朦胧地张开了，他忽然看见站在他面前的王振伍，自己的手正和他的手互相地紧握着。

“怎么，你看见了什么？”王振伍笑着问。

他的头脑里还盘旋着许多伟大的憧憬，他的脸上还欣然地微笑着。他揩一揩眼睛，从藤椅上站起来了。

“做了很好的梦，”他回答说。

这时，清晨已经来到了。阳光美丽地照在树叶上，闪着许多小小的鳞片。风在轻轻的荡。鸟儿在屋瓦上歌唱。院子里平铺着一片早上的安静。

他把窗纸卷上了；把房门打开；站在门边向着蔚蓝色的天空作了三个深深的呼吸。他觉得每一口吸进去的空气都使他的神经活动而清醒起来。

“你的精神真不错，”他说，一面喝着冷开水，看着王振伍笔直地坐在床沿上，毫无倦意的样子。

“我想我今夜不睡也不要紧，”王振伍回答：“昨夜我太兴奋了，现在还是兴奋着，我没有瞌睡。而且，我们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我们都不能睡。我们要看着北京城变动起来，还要把我们自己也参加到这变动里面。我们能够不需要瞌睡就好了，因为这

样，可以让我们整天整夜的工作着。”

“好同志！”刘希坚接着说：“但是我的身体太不行了，只一夜工夫，便从藤椅上睡起来……”说着便划上洋火，燃了香烟。

王振伍向他笑着。“我是例外的……”他说。

“不。”刘希坚吐了烟丝说：“健壮的身体是我们需要的。坏的身体干不出什么工作。我很烦恼我的身体不健壮。”

“还算好——当然不如我的，我是一条牛——有人这样说。”

刘希坚笑起来了。是很满意的笑，他觉得这个同志完全是一个忠实的人。

王振伍还在继续着——“说我象牛，我总不大喜欢……”说着，他自己也有点好笑起来。

刘希坚忽然问：

“现在几点钟了？”因为他自己的表停住了。

“六点四十分，”王振伍看了手表说。

刘希坚从裤袋里拖出一只钢表来，一面开着机器一面说：

“好的。我们开始工作吧。沉寂的北京城马上就动起来，叫起来，骚乱起来了。”

王振伍接着说：“是的，北京城就要象一只野兽了。”他兴奋地挥动着他的手腕——“我是常常都等着这样的一天的。现在给我等到了。我们开始工作——新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象堆栈里的货物，堆着堆着，等待我们去搬运，我们就开始吧。”

可是刘希坚问他：“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他忽然笑起来，说是没有什么事，只因为他一个人躲在房子里等着天明，觉得很苦闷，便满街满胡同的走，最后走到这里来。

“现在我走了，”他说：“我的工作不能使我再等待了。我

现在要真的变成一架印字机，”他有点玩笑地——“我要从我的身上弄出许多传单来，几千几万张的传单……”

“再见！”他笑着告别。

“再见，”刘希坚向他点着头回答说。

于是，他的宽大的身体便挤出房门，穿过院子……

刘希坚又燃上香烟，吸着，很用力的吸，一面沉思着。他立刻追想了他刚才所做的梦，梦太好了，仿佛是很多希望把它织成的。“这是新时代的象征……”他微笑地在心里说着。尤其是白华——他想——她也转变了，她丢开了那些无聊的思想和人们，而和他走上一个道路——一个正确光明的道路……想到这里，一种灿烂的光辉便从他的微笑中浮起来了。

他愉快地把眼睛望到窗外：那天野仿佛是一片蔚蓝的海，澄清而含着笑意，一群鸟儿正在那里飞翔着，歌唱着。阳光使地上的一切都穿上美丽的披肩……

“天气太好了，”他想。然而立刻有一种尖锐的思想穿进了他的脑筋——“在碧色的天空之下正流着鲜红的血……”他的心便紧了一下。接着他把眉毛皱起来了。他恼怒地转过身，第一眼便接触了那张平展在桌上的号外——那平常的字所联拢来的可骇的事实。他的愤怒便一直从他的灵魂中叫喊起来。他向着那号外上的“帝国主义”恨恨地给了一个侮蔑的眼光。随后把这号外丢开了。

桌子上，现着纷乱地叠在一块的原稿纸，几本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日文书籍，一些讲义，一个墨水瓶——这个瓶子开着口，如同一个饥饿的小孩子张着小嘴一样，等待着进口的东西。

于是他立刻拿了笔，把笔头深入到墨水中间，他开始工作了。

他要起草三种宣言。

他写着第一种：“为五卅惨案向世界无产阶级宣言！”



院子里慢慢地骚乱起来了。

许多学生，都拿着报纸，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狂瞽地跑着，传达着专电上的消息。虽然他们所知道的都是一样的事，“帝国主义在上海大屠杀！”可是他们仿佛彼此都不知道，便互相报告着。谁的脸部都是很紧张的。谁的声音都是愤怒和激昂的。谁的精神都深深的刻着屠杀的血迹。谁的情感都在高涨和扩大。谁的行动都越过了平常的形式。大家——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一个人不仿佛得了神经病似的疯狂起来。并且没有间断地从各人的激昂的声音中响出激烈的言论：

——中国人也是人！

——宣战就宣战！

——我们人多。我们以五十个拚他一个都拼得赢！

——狗！帝国主义！

——什么文明的国家——野兽！

——我们把全国的钱都集中起来，还打不过英国和日本么？

——我们自动的当兵去！

——我们宁肯死，不能做亡国奴！

——……

宽大的院子，被这样狂热的，从愤怒的火焰中吐出来的人声，喧嚷着，而且完全扰乱了，如同这院子里所流动的不是空气，只是人们的疯狂的呼吁。并且这人声还一直的增高去，扩大去，变成了一片波浪。

这一群聚集在院子里的学生，大家现着一个紧张的脸，仿佛

是一队待发的出征的战士，彼此兴奋地显露着“宁死不辱”的气概，被单纯的“爱国”的热情激动着。

伙计，小伙计，掌柜，厨子，也慢慢的参加到这人群里面来了。随后那女掌柜也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衫，蹬着尖头的小脚，向着这院子走来。

女掌柜被学生称为“掌柜的秘书”，因为掌柜是一个胖胖的京兆人，十足的带着京兆人的敦厚和一种特别的嗜好，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玩在两只小小的鸟儿上面，所以公寓里的各种设施，尤其是向学生们要钱，都是女掌柜的费心。她虽然不识字，可是会写：

“十三号入四元”这一类的数目。

她平常不大走出那一间“闺房”——学生们为她起名的那间不很透亮的房子，因为她已经有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她害怕她出乱子，便自己来作一个模范，为的她看见那几个唱着“桩桩件件”的学生常常把前门外的“花姑娘”弄到房子里来。

“不好生念书……”她常常看不过眼的向掌柜说。

可是今天，她变成很坦然地和年轻的学生们挤在一块了。她听着大家说，虽然没有完全懂，却知道是一件并不小可的事情，便七分感动三分好奇的听着。

“什么叫做帝国主义？”她放大了胆子问。

一个学生便向她解释说：

“靠自己的武力来压迫别的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

她转着眼珠想着。

另一个学生又向她说：

“割据别人的土地，剥夺别人的财产，把别人的人民当做奴隶看待的，就是帝国主义。”

她一半明白的点着头。

“八国联军打我们的，那些都是帝国主义，”伙计在旁边插嘴的自语着。

“你知道！”女掌柜横了他一眼——“先生们在这儿，你知道些什么？”伙计便默着。她接着问：

“这年头有多少帝国主义？”

有两个学生向她笑着。她不好意思起来——“咱没有进过学堂，”她小声的说。

“可多呢，”先前那个学生又回答她：“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可不少，最大的是英国，日本，美国……”

她觉得什么都懂了。

“在上海杀我们弟兄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她记帐式的说着。

“对了。”

于是她觉得她今天见了一个很大的世面。她懂得了许多。“这年头的新事情可懂不完……”她想，于是一种深刻的回忆从她的心里浮出来，她认为这回忆之中的事，是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所不曾看见的。她记得那一年是庚子年。

“义和团是不怕洋鬼子的，”她记忆着，突然说。

学生们的谈话便停止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她，她暗暗的猜度那些眼睛看她的意思，一面壮着胆子，终于把她的故事——在她的生活中算是唯一值得公开的故事，说出来了。

“可惨呢，”她结论的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把什么全毁了，把小孩子的肚皮都拉开呢，大人可别提……”接着她慢慢的红起脸来说：“洋鬼子实在野蛮呢，一见女人就——”

学生们便响起了一些笑声。

“别乐！”她严肃的说：“那是悲惨的事情呵。”

小伙计忽然快乐的叫着：

“宰洋鬼子去！”

“你懂得什么！”她说，一面轻轻的在小伙计的头上掠了一个巴掌。

小伙计跑开了。他在院子的周围走着。他发觉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人，只有“刘先生”还躲在房间里。他带着许多消息的走了进去。

“刘先生，你怎么不出去？”小伙计惊讶的问。

刘希坚正放下那枝钢笔，将腰间靠在藤椅上，稍稍地向后仰着，眼睛不动的看着宣言的草稿。

“有什么事？”他偏过脸，看着小伙计。

“院子里满热闹呢，”他报告的说：“全体的先生们都在那里。”接着便放大了声音说：“八国联军的洋鬼子又要打进来了……”

刘希坚笑起来。他觉得小伙计也变成很兴奋而且很可爱了。在那个永远洗不干净的满着油污的脸上，现着特别的表情——仿佛这小孩子的心正在跳动，血正在奔流……

“你听谁说的？”

“先生们说的，”小伙计糊涂地回答。接着他把所听闻的种种都报告出来了。“你出去不出去？”他热诚的问。

“马上出去。”听了这回答，小伙计便感着满足的走了。

刘希坚又继续看他的宣言。一面，他推想着外面的骚乱。他觉得他们所预料的一切，都要一一的实现了。全民族要立刻走到紧张中去——走向革命的路上去，那些从枪弹的眼中流出来的血，要立刻染上每一个人的灵魂了。那帝国主义残杀的枪声，说不定就成为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信号……他想着，许多思想便联贯地集中起来，仿佛许多战士的集中一样，使他从重复的疲倦中，又重复的兴奋了。

“我们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他想：“可是现在，前进！”在他的眼前便浮着昨夜的那个斗争的梦境。

随后他把三种宣言的草稿叠在一起，放到胸前的衣袋中去，从藤椅上站起来，觉得他的疲倦还在他的兴奋中伸展着，便张开手臂，作了一回自由的运动。

他打开房门，看见许多人还站在那里，纷纷乱乱的响着声音，如同在这公寓里出了一桩严重“命案”的样子。

于是他撑一撑身子，想着“马上就要开会了”，便燃上香烟吸着，走出房门。

当他通过院子里的人群之时，他听见女掌柜正在大声的说：

“只怪中国人不争气，一见洋鬼子就害怕……”

刘希坚愉快地向这院子里投了一个审察的眼光，想着：“危险，这些人很容易误走到国家主义的路，”便大踏步的走去，在疲倦中兴奋着，吐着烟丝。

一二

带着极度的兴奋，同时又带着极度的疲倦，刘希坚从严肃的会议室里走出那红色的大门，微笑地和几个同志握着手，分开了。

在他的头脑里，有一扇锋利的风车，在那里急速地旋转，各种思想，仿佛是各种飞虫，钉在神经上，而且纷乱地聚集着。差不多在一秒钟里面，他同时想着数十种事情。他觉得他的脑袋已经渐渐地沉重了。

可是他总不能够把各种思想吹烟丝一样的把它们吹出去，尤其是刚才的会议——那声音，那面貌，那景象，那一切决议案，更紧紧的，深刻在他的心上，盘旋在他的脑里，如同蜜和蜜混合

似的不易分离。并且这些东西都吐着火焰，把他的精神燃烧着。

他觉得他是需要睡眠的。他还需要吃。因为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自昨夜到现在，他完全在重复的疲倦和兴奋中，继续着活动，而且完全靠着香烟来维持。现在，疲倦已经在他的全身上爬着，并且在扩大，在寻机向他袭击。然而他现在还不能就去休息。他觉得他还应该看看市面的现象。看看沉寂的北京城被推动的情形。看看那些可怜的，长久驯服在统治者脚下的民众的举动。尤其是，他觉得他还必须去看看白华。

所以他重新振作了他的精神，重新运动了他的身体，向着远处的青天很沉重地吸了几口气。虽然下午的空气是带点干燥的意味，但是吸进去，似乎也使他的神志清爽了好些。他揩一揩那过度费神而现着疲乏的眼睛，一面走着一面观察着周围。

阳光底下的一切都在骚动。市声在烦杂的响。车马在奔驰。行人在忙走。喊着“京报！晨报！上海大惨案！”的卖报者的声音，尖锐地在空间流动。同时，有许多小孩子在忙乱地跑着，叫喊着“上海大罢市”的号外，使一切行人都注意着而且停住脚步了。

马路的这头到那头，陆续地现着小小的人堆。三个或者四个一群地，站在那里读着号外和日报，大家现着恐怖和激动的脸色。有许多人，还凭空地嘘出了沉闷的叹声。又有许多人在那里愤慨地自语。还有许多人在互相说着激动的议论。一切，现出了北京城的空气的紧张。

刘希坚一路怀着快感的想：

“革命的火线已经燃上了……”

最后他走到大同公寓，那院子里也喧嚷嚷地活动着一个人堆。他听见一句“我们应该罢课”，便叩了白华的房门。

“谁？”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刘希坚推着房门进去了。他看见白华一个人冷清清的坐在桌子前，沉默着，而且现着一脸怒容。

“我恐怕你不在家呢，”他笑着说。

“我能够到那里去呢？”她锐声的说，显然她受了刺激而烦恼着。

“发生了什么事，你？”刘希坚走到她面前。

她突然握住他的手。

“唉，”她激动地——“我真难过……”随着在她的那两只圆圆的大眼睛上，濛濛地漾着泪光。

“什么事？”他猜想不出缘故的问：“可不可对我说？”

白华便告诉他——她的声音充满着愤怒而且发颤。她说她昨夜和他分别之后，她就到枣林街去——她的一个同志的家里。在她走去的时候，她想可以碰到很多人，或者在进行一个特别会议，讨论着“五卅”的惨案，通过种种严重的有意义的提议，今天就要进行这许多新的工作。可是，那里面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连那个同志也不知上那里去了，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子。她随后又去找他们。她向他们说，并且把号外给他们看，可是他们没有意见。“我们应该马上召集一个会议！”她这样热诚地向每一个同志说，人家只给她“这时候不行”和“天明之后再 说吧”的回答。尤其是那位“自由人无我”，还躲在乌托邦的幽梦中而疑惑这大屠杀的事实，闭着一半惺忪的睡眼看着她的脸上说：“也许是空气吧。说不定就是共产党放的。现在他们的政策就是造成恐怖。”接着便发表他的梦呓，说什么“只要人类在安那其的新村里住上三个月，世界上便不会有流血的事发生”，以及夹三夹四的把辩证法下了许多批判。就这样，白华从她的同志中，得了失望和愤怒回来了。她骂那些同志是凉血动物，利己主义，虚伪的安那其斯特……

“真把我气死了，”最后她气愤地对刘希坚说：“那些人，完全不配讲主义！”

刘希坚在她叙述的时候，就已经很鄙视地暗暗在发笑了，这时忍不住地把笑意浮到脸上来。

白华张大眼睛直视着他，感觉到他笑的意味。

“你在嘲笑么？”她急烈的问。

刘希坚觉得她太激动了，她所受的刺激已经很多了，便不肯再将尖利的言论去刺痛她。于是他向她微笑着——一种完全含着温柔的善意的微笑。

白华也将敌意的眼光从他的脸上移开去，默了一会，沉着声音说：

“本来我不必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又说出来呢？”她低低的叹了一口气。

“我对你个人是同情的，”他完全尊重的说。握着她的手。

“白华，”他继续说，声音温和而且恳切地——“你自然不会误解我，说不定你了解我比我了解自己的更多。我想我们之间不必再用什么解释的。不过，现在，在这个时候，我要求你原谅我：白华，你了解我吧！”他用眼光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轻轻的望了他一下。

“怎么，希坚，”她向他亲切的问：“你以为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么？你有什么怀疑呢？”

他微微地沉思着——他认为在她从她的同志中得到失望和愤怒的时候，是一个急切的适当的向她进攻的机会。他觉得利用这个机会，向她解释，打破她的美丽的乌托邦的迷梦，一定有胜利的可能。想着便向她开始——

“不是那个意思，”他仍然握着她的手。“我要你了解的只是我现在要说的话。”他停顿一下，便接着沉静的说：“在客观

上，我们都应该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只是暂时的稳定，不久就会显露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同时帝国主义必走到崩溃的路上，从这两点，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要爆发到全世界。在我们中国，虽然有许多特殊条件的限制——比如帝国主义极端的压迫和阻止我们革命的进行，但是，我们的革命终要起来的。当然，这种革命并不是安那其……”

“你以为无政府主义没有社会基础么？”她反驳的问。

“这是一种空想，一条走不通的路，甚至是有害的，”他末了说。

“为什么呢？”她急声的问。

他便向她作了许多解释。“中国的这些同志们，就更缺乏理论，其实都是个人主义者，没有集体的意见，只有各人自己的自由，甚至于会议上的决议案也都是自由的执行，结果是各自单独的行动，什么都弄不成。”

“这不是事实么？”他接着向她问，而且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脸烧热地，默着，不即回答。

“譬如对于五卅的事件，”他接着说：“据你所说的，他们也还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冷眼旁观，无动于中。”

“这只能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她突然的说。

“也许是这样。不过这决不是少数人的问题。”

“不过，”她回答：“这缺点是能够改变的。我要使他们改变过来……”

“我认为改变不了，”他短削的说。

“你太鄙视了，”她傲然地望着他。

他不分辩，只说：“事实上，如果你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立刻就会把你当做叛徒，没有一个人再把你当做同志……”接着他还要说下去，可是他一眼看见她的脸变得很激动地，便不想

再去刺激她，立刻把这一篇争论作了结束了。

“看你的努力，”他笑着向她说。

她不说话，可是慢慢的平静下去了。

“我不否认你说的，”她最后客观的说：“那些都是事实。”

他对她微笑着。

接着他连打起两个呵欠了，便重新把香烟燃上，沉重的吸了好几口，撑持着他的已经过分疲倦而需要休息的身体。

她望他一下，忽然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的，一种失了睡眠的红。

“你昨夜没有睡么？”她惊疑的问。

“没有，”接着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为什么？”这声音刚刚说出口，她就想到——他一定和他的同志们忙了一夜……便立刻改口的说：“就在这里睡，好不好？”

“不……我回去睡。”

她不固执地挽留他。于是他走了。当他们握手分别的时候，刘希坚望着她的脸而心里想着——“自自然然，事实会给你一个教训的……”可是他走出大门外，对于白华的种种情绪便冷淡下去了，因为他的头脑中又强烈地活动着他的新工作——他一路筹划着五卅特刊。

“英帝国主义的枪弹与中国人的血，”他想了这一个带着刺激性的题目。

一三

看着刘希坚走去之后，白华便寂寞地走回她的房里，坐在桌前，沉默地，一只手托住脸颊，望着窗外的晴空：夏天的晚照，

象美丽的长虹似的散着美丽的光彩……

她是很悒郁而且很烦恼的。许多不适宜的事情都浮到她的脑子里来。第一使她感到不快活的就是她的同志——那些完全忽视“上海大屠杀”的所谓革命的无政府党人。那些人，在口头上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造者，在笔下尤其是解放民族的前锋，可是一碰到实际便赤裸裸的——暴露着一切都是冷的，死的。如果不是她昨夜看出那些同志们的真相，她一定还相信她和他们是同样的负着历史的新使命。现在，他们在她的面前已经取消了一切信仰了。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单。自然，一个人，只孤单的一个人而没有第二个同志，这力量怎么能够使社会改变呢？她因此不得不需要那些人，虽然那些人是使她十分失望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感到痛苦了。

“不配讲主义……”她又愤怒的想着。

可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突然跑到她的脑里，使她反省地——含着怀疑成分地，来看她平日所信仰的主义，为什么相信那个主义的都变成这样了呢？但立刻她又自责了：“哼，你这个不忠实者！”于是她仍然那样简单的相信着，这样她觉得增加了她一直向前的勇气。她认为她应该去纠正那些同志们的谬误……然而她想到刘希坚留在她心里的那讽刺了——“无政府党人讲的是自由……”她便为难地想着，她如果去指摘那些人的利己主义是会有人接受的，他们的确都十分地看重那个人主义的自由，有时甚至以此为骄傲。

于是，她觉得她的前途有一层薄薄的雾。

“纵然，”她随后想：“他们不把我……那也不要紧。总之，这一点谬误，我是要向他们说的。”她刚强的决定了，便觉得有立刻到枣林街去的必要，如果他们还不在那里，她就单独的去找他们。

这时她的思想才渐渐地平静。她的悒郁的精神也舒展了。烦恼象一个幻梦似的消灭去。

她离开桌子了，站在一面蛋形的镜子前，理着她的头发，她觉得她的眼皮是疲乏地，她的脸上有着倦意，愤怒，烦恼和苦闷的痕迹。她拿下一条洋毛手巾，擦着她的脸……忽然有两个人影子现到她的身边来，她急忙地放下手巾，看见珊君和她的爱人。

“你这个鬼，怎么一声也不响，”她笑着说。一面向站在珊君身边的杨仲平点着头。

珊君仍然象一朵使人爱好的玫瑰花，在她的身上显露着江浙女人的风韵。她用北京话回答说：

“你也一声不响，我以为你睡着了。”

“瞎说，”白华望着她，一面把手巾挂上了。“现在是下午了呀！”

珊君笑一笑。

“你现在预备出去是不是？”她问。

“等一等不要紧，”白华说。

接着他们便告诉她，尤其是珊君说她昨夜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睡不着，恐怖和愤怒地看着东方吐出了白色的影，至于出来了一个灿烂的太阳。那失眠的原因，就是她看见了号外，看见了上海的大屠杀，看见了英国人的无人道的野蛮，看见了民众的血和尸首……

“真惨呵！”她颤声的叫了一句。接着她又说，她生平感到第一的可气和可怕的就是那号外的消息。说不定那被杀的学生之中有的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乡，她的亲戚，甚至于说不定有她的弟弟。“总之，”她兴奋地——“就是不认识的，也一样，不能不使人发疯的。”显然象一朵玫瑰花的她，变成红色的萱花似的吐

着赤热的气焰。

“你们预备怎么样呢？”她末了向白华问：“你应该为那些死者找出代价来，你是革命家！”她热烈地接着说：“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

这最后的一句话使对面的人吃了一惊。白华不自觉的把眼睛张得圆圆地，定定的看住这位忽然说出“要革命”的女友。她觉得珊君是一个豪绅的小姐，以读书为消遣的大学生，讴歌恋爱的诗人，从来只梦想着爱情的美丽和结婚的幸福，也就是从来不谈政治和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不知道忧愁和贫苦的人，忽然象从沙漠上现出一朵花似的，从她的口上响出了“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的浪声——这在她是空前的，值得惊讶的名词。白华一直对她惊讶地望着了许久。

“这样望我做什么？”珊君向她问。

“奇怪……”她心里想，一面笑起来了，十分好意地向她笑着。

珊君还在疑惑：“做什么？”

“你怎么也觉得应该要革命才行呢？”白华直率的问。

“怎么不应该觉得呢？”珊君用愤慨的声调回答：“除非是傻子，是凉血动物，才觉得我们的同胞可以让别人屠杀！”说了，在她健康的脸颊上，又浮上一种红晕。

白华看着她，忽然跳起来，异样欢乐的去握这女友的手，一面握着—面说：

“好极了，珊君！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献给革命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革命，我们没有别的。”

珊君也热情的，插口说：

“不错，”她同情地——“我们是要起来革命的——当然，

你是已经从事革命了。”

白华便有点被意外的欢喜迷醉着，张开手臂，将珊君紧紧的拥抱了。

“那末，珊君，我欢迎你！我一定要为你介绍。”于是把怀抱中的珊君松开去，她看见她的脸色绯红。

“介绍什么？”

“介绍你加入革命团体呀！”白华坚决地，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煽动的成分。

珊君不回答，只迟疑地把眼光向右偏去落在杨仲平身上。他正在听着她们谈话，一面又在看着一张京报。

白华便笑着高声说：

“密史特杨，珊君在问你呀！”

珊君立刻把眼光收回去。

杨仲平放下报纸，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说他不愿干涉珊君的行动。

白华便进一步的说：

“密史特杨，你不反对珊君加入安那其么？”

“当然不反对。”

“你自己呢？”白华更进一步的问。

“我么——”他找出一个理由来回答，“我对于什么主义全不了解。”

“问题只在你要不要了解，”白华逼迫的说。

“当然要了解。”

“那末，我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书籍，你可以拿去看。我相信你不要看好多，你就会明白的。”接着她又照例的说了许多新村计划，如同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员向人家兜揽生意似的，完全把乌托邦的幻想再加上一层美丽形容词的装饰。

“好的，”他回答：“我看了再告诉你，说不定我就要加入——”这是最后的一句，他实在有点违心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名词，甚至于连现在——在白华热烈地向他宣传的现在，他也没有这样想。

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夺，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

“你先加入好不好？”

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

“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唇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行动才行。”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

“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

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反抗性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也有点倾向于“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東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

“你当然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想，她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

“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她，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

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挟了一包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群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象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

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

一四

天色，在白华的周围慢慢地黑起来了。路旁的树影成为夜色里的浓荫。当她走到枣林街时候，她看见那颗北斗星在繁星之中灿烂着。

她走到那家门口，她的热烈的希望在她的心里升腾着。她好象决定一种命运似的担心地伸手去叩那黑色的大门——叩响了铜的门环。

门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头子站在半开的门边，而且照常的露出殷勤的笑，这笑容所代表的是感激她每月给他两吊钱，他把这一点钱就拿给他的一个赶驴车的儿子，加强了他们父子的亲爱。

“小姐！”他这时又照常的向她低声地叫了一声。

白华又改正他：“告诉你叫我白先生，你又忘了。”一面说着一面走了进去。

在她的背后便响着：“是的，白先生，先生们都在那里。”

白华已经看见了，那会议室里的灯光。从窗格上透出来的亮，证明那里面并不象寂寞的坟墓，是那个聚集不少人的会议室。

她欢乐地急走了好几步，便一脚踏上两级石阶，推开那扇会议室的门。在灯光底下的人群便立刻起了骚乱，大家跳起来和她握手。她就十分快活地和每一个人——差不多是每一个人，握了一下。

有一个人声在她肩后响着：

“我猜的没有错，你一定会来！”

她偏过脸去看，向她说话的是陈昆藩——他给她第一个印象又是那一对四十五度角的斜眼睛。但她记不清和他是不是已经握过手，便向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听着一片高音的声浪：

“开会！开会！”

同时从别方面又响起近乎粗暴的叫喊：

“等一等！”

“马上开……”

“还有同志——”

终于，那站着的，稍稍平静的人群便骚乱了，大家没有秩序地向一张长桌走去。

“慢慢的！慢慢的！”

五分钟之久才平静了。可是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数不过二十人，而刚才，就象是几百人向银行挤兑的样子。

白华在心里想着：“奇怪，这些人又不是小孩子，大家都装做小孩子一般的胡闹……”于是她转动着眼珠去观察这围拢在桌边的人，她发现有一种骄傲的神情，在每个人的脸上充分地表现着，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不凡的人物……

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

“这一次是特别会议，是特别为援助五卅惨案的。”

报告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忽然门响了，进来了一个人，大家的脸都歪着看过去，而且好几个人不守秩序的站起来发了疯癫一样的跑过去握手。

“我们刚刚开会。我们刚刚开会。”

另一种声音：“坐下！坐下！”

同时：“大家都在等你……”接着是带点感叹的声音：“唉！没有你真不行！”

进来的人是“自由人无我”，他仿佛又设计了一张“新村图案”，满脸都是笑容，一面和人握手，一面说着他自己来晚了的原因，这原因还不止一端，说着又说着。于是时间很快的过去了。主席也没有法子的在等待着，等待着。

白华的眼睛是狠狠的盯住那些人。她有一团气愤在心头沸腾着。忍不住吐出一声强烈的声音：

“喂，同志，还开会不开会？”

大家都给她一个惊讶的眼色。

“当然要开会……”不知道是谁这样低声的说。

会议才重新开始。主席又在报告——最后提高了嗓子，把一张号外念了一遍。

大家没有话，然而不是一种深思的沉默，而是象许多小舟被狂风卷到大海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形态。

白华把眼睛环视了一下，觉得这会议室的空气沉闷极了，尤其是看见许多同志的脸色，突然从心坎里生了恶化的感情。

她有点烦躁的说：

“主席！你应该提出讨论纲要呀！”

于是整整的过了半点钟，在唧唧的私语的人声里，弄出这样

的几个纲要：

1. 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
2. 五卅惨案和革命有怎样的关系？
3. 我们对于这惨案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4.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援助被难的同胞？

可是，这空间，仍然是许多眼睛的转动，没有声音。

主席便发言：

“请郑得雍同志发表意见。”

在桌的那边，一个矮矮的穿西装的少年站起来了，是一个爱好修饰的漂亮南洋人。同时，他常常是一个十分被人欢迎的同志，因为他的行为常常做出很使人惊诧的浪漫的事情。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的一个小资本家，他全然为了他的思想而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常常向他父亲要来许多钱，毫不吝啬的都花在他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上——他常常邀许多同志跑到五芳斋楼上，吃喝得又饱又醉，有时到真光电影院买了好几本票子，每个同志都分配了一张。这种种，都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特色，同时，就成为许多同志都喜欢和他亲近的原因。因此他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美誉。

这时许多同志都给他一阵响亮的掌声。

他笑着发表意见：

“关于‘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这一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仰的缘故。假使全世界的人们都有了思想教育，那末，无论那一种族的人，也能互相亲爱，象兄弟姊妹一样。那时在世界上就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罪恶，只有和平，亲爱，大同，至少是没有什么惨案发生的。”他吞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同时有许多同志向他很钦仰的点头。

“因此，非常显明的，我们还需要进行宣传，把我们的思想，安

那其主义扩大深入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对于五卅惨案应该有同情心，来同情被难的同胞。”说完便慢慢的坐下去，从西装小口袋里抖出一块浅红色的丝手帕，揩着嘴唇。

立刻有一个北方的高大的汉子，站起来粗声的说：

“我完全同意郑得雍同志的意见……”又立刻坐下来。

白华皱着眉头看着他，认识他是一个很莫明其妙的同志。虽然这个人很热诚，常常自动的捐许多款项，可是这仍然不能够修改他那不正当的行为——据说他正在做着秘密的冒险的买卖。有人说他从前因为杀了一个不肯服从他的女人才投到杨森的军队里面，后来做了团长，又为了不很光明的事件而离开了军官的地位。六个月以前，他被介绍进来，只把“他对于无政府主义非常热诚”作为条件，承认他是一个党人。但是，无论如何，白华对于这个人是很怀疑的，因此她对于这位同志，常常都从心里发生一种很坏感想。尤其是当他每次只会赞同别人的意见，不管那意见是否正确的对候，更觉得有一种轻视的意识，如同她自己都被人侮蔑了一样。

于是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白华只看了一眼，便很苦恼地低着头，感到一种沉重的窒塞，比空气的沉重还要利害，她心里叫着：“唉，又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站起来发言的这位同志，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的分量，和那位同志恰恰成了一个平衡。他不但是一个会耍刀枪的武士，会打许多拳法的拳师，而且有许多奇怪的社会关系。他常常向同志们说：“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召集三四百弟兄来帮忙。”他这时发表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言论。

跟着，一个又一个，差不多是同样地，没有什么对于“五卅”事件的深切见解，只是空空洞洞地把曾经说惯了的，那一串老调子——用我们革命的火呀！冲出黑暗的牢笼呀！……

后来，“自由人无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受人敬重的

同志。他一站起来，许多同志都现出一个笑脸，还尽量的给他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许多眼光都集中在他的消瘦的脸上，注意而留心，听着他的言论。

然而他是离不开新村的。就是在这个特别为“五卅惨案”而召集的会议里，仍然免不了这一套滥调。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这一个会议的特殊意义。

这情形，完全使白华烦躁起来了。她在心里乱骂着——怎么尽是些“三教九流”！曾经有过的一些热情而纯洁的人们到哪里去了呢？最后她忍耐不住地，便一下跳起来，锐声地，几乎是叫着：

“到底我们对于五卅惨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呀！”

大家才恍然意识到，刚才的许多言论都滑到很远去了。于是有几个人——比较有点清楚脑筋的，才重新把论点集中到五卅惨案的事件上，才把这自由的，同时是混沌的会议改变了一个新的形式。

白华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末了，在许多打着呵欠中间，这个会议便告了结束，总算是一个比较有好结果的结束，决定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决议案：

——发表宣言

——募捐

然而这决议案的执行，却没有具体规定，而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们已经在散开，仿佛是会议开到这里，已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这结果，又使热心于惨案事件的白华，生起很大的气，可是她也不能责备任何人，这种情况是向来如此的。她只好忍耐了，同时也只得把起草宣言的责任负到她自己身上来——觉得明天在北京城就有自己的“五卅”宣言出现，心里便潜然地浮荡着一片

欢喜。

在她走出这房子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宽阔的街道上，充满了神秘的黑暗，凄清的虫鸣散在黑暗里，使胆小的夜行者感到寂寞的威吓。

白华一面担心的走，一面想着她应该怎样起草宣言，另一面她起着感情的冲动，她要把这消息去向刘希坚说，表示他们也已经决议对于五卅惨案的援助。

她走出枣林街，看见有一辆洋车停在那里，便大声的说：

“皮库胡同，去不去？”

在车上，夜风飘动她的头发，揉起了深伏在她心中的一切的美感。

一五

那盏圆形的电灯还照耀着三星公寓的招牌。两扇大门虚掩着。一个大学生正从里面送朋友出来。白华就在别人说着“明天见”的声音中走进公寓了。

她一眼看见，刘希坚的房间是黑的，而且安静，仿佛那电灯已经熄灭了很久的样子。她疑心着——是没有回来呢还是已经睡着了呢——便走近房门去。房门上没有锁。并且从那里面传出一种微微的呼吸的声音。这使她踌躇了，因为她不想去惊动他的瞌睡，她知道他是很疲倦的。可是有一种感情，使她没有自制力的，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走进去，同时对于刘希坚为工作而劳苦到极度的疲倦的熟睡，油然生了同情心。

于是她在黑暗里坐了二三分钟，她从隔壁灯光的反照，模糊地看见刘希坚熟睡的样子，她看见他的眉头紧皱着，仿佛他的心里是深锁着什么苦闷。这脸色是她和他认识以来的第一次发现，

使她惘然地落到沉思里，不自觉的给他一半敬爱和一半怜爱的凝视，有一种不能立即离开这里的情感。

但是，最后她决定离开了。她自己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她想留一个字条子给他，使他知道她在夜里曾来过一趟，尤其是要使他知道他们对于五卅惨案也已经有了表示。

她写了。她站起来了。可是她的手无意中把桌上的一件东西碰到地上去，发生了磁器粉碎的响声。

“谁？”她听见刘希坚惊醒的问。

她只好回答——低声地：

“我……”

刘希坚惊觉地翻身起来了，他并且立刻开亮了电灯。

“哦……是你……”他快乐的笑着说，睡眠的影还深深的布在他的脸上。

“你睡吧。”她说：“我就要走的。”

“不——”

“你太倦了，你应该睡。”

刘希坚打着呵欠摇着头，说他现在已经不疲倦，已经睡够了，接着从枕头底下拖出一只表来，说：“还早呢，才十点。”一面走向桌子去，坐到藤椅上。

白华笑起来。她知道这时已经十二点多钟了。他的表是停止了。

他又挽留她，说：“我睡得很够了，一个人太睡多了会变成很蠢的。”

白华只好答应他再坐半点钟。

刘希坚便兴奋起来了。虽然在他的眼睛里，显然是勉强地把睡眠赶跑的光景，那眼珠上余剩着惺忪的红色。可是他撑持着，仿佛他真的睡得很足够的样子，说着话，很有精神地动作着。

白华就告诉他，她带点因欢喜而夸张的神气，说她刚才是从枣林街来，而且是……

刘希坚插口说：

“那末，你们开会了。”

“是的，开会了，”她高兴的回答。

“怎样行动呢？”

她望着他，一面便带着骄傲的声调说：“发传单，募捐，以及别的种种援助。”

刘希坚微笑地望着她，觉得她实在太热情了。

“你得了什么消息没有？”他接着问。

白华仿佛回忆似的想了一想。

“听说上海已经总罢市……”她说。

“没有听到电车，电灯，印刷工人等等，也立刻要罢工么？”

“还没有，”她回答。“如果能够引起总罢工，”她接着说：“那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表现。”

“对了，”刘希坚说：“罢工是直接的给英日以猛烈的打击。因为中国工厂——尤其是铁机工厂和纱丝工厂，差不多全部都是英日资本的企业。他们会因为罢工而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运动西崽罢工。”白华也感着兴味的说：“外国人在中国是特别享福的，虽然差不多在他们本国都是很穷的，可是一跑到中国来，便立刻阔起来了，他们都不想自己来劳动，都用中国的西崽替他们做仆役的工作，所以西崽罢工，也是直接的给他们一个打击。”

“不错，不过这只是使那些外国人感到起居上的不方便。我们给他们以重心的打击，应该使他们受经济上的损失，使他们失去——至少是减少在中国所得到的特殊的权利，所以收回租界和撤

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是必要的，是目前的急务。至少这两种运动可以给他们一个威胁，使许多外侨的心里发生恐慌……”

“那末，我们要民众向他们示威了。”

“当然的，只有民众——广大的民众的示威，才能够转变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全国民众一致的向帝国主义作反抗的示威，才能够解除他们的压迫，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才能够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独立起来。而且这独立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起来……”

白华兴奋地听着，兴奋地说了许多意见。在伟大事件的面前，她的言论的出发点已经渐渐的离远了她原来的一些理想。因为，具体的事实的教训，不容许任何理想主义者再继续做美丽的梦幻。同时，五卅惨案当中的流血——这种血不是美术家为点缀裸体画的女人唇上的颜料，不是欧洲绅士们喝的葡萄酒，不是中国风流人物所鉴赏的牡丹花的颜色，而是在人类中的强暴者的罪恶的暴露，和弱小者被残害的精神的映射。任何人——除却帝国主义者以及它的附属物的资产阶级之外——对于流血——那连贯地从枪弹眼中流出来的血，那尸首——那暴露在水门汀上的尸首，都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都不能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闻而闲谈着，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从心坎里燃起一盆愤怒的火焰，把这火焰和别的火焰联系，联成一片，变成毁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烈火。现在，这烈火的种子已经从上海民众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了，同时象一条导火线似的燃烧了全国的民众。白华的心上也腾腾地飘拂着这种火苗。她并且把女性的同情放到这火苗上。这时，她的脸颊绯红地，如同那火苗已经飘到脸上来的样子。

随后她猛然听见隔壁的钟声响了两下，她吃惊的看了表，的确是两点钟，便觉得她应该回去了。

刘希坚送着她，一路握着她的手，感着十分愉快的低声说：

“我们好好的干，白华，你可以从事实中得到许多证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何况中国的无政府党人更超乎空想以上。”

白华在心里是接受了他的话。但是她没有回答，只默默地走出大门，沉重的说出一声“再见”。

刘希坚便单独的留在院子里。因为他没有瞌睡，以前的睡眠被兴奋的谈话赶跑了。这时他的头脑里只装满了思想——复杂而且澎湃的思想。这思想一息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如同许多扩大的空气在气球里活动一样，慢慢的涨起来，使他感到仿佛他的头脑已经涨得异常之大，恍然是漫画的大脑袋的样子。他好几次都用心的去注意他的影，都没有看清，因为夜是深沉着，星光很黯淡，田野象一片无边际的黑幕，罩着地球上的熟睡的动物，植物，以及房屋。

他单独的从东边走到西边，重复的走了许多趟。他的思想也似乎跟着他的脚步而响着声音，响在他的头脑里。

随后他停止散步了，坐在一张板凳上，仰望着辽远的天空——夜是不变动的沉默着。夜声是细小而且隐约。各种虫鸣的流动也显得十分秘密。可是他的思想的波浪仍然在那里冲击着，纷纷地溅着这样的浪花：

——民众被烈火烧着，要自动的起来了。

——总罢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上海的民众已经象狂风急雨一般的在暴动。

——北京也要怒吼的，狮一般的怒吼的。

——被压迫民族的总示威……

这些浪花越溅越多了，最后变成各种尖锐的微生物似的，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细胞里。他觉得把这些微生物有系统的而且健全的组织起来，是非常紧要的，也正是他自己目前的任务。并且觉

到一个人生存在这样的工作里，实在是一种历史上的幸运——当然，能够在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巨浪里，做一个斗争的战士，都一样的有着历史使命的价值的。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对于这使命尽过何等卓越的努力，但是他是在步步努力着的，向着那最高层的建设而迈步，不懈怠，而且急烈的前进，便觉得他这时单独醒觉在这个深夜里，并不是偶然的事。如果，他不为这坚固的信仰而献身给社会主义的斗争，那末他这时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躺在那教授学者的名位上，毫无价值。

时间在他沉思的周围轻轻的走着，夜在慢慢的变动——更加深沉和熟睡；微风带来了湿的，含着露水的凉意掠着他的脸；他才把各种思想集中起来，集中到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用怎样方法去鼓动北京的民众作一个伟大的示威呢？”

他想了种种，觉得这不是一方面所能够做到的事——这是应该各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胜利的事。于是他想起一件紧要的工作——就是在目前，最切要的，是号召北京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决定对于上海五卅惨案援助的办法。他认为这样的联席会议开成了，那就毫无疑义的，会实现北京城的广大民众的示威运动。并且他觉得这事情是完全可能的，便欣然地从心里高兴起来，一直把愉快的，同时带着许多胜利的微笑浮到脸上来。

他重新向很远的天空投了一眼，满含着喜悦的一眼，仿佛他是向着远处的无数贫苦的群众，宣告说：

“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

望了便站起来了，乐观地在院子里走了两趟。随后走到房里去，和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在心里拟着几个重要的提案。

“记着，明天八点钟以前要起来！”

隔壁的钟声便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响着。

一六

这一天，推动北京的民众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前途，同时是有计划的具体的领导着这些民众的，那北京的各团体联席会议开成了。从会场里走出来的刘希坚，仿佛是从一座庄严的宫殿里走了出来的样子，思想里还强烈地保留着那会议的严重的意义，以及象一层波涛跟着另一层波涛，重复地荡漾着那许多光荣的决议。

——出兵保护租界华人！

——撤退英公使！

——准备全国总示威！

——抵制英日货！

——组织工商学联合会！

——……

这种种，在他的思想里造成一片革命的光辉，仿佛在他的周围，那对于帝国主义的示威的口号，已经开始了——象雷鸣一般的传播到全世界。

当他走到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街上的市民一群群地，尤其是在东安市场的门口，聚集得更多的人众，大家象半疯癫的样子，看着刚刚出版的五卅惨案的画报。那报上印着五卅惨案的发生地点，和水门汀上躺着，蜷伏着，爬着，裸着，种种中枪的尸首。其中有好几个人的尸身已经霉烂了，脸肿得非常大，四肢膨胀着。每一个尸身上——胸部，脸部，或者腰部，都现着被枪弹打穿的洞，涌着一团血。这样的画报是从来所没有过的，同时也是从来所没有过的一张难看的，悲惨的，使人愤慨的画报啊。

这画报的内容，完全把街上的市民激动起来了，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忽然在人群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和同情这些被压迫的同胞的被害，这两种情绪象两道火蛇似的同时在民众的心里燃烧了。的确，谁能够把这样残忍的暴露当做风花雪月的鉴赏呢？没有人！谁都不能把这样的画报当做一幅裸体画的美术品的展览。当然，这不是一幅好看的画呀。而且，简直是张战报呢。——一张被压迫民族——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开始斗争的战报。因为，那画报里面所包含的严重的伟大的问题，只有用鲜红的血来解决。被压迫民族是不能够从和平里得到解放的，在和平的圈内挣扎，只是加重了压迫的桎梏。面包不是由别人施与的，这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获得。所以这一张画报成为一粒火种了，深深的落在每一个看报市民的心中。他们激昂地看着，愤慨地叫骂，互相同情地向不认识的人发着反抗帝国主义的议论。有许多人简直表现了原始的人性：

“他妈的B！一个换一个，复仇！”

还有许多青年的洋车夫，工人，店铺的伙计，仿佛有立刻暴动的样子，大家粗暴的叫着，纷乱着。“打到东交民巷去！”有的人这样喊。

街上的巡警也把他的枪枝挂到肩头上，拿一张画报看着，显然他是被那些尸首感动了，不但没有去干涉马路两旁的人众，还参加了这没有秩序的市民的行动。

这种种情形，非常尖锐地映在刘希坚的眼里，他一路都被这可宝贵的情形迷惑着。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的感觉。他的思想又立刻象一只风车，旋转着，没有停止地，在他的心里建立了这一个信念：

“那伟大的示威有立刻实现的可能！”

于是他走过了王府井大街。别的地方也同样的有着许多群众，

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一团地，在那里看着画报，被画报激动着。

在西长安街的地方，他看见张铁英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街上的行人散着传单。当他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张铁英便微笑地给了他一张。

“谢谢你，”他笑着说。

张铁英没有再理会他。她仍然执行她的职务去了。他看着她勇敢的发传单的样子，尤其是看着她的宽大健硕的背影的活动，不自觉的又想起：

“什么时候看去，她都象是一个足球队的考生似的。”接着便联想道：“可惜她不会踢足球，否则，远东的体育运动，她是有资格去获得锦标的。”

可是这一个无意识的想象，他立刻把它丢开了，只想着张铁英的身世和她的劳苦的工作，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得的可佩服的女同志。并且觉得散传单也应该象打枪一样，一粒子弹是应该换一个敌人的，一张传单也应该有一张传单的作用。于是他觉得他手里的传单有分给另外一个人的必要，便给了一个穿灰布大褂的，还说：

“看完给别人！”

那个人向他很惊讶地望了一下，把传单接受了。

刘希坚便怀着愉快之感的向西单牌楼走去。

“希坚！”忽然有一个人叫他。

立刻，王振伍从人丛中出现了。他跑到他身边来，站着，伸出那一只熊掌的手，紧紧的握着，一面微喘的报告说：

“行了，行了，一般民众的热度都非常高！”

刘希坚向他笑着。他看见王振伍好象跑了几十里的样子，显得很疲劳，而且那汗点，一直从他的旧草帽里流出来，顺着腮边流到颈项上去了。

他把草帽脱下来当做一把蒲扇，用力的扇了好几下。

刘希坚便问他：

“你怎么这样忙？”

“可不是，”他擦着汗水说：“我正在忙得要死呢——从东城到西城跑了两趟，一个车钱也没有。”

“现在完事了没有？”

“完了。你呢？可不可请我吃饭？”

刘希坚向他示意的点一点头，他们两个便走了。穿过热闹的西单牌楼，同时穿过那些澎湃着热情的民众之群，走到三星公寓。

公寓里突然变了一个异样的景象了。许多学生把画报钉到墙上去。仿佛每个人都需要这画报中的死者——那枪洞，那血，那残酷的帝国主义的罪恶，来刺激这跳动于热血中的青年的心。大家把可怕的画报当做可羞耻的——同时是应该报复的标帜，高高的挂着，比他们一切从小说月报上剪下来的那希腊神话中的美术画，重要得多。并且这种表现，立刻就深入而且普遍化了，全公寓的学生的房子里，都钉着这样的一张。有的还在这画报旁边写了血淋淋的字，表现那鼎沸的热情，和强烈的意志：

——你们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的血也要为你们流的。

——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用血来斗争！

还有一个女学生，她完全用女性的感伤来写着：

——你们的样子是很难看的，但是我爱你们，并且我要为你们而开始爱无数的贫苦的群众，我的爱比宇宙还要大！

在青年的心中的世界，完全起着猛烈的风暴了。任何人都从这惨案的写真，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发了疯狂。

公寓的女掌柜也深深的被这种疯狂传染了。她居然不吝惜的

拿出四吊钱，要伙计买了六张画报，一张贴在公众的走道上，一张贴在柜房里，一张贴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三张她叫伙计拿到胡同里去贴。并且，她好象这地球出了毛病，时时刻刻都关心着各种新的消息，常常象一个采访员似的，站在“先生们”的房门边，听着有许多懂有许多很难懂的“先生们”的议论。

刘希坚在这种激动的氛围里也觉得增加了他自己的兴奋。他感着光明和胜利。所以他坐在房子里的藤椅上，得意地吸着烟，而且得意地把烟丝吹出几个圆圈，如同把这些行动当做他自己的——对于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庆祝。

同时，王振伍也得意地斜躺在床上，带点笑意的沉思着，一方面又显得很疲倦眯着眼支。他今天是做过很多很吃力的工作的，而且跑了十几里路。这时他躺着，仿佛他生来第一次休息，身体上流动着许多舒适之感。

过了几分钟，他从床上翻身起来了，向着吃烟的刘希坚，非常开心的问：

“今天那个会的情形怎么样？”

“你说的是联席会议么？”

王振伍点着头，一面用非常大的注意力，看着对方的脸部，现出十二分准备听话的样子。

刘希坚便告诉他，那各界联席会议的情形。从那会议上——他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对于目前来说，都是必然的。接着他把各种决议述说了一遍。

“现在，伟大的总示威，只是技术上的问题，”他结束的说。

王振伍从那聚精会神的态度上，完全听得入神了。他欢喜得跳起来，跑过去和刘希坚握着手，一面近于粗暴的说：

“好极了，我们的胜利！庆祝！”

刘希坚望他笑着，觉得这一个魁伟的同志，简直象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可爱地禁不起欢喜的鼓动。

“现在，情形是越来越紧张的，”王振伍继续说：“我们要紧紧的把它抓住，扩大我们的宣传与组织。”

“当然。”刘希坚简截的说：“我们是要把北京城哄动起来，把北京的民众吸收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王振伍的欢喜正在逐渐的扩大。那浓厚的笑意，浮在那壮实的脸部上，恰恰成了一种切当的配合。同时他的神情上有一种难言的兴趣——仿佛他的年龄骤然变小了。

刘希坚是长久地注视着他的脸。一面，他在估量这一个同志的热情，不期然的落到一种沉思里——觉得他自己是完全在冷静的水平线上进行他的工作的，没有感到狂热的滋味。

“总之，”他想——“王振伍的这样子是很可爱的。”却立刻听见别人的问话：

“你是不是今夜去作报告？”

“是的。”

随后，当吃过晚饭之后，王振伍仍然保留着笑意，从这里走开。

刘希坚也出去了，他带着许多文件走到机关去。

一七

西单牌楼正是夜市的日期。马路的两旁，象两个奇形的行列似的，排满着夜市的摊。封建的北京城的特征。在那些摊上，那些交易的方法上，那些游人——那些并不一定是买物者的脚步上，充分地表现出来。被历代帝王的统治而驯服了的京兆人民，依然没有脱离帝政时代的风格，整年整月的继续着，那农村社会

的买卖。而且把这个古代式的市场，还当做专有的集合的娱乐。尤其是那些满族的人，在汉土中居住了两百年之久，在完全失去“旗人特权”的当代，并不改革他们的习惯。他们甚至于在清室的余烬里，还想保存他们的特殊阶级的趣味，在各种庙会和各种市集里，打扮得花枝儿招展地。无论那一个的夜市中，都可以看见不少拖着辫子和旗装的男女。

这一个夜市的情形也并不例外。象那种黑压压的一层又一层地延长去，人影接连着人影，市集的摊和摊，一切迟钝的骚动在黯淡的灯光下造成夜市的情景，恍然是工业社会里的世外桃源——没有机器的声音和烟囱的叫鸣，只有从手工造成的物件，摆满了闲散者的脚边。

从这种夜市的行列当中走过去，刘希坚皱了眉头，他觉得这是他今天所眼见的第一个不愉快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个卖宫粉的摊边，许多人围着吵架，其中尖锐地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

“好，你这个小子，人家还是一个姑娘，哼！巡警在那里？”

当然，他不想去知道那吵架的内容，只瞥了一眼，便感着沉闷的窒息似的，用飞快的步伐走过去。

前面的两边依然是夜市，仿佛这夜市象一个山脉似的蜿蜒地延长到几百里。一眼望过去，尽是人影，摊，摊和人影。

“糟糕！”他不耐烦的想。

可是在那些闲散的逍遥者之间，他忽然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白色的裙边的飘舞，白色的女体的活动。他不禁的把皱紧的眉头展开了，一种意外的喜悦潜然地跑到他的心里，使他一直往前快走了好几步。

那白衣的人已经看见到他了，站在那里向他微笑的示意。

他走近去低声说：

“怎么，白华，你也在这里？”

白华高兴的回答：

“你不看见么？我在这里散传单呢。”

的确，她的手里还剩着好几张中国无政府党敬告全国父老兄弟姊妹的宣言。一面，她又继续地把手上的传单分给那些慢慢的走路的人们。显然，这些传单并没有发生怎样的作用，因为在这里“溜跄”的人们，都是专门来逛夜市的，他们的意识都集中在市摊上。差不多都把这传单当做普通的广告，毫不经意的拿着，甚至于看了一眼便丢开了。倒是许多人很注目的望了这一个美丽的散传单者。

刘希坚看着她把传单散完了，便笑着问：

“你怎么不给我一张呢，我倒是很想看一看的。”

白华，她已经发现在这里散传单的缺点了。但是这不是她所能够预料的——在这样热闹的地点散传单会得到失败的结果。所以她对于刘希坚的后面一句话，觉得他是有意地给她的讽刺。

“不。”她生气的声音说：“你和他们一样，你不会看的。”

“不要误解。”他解释说：“我实在是想看的。任何方面的传单我都想看……”

“说不定你单单不肯看我们的。”

“这没有理由。”

她大约停顿了几秒钟，便气平了，向他亲热的望着，一面说：

“往南去么？好，和我走几步路。”

刘希坚点着头。他完全欢喜地和她并排的走着。近来，虽然只有几天的日子，可是他觉得已经是很长久的时期了，他和她的陪谈，是减少到最低的限度。那五卅惨案事件的工作，使他们没

有私人聚会的时间。工作的忙迫，是这样无情地把亲密的朋友分开去。他们，自从五卅惨案的巨浪冲到北京来之后，显然是疏远了。同时，显然从前的他们是怎样的亲密。

这时他们走在夜市的中心——走在那空阔的马路当中，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腕上，如同在公园里散步的样子。

刘希坚感到一种美感，这种美感在忙迫的工作中而深深的感受着，觉得十分愉快和满足。

“你近来还到中央公园去么？”白华张着眼睛问。

“没有，”他回答：“近来太忙了。你呢？”

她摇一摇头。

“恐怕将来还要忙呢。”他接着说，却望了白华一眼，觉得她在不分明的灯影里，有着特别迷人的风致，尤其是那黑晶晶的放光眼睛。

于是他喜悦地挨她更近些，微微的感到她手臂上的可爱的热气，一直透到他自己的心上来。

白华也不说话。她好象在深思着什么。同时又象是不大舒服的样子。她只是默默的向前走，走得很慢。

夜市的摊的行列在他们的两旁缩短去。夜市的闹声依然前前后后的在夜气里流动。天上繁星的点，慢慢的闪着，而且分明。

“你预备到那里去？”刘希坚问，因为他忽然看见那宣武门的城楼。

“不到那里，”她显然是不很快乐的。

他停了一停说：

“一直往前走么？”

她把眼睛张开去，圆圆地——“你自己应该往那里去呢？”

“我是应该拐弯的，”他直率的回答。可是他看见她的脸色很生气，便加了一句：“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再走一走不要紧。”

“不。你走你的吧。”她简截的说：“你终究要走的。”

“为什么这样生气？”他笑着说，实在也觉得有点诧异。

“不是生气。只是烦恼，”她辣声的说。

“烦恼？”他又笑着望她说：“为什么，为我？”

“不。”

“为谁？”

她默着了，同时，一种猜想，便开始在刘希坚的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猜想了许多事实，都不能认为是她的正确原因，便微微的皱起眉头了。

过了一分钟的光景，白华忽然说——的确，声音是很烦恼地：

“我今天一天都是很不高兴的。”

随后她把她的不高兴的原因说出来：“我的思想有些动摇了！”她开始说，带着许多愤慨。

这句话，简直把挨在她身旁的人吓了一跳了——一半欢喜和一半惊诧的一直望着她。

她继续的说——很客观的批评了她的同志们的自由行动，一种不负责任的罗曼蒂克。

她说着，显然，她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的。

刘希坚笑着望她。在他的心里，被强烈的欢喜充塞着。因为，这一年来，他差不多天天都在等待这一个迷惑于“新村”的女友的反省。现在她已经被事实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了——他想——她已经开始动摇和怀疑了。

接着她又告诉他：

“本来，许多工作是，已经由每个人自己分担了的，可是结果呢，大家都自由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能不包办——我自己起草，自己写钢板，自己油印，自己跑到马路上去散。”

“这样还不好么？”他玩笑的说：“你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的行动。”

她这时并不计较那语意的讥笑，只愤慨的说出她的意见：

“非纪律化不可！”

“是的，一个组织就应该有它的铁的纪律，”他笑着说。

“当然，把基础建设在个人主义的水门汀上，把有规则的形式当做不自由的行为来看待。他们怎么会纪律化呢？——”白华心里这样踌躇。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的停止了。那高耸在黑暗中的城楼，已经象一个巨大的山坡似的横在他们的前面。夜市的摊已没有了。路上的行人非常的稀少，一片嘈杂的混音远远地响在脑后。这里，他们的脚步也停止了。

“我们还往前走么？”

“不。我回去了，”她很难过的说。

刘希坚便和她紧紧的握一下手，觉得她一点也不用力，显见她的心情是很灰色的，没有任何的兴趣。

“明天早上我在家……”他说。

她只笑了一笑，很勉强地，在她的眼睛里没有喜悦的光。于是她转过身走去，走了几步，便坐上一辆洋车。

刘希坚也回头了，因为他没有走出宣武门外的必要，便远远的送着白华的影子，一面感想着——实际的生活在慢慢地教育她。心里十分高兴的又向着夜市走去。

他发现马路上有着被人丢下的传单。

一八

当刘希坚回来的时候，夜静了。冷的街灯吊在空阔的马路

上，散出寂寞的光，模糊地照着夜市的余痕——纸片，短绳子，梨皮，以及污浊的东西，同时有许多乞丐在这废物中寻觅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卖给“打鼓”和“换取灯”的什物。

他想起白华，想起她曾在这里散发的传单，他，不免浮上了不舒服的感觉。

“唉，白华！”他在心里叹惜的想。但立刻又把她忘了。在脑海里，又重新卷来了澎湃的思潮，使他意识着——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目前的任务，以及他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对于总示威——必要的总示威——之前夜的全国民众的热情，深切的作着估量……

“好，新的历史从这里展开！”

想着便觉得很愉快。一种光明在他的心头闪动着。

他是兴奋的。

那夏夜的风拂过他的脸，清凉地，象薄薄的一块冰片似的溶化在他的发热的脸上，使他十分受用地感着舒适的快感。他觉得，一天都疲劳于工作里面的那精神，在这样的夜气里是恢复了，充足，兴旺，而且在生长着。

他一直把这种红色的心情带到公寓里。

住客们都息灯了。钉在墙上的画报，便更加惨黯的现着痛苦的脸和暴露的尸身。刘希坚走过去的时候，仿佛那尸身并不是印在画报上，而是赤裸裸的躺在这院子里，躺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觉的皱起眉头了——感着一种压迫的，把这些可怕的印象带到房间里去。

书桌上有一封信和一个报卷。他看着，报卷上的字很象珊君的笔迹，便立刻撕开去。果然，一张新出版的《血花周刊》出现了。那上面登着杨仲平的文艺理论和珊君的好几首诗。

“这位玫瑰花的女诗人也转变了么？”他感着兴味的想。一

面，他看着她的第一首诗，那题做《寄给被难的死者》的诗。他刚刚看到头两句——被难的同胞们呀，我要用我的嘴唇来吻着你们的血，你们的尸身——便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究竟是小姐的诗人，诗人的小姐。”他一面笑着一面想。但仍觉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但他没有再看下去，因为夜很深了，他没有时间，他还必须把刚才带回来的工作，好好的筹备着。此外他还需要很好的睡眠。他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那许多迫切的工作在那里等待着他，他不能懈怠。他一定要紧紧的把许多工作放在他的头脑里，和他一同地度过了这一个夜。所以，他是很经济地而且适当地分配了他的有限的时间：两点钟，他躺到床上了。

在他的睡眠中，他和他的工作，仍旧象两个外交专员似的，在那里开着谈判，复杂地，困难地，解决着各种问题。

天明之后的七点钟，他醒了，警觉的醒了，如同已经睡过了下午似的，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

太阳在窗上。一切又都在太阳里。

他估量着时辰，看了表，的确还是早晨。学生们正在门口叫伙计。两个伙计一来一往地忙着倒脸水，人们的混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夜沉寂的市声也响了。喇叭，车辆，赶驴子的哼喝，骆驼的铃声。一切，在夜里睡眠的，都醒了，活动了。整个的北京城又开始在转动，叫嚣，没有停止。

他向着清晨的空气呼吸着。那疲乏的，还留着瞌睡的脑筋在明媚的晨光中警觉起来了。他精明地想着一些事情，一些零碎的，甚至于是一些不必思虑的事情。

随后他的思想便集中到他的今天的工作上。他觉得他应该是上工的时候了——应该把各种知识的机器从他的头脑里开起来，象工人在工厂里开起一切机器，制造着各种物品的一样。并且，

需要从他的头脑里制造出来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多呢。

今天，他的工作的程序是：整理决议案；根据决议案的内容起草一篇宣言；为《五卅特刊》做文章；出席宣传部会议；还有……最后他还必须到P大学去，有一群信仰他的学生等着他。

于是他马马虎虎的洗了脸，喝了白开水，坐在桌子前，把头脑中的机器开起来了。

他耐苦而且敏捷地工作着。这工作的忙迫，把他吸香烟的时间都占有了。从前，他在文字工作的时候，都是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着香烟的。

他一直把决议案弄好了，才放下笔，伸一伸腰，并且当做休息一样的靠在椅背上，想着进行他的第二种工作。

正在这时候，白华进来了。她好象突如其来似的，使他出乎意外的惊眈着她。

她的脸色不很愉快，虽然她曾经对他笑着，可是在她的眼睛里，是充分地显露着一层苦闷的光。

他的心里便有点诧异起来。“什么事把她弄成这样子呢？”他想。一面站起来说：

“这样早……”

“还早么？快十点钟了。”接着她看了刘希坚的工作情形，便说：“你做事吧，我没有什么事情的。”并且她就要走开的样子。

可是刘希坚把她留住了。因为他觉得她的神气不很对，一定被什么苦闷把她扰乱着。他说：

“不要走。我刚刚做完了一件工作。我要休息一下。”

白华向他望了一眼。审察的，同时又是婉曼的一眼。她从他的脸上得到一种使她满足的快意，她决计不走了。

“好，我坐半点钟。”

说了便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脸色慢慢的活动起来，喜悦起来。

“我昨夜没有睡，”她望着他说。

“忙么？”他有意的问。

她忠实的摇了摇头。昨夜，她忙什么？她散了传单之后便回去了。回去之后便躺着。躺在床上张着眼睛，她不能睡。那种斗争，空前的那种斗争，在她的心里和脑里，同时发动着，急烈的交绥和肉搏。她被这斗争刺激得非常之深。她的好几年以来的思想根据，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样的在那里动摇着。无疑的，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她不是为着好玩。也不是有什么虚荣心。确实确实，只因为听到了一些宣传，用自己简单的幻想就把它当做革命的最好理论，当做改革我们社会的指南针，当做人类生活向上而达到和平世界的福音。所以她崇拜那些有伟大思想的人物，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她抱着满怀的热情，而且抱着满心的希望，勇敢的加入了中国的无政府党。她以为从此是走到另一个境地，另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走到她的有意义的生活的世界。她以为她是负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她的责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她以为同志们可以指导她，勉励她，使她和他们共同地来努力这一革命的工作。她和他们，要紧紧的互相联系着，铲除人类中的强暴者，把弱小者扶植起来。她和他们，如同勤劳的开垦者一样，要把荒凉的人间变为丰富收获的田园，使全人类都欢乐地，手携着手，生活在这样的田园里而歌唱和平，爱，幸福。她不但是信仰着，而且是努力于工作的。然而她失望了，主要还是因为这里面许多理论还是唯心的，理想虽然完美，但对现实的问题很少解决，常常能使一般幼稚而热情的青年感到安慰的喜悦。相反，它不会使急进的沉静的与实际有了联系，的确想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青年感到满足。这个理想到了中国，许多中国的

青年也信仰它，知识青年时时都在想接受一些进步思想，因此什么样的思想都会得到欢迎。可是这批青年大都是高谈阔论，不务实际的人，他们把那个圆额大胡子的像片钉在房间里，但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去了解那个人物。把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看成一篇传奇，一幕浪漫派的喜剧。他们喜欢幻想，又拿幻想来陶醉自己。白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她现在觉醒起来了。她不是一个把那种迷醉当做娱乐的人。她是要改革这个社会的。她不能够永远游荡在幻想里。自从五卅惨案的许多事实所给她的教训，使她不能不对于她所信仰的，所拥护的，那些空想发生了疑惑。并且，她以为她的同志们也有她自己同样的缺点。所以在昨夜，她思索着，苦恼着，她仿佛被无数的蛇围绕着一样，紧紧的被许多冲突的思想围困着，重复又重复地，解决着这些疑问。尤其使她思索不止的是俄国的革命胜利。究竟是那一种革命理论，它能够把老中国变成新中国？……这种种，象烈火一样的在她的头脑里燃烧起来。这使她苦恼极了。至于整个的夜消沉去，太阳出来了，那种火焰还堆积在她的头脑里。自然，她是需要解决的。她必须找一条路，放弃一条路。因此她又来看刘希坚，想从他这里得到帮助，她要求他把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书籍介绍给她。她要认真的来读点书。

后来她拿了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和别的小册子，十分高兴的走了回去。

“希望你好好地读它……”刘希坚送她出来时说。

她笑着，坦然的笑着，显然她是喜悦的接受了他的友谊。

他们紧紧的握了一下手，好久才分开。

刘希坚很满足地，微笑地走进去。

他又开始他的第二种工作。

一九

他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兴奋把他的身体支持着。可是他终于打了好几个呵欠，因为他是太倦了。

他整理着工作的成绩；一面，他燃上一支香烟，靠在椅背上，沉重的吸着，一种劳动过后的休息，使他感到十二分的惬意。

两点半钟的时候，他从他的房间里——不，简直是从他的工厂里——走了出来，可是他并不是从这个工厂里走回家去，却是又重新走向另一个工厂——开始他的另一种工作的地方。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天色完全黑暗了。他挨着马路的边沿上走着，一面在他的头脑里，在许多复杂的思想之间，浮着数目字，统计着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北京城的报纸销路的激增。

他沉默地想着，

“《京报》增加百分之三十，《晨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日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黄报》增加百分之十五，《白话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北京晚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这些数目字，是说明它们对于五卅惨案的宣传中所反映出来的北京民众的意识——说明北京的民众已经在醒觉了。

“看吧，”他在惊喜之中，又接着严重的想，仿佛他是向着帝国主义送去一个警告：“把机关枪对着我们民众的胸前扫射，的确的，这不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呀！”

他微微的笑了。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同时，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斧头，红色的旗子，英勇的欢乐的唱着《国际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一只手抱着炮舰，另一只

手抱着飞机，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

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忍不住的快乐的的笑声。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星光灿烂地，仿佛是世界上革命的火眼，到处密布着，准备着整个的革命的爆发。

忽然，一种声音，冲着夜色里面的空气，把空气分裂了一条痕。这声音又接连着第二次的叫喊：

“汉口惨案！号外！”

他买了一张。

他的神经便跟着紧张起来了。同时，他是很镇静地估量着这继续的，被帝国主义屠杀的代价。

“无疑地，”他肯定的想：“这是第二道导火线，立刻把我们民众的火焰扩大去。”

在他的疲劳的精神上又添了一种新的兴奋。他的身体上又奔流着新的活力。他不自觉的加强了步伐，走的非常快。

他走到那里去呢？他必须先走到P大学去，这是预先约好的。

只走到那学校附近，好几个学生都站在那里探望，于是他和他们一同走进去，走进第十一教室，列席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五卅援助会。

学生有五十多人。大家站起来欢迎他，有两个人先开始拍掌，跟着便是全体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微笑的点着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可是这一个援助会的主席便走到他身边来，请他就讲演。

掌声又在他的周围响着。

他站起来了。

“诸位同学们！”他开始说。他讲演的题目是五卅惨案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这个题目中，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

地政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它们互相间的矛盾，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地的影响，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最后他说到苏联——苏联与被压迫民族，苏联与帝国主义，苏联的存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

这演讲便一直占有了两个多钟头。他从学生们的脸上，从那些入神的眼睛里，那些不动的倾听的态度上，那些静穆的，毫无声息的，如同一群教徒们在圣像之前一样地接受他的声音，他觉得他的讲演辞的每一个意义，都象一粒种子，深深的播在他们的头脑里，预告着将来的广大的收获。

他走了，许多学生都站在他后面，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他也从他们之间得了很大的欢喜，愉快地向夜色里走去。

“这些学生，”他想：“真是可爱，纯洁得象一张白纸似的，可是为了真理他们是最勇敢的。”

他一路上都坠在光明的思想里。

半点钟之后，他走到公寓里了。忽然，他看见他的房间里正亮着电灯，一个高大的人影映射在窗子上。

“谁呢？”他想：“一定是……”便走过去推开房门。

果然，王振伍坐在那里。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热烈地，仿佛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非常亲热的笑着，做出他的一种特色的粗鲁的动作，和他握手。

“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他的声音宏大而坚实。

刘希坚向他微笑地。他什么时候都觉得，在这个同志的魁伟躯干之中，是放着一颗赤裸裸的孩提的心，天真，没有一点虚饰。

“刚刚从P大学讲演……”他回答说。

王振伍望着他的脸，差不多是一种憨态的望，望了许久。

“你瘦了，”他忽然说。

“瘦了？”刘希坚微笑着，“我不觉得。”他接着说：“我只觉得我近来的身体好多了。”

王振伍有点诧异的又望了他一眼，随后便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你是很忙的。近来你的工作增了不少。但是，我看不出你忙的样子，只觉得你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很平静而且很安闲的样子。”

“真的么？”刘希坚感觉着兴味的问：“你这样觉得？”因为在别人的眼光里，他被人观察的结果总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个同志还批评他是一块大理石——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五卅惨案的疯狂里，他仍然很冷静。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一点也不瞎说，”王振伍回答他。

他笑了。的确，没有人曾看到他的头脑去。谁都是在他的脸上，举动上，得了他的工作的印象。他觉得这倒是他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把头脑放在冷静的境界里。所以他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克制着感情的激动。

“我承认，”他最后说。

王振伍便笑着自白了：

“这本事我学不来。我没有事做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可是工作一加紧，我的行动便跟着紧张了。”

然而这谈话便这样的终止了。刘希坚问他：

“你今天没有事么？”

“有的，”他说。于是他报告了一种新的消息，一种必然的，把五卅事件更加扩大而且更加严重化的汉口屠杀——民众的血肉又在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飞溅着。

“现在，我们是一步步走到紧张中来了。”他接着激昂的说：“事件的严重和扩大，虽然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可是，怎样办呢，你有什么意见？”

刘希坚沉默的听着，因为这问题很早便盘据在他的思想里，他很早便这样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普遍的宣传；其次，要有很好的组织，很好的领导，要把群众组成为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革命队伍。”

这时，他重新说了这一点意见。“伟大的运动就在我们眼前。目前的任务是，要有计划的深入群众，组织他们起来行动！”

王振伍因为还有别的事，便匆忙的拿了草帽。

“不错，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它造成总示威的形势。”

说着，他走了。

刘希坚又坐到那张藤椅上。他燃了一支香烟，吸着，沉思着，在他的脑海里便起伏着猛烈的波涛。

他深深的把他的智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上，如同一个木匠把斧头放在木头上一样地，他把它劈开了。

全国民众总示威！

这是他的结论。

二〇

伟大的北京城骚动了。伟大的北京城叫喊了。伟大的北京城在无数群众的癫狂里实现了空前的，严重的罢工，罢市，罢课。

“总罢业！”这是一个强烈的电流。

“总罢业！”立刻，这个电流触动了大地，触动了大地上的民众——烧着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热情。

到处，工厂里没有机器的响声，每个烟囱都张着饥饿的嘴。

到处，商店的门紧闭着。到处，学校里没有摇铃的声音，所有的教室都是寂寞寂寞的。到处，麇集着一群群的民众。到处，写着，贴着，飞着，喊着这样的标语：

- 援助五卅惨案！
- 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复仇！
- 反对把中国当做殖民地！
- 一致收回租界！
- 驱逐驻华军舰及陆军！
- 抵制英日货！
- 拥护弱国的外交！
- ……

整个的北京城都充满着如此的紧张，轰动，疯狂。整个的北京城都变样了——街道变样了，人民变样了，空间变样了。仿佛，连时间也变了进行的速度，甚至于停止了，停止在这一个异样的变动里。

尤其是在热闹的中心街市——前门，大栅栏，东单东四牌楼，西单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更显著异样的可惊的状况。无数群众——工人，店员，学生，彼此汇合着，纷乱着。如同这地球上发生了很利害的流行病，把平常很安静的人们都传染起来了，把这些人们的心头放上一个火球，使他们在烈火的刺激之中而暴动，吐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的火焰。

许多地方都出现着宣传队。个人的，团体的，散布在十字街头，马路中心，大胡同，路边，在那里大声地，以及嘶声地，慷慨激昂的喊着。

车马都停止了。

无论是大街或小路，只要有人讲演的地方，便聚集了很厚的群众，一层层地围绕着。大家仰着脸，听着，现着紧张的神气，

如同一个火苗落在汽油缸里，立刻燃上了，爆发而且扩大了。大家在讲演者的声浪之下，澎湃地增加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那伟大的革命的浪潮。

常常在听讲的群众里面，响着尖锐的叫声：

——宰洋鬼子去！

——把洋鬼子赶出东交民巷！

——革命去！

并且，常常在群众里面，响了妇女的哭声。在东四牌楼的马路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她是电报生的母亲——忽然在紧张的空气里哭喊了，一面落着眼泪，一面悲愤地叫骂着，一面离开了听讲的群众，跑到另一端的马路上去讲演。许多群众便潮水似的围绕着她。她激动地说：“庚子那一年，外国的洋鬼子打进来，他们一共八国，把中国打毁了，把中国历代宝贝都抢了去，把中国的人民打死了十多万。光北京城的皇城根就躺着百多人的尸首。中国还得赔款给他们，就是赔他们来打我们的路费，吃饭，各种用费。现在呢，他们又来了，又要再来一个‘庚子’！当然，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可是中国呢，中国穷了，赔款到现在还赔不完。现在，外国洋鬼子又想来这一套，又在上海屠杀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个眼色看，他们会以为中国好压迫，越杀越起劲。然而洋鬼子想错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是好压迫的，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我们愿意做亡国奴么？外国洋鬼子是不怀好心眼的，他们只想把中国人变成奴隶。他们满嘴讲的是自由平等，他们说现在是平等世界，可是中国的平等呢？骗鬼！我们要靠自己来把中国弄成平等的。洋鬼子是笑里藏刀！他们现在在上海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要万众一心的大家来反对，不然的话，我们四万万同胞都会被他们杀得精光的。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

这个老太婆的演说把许多人都鼓动起来了。立刻便有人将她的话拿到别处去讲。如同一个火花传染着另一个火花，联系的爆发了，把更多的群众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燎原。

同样的在别的地方，也出现着旧式的妇女——她们被讲演者的宣传激动了，被遭难者的血和尸首刺痛了，被同情的波浪冲击了，便带着许多眼泪和愤慨，自由地喊着，用鼎沸的热情来诅骂帝国主义的罪恶。

这时，到处是——

空间充满着紧张的空气，

四围响应着尖锐而愤怒的叫喊，

纷乱的阳光照耀着骚动的群众，

伟大的北京城是一个风暴！

而且这一个风暴正在继续着——高涨，扩大，没有边际。在这个风暴里的人们都是很疯癫的。谁的感情和思想都受了急剧的变动，变动在这一个紧张的漩涡里。并且，无数不认识的人们都联合起来了，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着敌人——罪恶的帝国主义——演习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斗争……

刘希坚也参加在这一个伟大的预演的斗争里。一清早，他就参加了，并且到现在，还照样地继续着。从西城到东城，他作了许多次通俗的讲演。他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他只想立刻把他们——这无数热情的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致于涣散，使他们在共产党有计划的领导下，向民族敌人进攻。

他今天，显然被伟大而辉煌的欢喜弄得极兴奋了。有一种胜利的微笑在他的心上荡漾着。他不能言喻地感觉着异样的愉快。

“无疑的，”他下了结论：“这是一个高潮！”并且这思想象一阵风似的，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

那灿烂的光明的革命前途，便开始在他的眼前闪动了，他隐

约地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斗争和胜利。同时他想起了苏联的十月革命，他们在革命时代中所受的艰难和困苦，以及目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路上，这个红色的前途都是很闪动的。

在他的周围，骚动的群众不断的增加着，不断的扩大了群众的骚动。

当他走到东单牌楼的时候，马路的中心完全被群众站满了。他猛然一看，忽然在无数摆动的人头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他不禁的在心里叫着：

“哈，白华！”

他的心头便飞过了一阵欢喜。

他站住了。站在群众的队伍里，象一切听讲的人们一样，仰着脸，从许多人的头上，头与头的隙缝里，看着而且听着。

一种嘶烈的声音在空气里发颤的响着：

“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团结在一块，团结在革命的战场里，我们能够抵抗英国日本——以及别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屠杀。我们只有这样的紧紧的团结，才能够打退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替英国日本当奴隶！现在，我们要用全体的力量，来争取外交的胜利！同时我们要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消治外法权！我们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平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要靠团结的力量来坚持到底，非达到最后的目的不可。我们不要被人家讥笑做“五分钟热度”！我们要抱着宁死不屈的精神！我们起来奋斗吧！我们不奋斗只有死！”

突然演讲者的嘶裂而发颤的声音停止了。群众的圈里便响着纷乱的骚音。接着演讲者又继续的说，可是只叫一句“同胞们”便听不见一点声音，仿佛有一块木头把她的喉咙塞住了，挣扎了许

久，仍然没有响出声音来。大家只看见她兴奋地，同时又苦闷地作着手式。两分钟之后，她只好从椅上跳下来了，很乏力的走到群众里面，无数同情的眼睛便跟随着她。可是这一团的群众并不因她而散开。并且，紧接着，就有一个学生跳上去了，又站在群众的面前，大声的热烈的讲演。

刘希坚的眼睛也紧紧的追随着白华，他并且在群众里面找着她。最后，她被找到了，他便一下握了她的手腕。

“白华！”他叫了一声。

白华很吃惊的望了他一眼。接着她笑了。她立刻把他的手紧握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的感情。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她高兴的，仍然哑着声音问。

“刚刚来，”他据实的回答。

“那末，”她柔媚的望了他——“你听见我……”

“是的，”他笑着说：“听了一点。”

“哦……”她低低的响了一声。

接着她微笑地看着他，又微笑地沉思了。仿佛她不愿意他听见，却又喜悦他曾经听过她的演讲。

刘希坚便重新用眼光来抚摩她，并且给了她一个革命的敬意。他对于她今天的实际行动，感到空前的，含着感谢之意的愉快，如同她的讲演是直接的把他打动了一样。

他在她的沉思里向她说：

“你做得真好！”

她听到这句话也很高兴，他的确在经过不断的苦闷之中，近来和前不同了，已经一天天从幻想里拉了出来，而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革命的实际。同时她在新读的几个重要的著作里，发现了自己以前的幼稚。并且她在许多小册子里，她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觉得那里面的言论是很有道理的。同时实际的情

况，也促使她今天走到群众中去，而且站出来讲话了，这的确也可以作为她的一页新的历史的开展。

“你觉得奇怪么？”她隔了一会问。

刘希坚立刻回答她：

“不，一点也不。这是很自然的。”

她感谢的望了他一眼。

“你以前想到么？”她接着问。

“我很久以前就想到了。”他忠实地回答：“你是会很好的行动起来，你今天讲的很好，比你前天的宣言好得多。你那宣言，还使我不痛快了许多时候。但是，你还得继续努力……”说了便凝视着她的眼睛，如同他在她的眼睛里，寻觅他的苦闷的代价。

她好久都不作声，只默默的微笑着。

随后他们分开了。他们都异乎寻常地用力的握着手。她特别给他一个沉重的眼光，仿佛要把这一个眼光深深的放到他心上使他不能忘记。于是她又向着一群骚动的群众走去。

他呢，也走了，向着“我们的乐园”走去，因为在那里，三点半钟有一个临时会议。

在路上，他又不断的看见着新的群众，新的骚动的叫喊，新的北京城的风暴。

“这是一个高潮！”

他愉快的想，并且一直的把这愉快带到他的同志们的面前。

二一

夜里三点钟，工作的疲倦把刘希坚带到睡眠中去了。他仿佛饮了迷魂的药水似的躺在床上，一瞬间便朦胧去——一切东西都

离开他，那个高悬在空中的月亮也从他的眼睛里逃遁了，而且渐小渐小地，象一点细尘似的在一片伟大的乌云中消失了。跟着，那群众的骚动，便在他的头脑中重新地开展起来，他又直接的参加在这一个革命的斗争里……

——扑扑扑！机关枪在他的面前扫射。

——砰！砰！大炮在他的头上响着。

于是另一种轰动的声音，把他的周围的世界炸开了。他受了一吓的张起眼睛来，他模糊地看见了美的一缕晨光。

一团声音活动在院子里。

他起来了。擦擦眼，便拿了一枝香烟吸着，一面开了房门。

院子里聚集着许多人。学生，伙计，掌柜，女掌柜，成为一团地站在那里。

他走了过去。

女掌柜正和他的丈夫争论着：

“这不是英国货么？这不是英国货么？”她手上拿着一件灰色哗叽的长袍。

“这是德国货，”那个整天玩鸟儿的掌柜用生气的大声分辩说。

女掌柜不服气。她扬声的问着学生们：

“诸位先生，请你们瞧瞧看，”她把哗叽长袍抖了两抖。
“这不是英国货么？吓！”

好几个学生同时说：

“可不是？这正是英国货。”

女掌柜便得了胜利的把一个笑脸转向她丈夫：

“瞧！先生们说的你听见没有？赶快把它烧掉！穿在身上，丢人！”

显然，这个玩鸟儿的老头子舍不得这件长袍，因为这件长袍

很新，花了十二块大洋，在他的许多出客的衣服中算是阔气的一件，他不肯烧。

“得了，”他想着分辩的说：“这是一件旧的。”

可是他的女人被革命的浪潮打动了，她差不多变成一个红色的革命的分子，她不肯妥协。

“横竖是一样，”她坚持着：“旧的也是英国货呀。”便接着说出她的新名词：“不要做凉血动物！”

“别骂街，”老头子嗫嚅的说。

“谁骂街？”她的胆子更壮了。“你懂得凉血动物怎么讲？吓！你再活十年……”

学生们起了一阵笑声。

她沉着脸色说：

“随你便，咱们的掌柜，您如果不想烧，就用剪刀剪也行。”

老头子急坏了。他的光额上沁出许多大颗的汗点，脸色渐渐地发红，而且很苦闷的想了许久。

“好的，”他忍耐着心痛说，同时他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那你的也应该烧。”

“我的衣服没有外国货。”她犀利的回答：“我都是从老天成店里裁的，你说老天成还会卖外国货么？”接着指她身上的蓝布衫，向着学生们问：“先生们，您说这是国货不是？”

掌柜并不等“先生们”的回答，便抢着宣布说：

“你有好几身洋绸子的，还有一条藏青色哗叽裤，那都是日本货和英国货。”

她急着分辩说：

“那不是。”

“你拿给先生们瞧一瞧。”

女掌柜真的跑去了，她一连蹬着她的小脚跟，走得却非常之快。她的宝贝的女儿便欢喜地跟在她后面。

“要烧一齐烧，”掌柜喃喃的说。

于是她拿来了一个黄色的包袱，满满的包着她的财产，因为她每月的“进款”都送到老天成去，那布店把她算做一个老门客，特别给她加一的尺头。

她的女儿帮着她把包袱解开了。老头子便一伸手就拿了一条新制的哗叽裤。

“日本货！”他得了报复的喜悦说。

她呢，差不多把叠得好好的衣服，一套一套的都拿上来，打开了，一面象展览一面自白的说：

“这是国货。”

老头子便反驳她：

“日本货！”

结果他们又取决于“先生们”的意见了。自然，学生们是很乐意于全部焚毁的，因为那包袱里面的衣服实在看不见国货的影子——至少也都是外国货。

“全是的是，”许多声音在响着。

“只有那两件格子的，是国货，”另外一个人说。

老头子乐起来了。

“吓！比我的还多！”他洋洋自得的说。

女掌柜便好象听见迅雷一样的受了一大吓，她的脸变样了，一片青一片红地转变着，可是她终于激动的，毫不反抗的说：

“那布店不是好家伙！欺骗人！好的，现在把日本货英国货捡起来，咱要烧它一个痛快！”

学生们便给她一阵响亮的鼓掌。

她用她的小脚把那些漂亮的衣服踢到一边去，如同她平常踢

着一块猪骨头的样子。

“真的么？”老头子反迟疑的问。

“可不是真的？”她坚决的，豪气的回答：“谁同你开玩笑？”便喊着她的女孩子，

“小囡儿，拿洋火去！”

老头子是忧愁的看着他自己的哗叽袍子，又看着他妻子的花花绿绿的衣服。

“加点煤油，”她接着喊。

于是，一阵烟，一阵臭气，同时是一阵笑声和掌声，旋转在这个院子里，延长了好久好久。

这情形，给了刘希坚的许多愉快之感。他没有想到平常只会“要钱”的女掌柜，居然把她的财产，几几乎占了她自己全部的财产，在抵制英日货的民众的运动中牺牲了，变成了疾恶帝国主义的一个切近于革命的人物。所以他把一种意外欢喜的笑意，带到他的房间里。

过了一点钟，当院子里的那些衣服的余烬还冒着青烟，刘希坚便出去了。

在街上，夏天的太阳张开金色的翅膀，安静地拥抱着整个的喧嚣的城市。那黄瓦下面的红墙上，散着太阳的灿烂的光辉，把许多新的——从来所没有过的东西照耀着。什么人都可以从那里看见，那粉笔写的，黑炭写的，墨笔写的，以及印刷的，那些充满着鲜红的血的流露——那些标语，漫画，传单，那些比一切艺术品都更加有力的，在金色的阳光底下，抓着人们的视觉——

“抵制英日货！”

在街上，这口号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变成一个信念的车子，闪电一般的在风暴的北京城里急剧地转动，整个北京城的街市都被这一个车轮辗着，留着深刻的印痕了。所有的商店都在

这车轮的印痕上贴着“本店不售英日货”以及“坚持到底”和“援助五卅惨案”的纸条。一切商店的门面和气象都改变了，都仿佛是一个爱打扮的女人脱去了她的艳装。从前，那些把英日货——把那标致的工业品当做商标一般的装饰着的商店，现在都把这装饰当做使人厌恶的东西，而且变成招致危险的物件了。尤其是洋货店和绸缎店，在它们把美丽的英日货搬出去之后，俨然象一个准备收盘的店铺了。许多美丽炫眼的东西离开了洋货店和绸缎店，它们有什么可剩呢，它们只象华丽的贵族没落到乡村去一样，变成了布衣的粗装。因此那长久被压迫在英日和其他外国工业品底下的国货——那中华农村社会的土产，便突然地抬头了。它仿佛是被压迫阶级的抬头一样，势不可当地操着全部的胜利，满满的，带着骄傲地占据了整个的商场。同时，商店老板的生意经便完全改变了，因为借物美价廉的外国货作为赚钱的目标，已经不是一种适用的生意经了。他们现在的生意经是聚精会神于国货的收罗，鼓吹，展览。每一个商店都这样的转变了。无论马路两旁的任何商店，都写着比斗子还大的“国货”挂在最使人注意的地方，并且把许多古板的国货横摆在店门口，如同“冰淇淋上市”似的，招徕着更多的新的顾客。假使有一个商店不把很充分的土产陈列着，立刻就有学生来检查，说不定立刻就被五卅惨案援助会把它判断要罚多少钱，并且也没有顾客——什么人都会不顾忌的向它的门口投进去一声臭骂：

“哼，奸商！”

同样，人们的衣服也改变了。从前，那些很出风头的外国原料的服装，现在是失了作用了，不但没有人会感觉到阔气，而且还成为万目仇视的目标。谁愿意犯着这样的众怒呢？假使有人穿了不象国货的衣服，一走到街上，便立刻有便衣的纠察队来跟着，在那衣服上洒了许多销镪药水，使它自自然然的分裂了，破

坏了，成了许多大洞和小洞。并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孩子，他们会悄悄的把一张纸条贴在那外国货的衣服上，上面画着一只“亡八”，还跟在后面嚷着“大家看！好把戏！”引起街上行人的趣味和恶意的嘲笑。

抵制英日货象旋风一样的刮来。

从这种严重的环境里一直地向前走，刘希坚时时都害怕有人来惩罚他，因为他身上那套破烂的洋服，虽然旧的利害，但也分不清它到底是那一国的货，中国本就是别人倾销货物的一个市场嘛！

当他走到机关里的时候，他看见了王振伍，便笑着向他说：

“好危险！穿着这套旧货摊上买来的倒霉洋服！”

然而王振伍却从他的裤脚上找出了一张白色的纸条。

他笑了。

“不错。我们应该把纠察队好好的组织起来……”

那个同志便送来一个忠实的微笑。

二二

一团炎炎的烈火在天桥的一块大荒地上爆发着。乌黑的浓烟一直飞到天坛的亭子里。在前门外的马路上便可以看见那火焰——象一个伟大的魔鬼的血舌一样地，朝着无底的天空喷着。在这个火场的四周，没有一个救火队，只有无数的热情的观众。他们响应着这个烈火，彼此联合地嚷着庆祝的呼号，鼓动着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有意义的烈火呵。

烈火在奔腾着。气焰一步步的增高了。照耀着伟大的城楼，映红了南海与北海的水。北京的天空变成了赤色——赤色在天空占据着。一个非常的夜的世界，使北京城的民众兴奋起来了。他

们，在三天以前便等待着这个红色的夜。他们要从这红色的夜里来证明抵制英日货的决心。这时，他们等到了。因此在火光的圈里，在赤色帷幕的笼罩之下，观火的人们是不断的增加，如同这地球上的万物正在不断的繁荣一样。

同时，在烈火中便发散着各种复杂的奇怪的气味，因为造成这烈火的炎炽的，不是木料，不是普通的一个失慎的火炬。它是被各种各样的工业品造成的。它的成分是包含着许多丝的，纱的，羽毛的，以及五金的，经过化学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一切从英日舶来的东西，联系地，混合地，建立了这一个炎炎的烈火的力量。所以在它的红光里，是一层层的堆满着，如同码头上的堆栈一样，堆着许多种类的货物——那费了许多金钱去买来的英国和日本的工业品，那剥削不进步国家的经济的武器，那中国的无数民众的膏血的结晶。但现在，这些东西又直接的在被剥削者的群众之前焚毁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曾感到可惜。似乎一切人们都忘记是自己的可怜的劳力所换来的。没有人在这个辉煌的烈火面前而回想着——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代价。他们，等待着这一个烈火爆发的群众，他们完全被仇视和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热情所迷住了，差不多这热情是统治着他们的全部的意识。他们对于这些曾经用最高价买来的货品，只认为是英日的经济侵略的工具。于是这个工具成为他们的仇视的目的了。他们仿佛毁灭了这个工具便成就了被侵略者的报复。当然，他们是英勇的。他们在沸点的热情的鼓动之中，他们就这样英勇地看着，欢呼着，鼓掌着这一个英日货所造成的光辉的烈火，而且满足这炎炎的烈火的高涨。

这时，观火的群众的热血和火光是一样的鲜红。许多人在红色的癫狂里便脱下身上的衣服——由他们自己的热情判定了是英日货，便踊跃地把它丢到火焰里去。仿佛，这一个光辉的举动——

这一个焚毁英日货的火，变成古代西班牙的舞蹈会似的，红光里飞满了欢乐之花。

刘希坚也站在这个红色的区域里，他紧紧的挨着火圈的边线。他的面前是火，他的左右和后面是一层层的比火还红的群众。群众的热情象火光一样，压迫地照耀着他，却估计着这烈火里面的物质的损失。

“三十万元……”他想。

然而在这个估计上，立刻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识，使他精明地，向他自己给了一个观念的纠正：

“这不算得什么。”

同时，超过这三十万元的物质的损失，超过一切金圆的数目字，超过任何价值的那群众的热情，那高涨的革命情绪，那预演着将来的斗争胜利的序幕，又使他欢喜起来了。他热烈的望着奔腾的火，如同在火焰里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象他常常所意识到的，象已经实现了的——那苏联的世界一样。

火势仍然在增高着。火光扩大到远远的地方去了。红色的天野反照着红色的群众，各种声音象火焰一样的升到天空中，在红光里流荡着，而且是一种声浪跟着别一种声浪，聚合又分散，分散又聚合地，不断的重复和绵延着。

经过了三点多钟，飞跃的火焰才渐渐的降低了，才渐渐的象一个红色的狮子一样，在极度的扬威之后才渐渐的疲乏下去。

可是夜，它已经象一块铁板似的被烧红了，好久好久，仍然是平铺着朝霞一般的射着红光。

群众反更加兴奋的骚动着。呼号，掌声，舞蹈，重新地庆祝这个火。他们的脸被红光照耀着，同时被他们自己的热情鼓动着，涨得非常之红。他们的红脸上都浮着浓厚的笑，如同初开的红玫瑰花一样。他们的心里是充满着欢乐，骄傲，满足，红色的革命

的情绪……

一直到火苗柔弱地飘忽着，可以看见火场里的一大堆灰烬，同时天空由鲜红转变到黯淡的血色，这时的群众才慢慢的走开，带着他们的心上的烈火。

刘希坚也走开。他高兴的微笑着混在人们里面。他没有想什么，因为他的头脑完全被群众的疯狂占领了。他不能够有一点思想来分析这红色的集合。群众的高潮用什么尺来度量呢？有许多疯狂的行动是不能够用字眼来解释的。他一直被红色的疯狂支配着，一步步的走出这烈火的区域。

天空，已经渐渐的变成深蓝色了。远处的云幕里也闪出了隐约的星光。深沉的夜是神秘地羞怯地娇弱地露了出来。许久，才从空虚的夜的边际，吹来一阵凉风，慢慢的，无力的掠过人们的脸。

刘希坚的脸还在发烧。他觉得被凉风吹着，有一种清爽的愉快。

凉风又来了一阵，这次是大胆的，而且象一只大翼似的从他的脸上拂过去，拂了许久。

他好几次回头望着那火场，余焰还在那里飘忽着，造成一个低低的红色的圆形。

他不禁的想：

“空前的举动……”却忽然听见一种声音：

“哈，是你！”

他笑了，一面缓了步伐一面侧过脸去。

一个比深沉的夜还要黑的影子，立刻向着他飞快地跑过来。他一眼便认出是白华的影。

她穿着一身黑，黑的头发披散在雪白的颈项上，如同一片月光被一缕乌云围绕着一样。

“你也来了……”他笑着说。

他们握了手，又互相挽着，并排的向前走。

她快乐的说：

“这是太使人兴奋了。”接着便问：

“你怎么也在这里？”

许多群众走过他们的身旁。

“我老早就来了，我是监察委员之一。什么人都看到，单单没有看见到你。”他回答。

她十分有兴味的说：

“火焰把我们隔住了。可不是么？我也是很早就来的。不过我没有责任。我只是一个群众。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火——这是和一切的火都不一样的。我简直说不出什么话了，好象我的一切都跟着那火焰飞到天上去。”

他微笑着。

“在群众里面才真的看见到革命的情绪！”她热烈的声音说：“不是么，革命者是不能够蹲在房子里面？”

她热情的望着他，他看见她的脸上有两颗晶莹的星光，闪耀在黑夜里。

“你这样觉得？”他笑着问，一面更感着亲切的挽紧了她的手腕。

“不，”她自白的说：“不是一时的感觉，是信仰。我认为革命应该有很好的实际行动，不是口上的清谈。”她又望了他一下，“我过去不过是清谈……”她带点羞惭的笑了。

他微笑地看着她，又把脸移近去。轻轻的挨着她的头发。他亲热而恳切的问：

“白华，你读了那些书，你觉得怎样？”

她坚决的回答：

“是的。我觉得说得都很有道理，你觉得奇怪么？”她又望着他。

“不。我已经说过，只要是一个真理，那末，求真理的人就很容易懂得它，当然资产阶级是要诅咒它的！”

她向他微笑。

“你不觉得我转变得太快了？”接着她热情地，又带着悔意地分析自己过去固执的原因，热情，幼稚，强项，自己还以为那是美德，现在简直觉得有点无聊和可笑。对自己有很大反感。

“这不算什么，”他解释说：“我们的前途是很远很大的。我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在我们整个的生存中并不能够占有怎样的地位。我们新的历史从现在展开，这就很够我们来努力的。并且共产主义是永远容许每一个革命者来纠正错误，来努力新的历史的斗争。”说了便握着她的手，她是很用力的，很感动的，紧紧的和他握着。

他们不说话，可是他们的思想正在交流着，象两道洪流的汇合一样，在他们的脑海里起着响声。

所有观火的群众都走过他们的前面去了。在他们的周围没有人影。幽黯的深蓝色的夜平安地舒展着，露着一条银色的天河，群星闪跃地欢乐地点缀着这夜幕。几缕白云在那里飘荡，这边那边，如同几幅舞蹈的素裳似的在天庭里点缀着。

夜声，虚弱地流荡在空气里，又隐隐的消失了。在远处，一切建筑物都静静地，毫无声息的不动的伏着。

他们时时都听见他们彼此的脚步声，有时他们还听到彼此的呼吸，彼此的机体上的活动，响在寂寥的深夜里。

他们穿过前门了。

他们的谈话又继续着。他们都低声的说，可是他们都听到，整个的宇宙都充满着他们的谈话的声音。仿佛这个夜是一面澄清

的海，没有什物，只是他们的思想在那里自由地游泳，自由地作着游泳的表演。

他喜欢这样的夜，因为他常常在深夜里完成他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同时他又喜欢紧张的白天，因为在白天他又开始新的工作。

这时他是十分愉快的。他用喜悦的眼光去看她，他重新感觉到她的美，她的眼睛正在闪动着新的异样的欢乐的光辉。

他们都不自觉的走过了长安街，又走到北池子。于是分开了。她走去两步又跑转来，抓着他的肩膀说：

“你再给我一些书看……”接着她还要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口，便望了他一下，走去了。

他站着望她，许久许久才又走向西城去。

他的微笑浮在深夜里。

二三

清晨展开了。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从灰色的云幕里透出光芒来。灰色的云消散了。露水还依恋地吻着一切树叶，在阳光中闪着晶莹的光彩，同时又在阳光里慢慢的隐了去。一切都在晨光里变动着。

北京城也跟着这一个晨光变动起来了。仿佛这一个大城是一只猛兽，又从熟睡里醒起来，醒了便急剧的活动和叫喊，造成另一种不同的新的空气。

商店还没有开门。可是街道上已经热闹起来了。那闹声，并不是市廛的喧嚷。许多“打倒英国日本”的呼号很清醒地唤起了一切人们的瞌睡。立刻有许多人参加到街道上来。

在街道上，不论是大马路或小胡同，都陆续的出现着新鲜的

队伍——学生们拿着白旗，旗子上写着：

“援助五卅惨案募捐队！”

满城的阳光都被这旗子弄得很纷乱了。到处，都活动着无数穿长袍戴草帽的学生群众，并且女学生和小学生也到处出现着。白的旗子，象无数白色的鸟儿，在充满着光明的空间里不断地飘舞着。并且每一队里都有一扇大旗，如同军营的大纛似的，高展在许多小旗子上面，雄壮地直竖在湖水色的天庭中而飞扬着。

每一个募捐队里都有一个人拿着几个装钱具，有的用几个泥巴的扑满，他们要尽量的把它装满去，寄给上海的罢业群众，和倒毙在帝国主义枪口之下的牺牲者的家属。

募捐队的行动是很热烈的。他们并不象那些“建庙”“修刹”一般地向人求乞。他们是英勇地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来征集作战的武器，向着每一个同胞，每一个都有切身利害的同胞，要他们各尽一种天职的义务。

“捐钱！”

“捐钱！”

“随便捐多少！”

这种种声音在无边际的天庭中响着。而且，象电流和电流接触，象无线电播音器一样地，同时在整个的北京城里，在北京城的任何地方，纵然是很小很小的胡同里，都同样的响着，响着，这声音是不断地，扩大和增高。

辉煌的太阳吐着喜悦的光照耀着募捐队，每一个募捐员的脸上都显露地飞跃着勇敢的笑，而且彼此的笑在同一意义之中互相地交映着，灿烂在辉煌的阳光里。

他们是热情的。他们的青春的生命使他们跳动着。反抗强国的压迫，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凶暴，反抗一切对于被压迫民族的侵略，这种种热情都充满着青年的心。他们，正在青春期的生长

里，他们是力。他们能够把革命的火焰从他们自己的心上燃烧起来，并且还能够燃烧到别人的心上，在这联系的燃烧之中造成了燎原。

这里，所有的募捐队都是这样英勇地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热情地向任何人捐钱。

“请你站住！”他们一看到行人，便立刻围拢去。

如果有一辆汽车开来，他们便好象得到宝贝似的，一齐站在马路的中心，把大纛一般的旗子横在马路上。

“至少五块！”他们拦着汽车说。

并且有许多募捐队还直接募到政府机关，公馆，人家以及游艺的地方——电影场，戏院。有几队女学生便跑到八大胡同去——向那些茶室，那些班，那些姑娘们去募。那些被不幸的遭遇而成为一切人们的肉的娱乐的妓女，她们在募捐员的讲演之下都感动着，把她们埋葬在虚伪场中的人类的情愫，重新从她们染着伤痕的心中复活起来了。她们听到五卅惨案的叙述，听到水门汀上的被屠杀的同胞的尸首和血，她们哭了。她们同情地和募捐的女学生亲近起来。以前，当女学生进来的时候，她们还是很畏缩地不敢和她们说话。现在她们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她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低和贵贱。那同情，把两种生活的人们的心溶化着。她们捐了钱——尽量的新鲜的捐，有的是出乎募捐者的意外地捐了十元，二十元，三十元。

白华，珊君，还有好几个女同学，她们这一队也募到青莲阁的班子里。许多妓女都从床上爬起来，远远地，惊诧地看着她们。老鸨母很吃惊的跑来打招呼。

白华便告诉她们：

“我们是募捐的。不要怕！”

接着她便坦然地，站在那粉香花影的庭院里，讲演起来了。

那年轻的，然而都是很憔悴的妓女们，便陆续地走上来围绕着她。

有一个妓女念着那旗子。

“北京大学五卅惨案募捐队第十八队。”

于是她的演说便渐渐的象一个泉流，在岩石上面流过去，留着湿的痕迹。

她渐渐的从那些脂粉狼藉的脸上看出她的讲演的胜利。她看出她们的同情心从她们的脂粉之间显露出来。而且，渐渐的，她们都热烈的感动起来了。当珊君把一张五卅惨案的画报拿给她们看的时候，许多娇弱的声音都变成很尖锐地叫了。叹息，眼泪，在募捐队的周围响着，落着。这结果，那抱在珊君手里的泥巴的扑满，便不断的从那小嘴上吃着大洋钱，钞票，钞票和大洋钱混杂着。

当她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很娇俏的小妓女便喊着跑出来，手上拿着一张五元的钞票，她自己分外欢乐地把钞票叠了两下，便塞进那个扑满去。

“不错……”白华高兴的说。

“六十七块，”珊君也高兴的回答她。

另外一个女同学说：

“还不止。我记得是八十二块。”

“有三张十元的钞票，”又一个说。

她们都满足了。她们的满足就象那扑满吃饱了洋钱和钞票一样。她们的心头是满足的堆着欢乐。她们的脸上便浮着得意的笑，仿佛好几朵水红色的蔷薇花盛开在晨光之中。

她们又走到第二家去募。她们是一家又一家地，游行在这样的花苑里，而且她们一面募捐，一面饱览了这个不是女学生们游览的境地。

她们的工作继续着。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她们的三个泥巴的扑满都装满了，沉重地，压着她们的细软的手腕。

“今天的成绩不错，”珊君笑眯眯的说。

“简直好极了，”她的同学也笑着。

白华呢，她完全不能说话了，因为她的整个头脑里都充满着这个空前的壮举的胜利，以及她自己被这胜利所迷惑的一种红色的快乐。

她们便凯旋一般地走回去了，她们之中有一个低声的唱着进行曲，大家高举着旗子，把旗子在下午的阳光中高摇着。

她们走到南池子。珊君忽然大声的叫：

“希坚来了！希坚来了！”

白华便立刻举起眼睛去看。果然，刘希坚和王振伍并排的走，一面说着一面微笑着，旁若无人地走向这边来。

“站住！”珊君向他们喊，并且把左手张开去，用旗子去拦住他们的去路。

他们站住了。刘希坚便笑着，向她们点头。

“好，”他玩笑的说：“你们是满载而归！”一面，他的眼睛和白华的眼睛作了一次谈话。

“捐钱！”她的一个女同学说。

王振伍便老实的回答：

“我捐过了。”便从口袋里，把一张“已募捐一元”的证券拿出来。

“捐过也要捐。”珊君说：“一个人捐两次算多么？”

“不算多。”刘希坚笑着说：“我再捐两毛。”

“不行。至少一块。”

“只剩两毛。”

“你呢？”她向着王振伍问。

“实在对不起，”他几乎红着脸说：“我只有铜子。”

“谁要你铜子！”

“没有怎么办呢？”

“记帐。限你明天送来。准定一块钱。”

他们笑着答应了。可是珊君又把刘希坚的两毛钱塞到扑满里。

谈了几分钟便分开了。刘希坚和白华握了手，便仍然和王振伍并排的走去，说着和笑着，走向他们的机关……

路上，现着许多飘舞着白旗子的，那胜利的募捐队的晚归。

二四

沉默的，广大的天安门骚动起来了。它，一向都是平铺着大的，有规则的石板，使人望不到边际似的舒展着平静的大道，如同一片白色的无波的海面。平常，它是空虚的，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使它充实——雄壮的汽车驶过去，只象一片凋零的叶子。许多古老的树木也不能使它披了绿荫，那太阳光总是很普遍而且强烈地把它笼罩着，使平铺的石板上反映了太阳的光耀。无论是冬天和夏天，在一年中的每一个日子里，它都是冷冷的，寂寂的，如同一片寂寞的沙漠似的，躺在伟大的宇宙里，使北京城增加了伟大的表现。

然而它骚动了。它一直从几百年的安静里，急剧的骚动了。无数人们的声音把它喊了起来，把他从深沉的睡眠里叫醒了。现在，它不象从前的——被专制的皇帝当做不可侵犯的尊严的禁城里的平野。现在，它成为空前的一个无数人民的示威的集中地。它变成了革命的天安门了。

那临时的一个木架的建筑——革命的讲演台。高高地站在天安门的当中。台上的白色的标语，严肃地在早晨的金色的阳光里

飞扬着。台的下面，那左右，那两条伟大的瀑布似的，一直拖延去，写着“誓死为五卅惨案的被难同胞复仇！”和“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并且有一块墙似的木牌上，写着抗议的十三条件：

1. 撤消非常戒备。
2. 释放被捕华人，恢复被封学校。
3. 凶手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4. 赔偿伤亡及各界所受损失。
5. 道歉。
6. 收回会审公廨。
7. 罢工工人仍还原职，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8. 优待工人。工作与否，听工人自愿。
9. 华人在工部局投票权，与西人一律平等。
10. 制止越界筑路，已成者无条件收回。
11. 撤消印刷附律，码头捐及交易所领照案。
12.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13.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另一块木牌上便写着这十三条件的交涉经过，说明这条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被压迫民族的最可耻的国耻，然而这样的条件仍然遭六国——英日法意美比——委员的拒绝，甚至于这几个帝国主义者用强硬的态度来拒绝五卅惨案事件的谈判。弱国无外交是完全在这个事件上证明了。“我们必须靠民众团结的坚固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个口号是沉痛地，英武地横在讲演台的前面，横在无数民众的眼睛里。

无数的民众便向着这个讲演台走来，而且慢慢的集中了。他们象无数蚂蚁样在天安门的石板上蠕动着。他们不断地，象不断的河流和江流一般地，向着这一个海里汇合。而且，他们不断地

越来越多。他们的旗子象无数军旗似的在无数的人头上动着，飘着，舞着。纷纷的人声把平和的空气完全激荡了，那广大的天空里便奔腾着一种伟大的混合的声浪。人们的脚步是踏满了这广阔的天安门的平野。

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愤怒的火，在全部民众的灵魂里燃烧着。他们的火焰升腾到他们的脸上，升腾到伟大的天安门的天空，升腾到炫耀的太阳里。

他们变了，不是平常的安分的人类了。他们的心上是充满着斗争的热情和斗争的血。那美丽的和平世界的梦，从他们的惨笑里消逝了。他们知道，一切平等的恩惠都是虚伪的欺骗，被压迫民族的羞耻只有用自己的血来消灭。以前，他们是柔顺的半殖民地的人们，可是这时，他们是狮子！

他们在今天的集合中，每一个人的自己都暴发了疯狂，同时又被整个的疯狂鼓动着，旋转在疯狂的风暴里。

他们唱，叫喊，暴动。他们全体地，溶化着，变成一个可以吃人的恶兽。因为那帝国主义的凌辱，已经在懦弱的中国的国民性上丢了一个炸弹，把他毁完了。一种新的，英勇的，斗争的国民性便仿佛春天一样，在严冷的冬的王国里开始萌芽，生长，而且迅速地繁荣起来。

这时，他们在全国总示威的运动之下，他们的血和热情使他們表现了战士的行动。他们可以立刻用赤手和空拳，跑到对抗帝国主义进攻的最前线。

他们的眼睛都集中在讲演台上，热烈而且沉毅地盼望着，仿佛他们是等待着讲演台上的指导者的命令——如果是要他们“进攻公使馆”；那他们便立刻出发。

当一个喇叭忽然响出声音来，跟着这声音便响着无数霹雳，无数海啸，无数山洪的暴发——无数群众的轰动天空的骚动，欢

呼……

喇叭又响着，第二，至于第五次。

“开会！”最后，这声音象电流一般地从民众的疯狂里通过了。

看不清的那飞舞的旗子才渐渐地不动了。看不清的那反响着宏大的回音——这回音向远远的地方飞去了。如同一个雷音在云幕里慢慢的隐了去一样。

于是，在灿烂的太阳里，二十多万只的烈火一般的眼睛，闪耀而欢乐地朝着讲演台上看着。同时，二十多万只耳朵也在紧张的空气里，静静的，静静的，倾听着讲演台上的一切响动。

安静了几秒钟。这个全国总示威的群众大会便开会了。

讲演者的喇叭的声音，群众的骚动和叫喊，象一阵暴雨跟着一阵狂风，紧紧的相联着，相联着，而且重复又重复地，占领着这广阔的天安门的平野，占领着伟大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

一切，被革命的疯狂包裹着。

刘希坚站在这疯狂的十几万群众的骚动之前也把他的声音叫哑了。他已经讲演了许久许久。他的许多语言还奔腾在他的喉咙里，可是他尽力的说，却没有很大的声音从喇叭里响出来。他的音带已经在病痛着。仿佛他的喉管要分裂了。他痛苦地挣扎着。又尽力的说。终于他不得不省略了他的语句，向革命情绪正在高涨的群众面前结束了他的演说：

“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的野心是没有穷止的。每一个帝国主义只想——而且在努力的实行——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的人民由被压迫民族的地位变成更坏的殖民地的奴隶地位。因此，我们不但在国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我们简直不能够在帝国主义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然而我们是要生存的。我们——

全中国的民众——谁愿意消灭呢？当然，我们在人类里面，同样有要求生存的权利。可是，现在，帝国主义不让我们生存！帝国主义的野心不但采取政治的侵略，经济的侵略，文化的侵略，并且还暴露强盗的行为，用枪炮来直接屠杀。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句话：每一个帝国主义都张着血口，要把中国一口气吞下去！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我们必须起来，立刻起来，用我们的血和生命，和帝国主义作肉搏的斗争。我们要从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要退却！否则，我们——全中国人民——不会有一个幸免的，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把我们埋葬到地狱去！”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一种硬塞的东西把他的喉咙封锁着。他的整个喉管都象玻璃一样的破裂了。仿佛在他的口里，已经迸跃出了许多血丝。他无力的把喇叭从脸上拿下来，亲切地望着群众，浮着兴奋的微笑地，退了进去。

群众叫喊了。旗子乱动着。欢呼和掌声震撼着整个的宇宙。

跟着，另一个人又讲演了。连续地一个又一个的演说，把群众的疯狂变成一个巨球，不断地在讲演台的四周旋滚着。

当灿烂的阳光移到西方的边际，这个空前的群众大会才宣告闭幕。然而十几万人的群众仍然在天安门的旷地上，聚集着，而且继续地欢呼，叫喊和骚动。如同无数波涛汇成了一片似的，不易分开地飞着巨大的海啸……

刘希坚从讲台上走到骚动的群众里面。他咳嗽着，把一块手帕掩在口上，那白色的手帕上染着许多红色。

他觉得很疲乏。可是他又觉得他的一切都生长在兴奋里。这时，他的力气是很贫弱的，但是他的血又在猛烈的跳动着。他微笑。他努力地在群众里走了许久。随后他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学生砍断了手指，把红溜溜的血写到墙上去；

“为五卅烈士复仇！”

同样鲜红的血，如同海浪一般地，从他的心上飞跃着。

二五

这一天，距离那风暴——那红色的全国总示威的一个星期之后，刘希坚又从他的机关里走了出来。

微笑浮在他脸上。一种快乐的光辉在他的消瘦的脸颊上显露着。他感觉着新的喜悦地，走出那机关的红色的大门。

“现在，她可以向新的世界走去……”他心里想着白华。

一面，他愉快地望着天空，那里是澄清地现着一片蓝色，下午的阳光正在灿烂地——照着那些墙上的标语……他突然想到天安门的墙上的血。那伟大的总示威的政治意义，便重新在他的脑海里活跃着。

他沉思了一会。

在后面，两个人影很快地走近了。一种坚实而粗大的喉音，从他的脑后送过来：

“希坚！”

他一看，便笑着站住了。

“你们俩……”接着便改了口气说：“你们到那里去？”眼睛却含意的瞧着这一对——近来，因工作的联系而推动了爱情的这一对，觉得这正是很合式的一对伴侣。

“可不是？”王振伍伸过手来说：“正想找你，却碰见了。”仍然很豪气地，而且很有劲地和他握着手。

刘希坚笑着。“找我？”他问：“有什么事？”便偏过脸去，和张铁英也握了手。

“的确是找你，”王振伍老实的说。

“好，到我公寓去。”

三个人便一同走了。

在路上，他们谈起来。

王振伍先对他说——说了许多革命的前途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把五卅惨案的交涉弄成失败的军阀政府，说了很愤激的革命的言论。随后，说到他自己的事情了，便低声的在刘希坚的耳边说：

“昨夜，我向她表示了，她同意……”

刘希坚便亲热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面笑谑的说：

“好同志！庆祝你胜利！”

一种光辉的欢乐笼罩着王振伍的笑脸。他赶快补充说：

“她并不是失败呀！”

刘希坚笑了：

“当然，”他说：“这是双方胜利的事情。任何一种斗争，都没有这种情形的。这只是恋爱的特殊形态……”说了便微笑地望着这个忠实的同志，又望着张铁英，而且想起她以前曾给他自己的那情意，便感着兴味地落在一种有趣的沉思里。

“你们说什么呀！”张铁英有意的喊了一声。

“说你。”刘希坚笑着说，并且把眼睛定定的看着她。

显然，她的脸是飞起了一阵红润，那些异样的红色，从她的健康的红色里透出来。

她不说什么话。她只把一双大眼望了他一眼，似乎向他作了一种抗议。

王振伍忙着说：

“她就要走了。”

“到那里去？”刘希坚正经的向她问。

张铁英的红润慢慢的褪去了，她现着镇静的态度回答着：

“到河南去。昨天才决定派我去的。我呢，我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是从农村里长大的，我知道那些农民的痛苦，并且我还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我去干农民运动正是合宜的。并且，在我个人的能力上，我也觉得我最好是干农民运动的工作。尤其是在我们的总路线上，我们目前的任务，领导农民革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欢喜，我可以把我自己深入到农民群众里面。”

的确，她是很欢喜的。革命的工作，常常都是使布尔什维克感到欢喜的。她的脸又红了，然而是一种革命的红的颜色，造成了她的一种使人敬重的气概。

“好极了。”刘希坚说，一面伸过手去和她的手握着。“深入到农村去，这是很严重的目前工作。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因此团结农民很重要。我们必须推动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坚强的革命队伍。”接着他勉励了她，希望她在这个伟大意义的工作上，得到伟大的成功！末了，便问她：

“什么时候走？”

“明天或者后天。”她回答：“我今天特别来看你的。”便向他微笑着。

他也回答她一个微笑，这微笑是充满着广泛的意思的，而且最重要的意思是表示着：

“以前的事情是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好同志！”并且他感谢她来看他。

于是，他们三个人便欢乐地谈着走到三星公寓了。他们在房间里又欢乐地谈了许久。一点钟之后，这两个同志才走开。当刘希坚把两只手握着他们俩，当她说着“再见”的时候，他不禁的动着感情，仿佛有点不舍之意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着她和王振伍在阳光里走去。

“女同志，”随后他走进房间里来，便想着：“在工作上，

一个不容易得的好的女同志。”

接着他又想起了白华，便立刻走出去。可是在胡同口，两人就碰见了。他第一句便告诉她——在今天的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她的加入……

“白华同志！”他欢乐的向她说。

她笑着。她的脸象一朵初开的花朵，含笑，新鲜而美丽。

“那末我就要开始工作了。”她热烈地，眼睛闪着希望之光地，快乐地说：“他们派给我工作没有？”

“还没有。过两天就要派的，”他笑着回答。

“你想他们会派给我什么工作？”她十分热情的说：“我自己，我喜欢我到工厂里去。我认为必须和工人打成一片。不是么，我们的革命的胜利是应该工人阶级来决定的？”

“不错，”他又笑着回答：“到工厂去，这是最迫切的，而且最重要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要无产阶级自己起来才有胜利的可能。……你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替你想办法。”接着他望着她，他的眼光里带着敬意，同时又带点爱慕地，把她望了许久。

她在微笑。

这时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的欢乐，而这种欢乐是新的，又仿佛是旧的，从这个眼里飞到那个眼里。他们的心在相印着。

飘过了默默的几秒钟。

刘希坚向她说：

“回想起来是有趣的，”他含蓄着许多笑意和爱意的望了她，“那从前的我们对立的意见，那些几乎要决裂的激烈的论战，现在看起来，都变成很有意义的。你记得不记得，那最后的一次……”

她笑着点着头。

“你的胜利，”她低声的说。

可是他改正了：

“不。不是我的。那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的。我说错了。”她热烈的笑着说：“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

他同意地看着她。他们两个人便动步了，向着灿烂的阳光里走去。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

第四辑

戏 剧

2020

10

10

洒了雨的蓓蕾

——两幕剧——

人物：

父亲——旅长。

母亲——瞎子。

弟弟——十三岁小孩。

慧珠——二十岁女郎，大学生。

江文辉——大学生，慧珠的恋人，年二十三岁。

使女一

马弁二

第一幕 一间阔绰的客厅

布景：

幕开时，母亲坐在摇椅上，织着绒线衣；慧珠在距离她右边稍远的沙发上坐着，痴痴呆呆地看着六寸长的江文辉的相片。在慧珠的右边，靠着墙壁，有一架钢琴。在钢琴右边的一张茶几上，放着电话机。

母亲 慧儿！（略顿，）慧儿……你在做些什么呀？

慧珠 （对着相片，）我……在看书。

母亲 看什么书呢？学堂里的讲义么？

慧珠 （懒洋洋地）不是！

母亲 你又生气了，是不是？听你这样不耐烦的声音……（低低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妈的眼睛瞎了的不是！要是眼睛还张着，那就好了，譬如——妈看见你在做些什么，便安心了，何必罗罗嗦嗦的问，使你不快乐！

慧珠 （微笑地亲一下相片。）你的眼睛真美！

母亲 什么？你说的是什麼？你说妈的眼睛真美么？这真是岂有此理！妈的眼睛都瞎了，瞎子的眼睛还会美么？

慧珠 （想笑但又制住。）我说的是妈从前的眼睛。妈从前的眼睛不是真美么？（视一下相片，）的确是真美……

母亲 （现出微笑，）啊啊，那真是！妈象你这样的年纪，单单凭这一双眼睛，——这不是妈不害羞说的话，——好多人都赞美哩，就是你爸爸他也……

慧珠 （笑。）

母亲 我早就料定了你会笑。哈，年青青的姑娘家，这也难怪。不过，你是进过学堂的，并且是大学生了，我想总该开通些吧……（略顿，）怎么，妈这一句话，会使你笑得这样厉害么？吃吃吃吃地。

慧珠 （扣着嘴。）

母亲 得咧！妈从此不说这些话了。（以手招她，）你来吧，让妈摸一摸看，到底你的脸皮是怎样薄，来！来呀！

慧珠 妈总是找我开玩笑。

母亲 这有什么要紧呢？你便是红着脸，妈的瞎眼睛也不会看见的。来，到这边，妈还有别的话要和你说哩！

慧珠 我不来。（又痴呆呆地看着相片。）

母亲 来，不要紧，妈要说的是正经话啊！

慧珠 我不……

（使女从右门出，拿着一封极厚的信。）

使女 原来小姐在这里，怪不得花厅和书房都找不见哩。（转过脸，）啊，太太也在这里。

母亲 是春兰么，有什么事？

使女 给小姐送信……

慧珠 （急向使女作眼色。）请客片，这又是那个同学来请吃饭了！

母亲 这是人家的好意，可不要象这样不耐烦。

慧珠 （向使女，）你去吧，拿我的名片给送信的，记得么？

使女 是。

母亲 春兰，少爷回来了，你说我在这里，不要忘记呀。

使女 是。（下。）

母亲 那个请你吃饭呢？是那位姓陈的，陈淑贞姊么？

慧珠 （看信，现着异样快乐的微笑。）是的。

母亲 淑贞姊，那次同你一齐来，她的声音象你象极了，可惜妈

的眼睛瞎了，不知她的相貌是怎样。慧儿。你告诉妈，她的样子也和你一样么？

慧珠 （看信。）

母亲 怎么，你又不说话了？莫是妈的话又讲得讨厌了，你又生起气？好，只要你告诉妈，象与不象，这一句就够了。唉，这都是瞎了眼睛的坏处。

慧珠 有点象。（懒洋洋地。）

母亲 有点象，很好。可是你答应这一句话，你的声音又带着不耐烦了，是么？

慧珠 （低声地念信，）……我是如此的疯狂，如此的沉醉，如此的深吻着你那温柔的，美丽的，和……

母亲 多么好听呀！可惜妈近来的耳朵也坏多了，稍微低点的声音就听不清，慧儿，你说些什么呀？

慧珠 没有说什么，（吻一下信，又将信紧贴到胸上。）

母亲 不要瞒我！我晓得哩，你一定是唱歌，要不是，妈敢打赌，你要赌什么就什么。哈，妈的耳朵还没有聋哩，不过只不及先前那样明晰罢了，你想瞒妈说话，现在可不成呀。

慧珠 是的，没有说什么。

母亲 你瞧，还想瞒我哩。一个瞎了眼的母亲，可要给女儿瞒够了……

慧珠 你气我么？我什么事都没有瞒过你呀，妈！

母亲 还在说！我明明听你说什么“如此的如此的”，你还说没有说什么哩。

慧珠 这那里是唱歌。

母亲 是唱歌也罢，不是唱歌也罢，横竖你曾这样说过，便对了。

慧珠 那是书上的。（又从头看信。）

母亲 你还在看书么？妈真是不懂事，——不过这也是瞎了眼睛的缘故，——每次在你看书的时候，总是向你罗罗嗦嗦地说鬼话，耽搁你的用功。好了，从现在起，你好生的看书吧，妈自己也赶紧把这件毛衣打好，你弟弟明天就要穿哩，唉，人一瞎了眼睛，什么都算完了。象失散，讨厌，闹笑话，以及种种不好的事情，也就非常容易的做出了，并且自己还不知道理！人的——不，这应该说是一切动物的眼睛，要是瞎了，比起死来还更难受哩！

慧珠 妈又生我的气了。（脸却依旧对信。）

母亲 不是，绝对的不是！你不要误会这个。妈是从你生来到现在，再打一个赌吧，妈相信自己，一点点小气也没有在你身上生过的。你不要误会这个！

（这时，幕后响着脚步，和小孩喊妈的声音。）

慧珠 （现着惊惶，匆匆忙忙地把信笺叠上，插入信封里。）

母亲 你所，是爸爸和弟弟回来了吧。

慧珠 是的吧……（慌慌张张地，把信放到钢琴上，把琴盖关上。又把相片放入胸间的口袋里。）

（父亲携着弟弟从左边的门内上。父亲是留着法国式胡子的，身体魁壮，面貌威武。）

弟弟 妈！妈！我回来了。

慧珠 （拿过父亲的帽子和手杖，）爸爸到那里去呢？张家伯伯来电话，他说身体不好，今晚怕不能来……（向弟弟，）阿云，你和爸爸看电影去，是不是？

弟弟 谁说不是！你怎么不在家里呢？（走到母亲身边，）妈，我告诉你，今天的电影好极了，那个女人真标致……

父亲 小孩子不准说什么女人，女人！

弟弟 （略顿，）妈，我告诉你吧，你喜欢我对你说么？啊，象那样从火车上跳到河里，从河里又跳到山上……吓，好极了！

母亲 （抚摩弟弟的头发，）云儿，妈是顶喜欢听这个的，你慢慢地讲吧。

父亲 怎么忘记说了，你上个月还考第一名哩？

弟弟 （快乐，）是的，是的！妈，你知道吧，我这个月考取得头一名哩！

母亲 （微笑，）好孩子！爸爸又得买东西来奖你了。

弟弟 妈，我要买一辆脚踏车……

慧珠 要爸爸买一辆小汽车，不更好么？

弟弟 是的，是的！

父亲 等到毕业时候，再买这个……

（使女上，）

使女 老爷！

父亲 有什么事？

使女 陈家大小姐来看小姐。

母亲 陈小姐来看你，慧儿，你出去吧。

慧珠 （现出不愿意状。）

父亲 尽管出去吧。

（慧珠的眼睛恋恋地望着钢琴，同使女下，）

母亲 慧珠这孩子也很用功。

父亲 好象也还好。

弟弟 爸爸，你就买一辆脚踏车吧。

母亲 （笑，）爸爸就买一辆给阿云吧。

弟弟 买一辆给我吧，爸爸！我前天还学了弹钢琴哩。

父亲 啊……你学会了么？你弹一弹给妈听，弹得好，爸爸就买

脚踏车去。

弟弟 我是刚学的。

母亲 弹吧，不要紧，爸爸是会买的。

（弟弟开起钢琴的盖，却发现了慧珠藏在那里的信。）

弟弟 谁的信啦。

母亲 大约是你姊姊的。

父亲 拿给爸爸看。

母亲 是陈家大小姐的请客片吧？

父亲 这么厚（看信。）

母亲 那也许是另一封了。

父亲 （看信慢慢地现出愤怒。）这怎么要得！这怎么要得！

（又看下去。）

母亲 什么事？

父亲 问我，你不知道么？真是好女儿！这样年青青，居然偷偷地交上男子了！

母亲 （惊慌的）什么？

父亲 也讲上自由恋爱了！

母亲 不会有吧。

（弟弟看父亲的脸色愤激，琴也不敢去弹了，呆呆地站着，眼光飘来飘去的望。）

父亲 这是一封情书！难道我还冤枉她？真是岂有此理！我根本就不赞成女儿进学堂！什么解放呀，开通呀，这都是骗人的话！你瞧，这信里说得何等混账呀！那混账东西，真是来讨死了！

母亲 怎么我也一点都不知道呢？

父亲 明眼的爸爸都瞒着，瞎眼的母亲更不用说了！这东西这样年青就这样坏，不打死真要造反了！

(慧珠欢欢喜喜地跑上。)

慧珠 妈……(见父亲手中的信，便惊骇得失了脸色。)

父亲 好！你来了！

母亲 慧儿那是你的信么？

父亲 你真会说，但这也不是爱女儿的法子呀！(向慧珠。)你瞧，这是什么信呀！

慧珠 (颤抖着，) 这……这……

父亲 你们到底怎样呢？明明白白地说！撒一句谎，你瞧吧，只要你不要命！

慧珠 (颤抖着眼眶满着泪光，求怜的望着父亲。)

父亲 说呀！你们认识好久了？

母亲 (担忧的，) 慢慢地说吧，

慧珠 两……两个……个月……了！

父亲 怎么认识的呢？

慧珠 在……在爱国同志会。

父亲 哼！这样就通起信来么？有过几次约会？

慧珠 有……有几次……了！

父亲 是他约你，还是你约他呢？

慧珠 多半是他。

父亲 那末，你约他的时候也有了。

慧珠 ……

父亲 哼！你这东西！竟敢这样大胆！还有发生过别种事情么？

慧珠 没有。

父亲 (沉思。)

母亲 (一声一声的低低叹息。) 人一瞎了眼睛，便什么都算完了！

父亲 这封信，他不是还约你明天到榆南公园去么？好！就打电话给他，说你去，好生的说！……哼！

慧珠 （为难，骇怕，和求怜的样子。）爸爸……

父亲 打去！电话在这里！去……好生的约他这混账东西！

慧珠 （骇怕地怯怯地走去，手腕颤抖地拿上电话机。）东……
东……东……局……

父亲 说！快说！……

（母亲以愁苦的脸色向着慧珠，弟弟也痴呆地望着，幕随着下。）

第二幕 榆南公园的一部

布景：

幕开时，慧珠坐在柏树下的石凳上，低着头，沉思似的，无聊赖地弄着裙裾。母亲在慧珠的左侧，坐着，背稍微靠在一块陡立的崖石上。对着她们俩，父亲坐在一个枯树根做成的凳子上，轻轻地吸着雪茄烟。两个马弁，佩着刺刀手枪，站在他背后。在父亲的右侧，有一石像；像的后面是假山；山的周围是密密杂杂的树林和花草。

父亲 （放下雪茄烟吐了气，象自语一般。）岂有此理！简直把父母当做傻子看……

母亲 （忧愁的，）安静一点吧！象这样生气做什么呢？

父亲 做什么，你说的可真妙！

母亲 我的意思，是不要为这一点小事，发这样大的气。

父亲 （冷笑，）哈哈……真是一个好母亲！女儿在外面闹出乱子了，这是好的事情么？不要发这样大的气！哼，世界上的母亲，只有你这个是最好的了！

母亲 我并不曾袒护女儿！你想，我的眼睛都瞎了，什么事情都没有看见的权利了，说话当然也只有说错的；总而言之，我的耳朵再聋了，或是喉咙再哑了，那就随你们做什么，闹什么，哭也好，笑也好，一切事我都不至于来管呀！（叹了一口气，）唉！要是我的眼睛还张着，这乱子就不会闹出来了！

父亲 得啦！你瞧，我的眼睛还张着，不是也给瞒上了么？

母亲 如果你的眼睛也瞎了，那就不会再操这样的心了！

父亲 （怒气，）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把父亲当做傻子看！
（看一下手上的表，）哼！快到四点钟了，怎么影儿都不见呢？（望慧珠，）那个混账东西，怎么还不见呢？

慧珠 （忧戚的仰起头去。）爸爸……我……我不……

父亲 你知道么？（冷笑，）哼，假如通了风，你瞧着吧，看你想活不想活！

慧珠 （又低下头去，）我……我想是会来。

父亲 不来也好！横竖还有十分钟哩，（头稍偏去，）来！

马弁 （急站到旅长面前。）着！

父亲 还差十分钟到四点，你们的表，对么？

马弁 （同声，）着！
（旅长微微点一下头，马弁又站到他背后去。）

母亲 不要急，我想是会来的！

父亲 那里靠得住！（又看表，）只差五分钟了！

母亲 你听，好象有人向这里来吧？
（慧珠的身体微微颤抖，头无力地仰起，眼光异样骇怕的，怯怯地向幕后望了一下。）

父亲 （蹙着眉倾听，）是的吧。……（马弁，）来！

马弁 着！

父亲 预备！

马弁 着！
（脚步声越近了。这时，母亲的脸上现出非常的忧愁，脸儿偏来又偏去，似极想看一看她的丈夫和女儿的情形，慧珠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手还颤颤地弄着裙裾，似要借某一件东西，来救援她眼前的危险。）

母亲 （低低声的，）唉，天呀！

父亲 （威严地向母亲，）怎么？你在祈祷么？我早就不要你来！（因脚步声越来越近，便严厉的向慧珠，）给我站起来，看去，是的吧？……记着，撒一下谎，小心你的头壳！……

母亲 （低低声，）天呀！

父亲 （向母亲，）怎么样呢，你！

母亲 （急改口气，并且大声。）天呀，这可来了哩！

父亲 哼！……（向慧珠，）站起来，站起来……

（慧珠无可奈何的站起来，眼里带着泪光，向幕后看去。同时，江文辉从密密树林里走到，愉快的笑着，脚步格外加快的向着慧珠走来。江文辉，他穿着西装，是一个漂亮，大方，善于词令的人物。）

文辉 （快乐的，）啊啊，你会等急了把！（慧珠现着为难，惶恐的神气，默默地望着文辉。）

父亲 是的吧？是的吧？说！说呀！

慧珠 这……这是……我家父和……和家母。（极骇怕的把手儿握着，放在胸上。）

文辉 （惊疑，但一瞬间复现着稳重。）啊啊，真是失敬之极！（急向父亲走去，脱下帽子，极谦恭有礼的和悦的说。）熊伯伯！

父亲 （盛怒，）你，你就是……（但见到文辉很有礼貌，便不自觉的还了一下微微的点头。）

文辉 （转过身，同样谦恭的。）熊伯母！（便亭亭的站着，用异常谦逊的声音，并且笑着。）我早就想到贵府上，给伯伯和伯母请安去，但是，一则怕搅扰了伯伯和伯母，二则因学校里的功课太忙，所以……今天真是荣幸极了。居然遇见到伯伯和伯母……云弟弟他很好吧。听说他念书聪明极

了。我总挂念着他，他今天怎么不见来呢？

父亲 （怒气慢慢地低减去，）唔……

文辉 伯伯近来常到这里玩吧。（见父亲不作声，便急换了话意。）啊啊，前几天我看到公府日报，知道伯伯已荣升到第十四师师长了……真是，我失礼极了，还没有向伯伯和伯母道喜哩！

父亲 （怒气大减，）唔……

文辉 听说，伯伯已有淮南镇守使的消息，不知伯伯还愿意去么？

父亲 （微微地现出笑意了，）现在还说不定。

母亲 （因听见父亲的声音突然变成和蔼，便也现出意外的欢欣，低声说。）这可不要紧了哩。（向父亲和文辉）你们怎么把我忘记了？

文辉 啊啊！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我也不向伯母道歉了，好在伯母决不会怪我的！

慧珠 （现着恐怖的安定，低低吐了一口长气。）唉……

父亲 不要客气吧。（丢下燃灭了的雪茄烟。）

母亲 （替文辉答，）这不是客气，其实一客气，倒见得疏远了。

文辉 慧珠姊常常说到伯母真慈爱，真会体贴人，这句话今天可证实了！

父亲 （用异样的眼色望马弁）来！

马弁 （会意）着！着！（二人互相含意的笑了一笑，便慢慢地走开，下。）

母亲 （笑，）说那里的话！你倒客气起来了。

父亲 你的台甫就是文辉么？

文辉 这是学名。

父亲 贵处是长沙吧？……有一位江继烈老先生，他是清末的泰

安知府，你知道么？

文辉 （谦恭的微笑。）他就是我的祖父。

父亲 啊啊！（沉思似的捏着胡须。）

母亲 那么，令祖母是姓彭了。

文辉 是的。

父亲 说起来就亲近了！令尊前五年在任上时我和他是好朋友哩。现在因为道路悠远，再加我的事情忙，连音讯都隔绝了。他近来很好吧？

文辉 托伯伯的福，他老人家还康健！

母亲 令堂和我也很好……她近来也很好吧？

文辉 托伯母的福，她老人家还康健！

母亲 好象你有一个姊姊……

文辉 是的。她前年才结婚哩。

父亲 （笑，）不要客气，就这边坐吧。

母亲 怎么，来了这么大半天，还是站着么？

文辉 不要紧。我在学校每天尽坐，都坐懒了，是很须要站站的。……啊！慧珠姊怎么半天都不说话呢？

父亲 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就老实了！

母亲 慧儿！你父亲叫你呀！（略顿，）怎么，还不说话么？

慧珠 （低着头，）我……

父亲 （向文辉，）慧儿在学校里也这样的小姐气么？

文辉 倒没有什么小姐气，并且在开会时候，她当主席的时候还多哩！

父亲 真应当这样！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比男子差呢？……我是很赞成女子自立……

文辉 是的。

父亲 青年人，干爱国运动，真对！你们会员有很多吧。

文辉 大约有三百多人。

父亲 虽然少，不过还可以慢慢地增加，慢慢地发展。

文辉 是的。

母亲 慧儿！你在做什么呵？来，到这边，我有话和你说哩。

文辉 慧珠姊！听见么，伯母和你说话呢？

（慧珠还低着头，怯怯地不言语。）

父亲 （向慧珠，）你看，自己的好朋友在这里，连招呼都不会，别给人家太怠慢了！……好吧，横竖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都可以尽管说，难道在父母面前，还须秘密的么？（向文辉）你们平常见面，也象这样不说话么？

文辉 也不怎样多谈。

母亲 可是你给慧儿的信，却写得很长呀！（笑。）

文辉 （不好意思的，）那……假使给伯伯看见，可要出丑了，文既不通顺，字又非常的笨拙……

父亲 （微笑，）又客气了！我是个武人，不很懂文墨，但写得好字和做得好文章，却也不能瞒过我呀。你何必还客气呢？

文辉 真的，在伯伯面前，是只有惭愧了！

母亲 慧儿有你这样的才学，就好了。

文辉 伯母又是过奖了！

父亲 得了！不要再客气了！（向母亲，）咱们到那边去走走
吧。

母亲 好。

文辉 我想陪伯伯和伯母……

父亲 那可不必！你就在这里玩玩吧，我们一忽儿便会转来的。

（向慧珠）慧儿你也就在这里吧。

母亲 （脸上充满着快乐）你们俩就在这里吧！

（父亲携着母亲慢慢地下，最后还转过脸来笑望一下他们。）

文辉 （愉快的，）慧珠姊！慧珠姊（站起来，向她走去。）

慧珠 （仰起头去，）你……天呀！

文辉 （走到她面前，）这，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慧珠 信给父亲看见了！他……

文辉 ……………

慧珠 （又伤心又欢悦的，）你，你好危险呀！（便张开手臂，身体弱弱地躺到文辉的怀里，文辉急用力抱着，低下脸，慢慢地吻去，幕随着徐徐地下。）

1927年2月28日于北京

原载1927年3月16日、17日《晨报副刊》。

瓦匠之家

——独幕剧——

人物：

王吉顺——年四十二，耳稍聋，瓦匠。

王大嫂——吉顺之妻，年三十八。

王阿红——大嫂之女，年十五。

时间：

西历一九二七年。

地点：

某处的一个脏胡同。

布景：

一间粗陋矮小的房子，壁上贴着几幅古旧的香烟公司的美人画，和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幕后的中间放一个板床，床上用竹竿挂着灰色的帐子，其中花花簇簇地用白纸补着破处；床右边，有一门，通厨房，因时在夜间，厨房里的器具看不见，黑得象一个深洞；床右边，亦有一门，通外室，闭着。当幕开时，王大嫂坐在床前的一张小桌旁的凳子上，从衣袋里拿出了约有一百个铜子，在昏黯的煤油灯底下，慢慢地一五一十的数着。

大嫂（低头，）……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二十五，——

不，不对，不对！（又从头数起）一五，一十，十五，三十，——又不对！吓！真是有鬼了！怪不得今天一下场就输！

（自语，）我早知道哩，她们俩做眼色，要不是，——真是没有这个道理！——三放条子都下地了，并且每人只有一张牌摸了，新鲜的条子还可以打下来么？叫她包，说是自己有两番并且听牌了……这真气死人！要不是那样——哼，弄鬼！——那第二张的五饼，我就自摸和了，两番牌哩！两番牌哩！并且和了还会起运，输下庄，站起来，只要一番一番的和三牌就够了，那末……吓！不怕大洋钱不送过来……

（又数，）一五，一十，一十，一十五……总是数不清，随它去吧！横竖今天倒了运，碰上鬼了，——以后诅咒再也不和她们同桌了，一眼就会看出她们的鬼样子，不要脸的东西，输不起钱就莫来！其实钱多着哩，当婊子一夜就有十来块！不是好货！再也不和她们打了！缺了脚！我也宁肯在家里劈柴火……（将铜子叠到桌上，用大指和食指去量。）唉！这样短，怕不及一百吧，真是，碰上鬼，输了块把钱哩！输了块把钱哩！（厨房里，忽响起咳嗽之声。）输了块把钱哩！……什么？酒鬼在家么？（急把铜子放到衣袋里去。）

那个？喂！是你么？（低低声，）碰上鬼，输了块把钱哩！

阿红（从厨房出，带着睡态，）妈！是我呵。（便站到床边的暗处。）

大嫂（惊疑，）怎么？还是你？你怎么躲在家里？

阿红（擦着眼睛，）我不是“躲”在家里。

大嫂你说的什么？我还在作梦吧？

阿红不，不是的！我的梦已经作醒了。妈！我不能受人家虐待，并且——

大嫂 什么？

阿红 妈！我不能再受人家的虐待了，并且——

大嫂 那个虐待你？

阿红 吴家。

大嫂 你一定作梦作疯了！吴家虐待你？没有的事！

阿红 还不止虐待哩！

大嫂 你真是发疯了！

阿红 我非常的清醒。妈！难道你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么？并且——

大嫂 没有的事！吴家——

阿红 你以为吴家——他们是好人家么？

大嫂 我不信他们会那样坏。

阿红 吴太太常常把受到别人的气发到我身上来，用木棍打我，有的时候还用脚……

大嫂 那一定是你做错事了。

阿红 做错事？难道所有的事都做错了么？她那样的整天里找我发脾气？

大嫂 你不要背地里糟蹋人家。

阿红 她不虐待我，我也不会这样说。

大嫂 吴太太待人很宽厚，我是知道的。阿红，你不要瞎讲吧，给我快点走，时候已不早了。

阿红 我不去！

大嫂 你为什么不去？

阿红 我不能受那样虐待，并且——

大嫂 没有的事？

阿红 你难道看着我给人家打去么？

大嫂 我知道，什么人都不會打你。

阿红 我已经给吴太太打得尽够了。

大嫂 那是你做错了事。

阿红 我没有——

大嫂 好了！不要再讲了！

阿红 我要告诉你……

大嫂 还是给我快点走吧！迟了，人家便关上门了！

阿红 我不去！

太嫂 怎么？你不听你妈的话么？

阿红 我不去！

大嫂 你真是发癫了！

阿红 妈！我索性告诉你：并且——吴老爷……他……他对我还不怀好心眼……

太嫂 什么？你说的什么？你胆敢这样瞎讲么？哼！你这个小妮子，想得好！

阿红 （欲哭，）我为什么瞎讲？没有这样的事我想得出来么？

大嫂 得了！哭什么？再不走，人家便要关门了。

阿红 关门也不管我的事，横竖我已经不去了！

大嫂 你一定不去么？

阿红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大嫂 好吧……但你不走也得过端午节。

阿红 我现在就不去。

大嫂 蠢货！你不知道端午节有赏钱么？

阿红 我情愿不要赏钱。

大嫂 你真是发癫了！

阿红 就是赏钱，也不过二百——

大嫂 得啦！别瞎讲了！

阿红 你以为有好多？

大嫂 至少总有块把钱吧。

阿红 象她那样的怪吝？

大嫂 我可不相信。

阿红 你还不相信？难道你不知道我摔了一只茶杯，她也要我赔偿么？

大嫂 那是原先讲明的。

阿红 这难道不是她的怪吝？

大嫂 别讲了！……你现在就走吧，还来得及哩，干过了端午节……

阿红 我实在不能忍受那样的虐待，并且——

大嫂 你一定要干过端午节。

阿红 为什么限定要那二百赏钱呢？

大嫂 那天吴太太还给我“抽头”哩。

阿红 她给你“抽头？”妈！我劝你不要想这个吧。

大嫂 为什么？

阿红 我从没有看见她给人家“抽头”过。

大嫂 那是她特别对我好了。

阿红 她特别对你好，为什么又那样虐待我呢？

大嫂 得啦！别多讲啦！你总得干过端午节。

阿红 （哭。）妈！……

大嫂 快点走吧！

阿红 妈！我……我不去！

大嫂 怎么？你一定不听我的话？你一定要打摔我的“抽头”么？

阿红 我害怕……我不能受那样的虐待！并且——

大嫂 你到底去不去？

阿红 我……

（在门外，激烈的响起敲门和叫门的声音。）

大嫂 （向门外，）听见了！这样急干什么？（低声）[哼] 醉鬼回来了哩！（起去开门。）

吉顺 （带点酒气进来，顺手关了门，把负在肩上的锄头，和挟在路下的锹子，泥耙，放到地下。）你回来很久了么？（便坐到大嫂斜对面。）

大嫂 一天没有出去。

吉顺 今天的场上很好吧？

大嫂 不是对你说过，早就戒赌了么？

吉顺 打打牌也是很好的。

大嫂 一个铜子都没有，便想赌，也赌不成呀。

吉顺 什么？一个铜子都没有？你不妨说说今天场上怎么样……

大嫂 （故意的，）天哩！什么时候才给我一点钱——一块洋钱就够了，让我打一场牌？……

吉顺 什么？……何必咧！你有钱，我也不会抢去呀！

大嫂 真的，我心里常常想，我有块把钱就好了。因为有点钱，我就能够买一斤白干给你喝了。

吉顺 什么？……那末，你就把赢来的钱，做一点好事好了！我今天正饿酒哩！

大嫂 （祈祷状，）天哪！我从那里得到一点钱呢？

吉顺 那末，这样吧，恭喜财神爷跟着你，给我半斤白干喝，怎样？

大嫂 我的手没有摸到牌，差不多两个月了。

吉顺 六两白干怎么样？

大嫂 有了六两的钱，我就可以答应你半斤了。

吉顺 那末，四两呢？

大嫂 一两也不成。

吉顺 真的，一两也不成？（从破衣袋里，拿出了六个铜子。）

那末，你给我八个合我这里六个，四两白干就成了。

大嫂 （惊异）怎么，你就剩这六个铜子么？

吉顺 还有钱，也不向你要了。

大嫂 那末，于家给你买瓦的钱，在那里？

吉顺 横竖有瓦给他就是了。

大嫂 两块大洋，难道通通送给咸丰酒店去？

吉顺 横竖有瓦给他就是了。

大嫂 于家的长工来了好几次，催你把瓦快买去，昨天他们还来说，如果你明天不把瓦拿去，他就另叫别人了，你得还他钱。

吉顺 什么？……横竖有瓦给他就是了。

大嫂 你到底把钱通通喝光了，是不是？

吉顺 对你说过，横竖有瓦给他就是了。

大嫂 光是嘴巴讲是不行的。

吉顺 得啦！不讲这些话吧。……喂，说正经的，给我八个铜子，合这里六个……

大嫂 又来了！

吉顺 这样，四两白干就成了。

大嫂 说没有就是没有。

吉顺 得啦！一个人放大量一点，是有厚福的。

大嫂 （故意的现出悲苦。）我没有这样好命运。

吉顺 什么？好了，不要讲到这方面了。

大嫂 命运象我这个样，真是坏到顶了。

吉顺 （自语般，）连二两都不成……

大嫂 尽是缠不清……我还得烧开水去哩，喉咙都和你讲干了。

（站起，走进右门。）

吉顺 （自语，）……象这样的怪吝！这个女人！……只有这六个！……不成！

阿红 （从床边走近桌子。）爸爸！

吉顺 （转过脸）什么？

阿红 爸爸！我——

吉顺 啊？……你，你怎么转来了？

阿红 那样坏人家，我以后不去帮他了。

吉顺 什么？……

阿红 我说的是吴家，我以后不去帮他了。因为我不能受那样的虐待，并且——

吉顺 （懒洋洋地，）唔！

阿红 这样坏人家，真是坏透了。

吉顺 唔唔！

阿红 爸爸！你不忍心我受人家虐待，并且——并且侮辱，是不是？

吉顺 唔唔！……（自语，）再有八个铜子就好了。

阿红 爸爸我想你一定赞成我不去帮吴家了。

吉顺 赞成！

阿红 是的。爸爸一定会赞成我。

吉顺 （想，）你也赞成你的爸爸么？（故意的现出亲爱。）

阿红 爸爸要我赞成什么呢？

吉顺 喝酒！

阿红 这有什么要紧。

吉顺 那末——

阿红 爸爸喝一点酒是不要紧的。

吉顺 对了，那末——

阿红 因为爸爸有年纪了，并且要作工。

吉顺 对了！

阿红 我看见爸爸辛辛苦苦地作工，我心里就难过。

吉顺 对了！

阿红 我想爸爸一定不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了！

吉顺 什么？……那末——那末你请爸爸喝一斤白干好了。

阿红 但是，爸爸，我可惜没有钱！

吉顺 什么？……你也没有钱？

阿红 是的，我没有钱。

吉顺 你的月资呢？

阿红 月资么？我一个月只有三百个铜子。

吉顺 那就够买十斤白干了。

阿红 可是——除了赔偿，就剩不许多了。

吉顺 什么？……

阿红 因为失落或是打碎了一个饭碗，得赔十个铜子；碰缺了口哩，得赔五个……

吉顺 什么？

阿红 坏了一双筷子，得赔四个……并且，听错了话，和忘做了事也都得扣钱。

吉顺 什么？这是说什么？

阿红 这样的，一个月就剩不许多了。

吉顺 什么？……那末，就把剩下的——

阿红 剩下的还得买吴太太的破小衣。

吉顺 什么？……你为什么去买呢？

阿红 她强我买，不买不成！

吉顺 那里有这种事！

阿红 可不是！所以这样坏人家，我决意不去帮他了。

吉顺 你帮了三个月，难道一个铜子都没有？

阿红 头个月剩下九十个，第二个月剩下七十六个，都给妈拿去了。

吉顺 什么？……你为什么不给爸爸呢？

阿红 那是妈自己到吴太太面前拿去的。

吉顺 那末，这个月的呢？

阿红 这个月还不到日子哩，我不知道除了赔偿，能剩好多。

吉顺 总能够剩一点吧。

阿红 谁知道！横竖我不去帮他了。

吉顺 那末——不要你一斤，可以吧？

阿红 现在我一个铜子也没有。

吉顺 你也和你的妈一样，酷刻我么？

阿红 爸爸！我不是这个样，

吉顺 那末，你给半斤白干好了。

阿红 我没有钱。

吉顺 你真的连半斤都舍不得给爸爸么？

阿红 我不是舍不得。

吉顺 那末……六两好了。

阿红 爸爸！你还不信我么？

吉顺 六两白干只要二十个铜子！……

阿红 我可惜一个也没有。

吉顺 那末……四两呢？

阿红 没有——

吉顺 得啦！四两都不成？

阿红 实在没有。

吉顺 好吧……你就给我八个，合我这里六个……

阿红 我真的一个也没有。

吉顺 八个和六个——

阿红 我有钱，我难道不想给爸爸么？我把钱留着有什么用呢？

（大嫂在厨房里喊阿红，阿红遂进去。接着，隐隐地传来了争执，至于诅骂殴打，和“我去！我去！”的哭声。）

吉顺 （自语般，）八个和六个，四两白干就成了！八个和六个
.....

（在响起哭声，幕便徐徐下。）

原载1927年5月2日《晨报副刊》。

鬼与人心

(两幕剧，时间的距离约一个星期。)

登场人物：

唐其涛——财政机关的职员，年三十。

孟素棠——其涛之妻，年二十五。

崔令言——其涛之同事，年相同。

魏初敏——其涛之同事，年相同。

蔡秀英——素棠之女同学，年二十六。

王嬷嬷——北京式女人，年三十八。

年代：

西历一九二七。

地点：

北京城内。

第一幕 唐其涛之家里

布景：

两间房子。前一间为客厅兼办公室，中置平常之桌椅衣架及书架等类；左边有一门，通外面。后一间为卧室，斜角放一床，有帐，床头边放一茶几，几上有洋烛茶杯及药罐等物。两室乃用北京式之纸隔扇分开者，中留一小门，垂着白布帘子。幕开时，唐其涛躺在客厅之藤椅上，无力，颓丧，显然是一个病人的样子。孟素棠坐其身旁，时在春末之下午，近于黄昏。

其涛 （脸朝她）今天是星期日，对不对？

素棠 （放下报，看他。）对。

其涛 那末，你今夜可以在家里，不去教课。

素棠 不。我还得教课去，因为说明的星期日不放假。

其涛 真是把你苦透了，半夜里还得从西城跑回东城来！我这个病真是累人不轻！

素棠 这有什么要紧！难道你还和我客气么？只要你好生的把病养好，我就是辛苦一点，也是很快乐的。教书并不会怎样的辛苦……

其涛 随你怎样说，我的心里总觉得你是太苦。

素棠 不要这样说！我不是全靠你生活么？你的病也多半是因为这样才发生的。我很早就想到分担你的经济责任，免你一个人劳苦；现在我得到职业了——虽然是家庭教师——但也可以使你少担忧些，什么米又快完啦，煤又没有啦，蔬

菜又涨价啦……种种使你苦恼的事。

其涛 可恨是不发薪水，索薪大会也无用。不然，就我的每月薪水，拿做家用，我们俩平平的生活，也就够了。

素棠 所以，我去当家庭教师，是应该的。

其涛 不过，钟点太多，连星期日也不休息，还须教到半夜，到底是苦事。

素棠 我不觉得苦……

其涛 为什么？

素棠 （微睨而浅笑）为……（低声）为一个爱人的病！

其涛 （快乐的笑）你……你来，你来！（作欲吻状）

素棠 （猜透其含意）你先说，做什么事？

其涛 你来，自然有话和你说。

素棠 （想起）哎呀你的药还没有吃。怕已冷了！（走到身后的桌上，拿了一杯药，尝试一下。）还好，还没有十分冷，你吃下去吧。

其涛 （吃药）我已经没有什么病，这种药可以不吃了，尽吃这样贵的药真不合算。

素棠 这是补药，多吃一点，总是有益的。

其涛 一天三块钱给药费，你得做三天的苦工，我却不忍心。

素棠 钱能算什么？病是要紧的！我教书并不觉得苦，我只觉得是幸福！你想，一个女人能赚钱，去赚钱又因为是她爱人的治病，宇宙间有比这样更快乐，更幸福，更可以骄傲的事么？

其涛 （放下药杯，吻素棠的手。）

（两人缄默了少顷）

素棠 你的病好了，我就是个完全幸福的人……

其涛 （仰起头）我已经没有多少病。

素棠 不过，也得好生的保养，因为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强，经这一病更弱了。

其涛 你放心。（又吻）

（门外响起敲门声音）

素棠 我当然放心……你听，好象有人在敲门。

其涛 真的。（以眼光呆望，欲再吻状。）

素棠 得了。让我开门去……谁？（开了门，见是秀英，惊喜）啊啊！是你，你什么时候到了北京？

秀英 （进来）两点半钟才到的。

素棠 （介绍）这是我的旧同学，很好的朋友，密司蔡秀英。这……这就是密司特唐。

秀英 （向唐点首）不要客气，你就这样躺着吧。

其涛 （欲起又躺下）密司蔡路上很辛苦吧？

秀英 还好。谢谢你！（坐素棠侧面椅上）

素棠 前几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快要来，可是总不见。你不是说第二天就会动身么？

秀英 本来是；但临时又给一点事情绊住了，迟了两天。我想你一定盼望得焦急，是不是？

素棠 可不是！我们已经三年多没有见面了。并且别后的情形都大变；我还听说你……我心里很不安……你现在怎么这样瘦？到底你们怎么一回事？我所听说的都不一样，你来信也不肯说明，可把我闷得要死。

秀英 （带点愤慨）有什么说头！横直在这个世界上，被人恋爱的是女人，被人撵奔的是女人，到结果一切的过错也都是属于女人，总而言之：女人是该死就完了！

素棠 我想你应该把这件事忘却，不要太糟蹋自己。我听说，你常常不顾命的喝酒是不是？

秀英 喝酒就是想忘却这件事！

素棠 这不是好方法。我以为还是努力好，多读一点书……

秀英 什么？多读一点书？读书，这有什么用处？

素棠 至少比喝酒会好些。

秀英 我没有那样静心情。读书不能使我忘却我所要忘却的事！并且我还要生活……

素棠 （低头沉思。）

秀英 得了，我们不说这件事。（略顿）素棠！你们很幸福，我应当为你们庆贺。

素棠 （仰起头）还好……（微笑）

秀英 密司特唐的病还没有全好么？

素棠 现在已没有什么病，就是身体还虚弱，须要保养。（转过脸看唐，见其欲睡状，遂唤。）其涛！你到里面睡去吧。

其涛 （张开眼）没有睡，只是身体有点倦。

素棠 你还是进去睡，这里怕着凉。

其涛 好吧。（站起，向幕。）对不起你，密司蔡。

秀英 呵，不要客气，我也不是外人！

素棠 慢点，让我扶你去。

其涛 不用扶，我自己会走的。你还上课去不去？

素棠 不去了。（眼光看唐走进房子。）

秀英 （低声些）你赞美你们的生活么？

素棠 （迟疑少顷）我没有这样想过。

秀英 这是应该想一想的，无论我们的生活是甜还是苦。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地生活着，和生活有什么意义。

素棠 我觉得我爱他，一切都很平和，都很快乐。

秀英 但愿密司特唐是例外，是一个真爱女人的男人！

素棠 你为什么这样想？

秀英 因为我否认男人的爱，并且还断定男人没有爱。男人有的是自私；残暴，虚伪；男人的爱是兽性的欲，男人对于女人，是和名誉那样的一种需要，或说是象打球，吸烟，和其余的嗜好一般的玩弄……

素棠 不要这样的愤慨了……

秀英 我说过，但愿密司特唐是个例外。

素棠 那末，你是抱着独身主义了。

秀英 在我高兴的时候或者也会学男人“爱”女人那样的去“爱”男人。

素棠 所以，你就离开那个穷乡村……

秀英 不！我来北京，是完全为物质生活的。

素棠 什么？你来北京找事做么？

秀英 不错，这有什么惊奇的？

素棠 我的天！这样的北京城有事给你做么？

秀英 总会有吧；我没有很高的希望，我只想活得过去就算了。

素棠 不成！不成！你赶快不要作这个希望！你越想越会失望，越会痛恶这个世界的！

秀英 我不信这样大的北京城，会没有一点事给我做。

素棠 你要做什么事？

秀英 不管什么事我都做。

素棠 我想你不愿做我现在所做的事！

秀英 你真瞎说！你愿做的事，难道我还不愿做么？你是说我不能做，是不是？

素棠 我做的事，凡是女人都能做，你自然也能做，只是你不愿做。

秀英 你现在不是当家庭教师么？这不是一件羞辱的事！

素棠 （带点愤慨）家庭教师，呸！什么事都没有女人的份，只有这样的家庭教师！我一听这个名词就心恶，恨不得把它捏死才好。

秀英 你说我不愿做，就是这个意思么？

素棠 不是，绝对的不是！

秀英 那末——

素棠 我是说，当家庭教师也不容易！

秀英 从大学毕业出来，难道连家庭教师都当不下？

素棠 当然当得下，不过你得另外有本领，会应酬，会说趣话，会和男人混……并且你还要生得漂亮，至少会风骚！

秀英 岂有此理！你简直是瞎说！

素棠 岂有此理？然而这社会里面偏偏有这个“理”，你又怎么样呢？

秀英 我不信。

素棠 不信也随你，总而言之，假使你要想当家庭教师，至少是家庭教师，你得有那样的种种本事！

秀英 得了得了，我不信。

素棠 你不信？好！那末你得在家里挨饿，别想去做什么事，来生活。

秀英 那末你也有那样的种种本事？

素棠 不！我没有。

秀英 你没有？你没有为什么也当上家庭教师？这不是证明你的话是瞎说？

素棠 不要忙！我……（低声）我不是当家庭教师。

秀英 （疑）怎么？你不是——密司特唐不是曾问你，今晚去不去上课么？

素棠 所以，我说你不愿做我现在所做的事。

秀英 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事？

素棠 （默然。走到秀英身旁，向其耳边低声说，说完又归坐于原位，现出不自然的笑。）

秀英 （惊奇）什么！什么！你……你……你做的是这样的事？

素棠 当然是！（冷笑）骗你有什么用处呢？

秀英 我的天！

素棠 不要替我难过！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钱，没有势，既不能做土匪，又不愿厚着脸皮卖风骚，和男子们鬼混，这样的女人就干该万该的该死！

秀英 我不赞成你去做那样的事！假使没有饭吃……

素棠 其实，做那样的事却是好——

秀英 好什么！

素棠 你以为象一种女人，脸儿粉得白白，眼睛画得黑黑，唇儿抹得红红，婀娜着身段去跳舞，去满足男人的肉感，是比这个会好么？

秀英 我没有这样想。我是说，你不应该做那样的事。你是——

素棠 我是……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学士，对不对？

秀英 对了。

素棠 然而大学毕业生也得吃饭，学士变不得金钱……

秀英 总而言之，我不赞成你去做那样的事！

素棠 我们不愿欺骗自己，去和男人厮混，那末，我们只有去做那样的事，是又痛快又干脆。

秀英 其实还不止和男人是厮混。

素棠 当然是又痛快又干脆，因为他为的是发泄性欲，我为的是金钱！

秀英 我的天！

素棠 你不要替我难过！做那样的事却也是我的幸福。

秀英 什么？是你的幸福？

素棠 对了，是我的幸福！第一，做那样的事比任何的事都好，都无须敷衍，防患，斗心，是坦白而且无愧的，第二，我……（微笑）我为的是其涛的治病。

秀英 啊啊！

素棠 （爽然的笑）你说我做那样的事好不好？我是幸福不是？

秀英 你要我称赞好么？

素棠 我自己快乐就够了！

秀英 （低下头，想。）

素棠 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这样的感觉，是我的错误么？

秀英 （仰起头，静默，忠诚的样子。）但愿你的命运不象我，而密司特唐是一个真爱女人的男人！

素棠 你又发感慨了。

秀英 我只是……只是很替你担忧！

素棠 你放心，那是绝对不会有事！

秀英 你的牺牲太大了。

素棠 不能算是牺牲……因为其涛太辛苦，我是应该减轻一点他经济的担负。

秀英 好吧，但愿人间有真正的幸福……

素棠 你不应该这样悲观！

秀英 我没有悲观，这只是我对于人生的认识。

素棠 你想一想快乐不好么？

秀英 然而事实太惨酷了，我没有法子去忘掉它。（稍顿）得了，不说这些话了！我问你，你今晚还“上课去不去？”（带点戏谑的笑）

素棠 （会意的笑）你在这里，我就不去。

秀英 你还是去吧。

素棠 急什么？我不去是不要紧的。

秀英 我还有别的事，明天再来吧。（站起）

素棠 你不要因为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秀英 暂住在密司杨那里。好，明天再来！（下）

素棠 （送了秀英转来，拉开帘子，侧身站在门边，见其涛正在熟睡，轻声地唤他，脸上浮现着快乐的笑意。幕随着徐下。）

第二幕 西城某胡同第三号

布景：

北京式北房三间。其一为卧室，余两间打通为客厅，厅中陈设很简单，约桌椅衣架等物，俱是贱值而半旧的。幕开时，唐其涛，崔令言，魏初敏等走到客厅中，现快乐样子，嘻笑着，脱下帽子放到衣架上面，各就坐。时在半夜。

其涛 这个地方，你们来过没有？

令言 我还不知道。

初敏 可不是，看这样朱红大门，也象什么阔人的公馆。

令言 其涛！你怎么知道这里也是——？

其涛 那是小杨介绍的。现在，我可要成了个老客。

初敏 从前你为什么不说呢？

其涛 从前我不知道你也常走这道儿。

令言 脚色怎么样？

其涛 当然好！

初敏 比起太仆寺街那家呢？

其涛 要是比起来……（笑）那家的是窝窝头，这家的是鸡蛋糕。

初敏 得了，替人家吹牛何苦来。

其涛 谁不信，谁就活该。

令言 其涛大约说实话，否则，我们已经在这里，他会露马脚。

其涛 对了。

初敏 有多少个？

其涛 （得意状）你要多少就多少。

初敏 你总是爱夸大。

令言 脚色好且多，这未免使人难相信。

其涛 不信也随你！其实，我撒谎有什么意思？

令言 真的是这样，那末，初敏，你以后不要到东城去，就在这儿拣一个。

初敏 你呢？

令言 假使……我自然也是这样办。

其涛 （快乐）好吧……我们也来个三角同盟！

初敏 哈哈（得意）“我本是卧龙岗……”

令言 （得意的笑）“散澹的人……”达达，达达宽……（作手势）

（王嬷嬷奉茶具上）

嬷嬷 （堆下笑脸）唐先生，您好！您一向都没有来……（送茶）

其涛 对了。因为病——

嬷嬷 真是！唐先生的身体比以前瘦了好些！……现在都好了吧？

其涛 （点头）你们也好吧？

嬷嬷 好说！我们全很好……呵，这两位先生贵姓呀？

其涛 这位姓崔，那位姓魏。

嬷嬷 啊啊！崔先生，魏先生，您好！

初敏 唔……你这里很热闹吧？

嬷嬷 倒也不冷落。自然，那是要诸位先生们来关照。

令言 是你一个人独干么？

嬷嬷 好说！我不过是靠一点赏钱，还得先生们赏面子，其余就

是和小姐们作五分之二分……

初敏 你认识的有多少人？

嬷嬷 倒不多，有二十来位，却全是学堂里的。因为这里的开销大，来的又是先生们，所以象别处那样的……就难干下去。

令言 全是女学生，不很确实吧。

嬷嬷 确实！这不能够撒谎，你问唐先生就知道。你瞧，她们会说英国话，法国话，还有东洋话……不是学堂里的，能够这样么？——啊，我还没有拿烟哩！……（下）

初敏 全是女学生，对么？（向其涛）

其涛 不全是，但也有几个……

令言 我怕是假冒。

其涛 那里是假冒！有一个我清清白白认得是CY中学的……并且在我的眼里，就是假冒也不行。

初敏 得了。你总是不花钱的在口头登广告。

其涛 真不信，我们就打一个赌！

初敏 赌什么？

其涛 你要赌什么就什么。

令言 赌吃两斤面。

初敏 好。

其涛 那末，你得预备一部棺材，

初敏 干什么？

其涛 因为两斤面，会把你塞死，无疑的。

初敏 我却为你担忧。……

（王嬷嬷拿三炮台香烟上）

嬷嬷 （划着火柴，把香烟分送。）唐先生，您一向没有来，我们这里又来了一个新小姐，是特别出众的。

其涛 啊……这应当恭喜你。

嬷嬷 好说！这位小姐真年轻，看去也象十六七岁的姑娘，又漂亮，象画图上面的，心情又温和……

其涛 唔！（想）

嬷嬷 您一看见她，（笑）不是我撒谎，唐先生，你就……

其涛 唔……你说什么？

嬷嬷 您……您就会相信我的话。

其涛 我知道，你不会撒谎。

嬷嬷 可不是！那末……（以笑示意）

其涛 我今夜就要她……行么？

嬷嬷 当然行！今天可真是凑巧，这位小姐刚刚来，本来是问我替她定做的那鞋子，可是我把她留下了只要……那当然就行。

其涛 好吧。

嬷嬷 不过——

其涛 有什么事？

嬷嬷 没有什么事。不过，这位小姐虽说不计较钱，但是她不愿意和别人一样，所以——

其涛 这不要紧。

嬷嬷 并且，她来时，她还不愿意有别人在这里。

其涛 这也不要紧。横直这两位先生，也要你请两位好点的……

嬷嬷 谢谢您！……不是我夸口，这里就没有坏的。

其涛 我知道。

嬷嬷 那末——

初敏 慢点吧。

令言 对了，我也得想一想。

嬷嬷 您放心！唐先生是熟人，我决定不会使您先生不满意。

初敏 到底要好一点的。

嬷嬷 那自然。

令言 好吧。

嬷嬷 那末，请您二位到厢房去，这里让唐先生……

初敏 好吧。（向其涛）再见！

（王嬷嬷引崔令言与魏初敏下，）

其涛 再见！（自语般）新小姐……真年轻……画图上面的……哈哈！……（重复的说）

（王嬷嬷上，背后跟着孟素棠。）

嬷嬷 唐先生！

其涛 （仰起头：一眼瞧见了素棠，骤然脸色变样，惊诧地发怔。）

素棠 （同时看见了其涛，脸色亦骤然变样，由红而青，现出惊慌，惶恐，畏缩，羞耻，和进退两难的样子。）

嬷嬷 （见到其涛和素棠的情形，知有缘故，便由吃惊而呆住，随着潜步走开，下。）

（场上静默少顷）

其涛 （渐渐地愤怒，恶狠狠的望着素棠，粗声的叫。）这是怎样一回事！这是怎样一回事。（站起）

素棠 （低头，默。）

其涛 （粗暴的）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你怎么到这里来？

素棠 （默，手紧握着，放在胸前，似制止胸部的颤动。）

其涛 你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你说！

素棠 （全身颤抖）

其涛 （走进）你说！

素棠 （突然跪下，牵其涛之衣，声凄切。）你，你是要原谅……

其涛 什么？你居然干这种事！你……你怎么竟这样不要廉耻！

（将素棠的手打下。）

素棠 （低头）你……你是应当原谅我的呀！

其涛 （坚决）我，原谅你，不能！（呼气）

素棠 听我说，我求你的饶恕，好么？凭我们的恩爱……

其涛 “我们，”不要说了吧！我当不起这样的一个妻子！

素棠 为你的快乐，我要向你解释；其涛，你听我说，好么？

其涛 （暴怒）解释？哼！你不是说到西城上课去么？岂有此理！却偷偷地跑来这里干这种事！

素棠 我从前不敢对你说，那是恐怕你……

其涛 我不能再听你说谎！请你住口！哼！谁知你竟甘这样的堕落！

素棠 其涛！你不要这样暴躁！你听我说，我并没有说谎！我也不曾堕落！

其涛 （冷笑）对了！（望她讪笑）我还得崇拜你，赞颂你，岂但原谅！

素棠 你听我说，这完全是因为你的病……

其涛 什么！真是……我不敢当！我没有这种幸福！（冷笑）我不配有这样好妻子！

素棠 （默哭）

其涛 为我的病，哼！（坐原处）岂有此理！女人，我现在认识了女人！……（望素棠）不要哭吧，女人的眼泪我已看惯了。你也不必拿眼泪来诱惑来欺骗！我对于女人的心已经死去了！……

素棠 （突从地上跃起，仰起头，眼里充满着悲愤的强烈的光，不动的看其涛。）你……（声颤抖）你不能侮辱我！

其涛 什么？你，你还不配给我侮辱！

素棠 你应当知道你自己！

其涛 不错，我很知道我自己！

素棠 你呀，哼！

其涛 为什么？（故意的）我从没有口里说是去教课，而暗暗却去卖……自己的身体！

素棠 就不说是完全因为你的病！……你听我说，你可以跑到这儿来，我就不可以也跑到这儿来？

其涛 （窘促）我……（又怒）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竟干出这种无耻的事！

素棠 （以手握面，悲愤欲绝。）我的天！我的牺牲真太大了！我也成了秀英！可怜的被男人遗弃和欺骗的秀英！（声更凄）我不要什么爱情！啊，我的牺牲太大了！

其涛 （望她冷笑。）

素棠 （揩去眼泪，狂笑。）好！好！这是我的结局！这也是我的代价！……（豪爽地走近其涛身边，安静而平和的说。）唐先生！你来这里是发泄性欲，我来这里是因为金钱，那末，你有钱，你就进行你的目的吧。

其涛 （骇）你……你说些什么？你真是……

素棠 （锐声的狂笑）“你真是……”

（幕下）

原载1927年7月7日、8日、9日、11日、12日《晨报副刊》

别人的幸福

——独幕剧——

人物：

韦清谷——年三十，大学教授。

黎一星——年二十六，清谷之妻。

王镜如——年三十五，清谷之友。

王太太——镜如之妻。

年青的女仆一。

布景：

一个小小的书室。临窗放一写字桌，桌旁一摇椅，桌之侧端是两列书架，上置法文及英文之文学书籍。室之左侧，放一套沙发，沙发前放一圆几，几上有一插鲜花之花瓶。室之右场，有一门，通内室，旁有茶几，衣架等。幕开时，一星身穿秋天夹旗袍，人颇美，现出愉快的神情，在写字桌上烫领带。侧上约静默一分钟。

一星（自语）领带都舍不得买，象这样旧，烫了又烫……

（清谷悄悄的从内室开门出，是一个好漂亮的又会温存又稳重的男人，穿西装。）

清谷 旧的比新的好。

一星 旧的不但不时兴，并且也破烂，这有什么好？

清谷 你知道……（坐沙发上，以含意的眼光望她。）

一星 是省钱，对不对？

清谷 那能够省得多少钱？

一星 我总喜欢你买两条新的。

清谷 旧的好多了。

一星 为什么？

清谷 （眼光又望她）

一星 （会意）不过，新的难道我就不烫么？

清谷 （笑）

一星 换上吧，那怪脏的。（也坐在沙发上）你说，这条领带烫得怎样？

清谷 真好。（一面解下颈上的领带，换上。）

一星 不。让我来。（替清谷换领带。）

清谷 不要你来……因为，因为我没有力量去担负那快活。

一星 你近来越变得坏了：多么会说话！

清谷 本来就是坏的。

一星 本来？你想想，我们才见面的那時候，你连眼光也不敢看我呵，象一个傻子似的。

清谷 然而心里是知道的。

一星 心里知道又不敢明说，那才是真正的胆小呵！

清谷 你不信，那末，你现在要我說什麼，我就说。

一星 自然，你现在是变坏了。（两人默默的再视一笑。）

清谷 （摸新打结的领带。）打得真比我好多了。

一星 又来了——

清谷 我想，象我们这样，我们真不相信这人世间还有什么缺陷

的。

一星 可不是？

清谷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生在这世间原是缺陷的，但是我们自有了爱情，并且由这爱情把我们的命运锁在一处，我们就变成美满了。

一星 不，不是爱情，只是你！（微笑）你把我变成美满的呵。

清谷 我常常想，别人会嫉妒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是太欢乐，太幸福了。

一星 但是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别人应该来赞美，不应该来嫉妒。

清谷 其实呢，别人来嫉妒，不就是更显得我们的幸福么？

一星 真是的。（伸过手，清谷即紧紧的握住。）

清谷 我们结婚已经四年了，但想来，好象我们还在西湖度蜜月似的。

一星 对了，我的心好象见你第一次时那样的……

清谷 （吻她的手。）星……

一星 （低下头，低音的。）我的爱，这宇宙间只有我们俩——不，只有一个人呵！

清谷 （吻她的头发。）我们俩就是这个宇宙！

（钟响了两下。）

一星 （慢慢抬起头。）两点钟了，你不是得上课去么？

清谷 不去也不要紧。

一星 你不是预备去的么？

清谷 那末你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呢？

一星 看看书。

清谷 好吧。

一星 那么你就换衣服去；要带夹大氅，怕起风。我呢，我先来

写一封信，我们不是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给妈妈写信么？她老人家又会疑心到我们得了病呢。

清谷 对了。不过你不要忘记说——（笑）

一星 说什么？

清谷 （在一星耳边低语了一句。）

一星 （脸忽红起来，）你敢，这样痞！

清谷 一个小小的生命——

一星 （娇羞地。）不——不呀！不准这样说！

清谷 （笑）好，好，让你自己去实现吧。

一星 你还敢——

清谷 （吻她的头发。）留下我的心……

一星 能够早点就早点回来……

清谷 哈！我还没有换衣服呢。

一星 就象你是离开我一样。

清谷 我不去好了。

一星 不。不要紧的。你只管去。并且老是请假也不好，把许多学生的功课都耽搁了。你先换衣服去，我有一句顶好的话要等你临走时再说。

清谷 好……（走入）

一星 （默默的微笑了一会，便站起，坐在书桌前，去写信，但抽屉开了。却发现一封信，即顺手拿来看。初看时是平静的，越看就脸色越变，至于现出很凄惨的苍白色，随着眼里全是泪，长叹一声，颓然倒于椅子上。信落到桌脚边。）
天啊……

清谷 （很快活的走入，猛见一星的样子，大惊。）怎么的，你？

（走近去。）

一星 （落下眼泪，声极低。） 天啊……

清谷 什么事？不是刚才还快快活活的么？星，你说，为了什么呢？身上不舒服么？（去抚摩她头发。）

一星 （用力推开他的手。）

清谷 你是发我的气么？

一星 （极伤心的。） 唉……

清谷 如果你是发我的气，那才是冤枉呢。（又去抚摩。）

一星 （用力推开他的手。） 我的天！……

清谷 到底是什么事，使得你这样子？你说！

一星 我，我能够说什么啊！

清谷 可以说。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如果我真做错了什么，你说，我就改，好么？

一星 就是改，也有什么用处呢？

清谷 你原来真的发我的气呀。好，你说，说出了，你自己会好过些。

一星 我的天！

清谷 你说好了。

一星 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清谷 什么事使你难过，你就说什么事。

一星 （忽冷笑。） 哼！

清谷 说好了，不说就永远是冤枉，永远是误会的。

一星 （又低声叹气。）

清谷 不要这样难过。你想，你这样难过，我是怎样的不安啊。
（伸过手。） 为了我们的爱情——

一星 （急打断他的话，并推开他的手。） 请你不要这样说！

清谷 （疑惑。） 星！

一星 （叹气。）

清谷 我想，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一星 （冷笑。）

清谷 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么？

一星 （奋然。）我说，你，你真会装糊涂！

清谷 （疑惑的瞅了一下眉头。）我么，我从来就不会。并且也没有什么事，使得我去装糊涂。你相信，你就会好过了。

一星 为什么呢？真奇怪！难道一个人所做的事，连自己也不知道么？

清谷 当然，一个人所做的事，只有自己能知道，别人就只有误会了。好，不说这道理；只说，你相信，而且要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你就会相信了，我并不错。

一星 （冷静状）说到过去，唉，说到过去只有使我更难过，算是我——我自己太老实，太——我的天，这是我的错误么？

清谷 到底是什么事？

一星 你真聪明——也许每一个男人都这样：嘴巴说得甜蜜蜜的，心里却藏着一个鬼胎！

清谷 （有点明白，颇仓皇，但立刻就归平静，想遮掩。）人世间的一切都有例外的，不可把我算是例外呢？我——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一星 得了，得了！

清谷 本来是，并且，你能说，我们的生活不是幸福的么？

一星 （奋然。）是幸福，不错，然而这幸福里面充满着欺骗，虚伪！

清谷 你看你，你说了什么话！

一星 女人说话才是一句算一句，有本领说假话的那只是男子！

清谷 （已恍然明白，却又想蒙混。）到底为了什么事？

一星 自己做了什么事，自己应该去想想。

清谷 你说我欺骗了你，我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么？

一星 你是聪明人，何必要故意的说出这些愚蠢的话呢？你想蒙混我么？

清谷 我实在不知道。

一星 好，让你装糊涂去就是了。

清谷 一个人发别人的气，也应该让别人知道一点原因。象这样糊里糊涂的，尽是气，不但发气的人是冤枉发，而被发气的人也永久是冤枉了。

一星 冤枉么？（冷笑。）哼！……………

清谷 得了，一切都原谅我——（伸手去抚摩。）

一星 放尊重一点。假使你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你这手伸过来，你自己也会觉得惭愧——不应该的。

清谷 我相信，我有这种资格。

一星 听我说，女人爱了男子，即是结了婚，你要知道，这只是两性的自由结合不是卖身或是卖灵魂。所以我不愿意的事情，你就没有权力来压迫！

清谷 我所说的“资格”，只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

一星 （冷笑一声，忽又潜然落泪。）

清谷 星！

一星 不要你再叫我这个名字。

清谷 为什么呢？你以为我不爱你么？

一星 不呀！我愿意永远不听到世界上还有爱！

清谷 你不该这样！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说不定那就是误解的事。

一星 天啊，我能够说什么话呢？

清谷 安静一点，自然就可以说出来的。

一星 这种事！

清谷 我相信，我是并没有什么事的。

一星 没有？

清谷 绝对没有。

一星 哼！你瞧，（指桌脚旁的那封信。）这是什么啊？

清谷 （惊惶。随又镇静。）你发气就是为这封信么？

一星 不要问！

清谷 这封信并不是我的。

一星 （惊诧。）不是你的？

清谷 当然不——

一星 哼！男子多么坏，证据在面前还想撒谎。

清谷 我说的是实话。

一星 是实话？骗鬼！

清谷 （忽做出温柔样子。）星！你听我说——

一星 不要这样甜言蜜语，暗中又……

清谷 一点也没有欺骗。这封信不是我的。

一星 （恨视他一眼：就拾起那封信。）不是——？这难道不是你的笔迹？

清谷 笔迹倒是我的。

一星 就对了。

清谷 不过，不过我是——替一个朋友……

一星 你还想撒谎么？

清谷 不相信，你可以看一看底下的署名，就明白了。

一星 （看信。）哼，你多么狡猾！

清谷 怎么的！

一星 信底下的署名是“一个倾全灵以爱你的忠实者”。

清谷 别人就不可以用这个署名么？

一星 别人可以自然你也可以。

清谷 这理由不很充足。

一星 那末你替谁写的？

清谷 （慌张。）我……我替——一个姓张的。

一星 （冷笑。）岂有此理！你也不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难道会干出这种无意识的事情么？

清谷 是被一种友谊所逼迫的。

一星 总而言之，说话是空的，事实才能够证明——

清谷 要事实来证明，那也容易。

一星 自然，找一个姓张的，这于你并不难。

清谷 本来有——

一星 （忽长叹一声。）

清谷 （见有机可寻，就前进去抚慰。）星！

一星 站远些！咳！女人多么作孽！爱上男子了，和男子结婚了，也就是，整个的命运都由男子去支配了。哼！女人……如此之弱的女人！

清谷 这样发感慨……

一星 女人的弱点就是不自立，要爱人，所以男子就利用这弱点，来欺骗。

清谷 你怎么这样发感慨？

一星 （不睬他，只自语一般的说，又落下眼泪，）其实，这只是旧的伦理思想的遗留，所以男子去放荡是应该的，而女人呢，那就得受一切的诽谤，一切的指斥，成为社会中最坏的东西。

清谷 不要这样说，……我并没有。

一星 有也罢，没有也罢，总之，我已经有了这一种觉悟：女人太弱了！男子正在利用这弱点！

清谷 没有的事。

一星 我自己呢，也就是这般女人，或者比别的女人更弱。

清谷 真瞎说!

一星 瞎说? 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种事实。

清谷 你完全看错了。

一星 一点也没有错。你以为几句甜蜜的话，几下温柔的眼光，几个多情的动作，能够把你的欺骗遮掩过去么? 不，不能，一点也不能!

清谷 我并不——

一星 得了，不要再说吧，何必定要露骨的说出来呢?

清谷 这样不相信，你真不应该。

一星 要我怎样去相信呢? 你说两点钟去教课，和那信里的约会正是一个时候。

清谷 事情不许有凑巧的么?

一星 对了，一切的欺骗，因“凑巧”这两字就可以糊涂了。

清谷 我并不——（现出诚恳样子。）

一星 横直我知道就是的。

清谷 真的，不要这样想……看一看我们的爱情生活，以及我们的神圣的恋爱……

一星 （冷笑。）不要只管说“爱情”，“恋爱”！说出来只是糟蹋这些东西!

清谷 很诚恳的——

一星 算了吧。……彻底的说，象我这样的什么爱情生活，简直还不如旧式的婚姻；因为旧式婚姻的坏结果还可以归怨于父母，而我这样所谓新式的，就只能自己去伤心，有苦无处说。

清谷 你越说越不象样了。

一星 比如王镜如他们俩，是旧式的，却是非常的能够相安，能够相爱，能够把两个心变做一个命运——他们俩多么幸

福!

清谷 你是更幸福的。

一星 “更幸福，更幸福! ……” (忽长叹一声，低下头，默哭着。)

清谷 相信我，(用极低的声音说。)相信我，我——我的星!

一星 (极沉痛的。)不啊!

清谷 我的星，你，你应该相信我——(慢慢的去吻她的头发。)
(女仆忽从门内出。清谷听门响，在将吻着时，急举头。)

清谷 什么事?

女仆 王先生和王太太来了。

清谷 (想一想。)请进来!

一星 (急举头，擦眼泪。)

(女仆下。王镜如和王太太即上。)

镜如 我恐怕你不在家呢。

清谷 今天没有课上。

一星 (忽忍耐着，现出快乐的样子，站起。)我想，你们今天该来了，从上一个礼拜就没有见面了。

王太太 可不是?前天想来又下起雨，昨天呢又来了两位客，你好!

一星 谢谢你。随便坐吧。

(大家就坐。)

清谷 刚才，一星正说着你，你们就来了。(现喜色。)

一星 (急以眼示意，但带点含怒的神色。)你们这几天做什么?到平安看电影去么?听说，《迷龙记》这片子很好，还可以去看看。

镜如 看过了。

王太太 我们以为在场上可以碰见你们俩，谁知你们俩还没有

去。

一星 这两天有点头痛，就是那晚从真光回来吹了风，所以不敢出去。

镜如 其实呢，看电影，也许还不如在家里自己演剧好看。（以玩笑的眼光看他们。）

清谷 你总是爱说笑话。

一星 那末，你们为什么又去看电影呢？

镜如 （哑然。忽又笑。）你这句话问得倒有趣。

王太太 今天已换片子了，听说是《复活》——这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你们喜欢去看么？

一星 你问他。

清谷 问我做什么？

镜如 你们两个人还客气么？

王太太 那里是客气——（会意的笑。）

清谷 她去我也去。

王太太 （打起哈哈。）我猜中了。

一星 你猜中了什么？

王太太 我猜中了，是：你问他去不去，而他又说你去他也去，这不是你们俩谁也不愿意一个人陪我们去么？太好了！

清谷 王太太也说起笑话了。

王太太 早就自己声明过，不要你们再叫“王太太”的，你又忘记了。

清谷 叫什么呢？

一星 如果你们明天去看，我就奉陪。

镜如 好。

王太太 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一星 头还有点痛。

王太太 不是吧。

一星 当然不撒谎。

王太太 也许——

（女仆上。）

女仆 韦先生，姓陈的来电话。

清谷 （踌躇的样子。）

镜如 只管接电话去，我们在这里，是不必你招待的。

清谷 （踌躇着，以眼光望一星。便对女仆说。）说我不在家。

王太太 听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当做客呢？（向一星）你说是不是？

一星 是的。

镜如 不要紧，只管听去，我们不是客，客气做什么？

一星 是谁呢？

清谷 一个同事。

一星 那末你去接电话好了。

镜如 不必管我们——

清谷 好，我去就来。（下。）

王太太 难道我们还是客么？

一星 决不是的。

镜如 如果我们是客，那真是笑话了。

王太太 可不是？

一星 （忽思索起来，若有所感的样子。）

镜如 清谷近来很忙吧？听说二民大学要聘他去教心理学。

一星 （静默着。）

王太太 （向镜如示意。）

一星 （忽觉得，急恢复常态。）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镜如 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二民大学要聘清谷去教心理学。

一星 （忽站起，内心非常不安的，但脸上还含笑着。）请你们自己坐一会吧，我出去就来。

王太太 有事只管去，我们自己会坐的。

（一星下。）

王太太 你瞧，他们俩多么好！

镜如 你总是这样羡慕。真要不得。

王太太 有什么要不得？他们的幸福，自然会使我羡慕的。

镜如 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呢？

王太太 为什么？还要问！你还在装糊涂呢。

镜如 那不能就算是不幸——

王太太 （变色，冷笑起来。）有了妻子的人，又常常去逛窑子，这对么？

镜如 你不懂得这种苦衷！

王太太 男子们做坏事，偏偏又有他的好理由。

镜如 你听我说。一个衙门里，有良莠不齐，比如有了好逛窑子的同事，他要你去，一次拒绝了，不要紧，可是第二次，第三次，至于第四次，就有点不好意思，并且再拒绝，于人情上也讲不过去，伤了感情，结下仇，那才冤枉呢。所以一在衙门里当差事，遇上好打麻将的同事，有时总得凑一个脚，同样，遇着好逛窑子的同事，有时也得去陪他走一走胡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干么？

王太太 男子的心是冬天的夜，男子的嘴偏又象春天的太阳，……

镜如 不要这样骂人！我说过，你是不懂得这种苦衷的。

王太太 把“不懂”加到我身上，你就任意做坏事，也不要紧了。

镜如 话不是这样说。

王太太 是这样也罢，不是这样也罢，横直——我不懂，你就尽管去胡干。

镜如 越讲越不通……和你说话真比登天还难。

王太太 和茉莉花——那个窑子去说就是的。究竟女人已经嫁给了男子，还不是随你怎样就怎样？

镜如 你相信我，逛窑子，只是勉勉强强的去作伴，是被动的。

王太太 既然是作伴，为什么也选上茉莉花呢？这又怎样说？

镜如 这你又不懂。

王太太 “又不懂！”哼！……

镜如 你想，人家连请你好几次，每次都花了许多钱，难道我就白白跟着人家走，一个钱不花，象一个吝啬鬼么？所以，就是不愿意，也只好随随便便选上一个人，作为应酬应酬。

王太太 “随随便便”？大家都说，你们闹得怪热呢。

镜如 这你又不懂。

王太太 自然——

镜如 既然选上了，花钱了，当然从其中要生出一些花样，……

王太太 （冷嘲）什么花样！

镜如 假使不生出一一些花样来，这不但在同事们面前丢脸，并且给人家说我是一个“措大头”——北京话就是傻子，那才倒霉呢。

王太太 不同你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只怪我自己没进过学校，没受一点新的教育，只躲在家里当小姐，才会给父母嫁了去。要不是——比如说：自由恋爱的结婚，我会处在这种环境么？

镜如 不要这样懊悔！

王太太 你瞧，清谷他们俩多好！他们俩多幸福！这就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镜如 小声点！给人家听见了不象样！

王太太 有什么要紧？难道看人家的幸福，也不容我羡慕么？

镜如 我们俩也不错呀。

王太太 清谷他逛窑子么？

镜如 我不知道。

王太太 你不知道？我却相信：他一定没有逛过的。并且，他也不会和别的女人去相好。

镜如 怎么见得？

王太太 因为他们俩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他们俩的生活是爱情的生活，他们俩的心是一个心，他们俩的命运是一样的命运。

镜如 你真是胡说八道！

王太太 我并不瞎说，我说的全有事实来证明：比如清谷刚刚接电话去，一星就感到寂寞了，惘惘的，你和她说话也没有听见，马上就跟着跑出去，这不是一种幸福是什么？

镜如 那末，你也可以这样做的。

王太太 我么？这一生算了吧！

镜如 真的可以这样做。

王太太 怎么做？

镜如 比如说，当我也去接电话的时候——

王太太 呸！假使打电话给你的正是那个窑子，我不是自讨没趣，自招苦恼么？我不干这种傻事！

镜如 你要固执的这样说，那我也没有法子。

王太太 当然！一个做丈夫的对于妻子，不管她，单单是不管她，也就尽了一切的义务了。

镜如 不要连讽带刺的……，你要知道，给人家听了真不好听。

王太太 俗语说：要怕人知道，除非己莫为——

镜如 （生气）你到底要怎么？

王太太 做了人家的妻子，这就是嫁了人，还敢怎样么？

镜如 岂有此理！

王太太 你再说我一个“不懂”，什么事都是我的错了，还不行么？

镜如 你真是——

王太太 真是——真是什么？

镜如 真是——

（清谷和一星上。王镜如和王太太就自自然然的恢复了原状，做出很平静快乐的样子。）

一星 真对不起，我们去了好一会。

镜如 你又来客气了。

王太太 并不久，我们谈了几句话。

清谷 你们谈了些什么？

镜如 谈了一些电影……

一星 好，我们明天决定去看《复活》好了。

王太太 当然是决定的。

镜如 是我们来邀，还是你们到我们那里去？

清谷 不必这样吧。在平安会见好了。

一星 对了，这样就免得走许多冤枉路。

王太太 那末，明天在平安会见好了，现在我要走呢。

一星 就走么？再坐一会好了。

清谷 何必这样忙。

王太太 扰得你们已经很长久了。

一星 你不是也说客气话么？

王太太 实在的。

镜如 好了，明天见。

清谷 明天见。

（一星和清谷送他们到门口，即转身来，一星就忽然变样，颓然躺到沙发上，呜咽的哭了起来。）

清谷 （现着一种懊恼和惭愧的神情，望着一星。）

（场上静默了一忽。）

一星 （极凄惨的低声叹息。）唉！我的天！……我的天！……我，我真不幸！镜如他们俩是怎样的幸福啊！

（幕落。）

录自胡也频著戏剧集《别人的幸福》1929年12月8日
日华通书局出版。

狂 人

——三幕剧——

人 物：

女郎曼丽。

女郎梨娜（曼丽之妹。）

音乐家丹莱。

医生一。

看护妇一。

第一幕 湖 畔

布景：

时在初秋之深夜，月明如镜。湖水被月光所射，现出闪烁闪烁的光影，其荡漾之声，隐约可闻。在湖之远处，似飘泊着几片渔舟之帆。幕开时，曼丽捷步而出，全身缟素，披雪白之轻纱，神态飘逸，但脸上充满沉郁之色，立于湖畔，仰望天空。

曼丽 啊啊！你这个媚人的月儿！你是这样的清澈，这样的明洁！但是你又这样的缄默！我要问你。你这个迷人的醉人的月儿呵，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缄默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缄默呢？啊啊，你也象我那个不爱我的人！他的可爱也象你这样的明媚！他的可恨也象你这样的缄默！他的可恨也象你这样的缄默！……

（无语的痴望。）

啊啊，你这个月儿！他在我的世界也象你在这深夜！当我不曾见到他，我的世界是黑暗的，混沌的，没有憎也没有爱——这就是我的生活，但是我也很安静！我不知道苦恼，我也不知道忧愁……

（默思。）

啊啊！当我见到他，我的世界突然灿烂了，我仿佛是从梦里醒来，我看见了明媚，看见了温柔，看见了我的生命——那就是爱！是的，那就是爱！那就是认识人生究竟的爱！

（浮现幸福的笑。）

这个使我认识人生究竟的爱就是他！……

（稍默，脸色又沉郁。）

然而他不爱我！……

（又稍默，脸色转入惨澹。）

他是那样的对我冷酷！是的，他对我的冷酷也象这个月儿——无情，无情，铁一般的无情！啊啊！在他的眼里，我真挚热烈的心只象街旁的一块石头，我酸痛的眼泪只象夏天的雨点，我的灵魂给他伤害尽了，我的生命还不如他的一块珂珂糖……他是这样的鄙视我纯真的处女的爱！

（含愤怒。）

我为什么要爱着那样不爱我的人？

（痴想。）

我应该不爱他！我应该象他那样的冷酷！

（惨然的浩叹。）

然而我不能，完全不能！我一点也不能忘记他，甚至于想忘记他，反思念他得更深刻！是的，在我没有看见他，我就要发狂了！我所有的眼泪都在奔跃，所有的心血都在澎湃……

（微弱的叹息。）

我已成了他的附属品，做他的一个奴隶了！……我失了自主的力量，我的一切都得由他，他要怎样，我就得怎样……天咧！他却不爱我……不爱我！

（愤恨。）

无论我的爱是怎样真挚，怎样温柔，怎样热烈，便是我跪在他脚前，象罪犯一般哀求他饶恕我心灵的痛苦，他都冷如严冬，一点也不变动他的镇静……啊啊，他不爱我！

（一阵风儿，把一块白云遮住月光，夜景忽然朦胧，湖水之闪烁亦消失。因而曼丽心有所感。）

（异声的叫。）

月光没有了……是的，月光被白云遮住了，黑夜又来了！
啊啊，这正是我的命运！这正是我的命运！

（低头，寻思。）

从前我看见了生命，这生命就是爱，然而现在消失了，被他毁灭了！我保存的只是这残痕，使我眼泪去装饰的残痕！
还有是一个空虚，无穷止的空虚，使我尽力的把悲哀去填补！

（凄凉的歌唱。）

我从前有笑，有泪，
现在我什么也没有！
愤恨既替代了我的热情，
呵，除开死我还有别的羡慕？

（忽似清醒，状极安静。）

我不能死！我为什么要死呢？死不是爱的原素！死只是灵魂的崩败！那么，我有爱，狂热的爱，爱是生命的证明，我为什么要死呢？为了爱我就要死么？死不是爱的原素！死更不是爱的结局！

（湖水荡漾之声忽高。）

你这湖水！你这样的呻吟，是作我死的诱惑，还是同情我命运的悲哀呢？

（坚决的声音。）

假使你是同情我，谢谢吧，因为我并不可怜，可怜的只有那些没有爱的人！我有的是狂热的爱，我应当骄傲，我应当比一切都骄傲，我并不可怜！

（忽然凄默。）

虽然他鄙视我的爱……

（惨厉。）

他不爱我；他居然不爱我，他对于我那样的冷酷！啊啊，他并且还爱上了别人……

（惨黯的愤恨。）

我不能让我爱的人和别人私语，和别人接吻，和别人拥抱！

（愤恨之声渐高。）

我爱的人，我要占有他，我不能让他给别人占有去！

（愤怒之声由高而悲切。）

我要占有他，然而他不爱我！

（悲切而坚决。）

我不能占有他，我决定使他也不能……啊啊，我要杀死他，我和他同死！我和他同死……

（悲绝的晕倒。）

（稍微哑场。）

（月光忽露，夜景又显然。梨娜着黑色之衣裳，惊慌而上，作寻觅状。）

梨娜 （走到曼丽身边。）姊姊！姊姊！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睡呢？起来吧，（推她，）起来吧，夜气怪冷的，别着上凉，明天又病了。（又推她，）怎么睡得这样甜蜜蜜的？起来吧，起来吧！（连着推她。）

（曼丽稍微苏醒，语音含糊。）

别作梦了，快醒吧，再睡可要生病了。（摇她。）

曼丽 （神志未清，）我为什么要死呢？死不是爱的原素！死更不是爱的结局！

梨娜 （惊诧，）什么？说梦话么？……醒来吧，姊姊，姊姊！

曼丽 我应当做这种命运的最后判决。

梨娜 姊姊！我在这里……

曼丽 （张开倦眼，）你在这里做什么？

梨娜 我来找你。你在这里睡着了，也不管冷不冷，（想扶她起来，）姊姊，你起来吧！

曼丽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梨娜 这里是湖畔，你怎么自己还不知道？……起来吧，着上凉可不是玩的。你看你的病还没有全好，又这样任性了！（扶她坐起。）

曼丽 啊啊……是的是的，我是在湖畔，然而做什么我已通通忘记了……我是什么时候睡在这里的？

梨娜 我不知道。我走到这里，你正睡得怪熟哩。（坐下，以身体撑她。）

曼丽 啊啊……（蹙眉，现出悠远的思索。）

梨娜 还想什么？这么晚了，在这里真不合宜，怪冷的，起来吧，姊姊，我们回家去！（欲她站起状，以两手托曼丽腋下。）

曼丽 （沉默。）

梨娜 （焦急状，）你看这夜气多凉！医生说你要保养，要安静，你的病才会好的……姊姊！你怎么还不想回去呢？（用力衬扶她。）

曼丽 （从沉默里渐渐兴奋，脸色由疲惫变成愤激，悲凄，怒恨，忽然惨叫一声，躺在梨娜身上。）

梨娜 （惊惶而愁郁）姊姊！姊姊！你怎么又这样了？你不可以这样！你应当保重一点！象这样你的病又要发作了，那是很危险的！

曼丽 （强忍的默哭。）

梨娜 （声音委婉而低切，）姊姊！你一定要这样糟蹋你自己么？假使你把身体全糟蹋了，你想想吧，我能够独活在这个世界上么？人家有父母，有兄弟，有亲戚，有朋友，然而我们只有姊妹俩！我们是应当互相保重，互相安慰……姊姊你想想吧，你应该不应该这样糟蹋你自己？（叹息，）我们俩真是太孤伶了！姊姊！你保重一点吧，你为我的安慰，你保重一点吧……

曼丽 （止哭仰起头，以含泪的眼光望梨娜，状凄默。）

梨娜 （吻曼丽之额。）冰冷的！（低低叹息，）姊姊，你起来吧！我想你已经受凉了，你的病又要发作了，……唉！

曼丽 （声音低弱。）你真是我的好妹妹！（伸手挽梨娜之颈项。）

梨娜 其实，没有我，你还不至于这样！姊姊！你从前不是多么活泼，多么天真，多么快乐的一个个人么？可是，你现在，你全变样了，变得……这都是我害你！（叹息。）没有我，你是决不会变成这样的！

曼丽 （吻梨娜，）妹妹！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不能负这个责任！（又凄默。）

梨娜 不过，假使没有我，事情当然会异样的……

曼丽 那只能怪我们飘泊到这里来。

梨娜 真的！我们不飘泊到这里来，我们决不会遇见丹莱，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寻思。）姊姊！那么，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不好么？

曼丽 （呆望梨娜。）这是你自己的意思么？

梨娜 （诚恳，）当然！

曼丽 我对你说过，你不能负这个责任，那末你也不能作这个牺

牲！

梨娜 那么，难道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的憔悴，一天比一天的疯狂，一直到你死的时候么。

曼丽 （默。）

梨娜 （诚恳。）姊姊！你听我的话吧，我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

曼丽 （凄然。）我不能！

梨娜 为什么？为我的缘故么？

曼丽 我不为什么缘故……我只是不能离开这地方，因为一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就会死！

梨娜 （欲哭。）你真是太狂热了！

曼丽 （冷笑。）上帝却单独嫉妒我这个——

梨娜 你一定不离开……好吧！然而我也决意拒绝丹莱——

曼丽 你拒绝丹莱是什么意思？

梨娜 他对你太冷酷，太使你痛苦……假使他真挚的爱我，他就不应该对你这样……

曼丽 （惨然。）我不要你作这个牺牲，妹妹，你作这个牺牲对于我也没有益！

（曼丽和梨娜俱默。）

（月光又被云幕掩灭，夜风阵阵吹来，树叶震索，湖水奔流，舞台上又朦胧，流荡着宛似音乐之声。）

曼丽 （突然昂起头，作倾听状。）

梨娜 （惊异。）姊姊！你做什么？

曼丽 （狂喜状。）啊啊！这样神妙的音乐！这样神妙的音乐！

梨娜 湖水与树林合奏……

曼丽 （自语般。）不！不是湖水与树林合奏！这是丹莱Violin的独奏！……

梨娜 明明是湖水……

曼丽 啊啊！（突然站起，疯狂的奔去。）丹莱！丹莱！丹莱！

梨娜 （惊慌地站起，追着曼丽。）姊姊！姊姊！慢点呀小心跌到湖里面去！姊姊！……

（幕急下。）

第二幕 病 室

布景：

晨光照在窗上，愈显得室内的明洁。中置一白色铁床，床头畔放一几，上有鲜花一盆。幕开时，曼丽睡在床上，盖着白色被单，脸和左臂露外面，医生正在她的头上换药，看护妇站其旁，按着药车。

医生（换好药向看护妇。）这头上的伤并不要紧……但是神经很受伤……心脏也病得更厉害……你小心地看护她，不要让她暴躁，要安静！（稍顿，）你去看看她的脉，试试她的热度……（站到药车旁，将车上的几种药水调和好了，倾入一个空瓶里。）

看护 是的。（走到曼丽身边，试她热度，看脉。）

曼丽（低声的梦语，）神妙的音乐……

看护（取下热度表，向医生。）热度三十九，脉一分钟共一百二十次。

医生（在一张纸上记了看护妇的报告。）好吧……你把这瓶药水给她吃。（下。）

看护（取了药水，放几上，遂推起药车到另一室去。临走以眼光望曼丽一下。）

曼丽（梦语，）我的心儿迷醉了，我的血流停止了，我的灵魂软化在琴弦上面……啊啊！神妙的音乐！神妙的音乐！丹莱，惟有你才能够弹出这样神妙的音乐！别人则不能，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丹莱，你简直不是一个人！丹莱，你是一个人问

的神！你是音乐的神！你是音乐的神！……丹莱！（脸上浮出笑容。）

看护 （进来，）说什么？（走到曼丽床边。）

曼丽 （语音含糊，）丹莱！丹莱！

看护 （取几上之药，望着曼丽。）

曼丽 （忽醒，张开眼。）丹莱……怎么？你，你是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护 我是看护妇，曾看护过你的。这里是华旦医院，你是曾住过的。

曼丽 （似清醒，）我……啊啊！我已知道，我是跌到湖里——

看护 对了！

曼丽 （以手扞头上，）我的头跌伤了么？

看护 不错，但是不要紧的。

曼丽 我的妹妹呢？

看护 她回去了……（看手表，）大约也快来了吧，现在将近八点钟了。

曼丽 我要回去。（作欲起状。）

看护 （阻止她，）不行！你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并且更厉害，医生说你要安静，不要暴躁……你快把这瓶的药水吃下吧！

曼丽 什么？又是心脏病么？真是岂有此理！你这个医生好象单单知道心脏病这个名词！无论什么病都说是心脏病！并且没有病也说是心脏病！

看护 他本来是专门于心脏病的。

曼丽 然而我没有病。（欲起状。）

看护 要安静……心脏病是极须要这种安静的。

曼丽 我不须要。

看护 （无奈的样子。）我并不是压迫你，勉强你安静，是因

为你的病确是须要安静的。

曼丽 我没有病……假使我有病，那也不是医学所能医好的。

看护 你不信任这个医生么？

曼丽 我不能答应你这个。……我要走了。

看护 你要走，那也只好随你了，但是你要经过医生的许可，要他签过字。

曼丽 为什么？

看护 这是医院的规则，每个病人都必须这样。

曼丽 真是可笑的事……（从床上坐起。）

看护（阻止她。）我有责任，你不能就这样走去的。

曼丽（怒气。）什么？你有责任？你有什么责任？

看护 我有看护你的责任。

曼丽（鄙夷的笑。）你是看护我的病，你没有管理我的权力。

看护 不过，你这样走了，我可担当不起。

曼丽 医生有这样大的权力么？医生不是替人家医病的么？医生能私造一种法律，干涉病人的自由么？（愤然下床。）医生没有统治病人的理由！假使我是个病人，我也是请医生来治病的，不是把身体卖给医生……

（曼丽下床来，向外走，看护妇欲阻不敢阻的为难着。正在这时候，梨娜推门入，曼丽遂止步，看护妇忽现喜色。）

梨娜（痴望曼丽。）姊姊！你到那里去？

曼丽 回去。

梨娜 你的病没有发作么？你只是头上受伤么？

看护 她有病！医生说她的心脏病比以前更厉害……

曼丽 我没有病。

梨娜 姊姊！（诚恳状。）你为我着想，你也得耐烦一点，你不可以这样任性，这样肆意糟蹋，你难道不可怜我么？我想

你决不会这样忍心！姊姊！（以手挽她。）你暂时住在这里吧……（向看护妇。）谢谢你；你有事尽管去吧，我在这里是不要紧的。

看护 好吧……但是你要她安静……（下。）

曼丽 妹妹！你为什么总是说这样的话呢？

梨娜 因为假使你死了，我不能单独的活在这世界。（挽她走到床边，）姊姊，你躺下吧。

曼丽 不，我要走——

梨娜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糟蹋到死，才算完事么？

曼丽 我没有病。

梨娜 你应相信你有心脏病，（挽她坐在床边，自站其旁。）

曼丽 就是把我的心脏病医好，有什么用呢？

梨娜 把心脏病医好了再说。

曼丽 医药的功效只能够在我的身体上。我灵魂的病是永远没有救药的。（凄然）

梨娜 姊姊你不要想到这方面好么？

曼丽 这不关于意志的事。

梨娜 那么，你为我的安慰，你就保重一点吧。

曼丽 我不能！因为我已经失掉了我自己，我只是一件别人附属的东西！我没有力量……

梨娜 那末，姊姊，你听我的话吧，我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

曼丽 我只能跟着丹莱，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

梨娜 你跟着他，只是使你更痛苦。

曼丽 我爱他，我是他的，他要给我痛苦，我有什么法子呢？

（默。）

梨娜 （寻思，）姊姊！我已经写信给他——拒绝他了！

曼丽 什么？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么？这真是无意识！

梨娜 那我不管。

曼丽 你不爱他么？

梨娜 我不能看你这样痛苦。

曼丽 我早就对你说过，你不应该负这个责任，你也不应该作这个牺牲！我的痛苦，不是因为他爱你，也不是因为他爱了别人，更不是因为你爱他，我只是因为他不爱我！

梨娜 他不爱你多半是因为爱我的缘故。

曼丽 你不能这样说。

梨娜 假使没有我，他也许会爱你。

曼丽 假使他爱我，他爱了你之后还可以爱我的；那末，他不爱我，是不关你的事，也不关任何人的事！原因只是我不能使他爱，或者是没有使他觉得可爱的地方，所以他不爱我！（惨然低下头。）

梨娜 他爱我，他真不应当对你那样的冷酷……

曼丽 不说这个了，我们走吧。

梨娜 你又想走么？

曼丽 本来……假使你不来，我早就走了。

梨娜 我不能让你走……姊姊！你应当安静一点，把病医好了。

曼丽 我住在这里比什么都难受，比什么都苦恼。妹妹！你为什么限定要我住在这里呢？

梨娜 你有病——

曼丽 你为什么斤斤地计较这个病，一点也不想到我的痛苦呢？

梨娜 这个病是很危险的。

曼丽 我没有危险！危险在我的心上也有地位！假使有危险，我要出去，这就是脱离我的危险！妹妹，你不要管我，让我走吧！

梨娜 （为难，）我实在愿望你能够好生地医病……

（医生和看护妇推门入。）

医生 （向梨娜。）她的心脏病很不轻，现在正是危险的时期，你应当和她说，要她安安静静地在這裡，让医药慢慢地发生功效。

梨娜 （诚恳的望曼丽。）姊姊！

曼丽 （坚决的声音。）我没有病！就是我有病，我也不愿意医，并且医不医是在我，别人没有干涉的权力！

医生 你的病实在是不轻……我是为你的安全设想，所以才希望你好好的医治。

曼丽 谢谢你吧……但是我要走了。（挽梨娜，作欲走状。）

医生 假使你自己要走，别人当然不能阻止，那就随你好了。

梨娜 （诚恳欲哭。）姊姊！你还是——

曼丽 不！在这里，我的灵魂等于受火烤！

（曼丽牵梨娜走去，医生和看护妇同以异样的眼光望着她们。）

（幕徐徐地下。）

第三幕 山 上

布景：

周围是魁巍的松柏，杂以别种树木；树叶之繁盛，遮住月光，舞台上呈隐约朦胧之色。夜风吹来，有时可微闻远处泉水之滴沥，幕开时，丹莱著蜜色反领西装，头发蓬松，怀抱Violin，神态潇洒，立于密林之中，斜倚于古柏之干上，望着徐步前来之梨娜。

丹莱 （微笑，）你真象一个天使。

梨娜 我从此不愿听你这类的话。（坐于丹莱身旁之一块枯干的树根上。）

丹莱 （神态自然，）不愿听当然随你……但是我却要继续地这样说。

梨娜 那是对于我一点也不生功效的。

丹莱 这有什么法子呢？你居然能够欺骗你自己！

梨娜 你不要瞎说！我没有欺骗过别人，更没有欺骗过自己。

丹莱 你真是善忘！你连昨天做的事都忘记了！并且是何等重大
的事……

梨娜 不要说吧，我已经知道了。

丹莱 那么，你是不是欺骗你自己？

梨娜 （无语。）

丹莱 你居然写出那样的信，拒绝我，还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

梨娜 不要说吧，我没有欺骗我自己。

丹莱 你真的不爱我么？

梨娜 （又无语。）

丹莱 你为什么写那样的信给我呢？

梨娜 你不应该对曼丽那样的冷酷。

丹莱 这有什么法子呢？我不爱她。

梨娜 为了我，你应当对她温和些。

丹莱 我的天！她要的是爱，这能够勉强么？

梨娜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丹莱 她不要友谊，我有什么法子对她温和？

梨娜 （无语。）

丹莱 我知道，你是因为她才写信拒绝我，似乎为她惩罚我，使我难堪……但是你想错了，你这样只是骗到你自己，不能骗到我！

梨娜 她整天整夜的发狂！她已有了很深的病！

丹莱 我知道。

梨娜 她真是太痛苦了……这都是我害她！

丹莱 什么？你害她？

梨娜 对了。没有我，她或者不至于这样。

丹莱 你以为我爱你，才不爱她么？

梨娜 我不是这样说。

丹莱 那末，为什么呢？

梨娜 我说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总觉得都是我害她。

丹莱 （忽然笑起来。）你真象一个小孩子。

梨娜 不要这样说！你应该答应我的话！

丹莱 要我做什么呢？

梨娜 我的姊姊真是太痛苦了！

丹莱 你要我怎样？

梨娜 你应当想法援救她！她现在已病得很深了。

丹莱 我的天！除了爱她，我还有别的法子么？

梨娜 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丹莱 （默。）

梨娜 所以，我写那封信给你，因为她也是因为我自己。

丹莱 （沉默。）

梨娜 假使她不幸地死了，我也没有硬的心活在这世界……

丹莱 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

梨娜 因为你并不痛苦。

丹莱 可是你现在给我痛苦了，给我痛苦了！（凄默。）

梨娜 什么？你相信我吧，我没有给你痛苦的意思。

（丹莱和梨娜俱默。）

（夜风突来，飘过空间，吹动繁密之树叶，发出萧萧瑟瑟。同时送来一种低弱的悲切之歌声，声为“让苦酒醉死我心灵，免掉这悲哀之记忆。”剧台上呈寂寥凄凉之状。）

梨娜 （仰起头，作倾听状。）

丹莱 （也仰起头，望梨娜。）

梨娜 （诧异，）怎么？好象是我姊姊的歌声？

丹莱 （亦作倾听状。）

（歌声渐近，且词句明晰：纵是青光明媚，吾心亦永如败叶之深葬污渊！）

梨娜 （惊讶，）哎呀！我的天！她又跑到这地方来，又拚命的糟蹋她自己了！

（黯然。）

丹莱 （无语。）

梨娜 （向丹莱，慌忙状。）我找她去，我找她！（向左边奔去。）

丹莱 （抱着Violin，忧愁的寻思，低着头，缓步的来回地走。）
我有什么法子……（自语。）我不能……道德没有力量……
（曼丽从台边上。）

曼丽 （歌唱，）……向何处寻觅蔷薇，装饰我颓败之心！（忽见到丹莱，狂喜的奔跃而前。）啊啊，你，你，我的丹莱！

丹莱 （转过身，仰起头，眼光惊异的望她。）

曼丽 你为什么不说话？

丹莱 （退坐于树根上。）我不知道你来到。

曼丽 你现在可以说。

丹莱 你要我说什么？我的话，我不是已和你说过么？（镇静。）

曼丽 我不愿听你那样的话！

丹莱 那么我祝你晚安，祝你康健！

曼丽 （冷笑，）假使我会康健，那么骷髅也会跳舞了！

丹莱 （默。）

曼丽 怎么，你又缄默了？你何以总是对我这样的缄默呢？

丹莱 我不知道应该向你說什麼话。

曼丽 我要你说的话，你都知道。（冷望他。）

丹莱 （愁眉，默。）

曼丽 你的缄默比残月还可怕，比崖石还坚硬……

丹莱 我真没有法子。（低下头。）

曼丽 （严厉的望他。）你受了压迫么？我压迫了你么？我没有这种力量！我没有这种力量！（愤慨。）我的一切都给人家毁灭了！（悲愤，）哼！宇宙间还有比我更懦弱的人么？没有！永远的没有！（愤慨。）毁灭我一切的就是你……

丹莱 （仰起头，）我没有这种权力，并且我不敢，也不能！

曼丽 那末，我的眼泪流尽了，心血用枯了，灵魂崩败了，这是为谁呢？（愤恨的望他。）

丹莱 那也许是为我——然而我不能负这种责任！（依样镇静。）

曼丽 对了！（冷笑。）

丹莱 （低下头，声音诚恳，）我愿你忘记这些……

曼丽 （用力的冷笑。）对了！对了！

丹莱 无论你怎样的愤恨我，我都愿你忘记这些！

曼丽 （声音突兀。）你为什么要我死！

丹莱 （仰起头，惊讶。）我并没有——

曼丽 除了死，我不能忘记你！那末，你要我忘记，你不是要我死，是什么？

丹莱 相信我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曼丽 （冷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么？我活着，我不免使你觉得麻烦，觉得讨厌；所以，为了你的自私，你就要我忘记，要我死，对不对？（用力的冷笑，笑声坚决而沉痛。）

丹莱 我更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为你的安全——

曼丽 我的一切都给你毁灭了，我还能够安全么？

丹莱 （低下头，默。）

曼丽 喂！不要这样缄默，好么？

丹莱 我想不出话来对你说。

曼丽 我真恨你……

丹莱 你恨我好了。

曼丽 但是，这个恨就是我反面的爱！

丹莱 （默。）

曼丽 （眼光冷锐的望，胸部震动，忽狂奔而前，抱丹莱之头，欲吻。）

丹莱 （躲避，拒绝，以手推开她。）

曼丽 （声音激动而沉闷。）我……我为什么不能吻你？我要……

丹莱 （镇静。）放尊重些，不能这样无礼！（放下Violin，手理发。）

曼丽 （胸部愈震动，全身略抖，声音欲裂。）我爱你，我为什么不可以吻你？

丹莱 我不爱你，我不能让你吻！

曼丽 我硬要——

丹莱 那末，这是一种侮辱！

曼丽 我不管——（又欲往吻。）

丹莱 （拒绝。）安静一点吧！

曼丽 （抖索。）我已经发疯了，我要这样狂放！（冷望他，眼睛漾上泪水。）

丹莱 你要也不行，你不能随便侮辱人？

曼丽 为什么？我爱你，我吻你这是绝对的事！

丹莱 我不爱你，我不能让你吻，你也应当认为是绝对的事！

曼丽 （恨极，咬住牙齿，眼睛充满泪光，忽捷足而前，拿起Violin，抱入怀里，狂吻。）

丹莱 （站起，往夺曼丽怀抱之Violin。）不能这样侮辱我！

曼丽 （吻Violin，眼泪颗颗地滴其上，脸浮苦痛之笑。）

丹莱 你没有权利侮辱我！（夺回Violin，坐原处。）

曼丽 （擦去眼泪，望丹莱冷笑。）

丹莱 假使你要尊重你自己，你不应当侮辱人！

曼丽 （狂笑。）

丹莱 你应当尊重……

曼丽 （冷望他。）我的一切都给你毁灭了，我还能尊重么？

丹莱 至少，你不应当侮辱人！

曼丽 我侮辱你了么？我吻你！——

丹莱 你吻我就是侮辱我！

曼丽 为什么？

丹莱 你知道。

曼丽 为什么你不爱我？

丹莱 没有理由！

曼丽 为什么你爱梨娜？

丹莱 没有理由！

曼丽 （惨然，默。）

丹莱 其实，你的思想比她高超，你的人格比她伟大，你的爱比她狂热，你比她聪明，你很有雕刻和歌舞的天才，你也许比她还美……

曼丽 （愤激，）因为这样，你就不爱我了，是不是？（冷笑。）

丹莱 我不知道。

曼丽 那么，我爱你，你应当让我吻——

丹莱 那不能。

曼丽 你何妨让我吻？（冷望他。）

丹莱 那不能。

曼丽 这一点你都不能牺牲么？

丹莱 我为什么要牺牲？我不爱你！

曼丽 （恨极。）我真想知道你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冷，怎样的硬！

丹莱 你想是怎样冷，就怎样冷；你想是怎样硬，就怎样硬。

曼丽 （愤恨。）我要知道——

丹莱 那也随你。

曼丽 （冷笑，）随我？好！好！（眼泪落下，胸部异样震动，眉头深锁，放右手在腰间衣里，慢步走到丹莱面前，突拔

出雪白利刃，拼命的用力刺入丹莱之胸。丹莱惨叫一声，倒于地上。曼丽亦随着倒下。）

（稍微哑场。）

曼丽 （无力地站起，手上和胸间溅满血点，眼泪悄悄地流着，似痴似醉的望着倒在地上的丹莱。发怔少顷，忽兴奋起来，俯身去，拔出深刺在丹莱胸上之利刃，脸上突现悲惨的胜利之微笑。）啊啊啊！（声音欲绝。）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遂将这利刃用力刺入自己之胸部，无声的痛倒。）

梨娜 （在曼丽将倒时，从右边上，作寻觅状；忽见这惨景，惊慌失措的狂奔而前，失声大叫。）哎呵！我的天！我的上帝……

（幕急下，全剧完。）

原载1927年7月22日、23日、25日、26日、27日、28日、29日《晨报副刊》。

捉 狭 鬼

——独幕剧——

剧中人物：

夫

妻

妻的妹妹

布景：

一间很简单的画室。室内俱垂着黑灰色天鹅绒之幕。光线从前照后。左边有一小门，通别室。在右边，平列着四扇浅黄色之屏风；离屏风不远放一套沙发，一张小桌子，桌上放零星物件，其中有一架新式自鸣钟；沙发的对面，即室之左边，立一衣镜。其余的地方，均散漫地放着许多画具，如画架等等。

幕开时，妻和她妹妹，挨着脸，同坐于长沙发上，低声地读着一篇剧本。妻的年纪约二十二岁，很美，温柔并且活泼，头发乱蓬蓬地覆在头上，身穿粉红色舞衣。她妹妹约二十岁，颇象她，却身穿咖啡色印度细绸旗袍，仄仄的，浮出曲线的美。妻和她妹妹读剧本之声，只隐约可闻。幕开之后，略停了一分钟。

妹 （仰起头）真的，这篇剧本很有趣。

妻 （仰起头）对了。情节很新颖……

妹 你把对话记熟了没有？

妻 还记不熟？把剧本都读烂了。

妹 那末，我们来试演一下……

妻 从那里演起呢？

妹 我们从头演——

（自鸣钟忽响了三下）

妻 （欲站起又坐下）可是——我们现在试演不成了。

妹 为什么呢？

妻 钟不是已打三点了么？

妹 这对于我们的试演，有什么要紧呢？

妻 到了三点钟，他就要到这西室里来了。

妹 准是这个时候么？

妻 一刻钟也不会错……你赶快藏起来吧，不要让他瞧见了。一让他瞧见，我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妹 好……我就藏起来吧。（站起）

妻 不要忙。（站起，到另一沙发上，取了一件男西装的灰色夹大氅，和一项美国式细绒灰色帽子，交给妹，又郑重地从夹大氅的衣袋里拿出一枝雪茄烟。）你把这大氅穿上。记着！不要作声！咳嗽也不行的！并且，在恰当时候，千万别忘了吸雪茄烟。记得么？

妹 （含笑地）这都记不得，那还要演什么剧本？（一面说，一面穿上大氅，戴上帽子，走到衣镜前，照了一下，转来，向妻。）你瞧……（笑）怪样子！好好的一个人。变得不象男人也不象女人了！简直是一个什么妖精，……是不是？

妻 （笑）不用多嘴！赶快给我藏起来！你听，脚步的声音都来

了。

（妹藏到屏风后面。妻坐到原位。脚步之声渐近。）

妹 （从屏风后）来了没有？

妻 不要作声！从此不要作声！你难道听不见么，皮鞋橐橐橐橐的……

妹 （从屏风后）我……

妻 别作声……（拿上剧本，低头看。）

（夫从小门进。他的年纪约二十五岁，温和，恬静，但不甚修饰，穿一身旧的黑哗叽西装，领带打得歪歪的，挟着一块画板。）

夫 （快乐地）喂！

妻 （故意不理他，只看着剧本。）

夫 （把画板放到画架上，走到妻身边。）看什么……这样用功的读剧本。

妻 （仰起头）呵……（含笑）对不起！现在到時候了么？

夫 （看一下手表）已经三点过五分了。你在这里很久了么？

妻 刚来到。

夫 我想你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也没到别处去，……

妻 你一下午到那里去呢？

夫 教了两点钟课，还画了一张画。

妻 你现在还画那张“舞女”么？

夫 （凝视她，笑）为什么不画？我到这里做什么呢？有你做模特儿，我没有不想画的。

妻 你教了两点钟课，还画了一张画，我想你现在一定很疲倦的。

夫 正因为是疲倦，（含情的笑）画一画你这个模特儿。我就兴奋了。

妻 （撇一下嘴，微笑。）痞子……

夫 （快乐的望她，握她的手。）

妻 （赶紧把手收缩回来。）这不成！这不成！

夫 我……我只要一下，并且是轻轻的。

妻 就是轻轻的也不成。我们不是订过条约么，你没有画好“舞女”以前，不准向我接吻么？

夫 又不是在脸上——

妻 手和脸有分别么？手难道不值价么？好，以后你不要吻我的手。

夫 你瞧！不给人家吻，倒发人家的气。

妻 谁叫你看轻我的手？

夫 我只是想——

妻 你想吻，你就得赶快画完“舞女”画。

夫 好。我现在就画去。我想今天一定要画好的。（走开，拿了一个画架，把画架朝屏风立着，架上放着一块油布。布中画一个未完工之舞女像。）模特儿，请你预备吧！

妻 （斜斜地看他一眼，就站起，作舞女状，站在屏风前。）这样对不对？

夫 你自己瞧镜子！……（指正她）左脚往前些，头低下一点。对了！……不要动！……别笑！（开始画）

（场上约静寂一分钟）

夫 （忽然放下画笔，突然跑过去，要抱吻她。）我不想画了！我不想画了！

妻 （停止了舞女的姿态，急退避，坐到沙发去，以手拒绝他。）做什么？做什么？……这不成！不成！……

夫 （呆呆地站在她面前）我不想画了！

妻 为什么呢？

夫 （迟缓的）不为什么。

妻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画呢？

夫 我……我只想——

妻 （故意的）你想去休息一下么？真是，你应该去休息，你今天太疲倦了：单单教了两点钟课就够懒人的！

夫 我不——（眼光多情的望她）

妻 你有什么不快活么？

夫 没有。什么也没有。

妻 那么……我可想不出来了：你究竟是为什么不想画。

夫 你知道！

妻 （故意作想状）我么？我能知道什么呢？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夫 （喜）你真的知道？

妻 （庄重的）真的知道。

夫 那么——

妻 你不想画，一定是因为我的姿态做得不好了。

夫 （惊诧，又现点失望。）什么？你不应当这样说！

妻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画呢？我简直想不出来呵！

夫 你知道！

妻 我知道你不画完“舞女”，你就没有吻——吻我的权利。

夫 你……（局促的）你太美呵！

妻 什么？你不想画！就是因为这缘故么？

夫 （点下头）就是的。

妻 这还成？

夫 我实在画不下。画笔在我手上象一条铁棒，沉重得使我没有力，我实在没有法子画！

妻 那末，我变丑一点，就好了。

夫 假使你变丑了，你一定更可爱！

妻 许多人说你是画家，原来你还是一个——（笑）

夫 一个——一个什么？

妻 一……一个痞子！

夫 就是痞子也并不坏，有时痞子还很可爱——

妻 你真是瞎讲！

夫 本来是这样：只要是美的，艺术的，就是属于“痞”的方面也不碍事。

妻 但是，我不喜欢。

夫 不说这些了。……单凭真心和真意，我要求你——这还不成功么？

妻 自然不成。

夫 可怜呢？

妻 也不成。

夫 那末，你就是我的仇敌。

妻 什么？你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夫 你并且犯了谋害的罪。

妻 你听你说的——

夫 因为你不许我——我的快乐将变成苦闷，我的甜的心将变成苦的心，你要负这个责任！

妻 （撇嘴，故意蔑视他。）我可以说是一概管不着。

夫 （急变语意）假使你允许——你就是我的天使！

妻 （笑）但是我只喜欢做人！

夫 怎么，你一点也不动心么？

妻 真的，一点也不。……你不把“舞女”画好了，请你不要作这个想头。

夫 其实呢，只要你……让我这样轻轻的一下，（把手背放到嘴

唇上，做样子。)我立刻就可以把“舞女”画好了。

妻 我不信。

夫 假使我那时画不好，随你罚我什么就什么!

妻 (想一下)那末，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夫 (现出喜色)你说!你说!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妻 真的答应么?

夫 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自然说一句话算一句话!

妻 你坐下来。(让出坐位)

夫 你快点说……(坐妻身旁)

妻 去年这个时候，我同旧同学们，不是曾组织一个俱乐部么?

夫 知道。

妻 下一个星期三就到周年了。我们为庆祝这个周年纪念，并且想乘这个纪念的机会，大家来热闹一场。

夫 你们想怎样?

妻 听我说!到纪念这天，有音乐，有跳舞，有清唱，有新剧。

夫 你的意思是要我来帮一点忙，是不是?

妻 正是的。

夫 你说!

妻 她们把新剧的责任加到我身上——

夫 你要我撰一篇剧本，是不是?

妻 剧本已经撰好了，但是——但是还少一个男主角。(以柔媚眼光向他)

夫 (恍然，笑。)呵……我知道了!

妻 你答应我么?

夫 答应你什么?

妻 你不是说，你已经知道了么?

夫 我还得想一想。……你说的那个男主角，要什么样的人材

配呢？

妻 装糊涂！你只说，你答应不答应？

夫 假使要小白脸，恐怕我的朋友中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妻 你还要装糊涂？

夫 我说的是实在话。

妻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夫 你先说，那个男主角演的是什么？

妻 剧本是这样的——干脆说：这个男子是现代的新人物。象教授和文学家之类，他是一个热情的，又善于猜忌的少年，……他所演的就是吃他妻子的醋，以后知道是误会，又向他妻子去陪礼——

夫 我明白了。

妻 那末，你答应我么？

夫 （皱眉）在我的朋友们中，我想不出一个人来，来当这个角色。

妻 你又装糊涂！

夫 真的，我说的是实在话。

妻 谁要你去找？

夫 你要我帮助，不是这方面么？

妻 我就是要你——

夫 什么？

妻 要你——要你去演那个角色！

夫 （诧异，又现出难色。）这……这不成！

妻 你不答应我么？

夫 你再说一件别的事好了。

妻 我没有别的事，别的事也不须要你帮忙。我只要你答应我这件事！！（以柔媚眼光望他）

夫 我并不是不答应。我是没有法子答应。

妻 只要你答应就得了。

夫 你要知道，我一答应了，我就得去演那个角色去。

妻 那自然。

夫 我相信我不会演。

妻 只要你愿意，你一定演得很好的。

夫 我一点也没有这种信心。

妻 你不妨试一试。

夫 对于演剧，可以说，我简直是一个外行，一点经验也没有的。

妻 没有经验的人，有时演起剧来，比有经验的人还要好。

夫 那是天才了。

妻 我想你也不会怎样差。

夫 我自己很知道，演起剧来，必定要当场出丑的。

妻 我相信，你决定演得很好。

夫 我替你找一个人来，成不成？

妻 我只要你。……难道你不喜欢和我合演么？

夫 我害怕……

妻 怕什么？你只要把“假”认做“真”，就是把剧中的人物算是你自己，这就成了。再打一个比喻说：演剧和画画差不多。

夫 我不懂你说的话。

妻 画画不是要用心灵去体会，去思想，去结构，并且把整个的“我”溶化到画上面么？演剧也就是这个样。

夫 但是我相信，我只会画画。

妻 你怎样的去画画，你就怎样的去演剧，我包你一定演得不会差。

夫 那不限定……

妻 你不信，你就试一试。

夫 怎么试法呢？你说那个角色开头要“吃醋”，终尾要“陪

礼”，是不是？

妻 对了。

夫 “陪礼”我倒可以对付。但对于“吃醋”可以说：我简直就没有想象过。

妻 你不知道“吃醋”么？

夫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吃法。

妻 男人对于他妻子，尤其是自由恋爱的年青的男人，是没有一个不会“吃醋”的。

夫 这里面自然也有个例外。

妻 别的事情有例外。单单在“这里面”是绝对没有的。

夫 你疑心我也吃过醋么？

妻 你现在还不会。

夫 我相信，我是永远也不会的。

妻 那不尽然。男人最普通并且最特色的就是“吃醋”。你呢，只要这“吃醋”的机会来到，自然你也会吃起醋来。

夫 （惊诧的望她）你为什么说这些话？

妻 我说这些话，只是证明你可以演那个“吃醋”的角色。

夫 （为难状）吃醋这简直比学画还要难。

妻 不过，机会一来到，就比什么都容易了。

夫 你让我想一想……（思索）

妻 不必想；到那时候自自然然就成的。

夫 （为难状）的确难！

妻 相信我，我知道你，是比你自己还清白。

夫 你一定要我答应么？

妻 这倒不限定，你假使不答应。你现在就莫想和我接——接吻。（以柔媚眼光看他）

夫 （躊躇）我答应你别的事情，成不成？

妻 不——

夫 你现在太使我为难了。

妻 为什么“太”？

夫 假使我答应你去演剧，不就是承认我自己会“吃醋”么？

妻 “吃醋”未必全是坏。

夫 究竟是冤枉的。

妻 干脆说，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妻的妹妹从屏风后吸起雪茄烟。）

夫 这……（踌躇）

妻 你放心——

夫 （嗅了雪茄烟味，突现惊奇之色，皱起眉，又用力嗅了两下。）奇怪！

妻 （故意）什么事？

夫 （皱眉）真奇怪！怎么忽然有雪茄烟气味呢？

妻 （故意现不安之色）没有……没有。

夫 （又嗅了一下）不！……决定有！（眼光向四处观察，雪茄烟之烟丝从屏风后袅起。）

妻 （故意的）干脆说，你答应不答应？

夫 （见了雪茄烟烟丝，忽以疑惑诧异的眼光看她脸上。）

妻 （故意作惊惶之状）

夫 （迟重的声音）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妻 （低下头）没——没有什么。

夫 没有什么？你瞧，明明白白的，象一个人正吸着雪茄烟……不然，这烟味从哪里来呢？

妻 ………

夫 我又不吸烟。我的朋友也没有吸雪茄烟的。这明明是雪茄烟的气味。（又嗅）

妻 （仰起头，现出故意的笑态，）不管它！我们出去好了……

夫 （见妻之状，心更疑。）我不出去。

妻 和我出去，我可以让你——（低声）——接吻。

夫 你……你到底——（望她，又望屏风，脸已变色。）

妻 没有什么。（低下头）

夫 你……你一定有——

妻 你应当相信我。

夫 我倒愿意相信你……但是，你自己瞧，雪茄烟气味是从那里来的呢？

妻 我们出去吧！

夫 （渐怒）我说，你到底——

妻 （仰起头，用求怜的眼光望他。）我们出去好了。

夫 你到底——居然——是不是？

妻 （仍望他）我们出去好了。

夫 不！我不出去！我要瞧一瞧——（站起）

妻 （抓住他）不要瞧！……我们出去好了。

夫 （用力站起）我一定要瞧！

妻 （低音）你不要瞧！你应当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么？

夫 就是相信你，我也要瞧的！（站起）

妻 （随着他站起，抱住他手臂。）你相信我……为了我们的爱情……！你不要去瞧……我们出去好了。

夫 （怒）你居然——

妻 我没有什么秘密！

夫 没有？好，那让我去瞧瞧，有什么要紧呢？

妻 你不要去……

夫 为什么？

妻 为我们的幸福的生活。

夫 （见她言语支离，愈疑，也愈怒。）哼！……

妻 我们的生活，不是幸福的么？

夫 的确，以前是幸福的。

妻 现在也是幸福，以后也还是幸福。

夫 （不屑的）哼！

妻 现在我们出去好了。

夫 （狠狠的看她，忽挣开她的手，拉开两扇屏风，见了一个戴帽子，穿西装大氅，坐着吸雪茄烟的男人的背影，遂愤怒，即又黯然的默着。）

妻 （惊慌的站着，望他发呆。）

夫 （转过身，恨极的望她。）不要我去瞧，原来是藏着这样一个好宝贝！（无力的坐到原位上，叹息。）

妻 （默默地走过去，半跪的伏到他腿边。）

夫 （粗声的）走开！

妻 我……我求你！

夫 哼！（叹息）

妻 你，你一定要饶……

夫 你把我看作活傀儡，你何必又向我求饶。

妻 我是爱你的！

夫 爱我，谢谢你！

妻 你应当相信我……

夫 对了！我给人家骗够了，我还得相信人家。

妻 你不爱我么？

夫 但是，我现在却不敢爱了。

妻 你只管放心大胆的爱，不会错。

夫 到现在，我们恋爱的喜剧算是闭幕了。

妻 不，永远不！

夫 （冷笑）假使我还是一个活傀儡，那自然——

妻 饶恕我吧！

夫 饶恕？……（怒）走开！我不须要这样！

妻 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夫 （忽站起）让我到苦恼的地方去！

妻 （抓住他）不要这样说！

夫 让“你们”过那幸福的生活好了。（欲走）

妻 我是你的……

夫 以前的确是。（挣开，但忽见画架上之“舞女”像，更愤怒。）哼……还画什么“舞女”！（走前去，想毁坏画架和画。）

妻 （用力抓住他）给我留着！给我留着！

夫 （叹了一口气）好吧！横直我的一切都失掉了，剩一张画也不算什么……（又走）

（从屏风后忽响起极清脆的笑声。妹妹穿假装从屏风后走出。）

妹 （拦住姊夫的去路，向其行一鞠躬，在弯腰时，急脱去帽子，昂起头。）你瞧！

夫 （愕然）

妻 （忽然拍手大笑）

妹 （嘲笑似的向姊夫）你演那个角色是顶好的。（一面脱下大氅。）

妻 （胜利的笑，向夫，作嘲笑和骄傲之况。）我说过，“吃醋”的机会一来到，你自自然然也会“吃醋”的，现在对不对？

夫 （大悟，现出不好意思的笑。）你这个捉狭鬼！你这个捉狭鬼！（往抱她）

妻 (含笑, 作拒绝状,) 慢点! ……你还演那个角色不演?

夫 (快乐) 你这个捉狭鬼! (抱住, 吻下去。)

(妹在旁微笑, 幕急落。)

原载1927年12月24日、27日、28日、29日、30日、
31日《晨报副刊》。

资 本 家

——独幕剧——

剧中人物：

富成谷——天成棉纱厂厂主，四十五岁，身躯中而胖，
在发光的脸上留着中国式的八字须。

瞿温之——成谷之友，年相似，无须，身躯瘦长，是大
罗造胰厂厂主。

来 兴——成谷之仆人。

伍坚信——天成棉纱厂工头，年四十。

张柏群——天成棉纱厂副工头，年三十二。

工人若干（不出场）

警长一人。

警察四人。

布景：

一间中国式而设置洋式器具之阔绰的客厅。

开幕时，富成谷穿基本缎长袍马褂，戴小帽，含怒的，
蹙着眉，手里握着揉皱的一本理由书，独自地走来走
去。

成谷 （自语般）岂有此理！难道，真的，国家没有法律了么？
不，决不是！现在还有政府哩！然而……真是岂有此理！

接二连三的，什么要求，简直是贪得无厌，一次又一次，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岂有此理！棉纱厂也是一个营业，光明正大的，并不象一所鸦片馆，一处窑子窝！……厂主应该今天害怕这个工人，明天又得买好那个工人，是不是呢？要这样，资本家还成个什么？资本家不是没有一点人格了么？不就是资本家成为工人的奴隶了么？要怎样就得怎样，一次，两次，至于三次，……岂有此理！还不如把纱厂白送给他们倒好……这还成个什么社会？这真是，难道……不过，总而言之，要不是发了昏，中了什么毒，谁不是照常地安安分分的作工，闹什么玩意呢？……岂有此理！……并且——

（仆人来兴从侧门上。）

来兴 老爷！

成谷 真该死的东西……（用怒目看手里的理由书。）

来兴 老爷……

成谷 （转过脸。）啊……有什么事？

来兴 （低声。）瞿老爷来拜访。

成谷 请他到这里来。（又看理由书，更怒。）说什么生活困难，生活困难，老是这一句话！（冷笑。）然而，生活困难，多么时髦的一句话呀！（渐露得意之状。）

（仆人引瞿温之上。）

温之 做什么，这样得意洋洋的？（坐到沙发上。）

成谷 （转过身。）得了！什么得意洋洋，还不如说是令人气煞……

（坐其友旁边的摇椅上。）

（仆人献上茶和烟，下。）

温之 （从衣袋里拿出雪茄烟，燃上，吸了一口。）什么事值得

这样了不得。是不是昨夜的四圈又不开和呢？

成谷 打麻将的输赢那算个什么！你瞧（送上理由书），又是这东西，真是岂有此理！……

温之 （接过揉皱的理由书，念。）“全体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理由书”……（展开看。）

成谷 你说，温之，这不就是外国话“哀的美敦书”么？威吓，哼！工人居然威吓起厂主来，难道，真的，现在是无政府的时候么？

温之 （聚神的看。）

成谷 （自语般。）我不相信，工人会变成天不怕，地不怕，法律也不怕，可以任意的捣乱，任意的威吓，象一个土匪！土匪，其实说，土匪也还有许多顾忌，工人却明目张胆……

温之 （看完理由书，望成谷。）成谷，我说，你对于这事件要打算怎样办呢？

成谷 简直够不上去费神！

温之 总得有一个解决……

成谷 不理他，这就得了，这就是解决，而且是惟一的顶干脆的解决。

温之 （现诧异）这——我以为，不很妥当吧。（丢下雪茄烟的蒂头儿。）

成谷 不很妥当？我觉得这种解决是再好不过的了：既是痛痛快快，又绝了他们的欲望，免掉以后的许多麻烦。

温之 受了拒绝之后，工人们说不定会生起意外的举动——

成谷 那更好！假使他们有了什么反动，那末顶干脆的说一句，合则来，不合则去，有钱难道还怕雇不到工人来做工么？我就是这样办。

温之 （沉思。）

成谷 我不怕，你倒担起忧来了！（勉强的打了一个哈哈。）

温之 你应当静心的想一想……象你这种态度，结果是要弄糟的，不值得。

成谷 工人敢怎样？难道他们不受法律的管辖么？政府不是已三令五申，不准工人捣乱么？

温之 那不错。不过，你要知道，倘若到了“糟”的时候，损失顶大的却是你，不是那工人。

成谷 工人敢怎样呢？

温之 罢工是很明显的。

成谷 让他们“罢”去吧，看他们不做工吃什么！

温之 那末，你不是也要受损失么？

成谷 我把十万二十万来亏本，这在我只当是交易所的一次失败，可是工人就要饿死了。

温之 我总不赞成你这种办法。

成谷 你真奇怪！你居然不象一个造胰厂的厂主，却象一个为工人代表的工头！

温之 正因为我是一个厂主，是和你处在同样的地位，所以才替你担忧，替你设想。

成谷 但是你的意思，却和我正相反。

温之 你的意思简直是一条导火线，要烧掉你的财产……是要不得的！

成谷 什么？你，温之，你瞧你，你说出什么话来！

温之 凭我们老交情，我要说，成谷，你的意思简直是一条导火线——

成谷（急打断温之的话。）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温之 这是很明显的……

成谷 我说过，拿出一二十万来赔本，让他们罢工去，看他们能罢到多少时候！难道工人能够空肚子，或者吃空气，死等着，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才肯复工么？这样，不饿死一大批，那才怪哩！

温之 说来，这些工人也是很可怜的。

成谷 我只觉得是可恶！

温之 不过，就是单单在你的商业上面着想，你也应当想一个较好的办法，无论如何用严厉的手段是不行的。

成谷 对付这一伙可恶的东西，就是有了好办法，我也绝对不想用。

温之 得了！对于这一点小事，值不得生这样大的气！……其实，他们的要求也并不过苛……

成谷 （惊异）什么？……（冷然）旁边的人自然可以说风凉话！

温之 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风凉”的意思。

成谷 总而言之，倘若你是当事人，就不怕你不生气，不懊恼，不觉得工人是可恶！

温之 然而，（含笑）我早就经过这种事。

成谷 （诧异）你厂里的工人也向你捣乱过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报纸上面怎么没有登载呢？

温之 他们并没有向我“捣乱”。

成谷 那么——

温之 你听我说，却是我自己提出条件来，替工人来要求我自己。

成谷 （莫明其妙的望他。）

温之 于是我就自动的通告工人，把工资增加到三分之一，把十点钟的工作时间减少做八点钟，星期日不扣工资的放一天

假。

成谷 （恍然明白）你……你真发疯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

温之 做出这种的事来，我并不傻，也许正因为我是太聪明了。

成谷 （带点讥讽）这倒是一件奇怪的新闻呀！

温之 然而这新闻并不奇怪，倒是每一个资本家都应该去做的一件极平常极浅显的事——因为，我们既生在这个时代，碰上这个潮流，而我们又正是资本家，所以我们应该要知足，应该知道我们是物质生活顶富裕的幸福者，同时也应该想到为我们增加或创造物质享受的那些贫苦的工人，那末，纵不说是为世界的潮流，为人类的平等，便只是单单为我们的资本更加充实，更加扩大的方面打算，我们是必须和工人相安，使他们在极低限度的生活上得到满足，彼此发生了感情，同心的努力着，使我们的商业能发展到无限——这一件事不必是聪明人就容易见到的，绝对不是什么奇怪……

成谷 （惊愕着，忽然不快乐的打断温之的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温之 你不喜欢听么？这随你！不过我还要再说两句话：我所以这样做，差不多是完完全全为我的自私和自利的心；然而，自从我自动的把这事布告给工人，他们是何等的欢乐，何等的感戴，当时就把我看作何等可敬和尊贵的人，并且对于工作，他们也都更用心，更努力，往往在八点钟里所拚的工作都超过那平常的十点钟……

成谷 在我，我可不愿吃这种的眼前亏。倘若我早知道，无论如何，我是不让你这样做的。哼！多么的屈辱呵！一个资本家居然柔软到这地步，我——至少是我，我宁肯作别种更

大的牺牲，但是这眼前亏我可不愿吃！（仆人上）

来兴 老爷！

成谷 （以眼光望仆人）唔！

来兴 两个工人代表要见老爷。

成谷 唔……好，叫他们进来！

来兴 是。

成谷 （迟疑了一会，忽叫。）来兴！

来兴 （转身来）着！

成谷 告诉你，听着！我一按电铃给你，你马上就打电话给吴署长去，说是我要他马上派警察来，越快越好！听见么？

来兴 是！（下。）

温之 怎么，你真的要把这件事弄到糟糕么？

成谷 与其接二连三的受麻烦，还不如就这样的干干脆脆。

温之 成谷，你决不可用这种严厉……

成谷 请你不要阻止我！

温之 用严厉的手段只会把事情弄糟的……

（伍坚信和张柏群上，向成谷行了一个低的点头礼之后，就笔直的站着。温之现愁闷之态，又燃上雪茄烟。）

成谷 你们有什么事？

坚信 我们的理由书，想厂主必定已看过了。

成谷 我不是要你们向符经理去接洽么？

坚信 不错。也就是因为我们见过符经理，他对我们说过厂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到这里来。

成谷 到这里来，你们要怎样？

坚信
柏群 我们的意思——

成谷 （不耐烦的）干脆的说！

坚信 我们的意思全写在理由书上面……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困难，要不然，我们也不敢屡次来麻烦厂主。

成谷 你们要知道，去年和今年的纱厂买卖都不很好，差不多等于白费力，所以你们的“要求”达到了，我的纱厂就得关上门。

坚信 不过我们的希望并不大，我们只想能够生活得过去就成，我们很知道自己本分，所以我们的要求是逼不得已，也就是我们的苦处，想厂主必定要原谅我们，给我们帮助！

成谷 你说的倒不错！

柏群 我们的实情是这样。

坚信 我们并不是瞎说，我们生活困难的境况，谁都可以看得见的，想来厂主也知道。

成谷 我的意思，符经理不是已对你们说过么？

坚信 说是说过了。不过，厂主那样的意思，我们太觉得失望，我们做代表的，也不好转达给工友们。

成谷 我的意思就是那么样。

坚信 所以我们又来麻烦厂主，希望厂主给我们帮助，接受我们的要求！

成谷 你们的要求，我不是已答应过两次么？你们接二连三的，一次又一次，可是这一次我的意思就是那么样。

坚信 头两次虽说厂主曾接受过我们的要求，但只是要求的一部分……

柏群 假若头一次厂主就答应我们，把我们的工资增加到四分之一，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只剩九点钟，我们自然早就满足了，自然不至于一次又一次的来麻烦厂主。

坚信 我们是逼不得已才这样。

成谷 笼统的说一句，这一次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

（坚信和柏群互相望了一下，似各表示坚决的意思。）

坚信 倘若厂主要执意拒绝我们的要求，那末我们也没有法，我们只能转达给工友们，恐怕他们……这还得厂主自己想一想。

成谷 （带怒）什么？你们想威吓我么？

柏群 我们那敢！我们也不想这样！我们所想的只希望厂主原谅，给我们帮助，使我们不至于太困苦于生活的艰难，我们除了这个并没有别的奢望！

成谷 你们要知道，国家还有法律存在，政府已禁令工人任意勒索，任意罢工……

坚信 我们全知道！我们是比谁都愿意国家有法律存在，假使这法律是讲公理，讲人道，而不是讲贫苦的工人应该为工作而致病，为工作而饿死。……

柏群 政府禁令我们罢工，这真是我们极痛心的事，我们非常遗憾，政府竟没有察觉到工人的苦痛，工人之所以要增加工资，要减少工作时间，是完全为生活所逼，政府是应当给我们的这种权利的。

成谷 不要说了！我没有工夫听你们乱讲！

（温之见情形渐趋险恶遂插口。）

温之 成谷！你有事你就走吧，让我和他们商量商量，……

成谷 我没有事……

温之 （向坚信和柏群）你们的苦衷我很知道一点，你们的要求自然是逼不得已，其实也是很应当……

坚信
柏群 （含笑地）是。

温之 刚才你们二位所说的话也是很合理……

坚信 （含笑地）是。……您恕我还没有请教！

柏群 （望坚信，急忙的接上说。）你不认得么？这位就是大罗造胰厂厂主，瞿温之瞿厂主！

坚信 （陪笑地）啊……失敬失敬！瞿厂主是知道我们工人情形的，您老人家想，我们的生活困难不困难？

温之 实在的，这两年来，生活的程度越趋越高，无论什么人都得受这影响，你们自自然然也不能独成例外。……

坚信
柏群 是的。

温之 不过资本家也有他的难处。譬喻说，你们的富厂主，他就有极大的苦处！假使不因为日本人的竞争，棉纱厂的商业不致受那影响，如今差不多成了亏本的状态——反过来说，假使你们的棉纱厂日见发达，那末，你们的富厂主自然会容纳你们的要求，你们二位说，这点对不对？

坚信 对的，……

温之 其实哩，资本家和工人应该象是一家人，要这样，大家努力去干，中国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希望，必如此，中国的国权才不致外溢！

坚信
柏群 是的。

温之 所以，资本家应该和工人联络感情，工人也应该体谅到资本家的难处。

柏群 瞿厂主说的真是精确之言！瞿厂主可谓是真正的知道了我们工人的一个资本家！我们也知道棉纱厂因日本人方面的关系，商业不很发达，所以我们的要求是极低极低限度的，可说是我们忍痛的体谅到厂主，我们只希望把工资增加到四分之一，把工作时间只减少到九点钟，并且星期日还不要放假。瞿厂主，您老人家说，我们算是奢望么？

坚信 其实就达到我们这种要求的目的，不是还不及瞿厂主那里对待工人的待遇么？

温之 不过情形有点不同——我的造胰厂的商业却是很发达的。

柏群 所以我们才提出这种最低的条件，然而——然而厂主竟拒绝我们！

坚信 最后，把我们逼到无法，我们也只好——

成谷 （忽然怒极的）拒绝，对了，就是这个拒绝！你们要怎么办呢？罢工么？好，你们罢去就是的！

（温之见成谷暴躁，把局面又弄僵，颇现不豫之色，默然，燃上雪茄烟，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坚信 厂主！假使我们竟不幸而至于罢工，但是这罢工绝对不是威吓，他没有甚么恶意的作用，只是我们工人全体痛苦的表现，我们太受压迫了！

成谷 说什么？压迫？岂有此理！……

柏群 我们的理由很充足，而且很正当！

成谷 干脆一句话：你们要罢工就尽管罢工吧！

坚信 倘若厂主始终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自然要罢工。

成谷 你们真的敢罢工？

坚信 我们的罢工是表示我们全体的痛苦，我们当然敢！

成谷 （更怒的，发冷笑。）好！好！……（站起，走到身后的圆桌上，按了电铃。）

温之 （急阻止）成谷！不要按，不要按！（见电铃已响，知事情无可挽回，遂低头叹了一口气，又继续着很无聊的吸雪茄烟。）

成谷 （坐到原位）就是这样办吧！

柏群 但是，我们却愿意在这里多站一会，请厂主再想一想，……我们实在用极诚恳的心，要求厂主给我们一点帮助——

成谷 我说怎样就是怎样，一点也不会改变，你们尽管去行你们的事！

（忽从门口，传来了群众喧嚷的复杂声音。）

坚信
柏群 那——那我们只好……

（仆人上）

来兴 （慌张地）老爷！老爷！

成谷 什么事？

来兴 来了许多工人，聚在大门口，许多……许多工人！

成谷 （惊诧，旋即发怒。）什么？来了许多工人？岂有此理！……你打过电话没有？

（温之亦现惊诧，默望成谷。）

来兴 早打过了。

成谷 再打去！越快越好……去！

（来兴下）

成谷 岂有此理！……（向坚信和柏群）你们煽动工人，聚到我大门口，这究竟要怎样？想威吓我么！岂有此理！

坚信 （毅然）厂主！请你不要随便诬赖人！我们并不曾煽动，而且，假使不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受压迫，即是煽动也不会生效力。自然的，工人们到厂主这里来，他们也绝对不是威吓。

成谷 那末，你们聚到这里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坚信 我们么，我们聚到这里来，至多也不过听厂主的答复——答复我们生活的命运罢了。

（复杂之声又起，且更大。）

成谷 你们听，这成个甚么样子！这样的叫嚷，简直是甚么土匪劫舍的行为……真是岂有此理！

柏群 厂主，你既然决心的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也无法可想，但是我们除了罢工，我们决不会有甚么别的暴动；你放心！至于大门口的工人们，他们多半是来听消息，没有别的意思，只要把厂主的拒绝通告给他们，他们自然会散开的；你也放心！

成谷 我敢怎样说，我就有力量去怎样做！（坚信和柏群欲告别，但突然奔来了群众类乎暴动的扰乱，大家全惊诧的迟疑着，而警长同武装警察四人，便健步的走进。）

坚信 （坦然地望警长和警察。）

柏群 （以愤怒之眼光望坚信，表示心中的激昂。）

成谷 （现得意之色，向警长点点头。）啊，陈警长！外面闹成甚么样子呀？

警长 没有甚么，工人已被赶散了。

成谷 这一伙东西真可恶……（警察四人便监视坚信和柏群。这时那扰乱之音已渐远。）

警长 署长命我们到这里来，不知道富厂主有甚么吩咐。

成谷 谢谢你们署长！我这里倒没有闹出甚么乱子来，只是工人又要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并且他们就要预备罢工了，这两个就是工人的代表。

警长 （望坚信和柏群）你们是工人代表，对不对？

坚信
柏群 不错。

警长 你们为什么还做代表，难道你们不知道政府已不准工人结合团体，向厂主作任何的要求么？

坚信 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的要求是极低限度的。我们是被生活困难所逼，而且我们的要求可说是等于乞怜，……

警长 （严厉）不要说“但是”！你只说，你们现在已犯法了，

知道不知道？

柏群 这不能算做犯法！法律上难道不容工人生存么？难道要把工人饿死么？

警长 （狠望一会，忽大声喊，向那四个警察。）带住！（两个警察站开去，举枪口向着坚信和柏群，另两个警察就拿出麻绳来，把他们倒手的绑着。）

坚信 （激昂的）这算是犯法，是多么的可笑！工人是应该饿死，法律上是这样写着么？

警长 住嘴！（向成谷）富厂主！我想把这两个带到署里去，因为他们已犯了禁令，……

成谷 （得意之状）这是你的职责，你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也没有意见。

警长 （点了头）好……再会！（向警察）带走！
（警长，警察，坚信，柏群等下。）

成谷 （余怒未消的）真是岂有此理……

温之 （益现不豫之色）成谷！你太过火了，对于这点小事，真不必这样发大气，越弄越糟！

成谷 这能怪我么？工人太岂有此理了，敢成群结队的来到，敢向我示威。

温之 你假使稍微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也不至于这样。

成谷 你瞧，你说的话，简直等于要我受侮辱，要我象一个怯小子，……

温之 你为甚么忽然变得这样固执？凭我们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你想想，我能够捉弄你，要你受侮辱么？我是说，我们并不在乎三万五万元，只要能平安，只要于我们没有害，我们不妨容纳工人的要求，充其量也没有多大的损失。

成谷 总而言之，我说过，眼前亏我是不愿吃的，钱——五万八

万能算个甚么！

（隐隐地传来了救火车之急促的铜钟声。）

温之 得了！咱们不说这些吧！

成谷 （担忧甚么似的）温之，你听着，好象是救火车声音，是不是？

温之 大约是吧。

（电话之铃声急响）

成谷 这才讨厌，怎么把铃摇得这样响！（懒洋洋地站起，走到背后之小几上去接电话。）喂！……是的……什么？……

（实现惊慌之色）大声说！大声说！……什么！工人！……多少人？……真的么？……工人……放的火！……已经……岂有此理！这该死的东西！……啊啊！……知道了！知道了！……真该杀！真该杀！（放下耳机，极愤怒的走到原位，却站着发痴似的默想。）

温之 成谷！工人闹出事来了，是么？

成谷 谁说不是！真岂有此理！这该死的东西！胆敢这样——放火，放火，这该死的……

温之 （低低地长叹一声）我早就料到了。

成谷 该杀的！……这伙工人，恶极！……岂有此理！……

（幕下）

原载1927年12月13日、14日、15日、16日、
17日、19日《晨报副刊》。

幽 灵

——独幕剧——

说明

因为人类中有一种罪恶。
这罪恶就是为了自私的满足而妨害别人的自由！
所以在一瞬间便有无数的生命，
在这种权力底下颠沛，毁灭，但是这些人各因他所受的
压迫而存在他自己的灵魂，
并且从这灵魂中各把所有的愤慨，
用相同的命运使彼此亲近，彼此了解。
大家联络起来，
要作一个纯洁的，真正的，对于一切不平的反抗。

剧中人物：

工人——甲，乙，丙（为工作死的。）
兵士——甲，乙，丙，丁（为打仗死的。）
诗人（为悲哀死的。）
著作者（为忧郁死的。）
舞女（为愤怒死的。）
乞丐——甲，乙（为饥饿死的。）

时代：

西历一九二八年。

地点：

空间的某一部。

布景：一个惨澹的铅一般的天色。

（幕开，工人甲乙丙已登场。）

工 甲 这两天来我特别的苦恼啊！

工 乙 但是我不愿意听“苦恼”两个字。

工 丙 对了。我们应该说，这两天来我们特别的感到愤怒。愤怒，这字眼是有一种强的力量的。

工 乙 我非常愿意听，假使别人说出有力量的话。

工 甲 不要再误会我。我说苦恼，并不是我的弱点，我相信作起甚么事来，我不会躲在你们后面，苦恼也有苦恼的力量啊。

工 丙 我知道你是勇敢的，但是我也希望你勇敢的话。

工 乙 对！“苦恼”是怎样的颓丧啊。

工 甲 不必在这两个字上计较。我们且说我们的努力……多么可悲的努力啊。

工 乙 勇敢的人就应该有坚毅的沉默，不应该什么悲呀哀呀的说。

工 丙 我们努力是怎样呢？

工 甲 我们的努力，就是用我们的命运去团结和我们同样命运的人，不管和我们是不是处在同样的阶级。我的意见是这样。

工 乙 我赞成。

工 丙 我也赞成。

工 甲 你们没有意见么？

- 工 丙 我倒有一点，就是说，我不愿资本家来加入。
- 工 乙 我也有一点意见，我的意见是：如果资本家也和我们是同样的命运，我们是应该认他做同志。
- 工 甲 这不错。然而到世界末日的那时候，我相信，资本家依样的资本家，他的命运也只是资本家的命运。
- 工 丙 对了。
- 工 乙 我们要怎样下手去团结呢？一个人容易看出他的面貌，不容易知道他的心啊。
- 工 甲 如果我们努力着，我相信，终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的。
- 工 乙 我预备着极诚的心来庆贺。
- 工 丙 我现在先为这个努力祝福。
- 工 甲 但是我希望，凡事不要乐观，乐观会把我们的目的抛远了。
- 工 乙 真对。你究竟还不失是一个勇敢的人。
- 工 丙 低声些！你瞧，那边不是来了一个人么？
- 工 乙 好象是。
- 工 丙 简直就是的——啊，越走近了。

（诗人上）

诗 人 （念）

“人间筑满茅厕，
粪蛆将占领了这世界，
你，倨傲之诗人，
远去，惟海水能与心琴谐和！”
痛哭这哀声，
我的心战栗如风前“铁马”；
生的足音既如熄灭之灯，
我亦无须乎上帝！

奴隶向苗子磕头作揖，
清风唱淫靡婉变之歌，
我的烦恼，遂蜂样飞来。
击碎泥团捏成之鼓，不闻鼓声。
我的哀戚，如一堆残雪，委之路隅。
春色染绿了黄瓦红墙之古城时，
我尚踟蹰徘徊于沙滩。
吁！那檐际雨点下掷如一群死燕。
我明了生命之神秘，
泪眼睨天，雨来天半！
我愿乘大鹏之翼离去人间，
不再见世人用笑与哭为面部装饰；
我欲银河洗脚，月边吸烟！

工 甲 （自语）我的心充满着同情啊！

工 乙 你瞧，又走远了。

工 甲 快点，不要失掉他，我们大声的叫吧。

（工人甲乙丙同声叫：过来，念诗的朋友！）

诗 人 （前来）我真奇怪，我不愿什么人听见我的诗，但是我总是自己念出诗来，给人听见了。

工 甲 给人听见了。有什么要紧呢？

诗 人 我只是，不愿无端的又得到一番嘲笑。

工 丙 对了，世界上嘲笑的事太多啊！

工 乙 但是人类的罪恶比这嘲笑还重。

诗 人 我非常诧异：你们怎么不给我嘲笑呢？

工 甲 一个人没有嘲笑别人的权利。

诗 人 然而人间常常有嘲笑啊。

工 甲 嘲笑别人也就是表现自己的浅薄，自己的冷酷，总而言

之，是表现他自己是一个罪恶的人间的人。

诗人 （笑）今日可谓我最有福的日子！

工乙 是什么缘故呢？

诗人 我非常不相信我现在是真正的遇着你们。

工甲 然而这也算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我们又多了一个和我们同感的人。

诗人 倘若你们也有过不幸的命运，那末我就用我命运的不幸来同情你们。

工乙 不。我们现在正应该庆贺啊！

工丙 我愿说一句激烈的话：我们的同情要占遍全世界！

诗人 我愿意作这个同情的随从。（工人等和诗人握手，默。）
（兵士等上。）

兵甲 谁都恨我们……

兵乙 谁都看我们是人类中的最坏的。

兵丙 谁都承认我们没有心肝，没有人格，……

兵丁 谁都怕我们——其实我们比谁都应该受点怜悯！
（兵士和工人诗人遇着。）

工甲 你们的话不怕给别人听见么？

兵甲 敢说出来的，就不怕。

兵乙 我们已给别人怕够了。

兵丙 难道说自己的话还得顾忌么？

兵丁 妨害我自由的就是我的敌人！

工乙 勇敢啊！

工丙 我们须要这种同志。

诗人 今天真是我有福的日子！

工甲 老实说，我们全是被别人剥夺了自由……

兵甲 你们是工人，对么？

工 乙 从任何地方都看得出来。

工 丙 惟一证明的是我们忍耐着工作的心！

兵 丁 我是一个兵，然而不打仗的时候就修马路——这不是等于半个工人么？

工 甲 就是兵，倘若和我们是同样的命运，我们也愿献出我们的心！

兵 乙 我们惟一是一个不幸的，被牺牲的命运啊！

诗 人 可喜啊，命运把我们成一个好友，使我们走上一条路！
（念）
在这里没有贫富，
在这里没有阶级，
在这里的只是我们不幸的命运！
在这里没有自私，
在这里没有骄傲，
在这里的只是不幸命运的联络！

兵 甲 呵！你原来会作诗！

工 甲 他原来是一个诗人啊！

诗 人 不！应该这样说，我是一个一切被压迫者被牺牲者的同志！（兵士等和工人等同时鼓掌。）
（著作者上。）

著作者 我自己的忧郁，又偏偏逢着别人的欢乐。
（诗人和兵士工人等大声欢笑。）
有甚么可乐的，喂？
（诗人等现惊讶。）

诗 人 可乐的只在别人身上。

工 兵 人 士 可乐的只在别人身上。

著作者 好一个可乐的只在别人身上。
诗 人 不必讥刺啊。
著作者 应讥刺的事情我就要讥刺。
工 乙 勇敢啊。
工 丙 我们需要这种同志。
工 甲 对的。但是，你，误会我们了。
著作者 你们刚才不正在放声恣意的大笑么？
工 甲 我们的大笑是另一种意思。
著作者 对了，杀人者也有他的充足理由。
诗 人 误会了我们，或者正是你自己的损失啊。
著作者 我不妨听一听你的解释。
诗 人 我们的大笑是庆祝我们不幸命运的联络。
著作者 用什么来证明呢？
兵 士
工 人 用我们的不幸的命运。
著作者 啊！如果这不是一个梦，我愿意祝福你们和我自己。
诗 人 今天真是我有福的日子！
著作者 我用我著作的力量来和你们发生友谊。
兵士们 我们用毁灭刀枪炮弹的志愿来接受。
工人们 我们用身体的劳苦来保存。
诗 人 我用我作诗的灵感……（诗人工人兵士著作者各相抱。）
（舞女上）
舞 女 人类是肉欲所造成，人间就是这肉欲麇集的地方。尤其是男人，的确是，更没有好心，我看透了，妖艳的姿色是男人所要的玩品，金钱就是得这玩品的工具！……我只是用我的跳舞来维持我的生活呀，但是男人千方百计的想享受我的肉体……没有灵魂的人类！（忽注意到诗

人等) 我又碰上男人了, 也可以说, 我又走到恶魔所住的地方了。

著作者 但是, 我们还不见恶魔在这里。

舞女 男人全是恶魔!

诗人 我们敢在你面前求到一个例外。

舞女 你就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男人!

著作者 你心中是充满着多少愤怒啊!

舞女 不要紧, 愤怒已成了我的习惯了。

兵士 我们所愿望的正是有愤怒的人。

舞女 为什么呢?

兵士 有愤怒的人才勇敢作一切不平的反抗。

舞女 你们也想反抗一切不平么?

兵士 这正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志愿。

诗人 我同情一切被欺的人。

著作者 倘若你真正的有了愤怒, 我们敢希望你把这愤怒增加给我们, 使我们更有力去作反抗运动。

舞女 那末, 我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大家欢呼。)

(乞丐上。)

乞丐甲 多么快活呵, 这快活就是别人给乞丐的难受。

乞丐乙 世界上的人, 最被冷落, 被鄙视, 被讨厌的, 就是我们乞丐了。

乞丐甲 好象乞丐并不是人。

乞丐乙 然而乞丐更不如什么东西。你瞧, 比如一张桌子, 一只茶杯, 不是都受人相当的看待么?

乞丐甲 对了。我们应该说, 在世界上, 不如一切的, 是乞丐!

乞丐乙 然而乞丐也是人类中一个人。

乞丐甲 我相信，有权力反抗一切的也只是乞丐啊。
(诗人等注意到乞丐。)

舞女 过来，慢慢的走，大胆些！

乞丐甲 我不怕一切。

乞丐乙 我觉得怕我的应该是别人！

工人乙 勇敢啊。

工人丙 我们所需要的同志！

舞女 想一想，不要这般傲慢，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好人。

诗人 恶意不能在我们这里存在。

乞丐甲 到世界上有好人的时候，宇宙早就破灭了。

乞丐乙 那时候乞丐依样存在。

著作者 倘若你允许我说，你们也太愤怒了，对么？

乞丐甲 这倒是。

乞丐乙 然而乞丐的愤怒也只有乞丐能知道。

兵士
工人 那末我们也算是乞丐。

乞丐甲
乞丐乙 为什么呢？

兵士
工人 因为我们也有这种愤怒啊！

诗人 在愤怒的人是带着不幸的命运，这命运是打破一切阶级；所以我同情和我同感的人。

乞丐甲
乞丐乙 你们不是很快活的么？

诗人 快活永远不会亲近到我们！

兵士
工人 我们是不幸的！

舞 女 但是我们现在却希望有更多的不幸的人。

乞丐甲
乞丐乙 为什么呢？

舞 女 因为这样，我们将充实我们反抗的力量。

乞丐甲
乞丐乙 如果你们是表现着真的心，那末我们就愿意贡献我们的
愤怒！

（大众欢呼。）

诗 人 我极诚恳的为我们命运联合的祝福！

著作者 我预先想象一个和平的时代！

舞 女 我愿作那个时代的同志的爱人！

兵士们 我们永远不见那刀枪和炮弹！

工人们 我们极忠心的为幸福而工作。

乞丐们 我们愿意作一切幸福的施与！

大 众 实现我们的愿望。

录自胡也频著戏剧集《别人的幸福》，1929年12月

8日华通书局出版。

绅士的请客

——两幕剧，后一幕是第二天的事——

人物：

绅士

绅士太太

厨子

听差（李三）

老妈（陈姆）

地点：

一个省城中

时代：

民国十七年某一日

第一幕 绅士的客厅

布景：

一间半新半旧的客厅，其中的陈设，极不统一，有沙发，藤椅，竹榻，和红木器具等类，但都是古旧和贱价的东西，一见便可知道是零星从拍卖行中买来的。厅之四壁，挂满字画，居中的是一幅《朱子家训》的中堂，其两旁夹一副对联，联为“处世务行仁义事，立身须存忠孝心”。悬于中堂上之横额，则为“书香之家”四个大字。厅中有两门，一通书房，一通外室，都垂着布帘。幕开时，绅士太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面看账簿，一面打算盘；老妈站在她背后打扇子；厨子站在她斜对面报账。

厨子 （单调的声音。）豆腐四块八个铜板；豆芽菜半斤四个铜板；一个铜板醋；十个铜板酱油……

太太 （停止打算盘。）什么？酱油用了十个铜板么？

厨子 对了。十个铜板还不很够呢。

太太 瞎说！那里会用这样多。

厨子 太太！你一知道酱油的价钱，你就会知道一天用十个铜板并不算多，并且酱油现在又涨了价。

太太 又涨价！什么东西一给你去买就都涨价；假使再用你到半年，不是连一斤豆芽菜也要卖到两毛大洋了么？

厨子 太太，你以为一天用十个铜板的酱油，算多么？

太太 也不算少。

厨子 你想，七八个人吃饭，每个人吃两餐，分起来，一餐一个人还吃不到一个铜板的酱油，这能够算多么？

太太 不要罗叨！快说，还买了一些什么？

厨子 两个铜板蒜头，五个铜板黄花菜——五个铜板黄花菜——

太太 还有没有？

厨子 （想。）还有——还有小白菜——小白菜四个铜板，蚕豆四个铜板；还有——（想。）

太太 没有了吧。

厨子 （想。）

太太 共总三十八个铜板。（又看一看算盘。）三十八个铜板，不错。

厨子 不，不止。

太太 那末还有什么呢？

厨子 还有——还有四个铜板雪里红。

太太 那末，一共四十二，对么？

厨子 对了。

太太 两毛大洋换六十六——

厨子 那里？——只换六十四。

太太 昨天不是一毛钱换三十三么？

厨子 今天只换三十二。

太太 （眯一下眉。）那末还剩二十二个。

厨子 （数铜板）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二，——得了，统统在这里。（把铜板递上。）

太太 （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一——不对呀！

厨子 对，是二十二——一点也不会错。不信，你就再数看看。

太太 （又数。）一五，一十，……唉，算了，真麻烦！

厨子 没有错。——明天买什么菜呢？

太太 明天么？——老爷请客！

厨子 请客？（悄悄向老妈作一个鬼脸，表示一种希奇的事。）
请多少客？

太太 请三十六人。

厨子 那末，至少要预备三桌席。

太太 不！有两桌席就够了。

厨子 一桌席能够坐十八人么？

太太 十八人自然不好坐。

厨子 那末，两桌席怎么够法呢？

太太 蠢东西！亏你做厨子，连这一点巧处都不懂么？请是请三十六人，来的却不限定——譬喻说，被请的人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头痛，或者是伤风，或者他们家里的人出了不好的事故，没有法子来，这样等等，那末，假定三个人中有这么的一个，岂不是请的虽说是三十六个，而来的只有二十四么？二十四个客，分作两桌，一桌坐十二人，不是顶合式么？

厨子 （现出吃惊的好笑的神气；又向老妈作脸色，老妈也含笑的报以同样的意思。）

太太 并且，尤其是这几天，——你没有听说么？——满城里都生了一种时疫：差不多人家都得了“拉稀病”，得了这种病的，就得“禁荤”。……所以，能不能有二十四个人来，还是疑问呢。

厨子 （忍着鄙屑的笑。）好吧，两桌就两桌。

太太 说不定，两桌席还有富余呢。

厨子 一桌席要多少碗菜呢？

太太 不要太多，多了吃不完，白糟蹋，但也不可太少，少了，不象样。

厨子 那末是不多也不少——

太太 对了。

厨子 那末到底要多少碗菜呢，

太太 四冷碟，四炒盘，四大碗。四大碗中要一大碗是全鸡，一大碗是全鱼。

厨子 这够么？

太太 够了。

厨子 好。那末，买两条大鱼，两只鸡——

太太 （惊诧。）什么？你说什么？

厨子 我说，买两条大鱼，两只鸡。

太太 不，不，不用！一条不很大的鱼就够了，鸡至多也只要一只。

厨子 这怎么能够呢，两桌席只用一条鱼，并且都要全个的？

太太 自然能够。

厨子 自然能够？——除非不是用全个的。

太太 就是用全个的也够。

厨子 我实在不知道。

太太 蠢东西！当厨子，连这一点妙处也不懂，你还赚什么工钱？每月两块半！

厨子 这妙处我实在不懂得。

太太 蠢东西！听着，我告诉你。

厨子 是！（低声自语。）这从没有听过的新闻，简直比一只牛生两个脑壳还希奇呢。

太太 不要多嘴！听：一条鱼切做两片，平平的放着，一片做一碗，从上面看，不都是全个的么？（厨子和老妈都笑了起来。）鸡呢，鸡也这样办。

厨子 太太！这样的妙处，我实在连做梦也没有听见过。（悄悄

向老妈作鬼脸。)

太太 所以你是一个蠢东西，白白赚工钱!

厨子 不过，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是太太一个人才想得到，不是么?

太太 俗语说：穿不穷，吃不穷，不会打算就会穷，穷到一辈子!你不知道么，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什么东西不学都做得，都没有什么要紧，然而你不可不学打算盘。打算盘有两种：一种用手指头，一种用心眼。

厨子 我不懂。

太太 什么人都得懂!你不懂，所以你只好一辈子当厨子。

厨子 为什么呢?

太太 你这个蠢东西!对你说，听听譬喻，你每月有两块半工钱，外水和赏钱至少也有两块半——

厨子 那里有——

太太 听我说：这样，你每月不是有五块钱么?把第一月的五块钱去放账，不妨放加一利，一个月就有五毛钱的利息，把这利息加到本上去，再放账，这样的类推，那末，五年之后，你就是小地主了，十年之后就可以称老爷，用别人做厨子了。——这是属于手指头打算盘的那一种。

(厨子和老妈都静静的听，入了神。)

还有一种，是比较难些，但只要你肯努力，总也可以做到的。这就是，用眼光去辨别你所眼见的人，分做于你自己有利和无益的这两类；看准了，把于你无益的人丢开，把于你有利的人拉住——象一只蜘蛛拉住它的网一样，看做生命的根，或者这样说，看做会使你升官发财的菩萨!不过，象这种人，他们的地位常常是比你自已高些的，使得你不容易和他们有接近的机会，但是只要你努力，你能干，

你可以想法设计的去找门路，然后卑身曲意的去奉承，按俗语说：就是拍马屁，只要拍得好，拍得他痛快，那末，你的幸运就来了，就是：你阔了！于是，就有别的人，挤挤嚷嚷，来奉承你——拍你的马屁了！——所谓用心眼打算盘，就是这个样。

（厨子和老妈都呆呆的笑了起来。）

现在，懂了么？蠢东西！

厨子 （惘惘的。）懂了。

太太 懂了就得赶快去做，别等老了要做做不成。

厨子 是——（恍然想起。）还有——还有别的菜，怎样买呢？

太太 随你买去；记着，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照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打算盘的方法去买，不会错！

厨子 是。

太太 对你说，假使贵的菜，如同虾仁之类，就用贱的东西去垫底，知道么？

厨子 知道。

太太 好。你去叫李三来！

厨子 是。（向老妈投了一个怪脸眼，下。）

太太 （看账簿，打了几下算盘。）陈姆！

老妈 （答应。）在这里。

太太 你来！

老妈 （站到太太面前。）什么事？

太太 明天老爷请客。

老妈 知道了。

太太 来了客，你专门管倒茶递烟——

老妈 是。

太太 告诉你，你替客人递烟，不要尽递皮丝烟，皮丝烟真贵，

一两要两毛钱呢。

老妈 是的。

太太 你要看人递。比如张家老太太，沈旅长太太，象她们，你就尽管递皮丝烟；比如恒盛布店的陈奶奶，光明女学校的黄先生，象她们，你就不要递皮丝烟。

老妈 知道。

太太 并且，都不要把烟装满，只装半盒就够了。

老妈 是的。

太太 至于纸煤，你也得留心些；假使客人吸完了烟，你就得赶快把纸煤捏熄，不要让它尽燃。纸煤近来也涨了价呢。

老妈 知道。

太太 茶呢，这也得十分留心的；因为，一杯茶，往往客人只喝一两口，其余的就无用，泼去了，真是糟蹋天物！所以你倒茶，只要倒小半杯，宁可等客人喝不够时再去倒。茶叶一斤也卖到一块二毛。

老妈 知道。

（李三上。）

太太 记着，什么事都得留心——

听差 太太！

太太 什么东西都不要浪费，知道么？

老妈 知道。（站到原处，又替太太打扇子。）

太太 （向李三。）你来！

听差 是。（走近去站着。）

太太 明天老爷请客。

听差 是。

太太 客人来，你的事很多，你都得小心谨慎的去做。

听差 是。

太太 有两件比较要紧点的，要加倍在意，我现在告诉你。

听差 是。

太太 第一，你管酒。——唉，近来酒卖得多么贵！一斤绍兴酒卖到三毛钱！

听差 那末喝老酒好了，老酒一斤只卖一毛二。

太太 瞎说！老酒只给工人喝，难道老爷请客，也用老酒么？

听差 是。

太太 听我说，你倒酒——就是倒头一轮的酒，也不用倒满杯，因为有的客是不会喝酒的，倒满了也是白糟蹋。你只倒六分杯就够了。

听差 是。（悄悄向老妈作鬼脸。）

太太 客人喝干了杯，你也不用急——不用马上就去添酒，因为一口气喝干了杯的人，都不是真正会喝酒的，所以他一干杯你就倒，说不定只喝了三杯，就醉了——喝醉酒的客是多么的使主人为难。我顶怕的就是喝醉酒——喝醉酒的人简直象一个畜生，糊里糊涂！

听差 对了。

太太 那末你记着！

听差 是。

太太 别的事，你也得学这样的做去，勤快些，不要躲懒！好，去吧——

听差 是。（向老妈投一个怪脸眼，下。）

太太 （打了一个呵欠。）累死了，（自语。）这般蠢东西，什么事都得教，教了还不会——
（太太又看账簿，打算盘，幕就徐徐下。）

第二幕 绅士的书房

布景：

一间半新半旧的书房 满壁都挂着字画，房中的陈设，有两只斑竹书架——满排着中国书，一只写字台，一只活动椅，一套茶几，一只藤榻，和两只黄木花盆架，架上放着两盆已萎的海棠花。房之左右各一门，左通客厅，右通内室。开幕时，绅士一手背在腰上，一手摸着八字须，忧愁的徘徊着。（稍停，听差从左门上。）

听差 老爷！

绅士 （仰起头。）什么？

听差 又来了客。

绅士 （惊异。）又来客？

听差 是。又来了两位。

绅士 好……我马上就来。

听差 是。（悄悄作一种鄙屑的笑，下。）

绅士 （又徘徊，一面自语。）怎么办呢？岂有此理！已经来了二十六个客，还要来，这简直不是来吃酒，倒是来和我开玩笑。这般没有见过场面的东西，一请就来！（稍停。）这怪得我么？什么人请客都这样，请四十人只预备来三十人——或者二十五人……我只请三十六人，可是已经来了二十八人了，说不定还会来呢。贪吃的家伙！（看壁上的钟，正要响四点。）时候还早呀，然而这么早的时候，也已经来了二十八人了，好象他们都没有事做，只是专专来

这里等吃酒似的。——岂有此理！然而怎么办呢？已经来了二十八人……（听差上。）

听差 老爷！

绅士 什么？又来了客么？

听差 （忍住笑声。）对了。

绅士 （不耐烦。）几个人？

听差 三个人。

绅士 我并没有把三个人请在一张贴上呀！

听差 三个人是同时来，不是一伙——

绅士 管他是不是——总而言之，来了就是了。

听差 老爷，你出去么？

绅士 马上就来。

听差 是。（下。）

绅士 又来了——这怎么办呢？（低声。）二十八加三，唉，已经三十一人了呢！（大声。）奇怪！这一般人，做什么事都懒，只有到别人家去吃酒就勤快。人类究竟是贪吃的东西！（稍停。）什么人说，人是猴子进化的，这真不错，不然，为什么人去做事就会愁眉，人去吃东西就会快活呢！……唉！已经三十一人——三十一人。无论如何两桌席是坐不下了。何况，何况说不定还要来——

（听差上。）

听差 老爷！

绅士 又是你，你一来我就讨厌！我今天真算是怕了你。

听差 我只是来报告——

绅士 报告，报告什么呢？又来客，不是这一句话么？

听差 请客，客当然要来的；怕客来，那末不请客好了。

绅士 不准多嘴！在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么？滚开去！

听差 着！（轻视的一抿嘴，下。）

绅士 （煞费踌躇和懊恼的模样，徘徊着，自语。）又来客——好了好了，不用说，两桌席挤也挤不下。——这一般贪吃的家伙！假使要他们来帮忙，无论帮忙一点什么事，是谁也不会来的；一请酒，就一个个的来了，谁说，人不是贪吃的东西？说人的最初是猴子，这句话永远也不会错……

（太太从右门上，满脸怨怒。）

太太 好——你在这里倒清闲！（一屁股坐到藤榻上，现出倦得欲倒的样子，鼓着嘴巴噓气。）

绅士 谁说？我简直是焦急得要命。（依旧摸八字须，徘徊。）

太太 （抱怨的口气。）都是你——

绅士 怪不得我；只怪这一般人太贪吃，一请就来！（轻轻叹了一口气。坐到活动椅上。）

太太 当然要怪你！假使你听我的话，不是好了么。

绅士 那也许——

太太 假使听我的话，真的，一点也不会错。

绅士 其实，我想的也并不坏呀！

太太 （讽刺。）对了，你想的并不坏，你瞧，客通通请来了！

绅士 这只是例外的情形。在习惯上，普通的请客，都是请三个只来两个。

太太 （讥讽。）那末算是你能干，请的客没有一个不来。

绅士 别生气！我自己也很懊恼呢。

太太 懊恼也是你自己招来的，真活该！

绅士 得了。请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太太 不过，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偏要忙，偏要现在就请客，好象不请客就要丢尽你的脸……

绅士 别生气了。

太太 这自然不得不生气。你想想，来了这么多的客——这么多的客，谁都在等着吃酒席，看你怎么办！

绅士 所以你别生气，我们来商量商量……

太太 早听我的话——到闹大水的那一天，再请客，不是就好了么？

绅士 不过——

太太 不过——不过什么呢？

绅士 听你的话固然好，不过，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日子是说不定的。

太太 说得定！我敢赌咒说！每年到五月间都闹大水——

绅士 假使今年不呢？

太太 我已经活了五十多，就没有一年不闹大水的，今年当然也会闹！闹大水，满街满巷成了河，谁都不能走出大门口，到了那时候再请客，随你请多少人，不是一个人都不能来么？酒席一桌也不用！

（绅士呆呆的听。）

本来呢，请客，不过是一种应酬的事，敷衍的事，面子的事；既然是面子的事，那末，只要下请帖，不是就够面子了么？下了请帖又不用备酒席，这不是不但够面子，而且又省钱么？两全俱美的事！多么好！然而多么好的话你不听，只凭你自己——好了，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自己负担去吧！（气愤。）我才不管这鬼事呢。

绅士 我也很悔——

太太 “也”？我做了该悔的事么？

绅士 不必挑字眼！（谦恭。）好了，我们还是来商量……

（听差上。）

听差 老爷！

绅士 又是你！

听差 客通通来齐了——

绅士 （望太太。）

太太 （向听差。）你去叫厨子来！

听差 是。（下）

太太 你瞧，不听我的话，现在弄得糟不糟？

绅士 的确，糟透了。（大声。）这一般贪吃的家伙！

太太 不要怪别人，别人没有错，你应当怪自己。

绅士 那也不能怪我——

太太 不能怪你，怪谁呢？

绅士 怪——自然有东西可怪。

太太 你说！

绅士 你以为我对于请客事，没有打算过么？我也许打算得比你
还厉害。

太太 但是，你把客通通请到了。

绅士 所以这不能怪我。要怪，那——那只得——
（厨子上。）

厨子 老爷！太太！有什么事？我忙得要死呀，又得烧火，又得
洗菜，又得切肉，又得——

太太 不要唠叨！

厨子 是。不过，有什么事，请你快点说，我还得炸鱼去，别把
锅烧毁了。

太太 告诉你，把两桌酒席分做三桌。

厨子 （吃惊。）什么？把两桌酒席分做三桌么？

绅士 对了。

太太 就是这件事。

厨子 老爷，太太，请不要生气：就是这件事，我实在办不了。

绅士 (怒。)什么？你敢不听我的吩咐么？

厨子 老爷的话自然不敢不听。不过，不满你说，我只是个厨子，我只会烹调，我不会“变”——

绅士 谁叫你“变？”

厨子 你要我把两桌酒席分做三桌，这不是要我会变么？

绅士 你连这一点都不会么？你还当什么厨子呢！

厨子 假使东西买得多，把两桌分做三桌自然也不难。你瞧，两桌的酒席只用一条鱼，一只鸡，而且别的菜全垫底，……单是做两桌还不够呢，要分做三桌，不是要我变出东西来，那行么？

太太 你想一想法。做厨子常常有这种能干，也正因为有这种能干，所以才是厨子。

厨子 得了。我这个厨子，不撒谎，实在没有这种能干，我所认识的厨子也都没有这种能干。

绅士 做厨子应该有这种能干的。

厨子 我已经做过许多年的厨子了。

太太 不要唠叨！你快点想法去！

厨子 太太！我实在无法可想。

太太 总可以想出一点法的。

厨子 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太太 想一想。

厨子 太太！你说！一条鱼能分做三份，而又是三条鱼的样子么？

太太 做厨子的应该有这种手段。

厨子 厨子只是厨子，不是魔师，他不能变。

太太 你真蠢！

厨子 也许是的——不过，谁能够把一条鱼分开，成做三条鱼呢？

太太 不要只管噜苏！

厨子 我实在办不了——做两桌还是凑和的。

绅士 不过，总得想个法；不想法，客通通来了，怎么办呢？

厨子 可不是！昨天我说是预备三桌席，太太又说不要。我说两桌席也得用两条鱼，太太又说一条鱼就够了。假使两桌酒席不是只买一桌用的东西，那末分做三桌也可以勉强的。现在可难了！

（绅士望太太，太太是现出无办法的神情。）

分做三桌，实在没有法子分呀……我看锅去。（想走。）

太太 别走！

厨子 太太！有话快点说吧，假使把锅烧毁了，可就连两桌酒席也办不成了。

太太 真没有法想么？

厨子 当然是真的。有法想，难道我还愿意受老爷和太太的气么？

太太 那末，（向老爷。）你自己瞧吧，该怎么办呢？

绅士 （向厨子。）你再想一想——

厨子 只要老爷想得出法子，我还敢不照办么？

绅士 （向太太。）你想一想——

太太 自己做的事应该自己去负担，问我做什么？

绅士 我们商量——

厨子 我再不走，锅就要烧毁了。

太太 （向老爷。）怎么办？

绅士 怎么办么？我想，只有——只有这办法。

太太 你说！

绅士 没有法，只好到杏花村去叫——

太太 什么？

绅士 只好到杏花村去叫——叫一桌席。

太太 随你！（气愤的耐忍着。）

绅士 （向厨子。）你告诉李三，叫他到杏花村去叫一桌席，只要五块钱的！

厨子 是。（含着鄙屑的笑，下。）

绅士 （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

太太 都是你——

绅士 怪不得我。

太太 （气凶凶地。）怪不得你？

绅士 对了。

太太 哼！怪不得你！你不是说，这几天满城里正流行时疫，差不多每人都害了“拉稀病”么？

绅士 不错，报纸上都这样说。

太太 你不是说，害“拉稀病”的人，都得“禁荤”和“禁酒”么？

绅士 是，是我说的。

太太 那末，为什么你所请的客，就没有一个人害这样病，他们通通来了呢？

绅士 那，那我怎么知道？

太太 你写请帖的时候，你不是说，请三十六人至多来二十人，你自己很有把握么？

绅士 我想是……然而谁知道——（低下头懊恼的样子，默着。）

太太 哼！谁知道！你这个倒霉鬼！白费五块钱！你这个倒霉鬼！……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等到闹大水时候再请客呢？你这个倒霉鬼！……

（幕下，全剧完。）

原载1928年7月1日、21日《现代评论》第8卷
第188、189期。

第五辑

杂 论

“学者说话不会错？”？

的确，“相信‘学者说话不会错’”，“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然而，硬说“学者说话不会错？”，却也“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呵！

这一次关于《听说商会要皇帝》一篇文章的议论，我认为值不得这样纠纷。

平心言之：开明先生的《听说商会要皇帝》的内容虽较易引人误会；但班先生却也未免太于（易）冒火，——也许班先生是有人气的北京市民之一，所以“也怪不得班君生气”。

然而在张勋复什么辟时而北京商会竟等不及“圣旨”便挂起龙旗来，这一次又“气愤满胸”的出来呈请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我想只要不是拖着发辫子的人都要叹息到“商会还是不忘故主”罢？

这难道开明先生说“听说商会要皇帝”是错了？

夫某处的商会是代表某处市民的，——我想纵是拖着发辫子的人也不能否认的罢？——北京的商会与北京的市民当然也是这等的关系了。倘若明知北京商会要皇帝，而硬要否认北京市民没有家奴气，我以为唯一最好的办法还是实行改组北京商会，不必来研究“这个商会之所为是否根据法理”（也许复辟时挂龙旗也在内）。

好在班先生他自己所以要与开明先生讨论的，乃是北京市民究竟有家奴气没有（因班先生不承认商会是代表市民的），并且还声明他不是反对取消优待条件，不过以为对那些要求恢复的人，不应当谩骂。

但我以为班先生所认为“很重大的问题”——北京市民究竟有家奴气没有——是不成问题；因为商会既不是市民的代表，又不能向每一个的市民问他有家奴气没有（假使实行去问他当然要答道没有）。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关于《听说商会要皇帝》一篇文章的议论，是值不得这样的纠纷。

末了，我要要求诸位先生若有余时还是创作或翻译些有价值的文章给我们读罢，不要再动笔写关于“听说商会要皇帝”这等的议论了！

1月15日

原载1925年1月15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
第39号。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

伏园先生：

我曾听过许多人都这样说：“雷峰塔倒掉了！雷峰塔倒掉了！”有的还继续叹道：“可惜！可惜！”固然，象这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倒掉了，真是可惜，但我却这样怀疑着——“雷峰塔为什么倒掉了呢？”这种的怀疑似乎很可笑，然秉性好奇如我，却的确是怀疑着，一直怀疑着到了现在。因为我虽在报章和杂志上读到了比较不少关于“雷峰塔倒掉”的文章，而关于“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却一字也不曾见到。这难道根据“物久必腐”的原则而值不得追究吗？抑是嫌其烦琐而懒得追究呢？

因此，我纳闷得很，但我却格外留心着打听。

前几天我答应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邀请，便由北京动身赴烟台；在由津往烟的轮船上，却出乎意表的得到了聊以释我这种怀疑的材料，那是从一个杭州人和一个合肥人的谈话里得到的，现在录在下面罢，以供关心雷峰塔的读者的参考。

“……听说雷峰塔倒掉了，的确的罢？”

“是的确的。唉，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

“老兄！雷峰塔倒掉的时候，你在杭州吗？”

“我是在北京。可是当我未离杭州时便料着了！”

“这是什么缘故？”

“你见过雷峰塔了罢？”

“我没有去过杭州。”

“那怪不得你不知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的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我的表兄曾这样做过，——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现在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唉，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

啊！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雷峰塔是因为这样倒掉的！——纵不然，那塔砖一块一块被愚民挖去却是真的，那末，久而久之，塔里的砖都挖空了，塔岂有不倒的道理？这固然只可痛恨中国人——偷砖的——太受了迷信的毒，然而地方的负责者却也是都盲目了呵！

我恐怕长此以往，凡是我们的历史上有价值的古物，都一件一件毁坏了，消灭了！

于是我不禁悚然想到清室里面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

先生！我滔滔絮絮说了以上的无聊的话，或者又占了宝贵的副刊的许多篇幅，实在是抱歉得很！余言恕不再赘了。即此顺颂撰安！

胡崇轩谨上

1月23日夜

原载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49号。

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

我不是国民党的党员，然而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却敢深沉地自信，不是那“欣然”之一类。忠实地说，近几日来之我的心境，起了严重的变化，觉得阴霾霾的宇宙间，忽然流荡着一种凄凉和悲惨的情调，唉！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了！但我却不十分为中山先生哀悼。因为中山先生虽已和我们永别，却把未成功的革命嘱咐我们努力地做去，只要我们能够不违他的嘱咐，能够努力地把革命做到成功，我想，中山先生是一定会微笑的；那末，我们便可以不十分为中山先生哀悼了。我所十分悚栗的，乃是为中山先生的逝世而“呼痛呼哀”，却不努力地去完成中山先生所未完成的——伟大的革命的工作！所以我以为只要不是“臣不胜诚恐诚惶”的遗老和仇视中山之什么阀及什么家的同胞，都应当感觉到这一点。我觉得若是真个了解中山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的人们，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是没有什么要紧；倘若只知“随声附和”的盲众，纵是国民党的党员也终究是没有用！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挂上了国民党党员的徽章并不是就成了个革命；抱着真正革命的志向是不在乎得了个国民党党员的徽章。因此，我到现今还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正因为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对于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要沉痛的说几句话，大约不至于竟犯上“色彩”的嫌疑罢！

但我一想起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顿感到全心身的不舒服，象是个什么东西把“我”紧紧的裹住，唉！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呵，将在我之脆弱的心中留个永久的创伤吧！我实在是沉痛，非沉痛地说几句话不可！

诚如开明先生所谓“北京市民是中国人中家奴气十足而人气最少的东西”！自中山先生逝世以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常常听到：“孙文死了，以后总该太平了吧？”“革什么命！民国比起大清坏多了！”“只想他自己做大元帅，大总统，却不管害死了多少人呀！”“大清时，什么事情都有皇上替我们想到，现在的大总统行吗！”“孙文不出来革命，中国那里会弄到这样糟！”“来一套革命还不足意，听说还要共产呢！共产就是和分家似的，你想这还成个什么！”……诸如此类的奴气的表现，要是一段一段的都记录出来，恐怕身体软弱的我就要呕血了！好在这并不是难事，亲爱的读者如要尽悉我所未道及者，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够获得满意的。

我想，为中山先生所热烈希望的我们青年，尤其是大学的学生，总能够一意同心的去努力地做未完成的革命的工作，至少也当有完成革命之工作的观念，再至少——无论如何的至少也不至于对于中山先生的逝世不感觉到哀痛的。然而谁知竟不然，谁知竟不然呵！

我现在确实不能把所谓大学生者之“妙论”记录出来！要是记录出来了，恐怕我们青年的羞耻，纵把浓墨沫满着脸上，“那颜色”是终究现露在人间！总之，所谓大学生之思想却和奴气十足之市民是一样的高明，客气地说，是不见得丧逊的！（注：象这种的大学生还不在很少数。）

真的！我现在知道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了！深深地知道了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了！

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

中山先生逝世后十日 北京

原载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5号。

无聊的通信(一)

——金莲的讨论及其他——

亦愚：

象梦一般的忽觉得我已经在烟台住了八天。

在我未到烟台的时候，觉得烟台是一个怎样开通的地方，至少也决不会有“丑恶的”遗传物出现；因为寄居在烟台的朋友先前曾告诉我：“烟台是外国人的‘第二租界’。”

真的，烟台简直是个租界！当我的脚踏上了烟台的陆地，便听了许多的洋车夫都大嚷着——Here! Here! 我疑 我已经到了London或New York呢？

然而，洋车夫会说英语究竟不能代表烟台的文明，那我们贵国特有的，一双一双的“缠足”终于在马路上发现了！我想，象这种的“缠足”——老太婆的是不消说了，中年人的也可以予以原谅，而正在青春的便不能不诧异了，至于八九岁的姑娘也如此岂不痛心！

然而我又想：难道不缠足便没有好婆家要的“怪原理”还未消灭吗？否则，何以还要缠足！？

于是乎我又慨然想到——为什么女子参政的高调都早已唱过了而这种的“古风”还留存至今！？

亦愚！我现在才知道：受传统思想之痛苦的女同胞是应有尽有呵！保存着恶风俗的地方恐怕不仅是烟台吧！我觉得我们所接

触的女朋友简直就是“仙女”！我们所常常咒诅的北京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哈哈！”——我写到这里不禁的发笑了。

这实在是值得快慰的：象朵朵如莲花般的粽子竟然在民国十四年的一月某日给我看见了！——要是有人会说这是不值得“哈哈”的呢，那末，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吆他一声：“会赏美吗？”

亦愚！还是告诉你正经的吧：我得了这种的印象，便想烟台的舆论了。我连日买了烟台的报纸——胶东日报，爱国报，钟声报，芝罘日报，……等；每一份我都很仔细的看了，结果只使我感到惘惘地！别的“雅论”与“名言”且不用列举，只把这《新闻记者联欢社启事》中的几句话摘录出来，介绍给你，足可以知道烟台舆论之思想的高明了！

“……近闻电灯公司派人四出检查电灯，任意侵入人民居室，不顾法纪；妇女孩提之因惊受病或致死者，实繁有徒。前记行动，不惟侵害他人居住自由，显违法章，行且违反中国四千年男女有别——至良至美之古训……”

哈哈！烟台的舆论原来是率守着“中国四千年男女有别至良至美之古训”的伦理道德；那么我确实是在作梦了：在我未看报之先，满以为烟台的舆论对于本地所未除掉的恶风俗——如缠足之类——必定是十分攻击或劝导。

现在，我才栗然觉得外省的情形是比不得北京，虽然北京还是我们所常常咒诅的。北京的舆论在三年前便赞成过女子参政了，而烟台的在今日还率守着“男女有别”，北京城里之三十岁以内的姊妹们都是可以快跑的，而烟台的八九岁的姑娘还在缠足!!!

唉！象“第二租界”的烟台尚且如此，较在偏僻的地方是更不消说了！

亦愚！我觉得现在的一般自命为什么什么的什么者或什么家，差不多都是借此——什么什么——为谋官生财的大道，至少，也掀不开“露露脸子”的主义（脸子的漂亮或难看自是别论）！谁有满腔的热血来替他人作事！谁有整个的真心贡献给他人！谁有……！

真的：气昂昂地坐在人力车上的是个“替劳动者呼吁的志士”！娶妾嫖妓的是个“禁欲大家”！尽力拍军阀的马屁的是个“社会主义者”！……哈哈！象这种戴着面具来社会里弄把戏的人们，竟能跳来跳去的在活动着，竟能高声低声的在嚷唱着，真不能不令人钦佩我们贵大中华民国之国民确实是富有“东方文明”的精神了！要是有人竟公然出来指斥这种精神，我想，老顽固者是不答应的，必定要掀须叹曰：“是古哲之圣训也，小子安得鸣鼓而攻之！”——这，我们可以不理。我们只希望青年人不要抱着“‘忍’是天高地阔”的见地，一直的“忍”下去，甚至无端的被人家打了两个嘴巴也忍而不作一声！

然而，现在的青年却的确是会“忍”，无论感触了什么事情都是“忍”而不言；纵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也是以“忍”为尚！

呜呼，“忍”之味道适合中国人的胃口者甚矣！要是“否则”，那末，我就要疑惑了。

姑就烟台之缠足一事来说吧。

烟台不是偏僻的乡村，是中国的一个商埠，是外国人虎视眈眈的中国的一个海港，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相信有知识的青年连一个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去过了这个地方而没有看见一双一双的“棕足”在马路上出现的。那末，既见了这种的怪现象，为什么竟默不一言，使那可怜的姊妹们受那不可名的痛苦！？

忍！忍！中国人特有的“忍”，无论什么“丑”“恶”的

事情只是“忍”！只是“忍”！

亦愚！你也觉得我们贵国的同胞——不是包括四万万——实在是太会“忍”了吧？要是以烟台之“粽子”的姑娘，和北京的披红围巾穿高跟皮鞋的小姐们比较起来，你想！怎样？不过我只能“幽默”地说一句：“‘为尊重女权起见’，对于高谈什么‘昏’什么‘海’的北京之周刊，是不敢于作一声的！”但不知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你的朋友 胡崇轩

1925年1月20日

原载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5号。

无聊的通信(七)

中园我友：

想译书来赚钱欺人也自欺的学习外国文者，我以为想做洋行买办走狗的人格较之为高尚，不消说想做什么使和什么长者的是比“较之”尤其高尚了！

吴老先生之要救中国第一非译书三十万册的精确不磨之论，的确是看透中国之万重黑幕。但能译这三十万册的书者，除却极少数——几乎少到只有二三个人，能而不译者当然是“让他去罢”——外，谁配译！可是现在的译书却也不见少，不过象一般在资本家膝下低头和权贵底下承欢或为情人的雪花膏之类而来译书的，我只深深地希望他们还是去做洋行买办和使与长之梦尚可保留其人格之较为高尚！

中园！你说中国人不喜欢看翻译东西，应当责备译者方面。——此话诚然。但一想，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读译品者，却也别有原因在！我们只要知道鲁迅先生所译之《工人惠绥略夫》只译了二三百部，听说，现在所未售的也还堆积在商务印书馆之存书室，便可以窥见中国人受传统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了！不过鲁迅先生最近所译之《苦闷的象征》，前两天鲁迅先生对我们说将行再版了，据此，好象中国人现在很有点觉悟；但鲁迅先生之青年必读书十部之意见，却又大受非议！真的，中国人之心理，也的

的确确是适配张耀翔先生来研究！

我敢以生命和人格来担保我实实在在是“浅学之辈”，但是，我极希望自己将来能翻译如吴老先生所谓三十万册中的一部分书，医治医治将不堪药救的我们可怜的中国！

中园！我真挚的告诉你一句：我们用心于外国文和国文罢！

在中国现在这般情形里面，我也和你一样的极希望产出许许多多象猪八戒般的成仿吾先生！

末了，关于女士说你不配和她相见，我只盼望你听我这句话：为尊重女权起见，何妨“委屈”些呢！

崇轩

4月25日复

原载1925年4月28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
第19号。

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 做些好事的人们注意这一点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便是只会嚷，而且还是闭着眼睛跟着人家嚷。人家说“推翻资本家”，自己便也跟着嚷“推翻资本家”；人家说“打倒军阀”，自己便也跟着嚷“打倒军阀”；人家说“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自己便也跟着嚷“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要是你问他为什么缘故和怎样去干呢？他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五一”是欧美一个极有意义的劳动节。这个劳动节在一九一九年便由我们的所谓先觉者介绍到中国来了；但经过了六年时间到现在，还只是唱二簧般的跟着人家嚷“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而且仅在每年五月一日这一天兴高采烈地嚷了一阵，第二天——或当天的傍晚便寂寂寞寞地无闻一丝声响了！象这般无病呻吟——也是偶然高兴的几句“劳动同胞呀！你们还不觉悟吗？你们还不起来推翻资本家吗？你们还不……？还不……？还不……？”这种自以为慷慨淋漓而其实空空洞洞的话，我敢担保你们嚷到——姑定为一百年而劳动同胞们脱不得资本家和资本家之类的压迫！如果你们说我这两句话是属过火呢，我也不甚盼望你们活到一百年后来证实“余言非谬”，我只央求你们在夜深时，静静地想一想：你们是不是跟着人家嚷？

我不是说劳动者只配在万斤压迫底下过那黑暗，惨酷，非人

的生活；而不应得到人类最低限度之生活的条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我乃是觉得中国的一切进化和欧美等比较起来，至少要慢到五十年之时间的脚步，种种事情——劳动者和资本家斗争之类——只可运到中国来参考和研究，不能一味的硬要凭此而实行。当然我也知道：中国劳动阶级现在应该有“人并不是象机械那样的永远给人家用，人是不应专为做机械而生存”的觉悟，果敢激昂地同对方作“为人之意义”的奋斗，非纪念一个“中国的五一节”不可！但我总以为无论什么人如果是真心诚意的想替我们可怜的苦同胞做些事情，或是仅想指导他们一些应当去走的途径，我们是不能对于他们现在的情形不观察一下，如所谓“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也者是否他们目下最必须而迫切的要求？我们再想一想，他们目下所最必须而迫切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本着良心上使命往前干去！

诸君！请你们想一想，中国现在的劳动阶级目下所必须而迫切的要求，是“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不是？我们良心上所负的使命便是向着这方面努力地去干不是？我想诸君一定要答一声“是”！我也十二万分真诚的说“是！是！是！……”但我觉得有一件比这些还“是”的事情在！这是什么事情呢？且听我道来：

中国现在的劳动阶级，是已经濒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他们不但没有向资本家要求“工作八小时”的勇气，而且有许多都情愿作十六小时的工作还没有工做，更那有余时来做什么“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的甜梦！那末，我们现在应当要知道：我们的劳动同胞目下所最必须而迫切的要求乃是贫苦的生存，不是生存的快乐；我们如果真心诚意的想替苦同胞做些事情，不该空空洞洞嚷着人嚷亦嚷的高调，是应当向着怎样才能够使失业的苦

同胞得到工做的道上努力地干去！

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做些好事的人们注意这一点！

“五一节”第二日 北京

原载1925年5月5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
第20号。

《捉狭鬼》序*

在这本集子里，包含着三篇独幕剧和一篇两幕剧，是在写完《鬼与人心》的那四篇以后陆续写成的，也就是一九二七年中的一部分我的工作。这四篇短剧，它的内容有没有各自不同的性质，而在这上面我不想有所自白，我只希望在看过了这剧本的读者们的眼光中，曾因了判别或认识，能得到一个概念。在这里，我所要说的话只是下面的一些：

我写剧本——开始写第一篇剧本就是偶然的。在不曾写着第一篇剧本之前我没有想写戏剧的冲动和计划。所以写戏剧，至少是，在我算为一种颇孟浪的事。因为我对于戏剧的本身以及关系于戏剧的——舞台和布景之类，我还没有专心去研究过。实在的，我只读了别人的一些剧本。仅仅限于读一些剧本而就从事于戏剧的写作，不消说，部分的失败是极其意中的事。因此，在《鬼与人心》那集子之中，被北京国立医科大学的演剧团体等拿去表演者，单是名为《洒了雨的蓓蕾》那一篇。——这真出我的意外——为什么我其余的剧本都不曾出现于舞台上？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洒了雨的蓓蕾》这一篇，表现的是属于人生愉快的这一面，而这样的东西，在文化极低的现在的中国，不必讳，

*这篇序，收入作者的戏剧集《别人的幸福》时，改名《〈别人的幸福〉序》。

是一般观众所喜欢的。于是便明显地，凡是反乎这一面表现的剧本，就难于被表演到舞台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可叹惜的错误。虽然，表演着人生悲哀方面的剧本，在舞台上的情景常是庄严而且沉静的，掀起观者的心情是一种默默的感动，极端的，和喜剧所给与的愉快的刺激迥乎不同，然而只趋向于看喜剧的一般观众，究竟是不能懂得这悲剧底真味是还不曾浅浅地了解过人生的。为了迎合这一般观众的程度，于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所表演的剧本，全撰着喜剧，甚至于只撰着能博得当场鼓掌和笑声的那非常浅薄的有着接吻这一回事的爱情喜剧。关于这，有人曾解释说，演喜剧容易演悲剧难，这话只能代表片面的个人的经验。在戏剧的本身，极端的说，也只有剧本的好坏和演员的技能如何，这样以确定一个戏剧演后所得的成绩。因为，任怎样的分解和狡辩，戏剧只不过是某一种人生的表现或反映罢了。何况，在人生所经历的各种事物中，几乎活动着的，全是悲的力量，并且一种悲的刺激会淹没许多欢乐的记忆，即在心理的现象上也是悲的较为紧张，那末悲剧表演在舞台上，广播去的内容底原子，影响到观者每一个心上的，应该会生出一种长久回味的情绪。所以不能表演悲剧的演员和看不懂悲剧的观众，是一样忽略去现实人生的每一种经历——至少是忽略去人生最大的悲的一面，而这种人，纵然曾演过剧和观过剧，究竟是没有受过充分演员的训练和缺少观剧眼光的。

然而现在的国内，即是喜剧，也不见能表演得怎样好。在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剧场和一个有组织的戏剧团体，而为了游艺会呀同乐会呀等等在学校各处现身的表演者，常是临时或偶尔地从什么一变而为演员的。中国戏剧所以还没有发达，这就是缘故。

现在在这里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只要是合乎戏剧原则的

剧本，无论是人生的那种表现或反映，是都可以表演的。并且是，摒弃了表现人生悲哀方面的剧本，而附就于一般观众的这种阻碍戏剧发展的恶习还存在着，则中国的戏剧是永远落没在一切艺术的背后，却是可以断言的。

1928年8月8日于上海

原载192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
第6号。

写在篇末

我们自这一期起，把《红与黑》改为每星期出四期，从星期二至星期五，按日出版。

在第一期上，本就想写一点宣言之类的东西，说一点我们对于文艺所有的态度，而还没有写者，是因为我们不会夸张，不会把自己放到堂皇的位子上，并且，假使只说我们自己的老实话，则在近来许多人都陡然了不起的时候，觉得也不必说。

至于现在，忽然又从中表示我们的意见，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至多是我们觉着，所以说一说而已。

关于我们的态度，在《一个观念》中，可以看到一部分，所以也同意于这个观念的人，我们是欢迎他们的投稿，无论翻译或创作。

所投的稿，为了篇幅的关系，我们希望不要太长，不过有实在好的稿子，则算为例外。

凡来稿一经登载，全有一点酬谢；不取者，则一概退还。

原载1928年8月1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
第7号。

这一月的开头

这一月的开头，在这里，我用十二分的诚意，向着我们的读者，投稿者，以及曾有过同感的你们，说一说我编辑这刊物，从其中所得来的一点感想和意见。在这里，我说的话，希望你们相信我，不是撒谎，真的，这没有撒谎的必要。

第一，我急于说明的，便是我的抱歉，无止期的抱歉，有时竟至于困恼着我自己。这因为，充满着热情和好意投来的稿子，单因了我个人的偏见，退回去了。固然，退回去的稿子未必就是坏的稿子（或者竟是佳篇），然而我总自觉着我没有退回别的作者和译者的稿子的权利。我更并不忘记我自己也便是这之中的一个。我并且很懂得创作一篇或翻译一篇作品都不是容易的事，却是极其辛苦的，如同剥夺自己生命的每一部分似的，因为那写出来的字——每一个字便是那脑力和心血的每一线痕迹。这是一种事实：从事于文艺这东西的，无论创作或翻译，确凿是一种使人易老的工作。可不是么，为了不能忍耐这苦工的许多人，正因为这苦工，而改业，而流到较不费劲却能攫得物质上舒服的那场中去了么？曾显耀于所谓文坛上的那些人，忽然不见了而这人还依样康健着，不就是证明从事于这事业是一种又辛苦又艰深，凡是聪明人都不屑为的工作么？所以对于你们是可敬爱的，因为你们正在努力于这工作，而且还预备一直走这条路。从你们投来的稿

子，不消说是我所热望的，但是当我见到你们所写的“如不能用便请退还”这字样的时候，我难过，好象我的心受了这字的鞭打。我想到你们正要投稿便虑到退还的这心情，我又深沉到我自己的过去的回忆：我不瞒你们，我是曾经过从这样的退还而发生了许多感想的。而现在，把这不幸的感想从无可奈何中给了你们，这就是我的抱歉，——不，这简直是一种非常之深的我的内疚。我不愿向你们求恕！但你们或者终会给我原谅，因为，假使一个副刊上登了一篇比较不很完善的东西，对于副刊的价值未必就有怎样的损失，然而，——我应该这样忠实的说，对于作者或译者自身却是有颇大的关系。所以为了我个人的偏见把稿子退还给你们，在另一方面也就是，为了我对于你们的敬爱，我不愿别人从你们的作品或译品中得到不好的印象。只要你们努力着，总会有可惊的成绩的，我认为。要不是为此，则我可相信，我自己还不至于缺这种聪明：别人给我的热情和好意我决不会放松的。那末把稿子退还给你们——不，与其说是退还稿子，倒不如说是拒绝赤裸裸的热情和好意。在这人世间，拒绝一种热情和好意有什么比这更蠢的事么？我敢自信我不会这样蠢！所以把稿子退还给你们，也可以说是我的损失。我记得，在答复你们的信中，至少在你们中有一个曾接过我这样的信：“……我希望你不会因此灰心。我更希望你努力下去，诚诚恳恳的努力着，不计较别的一切。在我个人的意见，创作或翻译，不限定重视到发表这一面，因为从发表中，常常会生起一种虚荣，易使人感到自满和自骄，这已经成为这里面的一种无可讳言的事实。想你也不难知道，为了这，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是有着许多人。……倘若要希望最后的成就，却是应该只管着努力的……”这的确是真话。否则，我为什么不鼓动你们的发表欲，（不管你们作品的成绩，）使得副刊的稿子拥挤到一堆又一堆呢？

“诚诚恳恳的努力着吧！”在这里，我依样向你们作这样的愿望，并以此勉励我自己。

我再附说一句：只要对于你们无害的，我是十二分愿意登载你们的作品或译品的。

对于读者这一面，虽说，我心上的负责并不象对于投稿者，但也常常使我忧虑：我生怕这刊物的读者，竟得到过分的失望，把你们阅读的时间成为白费。关于这，我只能存一个疑念，因为这刊物所显示给你们的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却是难于断定。因此，我希望——假使这希望是可能的——在你们阅读了这刊物之后，我是等待着，诚恳地欢迎你们每一个说出来的感想和意见。我并希望你们不要吝嗇！

总之，在短短的过去的一月之间，在我编辑这刊物时候，常常是，我的心中忽然便有了抱歉，忧虑，感想，回忆，困恼，……虽说我也有过快活——然而这只限于在编好每一期稿子，和看见不相识者投来稿子的时候。

虽说我并不在乎无数敌人的仇视，（假使真的有敌人，）但是对于退回的稿子，总觉得若有所失的。

在这里，我留下任何人的佳篇出现的愿望！

9月1日于上海

原载1928年9月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
第19号。

写在《诗稿》前面

我在已经付印的那些书里，也曾想写一篇序，说一说自己，但终于没有写，是因为不愿说出那表白给别人而自己先得伤心的生活的情状。其实写小说，的确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作者是有限定要那样慎重地来表白的。即是说，假使一般读者有认识作者的必要，那作品不正是顶好去认识和了解的一种极真实极明显的标帜么？我这样的以为着，也是原因中颇大的之一。

说是我缺乏一种技术——这就是会写出那许许多多动听的，使读者喜欢或同情的漂亮话，而有意地或无意地来过分表现自己，自然，我不必掩饰，这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的。

然而，因此，便有过很好的朋友来劝告我，说我这样的缄默，许多人都在猜度我了，要我表白一下，免掉那些的好事者的误解才好。不消说，这朋友的意思是可感的，话也是真实，却正是我自己在很久以前就感觉着，而认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这个每个人都难免被加上什么名词的年头儿。

被人误解，甚至于随随便便加以徒刑之类的诬蔑，实实在在，这并不关什么要紧，不过，有时给朋友的诚意所感动了，便想，被人了解究竟是比较好的事罢。

所以曾踌躇：“表白么，怎样表白呢？”

其实，要表白，却也并不难，很简单的，只消说，我是从辛

苦中走来，还得向辛苦中走去；或者再附说一句，我只是一个完全的投稿者和卖稿者，这就得了。

真的，这一年来，与其说我是在写我所觉着的属于文艺方面的东西，毋宁说我是在穷困着，在忍气，在痛心，在悄悄的磨灭我的生命的每一部，是更为切实的。正因为是如此的一个人，孤独的，在重量的生活压迫之下，写我所要写的东西，既没有结社来标榜，又无名人做靠山，不消说，结果是只得把稿子到处去碰钉。这碰钉的事，是难堪的，但我得忍耐，而且还要不断的忍耐着；虽说有时也生气，愤然下了决心，但终因要活，每每在绝粮的时候，无法可想，又只好把稿子寄给编辑先生去判决命运。说是要，过了许多时候赐一点薄到刻苦的稿费，这在一个单身的而又是无名的投稿者自然是恩惠；不要呢，懒洋洋地把原稿退回来，（上帝在上，这是实在的，必须经过了两三封去询问消息的信以后才退还！）有时还夹上一半歉仄一半苦衷的理由书，使我不得不承认编辑先生还客气，却也只好再忍耐着寄到另一处去换钱。这之间，我不但懂得了人的秘密的把戏，而自己也学到许多乖，就是——比如说，单单给编辑先生写信的措辞上，本来想说“此稿要卖□□元”的，却又改写作“希望此稿能得到一点稿费”，生怕把话说硬了，使人为难，或竟是冒犯了不恭而触了怒，只看信，便把原稿退回来了。诸如此类，想着，是伤心的，然而也可笑：我居然磨炼得成了如此会谨慎，会小心，会谦虚，会替编辑先生想透了心理的懂事的人！

因之，又有过朋友来向我说，要我不要乱投稿，有些地方是带着某种色彩，投不得的。我默然！的的确确，对于眼前的国内各种党呀派呀的区别，我是一点也弄不清楚，这事实，正象那卖茶食和蜜饯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止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样的使人要感觉到糊涂了。

我想，单是要生活的这一点上，把写好的文艺之类的东西去卖钱，纵然是投到了什么染有颜色的处所，该不至于便有了“非置之死地不可”的砍头之罪吧。

然而这些且不管它。即因此而奔来怎样的迫害，也只好随它了。我要活，我不能不再走这惟一的辛苦的路，孤独的，写我的东西，卖我的稿！

原载1928年9月18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27号。

编后题记

关于短篇小说集的编辑方法，我有一点私见：我以为在一册短篇小说集里面，应该有一种线索——倘若不把同样的性质分做一类，但至少文字上总必须统一，因为这样才可以使读者从作品中得到明了的概念。

然而我自己的每一本小说集都并不这样。不能把我的意见实现于自己的小说集，自然是一种憾事，然而这憾事竟使我没有改善的办法。不消说，这又是因为我生活不安的缘故。

假使我有一种普通人安定的生活，不时时发生饭的问题，那末我尽可以把所有的作品都留下来，不忙去卖钱，让我好生归类一下，或者按年月的方法编好之后再付印，这至少对于读者的鉴赏是有种方便的。

可是在事实上我总不能够。为了生活的逼迫，我时时都在等待意外恩人的降临——就是什么书店的编辑先生忽然来要我的稿子。凡是说，“有一本小说集么？我们可以给钱。”好象洋钱真有一种魔力能感动到灵魂，于是我说“有”。接着便赶忙把稿子凑成一册……因此编成的小说集决不会有系统的。

这一本的集子也正是这样。除了前五篇是今年所作的，猫那篇是作于去年，其余的三篇都是我从前的作品；这其中不但于创作的趋向显然相去颇远，就是在文字和结构上也很不同，真的，

这一本小说集又庞杂了。

我希望读者对于这庞杂有一种原谅。

也频，1928年11月5日

录自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消磨》，1929年1月上海
尚志书屋出版。

释 名

初次和本刊相见的读者，对于本刊的名称，难免要想一想，或生了怀疑。虽然不限定每一个读者都这样，但只要有一个，我们也觉得将我们取用这红黑两个字为本刊名称的意思，有向读者公开的必要了。

自然在读者方面，都有他自己的权利把“红黑”下一个定义，或者所下的竟是个个不同。我们也并不想把读者互异的见解要变成我们的一种意见，所以要解释的只是以下的意思：

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

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1928年) 12月20日

原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编后附记

这一期的稿子，可算是很纯粹的，简单说，是小说和诗，小说共五篇，诗两首。

在这里，我们觉得应该感谢的，是圣陶先生的好意，因为《李太太的头发》，便是他给我们实力的帮助。圣陶先生的作品，是早已有着定评的，用不着此刻来赞美，我该说的只不过对于这篇小说的喜爱。此外的小说——沈从文的《龙朱》和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也因为和作者太过于相熟的缘故，我不愿说出好歹，好在在读者的眼光中，当有过公正的评判。至于沉默的两首诗，在我个人，是也奢望着读者不要忽略过去的。

这一期的稿子，全是创作，这已在《附录》中说过，只因为我们的趣味和能力的缘故，并非歧视翻译，至少我们对于翻译原作的信仰，是无数倍地超过我们自己的。

自然，我们也希望对于翻译感着兴趣的朋友，不要吝惜他的帮助。

本刊的原名，是《红黑创作》，后来因不只限于创作，故改名为《红黑》。我们曾想把这《红黑》改为周刊，为的月刊在时间上隔得太长久，但终于又是月刊，因为迫于印刷所和经济两方面的缘故。

然而这样薄薄一册的月刊，也很够我们的吃力了。且不说所

有的费用是从我们低限的生活费上扣下来，把生活压倒到极刻苦的程度；就是在精神方面，也够我们的疲劳——我们自己跑印刷所，自己校对，自己做一切极麻烦极琐碎的事。并且，因为我们出这月刊，并没有别的背景，就是我们既不依靠于专心树立资本主义的书店，又不受惠于阔人的津贴，所以我们的定价实在无法太廉，我们不能作很大的赔本。所以为了《红黑》的寿命，更为了我们不会作商业式的推销之故，我们十分希望对我们热心和同情的读者，直接来订阅。

（1928年）12月22日

原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1期。

卷首题辞

如同凶猛的海水击着礁石，强硬地，坚实地生出回响的声音，这是人间苦的全人性活动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

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

负担着，而且深吻着苦味生活的人，才能够胜任这文艺的使命。

地球上没有黄金是铁色的；所以要经历一个黯淡人生，才充分地表现这人生的可悲事实。

文艺的产生是因为缺陷的，并且为这缺陷的人类而存在着。

要创作，必须深入地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训练创作的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编者

原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3期。

编 后

这一期中的《恋爱者》一篇，是一个无名作者所作，虽然不是
一篇毫无缺点的创作，但也可以看到新进作者有一种新的力，很
值得我们对于他作相当的希望。我认为创作最大的成就，是属于
未曾露过锋芒的作者，因为老作者不但人老，作品也老了，我们
如果须要产生新时代中的作品，是应该把这工作献给他们。我希
望初初努力于创作的那些人，不要忽略了这时代对于他们的需
要，而加倍努力。

此外应该向读者附说的是：本刊第一期，现在已全数卖完，
据代售处说还有人要买，所以我们决定在能力所及，即行再版，
虽然在经济方面，这再版真不是我们容易的事。

也频， 3月22日

原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4期。

《到莫斯科去》序

在过去——一九二八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我们的“文学家”大半都站在超阶级以及超世界的立场上，把现代底十分膨胀的社会诸问题当做无所关心的事件，完全忽视这阶级斗争底社会的现实。这观念的错误，是暴露了受了资本主义影响及封建残余的艺术观，以为文学家是超乎一切，而这思想，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底生活的产物。所以，充满于文坛上的大量产物，不得不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意识，这的确是我们过去的文坛上底一个显著的缺陷。甚至于，经过暴风雨的大革命时期之后，而这缺陷还在文坛上继续地暴露着。

在一切新文学的作品之中，能够代表这斗争底时代的，竟是如此之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基本的原因，便是我们的“文学家”虽然眼看着时代的新开展，却没有胆量跨出他们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他们一面创造新文学的作品，一面还贪恋地照样过着个人主义底生活的。这样，我们的真正的新文学的产生，怎么能够呢。

这里，对于我自己底以前的作品，也是深切地感到不满的。

二

要使我们的文坛开展一种新局面，第一，我们不根本底地改变过去生活，是没有希望的。换句话说，如果献身为新文学工作的我们，不完全弃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创造新文学是不行的。再显明的说，如果我们不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那我们的新文学是无从产生的。

我自己，我希望我将来的作品能够作为这种主张的实践。

三

至于我们现在的这一本《到莫斯科去》（作于去年四月间），虽然我认为比起我以前的作品，在思想上虽较为进步，但是，如果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指示出错误的地方，还是很多。不过，这本书，能够作为我将来作品底转变的一个预兆，便使我十分感到满足的。所以，我极盼望批评家给我严格的批评和读者给我忠实的意见。

四

我们的无产者出现于我们的文坛，这是超于我对于我自己期望底一个热诚的期望！

1930年5月19日上海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and activities. It emphasizes that proper record-keeping is essential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particularly i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The text notes that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records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errors and discrepancies, which may have legal and financial consequenc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data management and storage.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robust security measures to protect sensitive information from unauthorized access and data breaches. The tex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data backup and recovery strategies to ensure business continuity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or system failure.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ystems and data sources. It notes that fragmented data can hinder decision-making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data integration tools and processes to create a unified view of the organization's data, enabling better analysis and insights.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modern business operations. It highlights the benefits of autom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ch as increased productivity, reduced costs, and improved customer experiences. The text also mentions the importance of staying up-to-date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trends in the industry.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t notes that organizations must stay informed about changes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void penalties and legal issues.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compliance program that covers all relevant areas of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6. The six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alent management.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organizations to attract, develop, and retain top talent to drive growth and innovation.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effective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build a strong and capable workforce.

7.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It notes that understanding and meeting customer needs is essential for long-term success.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a CRM system to track customer interactions, analyze behavior,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support.

8. The eigh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budgeting.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organizations to carefully track expenses and revenues to ensure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growth.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a robust budgeting process and using financial data to inform strategic decisions.

9. The ni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risk management. It notes that organizations must identify and mitigate potential risks to protect their assets and reputation.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a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that covers all major areas of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10. The t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t highlights the growing expectations of stakeholders for organizations to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text suggests implementing CSR initiatives that align with the organization's values and business objectives.

附 录



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张秀中

“——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

伟大的血色的五卅纪念日，这是每个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压迫屠杀下的人们，在记忆中将永不会磨灭的，在帝国主义疯狂般的屠杀的血腥的旋风中，我国工农劳苦群众团结一致起来在无产阶级前卫底旗帜之下，向帝国主义开始了剧烈的斗争，有这次伟大的斗争，才有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及震动全世界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这样五卅的反帝运动便在中国革命史上占了光荣的一页。文学是政治运动的一翼，为了执行它底历史任务，一定要进一步地表现这种形态，在过去文坛上，所谓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表现了初期革命青年的二个阶段，在一般革命青年群众中，总算起了一些相当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其意识的模糊，技术的幼稚，只是一种通俗小说，实在称不起象样的作物，因为历史飞速地进展，革命的深入，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述，失掉其时代底意义了。胡氏底《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生长在五卅运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新的姿态开展在读者面前的，因了其生活内容的充实，意识的正确，技巧的熟练，无疑的，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部划

分时代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五卅以后的新的阶段的开始，至少，它是负起了这个伟大的历史的任务。

一个真正称得起普罗作家的与过去的写实主义者们不同的地方是在普罗作家要观察社会的发展过程及转变此过程，决定其发展的根本的那些力，就是说他表现旧东西里面新东西的诞生，在今天的或明天的诞生以及新东西对着旧东西斗争与新东西的胜利，这样才是立脚于唯物辩证法上的普罗作家应有的观点。胡氏这部作品，就是如上所说的表现着。书中刘希坚是一个革命青年，是从安那其主义彻底转变过来的，成为布尔什维克战斗中重要的一员。他底女友，而且是他底爱人，白华，仍然是尚未转变过来的安那其主义的信徒，热烈的拥护者，她是一个极富于热情而勇敢的女性，她信仰安那其并不是为好玩，也不是为虚荣，她的献身只因为把安那其主义当做革命的最好理论，当做改革社会的指南针，当做人类生活向上而达到和平世界的福音，所以她崇拜巴枯宁，尤其崇拜克鲁泡特金。她是抱着满怀的热情和满心的希望，勇敢的加入了无政府党的。她以为从此是到另一个境地，另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走到她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她以为她是负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到她的责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在这作品中就是写了这个女性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不是她个人的转变，而且是时代的进展，革命的深入，使小布尔乔亚革命者认识了客观环境而执行历史的任务，走上了正确的革命的实际的道路。作者在这地方写了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也就是爱情和政治的冲突，个人的感情和阶级意识的冲突，不但写了这些冲突和矛盾，而且写了他们的对立和统一，在某种条件之下互相转变。

她打开胳膊中拿着的许多影印的克鲁泡特金的木刻的像，她竟得意的拿出一张给她的同学珊，向刘希坚说：“这不必给你，

因为你现在是不喜欢的……你把所有安那其的书籍都扯去当做草纸用。……”

他笑了，说这完全是别人造谣，不会干这种无意义的事情，这种事情多么可笑。

她坚决的说他心中只有两个偶像：“马克思和列宁。”说他轻视而且很攻击安那其主义。

他觉得这一点有和她辩驳的必要，便开始说：“一个人为他自己的思想而处于斗争的地位是正当的……除非是懦怯者，有人能够在敌人面前不作一声，或者低头么？并且，忠实他自己的信仰，拥护他自己的信仰，这完全没有受人指摘的理由。……”

他是爱白华的，他以前也曾加入安那其的！所以她问：

“那你为什么从前又加入安那其？”

“从前我以为安那其主义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弄好了。”

……

“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常常动摇的么？”

他说她误解他了，这样说是不应该的，

“我自信我是很忠实于真理的人。因此我并不容易动摇。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安那其主义，我才从热烈中得到失望，觉得那只是一些很好的理想，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更不必说中国的无政府党是怎样的浅薄和糊涂——而这些人是由新村制度而想入非非的，他们甚至于还把抱朴子和陶潜都认为是中国安那其的先觉。”他重新谨慎的望着她——“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你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是很了解的，但……你为什么还没有觉得，我们现实社会的转变决不是靠幻想的，那乌托邦的乐园也许有实现的可能，然而假使真的实现，也必须经过

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

她不满意他的解释，她仍然坚持着她的论调：“这只是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更高超的缘故。”她非常信仰的说……表示着不愿被人屈服的刚强。

他不得不又继续着回答……

“不过今天的问题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才
有用，因为它是根据客观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革命路线的。
如果不能立刻救社会的垂危的病，那就无论什么高超的学说
都等于空文，因为我们只能把某种思想去改造社会，不能等
待着社会来印证某种思想——”

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的刘希坚和白华的爱情的关系，他认定他是爱她的（这个爱在最近更显著），并且她也很爱他——她有许多爱他的证据，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他时常为着这冲突而苦恼着，他也常常在作着扑灭这冲突的努力，他又常常为这努力而忍耐。为的他不能丢开她以及责备她。因为他是很了解她的，因为她太天真，所以才会为了实际的社会运动而沉溺于乌托邦的迷梦，并且他相信，只要她再进一步去观察现实社会，或是能冷静一点把安那其主义和二十世纪作一对照，这她一定会立刻把幻想舍弃了，把刚毅的信仰从克鲁泡特金的身上移到马克思和列宁来。他原谅她，现在受的许多糊涂同志的眩惑，他的职志只是乘机去帮助她，去把她从歧途的思想中救出来。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一说出抵触安那其的言论，她就不管事实，只凭着矜夸的意志，用狂热的感情来和他对抗，变成不是理论的辩论，而是无意识的争驳。这样，结果使他感觉到懊悔的痛苦，但没有失望，他是继续着努力进行，有机会就用种种方法唤醒她。……但是，她每次都是很固执

的红着脸的，当他把一切都用唯物论来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动着感情说：“各人信仰各人的，我只是信仰唯心论，”便什么都弄僵了。

让步的，被压制的又是刘希坚，因为他不愿他的行动也超出理智的支配，并且不愿因这样的争执而损伤到他们尚在生长的爱情，他们每次的相见都成为三个转变：开头是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煞尾。

在上面作者所表现的刘希坚和白华的爱情和政治的冲突，在互相转变之中，刘希坚却为了爱情而让步，但是刘希坚是一个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决不为了爱情而动摇，牺牲他的政治立场的。但是白华亦为安那其人中最积极的一个，也不无条件的为了爱情而随着动摇其信仰，而盲目的跟着对方走，如一般优柔寡断的女性似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在双方感情冲突的焦点，欲破除彼此间的障碍，刘希坚终于处于战斗者的地位，现出他整个的性格和机智，大胆地，用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弹去向她进攻。在几次的争辩中，他皆不能得到胜利，但是不为爱情白让步。她是刚强而且严肃的相信她所信仰的安那其主义，她说是不会受人劝诱，不会屈服于人的，她说也许明天就会离开安那其，也许永远信仰安那其，都是她自己的事情。在一次挽着手开了一次激烈的战争之后，刘希坚为了尊重她，只希望她有一天会好的。

在这种地方，作者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他和她都是彻底的，坚强的人物，有为信仰牺牲一切的决心。不为爱情而动摇其信仰，刘希坚是正确的，白华的坚持，虽然有时近于固执，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站在政治立场上而讲恋爱，不是为了爱情而谈政治啊！

伟大的五卅来到了，帝国主义用了枪炮残杀中国的劳苦群众，在这一件惊人的事变中，把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与

安那其作了一个比重，无疑的，安那其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行动的罗曼蒂克不能执行历史的任务。负起了这个伟大的历史的任务的只是布尔什维克了，作者在这个地方，是全书的中心点，也是刘希坚在这个历史的巨变中把白华征服了，不，而是白华在实际中执行了正确的转变——历史征服了她，这正是因为白华献身主义，把安那其当作革命的最好理论，当做改革社会的指南针，当做人类生活向上而达到和平世界的福音，走到她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她以为她是负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到她的责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她以为同志们可以指导她，勉励她，使她和他们共同地来努力这一革命工作。她和他们要紧紧的互相联系着，铲除人类中的强暴者，把弱小者扶植起来。她和他们如同勤劳的开垦者一样，要把荒凉的人间变成丰富收获的田园，使全人类欢乐地，手携着手，生活在这样的田园里而歌唱着新村的和平，爱，幸福。她不但信仰着安那其而且是努力于工作的。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他们同志们以开会为儿戏，如几百个人向银行挤兑的样子，如此，给与白华的结果，那些矜夸的长发的安那其人的思想与行动所反映给她的现象，使她感到浑浑的失望。又因为她在工作上的打击（热烈的夜市上散传单没人注意），她认识了安那其主义的真面目，它是理想了迷人的美丽世界和迷人的人类和平，它把一切人间的罪恶都抹掉了，它不是这现实世界的急切的需要。它是要罗曼蒂克的把世界翻过来。因之不能在现实世界里起着作用，它只能够使一般幼稚而热情的青年感到安慰的喜悦，不能使急进的沉静的青年感到满足……大家都只象一群醉汉，糊里糊涂地高谈着克鲁泡特金，把那个圆额大胡子的像片钉在房间里，而且干着许多浪漫的事情，伟大艰难的革命事业，被看成一个梦，一个传奇，一幕浪漫的喜剧。把“革命是流血”当笑话，因为安那其的新村是非常和平非常美丽的，他们自甘地在这样的

幻想里迷醉着。白华以往也是一个，现在觉醒起来了，因为她不是一个把那种迷醉当作娱乐的人，她是要改革这个社会的，她不能够永远游荡在幻想里而算是从事于革命，自五卅惨案的许多事实所给与她的教训，使她不能不对于她所信仰的，所拥护的安那其主义的基础发生了疑惑，对她的同志们的行动，也使她发生了许多反感。

安那其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革命的幻想？安那其主义能够适切的改革我们的这个社会么？为什么俄国的革命的胜利，不是安那其而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世界上的唯一的革命理论，它能够把老中国变成新中国么？……这种种象烈火一样地在她的头脑里燃烧起来，而且一直的燃烧着，使她苦恼极了，她需要解决，必须在两条路上选一条，决定她最后的前途。因此她要从刘希坚这里得到她的力量——她并不是要他解决这问题，只希望他把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书籍介绍给她。

白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转变了，这是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罗曼蒂克的安那其的革命的幻想的路而过渡到集体的纪律的组织行动的路上来的，也就是从唯心的到唯物的。这是有历史的背景的。五卅惨案的发生是帝国主义进一步的对于中国工农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为挽救其经济危机，在国内各产业部门中普遍的采用了合理化政策，加紧了对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剥削，实行高度的资本集中和垄断，因此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暂时稳定，而便很快的走向了崩溃的过程，势必扩大市场争夺殖民地，输出金融资本。又因战后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各帝国主义顿然失了这么大的榨取领域，在东方只有中国是他们的侵略的唯一对象，侵略的结果，使中国一天一天的走向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形成了政治的分割，无

停止的军阀混战，使着中国农村经济急剧的破产，工人被剥削，失业，广大的劳苦群众为了自身的解放，使他们认识出来只有团结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向帝国主义开始了空前的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使得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使得小布尔乔亚不能中立，尤其是革命的小布尔乔亚要更有彻底的转变是必然的，这是书中以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热情女子白华转变的客观原因。

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极伟大的历史事变，作了一个称盘，把布尔什维克与安那其作了一个比较，安那其是没有分量的，在这个条件之下，白华便开始动摇了她对于安那其主义的信仰，怀疑了安那其，并且白华是安那其中最积极的一个，这样的起了怀疑，起了怀疑，而不是盲目的投降。“只是希望他把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书籍介绍给她”这些地方的表现，意识是非常正确的，作者在这种地方告诉了我们，战胜白华的不是刘希坚，更不是刘希坚的爱情，而是布尔什维克战胜了白华，不但是布尔什维克战胜了白华，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安那其主义。

刘希坚向她说：

“回想起来是有趣的，”他含蓄着许多笑意和爱意的望了她，“那从前的我们对立的意见，那些几乎要决裂的激烈的论战，现在看起来，都变成很有意义的。你记得不记得，那最后的一次……”

她笑着点着头。

“你的胜利，”她低声的说。

可是他改正了：

“不。不是我的。那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的。我说错了。”她热烈的笑着说：“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

他同意地看着她。他们两个人便动步了，向着灿烂的阳

光里走去。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

作者在这种节目下结束了全书，归结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实在作者总在把握住了这一点，着眼在全盘的事业上，用主义战胜了白华，仍然是为了革命工作，在白华转变之后，仍归到工作上。

她的确在经过不断的苦闷之中，近来和前不同了，已经一天天从幻想里拉了出来，而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革命的实际。同时她在新读的几个重要的著作里，发现了自己以前的幼稚。并且她在许多小册子里，她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觉得那里面的言论是很有道理的。同时实际的情况，也促使她今天走到群众中去，而且站出来讲话了，这的确也可以作为她的一页新的历史的开展。

二

作者不但写了小布尔乔亚革命者女性代表白华，受了历史的教训而彻底的转变了，而且更进一步的表现了历史转变中的新任务。

在书的结束时，人物支配中，自然指出了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

张铁英……回答着：“到河南去。昨天才决定派我去的。我呢，我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是从农村里长大的，我知道那些农民的痛苦，并且我还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我去干农民运动正是合宜的。并且，在我个人的能力上，我也觉得我最好是干农民运动的工作。尤其是在我们的总路线上，我们目前的任务，领导农民革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喜欢，我可以把我自己深入到农民群众里面。”

.....

“好极了。”刘希坚说，一面伸过手去和她的手握着。
“深入到农村去，这是很严重的目前工作。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因此团结农民很重要。我们必须推动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坚强的革命队伍。”

她（白华）十分热情的说：“我自己，我喜欢我到工厂里去。我认为必须和工人打成一片。不是么，我们的革命的胜利是应该工人阶级来决定的？”

“不错，”他又笑着回答：“到工厂去，这是最迫切的，而且最重要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要无产阶级自己起来才有胜利的可能。……”

三

全书中人物的描写以刘希坚白华的影子表现得最活跃，刘希坚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角色，不知疲劳为何物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说的他是生活在新时代里的，而且他要作为新时代的建设工人的一员。他自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的“信仰”……他没有需要，他所需要的只有他的工作的成功。他没有别的希望，除了希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站起来。“我们的工作象堆栈里的货物，堆着堆着，等待我们去搬运，我们就开始吧。”

“……用我们的血和生命，和帝国主义作肉搏的斗争。我们要从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要退却……”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一种硬塞的东西把他的喉咙封锁着。他的整个喉管都象玻璃一样的破裂了。仿佛在他的口里，已经迸跃出了许多血丝……

刘希坚从讲台上走到骚动的群众里面。他咳嗽着，把一块手帕掩在口上，那白色的手帕上染着许多红色。

他感觉得很疲乏。可是他又觉得他的一切都生长在兴奋里。这时，他的力气是很贫弱的，但是他的血又在猛烈的跳动着。他微笑。他努力地在群众里走了许久。随后他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学生砍断了手指，把红溜溜的血写到墙上去：

“为五卅烈士复仇！”

同样鲜红的血，如同海浪一般地，从他的心上飞跃着。

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刘希坚在一切的工作上都表现到最高点，他是极热烈的同时又是态度极镇静的一个，具有“热烈的心肠，冷静的头脑”的人物。白华是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女性，几次在反帝紧张的空气里，骚动的群众中与刘希坚在刹那间相见，欣然的握住了手，这种地方，表现得也是非常自然的。其余的人物就是王振伍和张铁英了。张铁英是被大家公认为可以当一个远东足球队选手的，满着红斑点的多肉的脸色，因为她是雇农的女儿，很能吃苦的。张铁英是爱着刘希坚的，但是刘希坚酷爱着白华，张铁英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感到失望，但是在工作方面仍是勇往直前，所以大家都称说张铁英在我们的工作上她是成功的，可是她在恋爱方面，总是失败的。她以前曾爱过好几个人，人家只把她当作开玩笑的目的。她是一个很难得的工作上的同志。在群众中大步宽肩的散发传单的极简略的描绘，张铁英的性格及工作的积极已活跃在读者面前，对她欣然起敬了。王振伍虽然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比较是没有什么特色的人物，其余的几个不重要的人物就是象牙塔里的小说家诗人之流，把艺术放在空间的漠不关世的人物。其余的就是一些“自由人无我”的安那其主义者。

四

在技巧方面，我以为作者是有相当的成功，尤其是尖端的抒情写法，充满了紧张，急剧，破碎的力量，为作者之特色。

……机关枪“扑扑扑”的响，帝国主义的武装向群众屠杀。

……口号：前进！

……群众冲上去。

……空间在叫喊。火在奔流。血在闪耀。群众在苦斗。

……都市暴动着。乡村暴动着。森林和旷野也暴动着。

……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崩溃。全世界象一只风车似的在急速的转变。

……帝国主义跟着世纪末没落下去。

……殖民地站起来了。贫苦的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了。

……举着鲜血一般的红的旗子。

……欢呼：斗争的胜利！

一个新的时代象一轮美丽的夏天的红日，从远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了辉煌的色彩，迅速的开展了；把锋利的光芒照耀在世界，照耀在殖民地，照耀在斗争的群众，照耀在刘希坚的眼前。

他微微的笑了。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同时，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斧头，红色的旗子，英勇的欢乐的唱着国际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一只手抱着炮舰，另一只手抱着飞机，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

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忍不住的快乐的
笑声。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星光灿烂的，仿佛是
世界上革命的火眼，到处密布着，准备着整个的革命的爆
发。

伟大的北京城骚动了。伟大的北京城叫喊了。伟大的北
京城在无数群众的癫狂里实现了空前的，严重的罢工，罢市，
罢课。

“总罢业！”这是一个强烈的电流。

“总罢业！”立刻这个电流触动了大地，触动了大地上的
民众——烧着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热情。

到处，工厂里没有机器的响声，每个烟囱都张着饥饿的
嘴。到处，商店的门紧闭着。到处，学校里没有摇铃的声
音，所有的教室都是寂寂寞寞的。到处，麇集着一群群的民
众。到处，写着，贴着，飞着，喊着这样的标语。

整个的北京城都充满着如此的紧张，轰动，疯狂。整个
的北京城都变样了——街道变样了，人民变样了，空间变样
了。仿佛，连时间也变了进行的速度，甚至于停止了，停止
在这一个异样的变动里。

尤其是在热闹的中心街市——前门，大栅栏，东单东四
牌楼，西单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更显着异样的可惊的状
况。无数群众——工人，店员，学生，彼此汇合着，纷乱
着。如同这地球上发生了很利害的流行病，把平常很安静的
人们都传染起来了，把这些人们的心头放上一个火球，使他
们在烈火的刺激之中而暴动，吐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的火
焰。

许多地方都出现着宣传队。个人的，团体的，散布在十字街头，马路中心，大胡同，路边，在那里大声地，以及嘶声地，慷慨激昂的喊着。

车马都停止了。

无论是大街或小路，只要有人讲演的地方，便聚集了很厚的群众，一层层地围绕着。大家仰着脸，听着，现着紧张的神气，如同一个火苗落在汽油缸里，立刻燃上了，爆发而且扩大了。大家在讲演者的声浪之下，澎湃地增加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那伟大的革命的浪潮。

常常在听讲的群众里面，响着尖锐的叫声：

——宰洋鬼子去！

——把洋鬼子赶出东交民巷！

——革命去！

并且，常常在群众里面，响了妇女的哭声。在东四牌楼的马路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她是电报生的母亲——忽然在紧张的空气里哭喊了，一面落着眼泪，一面悲愤地叫骂着，一面离开了听讲的群众，跑到另一端的马路上去讲演。许多群众便潮水似的围绕着她。她激动着说：

（演说）……

这个老太婆的演说把许多人都鼓动起来了。立刻便有人将她的话拿到别处去讲。如同一个火花传染着另一个火花，联系的爆发了，把更多的群众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燎原。

同样的在别的地方，也出现着旧式的妇女——她们被讲演者的宣传激动了，被遭难者的血和尸首刺痛了，被同情的波浪冲击了，便带着许多眼泪和愤慨，自由地喊着，用鼎沸的热情来诅骂帝国主义的罪恶。

这时，到处是——

空间充满着紧张的空气，
四围响应着尖锐而愤怒的叫喊，
纷乱的阳光照耀着骚动的群众，
伟大的北京城是一个风暴！

而且这一个风暴正在继续着——高涨，扩大，没有边际。在这个风暴里的人们都是很疯癫的。谁的感情和思想都受了急剧的变动，变动在这一个紧张的漩涡里。并且，无数不认识的人们都联合起来了，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着敌人——罪恶的帝国主义——演习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斗争……

这种种的描写在全书中其他的地方也是充分的表现着，一泻到底（如天桥烧洋货等特殊段落上尤为显著），在技巧上有着摄取读者的力量，这是近来新兴文艺上少有的另开生面的特殊风格。

五

以上所论，在内容上——意识——技巧上都是成功的地方，以下我还要指出本书的几个主要的缺点来，就是，作者只顾到几个领袖人物的活动。尤其特别偏重在刘希坚和白华的对立和统一及其转变方面去，写得太多了些，欠缺了一般革命者的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描写以及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方面的描写和暴露，因此，显得内容单薄，如在布置五卅工作时，而没有顾到写全体布尔什维克，只是上级几个人物的活动，而忘却了写到推动下级布尔什维克的总动员，在这一点上，是与苏联普罗作家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犯了同样的弊病。在布尔什维克开会时，会场上描写是十二分的不够，这样一个严重的会议，在一页纸上便匆

匆的过去，没有把每个人的意见及工作决议以及开会时的姿态描划出来，只是说很严肃，虽然有许多人还吸着香烟，但是喷出来的烟丝更增加了严重的景象；便说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浮上了许多新的工作和新的意义。这样没有把会场实际的严重景象表现得活跃出来。新写实主义的作法，决不是只写写外面，而是要把人物的动作，发言等动态表现出来。

作者如注意到这些地方，这作品的成功还要伟大的吧？！

时代是飞速的进展着，进展着，《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文学上虽然尽了它五卅时代的相当任务，但是一九二九后半年到一九三一年又是一个伟大的风暴到了中国，《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最近的将来——在最近的过去吧——亦将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述，我们期待着将更会有新的作品在新兴中国新文坛上降生！

“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啊！作者胡也频氏已经成了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牺牲了的一员。今天写了这篇读后的文字的时候，是正当朝鲜惨案刚过，万宝山血迹未干，日帝国主义出兵强占东三省，任意的暴行，屠杀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的时候，与六年前的五卅惨案相较，其凶暴程度又当如何？！工农劳苦群众的反帝怒潮较之六年前，又当如何？！

读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以后，我们应当纪念作者胡也频，但是我们的纪念，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意志和鲜血？！

1931年11月30日于北京。

一个真实人的诗

——序《胡也频诗稿》

周良沛

—

当我知道胡也频烈士生前留下二百多首诗稿，并想设法寻到它的下落时，同志们问到我对他的诗的看法，我竟可悲地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是我无知的可悲，也是一场浩劫后遗留下某些可悲的现实。不要说今日的年轻人了，就是中年的写诗的朋友，也只知道诗人的名字，并没有读过诗人的作品。

并不是人们忘记说：我们的旗帜所以这么鲜红，是染着先烈的血。恰恰是在许多文件、讲话中，我们都肯定今天文艺事业的成绩是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优秀传统。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中，说：

“……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

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鲁迅先生用烈士的血，证明我们人民与我们文学的这种关系，永远不会变。鲁迅先生哀悼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反动派暗杀的五位左联作家，胡也频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诗人牺牲的早晨，他从牢里捎出的信中还写道，牢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与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有了很大的创作欲望，也相信自己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稿纸，他要写，也想记下一些材料寄出来。他说，坐二三年牢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也不会让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当时，他没想到，反动统治者，为了使人民处于永久的愚昧状态，竟用屠刀对准唤起人们良知，使之觉醒的作家，在当夜他就被暗杀了。诗人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敌人用机枪向他扫射，在他身上穿了三个洞。

在烈士被害当天的早晨写的信上，最后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在这之前，当他看见自己才出生的孩子时就哭了，据说他是很难得哭的，也不知是为了幸福，还是对孩子的母亲的同情。那天，他也很兴奋地告诉过丁玲：“《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

——是的，光明确实在我们前面，可是，人们是在长长的黑夜中摸索、苦斗后才看见光明的。当我们今日在光明之中，诗人牺牲已近半个世纪了。

鲁迅先生说的：“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红；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的时代，总算过去了；鲁迅先生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实际上是记述先生对烈士永难忘却的纪念，到今日，若是被我们这代人忘却，就是背叛。

二

胡也频，福建人。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旧历四月初八）生于福州城边买鸡衢。幼名胡培基。他五岁入私塾，九岁失学，十一岁家境好转，重新入学，在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就读。一九一八年十五岁被送到祥慎金银首饰店当学徒。他被围在金银争辉的柜台里，却过着生命最暗澹的日子。他给老板端茶、倒水、提夜壶，被逼着“学”着吞下给奴隶的凌辱。就是有些奴才（大点的学徒）也欺侮他，常常无故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们教他向顾客说着各式各样的谎言。在这里，他认清了人世间各式各样的嘴脸，他也分清了人的真假、善恶。一天，这个学徒失踪了，首饰店也失去了一对很重的金钏。老板向他父母要钱，父母向铺子要人，两家都要打官司告状。

他冒险乘船漂流到上海，过了一段流浪的近似乞儿的生活。一九二〇年春天，他进了上海浦东中学，取了个学名叫胡崇轩。后来，他曾被表叔送到膳宿免费的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学轮机。俟海军学校停办，他也不得不停止了学习。

不久，他到了北京，想考一个公费大学没有成功，又流落在一个小公寓里，常常给老板算帐、打杂。为了冬天能在暖和的屋子里呆上几个钟头，他冒着寒风，从东城到西城，无偿地到地主家给地主少爷补习功课……。后来，他还是只得挟上自己的旧夹袍上当铺，用当到的一块钱买一张四等舱票流浪到烟台。他敝衣，跣足，遨游在海滩上。在无边的海空下，汹涌的海浪翻卷着他纵横的思绪，将他十几年坎坷遭遇的感受，凝聚、压缩成无数问号在寸心之间。他在怀疑中思索，在思索中明悟，在朦胧中萌动的意念、理想象海云一样飞翔。

终于他不得不再回到北京。在这文化古都，他受到文化艺术的侵虏，他逛书摊贪婪地读书，找朋友论古今天下，挥笔写诗作文，游览名胜，足迹遍及燕京。物质的贫困，没有湮没他浪漫的幻想；严酷而不幸的日子，使他对生活更坚韧执着地追求。

一九二四年，他参与编辑《民众文艺周刊》。这是《京报》一周一张的副刊。他曾用胡崇轩的名字在上面发表过短篇小说。就在这年夏天，他认识了丁玲同志，以后遂在一起生活、战斗，成为亲密的战友。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他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但是，从丁玲同志一九二七年开始发表的许多名篇中，可以看到他们这段日子对生活共同的观察与认识，和对人世不平的控诉。

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怀着时代的苦闷生活的。

那时候的作品，许多能留存到今日的，就在于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在当时既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人主义者；既倾向社会革命，又摆脱不了自己因循而行动不力的弱点；既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不得不在幻想的破灭中生活。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胡也频的诗稿，就是诗人在那个时候，那种感情下的作品。

三

作为一位诗人，胡也频的壮烈牺牲，就是用自身的行动写了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长歌，一首象水晶似的透明的灵魂之歌，一首浩然的正气之歌。在我们晚辈中，许多有才能的朋友，迟早会把这首没有用笔墨写出的诗，用笔墨移到稿笺上的。

诗人后来也写了《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样正面讴歌工人革命的小说。但我们能看到的诗，却只有他参加革

命和入党之前的作品。

诗人有首《欲雨的天色》，在描写天色时这样写道：“气压低低的，倘若遇故事中的杞人，必忧天之将崩坠”，之后，又写道：

到处是一种阴郁，
即在最近的屋端，
亦不见乌鸫与孤雁的飞翔。

呵，这欲雨的天色，
如小孩子的哭脸，
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

彼时彼地，要求诗人也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他描写的天色，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变革现实的要求。他有点嘲笑杞人忧天，但他偏偏又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纯净而热情的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参加革命前，他不曾坐过牢，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写的《死狱中》的死狱，就是他当时身处的现实社会——

在这死狱之中；不分春去秋来，
更不见光明之天宇，
只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之僵骸，
隔绝了世上的一切。

他感叹——

吁，被时代忘却的小人，
应如残雪委之路隅？
我偏负这诗人的倨傲，
低吟：“自然虽大，我的心更大！”

——《寒夜之哀思》

他也明白，不能向恶势力屈服，

或向权力顶礼，

是以我成为寂寞之王。

当时，权力当然为反动统治者所有，向权力顶礼，自然会背叛人民而寂寞，成为“寂寞之王”。这首诗题作《孤独的赐予》，是很有意思的。蒙胧的觉醒，使他虽然没能参加革命，也不再相信命运了：

但我们终须痛哭，

假若追究其原因，

与其归咎于命运，

我宁可作人类之公敌，

愤恨这虚伪世界。

——《痛哭之因果》

我终弃这无望的努力了，

躺在悬崖，蔑视一切，

赞颂毁灭，谪贬上帝！

诗中所要“谪贬”的“上帝”，实际是指旧社会的现行秩序。诗人大胆地公开声称“蔑视”它的“一切”，“谪贬”它的“上帝”，“赞颂”它的“毁灭”；这是遏制不住的叛逆者的怒吼，这是狂狷的铮铮傲骨！这是诗人向旧世界的挑战！

在他诗稿本里，有一首诗，说他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寻找他兄弟的尸骨，摸黑走夜路时，双脚跌陷在血肉之中。这是诗人亲身经历的写实——在军阀混战中，他的弟弟就是死于陈济棠之手；同时，也是诗人对人吃人的社会观察盾的记实。他写过一首《初醒》，短短十六行，颇能表达他的思想：

狂风如海盜之呐喊，

惊醒我罕有之梦——

我正与红番为伍，
挺戈刺专制之帝王。

张开眼儿，满着无限迷乱，
未能辨别这黑夜的深浅，
惟知道心血蜂拥，
在表示我的愤懑！

我疾恶儿童般的啼哭，
与默诵圣经的求恕；
我愿以灵魂之余辉，
为生命之鲜血的炫耀。

我奋力张手
寻觅我的所失，
但除了梦痕的恍惚，
宇宙是一片虚无！

诗人向着强大的敌人是毫不妥协的，在他没有找到党之前，也只能是“虚无”、迷茫的。而在诗人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既是坚决勇敢，又是踏踏实实地为革命呼号奔走。诗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手稿，帮我们看到和认识那个时代的一种青年的艺术典型，看到他们叛逆的绝叫，认识他们的苦闷和追求。

这些诗，写了五十多年了，其中的感情今天对我们并不陌生，也不难理解。但时代不同了，他的苦闷与追求，和我们并不完全相同。我以为最可珍贵的是，诗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在苦闷中坠落。这就是那时一个真实人的心声，一部有意义的抒情。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在上海写道：

一切的呻吟终是卑怯！
我赞颂临死还奋战的勇兽。

在同一首诗里又说——

适到人静夜深，灯月俱灰，
在黑暗的旷野，我痛哭了——
终因落叶的谐和，
又跑上墓巅，仰天狂笑！

人，常常是这么矛盾，人，跨过自身的弱点，确实不太容易。诗人不隐讳自己内心的矛盾，它的真实，只能使它更动人可信。对前人若不求全责备，这一切都是好理解的。

在诗人的作品中，情诗在数量和艺术上，都是突出的。前面引出那些表达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观点的诗句，许多也是摘自情诗。诗人的坦白与天真，感情的诚挚与深沉，执拗地震撼人的心灵，熠熠地闪烁着艺术光辉。他的笔记本上写道：“我的诗，献给最懂我的诗的那个人！”最懂他的诗的人，就是他最爱的人。这种情感，是为诗人提供写出好诗的因素之一。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晚一辈的人，年轻时并不能认识这类情诗为人们提供的精神养料的作用。今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历史的曲折，看到、听到，有些青年仍在遭受买卖婚姻的迫害，才明白这样的作品在生活中是怎样不可缺少；在败坏道德的黄色文化前，它确实是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艺术。我们通过诗稿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出现的还是塑造的艺术典型），我们都可以受到强烈的感染。看到一个在刑场上顶天立地的革命者的高尚的道德情怀。

四

对胡也频烈士的诗，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艺术分析，只有留待专家们来作了。

诗人在自己抄诗的练习本后面，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欲弃这歌吟，
入野人之霸道，
但仍旧操这生涯，
岂因诗神与我隆重之友谊？

有的人，为什么与诗神结下这种不解之缘呢？在诗人开始练习写诗的札记、草稿本上，就题上《心音》两个大字，下面又写上“崇轩所吐”四个小字，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诗人所以为诗人，这些诗所以成为诗的道理了。这是个既深刻又通俗的道理，重温和重新用这些作品再次说明它都是必要的。因为无病呻吟和说谎的“诗”，今天仍在败坏新诗的名声，医治它的药方，也就是要用那些作者自己倾吐的“心音”。谎言，是永远不能成为诗的。当诗人对旧社会的不满日益强烈而明确，有推翻它的愿望而还没有找到革命组织时，也曾试图把这些想法写成诗，因为不熟悉自己要描写的对象，诗人也就没有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部诗稿，该称为一个真实人的真实心声。

若内容上，是诗人叛逆的心声；那么，在形式上，也作了过去一切诗的形式叛逆。

今天，新诗的形式问题虽然还在争论，但是大家在创作实践上，总有了五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可借鉴，人们也在有所遵循，有所发展地不断实践并接受读者的检验。在世界飞速的发展中，聪明、有见识的读者，必然具有多样、丰富的艺术趣味，诗人也应

该为读者的多样的选择提供多样的作品。今日当我们捧读当年的新诗时，感到文字半文半白，还有许多今日不再用或不常用的字、词和口语。在形式上虽然同样是“自由”体，可读起来还不大习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先辈们在半个世纪前，勇敢地冲破旧文学在思想和形式上的禁锢，为时代所做的贡献。

现在，倘若有人指责当时的一些诗作，因为它们形式上的自由或者不是韵文就认为是“散文化”，见用口语就嗤之为“大白话”时，我们要告诉他们，那是五十年前写的，我们要认识先辈在新诗上的开路作用，这对今日新诗的发展与成果的巩固都是必要的。这些特点，表现在胡也频烈士的诗上，正是时代的烙印。对我们研究我国新诗的形式与发展是有益的。“五四”时期为争“大白话”站出的勇猛的斗士，每一位在我们心中都是一座纪念碑啊！

可惜的是，诗人生前写下的二百多首诗，现在找到的还不到一半。诗人牺牲后，丁玲同志把诗人的手稿藏在李达先生的夫人王会悟家。一九三三年，丁玲同志被捕后，雪峰、楼适夷又把它取来，藏在雪峰同志的一个熟人——谢澹如家。解放后，这位党的同情者才把这些手稿交还丁玲同志。一九六二年，历史博物馆从唐弢同志那里得知这一线索，向丁玲同志询其下落时，就由丁玲同志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在上海，和祖林谈到他父亲的遗稿后，到北京历史博物馆联系多次，也没结果，我几乎失去找它的信心了。今年五月，因为家门口翻修道路，才有幸与住一个楼而平日没有往来的邻居万岗同志相识，知道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而胡也频烈士的诗稿，恰恰就在他所负责的部门保管。第二天他即带我去看原件，当我们从保险柜里取出木盒，又从木盒里取出硬壳的锦盒，打开锦盒里的防腐防虫材料，诗稿立即展现在眼前，并扑来异样的香气。这五个锦盒，每盒都装个小小的西式练习本。

半个世纪了，它象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上面用蓝墨水写下的秀秀气气的钢笔字，就象年过半百的人的两鬓一样泛白了，有的字已经看不清。我捧着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珍贵的历史文物，任何个人也无权占有它，我却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读到它。半年后，感谢历史博物馆的同志，终于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这五个笔记本，有一本题作《心音》的草稿本子，有一本基本上是编入《愿望》的诗，有的是报纸上的剪报，也夹有草稿。另三本就是抄得整整齐齐，甚至标出了印刷的字体字号，看来是准备付排的。这三本编好的诗集，分别题作《愿望》、《磨炼》、《第四诗集》。后一本叫《第四诗集》，按数字排列，由此推算，当中起码缺了一本。也许还有更多几本，才能抄下那百多首诗。那些又可能散落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胡也频诗稿》，就是从这三个练习本的复印件中选出的。当中除了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剪报上都署有写作日期外，其余全没注明写作时间。剪报全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这两年的创作。剪报上的诗，也是从这三本诗集中抽抄出去发表的。

这本诗，是用以后给自己带来一笔不小的债务的“红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每册售价大洋三角，发行了一千五百册。

今天，我们总算完成烈士生前的这一愿望了，虽然，我是不信有天堂地狱的，我还是愿用它告慰烈士的英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于北京

胡也频著作编目

丁景唐 覆光照编

一 胡也频著作系年目录

一九二四年

崇轩：

雨中（小说）

1924年8月7日作于北京城东

载1924年8月10日《火球旬刊》第一号

胡崇轩：

希望（小说）

1924年12月3日作

载1924年12月9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一号

胡崇轩：

梦后（小说）

载1924年12月16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号

胡崇轩：

前夜（小说）

1924年12月17日夜北京

载1925年1月6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四号

崇轩：

心曲（散文）

1924年12月18日作于北京

载1924年12月30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三号

一九二五年

崇轩：

昨夜入梦（诗）

1925年1月4日夜

载1925年1月13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五号

崇轩：

撒谎（散文）

1925年1月8日夜作

载1925年1月20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六号

胡崇轩：

“学者说话不会错？”？

1925年1月15日作

载1925年1月17日《京报副刊》

崇轩：

无聊的通信（一）

——金莲的讨论及其他

1925年1月20日作

载1925年3月21日《民众文艺周刊》

胡崇轩：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杂文）

1925年1月23日夜作

载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

崇轩：

税（小说）

1925年1月29日夜作于烟台

载1925年2月17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九号

崇轩：

苍茫的雨夜（小说）

1925年2月10日夜脱稿于烟台海隅

载1925年3月5日、6日、7日《京报副刊》第79、80、81号

胡崇轩：

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杂文）

中山先生逝世后十日作于北京

载1925年3月31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五号

崇轩：

致项拙

1925年2月26日作于烟台

载1925年4月7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原题作《无聊的通讯》，内含崇轩致项拙的信、项拙的复信和别人的信各一封

崇轩：

疯狂者的漫歌（散文）

1925年3月23日作于北京

载1925年4月14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七号

崇轩：

无题（小说）

1925年4月5日夜作

载1925年4月14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七号

崇轩：

致中囡

载1925年4月28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九号，原题作
《无聊的通讯》，内容为论翻译问题

崇轩：

月夜（散文）

冥想故乡之夜北京

载1925年4月28日《民众文艺周刊》第十九号

胡崇轩：

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做些好事的人们注意这一点（杂文）

五一节第二天作于北京

载1925年5月5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号

一九二六年

也频：

我是铁锚山上的大王（诗）

1926年3月13日作于北京

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惆怅（诗·手稿）

1926年5月作于上海

胡也频：

誓（诗）

1926年5月作于上海永贵里

载1926年12月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死狱之中（诗）

1926年7月作于上海永贵里

载1927年3月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恐怖的夜（诗）

1926年8月作于常德

载1926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

也频：

观剧之后（小说）

1926年9月作于常德

载1926年10月1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别曼伽（诗）

1926年10月作

载1926年10月2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歌（诗）

1926年10月作

载1926年10月3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洞庭湖上（诗）

1926年10月洞庭湖上

录自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胡也频著《也频诗选》

胡也频：

离情（诗）

1926年10月长江

录自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出版胡也频著《也频诗选》

胡也频：

给懋琳（诗）

1926年10月26日夜作

载1926年11月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飘泊的记录（一个片段）——浦口和南京

1926年10月26日作于北京

载1926年11月6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一百期

胡也频：

温柔（诗）

1926年10月作于北京

载1926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忆梦莘（诗）

作于1926年10月，同懋琳看你坟墓回来的夜

载1926年12月25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百零七期

胡也频：

杨修（小说）

1926年10月29日夜作于北京

载1926年11月2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皮靴（诗）

1926年11月作

载1926年11月2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律师（小说）

1926年11月作于北京

载1926年11月27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一百零三期

胡也频：

械斗（小说）

1926年11月10日夜作于北京

载1927年2月26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百十六期

胡也频：

一个穷人（小说）

1926年11月作于北京

载1926年12月1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中秋节（小说）

1926年11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1月1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公主墓前（诗）

1926年11月23日作于北京

载1927年5月2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惆（诗）

1926年12月15日作于新堤

载1927年1月2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沅江夜渡（诗）

1926年12月24日夜作

载1927年1月17日《晨报副刊》

频：

海船上（诗）

1926年12月作于天津

载1927年5月21日《晨报副刊》

频：

秋色（诗）

1926年12月作于鹿角

载1927年5月2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悲（诗）

1926年12月26日作于岳州

载1927年1月27日《晨报副刊》

频：

雪里的回忆（诗）

1926年12月作于长江船上

载1927年2月16日《晨报副刊》

频：

寒夜的哀思（诗）

1926年12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2月1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魔鬼（诗）

1926年末日作于北京

载1927年4月25日《晨报副刊》

一九二七年

胡也频：

蔷薇——一个妇人的日记（小说）

载1927年1月2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药（小说）

1927年1月作

载1927年2月12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百十四期

胡也频：

秘密（小说）

1927年1月18日作

载1927年2月1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父亲（小说）

1927年2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2月2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洒了雨的蓓蕾（两幕剧）

1927年2月28日作于北京

载1927年3月16日、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愿望（诗）

载1927年3月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圣徒（小说）

1120

1927年3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4月9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百二十二期

胡也频：

爱情与苦恼（诗）

1927年4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5月2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瓦匠之家（独幕剧）

载1927年5月2日《晨报副刊》

高：

生之不幸（诗）

载1927年5月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小说）

1927年5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5月12日、14日、1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寄曼伽（诗）

载1927年5月3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鬼与人心（两幕剧）

载1927年7月7日、8日、9日、11日、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碧舫（小说）

1927年7月作

载1927年7月23日《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百三十七期

胡也频：

狂人（三幕剧）

载1927年7月22日、23日、25日、26日、27日、28日、
2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牧场上（小说）

载1927年7月《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七期

乃之：

珍珠耳坠子（小说）

载1927年8月9日、10日、1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暴雨之来（诗）

1927年8月作于北京

载1927年8月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清晨之疲惫（诗）

载1927年8月1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无消息的梦（诗）

载1927年8月1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青天（诗）

载1927年8月17日《晨报副刊》

也频：

落雪之夜（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8月18日《晨报副刊》

也频：

假使有个上帝（诗）

载1927年8月1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僵骸（小说）

1927年作

载1927年8月27日《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百四十二期

载1927年9月3日《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百四十三期

胡也频：

一幕喜剧（小说）

载1927年8月29日、30日、3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新秋（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长风曲（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一尊想象（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哀感（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劫（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恨（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有感（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投赠（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1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无题（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心儿（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路旁的草香（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6日《晨报副刊》

宛约：

家长（小说）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6日、2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静寂的夜（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九月六夜（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9月2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给爱（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日《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百四十七期

胡也频：

登高（小说）

载1927年10月1日、3日、4日、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颠沛的人类（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秋夜（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猫（小说）

载1927年10月10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九号

胡也频：

薄暮（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自白（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凝想（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疲乏（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给爱（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酒癖（小说）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19日、20日、21日、2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夏午（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20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倘若（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0月24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一个时代（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初恋的自白（小说）

作于北京沙滩

载1927年11月4日、5日、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远遁（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慰藉（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孤寂者之歌（诗）

——纪念一个作诗的亡友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孤独的赐与（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爱之潮（小说）

载1927年11月16日、17日、18日、1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懒惰（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秋去了（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冲突（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1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序诗（诗）

1927年10月25日夜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21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决心（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23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因我心未死（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2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夜半（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26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回首（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1月29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求恕（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2月2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无知觉的生活（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2月8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杂乱的意识（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2月10日《晨报副刊》

宛约：

资本家（独幕剧）

载1927年12月13日、14日、15日、16日、17日、19日

《晨报副刊》

胡也频：

噩梦（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2月15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生计（诗）

作于北京

载1927年12月17日《晨报副刊》

胡也频：

捉狭鬼（独幕剧）

载1927年12月24日、27日、28日、29日、30日、31日

《晨报副刊》

一九二八年

胡也频：

诗稿（小说）

作于北京

载1928年1月14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六十二期

胡也频：

北风里（小说）

作于北京沙滩

载1928年3月10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七十七期

胡也频：

往何处去（小说）

载1928年5月5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七十八期

载1928年5月12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七十九期

载1928年5月19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八十一期

胡也频：

那个大学生（小说）

作于北京

载1928年5月26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八十一期

载1928年6月2日《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八十二期

胡也频：

绅士的请客（二幕剧）

载1928年7月1日《现代评论》第八卷第一百八十八期

载1928年7月21日《现代评论》第八卷第一百八十九期

胡也频：

海岸边（小说）

1928年4月作于葛岭

载1928年7月28日《现代评论》第八卷第一百九十期

胡也频：

约会（小说）

载1928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一号

载1928年7月26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号

沉默：

遗嘱（诗）

1928年6月28日作于上海

载1928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一号

宛约：

雪白的鸱鹞（小说）

1928年作

载1928年7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三号

沉默：

寒夜的哀思（诗）

载1928年8月2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四号

胡也频：

《捉狭鬼》序

按：这篇序，收入作者的戏剧集《别人的幸福》时，改名《〈别人的幸福〉序》

1928年8月8日作于上海

192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六号

沉默：

死了和活着（诗）

载192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六号

编者：

写在编后（也有写作：《写在篇末》）

附：一个观念

载1928年8月1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七号

沉默：

空梦（诗）

载1928年8月15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八号

胡也频：

一群朋友（小说）

载1928年8月16日《山雨》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沉默：

秋色（诗）

载1928年8月17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号

沉默：

生活的麻木（诗）

载1928年8月2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一号

胡也频：

那个人（小说）

载1928年8月22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二号

载1928年8月23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三号

沉默：

无消息的梦（诗）

载1928年8月22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二号

沉默：

春天（诗）

载1928年8月2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四号

沉默：

生之不幸（诗）

载1928年8月28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五号

沉默：

死之因（诗）

载1928年8月30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七号

沉默：

清晨之疲惫（诗）

载1928年8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八号

编者：

这一个月开头

1928年9月1日作于上海

载1928年9月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十九号

沉默：

愿望（诗）

载1928年9月6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十一号

胡也频：

八天——一个男子的日记（小说）

载1928年9月1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十三号

沉默：

痛哭之因果（诗）

载1928年9月1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十三号

胡也频：

写在《诗稿》前面

载1928年9月18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十七号

沉默：

北海的月夜（诗）

载1928年9月20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二十九号

沉默：

爱神之降临（诗）

载1928年9月2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三十号

胡也频：

坟（小说）

载1928年9月26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三十二号

胡也频：

毁灭（小说）

1928年5月作于葛岭

载1928年9月29日《现代评论》第八卷第一百九十九期

胡也频：

消磨（小说）

载1928年10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十期

沉默：

一个时代（诗）

载1928年10月14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四十号

胡也频：

在公共汽车上（小说）

载1928年10月16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四十一号

胡也频：

胡也频启事^①

载1928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四十九号

① 启事内容为结束《红与黑》副刊。

也频：

编后题记

1928年11月5日

录自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屋出版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
《消磨》

胡也频：

父亲和他的故事（小说）

载1928年12月1日《熔炉》第一期
上海复旦书店出版

也频：

编后附记

1928年12月22日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胡也频：

敌人（小说）

录自1928年年底上海尚志书屋出版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
《消磨》

胡也频：

女巫（小说）

录自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屋出版胡也频著短篇小说集
《消磨》

一九二九年

沉默：

生计（诗）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胡也频：

子敏先生的功课（小说）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沉默：

夜（诗）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胡也频：

便宜货（小说）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胡也频：

编后附记

载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

胡也频：

一幕悲剧的写实（小说）

载1929年1月20日《人间》月刊第一期

载1929年2月20日《人间》月刊第二期

载1929年3月20日《人间》月刊第三期

胡也频：

一个村子（小说）

载1929年2月10日《红黑》月刊第二期

胡也频：

少年孟德的失眠（小说）

载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期

胡也频：

美的戏剧^①（小说）

载1929年2、3月间香港《伴侣》杂志第十二期

① 引自《人间》月刊第三期广告。

编者：

卷首题辞

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三期

胡也频：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小说）

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三期

沉默：

权力与真理（诗）

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三期

沉默：

初醒（诗）

载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三期

胡也频：

在一个晚上（小说）

载1929年3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期

胡也频：

苦刑（小说）

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四期

沉默：

生命的象征（诗）

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四期

沉默：

风声（诗）

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四期

胡也频：

编后

1929年3月22日作

载1929年4月10日《红黑》月刊第四期

白丁：

到M城去^①（中篇小说）

1929年5月7日完稿

载1929年7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七期

后印单行本，1930年6月光华书局初版

胡也频：

一个猎人的自叙（小说）

载1929年7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七期

胡也频：

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小说）

载1929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八号

胡也频：

烟（小说）

1929年11月14日上海

载1930年1月上海《新生命》月刊第3卷第1号

一九三〇年

胡也频：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②（未完）

载1930年5月20日《日出》月刊创刊号

文化生活书店出版

后印单行本，1930年10月20日春秋书店出版

① 即《到莫斯科去》，本期发表第一至第三章，同时发表丁玲的短文：《介绍〈到M城去〉》。

② 文化书店出版的《日出》月刊，仅出一期，即因刊登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未完）被禁。

胡也频：

《到莫斯科去》序

1930年5月19日上海

收入1930年6月光华书局《到莫斯科去》初版

胡也频：

黑骨头（小说）^①

载1930年11月《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二期第一版

又，被译成日文，收入1931年10月日本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左联五烈士纪念集《阿Q正传》中。

野草：

黑骨头（小说）^②

载1930年11月《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二期第二版

胡一平：

牺牲（小说）

载1930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

一九三一年

胡也频：

同居

载1931年4月25日《前哨》第一卷第一期

①② 《黑骨头》有两种不同内容的两篇稿件，一为描写工人运动的，发表在《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二期的初版本上。该文发表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再版本上换了另一篇以青年学生婚姻不自由为题材的《黑骨头》，作者署名也改作“野草”。

二 胡也频著作书目

一九二七年

圣徒（短篇小说集）

1927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

32开本，正文154页。

目次：

杨修

械斗

观剧之后

蔷薇（一个妇人的日记）

一个穷人

中秋节

圣徒

律师

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

药

父亲

一九二八年

活珠子（短篇小说集）

1928年4月光华书局出版

32开本，正文126页。

目次：

活珠子

小人儿

初恋的自白

小小的旅途

僵骸

家长

登高

鬼与人心（戏剧集）

1928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

1931年10月开明书店三版

32开本，正文162页。

钱君匋装帧

目次：

鬼与人心（二幕剧）

瓦匠之家（独幕剧）

洒了雨的蓓蕾（二幕剧）

狂人（三幕剧）

往何处去（短篇小说集）

1928年9月第一线书店初版

32开本，正文128页。

钱君匋装帧

目次：

往何处去

黑点

一群朋友

约会

1928年作

坟

毁灭

1928年作

海岸边

生命

雪白的鸚鵡

1928年作

诗稿（短篇小说集）

1928年9月25日现代书局出版

1933年6月1日现代书局再版

1937年张鑫年出版，即现代书局本之翻版

1939年9月新安书局出版

32开本，《写在〈诗稿〉前面》5页，正文108页。

目次：

写在《诗稿》前面

1928年5月2日作于葛岭山

诗稿

完稿于北京

傻子

那个大学生

完稿于北京

北风里

完稿于北京沙滩

爱之潮

土地庙

螃蟹

完稿于北京

消磨（短篇小说集）

上海尚志书屋出版

原书无出版年月，从作者的《编后题记》作于1928年11月5日推算，本书约在1928年年底出版。

《二百零四号丛书》^①之一

32开本，正文133页。

目次：

编后题记

1928年11月5日作

八天

那个人

消磨

在公共汽车上

父亲和他的故事

猫

敌人

女巫

酒癩

^①《二百零四号丛书》，因1928年胡也频住在上海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成立红黑出版处，创办《红黑》月刊，出版丛书，故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一九二九年

也频诗选（诗集）

《红黑丛书》之一

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发行

25开本，横排，收诗22首，正文60页，外《序》6页。

目次：

序

别曼伽

给爱

寄曼伽

愿望

低语

温柔

自白

慰藉

我喜欢裸体

爱神的降临

春神

离情

秋色

洞庭湖上

惘然

倘若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回首

恨

无题

因我心未死

生之不幸

牧场上（短篇小说集）

《二百零四号丛书》之三

1929年3月20日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32开本，正文101页。

扉页有“此书献给努力于辛苦路上的朋友”句

目次：

便宜货

牧场上

碧舫

船上

黎蒂

爱的故事

珍珠耳坠子

小友的幸福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短篇小说集）

《新世纪文艺丛书》之一

1929年9月光华书局出版

32开本，正文125页。

目次：

一个村子

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

子敏先生的功课

苦刑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两个大学教授
美的戏剧
夜
各人的满足

四星期（短篇小说集）

1929年10月31日华通书局初版

32开本，正文105页。

目次：

在一个晚上^①
两个世界（儿童文学）
不能忘的影
四星期
一个猎人的自叙
少年孟德的失眠^②
名人的打猎
他和他的家

别人的幸福（戏剧集）

1929年12月8日华通书局出版

1933年2月华通书局再版

32开本，《序》5页，正文187页。

目次：

序

1928年8月8日作

①② 同时收入丁玲：《一个女人》（短篇小说集），1930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32年12月三版。

别人的幸福（独幕剧）
捉狭鬼（独幕剧）
幽灵（独幕剧）
资本家（独幕剧）
绅士的请客（二幕剧）

一九三〇年

一幕悲剧的写实（中篇小说）

《新文艺丛书》之一

193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

32开本，正文136页。

到莫斯科去（中篇小说）

1930年6月光华书局初版

32开本，《序》3页，正文151页。

本书完稿于1929年5月7日早上二时，上海

《序》写于1930年5月19日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长篇小说）

1930年10月20日春秋书店初版

32开本，正文284页。

一九三一年

一个人的诞生

1931年5月新月书店出版

32开本，正文204页，外《作者记》3页。本书收有胡也频和丁玲的作品四篇。其中胡也频的两篇，为：

一个人的诞生
牺牲

一九三六年

也频小说集

1936年1月大光书局初版

1937年7月大光书局再版

32开本，正文412页。

目次：

苦刑

三颗爱的心

子敏先生的功课

僵骸

1927年作

初恋的自白

作于北京

两个妇人

一个村子

两个大学教授

美的戏剧

夜

各人的满足

活珠子

小人儿

家长

登高（并有“附”）

作于北京
小小的旅途
作于北京
一个女性的转变^①
1929年5月7日早上二时，上海

一九三七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洪深编

1937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本书中选入了胡也频的《瓦匠之家》（独幕剧）一篇。

出版年月未详

新文学研究·现代中国诗集

武汉大学讲义

沈从文编

本书为武汉大学讲义，论述和编选“五四”以来的新诗。选入的有鲁迅《野草》中的散文诗，郭沫若《女神》、《星空》、《前茅》、《瓶》、《恢复》中的诗以及王统照、冰心、成仿吾、朱自清、朱湘、汪静之、宗白华、俞平伯、柯仲平、徐志摩、康白情、冯乃超、冯至、闻一多、杨骚、刘大白、刘半农、蒋光慈、钱杏邨、戴望舒等八十四家的诗

① 《一个女性的转变》实即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和单行本不同之处，仅在略去作于1930年5月19日的《序》。

选。胡也频的诗被选入的有下列六首：

别曼伽

给爱

寄曼伽

低语

慰藉

我喜欢裸体

一九五一年

胡也频选集

1951年7月开明书店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编辑凡例》2页，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26页，正文307页。

《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22页，32开本。

扉页有《胡也频先生遗像》（在少年时代摄）

手迹（《愿望》，胡也频诗集1925—1926）

目次：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

1950年11月15日，北京

到莫斯科去

1929年5月7日作于上海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张秀中）

1931年11月30日作于北京

一九五四年

胡也频小说选集

1954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57年1月第二次印刷，
1957年10月第三次印刷。

32开本，扉页2页，作者像和手迹各一幅，《一个真实人的一
生》21页，正文250页。

目次：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活——记胡也频（丁玲）

1950年11月15日，北京

到莫斯科去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一九五八年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文学小丛书》第二辑之四十五

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64开本，《前言》2页，正文223页。

一九六二年

胡也频未收论文和作品选刊

余仁凯选辑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

1962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版

1152

前有余仁凯写的《题记》

胡也频著作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 论文、杂文

“学者说话不会错？”？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

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

无聊的通信（一）

——金莲的讨论及其他

无聊的通信（七）

我希望想替中国劳动阶级做些好事的

人们注意这一点

《捉狭鬼》序

写在篇末

附：一个观念

这一月的开头

写在《诗稿》前面

编后题记

编后附记

卷首题辞

编后

《到莫斯科去》序

第二部分 小说、戏剧

梦后

漂泊的记录（一个片断）——浦口和南京

械斗

鬼与人心

登高

猫
往何处去
坟
黑骨头
黑骨头
同居

一九八〇年

建国以来编印的三种有关胡也频作品选集仅选入了《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两种。一九六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胡也频选集〉未收论文和作品选刊》虽选入了胡也频的论文、杂文、小说、戏剧，但也未选诗作。一九八〇年三月号的《诗刊》选有胡也频诗三首：

暴雨
一个时代
决心

这三首诗都未署写作年月。

丁玲同志在这期《诗刊》上写了《也频与革命》（1980年元月），对胡也频烈士和他的诗作了亲切的阐述。

三 胡也频作品未印目录

也频烈士有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作品较多。除已收集出版外，在1928年9月现代书局印行的胡也频《诗稿》一书的封底里页，曾刊有一个本书作者书目，尚有下列书名：

向一个神圣的要求（小说集）待印

漫画（小说集）待印

磨炼（诗集）

愿望（诗集）山雨出版社

苦恼（诗集）待印

捉狭鬼（戏剧集）山雨出版社

带皮肉的傀儡（戏剧集）待印

又，六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内陈列有胡也频烈士手写的《无须社丛书》书目，其中有也频烈士的诗集两种，即《宝剑的锈》和《落花梦》，小说集一种，即《霉雨》。

以上这些集子后来大多数都未出版，有些（如两本戏剧集）后来改名出版。

除此之外，尚有谢澹如先生保存下来的下列胡也频烈士遗稿：

| | |
|------------|---------|
| 我的生涯（残稿） | 2页 |
| 无题（未完稿） | 3页 |
| 自祷（散文诗） | 1页 |
| 秋 | 3页 |
| 在×镇（小说） | 16页 |
| 故乡（小说） | 16页 |
| 艰苦中（残稿、小说） | 1页 |
| 在雾中（残稿、小说） | 3页（日记体） |

四 胡也频所编期刊目录

一、《民众文艺周刊》

与项拙合编，1924年12月创刊，北京《京报》附刊之一，原

定名《劳动文艺周刊》，创刊号稿送到后，被报社擅改为《民众文艺周刊》。创刊时曾得鲁迅支持，帮助看一部分稿子。并有杂文多篇于该刊发表。自第十七期起鲁迅即不再代阅稿件。胡也频在该刊发表作品署名胡崇轩，编辑所即设在他俩西城西牛角胡同二号的寓所。合编至1925年5月12日的第二十一期为止，以后即归他人所编。该刊自第二十五期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改为《民众》。

二、《红与黑》

上海《中央日报》副刊，1928年7月创刊，最初每周二次，星期二、四出版，自8月15日第八期起改为每周四期，星期二至五按日出版。8开一版，排成书式16开4页，每页两栏。至1928年10月31日第四十九期停刊。创刊时无宣言发刊词之类，第四期刊有《一个观念》一文说明对文艺的态度，九月初刊《这一个月头的开头》表明编辑刊物的感想和意见。第四十九期刊有启事一则，声明停刊和处理来稿办法。

三、《红黑》月刊

与丁玲、沈从文合编，自办红黑出版处发行，1929年1月10日创刊，16开本，每期60页左右，出至同年8月10日第八期停刊。

四、《人间》月刊

与丁玲、沈从文合编，上海人间书店发行，1929年1月20日创刊，16开本，每期60页左右，出至第四期停刊。胡也频的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即在本刊连载。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